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八册目次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首一卷附親炙錄一卷餘編八卷首一卷附親炙錄一卷(二)

〔清〕呂留良撰　車鼎豐輯

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

論語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安利不道無淺深太分遠不得。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安利須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

安仁利仁不是安利約樂。

章意在境遇上說脫離上文不得。謂安利入玄微便與本旨無涉然粘定約樂不識仁字徒得其粗淺至有說做安利約樂者其失更遠矣。

【金正希文】仁之為道立萬物之上有不可約不可樂之與力有可以約可以樂之精神而非僅以約約樂樂一任身世之浮沉【評】正者總不識仁字說來止得佛法無多子。其看世間法則不過聲池七筆勾耳。【文】人不得安利之根則終日皇皇亦人情也而責不仁者不覩其中之無主而罪其外之無常抑何以服其心哉【評】余嘗見畫工碁師之最高者雖盆無粟衎無衣曾不足以敗其趣彼固有所自得也藝事尚然況理義之悅心乎人惟中無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辟所不為耳聖人下此二句正為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本領此文可謂老婆心切矣但其所見之仁却止是禪門自趣與凡情之陷溺者雖有清濁之別其為邪妄則一也此處一差轉說轉謬。吾即此文為正希先生下一轉曰人不得聖學之真則皇皇求禪亦凡情也而責禪學者不察其理之不的而罪其文之未醇抑何以服其辜哉

【劉□□文】得其道而謂之仁知其道而謂之知君子之學止於仁而未至焉者由於知焉可也【評】此意甚的後世但欲於心體偏仁走入差路只為不向致知下手也。

子曰惟仁者章

【□明□文】如是以遊於世苟能淡漠相遭渾焉大同斯上治也【評】亘古無此事理此便是佛老源流【文】分別倫類有所畏異不得已之心也【評】好惡是天理上事不是後來設法。

無好惡者除非木石若鹿豕便有好惡然木之向榮石之攻玉亦有好惡在。

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完得好惡之理人都說君子不得已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礙仁仁者別就上面有箇斡旋作用此却正是二氏差之毫釐斷絕天理處人生墮地嗁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攙和多失其當好當惡之理惟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未嘗於好惡上別有作用也纔著作用便是不仁總為看得好惡是後來外鑠可以惡心倒翻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

【張□文】今於羣倫當前泯然相值而不以動吾念焉此其人其於萬物豈有所惜哉淡漠者殘刻之漸故凡可否不置好醜不辨之人其居心之際吾甚疑之【評】老氏之道德必為申韓佛氏之平等必滅絕倫理其義如是其原只是一惜自私自利便只是一箇不仁【文】若夫對物忽而歡愛不忘忽而憤恨不已事雖二致其相關之處皆緣不忍之意而生【評】可知好惡處便是仁只是私心誤用多耳。

【熊伯龍文】無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是非聽諸無端而已

不與焉。有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邪正混於有我，而道不聞焉。【評】兩路夾出惟字，要之兩路原只一路，曰不仁而已。故大惡人與善知識源頭合一。

此好惡粘人說，當好惡自在人，好惡之準仍在我。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於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

能字講到權用，即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却也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爲人所悅服，却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於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於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裏兩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

【魏文】聖賢吾與之，不敢以我定人之聖賢；不肖吾疾之，不敢以我定人之不肖。【評】畢竟以我定，但定於理，不定於心耳。【又】邪正未分之時，以一人斷之而服；以一人斷之而不服。【評】能不必講到人服不服，此亦說向外面作用感應處。兩能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事應上說。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體上說便落空，蓋無私心只說得仁者二字。一講到好惡便有箇理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故謂之能。又於上邊具見得箇心體，於外邊又說向事應，中間却脫離了當理，故精粗皆有未盡。

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雖人服亦由當理，然又是推一層話頭，不是本義。

能好惡只講當於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天下爲能也。

聖人只論仁者道理如此，竟將好惡說做刑賞舉措，只是好惡功用，亦只說得治道一邊事耳。

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於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看能字，憑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故智勇即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知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爲智勇矣。

目明於五色者，非必天下皆盲也；耳聰於五聲者，非必天下皆聾也。好人惡人，天下羣然爲之，然以仁者觀其能與不能，則有間矣。當重能字，不可但挑惟字。

子曰富與貴章

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入內。今人於立身大段毫不會分明立箇界限，一味談心說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

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密，是最細工夫，是即易忽處尚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亦以此見處富貴去貧賤一事之失，去仁甚易，而終食造次顛沛，終身無頃刻之疎漏，不違仁極難，可不勉諸。

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詆古人，至其趨蹌營利，從身失腳，有不可對妻子者，若不知其所戰

者何事也。

趣舍存養。工夫有精粗。事理無大小。看成兩件。便有多少內外隔閡。

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於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膠戀著富貴貧賤。則離道心而入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仁也。下而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則工夫原是一片。知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兩節看做心。於是强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節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扎得脚根住。下而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

爲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

楊以任文 夫人之以道處富貴者也。夫人之以非道辭貧賤。未必不甚於以道而猶怨貧賤者也。雖成者名也。雖必者心也。云云。**評** 雖節見地。只到得富貴貧賤界頭善爲擺脫儆醒之言。正奈何道四字不下來。故滿篇只發揮得這四字利害耳。千子以爲輕富貴貧賤而重造次顛沛。非也。他邈造次顛沛。亦將來講富貴貧賤。吾却謂其輕撇仁而重看富貴貧賤也。造次顛沛二句。極言不去仁之盡。非以此破除富貴貧賤。若以此破除。乃二氏勸世文道理。如所謂歎髑髏呪孤魂唱蓮闢道情者。最俚鄙可笑。在彼家且爲下乘說法。奈何讀書士夫亦爲斯言。雖斗謂死說無違不去道理。理終不透。滿腔穉

能死說違道理而不透來。可見諸公總於仁字沒理會。故紛紛胡講如是。竟不知聖人此章說簡甚矣。

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已怕峻絕。只管把道理放低來湊我。若能於粗節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污一層擬議其難以擡高自已地位。如釋氏之於貪癡。良知家之於虛僞。皆是臨深爲高耍之貪癡虛僞。固不足與言道。聖人所與言。正爲不貪癡不虛僞而仍無當於道。名正多無當於道。則亦終不免於貪癡虛僞之歸耳。良知家極惡宋人論人之嚴。謂羿射無完人。不知從宋人之論而爲之。爲完人乎。抑從滿街皆聖人之說而爲之。爲完人乎。然則惡宋人論人之嚴。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入聖人之道也明矣。看此章者多犯此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於不處不去。可謂終身

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許其仁。何也。要之其胸中原奈何不下這富貴貧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處不去之下。而欲窺測不處不去以上之事。又安從乎。

沾沾只守不處不去之心以爲仁。則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云何足以臧乎。且如此說。又是不違仁全靠不處不去之心做成非爲仁而不處不去矣。

陳際泰文 云云。**評** 首節前便挿入仁字意。意謂必能仁而後得不處不去。則不處不去。但是極頭田地。而末節爲仁境界。反淺如首節。全章都成倒說矣。非註中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意也。做末節。謂不處不去之心。不使其有時去已。則仁乃不去爲要此不處不去之效。故密其功於終食造次顛沛。都是倒說重首節。亦非註中存養密則其取舍益精之旨也。

[illegible]人有留心於重大之所最關者以發聲於天下。而其小者因而自放云云[illegible]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造仁作小者看悖謬極矣孟子以譏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正指此也苟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故聖賢以求仁爲急審富貴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處脚跟一蹉上面更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爲仁則許由黔婁皆可以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爲得大道而疎小節者矣總是自己胸次汚俗怕講到道理精微嚴峻處不惜破碎書義以遂之極爲悖理而六家文評反贊其妙謂註爲未夢見理路吾不知其所謂理路者何也想評者於平生去處之際本心上直是打磨不過故亦爲此盜憎主人之論耳。

啟禎時諸名士譌作用看得富貴貧賤至重不處不去極難遂謂

無違仁也只是守得這箇便是枯煞首節要混而爲一不分取舍存養界分最爲粗疎。

首節

[illegible]欲惡可以累仁不處斯無欲也已不去斯無惡也已[illegible]欲惡心之用如何無得但用欲惡差乃害仁不處不去亦只是好惡得其正耳非無也。

欲惡無時無處無之

[illegible]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易盡未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難盡[illegible]窮秀才破被中未來帳便無爨足何待得志哉

不以其道道字謂不當得而得時文提出道字頗不合

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不道之富貴安有不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故曰其道其字指人而言

不處不去總是一樣陳大士謂以道却富貴亦可以道却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都以道爲衡是亦巧於却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却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衡而巧却之耶故不去貧賤之人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所謂仁也。

君子去仁節

首節即是爲仁

首節中已有仁字在故此節突接爲上下之關紐

[illegible]不處不去此固近於好名而不可謂之仁也[illegible]不處不

去節求仁大端立脚處後面只從此加純密耳豈得說壞不處不去非指好名一流惡乎成名此名字甚重亦無惡近名之意

[illegible]不處不去爲此者凡以求仁也然而勉而爲此必有大美者以奪其情則亦所以求名也吾子之以可至之賢又乎居以可居之名云云[illegible]求名子名一派僞妄作用此後世學術之大患奈何以此誣聖賢余最疾人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古猶今也三代以下人材未嘗不生因政教衰民不興行又都被此等說教誘壞以是日下由其說充之三代下必無眞聖賢豪傑矣而可乎名之與實用之與體本不相離名之不立當責之實用之不行當問諸體名即實也用即體也若離體而言用是爲作惡離實而言名是爲作僞作惡作僞聖人之所深誅也而以名歆人有此聖教乎且將仁作美名看說天下道理反

成假設矣文人妄言不自知其陷人而身蹈侮聖之實如此不可不戒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

此節正是君子存仁工夫非讚君子也。

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現成。

存養工夫原無頃刻放下。

此極言存仁工夫之密說箇密尚不足以見之從其罅隙推求乃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面話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將終食造次顛沛等字看煞了也。

終食造次顛沛一例不可以終食作實境以造次顛沛作設象。

違只是間斷。

終食無違猶云不須臾離耳非專於終食之間用力也。

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於此者工夫也須從無前後際看全身。

終食連前後際看正以暫形常耳

正面說話不過言君子存心之密刻刻依於仁耳然如此說便鬆泛不見君子用力精嚴微密處故曰無違則全體見矣曰無終食之間違則全體之罅縫絲毫處都到矣。

不過說君子無時不依於仁耳然正面講用力處精神便寬鬆用終食之間違仁反面托出乃見工夫細密君子全體用力處縱說得盡。

是反托語總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說到違字已是仁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幾微之去仁矣。

正面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髣髴難狀故借反語托出

居敬主靜是存養真寔工夫。

從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然處看出無違全體方是存養之密不是俯離補漏頭出頭沒境界也。

造次顛沛極言其存養之密非欲求見於造次顛沛也。

楊以任云天下貧賤者止知有可惡之貧賤而富貴者大止知富貴之可欲也亦曾思造次顛沛臨其後哉讀此却嚇慾欲者不動要從造次顛沛其說先違仁矣。

下兩句只是得上一句此一節只了得上節一箇去字。

總註謂取舍明而存養密存養密則取舍益明兩節有交相爲功義到此更分粗細不得。

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於取舍立得脚住纔好講此

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爲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註圓義也。

首節在取舍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看註云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論者尚欲回互自不勝其粗。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首節註下成德字謂已成好惡之德者時文輒作生安一流看因以次節爲學利末節爲困勉強分三項并三未見亦誤解或以首節對下二節分兩種近似矣而以天人安勉爲別仍是錯認第一節理當見人未見第二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其人只用理事人三字安頓三箇未見便的確清楚。

首節

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為仁不是論好惡。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

今文輒云所好所惡之源。猶是推深到仁字。至云無好無惡之初則更欲推深到仁字上遡去。此尤不可。若謂本體渾然時。聖人也只說箇未發。不曾說有無喜怒哀樂處纔說箇無便墮外道不可不辨。

朱子明訓好惡皆自己身上事。非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今必拗其說以為文。直是亂道。

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亦是嘗有。如何便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到底不曾為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即複下箇好仁者惡不仁者意思可見。將複下兩句重叠說斷。便得神理。

好仁惡不仁。兼資稟學力說。

首二句說未見此二等人。好仁者無以尚之下。又從而註解二等之事。

既云未見矣。即接口云云。可知夫子心目間自有箇模樣在。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即大學傳務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於誠意傳註云。知為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善惡惡與好好色只是用力之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

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為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為生安。與下二節强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

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之謂也。人誤看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强分天人安勉。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為仁工夫在。即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

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不仁之實有諸己。不是生安自然之謂。說者錯會此二字。强分安勉。更有連下二節分三項人看。謬皆因此須知成德兼有事。

孫詢又原批　此言成德之事。聖人之徒也。語語自然。方與下節用力不同。**評**　甚不的。朱子謂此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是好惡外別有甚工夫。但此為已成好惡之德者耳非好惡為自然。下用力為勉然也。

何謂利仁之事。為好為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知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尚。惡至不使加。即大學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中各下眞知二字。

仁本無尚。好仁者眞知其無尚。而用好亦無以尚之。

[illegible]文　吾未知其加身者。仁也否也。**評**　不仁非固有。故曰加。仁不可以加言。故反說不得。

蓋有之矣節

蓋字下得遲疑。有之矣三字下得爽快。蓋字下得遲疑。承上文我

未見之詞也有之矣三字下得爽快振下文我未見之詞也【蒙引】
【翻有能】天下而有力不足者或偶出於氣禀之偏而昏弱之甚固已爲事之變而非君子所道之當要之世無用力之人則亦無及於力之不足而吾固無從而見之也【評】此箇未見說得明白只言未見用力之人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在淺看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明此旨添出許多略迹原心鬭話而於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從見其謬迷也。

分君子小人便兼仁不仁分清楚處便是觀正不在深求。

【翻有光文】然則觀人者亦於其心焉求之可也【評】此却倒也正觀過以知其心無觀心以知過之理、

觀過何原兼仁不仁說眾爲洗刷君子者非旨也或云如註言則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曰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獨不爲傷語氣乎。

黨字中已兼仁不仁、

各於其黨正是觀過之道人將此句泛泛說過到觀過句另講作用兼惑乎其支離蒙混而反疑註中增出不仁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白庭文】以一身任天下事者云云【評】說箇任天下字看於天下三字便粗【文】外惑於事變之難知內迫於機心之易動往來憧憧而無斷然於是非之準雖有幸成君子不道焉【評】無義則內外皆病似校泥帳總是沒是非耳。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仁章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

於天下猶言應凡事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天下字義略同今多錯看。輒張大天下二字故有義在天下不在君子君子以天下還天下之謬。

【翻有胤文】學者以正大之資而誤流爲一介之守皆不於其居心也於其應事而已【翻】應事即居心之病【文】如禱用而一於舍禱舍而一於用云云【評】適莫是意見上病不說事上偏廢矯救相反也舍有舍之適莫用有用之適莫【文】引義而從己之心【評】倒說成義外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事物之義雖具於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於義上著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辨擇

而至於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於適莫害義處尚看得糢糊故義與吾心賓主先後亦未見的實地頭、

天下只有一義適莫者無見於義而憑心造理自以爲是者也適莫作通套可不可看却誤兩字乃人之私心敝見不是外邊行止也。

適莫之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現在未來都有

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如此然無適莫而不精於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其無適莫正爲義之與比惟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原只一路也然失却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從無適莫出義字須有界分時講要一直說做無適莫便比義適是大謬。

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偏矣。此本天本心之分也。
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一波折接落，而近
說好言直截，謂不用過文爲妙，吾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建之
毒也。

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
主而還無，乃知唐虞事業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是體認
任運，只是完他箇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比義，大是漏
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
始兩邊混併不得也。

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義；我不能
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於一事一物，必
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爲一，此之謂比。人因

看義字不眞，故講比字皆不的。

[illegible]之明通於無感之初，君子與天下偕寂而羣生萬動之原先
立其大；順應於物感之際，君子與天下偕作而堯舜事業之大，
仍處於[illegible]。比字內具涵養省察工夫，兼事前事後道理，徹首
徹尾，淺人不能道者。

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與比，猶
云惟義是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
無迹，却正與聖人之旨悖矣。

義須講究乃得，故曰精義。

義以方爲體，以精爲功，不可以融化渾釋爲極，自昔人病誤，乃有
興廢自以爲高而實非也。

或云義自爲比，不以我比義，是[illegible]不過講章亂道，不可爲訓。

子曰君子懷德章

他章都指云爲處說，此指其用心之微。懷字，有性情，有專力，有感
習。

懷字用力久而深，與別章君子小人論其所爲者不同。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爲君子小人，須得
警省變化之意。

懷字與喻字不同。如何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
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兩放利而行，
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

放有自縱意，有專務意。

是放於利，不只好利；是多怨，不只有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章

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看爲國以禮物其不讓程
子謂達得便是堯舜氣象，其理自見。

何有二字，須從禮讓與爲國關切原頭體認。

子曰不患無位章

試問秀才一生擾擾戚戚，所爲何事？平生願學夫子，宰相三[illegible]
獨不能，古人不免受訶矣。

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
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貨也。今若云迎人不禁人求位求
知，則雖謹言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自己胸襟鄙
陋，不得將聖賢言語揣低來說。

所以立之忠不在立位時天下大人達士一旦授官直是茫然不
得不靠幕師衙役矣哀哉。
求為可知不是一技一能便了。
可字中兼有冠學在不許胥豎冒濫。
可字著眼人知尚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求為可知誠何容易
今之處士以濫者多如然後生偶欲向此中作逋逃之藪今彼
滿夜自狀其所為可者安在耶竊論先輩於盛世不試講學諸
公負高名於身後今論其生未嘗不以大布終身為幸耳。
下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曾子章主行子貢章主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大段
知此曾子質魯平生於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格物致知為始
未嘗不專知也若子貢章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
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
也。

[illegible]文原批 曾子平日既得力於忠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
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搗唱為中下
人說法耳世儒以曾子為至此始悟豈非說夢[illegible]聖門傳習誰
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曾子
矣平日得力於忠恕却信不及即是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乃
渙然冰釋雖不是別見箇道理却是至此始悟也若謂互相提
唱為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曾子忠恕為中下人說法猶混
得去夫子一貫亦為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為上乘說乎曰
吾道曰夫子之道聖賢明明對面親切裁成而曰為中下說法
聖賢無此搗鬼行徑也。

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
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
自然牽扯不合於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試中渾然一理泛應曲
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
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
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
道理止是一箇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箇道
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
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
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
未有不敗矣知此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梢曾子之言
亦不曾瞞過上梢也。

陳際泰文 聖賢相証以一二云云評禪如猜謎故曰証聖學不可言
証相字尤不妥總於儒先所說一貫忠恕之義一無理會一無
足信只有幾箇和尚因緣公案蟠踞胸中反信得聖賢亦不過
如是但於此處寫出機權作用自以為高一切一貫忠恕只當
箇話頭看當將極通秀才如大士者尚且如此安得不胥天下
秀才化為異類也。
陳子龍文 性命之說聖人所不道而無如其理之近似云云評推
聖人乃有性命之學異端借襲其名而非也豈得反以性命之
說推與二氏哉。
首節
一以貫之須從會註中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
同數句認理境界如何。

惟字。疏解不得。揣摩不得。敷衍不得。容取大意。必作拈花微笑須
子矣。兼定負積力久四字。始討下落。自然天外飛頭。卻又脚踏
寔地。

子出節

夫子不出門人未必不問。適値子出。不得不問曾子。人每將子出
穿鑿公衆多做狐禪家法。

錢世熹文自記子出者。時可出而出也。俗解有謂曾既唯則子可
出者。謬。又有謂子出使門人可問者。尤謬。評凡無可著解者。當
以不解解之。此齊后斷連環巧於解者也。俗子橫生是非。自取
敗闕。

只一箇忠恕。天地聖賢學者各不同。

有聖人分上事。有賢人分上事。有常人分上事。分殊理一。

此是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
是忠恕盡頭。其冤却在盡己推己做人。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
心字了卻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丁
本心之學也。此等處須細辨。

須知曾子此言。爲門人指示。非正頌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
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造到極處便是聖人之
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
是將忠恕移上一階。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
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違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若竟
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儱侗。如云夫子之道心而
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還門人一箇大泥團。豈
曾子語意哉。

忠恕一貫。先將分際看得畫然。故其合處說得無閒。凡道理到難
下語時。聖賢都細細拆開說。義亦如是。

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爲之忠恕。到天地亦只
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著力耳。卻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
爲忠恕不同也。作文意中先看低了忠恕。便似曾子於夫子之
言作僧呆把柄入手改頭換面接引後學賊智矣。

從學者心目中。指出聖人要妙。作稀奇說不得。作粗淺說不得而
已矣三字。指點親切而高遠。朴實而活變。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
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分著便各有一箇。恕自
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
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無滲漏。

戴名世文自記此題作者紛紛。皆因輕視忠恕做學者極淺極易
平常道理。故其蔽至於不一而足。有云曾子權對門人說一貫
只是平常學者忠恕便是。以門人不可語一貫也。如此。則以一
貫爲精。忠恕爲粗。一貫爲性。忠恕爲勉。將聖人曾子門人對面
分成數級。不幾與一貫矛盾乎。此一謬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
在曾子只恐他平日所得處看成忠恕。如此則曾子一唯。仍舊
故吾。聖人時雨之化安在。此又一謬也。有云曾子到悟後。信手
拈來。無非一貫。如云仁義而已皆可。此乃禪家搬土爲金之說
以禪詁經。淺陋鄙倍。莫此爲甚。且吾不知曾子何如人。乃對門
人如此誑易也。此又一謬也。子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已盡之矣。然如此雅不爲近日
所喜。蓋近日浮華勝而寔學衰。彼安知性命之書爲何物。宜其

不足語此[illegible]不體註意不依先儒之說而妄出謬解轉成邪遁
如東鄉之論詳矣又有一病侫稀飛綴直寫集註大全語自謂
合題而究竟無當只看其寫來虛字襯帖前後位置語氣輕重
間便知其無實得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君子小人是指已成者說程子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正指已成
之君子小人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
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後

喻兼性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入門一歧一路必造其極

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閒歇一班
人而且喻義者必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間亦更無調停妙法
可兩不相妨

常人之心與義為何扞格可知其間有物君子喻義工夫却全在
知上得力

須從格致用功來此是喻之原

喻義喻字極神明却極謹嚴

時文妄欲求高增出圓融權變有心無心權種俗解影響鶻脫直
說到無忌憚去須一舉而屏除之

喻是自得處非能喻諸人亦非人之得知其喻也

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知然後篤好看深字篤字皆非恒
人之知與好所得而與也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儘著諸得進
至喻利則人但將貪污一流羣然不知道裏面正有人物在天
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盡其智慧思慮得
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雖
寔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
之深篤若貪污之人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
後之大不利此并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為小人而其等高下懸
殊不能深喻者其為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
似後世不察每為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地之間如孔
孟所指之鄉愿今人竟望為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可恨可
怕明此方見聖人特立微辨正不小小

陸子靜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喻字前說子靜謂科舉純是
喻利看來確然如此今日舉業愈趨愈下即不利亦騖之只是
妄求耳并未曾喻然則求昔日之小人亦不可得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思字用力處有無數工夫在內省中亦有寔際

見賢見不賢尚有定盤星不走

不但見賢見不賢也讀文字至警切處須有箇悚動意便是時文
秀才也定有些身分若毫無志氣人莫外麻木便日日對聖賢
講習聖賢至論也針劄不入況時文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其為諫者
若竟作知幾審幾之幾則在父母事勢上說似常先幾而諫非
幾諫之謂矣

子曰父母在章

太真絕無而去彼云王事靡盬耳然尚為終天之恨今之遊士幕
師有無故棄高堂數千里外而且托菽水為辭者矣彼獨何心

子曰父母之年章

喜卽是懼。懼卽是喜。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俗手定寫做不言矣。古者未嘗不言。不出二字。夫子正從其言看出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章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意。

閱歷世故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悔悟時做工夫不及。只好走入邪說躲避去。從來才人俎俠。老妓名士下場。未有不以禪終者。蒲團拄杖。正是一團狠熱肺腸。狡黠機械。不妄想因果受用。卽貪竊法脐名位。此其心與禽獸何異。亦豈以約之道乎。老

子淸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滅理寡情。出爲申韓。其失略同。皆非約也。須將收斂近裏著實意說入聖學矩矱中。纔得爲便有弊。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不是貴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古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不訥不敏。其失不在言行。只是心不存也。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故訥言卽指日用語默。若說做著書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辨。非言行做工夫實地也。

訥中正有言在。

是欲訥不是不言。

子曰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復決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慰厲人意。益然言矣。

不字必字。正爲脩德者壯膽厲志。

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脩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題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但看德字不真。多流後代黨人習氣。議論與聖人之所謂不孤有鄰。直分陰陽界矣。

陳際泰文 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而謂無一人足相然。貲以增長氣勢。云云。評 此是後世朋黨標榜之習。纔有此意。德字根荄已斬矣。文 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而謂無一人足相縱起而角爲

聲著。云云。評 此派起於宗門。而近世門戶之徒。奉以爲號召之術。衣鉢相付。目無法執。此大惡也。

世間蠅聚狼殘。一倡萬和。論訛成羣。蠹集暮散。墟市而已。豈曰鄰乎。鄰之爲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爲貴也。

註中如居之有鄰。乃解鄰字義。非謂必有鄰句爲譬喻也。

子游曰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

因避辱疏而戒言。其罪又浮於數矣。

數所以致辱疏處。正有發明。說來似諫諍貴和婉譎巧者。非數字正義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

論語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子謂南容節

此相南容之德器。非相其福澤祿位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問煞緊要。不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只一器字中。褒抑都到。

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所見仁字甚淺。不知其仁。仁字是夫子意中仁字。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

佞字正是不仁。若在或人口中說仁字入微。則不佞二字。或人自下不得矣。若說佞字是不好字。則仁字又下不得矣。妙在或人口中。將兩字都成無知錯謬之論。下面辨折方透。首句焉用佞是泛講。直指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二句。方爲仲弓分辨。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不佞。正可爲仁之基。

子使漆雕開仕章

【[illegible]仕文】仕者。天下之所托命也。聖賢急焉。而不可以不愼。【評】謂仕爲天下所托命。便粗淺。不離天下。却不關天下。急與愼合看又妙。

仕原是性分內事。人自有境耳。

【[illegible]文】仕學之途。惟聖人能一之。【評】賢人亦未嘗不一。但有淺深大小不同耳。若不一。則學非其學矣。

使原當可。說出意外。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深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大。追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人要在使仕一句中將下兩層都搭入。做兩盃乾坤句看。是探竿影草。又是據地獅子。又是金剛王寶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爲熟於禪。便有得聖人也蹺蹊。却不道聖人高於禪處。正無此鉗鎚作用。是未能信。不是虛言髙論。只一斯字。可知漆雕開心目間實有所指。此所謂進取也。

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篤志不安於小成也。

曾點漆雕開身分。只在當下自不凡。

見之大志之篤。進之不已。不論已至未至。不論究竟如何。具此數義。方見全理。止拈一節。便不得聖賢相許之故。懸空參解。節節禪魔。著相仕字。又落俗眼。非眞能體會人。必不能使高脫與切實並至。

此題最是得程子見大意三字爲難耳。然今日持此論。門風太壞矣。看此理二字。不知何物。不是教外別傳。便作宦途秘訣。不則索性拋荒吾斯句。一味亂道。求其依傍篤志意義實地說。已不多得。

【[illegible]文】聖門之士。皆聖人所熟鑑也。然亦有非常之想。忽出聖人意料之外者。其才可知。其志不可測。【評】只此已解。與點亦復如是。現在未來初機後節。皆有着落。【[illegible]】想開所謂仕。必非夫子所

謂仕云云圈解釋使說相關與漆雕足自分兩及未信境界沒交
濶直道得洞然無疑爭奈一個斯字疑團如栲栳種種皆沒交
涉硬差排箇仕字爲葬貫不道此去倒屑三十年在
人每苦說字難下註脚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無巴鼻也程子謂
見大意朱子謂篤志一是橫處說一是竪處說上蔡不安於小
成只是兩箇反面耳饒氏分作三樣看拙矣
徐爲儀文千子謂說開非說其不仕也乃說其可以仕不負所使
耳最得始之使以其可仕也自見不足正精進處益見其可仕
故說不然不幾與前使之意相矛盾乎說從記者看出意不同
蓋知謂見大意謂不安小成要不如討篤志一字服求信意爲
切而兩意自可包又謂吾斯未信此資就政事推行處自反責
際非虛講光景也時文槩將其斯逝者如斯等斯字東塗西抹

談空說謊殊可厭恨評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
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何妨矛
盾亦原不是矛盾也若仍要講說其可仕却小看了未信道理
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
大意莫要看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
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著實即所謂進取也若此
就政事推行處講拜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時文謬指斯字
渠自著腳處見豈可因噎而廢食此即所謂高者流於空虛卑
者入於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看千子此論知其胸中已按捺
一箇仕字不下在
如千子之說信只信得可仕說亦只說其可仕開自信不及正夫
子之信開都爲却斯字推倒了極其至只爲漢唐以下人物作

分疏毫不涉聖賢分內
金聲文處世之業苟有天人時勢以就之何必其才有餘亦多有
以嘗試獲成者究其實地未免小人僥倖也評漢唐以來只是
這一班人多故起人妄想越無人物也
田方來文自註人苦科目資格限人進取韓富歐范皆由制科不
關人才後有踰此徐璘況鍾皆自吏員累績才人如水貯器盂
圓則圓盂方則方何有部皮散官立期作相如陳公甫吳康齋
者評若謂人小惟所使無不可者其惟聖人能之在聖人亦有
度道不可行而止者未可以是責陳吳也但欲行伊尹之不顧
天下孟子之不見諸侯先須有堯舜周孔之進而後可今讀陳
吳之書滿邪非聖惑誤後生所學陋矣而高自位置目無君上
直謂之悖罔不道耳

附此章文
賢者進取其大於聖心更有當矣夫子之使開非於開見小也而
開之自見爲更眞斯其所見爲更大矣安得不欣然有當於聖
心也哉今夫仕也者性分之事也而後世且以爲功名之途故
三代以下無治功即無學術也雖一二賢知之士各出其所長
非不足以與世相補救而意盡於無餘斯業終於有定君子不
謂其功名之有所歉焉性分之中實有其彌淪而難盡者矣聖
人之門無求仕之學無不仕之學或出或處皆俟聖人之論定
而授之其仕也豈盡於仕看也其未仕也豈亦盡於未仕者也
有漆雕開者其可仕者與其未可仕者與吾不得而知也而夫
子則知之深驗之久施之當其所謂開也可以出而仕矣自子
使之而後知開之果可以仕者也而開故歛然退爽然遠也對

曰吾斯之未能信。嗚呼。此豈獨人之見也哉。天地民物之大。離
與吾身無與者。此其人先不能自見其身者也。俯視吾身。與天
地民物。尚未得其親切之故。則其本原有疑焉者矣。古之人。以
田間處之而不損其所本無。以天子投之而不益其所固有。誰
則能大定如是也。亦求信乎本原而已。禮樂刑政之微。謂皆
吾心可略者。此其人先不能自治其心者也。內省吾心。與禮樂
政刑。猶多得其闕失之端。則其細微有蔽焉者矣。古之人。一夫
之不獲而其曰予辜。一物之未格而其曰予疚。誰則能精詳如
是也。亦求信乎細微而已。嗚呼。夫信之分量不同矣。聖人信之而
爲聖。賢者信之而爲賢。信之各有其滿志也。而第得一未信之
意。則已爲賢之所不可域。而聖之所不能加。抑未信之境。詣不
同矣。聖人未信其爲聖。賢者祗未信其爲賢。未信之自有其殊

塗也。而忽見一斯爲未信之處。則已爲賢之所不能公。而聖之
所不可私。以是知其見者大也。功業之卑也。其力非不足。而明
圓於其先。規模因之以不遠矣。開非實見其大。其所謂斯者何
得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分也。夫吾人亦最難得此曠然之識
耳。此豈較淺深於疇昔者哉。以是知其志之篤也。治敎之虛也
其智非不遠。而器限於其外。氣象因之以不化矣。開非所志之
篤。其所謂斯者何指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據也。夫吾人亦最
難得此毅然之氣耳。此豈計成否於異時者哉。是意也。夫子嘗
以徵觀及門。而無或喩者也。一旦得之於開。雖欲不說。烏得而
不說。自開言之。而後知開之果未可以仕者也。自子說之。而後
知開之未可以仕。而果可以仕者也。其使也。不病乎其未信也
其未信也。不病乎其說也。其說也。不病乎其使也。此後世以爲

功名而聖賢以爲性分之事也。

子曰道不行章

子路原不是大呆子。卻因聖人神化莫測。信之過篤耳。然好勇無
取裁處便在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講義文 吾儒亦皆能以無本之學。出而爲用於天下。然而淺深離
合之際。則遂爲千古之分途。評 三代而後。誰復論及此耶。然必
不可不論三子地位。儘好。只見仁字難言耳。
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溪黑腰子也。
仁卻又不在事見得到此。方許汝具一隻眼。
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所謂見大意也。
仁字無不幷包。然三子之事功。而夫子不知其仁。此何說也。可參

之。
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纔著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
一間未達。雖顏子難之。何況其餘。
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實斷其於仁如何。而曰未
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
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忽起。天理澌
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槩
難說。至於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
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爲宰自爲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
與仁字總沒交涉也。
三子展步。即在其中。然非此章正旨也。
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

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
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
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却未知焉得仁正欲
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議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
令人識得箇仁字時文每以仁才並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
聖門頂求仁心者意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
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首節

夫子每提回賜並說煞有深意

看聖人好與賜語上可知聖道非知得盡畢竟做不到故知字最
重

孰愈一問是探竿影草不是開評較見聖人造就子貢用處心切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節

聖門以聞知為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節以聞論節以知
論皆坐不明吾理只要用字圓活之弊不覺隱然有箇西來大
意在吞吐間此便是禪學沁入人心已久處

金聲文云云評備伶俐不死一切句下然自有喪身失命之地若
問某甲過在某處曰在無十無二處在并無一處在并無知無
聞處

子曰弗如也節

自見不如與人定不如迥別夫子所與正在自見耳非斷決其弗
如也

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
盡下句幾有轉身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逗作隨波逐流看却不
見金剛王劍作用

此二句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
貢境界火候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拶到離
鉤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自知自屈只在當下勘驗

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愕開商賜言詩之類皆是自知
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止
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

附此章文

與方人者方人就其所自知者進之也夫子貢喜方人而令之自
方獨不敢當顏子斯其自知審矣知之審則自治將不暇故夫

子亟進之且學道而必捐聰明去知識此異學之所以為教而
聖人不然聖人之道大而實非聰明知識之至則其於大也必
有所歉而本原之際無由窺於其實也必有所遺而散殊之分
無由盡故聖人甚樂得夫聰明知識之材而惟恐其聰明知識
之不至則為之取其已至者以發其所未至即其未至者而勉
其所必至正所以致聰明教知識也聖門諸賢首稱穎了其同
科而相近者不乏人而夫子每與子貢相衡量焉豈抑回以進
賜也哉蓋實以愈賜者止有一回而可以如回者止有一賜而
他人所不得而望焉者其知類也其知類而共所以如者不類
所以知者不類則其所知亦終不類也何則知之量無涯入其
中而取少取多各有其自足之處知之分有定明其故而在彼
在此反生其自安之情此皆足為知累者也而莫先於去其所

自足。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微子言。吾固知回之愈賜也。
微子言。賜亦固知夫回之愈賜也。子則以爲此非眞
賜也。子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微賜言。子固知賜之不敢望也。
微賜言。吾亦固知賜之不敢望也。子貢則以爲自有眞回。自有
眞賜也。回有回之聞焉。回有回之。、爲聞非加深也。而體常湛
於默識。斯出之也。若何思何思者。思之盡也。借聞爲之引其端
而知觸竟其委。雖得意忘言。得言忘象。似於一之中無復推詳。
而已曲盡夫擬議變化之故。則聞一以知十矣。賜有賜之聞焉。
賜有賜之知焉。聞非加淺也。而用素熟於億中。斯入之也有獨
得。獨得者。得之少也。恃聞爲之開其往。而知卽逆其來。雖緣感
爲應。應復爲感。似於一之外頗多旁達。而終不離乎將迎對待
之間。則聞一以知二矣。若是者。回果有眞回矣。賜果有眞賜矣。

回未必眞回。賜已得眞賜矣。所謂愈者信不可愈。而望者信不
敢望矣。弗如矣。而子則曰未也。微賜言。吾固知其弗如也。分之
有定者。受之不可不順。使回舍其靜悟。而從事於推觀之途。回
有所不必。而未嘗無得於回。使賜舍其思維。而從事於自然之
域。則賜有所不能。而先已大失其賜矣。賜之能順受其分也。吾
與其順受者也。畢之無涯者。求之不可不深。使回贊其明睿而
不必圖格致之功。則理不虛集。回亦有弗如之賜。使賜養其操
索而亦不必希神奇之詣。則識有漸臻。賜亦無終弗如之回矣。
賜之能深求其故也。吾與其深求者也。此又夫子所以去其自
安之情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者兼質與學說。

[illegible]此章非聖人論剛。亦非或人問剛。若是夫子論剛
或或人問剛。而夫子答之。便要講如何爲剛之體。如何爲剛之
用。夫子未見剛者之歎。乃人才盛衰之感也。申棖之對。或人絕
未夢見。故隨其言而折之。此與管仲之器小章同。解下半截只
須貫講棖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如何如何。仍不須說也。
[illegible]慾之不得爲剛。就棖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
之全義也。所無慾未可以盡剛也。此理看得精甚。
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
棖。亦必棖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
若粗淺嗜欲。或人豈盲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卽爲慾
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
見之意。然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明耳。

根也慾。焉得剛。有此病。必然敗露。自古無能瞞過者。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二句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也。註中仁
者之事。不待勉强。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
子貢理本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處。便是仁者之事。惟其不
知爲仁。便見他不會下手實體來。故夫子抑之。
本是恕。却說入仁字。正見子貢不曾親切用功來。於言語中自然
流露。
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
是斷詞。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
非爾所及。本是抑語。
仁恕具此章鐵板不易之解。但在爾邊口氣中呼喝。不得以其理

則如是而本文原非論仁恕也或欲幷此二字脫離則又異說毀註之過。

仁恕之義發於程子朱子以勿字無字發明更無遺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文章是子貢一生家當到此得聞性與天道之妙乃爲此言。

文章可聞處煞有工夫。

可聞正復不易子貢平生工夫都到。

不可得聞是已聞而知其不可得聞可知有多少工夫。

不可得聞正是聞後無盡語。

不可得聞有不言而不可得聞者有言之而仍不可得聞者聞者方知其難自以爲聞者必非聞。

文章不是容易聞然尚可得聞性天不是全不言只是不可得聞可聞非容易不可得聞非教外別傳。

陳際泰文 非謂性不明人無以爲生也而特於道爲至尊亦非謂天道不明人無以爲立也而特於道爲尤尊[illegible]性不明則生有所不盡天道不明則所以立者猶非其至二者於人最切但急不易明耳豈儘爲其尊耶若然則亦可聞可不必聞者耶。

教不躐等專解不可得聞句謂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破前特文都混入宗門了悟去。

旣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固有謂至言不作言會須聞不以聞聞一派狐禪得而混入矣說者以教不躐等正之解者又誤執聖人秘不肯言又似有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醉漢也即如一貫之言夫子呼參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言夫子原爲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躐等也曾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躐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得聞與否也。

文章性道本是一串事但人之火候有淺深故聖人之教有次第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件都不是也又說性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兩件之聞不聞都是聖人權術所致也橫豎說來都錯。

有聞有不聞便是教不躐等然其可得不可得之故自在學人此卻是所以教不躐等之故聖人初無機權作用於其間只是因物付物自有陶冶變化之妙則又教不躐等之神也須知教不

躐等不是聖人有其印板齋規功課只爲時雨化之者難得然直至不屑教誨而聖人全副精神原在後人看得教不躐等四字呆淺即之離之都無意味總爲心粗不去理會所以然耳。

說來止得教不躐等一句不道四字中有多少人頭不齊在有多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層級在此所謂等也纔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兩節俗爲矣子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

文章即性道固是汕口禪若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又是謳啞漢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道可知是一線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於文章

者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勘透此理則夫子之教旨子貢之見處兩邊淺深前後都到下半節道理已無所不徹矣。

此章是從學人悟後見得教者用處老婆心切。

教不躐等是題理悟得教不躐等處是題神延平先生謂聖門日用觀感變化人多自有融釋脫落處非論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故呆詮不躐等猶是塔中人語正須得子貢融釋脫落之妙。

雖文止文末段謂可聞不可聞亦據子貢當下見得如此終不能定聖人之淺深此意更覺舉頭天外。

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能全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其性天亦非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問學原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闕一邊象山未嘗有一件是也。

不會聞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到聞性與天道連文章也不是極至朱子德性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者後來竟摘此作公案橫分朱陸宗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未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若陸子靜之所尊只尊他之所謂德性耳。原未嘗尊得德性也。

胡守錫說勤於效法而失精微之意高談性命而忘經緯之端其於文章性道既未有聞也評後世論學亦只此二弊惟程朱之教兩邊不漏耳。

後世講學只揀無言無隱與點諸章正是求深得淺。

子路有聞章

此章是記者親筒活的子路神氣如對。

十二字只形容得勇行二字耳。

只寫子路勇行耳不寫其多聞也。

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趕不完來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視爲未能行時候。

未行正是行時未能亦正在能中見得。

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眞恐後聞也。

只重行恐聞所以狀其行之急耳。

只是形容子路勇行到極處惟恐有聞正畫出他行前所闕之急耳。

此是記者造出境界寫生妙法非子路實事也。

都是記者空中設撰形容非子路實事也人但向惟恐二字着想則未之能行句先坐煞實事已死記者句下矣子路實不曾有未能行時即在有聞中事勢次第處便覺得未能行正見他一聞即行一種火忙火急之象如在目前其妙只在通節活看但就一霎間摹畫出全體精神原說全體不說一霎也故必須從前際後際無間際摹畫出來仍要還他一霎間事方是十相具足。

此爲子路寫生耳若寫急勢有一痕未盡子路精神不活現便不是記者描畫眞身妙法然子路弊病亦在此看聖人答問斯行一章如何時文只曉得贊不曉得記者言外微意。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文子寔不足以當文。即所稱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特此二
者亦人所難能。故節取以當勤學好問之例耳。

子謂子產章

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四。即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即能
君子體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

行己事上養民使民。是子產平生行實。恭敬惠義。是君子之道。
玩四其字語脈。則上四字直指子產。到恭敬惠義字。纔合君子說。
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
一箇大有才具人。而孔明自言。則曰先帝知臣謹愼。又曰南陽
有八百桑。此孔明本領也。惟夫子之論子產亦然。恭敬惠義。方
是子產真面目。若徒作學問事功泛論。則春秋列國名卿皆用
得着。終是通套禮物耳。

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
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看
透此意。方切子產平生。

子曰晏平仲章

善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著其善交之道也。顧麟士謂惟善
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爲善交贊語矣。其意以善交中
有圓通作用。而久敬落宋人理路也。謬說如此。亦可笑矣。余每
見人稱揚顧說。胥合傳註。甚不然之。

【陳可龍[illegible]記】晏子叔向。皆以公室猶臣。立於羣貴之側。而皆能
自免。然爲叔向易。爲晏子難。以晉之諸卿。猶有賢者。問之不若
齊之甚也。故特表著之。【評】帖切晏子所交發論。應有此特解。然
題云善與人交。文卻云善與斯人交矣。要之一箇人字中。君子
小人牖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崔慶陳鮑。亦在
其中耳。今若專就奸惡說。則其爲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
敬以善交之正義反隱。不可不知其立說之有病也。

【金聲文】君子於朋友當事勢之變。道亦有時不能不窮。而全始全
終。何遂無術。【評】道豈有窮時。道窮而用術。固知其所謂術。決非
道矣。【文】平仲所居。則功利爭詐之國。而卒莫之忤也。所立則奸
雄危疑之地。而卒莫之嫌也。【評】善申指久而敬也。他卻以莫忤
莫嫌爲善。自然以敬爲術矣。【艾千子】敬字只作淺淺看。已貌俱
見。更無餘憾矣。久字再須鐫刻一番。乃佳。【評】敬字兼內外。然其
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今將敬字在作用
上看。爲周旋世故之具。此看壞了敬字也。善正善其敬。非善其
久交。善其久而敬。非善其因敬而得久。今將善字在籠絡上看。

與敬字分作兩層。反以敬爲善之外飾機宜。此看壞了善字也。
久字粘定敬字說。不粘交字。并不粘善字。敬未是難。久而敬乃
見其難。所以爲善。敬字須從久字做出。今贊其敬字無餘憾。而
惜其久字不著精神。是離久而言敬。敬字固不無餘憾。即久字
另鐫刻一番。亦止添得一層機深堅忍作用耳。此看壞了久字
也。論文之難如此。

【邢京山】魯昭公二十年。晏嬰適魯。見孔子。後數年。孔子適齊。景公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沮之。孔子與平仲交已十餘年。而分
誼落落如此。在他人責望當若何。夫子顧稱其善交。其寬於處
友如此。而平仲所短自見。【評】京山云云。徒見其胸中一國私心。
故議論乖鄙。直不足置辨。張爾公辨其論未確。遂並欲洗釋晏
子無沮封事。此又可笑。然則謂孔文子敏學好問。將不信有孔

姑徇偷之事耳。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卽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識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越委婉越森嚴，俗筆竟斷其不知，失其意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首節

三仕爲令尹四句。是文子盡自己分上，見其忘私忘家，舊令尹二句，是他爲君民分上，見其公爾國爾，合來完成箇忠字。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曰于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

再斯可矣，只說思之道，不是議論文子。

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

汝千子只說斯可，不甚貶駁三思。評只論思之理，不甚貶駁文子。可也，以其意不重文子也。說再斯可，卽是說三思之不可，而謂不貶駁三思，則其謬也。直誣畔聖人矣，而可乎。

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評家乃併謂夫子未嘗明譏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是耶。此種議論最誤後學，不可不辨。

子曰甯武子章

只論心迹，不及事功，方是武子之愚。

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之打乖者便不肯爲，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喻於利，皆智也。君子喻於義，皆愚也。以此思愚，愚可知矣。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爲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卽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卽使當日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若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人銜看愚字，都作其知不可及矣。

錯看愚字，不中題解，猶小事，使人遂看得武子是兒闘人所云詐呆子，將謂權術作用之妙，又在忠貞之上，則大亂道矣。

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卽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卽是功利作用，此是下人之所謂詐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衞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於難，其愚豈可及耶。

徐敬業之死綱目予討賊之義，不得以螳臂當車爲誚也。

人多於愚中講作用狡獪，乃深也黠也，非愚也。然武子之愚，却不是眞頑懦闒之愚，亦不是迂疏窒滯之愚，須知其用自在。

註云知巧之士所不肯爲，武子不可及，只在這肯字。

甲乙間失足諸公，只被一箇乖字害耳。

論到極處，豈惟避難降臣，自以爲知巧，而不知其身爲狗彘，卽死難中亦有知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爲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章

[illegible]之反蓋道非有志者不能進也云云評令不是無人只是無志不是無志只不見大意志不篤耳。

狂士之成章兼內外說方見斐然全相。

斐然成章煞曾用工夫來。

裁之是就狂簡之章以爲裁。

子曰伯夷叔齊章

陳際泰[illegible]夷齊以體繩物而纖芥摎焉乃所以形自性之本夷齊以化齊性而俗惡忘焉亦所以居物情之安評如此則有兩般矣體用分矣須知淸之中本如此所以爲聖之淸。

畸人之淸便有絶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爲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

聖人胸次邀問聖之淸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於處人情處獨寬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於是非較分明不可犯處此爲聖之淸耳。當下一淸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於淸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

[illegible]文以商受之貫盈也亦既避之矣及其瀕於危亡又爲之叩馬焉斯之爲不念也評不念舊惡者指一人之私受之惡天下之公非夷齊之所得而不念也叩馬亦不爲受爲天下古今君臣之義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斷在前案在後案後著斷語不得。

此辨直非誅微生也。

顏淵季路侍章

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卻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處其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

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量不同故其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顏子較有痕迹故朱子謂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純熟展拓可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燦然不是輕易掂斤播兩。

子路曰願車馬二節

看圈外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小大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於浴沂顏子大而有意須與體會著他是甚

樣氣象若將子路此說做貧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胸襟直覿面千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

一部史記沾沾於任俠貨殖講好義作用而不知其皆私欲也一本老子沾沾於仁義道德講無爲不犯手而不知其皆自私自利之極也明此方於聖賢用處不錯會。

若只在貧富上評品看得子路僅僅賢於富而輕財者則凡貧而慷慨者皆可與子路分座矣。

伐施看得粗淺便不是顏子景致善勞說得空虛更不是顏子工夫於兩無字看出顏子克己之功作用力字不作自然字正見求善求勞其志甚深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樣耳儘會覰切方是亞聖分上學者心上事。

顏子所願無者伐與施耳若云不存善勞卽二氏之秘藏耳或曰

此正巧於誅無伐施意，曰正爲巧處有病在。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節

天地缺陷，正賴聖人補救，三句是聖人痛切心事。

師有光文　聖人者無爲者也，有心爲而已。評　聖人在位而神化行曰無爲。若夫子言志，正自有爲，不僅有心已也。

安信懷中，體用畢具。

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實，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窺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聖人之言也。若硬裝大冒子，便失之千里。

三句要道理大，不要言語大。郎道理亦要隱然想其大，不要侈然表襮其大。纔有一點恢張妝扮要他大之意，其道理已不大矣。須知是夫子家常語句，不覺流露天地氣象。

崇禎間墨卷下者墮坑落塹，上者不過張大出王者經濟來，此似高而實卑也。聖人所爲，如化工付物，豈待設施哉。與點一節，便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與不盡，要其本分不損毫末也。

聖人不得志，堯舜氣象自在。

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疏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道，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子曰十室之邑章

不如語氣純是一片誘掖勉勵深情。一經俗手嘘憮，便似聖人絕世自贊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終

論語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仲弓問子桑伯子節

【[illegible]】夫雍可使居南面者。以其簡耳。而顧以伯子當之【評】首
節中安得便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有他心通法。知夫子之許
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此正秀才粘皮帶骨不通處。

首節先主簡字不妥。看可也簡三字。夫子就其問而節取之詞。未
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節

仲弓一問。夫子一答。仲弓又一辨。此間煞有意理。

此辨簡之源流。以防滲漏。非舉敬與簡對論也。

敬為學術事功之本。

居敬之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

居敬有居敬之義。行簡有行簡之義。

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直捷。恐學
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而本節註中。用如是而行簡。頓
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而未能行簡一流人也。此處人
多混過。

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最高。然語太直截。故朱子註中補完
而字一轉。始無隘義。

須知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兩行簡字同。而事理景象自別。
人只說得所居不同。便是顢頇過去。

【[illegible]】方其寂然不動之地。一念萬幾。真若有紛賾不息者焉。故
紛賾定也。【評】居敬說來不的。他看得敬字忒勞攘危苦。所以要
打破敬字。【文】結繩亦日遠矣。孰能勉而效之哉。【評】畢竟看得他
是第一位。【文】盛王攬御世之權。則臨淵巢木之懷。但隱隱可以
自知而决不示諸形迹。使萬物遂得以覘其淺深。【評】敬不可見
耳。豈不示以愚天下哉也。只是看敬不濟。此種見解。都是二氏
之害。【文】惟敬以運其先云云。【評】敬不僅先。終始皆是。○不但居
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
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此於敬字
不的。連行簡都說不著。緣他於敬字一向厭薄。不曾見真面目
來。

子曰雍之言然節

然字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喻可字一
層。所言之理默契一層。一以印證仲弓。一以完語句滲漏。

第二節註云以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勘驗
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證明其可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使南面
之基。須見聖人語意前後交通處。

要見得此句是夫子意思。不涉仲弓事。

子華使於齊章

【傷以任文】請粟辭粟。為友貧也。為吏廉也。聖人豈傷其意。云云【評】
聖人明斥其非。此却做就他推廣意。豈不誣聖言乎。滿肚皮奈
何不下這一部史記貨殖肝腸。看得一班俠客畸人。為世間絕
頂人物。不難將孔夫子說話。皆假道學常談。看此種超識。誤學
人不小。

須原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自世之衰也，天下爭以聚為重輕矣。以聚為重輕，知有
聚而已，遑恤其他。[評]士人取與之義，廉恥之心，被司馬子長激
壞盡。今日雖有遊客，誰不以遊俠自命。貧士責望於友朋，游客
子求於津要，得志則侯門之廄，失意即喪家之狗，誰知有聚而
已，遑恤其他，亦當惕然汗下乎。

首節

冉子必用於此，此世俗之善事，而非仁人君子之所雖行
也。[評]不論難不難，止論當不當耳。若以難行為事，將可不行者
而亦行之耶。[又]子華非不敢自請者也，冉子則不思焉。[評]子華
雖欲請，不敢自言，亦禮也。況只論夫子用財之義，不重子華。

子曰毋節

只一毋字，已說盡不當辭祿之義。下句又曲為廉者設法也。本句

意重，下句意輕。本句直，下句曲。本句是身，下句是尾。本句是正
論，下句是轉語。一字為句，須畫斷看。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章

俗講謂聖人必無稱其子而罵其父之理，故宜以混略之。此皆村
俗世情鄙見。聖人引喻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牛為屬，亦後世
習俗。當時用牛為名號者多，如唐宋人稱龜字，直至近年為屬
名耳。騂角與犁，毛色之美惡，豈即罵耶。喻其寔耳。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違字只略斷一斷。
顏子亦正有違，故云三月。三月雖違，亦只少斷耳。
顏子未違一間處在此。
心齋坐忘，故是老莊家言。今人多引為實証矣。

失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皆以久暫較哉。不較久
暫，何用下三月日月字。[又]許回之於仁，已得之天機，坐忘之妄
則豈必其時之久而後足以見回。[評]只二氏有此契勘，聖賢實
從離合久暫處勘驗來。不違與至便有別，三月與日月正有別。
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即不違與至，其為主客亦不同。
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天懸
地隔處。

附此章文

有大賢之仁，有賢之仁，異之於其心也。夫仁一而已，而心之不
違與至則有異。三月與日月則有異。夫子分論之，正所以深勵
之歟。且自人有心，而仁之理已存乎其中矣。顧仁存乎心之中，
而心時出於仁之外。仁已立乎心之外，而心反求入乎仁之中。

於是乎離合之端見，而往來之勢分，主客之形成，而久暫之分
定。仁之為仁，亦為之去留深淺於其間。夫仁則豈可有去留深
淺於其間者哉。吾嘗以此靜驗及門而各見其故，殆無以過回。
人心未有不與仁為一者，私人而為之二也。私烏能遽入哉。此
必有授之以隙者，而後彼得而乘其間。方其隙也，我能覺焉，即
合。爾及昏焉，則反與私為一矣。雖欲力返其故，而終以私為歸
藏之地。故不患夫私之必入，而患心之與仁無親切之意也。人
心未有不以仁為主者，已勝而為之敵也。已烏能遽勝哉。此必
有示之以離者，而後彼得而攻其弱。方其離也，我能操焉，即存。
爾及弱焉，則反以已為主矣。雖欲自遂其初，而終與已有憑依
之勢。故不慮夫已之能勝，而慮心之於仁無純固之守也。回也
何如乎。回無異仁也，而其心與回亦無異心也，而其心之於仁

與夫人事深者天機日淺同又非離人事以爲治也日用飲食之故無一之不安於心者即無一心之不安於仁積之至於三月蓋未能臻乎不息也然不息亦已久矣嚮欲去者清虛自來同又非守清虛以爲養也見聞言動之微無一之不慊於心者遂無一心之不慊於仁循之及於三月殆未能泯乎不違也然不違則已復矣若夫其餘固無異心也則亦當無異仁也然心處既失之餘其視仁也甚尊以爲甚尊而跂及之境生以爲甚尊而危疑之情變以危疑之情當跂及之境吾見其飄搖而靡定矣又況有甚視者引之於後也心在旣分之時其視仁也過難惟其過難而游移之見出惟其過難而惕厲之功興以惕厲之功挾游移之見吾知其艱苦而難居矣又況有甚適者御之於其先也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蓋理欲不並域而藏各視夫心

之所輸以爲向所輸在理所向在欲其偶也所輸在欲所向在理亦偶矣此貴乎致知也危微不中道而立各從夫心之所習以爲歸習於微雖危而即歸於微可必也習於危雖微而即歸於危亦可必矣此貴乎積誠也誠由日月之至以求三月之不違以馴至於無可違而後知仁之真無異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此與武伯章迥別武伯章原是論仁闖入譽事便頓賓失主此對康子說因才用人卻正合宜

康子看得政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發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

知人任使用當其才以責望康子時文所必至若從政之必取乎果達藝果達藝之謂切乎從政正教康子以識政要不獨稱識三子此義未有發明者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今日學者只是被箇晝字不好有開步時便晝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卻又晝住者自已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晝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曾說耳冉求欲將說字藏身夫子正要點破他這字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章

君子儒小人儒兩儒字粘定不可拆蓋指儒中有此兩樣非謂以君子小人而又爲儒也

君子小人尚是籠統之名自程子下爲已爲人註腳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於中自建綱宗也此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

形狀有術業而真僞出焉爲已則真爲人則僞自是不易之義爲已是正解圈外遠大意已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勳業功效言也爲儒而從勳業功效起腳即犯爲人功利之病正不免於小人儒之歸矣讀書人心粗見說君民家國天下便說是遠大便說是合註不知其墮入旁門小家正背註意者也即無爲小人儒亦止在君子自已身上勘驗自已意中分夬若從勝小人慰君子立說亦正犯爲人功利之私矣此等處文人求文章好聽全不體會然正係學術是非之關不可不詳析也

圈外大文 有人焉衣冠儒也笑貌儒也而叩其中雖儒而不同者也若是者分於大與小之間者也此亦有心無愧怍而見道不弘者然畢竟儒之大小亦只分於義利公私之君子小人分邪

與正辨之在心術，君子小人分大與小辨之在學術。[illegible]安得有兩樣。君子小人學術即心術也。

講功利，便不是君子。只是成敗利害上熟，便是小人。可不畏哉。

子游爲武城宰章

看聖人一片大道爲公，選賢與能心量，眞無時無地不是三代。看子游留心人物，識高鑒精，眞宰相功用。時文一派妝點大話，直是膠粘不上。

雖二小事，正深信其生平。

觀大略，當從楊氏說得之。然楊氏之意，言子游稱於知人，雖二事之小，而見正大之情，則其平生之無不正大可知，非謂節取其善而不求其終身之全也。

未嘗是從前至後驗過語，不是一番事。正是又悟其如此。

非公事不至，則其有公事，多至可知。既因公多至，即有數矣。非公不至，亦以爲偶然置之矣。必久而驗之，乃始明其意。久而驗之，乃始信其行。亦必賢宰留心人物，乃能察其微而歎其賢。從爲宰之始至今日，從其至想到未嘗至，方得情事之眞，盡義理之至。

近世人品文章，士風吏治，都被幾個幕賓游客，皆做秀才敗壞殆盡。須從大處看出二事關係，方是子游舉此以榮子羽之意。

做秀才，即當以天下爲己任，此時靡所不爲，安望其後耶。

今日奔競秀才，異日豈可居民上乎。

陳際泰文以貌取人，雖神明尚或失之，其人雖疑在儒俠之間。評毫無俠意，俠者七國盜賊之雄，不可以論士君子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illegible]文聖人嘉咎大夫所以罪主兵者也。夫誰敢爭師而使之反以殿見乎。云云。評凡論語所載，皆關切學者。若論人論事，而別有言外之旨，除非答人之問，則見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以爲教也。若特舉其人而稱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正直，必無許多隱謎蹺蹊。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難，可以爲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儘有發明。未暇旁及史家也。看程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龜山推稱其功，朱子即以爲失本旨。獨取上蔡說，謂於學者尤甚緊切，猶嫌其太詳，得道理高於本文，未密，故列之圈外。而總論以爲本無異說，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矣。於本文議論過當，尚以爲他意橫汨。況闢入閑議論耶。閑議論尚可，其害必輕略本義，如篇中說不伐之美，只一筆帶過，他不是怪此意也，是要

寫那邊意，勢不可在這邊逗遛，便其主意不顯也。

入門策馬辭未出口，非爲之反敘功紀事也。此正是伐與不伐毫釐千里分界頭。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出由戶，亦是道中事。

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譬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即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

今講學者，都將事物放在道外。

道故不曾離人，人自不由也。

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

誰能何莫，相呼甚緊。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文質彬彬對質勝文文勝質說君子對野史說然後對則說曰文質彬彬如此體貼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玩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

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補質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曰此文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纍與過於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列之圈外若謂忠信不可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又問向者先生有批謂彬彬句不指現成說然後君子乃是成德贊語正

為彬彬中有損補工夫也今批荊川文又謂此意找在後妍却如何曰在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況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但作文必於彬彬句提唱學者損補云云似又添出君子學者兩件說不若暗藏於前明指於後尤為渾然此論文體非有別義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人字合下句說兩生字微有不同是生也直直即在生內

先有此直而後有生纔有此生便付此直人必還其為直方完得所以生之理

終古有是直故有是生聖人之道萬世不易者此也

此直字與毀譽章直道不相干

直為性情學問之主程子所謂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

直字謂是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戇直之義能是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孩至老為彭為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作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霞川先生第二作較首篇講生字更切實第後

幅直字又攙和良知家言學者於此理有絲粟不徹便夾帶鶻突況彼家之說惑亂最深錮士大夫中其毒者如油入麵不可洗滌雖霞川不免何況庸瑣

人之生也直此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為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爾後人誤解程子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為看於是講章遂有即生是直之說是重生字不重直字下句如何振合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良知之說來

人之生也直此句須緊照[illegible]句說惟生理[illegible]即失所以生之理非任真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illegible]皆所以完此生理也有謂任真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為直之害其說甚謬如謂任真自然即直也則安有罔之生乎將罔之生

也亦直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罔乎。吾不知之矣。

【歸有光文】事有因襲而教學者。或非此理之由中。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非有所因而學之也。直故也。【評】教學亦是直。與襲取不同。如何說壞學字。此亦中良知之毒。

【羅萬藻文】人有其朴以盡天年。而豈煩聖人之憂乎。無聖人而人心不三代乎。【評】畢竟無聖人。人心便不三代。皆幸免耳。【文】受中以生。而養以致福。而豈維挽之與乎。況維挽之。而人心終不古乎。【評】後世維挽。非刑名功利。卽二氏禍福之說。便是幸免之法。非聖人本直之維挽。故人心不古耳。

人之生也直。罔賊之幸而免者。與之講名節。說倫理。說法律。總不足以治之。直以不是人爲例。則人類之憤洩矣。

子曰知之者章

兩不如。只爲學者指箇階級作鞭策。大賢以上。自不消如此說。

不如二字。或奪人。或奪境。用處無方。

者字中有多少資學不齊在。

上二者。亦自成一地位。

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卽有所好樂。如金谿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顚狂。却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纔只謂之不曾知也

下二層。原都在知字中做工夫。

爲學於知好。煞好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尤難。直是絶。又大段著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延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

【金聲文】學問者。精神之所寄也。【評】佛學只是弄精神。從莊子精神聖人之心得宗。子靜伯安又從佛得宗。正希好言精神。是其源流。把柄【文】盡若人也。雖索其厭苦之意而或無從也。又況其進爲者哉。【評】道得好。厭苦也曾從事來。今人直是無干。然正希於聖學但有厭苦。遂從異學之可好可樂也。只從知上錯起。【文】一知則一息百年。可不更求知也。【評】禪家有大事了畢。聖門無此知法。【文】學有所好。得者無所好者之落落。竟無一事也。【評】果乃以無無無。亦無爲極樂世界。【文千子】聖人之言不附禮樂。不附政刑。不附理數。而空微於性與學者。惟吾夫子有之。中庸曰。夫焉所倚。作此等題。將何所倚。倚學耶。倚才耶。【評】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原不可指禮樂刑政理數。亦何嘗空微無倚耶。若離却道字。卽貪財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四句耶。惟之字不的。故知好樂三字說來皆詭異。蓋知好樂眞境。原倚之字爲旋轉。卽之字指財。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情事。此文之字。却是西來大意。故知好樂皆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好樂也。千子皆闢禪。此評却正是禪家機用。千子落其圈穽而不知耳。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卽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章

民義鬼神分別處。便是知。先難後獲。主一處。便見仁。

民義鬼神。只合兩分說。側邊說。縱作交互。或總補足。專重鬼神一

邀發論矣況今所講之鬼神乃漢唐後二氏所言之鬼神并非
夫子之所謂鬼神乎。
【金聲文】既敬鬼神而又遠之【評】遠與敬是一義加又字便兩背。
敬與遠固是一串道理又須分別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
而不遠遠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居仲尼譏其不智則
知此句專爲不能遠者發
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於死生晝夜之故矣知其說
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詔事鬼與粹作無鬼論者其愚
則一皆不免於爲鬼所揶揄者也
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示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
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
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

例者也駁斝每援此句以爲佞佛事魔之助造中立不闢之說
其惑誤更酷矣學者不可不知。
敬而不遠卽祖父亦黷祀。
智無定體附義禰以見此中庸知人知天兩知字卽智也。
仁者就現成指點。
先難後獲自是兩層意却只是一層意。
先後是心難獲便有事在。
後獲不是終於無獲。
【陳際泰文】無功之獲仁者所不恃也【評】總無是理何止不恃【文】日
用之經世共目爲尋常而賢智何以費其參証【評】難只在日用
彝常處耳【文】蓋理在奧窔幽阻之地而重累以求庶有遇焉卽
萬無所得而適可以自詫矣【評】是差做工夫非先難也如其說
將索隱行怪亦仁者之先難耶【文】理雖本無異量仁者終不以
爲已獲也而必欲致其難迎難之而卒無加於先至之物仁者
甘焉【評】亦無是理與說不同只宗門不離故處耳說來說去只
成一箇求獲之心而故迂其作爲以取之可以卽獲而不受終
無所獲而故難天下安得有此物譬仁者蓋天下本無不難而
獲之事亦無先難而先無所獲之理但仁者之心只專於所難
而無欲速見小之私卽此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
矣文只求先後二字說得纖巧不覺正墮功利窠中。
先難要說得精切是仁之難不可只泛言難。
【顧麟士】難字不卽粘爲仁上說【評】先難後獲固是狀仁者之心大
段如此然謂難不卽粘爲仁說不知所難箇甚天下豈有仁外
之事理日用乎此等評論誤人最不小。

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心亦只如
此若謂得道必於進就卽是痴人圓夢若謂此事原無可得又
落魔外邪淫矣。
是指出現成仁者之心如此爲樊遲下手著力處非此卽是仁謂
從此思之仁可知耳。
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與其言也訒不憂不
懼一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說如此去做知仁也。
【陳際泰文】論仁知之心【評】註中分事字心字極精併作心字不得
【文】務義而敬遠鬼神此不務利於外而乃得以身世自利者也
先難而後獲此不務利於後而乃得以性命自利者也【評】爲甚
通篇只說利顧麟士謂照粗鄙近利四字立論不覺爲之失笑
豈儒眼中直著不得墨瀋一點粗鄙近利乃舞弄章註粗貼辨

惑之答卽貼修慝之答，近利貼崇德之答，在彼章各有比屬，不
得混摭，況此章並無此意乎。卽移彼章之註以詮此，亦須兼有
粗鄙二字，如何只說利。
只務遠處便是知，只先後處便是仁，指點直捷者，字方見分曉。
務義兩事，若不足爲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
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見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
者其言也訒相似，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
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樊遲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
原未嘗不備，註中因遲之失而告之，正爲此也。
從此至知仁之全體，正有次第在。
子曰知者樂水章
知者仁者，是就兩種人說，不論其理。

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稟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
全體也。三截節節自爲形容，無淺深之義，亦無聯貫之情。
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
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追論過深，推舉過高，便先此
理。
三股隨意舉似，說箇大段意理，固無貫串之義，亦無直動靜而以
上下發明中段之說，予論此題正不喜如是。
樂水樂山，只爲他便是我，所以分內外不得。
知仁本領與樂壽相關，最難著解，但將非知仁與僞知仁與知仁
之淺者勘驗所以不樂壽之故，知仁本領自出。
子曰齊一變章
齊魯都從周分，都從道分，若將作，則但魯近道，而齊原悖道矣。

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宗功德有偏重，其流弊漸遠耳。
同自周道來，却有不同，亦是起先有弊病。
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朱
子謂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由桓公之霸，太公之遺
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卽至道，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陶菴
文謂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言合，第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
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駁雜其心，大段壞
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
所以爲變，及至魯至道處，須有著落。
魯只要修舉振作。
道字明然後可以言變。
王半山、蘇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一也。半山

用而東坡黜，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坡得志，其作聰明以
爲更張，豈在半山下乎。讀蘇氏父子全書自見也，故儒者須先
識道字。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宰我只緣看得仁者太愚，所以撰出從井救人之說來。此雖字根
橃也，雖字之前意曲，雖字之後語直。
宰我只緣看得仁者大呆，便說難道如是耳，此雖字神理也。
孟子乍見惻隱，未嘗非仁之端，誤只在從之耳。
仁者當此，自有恰好應付大用。
【黃淳耀文】聖賢以道殉身，苟不係乎君臣父子之大者，終無死地。
遏【評】兄弟夫婦朋友當死處也須死。【文】死而無益者，聖賢不輕
以責人，夫亦存其身以厚天下也。【評】只論當不當，不論有益無

益不論存以爲天下。文所哀者井中之人也所可哀者不必皆井中之人也。評不是不救此一人。只無此救理耳。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小大也。

堯舜猶病。正無損。能近取譬。即施濟理只如是。

惟智乃是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罔。救人必先愛身。便落僻壁話矣。

陳際泰文發仁之難行者。未知仁之有妙用也。評不是另有妙用。只是理明不如此愚耳。

可逝不可陷。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喪元或怙終。倒戈乃徒義。不明此理。有自以爲盡節。而適足以害仁者矣。精於智義者自能會之。

金聲文情迫則不暇審利害。勢急則不暇計成敗。正仁人之心。評過處却在此。仁者不到情迫勢急。早已審計。到此却不見其迫急。文不自卹其死。又烏能卹萬物之死。不自愛其生。又烏能愛萬物之生。評予每見任俠者流。即不救與近。彼不自愛其身。何有於他人哉。文仁人之道德。皆人情耳。評都是釋家見處。自記直捷明爽。不用一毫擬議商量。才是我輩本性。若從仁不仁上商量出箇救不救來。紛然失心矣。學道人細參。評聖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是本性。不知蹉過多少了也。有人舉釋家問路曰移並才子訓只爲拽開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麼則不去也。却與聖門之仁不相涉。看正希先生致命雖許多周折。不但從之。直是推人落水此正是不用擬議商量。白撰出箇救不救來。不覺紛然耳。可知大病只在少商量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文約禮。功有兩件。中只一件。之字即指上句。

陳子龍文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異端之說既明樹其敵。而曲學之士復小成其間。至於紛紛而無已。評今日學者無成而卒至畔道。不出此二患。至艮知家則併此二者。故尤難救。正文儒術分而大道隱。天下各得性之所近。有同本而至於異末者。評如陸王。乃本異非末不同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著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却以爲聖而不止於仁。仁譬之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件物在。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爲仁之方。只此便是夫子善訓仁字。

首節

在子貢說來。不見博施濟衆之難。

金聲文若斯之難也。則事於仁之過也。賜行勉之矣。彼三月不違者。固瞿瞿然在陋巷中。而一匡者器小也。評不違不在陋巷。器小不關一匡。莫將事字一例看。從何事於仁。猶言何爲止於仁。乃語助。非實指事功之事也。然以虛字爲實字。其失在各義文

法其過猶小。即作實字看，亦應作此事何止於仁，不應作何至事於仁也。即以博施濟衆爲事，事字未嘗不好，只是高遠難成耳。若說事字不好，何以云必也聖乎。又云堯舜猶病也。聖門之仁，未有離事物而直指心性者。即下文立達近取之方，庸詎非事耶。只抹煞事字，直與聖學離叛，不僅名義文法之失，其過甚大，不得不辨。

聖乎不是住語。

施濟是仁之事，却不是仁。

夫仁者節

夫仁者三字，是上文轉語，是立達二句元神，皆置不得。

欲立二句，就仁者指出其心如是，非謂凡人之心體皆如是，亦非謂但存此心而已爲仁者也。故夫仁者三字，脫略不得，混渡不得。

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於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人都混過。

【陳際泰文】論仁者，論其心而已矣，而不必論其事。【評】曾得不論事。但事不若是之難耳。【文】事可詭而出之者也。【評】不說到此，只眞心博施濟衆也做不來。【文】此子貢博濟之說，夫子黜焉，而獨取足於心也。【評】原不曾獨取足於心，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詭而遁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耳。

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正堯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尋仁者也。

須知而立人而達人，却實有事在。

【歸有光文】天下無心外之仁。【評】混語似是而非。此中有良知家窩在。【文】亦無仁外之心。【評】甚有仁外之心，所以有求仁之方。【文】論仁之體者，不外乎心，而求仁之功，亦不外乎心。子貢乃欲擬之於堯舜之所病者，多見其空虛曠蕩，而愈不得其原矣。【評】子貢病爲泛濫駁雜耳，空虛曠蕩，則徒求之心之病也。夫仁者三字，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亦不是凡爲人心能如是也。凡爲人心，固應如是，天命本來，誰曾缺少，然氣拘物蔽，誰易完全，所以夫子又說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故立達節須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

夫仁者節，指仁體如此，凡人之心無不同具此體，然而氣拘欲蔽，不可得而見也。故下仁者二字，是現成仁者之心，不是凡人之心皆然也。故末節示以求仁之方，正是下手處，正有實事在。混過不得，輕略不得。時作動云取之一心而已足，是八荒吾闥，佛性遍滿法界也。

夫仁者三字，言仁之體如此，作人看固非。欲立欲達兩句，是囫圇語，總見仁之周流無間也。分析亦非。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也。至於盡物，則普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矣。立達二字，各兼內外。時文都說得一偏。

人己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

而字是兩層，不是兩層。

而字是通貫樞紐。

此節是已到底，下節是未到而求到底。此節正對如有博施於民

而能濟衆可謂仁乎時文俱混說

能近取譬節

歸有光文　物我之未一知其必有以間之者而務為強恕之功[illegible]

與上節分界的骨註中強恕意正從之方二字體認出來

此與上節一滾不分者因非強別安勉者亦未是仁者節是說仁體末節是求仁工夫所謂近取推己所欲以及人即上節立達中用工夫耳

不要只講近字須講取譬及方字推行交接處煞有實際工夫非反照即得也反照即得仍祇是上節耳

能近取譬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附此章文

觀聖賢之論仁皆推其心而用無不全矣夫博施濟衆未嘗非仁

而以此求仁已先失其本矣誠取譬於立達間仁亦求其至近者耳今夫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事也而以為有內外之殊焉是岐而二之矣主內者曰八荒洞然皆在吾闥此其說虛而無功於是乎學者欲以實驗之凡天地萬物有一不得其所非仁也此其說較實矣而吾謂其虛而無功也等何也一體之全夫天地萬物者其理也一體之不即全夫天地萬物者其勢也理本然而不能即然勢不及而有以相及則一體之與天地萬物自有其親切之處求仁者之所以實致而可為昔者子貢思仁者之治不見於天下也慨然欲得夫博施而能濟衆者為而猶幾幾乎未敢信其為仁嗚呼何仁之難也夫仁之為仁下學與聖人同其責者也帝王與匹夫共其任者也必博施濟衆而為仁則必有聖人之仁無下學之仁然後可有帝王之仁無匹夫之

仁然後可有聖人為帝王之仁無匹夫而下學之仁然後可寧唯是必博施濟衆而為仁則聖人不能不如下學帝王不能不如匹夫聖人為帝王者不能不如匹夫而下學彼水土未平頑讒未革誅殛未措鳥獸草木未時而君咨於上臣儆於下者所謂帝王而聖人者非耶然且不得為仁又何遽為聖哉嗚呼何其難也夫仁者非難也仁者之心何如乎己欲立而立人矣己欲達而達人矣非有所擬議而然也非有所準望而出也吾正吾性即與天下正其性吾遂吾情即與天下遂其情仁者之心憪焉耳都如是仁之為仁豈有慊乎哉而抑有歉焉者則反之不能得其道而推之不能實其力亦未知夫為仁之有方也仁之為道也極乎自然而求仁者則必出之以強天地萬物皆與一體有強合之迹我自盡其所強而自然者即得乎其中仁之

為道也本乎大公而求仁者則必驗之以私天地萬物皆與一體有自私之意我克擴其所私而大公者即全乎其內故井田封建靜悟於生人之初禮樂兵刑熟悉夫飲食之故生殺者志氣之舒慘也厚薄者手足之親疎也澤必遍乎百昌固精微之自周治不過乎九州亦等殺之所及帝王之仁以此匹夫之仁亦以此聖人之仁以此下學之仁亦以此帝王非有餘匹夫非不足聖人非無憾下學非難幾能近取譬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如必博施濟衆而為仁何以處夫匹夫而下學者也并何以處夫帝王而聖人者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九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

論語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止爲理不當作耳。

信好二義相須。却是一齊都到。

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得道理如是不止是謙詞。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其病只是不好古。不好由於不信。不信由於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人多輕看了述字。便似聖人虛爲退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述程朱。便敢紛紛亂道。其病總先從不信起。

趙衍文 繫卻自私之士。其患在於無傳。而其端始於不信。評 病根只是一件。文 一則信其所信非吾所謂信。評 今人開舉陽明之失。如聞父母之名。而於程朱則短之不遺餘力。何也。文 一則信猶不信。不可以爲信。評 今日風尚又一變。爲信紫陽者某。卻不敢輕許。自記 信好爲述之本。信又爲好之本。理自不易。評 道釋者流。得一經一法。便實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却只爲胡亂做文字騙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做。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習錄云。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爲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憚敢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况其他乎。然近日亦有說程說朱者。又多是依傍時尚。爲標榜結納號召謀耳。故道他原不曾信得及在。

今人好談經學。著作紛紛。驕駕勝於傳註。其實於四書白文。全然不憭。徒欲以欺世之無目者。共相稱歎。使聖人見之。其爲兩觀之誅何逃也。

六經大旨。今已無晦。而爲經說者必欲起而晦亂之。眞可恨也。

有友人遊返。以遐方講學所著圖書曆數之辨見示。其說最淺陋可笑。而譏訕古昔。抑揚聖言。發科騃鄙。敢於無知妄作。如此皆世道人心之憂。無論其粗疏謬劣。即一開口落筆。已知其不曾讀過此節書來。可歎可哀。

子曰默而識之章

三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倦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此所謂謙而又謙也。時解定將三者說向高玄。乃求深反淺耳。

艾南英文 開天明道之事。古聖人創之。而卒未聞聖人之有所緣而起也。意者其有在語言文字之先者乎。評 默識不是生知神悟。如此說不覺皈依棒喝。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闢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墮異學窠窟矣。總因要說得三者過高。便有此病。或云。學不厭即智。教不倦即仁。仁智即聖。不必泥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爲智仁。是子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極至。夫子豈遽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之極至可知。越平實越自歉然。若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

人分上不賴此處擬高。要擬高正是自已見識低不會聖意耳。

請拈出則事公卿一節。如何擡高作聖人之極至耶。

以默識作句。統下兩句。未爲不可。固不必定以三平爲不可移易也。但講默識。多混入拈花微笑別傳。斯則大謬不然耳。

默識便是知止境界。

三句看來默識似知止至善。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默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未分如此。看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恢張口角。是然於此亦須見箇聖人意中所見底模樣定不小小。

上三句總要道起末句。須不是夫子自狀。亦不是泛論其理。意中實有箇現成人在。

子之燕居章

寫得閒曠神奇。是說贊聘畫法。相若收歸實地。又止得大賢以下甲裏事。與聖人分上懸隔。黃涪翁能道光風霽月四字。故朱子稱其見處甚高。

凡形容氣象語最難。如所謂容舒色愉。自大賢以下。凡爲天姿和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之申申夭夭也。其間高下等級正多。所謂各家門前自有景致。憑各人舉看。只說得自家說話耳。須胸眼中實見一箇聖人全影始得。

摹擬出箇活的聖人固是難。摹擬他摹擬之詞又是難。

形容下人。尚多不相肖。況形容聖人而欲得其容色之微乎。申申夭夭記者已髣擬似于誠下如何着筆。

都在向上十步尋討。方見聖人分上事。張子三十年做不到也須到此方知也。

子曰志於道章

道德仁藝。公共名目。工夫全在上半截。

四句總看。見乘彀交發渾淶無間之妙。逐看。見先後輕重之義。各看。見用功得力親切不同處。

[illegible]諸儒或挾其一以滅身。以爲不可多取於名理。或統其一於混沌。以爲不必分。爲於殊途。嗚呼。是烏知學問自然之理哉。

[illegible]者之病。不出此二者。而下一種。尤害道。末語所見甚高。志據依游。亦云。須不是聖人强安排名色。

首節

志字內。有知止義在。

志於道。所大學所謂知止也。知之則志有定向。

依於仁節

日月至。亦是依中事。但分久暫淺深耳。

[illegible]自記 此依張子說也。子說味此句云。試看迷途一替曚若還無相豈能通。乃行未到安身處。且可依他入箇中。然畢竟不合。爲其看依字淺也。竟若從註爲是。唐宋諸儒說經。未經朱子採取者。猶是商周之書爲夫子刪去者。終不可傳耳。評 自記已分明。然謂子說看依字淺。却不當其罪。他看得仁字不好耳。故云無相豈能通。他只將仁當箇虛者之相。則所謂安身處者非仁矣。渾若水教人隨處體認天理。亦近似好話。然其所指之天理。乃子靜之黑腰子也。今欲破諸邪說。須先認取仁字端的。

游於藝節

游藝是徹上徹下事。所以終道德仁之後。

[illegible] 一事不能。爲儒者之所恥云云。評 便看得藝淺甚矣。如

此只成玩物喪志耳。

道德仁次第秩然定理。至於藝輕視之。則初學之末節。若序在道德仁之後則似反重矣。不知藝與道德仁較則本末輕重固然。然本末自不相離。志據依之時。原脫藝不得。故藝與道德仁相為終始。在初學肄習。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為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養之候。則又為精微。非藝精微。為藝工夫精微也。假如灑掃應對進退。子游以為小子之末。然到聖入神。容周旋中禮。不過原是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本同於子夏門人之末乎。工夫到聖處本原大段已定。這上面神妙。却正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為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輕。惟邪學一切以為支離務外。故將藝看壞。他正不曉得游字境界儘高也。

游藝。自初學至成德皆然。不可說依仁後方可反此。但至成德後游處自不同耳。

游藝不坐煞在依仁後。志道據德時。皆離藝不得。

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一條。則游藝輕重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次第進說。而游藝句。不可坐煞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另側重。似反精妙於上三句也。

歸有光文 凡六藝之訓。先王之所以為教。與之出入進退俯仰左右。而優游於理趣之博。使之接於耳目。動於四體。而從容於日用之際。則有以見夫道德性命之非內。而事物形器之非外。蓋交養之功。如此其密也。**評** 自金溪以來總不會明得此義。講章看得末句輕淺。亦坐此弊。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極言有來學者無不教之耳。非謂必待束脩也。沾沾於束脩著論。可笑矣。

陳際泰文 吾以驗其誠焉。**評** 此意便是。

子曰不憤不啓章

舉字中發活縱奪作用具在。

是四隅中隨取一隅。故一即是三。若坐煞一隅則三在一外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郭濬文 功名之故。取衷於道德。則已素。兵武之略。歸原於學問。則已優。居是世也。為是事也。不問何途之操。聖賢處此。必有道耳。

評 到聖賢與無不可處之時地。亦不分大小事理。如是如是。

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子路病處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

首節

用之則行兩句。須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是之理。若謂聖賢總以濟世為心。意重行一邊。不見聖賢全身。要大翻成小樣矣。

惟我與爾句。語脉最難襯貼。著一點矜詡傲負之氣。便失聖人當下篤信實證。與指示行藏本領大意矣。

曾點暮春數句。亦是用則行舍則藏。但點只稱乍見得。不如顏子實有諸己耳。

子曰暴虎馮河節

雖說行軍所與。然必也二句。指平生大段言。不粘煞兵事。

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方可行軍。能懼能謀見大本領。不泥
定行軍說。
子行誰與知不於行三軍時擇取也。說至此仲氏之氣不得不遜
臨事二字包眾甚大。聖賢豪傑王佐儒將。都在此間安身立命。
常人之懼多在事中。事後須臨事早爲懼。
懼字精神。正與血氣之勇相反。是子路對針。
聖諸衍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却大。不是此處本分。此處
懼字只是臨事說。聖諸不得要之源頭。因自大懼字生來見得
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
黃淳耀文 士大夫之器之識。必有以超於一將之外。而後可退而
爲將。評 卓論須知用之則行。本領自如是。文 跳盪之姿夷大難
有餘安一身不足。評 夷大難亦未必有餘。文 內力堅定者。恆先

天下而有周身之防。智略恢宏者。雖即小事而有什全之慮。評
孔明謹慎在苟全二句便可見。後世以粗疏不事細行爲豪傑
大謨。文 若斯人者。當其入爲周名出爲方虎。則從容而振文武
之奇。至於弛兵解職而奸雄無賊亂之謀。評 曹操解兵就國不
得。可知是賊。文 不幸爲方糾怒。九宇爲騰。則談笑以折敵人之
衝。至於事定功成。而寬然有未施之智。評 最善形容。學者胸中
須常思此種氣象。文 謀而後能成也。懼而後能謀也。評 重在成
此云謀而後能成。却倒了。蓋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
謀而成。則無粗疏潰裂之患。兩句本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
懼字對成字不對謀字。兩而字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
事後。缺一不可。懼爲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非本題正面也。
然於理却甚有發明。

成字兼決斷果遂之意。乃見全理。
謀時能審斷決中。固是成。謀後果毅周到。至事成爲全。正是成附
蓋先生文只見得謀時一半。
人云兵行詭道。純乎功利權詐。用得效時便是道。故當以道德術
數爲主。此不如兵之言也。道德術數中處少。不中害事處多也。
只是先覺無不勝。道德無不服耳。懼而好謀。原是先覺道德中
事。非功利權詐之術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富而可求也三句。是反跌語。激出下文。甚言不可求耳。
而字及如字。不是游移兩可之辭。大注蘇氏謂爲此語者。特以明
其決不可求耳。是點醒語。不是婉商語。
如不可求主命說。爲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口氣欠的。聖人言語

每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不可意。
爲下等人。不得不如此說。
不可求是受多少折磨後。方肯死心塌地。若尚留餘。猶不足使庸
子轉省也。
如字神情見心勞日拙。小人枉自做小人耳。然中道而迴車。及行
迷之未遠。從一點醒後。即能猛省勇改。便是聖賢豪傑矣。諸公
得無意乎。
從字兼得失說。身分乃高。要之得亦是不可中事。
策蹇而應不求聞達。陳狀而試高蹈丘園。其醜態更甚於馬頭雛
下。

子在齊聞韶章

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

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驚喜之語。夫子是學
習既久深歎之詞。固不可同日語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助輒之誤。賢者不免。當時亦皆看錯國君社稷之重。此義之似是
而非者。故子貢須問。初問問其義。再問問其心。正子貢善問處
若止是爭讓相較。子貢何須問得。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何嘗非
國君社稷爲重之義耶。怨乎一問。直將從來借義名而助弑逆
議論心事都誅盡。

陳子龍文 說者謂衛輒爲君。而迎蒯聵以奉之。此似是而不達於
勢也。夫國人悅輒而惡聵久矣。假令讓以位。而國人弗悅。徙以
虛名奉之。則父之圖子也不旋踵而徙爲天下笑。評 此說有病
輒不肯耳。輒果求仁。豈計讓後成敗利鈍哉。

後世俗儒胸中。只奈何這得失利害成敗不下。只在這上面計較
裝扮。故聖人之道終不可行。看聖人此章。直提出箇仁字。則要
知於極難處置處。定有箇處置之道。只在求仁上體會自得。那
得失利害成敗之計較裝扮。自無由發端也。

論語載此章。微旨正在下一節問答義理精妙。其所關已不止衛
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衛案者已自明盡。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節

怨字。正要從興盡氣平後看出。
怨乎。是直究隱微。乃子貢善問處。蓋於此際不能無少遺憾。則天
理尚未得其正。人心尚未得其安。而當日衛事。猶未可援以爲
斷例也。

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若夷去管
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子。則粘帶回顧。私意起而怨從此生
矣。

陳際泰文 心之仁。可必得者也。關於事勢之仁。不可必得者也。仁
在全天倫。與仁在全父命。與仁在全宗社。必擇一而處焉。而二
子知所去取矣。故二子而無中子。有中子而不必賢。有中子之
賢而不必立。則伯夷窮而叔齊尤窮。即得仁且怨。以非得其所
求之仁故怨也。評 果別有去取。出於天理之正。是亦求仁得仁
耳。夫何窮。且夷齊所行之外。別有仁可得。則夷齊之所求者非
仁矣。惟其心止在天倫。而毫不繫乎國。故曰求仁而得仁。如此
文計較。仍是從國起見矣。得仁者得其天倫心理之安。非得國
家事勢之全也。總之論理從事勢利害言。便與仁字相違背也

不爲。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至幾微無

憾耳。至印證明徹。更釋然無疑。

上文之問。子貢自質疑端。此句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斷。所斷
非所問。正見子貢善問善斷處。

子曰飯疏食飲水章

歸有光文 云云。評 此節須先領會箇樂字。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
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是。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
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朱子解之謂道與我非二物。但
熟後便自樂也。其次又以貧賤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却是倒說
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賤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累其心底
做樂。玩此數條。則樂字可會。然川見處未的。於諸病雖犯不少。
嘗云。王濟之官至一品。當擬王侯。乃自稱家徒壁立。吾無隔日
儲。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其沾沾得意。亦止斷勝於

王濟之巳耶。

【汲閒文】聖人者，樂天而忘物者也。【評】樂天也，偏在有其樂而樂天貧富只一般，中間無不如意。若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乎外，則聖門如原憲，亦可以共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哉。只爲後世談道者，自己胸次俗下，不知至道，只與世間貪穢垢濁一流比較高低，稍勝於彼，便自謂迥越，又將聖人放低來湊自己，謂聖人不過如是，不知聖人分際。然是不可窺蹤，孔顏所樂，千古少人到乎。故欲反照此章之義，須從原憲之介、巢許之逸、老莊之放，都不是此樂，襯出正面；又從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襯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真實了義。若將富貴貧賤較量彼此，以一班流俗腥臟肺肝，與聖人比並是非高下，直是不識好惡也。

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嘗害理，却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爲道爲仁也。故樂字註腳，莫如孟子所挺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氣象來。

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曰不改，則非樂陋巷簞瓢也；曰亦在，則非樂疏水曲肱也。亦在得解，橫說豎說都是。祇如浮雲三字，不是夷然處之而不驚，亦不是介然逃避而力拒，須想聖人當此時處置當如何，纔見得箇如浮雲真相。

聖人未嘗惡富貴而樂衣，所浮雲者，不義之富貴耳。

子曰加我數年章

【帝世紀文】明於天之道，而於人有餘察矣，此可易言也哉。【評】不是天道便難，人事便易，人事即天道也。【文】易以道陰陽，而道貴其中，用處其正，以中貴陰陽，而陰陽已不能齊也。三畫之卦，中一而過與不及居其二；六畫之卦，中二而過與不及居其四。如是而天下之爲中者亦已難矣。以正律陰陽，而陰陽時相詭也。當位者有矣，而已有重剛重柔之患；不當位固矣，而又有所應所乘之差。如是而天下之爲正者亦又難矣。【評】提出中正二義，可見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文】在易得失之說，皆繫以吉凶，人即輕於是非之際，而莫不懼於吉凶之間，以吉凶深明乎得失是非，故其道可以喻於愚民，而本之陰陽以爲端者，在神聖又可深求而不盡也。【評】易中得失是非自見，但易主卜筮，故以吉凶言多耳，非以此動愚民也。

若將易只在吉凶禍福上看，只此一點意旨，便與易理與聖人學易之理千里萬里。

子所雅言章

此言聖人尋常言語之間，引据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三經爲課程也。

是記者久而見得，指出示人，非夫子懸經立教也。

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不日參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雅，情景義旨乃得。

此題寫聖人意思不得，聖人原未嘗立定齋課，須列經義，如近日講堂規式也。全是記者親炙習傳日久，覺得聖言不離乎此。看首末二句，記者指數神理唱嘆不盡，皆在所字皆字得之。

聖人初不曾立箇綱宗。說言必執於此。在聞言者亦隨人隨時。各
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語錄公案也。記者日久。熟會
得如此等之於書。令後人領會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
是記者留心總記語。亦是記者悟出聖人用處。皆雅言句。記者亦
無限意思。
首喝一句。末又複敘一句。中間列數一句。純是記者會通。從前語
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我字句。請斷兩者字自相照應。非字與也字相照應。
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予字同例。最重要先將此字懸起一箇
現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為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
底。故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若呆寫好古

敏求。神理失矣。
人因兩者字。遂將兩句作兩項人。然細思生而知之固有此一等
名號。若好古敏以求之。乃夫子自述其平生與學而知之等不
同。不可作大家名號看。
此是夫子自辨其向來得力。從見成地位說。不講以後工夫。
或謂下句不宜說做求知。亦不須如此說。看註首句云不待學而
知。則下句為學而知。於理亦無害。我字兩之字自相應。大段與
子貢一貫章予字之字相似。都在聖人所得學問言。原主知一
邊耳。
謂求之不當竟作求知。恐添礙語氣。是也。然所謂求之。正云我之
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知有學知困知。聖
人辭生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而居求也。爲避求知而反添
出不居知。同爲添礙。然求知之礙在語句。不居知之礙在道理
矣。聖門功夫最重知。如何不居。
[illegible]生而知之。其知幾何。故必學以廣之。[illegible]生知神明不測
豈無幾何之知耶。但是生知聖人。也廢不得好古敏求。此是孔
子實狀。却在自己口中難下。孔子說生知。是極尊崇不可思議
之人。故曰我非。今將生知自己說。總便失其理。且如其言。乃良
知。非生知也。
謂夫子自己放低一步引人。是聖人打誑語也。謂夫子實止好古
敏求。又是狡獪觀劇之論。如夫子之好古敏求。乃其所以為生
知。猶為誨不厭倦之正。雖聖仁也。
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生知。不肯
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須體會此兩重。

聖人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實不自以為生知。實不自知其好
古敏求之出於生知也。既自言其得力。亦即以此誘人。一片深
情難盡。
論正面原是聖人自明以勉人。尹氏又從勉人推轉聖人本分說
故列在圈外。
夫子實自不以為生知。若異端論學。多不知不覺說入生知去。大
約喜直捷簡易。畏義理之艱。便致如此。如朱子謂陸子靜學知
以下一切都廢是也。

子曰三人行章

三人行。人字中有我在。
人是極微。三人是極少。三人行是極暫。愈說得人字微。下師字便
透。愈說得三人少。下兩其字便緊。愈說得三人行是暫。下擇字

從字改字便透。
此師字。正要看得極活。一必字。觸處過之。
聖賢學問。仰有掇。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謹愿之士。深居
支戶。不肯見一箇不好人。不知接過不善。亦儘有鍛鍊處。講聖
賢道理。尚有掩卻一半。必不肯看一部不好書。不知辨析羣言。
亦儘有受益處。凡此只緣有箇我在。正要兩邊辨別完全耳。
此言無地無取益之處。其善者。所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
善於此者。故善字極活。非今體至善之謂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
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必無此
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二三子疑亂。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來。
子以四教章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身心所
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
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得聖人無行不與。下學
上達之妙。
四者只是孔門學規。聖人造就之妙。有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
四者於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
之不一。
【王庭文】忠其所自盡也。內以盡己。故無所私於己。外以盡物。故無
所靳於物。信其所不欺也。內不以欺心。故無二三於心。外不以
欺人。故無巧詐於人。【評】忠信二字最易混。看他分別處。各兼內
外說更好。
四教直達至處。徹上徹下。
戴會伯講義云。著書滿家。發言成霆。談於儕友者。難以質於臧獲。
號於鄉閭者。難以合於閨門。古人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
不成而四有餘。爽以觀近之俗學偽學。不更可惻痛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首二節
斯可矣三字。原不是慰藉。亦不是絕望。
【錢礪文】善人懿行也。天既善矣。尤以人而成其天焉。質既善矣。又
以行而佐其質焉。【評】分疏善人確。若但言質美。何至不得而見。
亡而為有節

亡而為有一流人。儼然自附於聖人而不疑。君子善人皆非所屑
居也。後世講學者。動以聖人自處。且以生知第一等事。故人蓋
聖人早憂之矣。
子釣而不綱章
【尚世經文】釣弋非仁術也。【評】正是仁術。和尚放生會戒殺文。却是
不仁。【文】天地之大。且以殺道行秋冬。殺固天地所倡矣。聖人不
欲求高於天地。與分過焉耳。【評】天地以殺道行秋冬。本是至理。
釣弋正聖人奉若輔相處。如云分過。不但不明聖道。并無忌憚
於天地。
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張其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
曰與天地參。揆文教。奮武衛。弧矢之利。皆仁也。放蛇蟲。飼虎豹。
不仁之甚者。釣弋固仁術也。綱與射宿。則太過而為不仁。故聖

人無是爾。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此是夫子示人以學知之法。不但辭闢妄作一流。并謝却生知一云

位。

不知而作。當下便罪大。不論後弊。

多聞二句所以然道理及聖人用功處甚精。目爲支離務外者固

非。只作博聞强識者亦淺。

識字中具有分寸。不是强記也。

參參弗失識字中有功力。

多聞二句。是聖人實歷。次字謙詞。不是泛論求知之道。

歸有光文 即物以窮理。由象以識心。而吾良知之不蔽者可以有

覺矣。評 良知所重在不學不慮。與此各一話頭。況如此言乃姚江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七　正編

之良知。非孟子之良知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此節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

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

遠字。原爲陷溺後一種人謂之。

□□文 計一日之間。晝爲夜息居處與人。精神之役逐而莫能以

自淡者。何限也。評 聖學之仁。却不離此上說。文 我誠解一念之

縛。達觀乎天地。無有如吾仁之大也。評 我欲仁。不是此境界。文

誠欲之我。此時即不敢謂術習俱捐。浮氣俱盡。而我之耳目間

見。已別有天地矣。評 此是說動處。不是說盡處。幹補得好。然他

所下語却純是禪。須辨取似是而非。文 誠欲之。我此時即不敢

謂聖賢無功。任道無程。而我之俯仰出入。已杳無身世矣。評 亦

不論工夫。韓補得更好。在禪家便是更須保任。文 仁之爲學也

來不知其所自。往不知其所歸。雖志仁之堅。非必能專其力以

守吾仁也。評 可知正有工夫在。曾嶠亦云。悟道易。得道難。似此

語句。眞令人莫辨。文 等而上之。有依焉而弗去。則欲之極而無

欲者也。無仁可至也。評 上等不復見欲至。則是却不可謂無欲。

無仁可至。此語病不小。文 遠不遠。吾亦不能解其所以然也。欲

仁者自驗之矣。評 微妙乎哉。指點意好。在慧能亦云。密在汝邊。

○通節大旨。爲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不

論工夫。不論火候到不到。查滓淨不淨。覰透此意。眞說得猛省

警動。然他所言只是禪。與聖學迥別。蓋指示反求機法相同。而

其所反求之本領則異。此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眞者也。不近不

足以惑賢智。試從吾細批抹處思之自見。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六　正編

若謂此心纔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

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

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即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爲最

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

故曰欲仁仁至。

此欲字是虛字。只訓要字耳。人每混入理欲欲字看。實做不特理

謬。並文不通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首節

昭公原有知禮之名。故司敗疑問。

孔子退節

揖巫馬期以下神情。俱從上退字接出。孔子不多一言。亦不許司

敢多一言。默然而退。何敢一肚皮不合時宜。無處發泄。逢人便
如孔子。急欲發泄出來。不必定是巫馬期也。實有此一段迫不
能待神情。
黨只在言論上說。指議論扶同徇私而言。
吳孟子三字中。有昭公之謂。有國人之謂。孟子二字。昭公以愚人
者國人因其愚而與之。上加一吳字。昭公固不得而罪之。而問
者絕倒矣。此一時情事。想當然。
昭公只以孟子二字諱人耳。如經傳中孟子、孺子之類。未有書國
者。昭公豈反自加吳字。作此處無銀計耶。
玩君而知禮而字。司敗意僅以不知禮目昭公。爲猶輕也。
章世純文云云。艾千子國語一段。司空季子逢君之惡。附會其說
以娶懷嬴耳。大力奈何信之。據以入文。雖百世不通。自周人始

然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同胞兄弟可通婚姻也。四母之子。別
爲十二姓。是同父異母兄弟可通婚姻也。無稽之談。聖門所不
道。評古書中說數害道者甚多。不可憑以立論。使瀆倫內亂而
曰亦猶行古之道也。非其說之罪乎。艾評甚有裨於世道
子與人歌而善章
此章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鄉黨一篇正是聖人推予
亦是此意。若坐煞歌上。與鏤冰畫脂等矣
因小見大。看聖人於一細事。全體皆現。故此題不妨推演甚遠。只
患不肖聖人模樣耳。
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己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會
得此意。即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不會時。儘他鋪張攀擠轉寫
得記者沒意思。聖人小家數也。

而善而字。自活相。不曾有所專指。
因其善。故使再歌。欲得其詳耳。非謂反之而歌乃善也
附此章文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善流行於其間。無所往而不與人遇也。顧遇
恒人則善日見少。而遇聖人則善日見多。何則。聖人之心精。斯
其入之也深。故一善而衆善出焉。聖人之心虛。斯其感之也全。
故小善而大善備焉。聖人之心誠。斯其出之也敬慎而周密。故
一事之善而德性尊焉。聖人之心和。斯其接之也易直而安詳。
故一時之善而氣象備焉。聖人之心公。斯其及之也廣大而不
遺。故天下之善而一人受焉。一人之善而天下受焉。於何見之。
於子與人歌見之。名卿贈答而賦雅頌之章。猶存拜賡規諫之
義。閭里謳吟而來倡和之什。不失采風問俗之心。此有取乎歌

也。子與人歌。子亦猶是也。或言短而意彌長。述者之所感。爲作
者之所未傳。或情深而聲彌淡。聽者之所悟。爲歌者之所未覺。
此有取乎歌之善也。子與人歌而善。子亦猶是也。而子之心。則
已與善相深矣。忽而聞焉。欲其善之與我洽也。聲輟而意隨逸
焉。則彼之曲折未盡出也。夫所謂曲折者。人能之。人未即解之。
子解之。子又未即能之。如是而人之善隱。子之善亦隱矣。必使
反之。則人所能者亦解焉。子所解者亦能焉。而曲折乃盡出也。
而子之心。則已與善相發矣。漸而即焉。喜其善之與我親也。理
得而善斯秘焉。則我之畛域未盡化也。夫所謂畛域者。人有之。
子未嘗無之。子有之。人安得有之。如是而人之善微。子之善亦
微矣。而後和之。則人所有者固有焉。人所無者亦有焉。而畛域
乃盡化也。然則一歌也。而聖心之精且深也。如此其虛而感之

大也如此其誠敬周密也如此其和易而安詳也如此其公而無可私廣大而不遺也如此此可爲天下取善之法矣善之來也無端其往也亦無端寂然而生我無以留之則竟謝焉矣我不欲謝之則亦竟留焉矣其中至賾其外至庸無心者不能取而有心者取之聖人所以有窮理格物之學也此可爲天下與善之則矣善之大也無量其細也亦無量紛然而至以一人盡之而已盡於一人矣不以一人盡之而并盡乎天下矣其用萬殊其體一本有心者不能與而無心者與之聖人所以有存神過化之功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歸有光文】言以明道而發之成章者謂之文【評】文即言也得此疏解尤明【文】能文之士方馳騁於浮華支詞漫衍而世皆求工其所已至云云【評】韓柳歐蘇諸公皆不出此言其餘尚未能及此耳

韓歐亦止是爲文章帶得幾分道理耳況其他詞章之陋者乎

文字照註作言爲的

躬行君子四字囫圇不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非美其人而予之名也

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謂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當作躬行君子之道講四字囫圇出

【金聲文】今天下所不足豈文哉非不澤一世之耳目使反而問焉而不必有益於君之身亦自關古今之問學然舉而措之而或不能無疑於其所行【評】文人名士下梢全無把鼻如是如是【文】

天生聖賢之意期有以獨貴而立於世之所不足使敢敢焉爲衆人之所公爲則亦衆人焉已矣【評】如此說却是虛憍之氣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意極平實況躬行亦衆所公者但不肯耳

雖不尚文而躬行未盡亦不得爲君子

文行相須原無偏廢之理夫子正只患奪志耳

此節語味有重有輕有疑有信有曲有直却只是一氣轉注

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譏其玩物喪志也爲如此若子以四教卻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走作遂至以學文爲禁而所取率皆鄙瑣不應不脛之物即有一二拘謹之士下梢亦無展拓只爲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橛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後儒易惑於異學也只爲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聖人說文行緩急他便道文字支離知行合一亦似重行之義不知他輕文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輕文本意他重行只要行他所見非聖人所重之行也看聖人躬行下急著箇君子便有箇篤信好學聖賢準則在他卻說效先覺之所爲亦是專求諸外直敢道求之吾心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以爲是然則其所重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離君子而說躬行行字便沒著落以此知聖人之言字字切實不可易也

後來異端立說亦似輕文重行然所行實非君子之道朱子謂他只要踐履他的說耳

子曰若聖與仁章

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然觀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實。此是公西華意中語。若謂夫子自已維度辭其名而居其實。則是聖人假謙虛打誑語矣。

抑字轉。是夫子自有安身立命處。不是徒謙讓未遑。讓第一等事與别人做也。之字卽指聖仁而言。爲字纔有實際。不厭須從爲之看出。蓋惟爲乃易生厭也。

爲之謂爲聖仁。脫却聖仁字講爲字者。非也。

或謂爲誨不宜根定聖仁。不知阿誰不通學究敢如此亂道。註中明白說爲之謂爲聖仁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汝曹偏不會見何也。總是正學不明。皆務爲圓通而惡切實。故其弊至此。

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爲誨則大家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不厭倦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所以說不能學。

不能學。只指不厭倦爲是。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子曰丘之禱久矣。卽此見禱之有理。卽此見禱之無益。卽此見聖人之敬天持身。旦明不失。其辭氣之間。如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潤枯渠。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子曰奢則不孫章

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卽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愼也。今有家累巨萬而慢薄行乎骨肉。苛刻及乎里閭。作法於鄙。無所不至矣。那得援此三字以自文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與本領。卽所謂本天者也。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

分別出曠達一流。方見君子真相。

坦字不應與蕩蕩分對。

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有以平寬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會也。

陳子龍文 君子之得志也。布公於時。推誠於衆。而小人之得志也矯情欺世。常懷他日之慮。**評** 小人之長戚戚。亦不專防人禍。此章言君子小人心體之不同。雖處窮達險夷。獨居與衆。寂靜感動時。無不然者。非獨指用人御世也。**文** 以率直之性。而當陰相

伺察之人。則君子必敗。小人必勝。**評** 君子神明通達。變化不居而其歡自平職。今曰君子必敗不敵小人。則是以坦蕩蕩爲大呆子也。豈其然乎。

子溫而厲章

下半句只完上一字。不是兩件德美。

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圓相。而字是併合語。非轉換語。

只做溫威恭之妙極是。若做六件支對。誤矣。

是記者形容。聖人未嘗自知其然。此意亦人所共知。但於自然中看出聖人自有工夫主宰處。有積厚自流處。乃爲有學問之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終

論語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語至德也已矣章

論語兩至德正當參看。

論文王至德便要周全太王不曾翦商。此亦註語。亦老大不以爲然。此正後儒滿肚皮後世私心。不可與論聖人也。三代以前。原無謀取天下之事。無論聖人。如太王武王。即當時州衆諸侯。曾有謀取天下不成而事敗伏誅者乎。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翦商二字。是就周家功德人材與太王作爲規模而言。三代聖人。皆以天命人心爲重。有天下爲輕。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爲。太王武王同也。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所同。而泰伯不爲

此泰伯之所以爲至德也。故太王翦商。武王伐紂。與後世取天下心腸天懸地隔。豎儒先看得翦商伐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不可以接三代。寧可千年架漏。正爲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復興者六十年。不可語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殷之衰也。始於雍己。而興於太戊。至仲丁外壬復衰。而再興於祖乙。至南庚復衰。而三興於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於武丁。至祖庚祖甲。一衰不可復矣。此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興勃焉。天命人心之際。聖如太王。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南歸之者多。則爲興。德失而歸之者少。則爲衰。文王三分有二。原是紂之天下。未嘗割據而有也。然則太[illegible]而人歸其爲翦商何

疑若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須見得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乃善。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實始於元儒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今日哉。

金谿文 此固有出聖人之獨見。而未一一明言者。千載後誠不必臆爲說。而反以舛 [評] 詩經左傳。不是千載後臆說穿鑿者自成舛耳。 [文] 太王遷岐九十年。而文王始生。季當是時。固未始有神聖之胤也。 [評] 此金仁山說。要之未有文。看太王王季氣局。也定翦商矣。 [文] 承父志於幾先。不憚飄然長往。則季之賢既無以加

於伯。而傳幼全屬私愛。古公肇基王迹。必不懷此敗法亂紀之心也。 [評] 此之謂以庸腹度聖人。太王翦商。不是謀叛。傳幼亦非私愛。伯與季亦不在賢否。只志業不同耳。 [文] 夫子知其微。而却侯封。乃曰天下。勾吳一往。乃曰三讓。 [評] 可知天下二字如何。 [文] 在聖人必有以稱之。而吾與今之人皆民也。當時既不知。夫子復不言。又安以庸夫之腹度聖人。以千百載下橫臆千百載前。嘵嘵焉爲之說也哉。 [評] 正謂有不民者。其說可信。正希自信不及。一槩作民視耳。 [文] 況稱其子而覔其父。漫爲太王翦商之說乎。 [評] 翦商。是周人頌其祖之詞。決非覔也。○君臣之義。原爲天下而有。太王爲天下而翦商。武王爲天下而伐紂。泰伯爲天下而讓位。王季爲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故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有天
下可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光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篤周之
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爲讓德之光則翦商亦泰伯所
遺也泰伯自不欲爲且見王季之足以有爲故三讓以自全耳
朱子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
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又謂論其志
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論其事則泰伯
王季文武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謂二者
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悉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
無疑金仁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胸妄疑古聖人之大
義與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翦商子孫以此
頌其祖而不爲嫌豈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

脩飾訂正之而待今日爲之斡旋洗刷乎蓋事出天理本無可
諱避也若莽操之纂奪必以功德禪讓自文今欲爲太王去翦
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也乃反譏集註未改正文中所
云以庸夫之腹度聖人而與今之人皆民者也豈足與讀集註
哉

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上事太王原非陰謀只
是辭不得泰伯原非謂商不可翦只是自不欲承當兩者本自
合轍說壞一邊固非周旋兩邊亦非也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俗儒言則凡聖人
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至德不則孟子之言誇矣王
魯齋金仁山皆不識此理

泰伯於古今之通讓天地之常經實見得並行而不相悖但道邊

事自有人承當自己斟酌却須如是乃安而行之又極諱去讓
所以爲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
耶

父子君臣其義一也惟泰伯不能兩全所以爲難

一去而君臣父子二義皆安方見至德老生偏主讓商讓周者皆
誤見得一邊耳

三讓則讓之誠以天下則讓之大而又隱晦其迹非有爲名之累
所以爲至逃父文身本非正理必須行權乃爲得中故曰處君
臣父子之變此變字言禮之變非變故之變也

泰伯之於君臣父子皆是變而不失其常至德要從此看出

聖人之德之至皆是從變處看出蓋人之處變每易有不盡分處
而能變而不失其權此聖人之所以爲至德也太王之翦商固

古今之通義而泰伯之不從又天地之常經所謂即夷齊叩馬
之心而難處有甚焉者時文只寫得泰伯曲意彌縫僅存註中
泯其迹三字不見此義則其與許務臧札相去幾何鄙儒眼如
針孔固未足與論此也

無得而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
行甚高所謂知我其天也其迹又泯所謂蕩蕩無名也民雖欲
舉一端以頌之不可得耳

泰伯在武丁時即早知天命去留此其所以無得而稱而德極其
至也

民並不得而稱其讓蓋讓亦是夫子推論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君子篤於禮云云　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

節之則有是弊耳。非言由禮而生恭愼勇直也。且恭字亦猶近
之下三句又如何例說得去
【陳際泰文】禮之制於世也。先王恐其繁難之故。乃於識禮之中節
計人之所易行而受之以儉。【評】禮自有繁者。繁亦不勞。勞非繁
難之謂。恭而有禮。亦非節之謂。大禮必節。言禮之大者多簡耳
非禮主於節也【文】禮之行於世也。先王恐有愁苦之端。乃於行
禮之外。除人之所樂說而私之以和。【評】禮如何有愁苦之。外
除私數字尤謬。先王並無此道。禮之用和爲貴。亦言禮中自然
之道。非禮外另有和之作用也。此二比流入晉人之旨。與禮意
正相悖。恭而無禮。多卑諂意態。非繁難嚴苦之謂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

對定執政大夫講。非取門面凋綽也。首言君子所貴。下言則有司
存。正爲孟敬子箴規。移向他人不得。
三者脩身之要。爲爲政之本。動正出。正有工夫。斯遠斯近乃得其
所止耳。未動正出之前。有居敬涵養。臨動正出之際。有愼獨省
察。此脩身之本於誠正也。曾子平生本領如此。
斯字合下便須如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熟。乃能得此
須從斯字矣字極輕快口氣中。討出極邃密原頭
斯字從君子體貼出來。工夫在動正出前。
【陳際泰文】一容貌物來求我之所動矣。斯必遠暴慢而後可焉云
云。【評】都說向外去。非曾氏旨也。斯字如此說。似只致飾不至於
暴慢不信鄙倍而已矣。【取何人】斯字必宜如此。存此以正俗解
之謬。以生安之質之不易幾者。責諸俗吏。聖賢而不近人情。乃

爾乎。【評】戚說非也。朱子曰。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
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貴。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
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所以貴乎道者
此也。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皆操存省察無造次
顛沛之違。所致非生安之質之所謂自然也。曾子舉箇現成樣
子。謂君子必須如此。所貴二字。卽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
平時以此涵養。臨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幾者責俗
吏也。只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句重看。卽得其旨矣。
斯矣二字。正見可貴。須知有半部大學格致誠正脩平日用力工
夫在。
辭氣之氣。卽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於氣。此氣字則養氣
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況此兩字並聯。亦不得橫生出側重

氣字之說。
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辭氣之道。則鄙倍自遠。雖易近鄙
處倍處。都不鄙不倍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純乎無我。聖人也。尙有人我一間。在顏子也。
以能問於不能二句。就學問上說。有若無二句。就器量上說。
能多中階級無窮。
顏子之不校。渾然無非天理。吾人情恕理遣。總是私心。唐人唾面
自乾。一發世情役術矣。
從空中畫出一箇顏子。須卽顏子意中。原不曾有此數句也。硬擬
議入陋巷中行狀。便是覿面千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兩可以在平時看。

君百里易寄百里之命則上下左右事事有所嫌疑周名尚有不
　相信處可見難。

當留則留當去則去去亦是不可奪。
末二句承上三句一總說兼才節爲是經才重節曾子並無此意
與字也字只反復稱歎以決之耳
自萬曆以而宰輔以相傾軋爲一局萬曆末年以後以調停私傳
衣鉢護持爲一局至啓禎間則兼此二惡爲一局總以奪人爲
巧而已亦易奪然其所奪者不過祿位耳何大節之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所以爲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不仁不能爲弘毅也兩邊
看得融洽工夫本體事爲方無一不透。

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
秀才先不識仁字枉讀四書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也弘毅仁
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穿八洞何處不見此理

首節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在吾分內仁也宇宙不是兩
件事故弘毅二字一滾說拆開不得第二句而字是側串非平
對也。
毅不在長久看在長久中皆處細處看乃精嚴
看本節似上句虛下句實看下文則下句之虛更虛於上句

仁以爲己任節

仁字略退重讀落以爲己任下句神理自見若作以仁爲己任或
以己任仁便失語氣蓋此四句中明重遠不解說弘毅也

子曰興於詩章

是興於詩不是詩可興此中原有功力在但章意只就現成說興
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似而實不同彼於字是著力字粘上
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蓋彼在工夫言此在功
效言但將興立成三字逗斷思之便見
今人亦知要從興立成說起而不得其意只辦字眼先後見耳說
來仍與詩禮樂說起者無異若爲求興立成而後去尋詩禮樂
則意理淺滯不見三於字之妙矣須一向在詩禮樂做工夫已
而悟得興立成在此三於字之味乃出
古者教人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爲事直至老死不輟故能使人
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歸
此是甚氣象甚功用其爲興立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其所以
妙也

此章道箇經學便可笑夫子時何曾有六經之稱哉
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失其教無其事
而但從書本記誦也看程子古成材易今成材難一段可見三
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終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
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不存乎故此章說經學經教便錯
詩禮樂只是人心興立成本體原不是聖人強人心所無而爲之
說
有問胡雲峯云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眞氏之說眞
以人材爲難矣詩禮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
說見處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
三代不可復以下設箇無聊方便法門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

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興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槩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為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為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緣程子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雲峰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章為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為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於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為天矣。時文多用胡氏說作實意，雖轉合正義，然其意即流露輕淺詩禮樂之見，不可不察也。

黃淳耀云　為學之煩且勞莫甚於古也，而有中人之性者皆可底於成。為學之簡且逸莫甚於今也，而有傑出之才者不免即於廢。則以性情耳目之閒，古人之為養者密，而今人之為養者疎也。評　三代以上，人材易成，成來亦遠勝後世，其故盡此。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民者，對士大夫以上而言。但將民字位分講清，則可不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卻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為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用之矣。科目秀才，誰其知之者乎。而況民乎。

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棄一邊不得。

由與知有兩事，兩之字原只一理；可使不可使有兩層，原只一條心。

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件，便是有所隱諱也。

可使不可使，說作兩句便非，其實只是一句耳。

由者必要知此，知不知則存乎其人。

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

不可使，不是不許知，知固聖王所喜也。

不可使，原是要他知，及其知，原是上所使，如此看乃圓徹。

可字只訓能字便的，稍成深解，鵠突，直以聖言為老莊申商狙詐之祖矣。

可字訓能字，此是民自天生如此，非聖人有意於其閒，纔有意便是先。纔使知便害事，強不知以為知，究竟無知者，正是不能使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鈌其一，不足以速亂。

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為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知之人為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為蘇氏父子，降至羅貫中演義而極。近代亂原皆出於此，學者不可以不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意中才字極輕。言下周公之才極重。

陳際泰文云云 評 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關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蓋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況乎才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為也。周公二字。從才美二字側然引帶。而不關周公名位事業也。況可因周公而泛及大臣論乎。

驕吝生於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韓子所云傲雖凶德。必有恃而後行。謝上蔡所謂去尚矜字不得者也。然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醜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細玩如有使字虛神。則抑揚之間得矣。

金聲文 驕吝非由才。乃其所以無才。故雖如周公不足觀也。聖人豈以一二行。掩天下之真才哉。評 通篇主意護才。却看得驕吝不當大事。文 驕吝者無周公之全才。而竊周公之餘才以自美者也。全才不驕不吝。餘才自驕自吝。餘才曷足觀也哉。評 害道在似是而非。聖人本義極言驕吝之不可耳。未嘗主才說。正為天下人重視才而輕驕吝。故儘其極至於周公。尚不足觀。則才之輕於驕吝可知矣。正希意中。只見得才之用大。而驕吝之害小。却正與聖義相背。即謂不驕吝乃成其才美。此亦是題後申明之說。非本節語也。如云全才自不驕吝。則周公之美豈餘才哉。聖人此言亦欠商量矣。要之禪學以作用為性。如婆羅提所言八出現者徧該法界。故舉其體為無善無惡。則其用但有知覺運動。陸子靜得之專重精神魄力。故其教極護短才字。凡為其學者。說內則至於至無。說外則但有極粗之作用耳。惟其於體中打去善字。則用處善從何生。不得已為世法周旋。善字終成假合。故重才而輕驕吝。正為驕吝之不可。亦是事理兩障上知解也。王伯安謂蘇張是聖人之資。究見良知妙用。李卓吾稱背擬馮道為聖賢活佛。皆是此旨。

子曰三年學章

不至非必不得穀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其人也。此世界中難得耳。

科舉種子不好。朱子已歎之矣。或云。古人學慮志穀。今人以學求穀。予謂直是無學耳。時文非學也。今且連時文都弄做不應施

東西那得有學耶。

子曰篤信好學章

陳際泰文 學者苟不明於治亂之故。則亦無用學矣。評 倒了。苟不學則無所當於治亂耳。文 世道日更。情變益急。人之處此者若難。評 聖人不曾為此立說。治亂雖異。道不易也。文 聖賢俯揚之期。俟時而動。吾嘗觀其遲遲於前。而汲汲於後者。彼固知天命之有在。而時勢不可失也。評 漢唐語耳。非聖賢之有道則見也。意中止有漢唐以下佐命人物。極為刻發。襯托總不出此境界。無他。只在首節之理少理會耳。此章全以首節為主。

首節

二句平分四件。錯綜互看。更相為用。

危邦不入節

遂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節
極重難本領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
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

子曰不在其位章

正爲在位之謀難盡何可出位他謀。

說到謀得縱好亦不是謀而無害亦不是方是聖門喻義之學。
不在不謀合下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啟禎間以山人而橫議
猖塲處士而遊捋朝政門戶互相掎摭而敗亡隨之出位之謀
其禍烈如此

【講義】大小要詳。所以敘進其局者國家本自有格【評】後世病
却坐此所以吏治日下。格非位之理也。

子曰學如不及章

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耳。唯其精勤且
生恐懼唯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
也先輩以上句爲功下句爲心亦是照註合說故截講而意自
一串。近日講章妄分不得已得。眞癡人惡夢矣。

兩句總言學當如是爾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猛下
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
節功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
卽有不失之功在講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孫月
峰變而盡歸之心尤爲混帳人以爲能脫去講章習說不知爲
曆間以來混合一爲渾融此正彼時講章習說未嘗脫去也必
於學字實有所得看理極眞乃能脫去。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古來帝王皆不以天下動心非獨舜禹也以匹夫而有天下自舜
禹始卻無幾微粘帶此所以爲舜禹耳。

不與本事歷代聖人之所同適丕得天下却是舜禹之所獨故特
舉二聖只之字而字也字便見不然竟似堯湯文武便不能不
與矣

有天下不與是聖人所同而獨舉舜禹言者正以其未嘗有天下
而忽有天下凡人所難於不動心也

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醉後或更加矜
持者是亦爲酒所動也當知此義

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透
不與眞源則憂勤胼胝無非不與之意。

【講義】古之人於天下卻其原無足樂也其失之也若釋重負

則其得之也若受重負天下之憂勤與於己天下之歡娛卽不
與於己矣【評】此意的的見聖古天子實如是後世以天子爲極
樂之境那得不貪戀爭較哉。

古之天子爲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務之流畏憂苦而辭
天下是卽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
此其所以巍巍也。

【餘論】遇之窮也且又有無天下而與焉者矣【評】與字錯所謂與
者以有天下爲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者也今要說
得高幷將事功都入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爲天下憂勤所以
不與此舜禹孔子之所同也若以孔子之爲天下萬世爲與則
舜禹之不與荒矣。

若固有之意正要對若將終身意合看舜禹讓天下正要對巢許

一流人合看。視天下如敝屣。正要對無怠無荒一日二日萬幾
意合看。不然便講這道理不出。
許由巢父。正看得天下重。其道非也。四岳等看得天下難。其德不
及也。
不與不是絕無干涉。
不與。不是輕視天下也。漢武聞不死之術曰。嗟乎。吾視棄妻子如
敝屣耳。此亦算有天下不與否。圖無論戰爭吞併純是私意。看
巢務蒲四海畸人胸中正多一層沾滯耳。
今人纔說排遣。便是不能排遣。纔說超脫。便是不能超脫。
只見得妙明圓淨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尚之不與
與聖人毫無干涉。和尚反面。正與庸妄貪癡沉溺者爭較聖凡
不知此正與庸妄同胎共命處。聖人反面。却正與英雄豪士及

和尚等見識爭較是非耳。蓋聖人之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
皆破其與。此而言不與。皆心也。止是心不與。卻是無忌憚。其不
與正看得天下極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勳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
耳。仍要牽合無名。則天不分德業。一派混話。皆講章不通之說
上節是德不可名。下節乃指可見者。斷宜判別。
首節
大哉句統兩節。德字兼德業。
德有存主者。有措布者。
德字兼內外說。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粗者說被盛細者只
說心原。扶一邊倒一邊矣。

無能名。不是相忘不言。
只重無名。不重民字。末句只為無能名帶出民字來。意不在民也。
全在民身上做。智愚巧樸者。亦癡人說夢矣。
則天無名。不是黃老家玄化無名之道。
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能名也。
此節是德不可名。下節是可見者。此耳明明判分兩項。若此節不
握住德字。而兼及政教治道。則下節如何說去。但德字合存主
措布意。止說做玄同默運。清淨無為去。則不可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節
成功文章。自是兩義。將文章併附成功看。便不的。
德不可名。可見者此耳。是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也。仍歸一無名
是老生常談。

上無能名。指其德之高大深遠。此節指其功業文章之可見。如何
此節又仍是民無能名。可見者自有功業文章。無能名者自言
其德。原是一順說話。亦何必作反語掉轉。大聚妄論皆起於看
註不精細。於是創為混帳不分明之說。以為渾融。真不通之甚
者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首節
舜惟以其至德。故能有五臣。亦惟遇至德之堯。故能有五臣。看下
文唐虞之際一句。便見此意。
孔子曰才難節
才難忽然一歎。不知影落何處。若著虞周。若不著虞周。千古傷情
盡在裏許。

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弱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卻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問如此則金正希文已深得聖意而于子以為不甚此附何也曰聖人心胸大所歎在古今運會衰隆世道升降純是天理上事正希所見却止得後世英雄豪傑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意氣之私看得聖人一生栖栖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為感慨却是絕不相比附處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節

先列舜武兩朝後斷周才之盛幾於唐虞盡矣忽稱周之至德若不相蒙若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王非聖人者不知有三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弔民伐罪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

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於唐虞也

金聲文云云　文評　本文語意原是贊周德非謂殷之棄才而周受之也贊周德則可以括殷之棄才而周之不私其才若就殷則漏德矣評有二服事毫不關才說故外註有別斷為一章之語意原從武王事功轉出文武心事則用才成治功自在其中矣殷亦棄才周亦受才却只是以服事殷如此說何嘗漏德字但將上文亂臣看做亂殷則武王之德可識其十人之才亦只成亂世之才矣此不特漏德並漏才也

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至未有天下時以見周才皆受命於德此所以足繼唐虞非謂武專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九人多用於文王時武王十三年亦以服事殷只是大業以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王為至耳

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為之聖人之德也文王可為而不為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之至德後乃迫於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未嘗除武王也

順天應人武王原未嘗有損於聖人之德但服事時更為至耳

或曰三分以下自為一章而集註仍依孟一并合說正足以見文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為至德兩義並行不悖

陳子龍文　周之才如此豈復能行堯舜之事乎評然則唐虞不及周才耶其時義當革耳豈為才多不可安入下哉文嘗讀書至夏商之際湯有慚德而仲虺作誥以釋之於是乃知革命之事其君不能無愧於心而其臣不然也評虺與湯皆為天理至難

欲明其義正恐後世如公等誤看故慚之釋之非後世謀篡之私惡也文已而讀泰誓之章見其上稱文考之顯德下稱羣臣之同心於是又知周之臣久欲代商而文王弗許也評管仲狐偃霸詐之才尚知勸其君以尊王況周之十亂皆文王所簡練陶鑄而武王周公繼用之以道德相輔豈可以後世功名之士佐逆造亂之所為揣測三代賢臣耶此朱子所以極辨史學之害以其中在心術也

附孔子曰才難三句文

聖人忽有感於用才之世而深慨古語之有當焉夫才之所以難在古人亦不自知其言之有當於何代也夫子有感於所以難之故則見其足以深長思焉爾今夫言有理至而事不至者存其理而數世之事皆得而證焉此先見理而後見事者也有事

至而理乃至者。思其事而數世之理皆得而實焉。此先見事而
後見理者也。然則得古人之事。思古人之言。此聖人辨先之意
也。得古人之言。信古人之事。此聖人意後之辭也。於是乎記者
既列舜武兩朝之才。而遂述夫子之歎曰。吾嘗上下古今而知
古今之天下。不恃一才爲之也。而未始不以才爲之也。無一日
不生才之天地。無一代不用才之帝王。使生者足以濟其用。用
者足以盡其生。則自隆古以迄今茲。將有治而無亂。才之爲才。
爲有不足哉。而吾謂誠如是也。則才殷而不足貴。可畏而不足
惜。自隆古以迄今茲。亦將有亂而無治。何則。天地之生才也。非
治極而將亂也不生。非亂之至也不生。非亂極而將治也不生。
帝王之用才也。非治極而將亂也不用。非亂之至也不用。非亂
極而將治也不用。蓋天地能生之而不能用之也。帝王能用之

而又不能生之也。故當其治極而將亂也。天地生之而無帝王
用之。當其亂之至也。帝王不欲用之。而天地故生之。當其亂極
而將治也。帝王欲多用之。而天地且慭惜而不盡生之。若是乎
相需殷而相遇疏。則何也。非天地愛才而有生有不生也。非帝
王棄才而有用有不用也。有用有不用者。氣運之所以開。有生
有不生者。氣運之所以定。天地不得已而生。帝王不得已而用。
知其不得已而用也。則生之者益少。知其不得已而生也。則用
之者益慎。吾今而知才之爲才。其不數數見也。雖天地無如何。
雖帝王且無如何也。然猶以爲未嘗生。生則不可量也。以爲未
嘗用。用則不勝計也。而又有興焉者。亦既生之亦既用之矣。當
其時都俞颺拜。何如其隆也。奔奏先後。何如其衆也。由今思之
而以爲興焉者。且不獨由今思之而以爲興焉也。在昔先民有

言曰。才難。斯言也。其有感於治極而將亂者耶。其亂之至而致
思者耶。其亂極而治而以爲不易得者耶。是殆未見夫天地帝
王既生且用。而猶有未易者也。然且其言之咨嗟愛惜傾慕而
遠望焉如此。使其較量於都俞颺拜之時。考論於奔奏先後之
內。吾不知其咨嗟愛惜傾慕而遠望者又當何如也。卽以彼所
言。思我所見。信乎否乎。不其然乎。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耳。無間只
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之密。動容周旋中
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

無間只事事中節合宜。非有奇異也。

禹只是一箇完密之禹耳。

禹只是箇禹。不待爲有間處修飾補漏。其無間亦不在此零星件
絮也。聖人極意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盡處都見全身耳。人能
刻薄說間字。不能微妙說無字。

無暇論及間。正是不足處多。

人主渾純闕失。其大者尚推勘不得。何暇及間。求至於間。則全體
已無可議。只在細微盡頭處。或猶有毫髮之憾乎。而其無間如
是。乃見其至。

只在細近處說間字。益見神禹之難。

間字是吹毛求疵意。

間是後人吹求從吾字生來。不從禹字生來。

間字在尚論者看。方是求間然於禹。

間是搜求罅隙之詞。故曰吾無間然。不是禹無間然也。吾字不是

閒字。

無閒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進得閒矣之閒同。正在事端上說。不指心也。心之有閒無閒、如何見得。惟其事端之顯易細微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可知。歸本心源、是推進一層語、只好在末句中說、非首句開端意也。

閒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爲之末、四面八方、比較將來、有絲毫不爾苟縫處、雖無愧於聖人全體、然已得閒矣。如此看、方是求聖人之閒然。

無閒然、正說聖人盡頭處、不說聖人根本處。時文求深、反看得聖人低矣。

三段是隨舉事件、無不可以見其全體之精密、無一不專在此三段也。

禹之無閒、其神理在三箇而字中。

[illegible]吾聞至禹而人主之富始可自樂。[illegible]禹雖傳子。然封建公天下、仍唐虞之舊。何云始可自樂。若可樂、則堯舜樂之久矣。此等議論、只滿腹貨利娛樂董耳。

首末二句文法雖一、意卻不同。首句是從全體大段說、末句從三段推勘極致而深歎之、非複衍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二

論語子罕第九

子罕言章

不是子所罕言。只是子罕言。

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箇教旨在。罕言只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旨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傅會害道不小矣。

三件各自分說。一一者系聯比例。則弊病百出。兩與字乃記者指數之詞。非夫子規條教義也。

[illegible]遺事功而論心性。此儒者之流也。其弊也使人多僞。[illegible]卧子切齒程朱之說。甘自外於儒者矣。不知禪門良知家其僞

乃甚耳。[illegible]爲人不失大節。立法可濟生民。雖有未純之論。何損耳。[illegible]如此則論語中與弟子辨仁者皆非耶。[illegible]聖人既沒。其流益深。言利極於戰國之縱橫。言命極於魏晉之玄言。言仁極於宋氏之講學。嗚呼。使聖人復起。將何以廓淸耶。[illegible]三罕言各有義。對中甚明。若以其皆有害而無取。則仁豈有弊害耶。且將宋氏理學與縱橫玄言一例看。奈何入室操戈至此。其病只陰服老釋功利之談。顯畔程朱精微之教。直以秀才出身不得已從事文字云云耳。要其薄儒者不足爲也深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章

[illegible]自記此題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箇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詞之辭與蕩蕩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耳。蒙存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成名爲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圈內正意。此一病也。旣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圈內承之以謙意相去遠甚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爲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

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作者毋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大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爲博。僅能爲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illegible]者書眞確。但愚見第一病可不泥。看第二節註云。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則惜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礙其爲譽也。但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耳。

子闕之節

要摸聖意立說。須先體會聖人氣象詞氣。謂門弟子數語。若云以此微諷黨人。無此深隱之孔子。若謂左其詞。無此滑稽之孔子。若謂黨人之說將爲學者流弊。警此含糊弄機鋒之孔子。況黨人又不覩。而果有害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留此不尷尬話頭。貽誤後學哉。故終當以闕人譽己承之以謙之爲的當不易也。

此非夫子解嘲語也。黨人以惜夫子。夫子以謂門弟子。其說相承而意見各自不同。蓋黨人以此議聖人則不當耳。若其論則未嘗不深中學者之病。故夫子亦不必言所以博學無成名之故。而待言人之不可以無所執。此正見聖人好問察言。蘊著觸著便是道理處。其於黨人固無與也。如此看聖人意思越妍。然與

闕人譽己承之以謙意尚隔一層。

子曰麻冕禮也章

首節

此節須作四段看。麻冕禮也一斷。見古法當然。今也純一斷。見變法可嘅。儉一斷。見雖變古而尚有此義之善。吾從衆句。乃見聖人取舍輕重可否之意。以起下節。

儉是夫子解之許之之詞。

吾字便見主持自任之重。衆字便見習俗流弊之非。衆竟可從乎。於不可從之中。此猶可耳。正是持正處。不可作圓通語。

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於禮渾然天理。惟求一是而已。固無是古非今之成見。亦無因時隨俗之曲說也。今人講首節。意注重下節。若聖人不得已於流俗中强擇其輕可者。爲引誘與起之欲。以禮柴柵人。如此則禮之可否。皆憑聖人私斷。此莊周之折辟之議。與叔孫雜就希世之作。同出於詭玩不恭。而不知禮之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

聖人用處。仍是理之自然。

金聲文 日用之儀。衆有共趨。苟非大無禮之事。而猶有說焉以處之。則夫挾先王之禮度。鑿鑿尺寸以相繩者。其亦可以不必矣。

辯 猶有說。說字便非換儀字而得。且語間有厭薄禮法之大意。

禮者天也。故克己復禮爲仁。中庸以等殺屬知天。非聖人所得而造作取舍也。但禮時爲大。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革損益。惟時必取之義。故因革損益。仍歸一定之理。乃所謂權也。權者一定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人能定之。聖人本天也。釋老之學本心。觀天下無一定之理。惟我心所造。故

看得禮亦是聖人憑心撰出。可以意爲輕重耳。麻冕何以爲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至今時爲純。聖人又看得有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近情不戾俗。與聖人予奪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本夫之道也。評家又有謂儉之一字。聖人從變化中勉强看出他一段好處。此種議論極俚極悖。一入後進胸中。如蟲蝕人腹。雖黎蘆不能吐。大黃不能瀉矣。言可不慎哉。

子絕四章

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渲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權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

【陳子龍】苟有所存。皆有所滯。豈有善惡之殊乎。【評】祖陸九淵語
亦能害心之說。卽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宗旨。此聖學之賊也。
【文】凡萬物之相感。物自來乎。我自往乎。意動於中。而物應於外。
是引外以賊內者意也。【評】物感何共往來。所絕者私意耳。有人
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文】無者求之而益有
者也。而佛氏諄諄告人必欲使人盡去其所有。則其心有畏於
天下之物者多矣。曷如夫子坦然不廢人間之事。故眞能有者
乃眞能無也。【評】公自不知禪之說耳。禪正如公所云四者是私
累是心病。故聖人所無。暨道理執著不落色相之謂哉。楊復所
金正希皆精於禪。其文索性說禪。卧子不知禪。爲良知家及萬
曆間講章所誤耳。
【章世純文】未可知而意之謂也。【評】意是私意。非逆億也。【文】四者須

絕。故常居靜以待天下之應。有度無度也。有數無數也。無用智
之累。無建己之患。云云。【評】似是而非。似聖人之神化。然而老莊
也爲人門下弟子。全不識認先生模樣。塗抹箇牛頭馬面來。便
道是吾師眞法身。如是。豈不可哀。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章

首節

太宰之聖。先看錯。下子貢聖字。便與太宰聖字不同。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節

多能原是聖人分內事。
太宰看得多能大高。便道卽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提起說。却不
曾說低多能。時文便將多能放倒。須失却子貢語妙。
固字正對上者與口氣。

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
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衆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貫
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孔子不特多能異乎羣聖。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
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卽所謂多能。若是尋常伎藝。聖字中
跳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是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
與聖字分說也。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節

此節撇開了太宰說。撇開聖。就多能說。
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恁
地溫厚。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并
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其

絕流弊。曲折甚多。時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
理盡失。或又看煞末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亦
盡失矣。
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譽。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賤。
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辭。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
己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謬執謙退也。
有知。卽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
子遜謝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也。卽辭
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爲誨之意。
人謂生知。正從竭兩端得來。

竟從誨人說起、方知首句原從末句生來。

此節要通王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面爲言、不是自責

自斷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

從已轉到人也。

只不居有知、而自白其告人之盡誠耳。若勉人誨人、亦當如此。似

意所未及。若勉人則爲誨俱宜竭盡、不專誨一邊也。何如。

兩端中原自雖盡不是空殼兩端

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廓然。容紛碎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

機鋒相投、竟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竭、即四路把截前後際

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於理不通。即夫子自贊其淨明圓

妙、亦於文不通矣。

萬曆間講無知、竟入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夫之空空

正是本來面目。其爲道害、不辨易明。震川先生文、實講謙言無

知、而謂本原之未了、悟深微之未融化、聖人無知、乃天下眞知

卻界已墮落禪家坑塹而不知。此秀才不知禪而自以爲闢禪

之通病也。先生晚年與人書、詩五燈會元云、近來偏嗜內典、古

人年至多如此、莫怪也。可知其於儒者之學、亦止作文章用耳。

自古文人無當於道、大略如是。正不知後死者誰能一洗此弊

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章

通章總只贊夫子之道。夫子之道、夫子之教、即其道也。末節顏子之學、正以

見其道之不可幾及、非顏子自序入道功候也。然顏子入道功

候源流、已盡於此。

此章是顏子自叙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

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

候實證。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

孟子難學、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傚陸象山

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

第一節只贊歎聖人之道之高妙不測、次節言聖人之教親切可

循、末節自言其用功得力幾微難至、益見聖道之難、以見喟然

神理、意甚分明。不知後來何故差去、或前後都落恍惚空界、或

又分爲前迷而後悟、似高而實謬。

首節只歎道之高妙、次乃稱教之有序、末方自述其學之所至。時

文先將首節說做錯下工夫、則首節已墮入陰界、瞻忽立卓、竟

分聖魔之隔、一謬也。究竟欲從末由、與瞻忽無別、二謬也。如立

卓爾、別作悟境、不葬定博約實地、反寫入陰界中瞻忽去、三謬

也。

大槩向來講此章者、重在喟歎機神、而輕教學實際、要形容聖道

高妙、與顏子悟境超微、不得更詳功力。此一謬也。近來亦有知

下兩節當實講、而又疑首節之近於虛、自已融會不攏、反誣顏

子誤用工夫、強分迷悟。此又一謬也。前謬出於禪宗、後謬出於

講說。雖有異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爲害則一也。

徐爲僕 喟然固屬悟境、然悟乃在卓爾時、非仰鑽時也。仰鑽方是

從前迷境耳、何得遽謂之深悟耶。且仰鑽瞻忽、只是比體、乃追

惱從前求道無方、非爲贊道。以仰鑽瞻忽無定者爲道耶、則後

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以卓爾有定者爲道耶、則向之仰鑽瞻

忽無定者非道矣。雖註原有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數語、

然曰深知而歎之、正指喟歎悟時、非謂仰鑽時便深知之也。至

無窮無方乃爲高堅前後下四字之註脚非爲仰鑽瞻忽上四字之註脚四語原重上四字不重下四字重追悔求道無方不重贊道上其曰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象即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未始繳之曰此顏子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則第謂於喟歎悟將追悔前非而略帶贊道之意註意自宜善融若偏泥贊道非獨睽本旨且將使人視道一爲杳邈之物將文禮卑邇實功輕却等諸敲門磚而好喻者併欲從末由眞境仍等高堅前後之無據相率而入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大抵此節書義解者多入玄禪其弊皆由看深之過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博約求諸實功是已爲岐瞻遂謂仰鑽瞻忽是參提實功博約是資助權法初用參提不得轉用資功引入究竟資助用不得仍用參提欲罷不能乃頂仰鑽瞻忽非頂博約王龍谿謂

仰鑽瞻忽是猶欲爲之也欲從末由方知道本無窮盡無方體乃眞實之見非未達一間之謂是則末由仍即高堅前後之說引釋解儒皆首節贊道之說啟之嗚呼復所卓吾怪僻亂常爲程朱罪人毋怪陽明龍谿理學名儒也而其言猶不無過高偏無之弊岐瞻講學又矯故說而過焉作俑流毒功不掩罪此外之曉曉置喙者益無暇縷辨于僧家程戶朱之後必有厭故常而歆之者也故預爲摘出以明正學闢此論似是而非亦有意闢離悟而欲卑之無高論以避之此見道不的也首節只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第三節自言其功候所至節次甚分明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具在從無以首節爲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爲

象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即是俗說杜撰顏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流將高堅前後與如有所立卓爾混做箇話頭援儒入釋致此紛紛不知高堅前後只譬喻箇中庸不可能意此一節是統體說聖人之道如此第三節纔是顏子自言蘇夫子之教做工夫到此方覺所謂高堅前後者自已見得確定親切朱子謂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末由爲仍即高堅前後者固落邪禪即謂卓爾是悟境而高堅前後是迷境亦正是禪家機法顏子之學前後有親疎淺深無迷悟也至龍谿所謂眞實之見岐瞻所分參提資助彼皆看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竭才工夫一齊認錯

如或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首節即不贊聖道亦無解於禪悟之誤陽明龍谿卓吾復所一宗和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如存疑淺說講論亦遵傳註及末路爲學則又投拜姚江凡從講章訓詁出身者其見道原不的其視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於異端者亦勢所必然也

首節看煞在顏子身上謂其誤下工夫重在仰鑽瞻忽其說之離註杜撰不足論已即空贊道體本然亦爲未的要之首節贊歎原是贊歎夫子在夫子身上看來其道之高妙如此令人做來做去只是做不到却賴夫子之教人有序依他做去精進不已纔覺得所見夫子之道親切有得於己如此看來則前後血脈自貫今於首節先離却夫子單說道體其意欲留夫子作次節

轉折此空空感恍惚之說與顏子迷悟之說紛紛惑亂所由生也
問首節即贊夫子與次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道次節說夫子之教有何難分然則首節中有顏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喻耶說箇道便指夫子說箇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說夫子之道然則首節中顏子工夫自是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迷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弟子皆從事於此不是為顏子迷誤特立此法也若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第淺深正

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曾子之真積力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却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死達却一關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疏密淺深耳故不但下兩節是實得即首節亦是實得

首節

首節只言聖道之妙不是顏學之窮

仰鑽瞻忽未嘗差誤且此是喻語非實語

仰鑽總是形容高堅耳非用力之誤也瞻忽亦只形容道體

仰鑽瞻自說處原只說道

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講自已迷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顏子便到了欲從末由處顏子自進詣夫子之高堅前後不曾移動也

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乎訓原不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須知顏子至此與歎原先有末節而下此節但此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

此節是統說不與下二節分先後

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說做仍在恍惚閃落狐窟而强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黑風吹入羅刹鬼國相似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詞非悔詞也

夫子循循然節

上節原說夫子從夫子轉出夫子之教理本如是若從回轉便多一枝節此迷悟妄說所由起也

此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却是立在下節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自已學之得力處攛出

此節是卓立後見得夫子老婆心切用處不同

循循善誘直從聖人赤心體會若儱從敎法上稱譽尚隔一膜

首句人字人都泥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槩下兩句纔是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工夫聖人一向教人之事不是因顏子而立此法也

我字是顏子自承當聖教原不為一顏子

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非文弗博可見博雜邪異之非博非禮弗約可見本心空悟之非約

聖人教人只有此博約二事不止爲顏子而設卽顏子身上也一
向如此不是因顏子錯了路頭方設此補救法門也顏子以身
體之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爲我而設兩我字十分親切正是他
用功眞實處時作挑弄我字便似悟得文理只在我不煩騎驢
覓驢者此說大謬
聖人成物之智卽其成已之仁故其教不倦之仁又都是他學不
厭之智此一節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一原之妙如俗說夫子
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法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是向
上一着只當箇話頭作用一派脫禪總不會向聖人心坎中體
會出來也
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節候
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之妙此我字在博約字
下之義也

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著箇以字可見文
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今輙云文禮本我自有并云有我不必
更有文禮其語愈高而愈謬若謂文禮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曾
有加於我之外此又別一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如彼言題
應作博我文約我禮或云以我文博以我禮約卽得耳
以文以禮纔見博約有實據不是機權照用故程子謂孟子才高
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自後人論之定謂顏子高如孟
子較難學耳爲甚反如此道只爲此等處顏子却做得精密說
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將文只解會博約二字便落空去不知
文禮是聖門欛柄兩以字授受何等用力
或謂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則尚是兩項當先分後合不可作
一串說不知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若論其理未嘗離
未嘗不一若論其事雖悟後亦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
約禮便是合一若謂悟後并博約化之是於合一之上更求合
一卽異端所云無無法亦無非聖學也
或謂顏甚平實但係悟後不得不平實語此言大錯悟得聖道後
能下平實語不得平實語便是不曾多見在蓋其所謂悟後
正二氏之悟與此題毫沒交涉也
評云云評只是理粗所見皆二氏之精華非聖門之家當
或問見二氏精華過高則有之如何反粗曰二氏看得世間事
理一切皆粗此不是世間事理粗正是他粗耳故凡文字求過
高講妙悟其說到事理平實處定是粗淺看此文寫文禮二字
直是礦查雜草矣

金聲斂不高不堅不前不後之地念不可以頓至正告之必滯也
反莫若借以徑評此却是鬼窟正希未免墮落他看得文禮也
是話頭斂博何關文約何關禮彼未遇夫子之人豈無文禮與
評亂道先生今間孔顏之教尚不識文禮彼未遇者那得有此
正希癸亥年作據其自識於是年遇師付法直信所言與顏子
無異以此爲其源流公案則可若道做孔顏文字卽是大慧杲
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人之計入室操戈爲異端作賊
矣
欲罷不能節
講末節語語是顏子自言其學所到而聖人之道之教恍然象表
方是喟然一歎神理
欲罷不能逼是夫子妙用到竭才纔是顏子分上

竭才只在博約中用功。
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
境界。程子所謂直是峻絕。大段著力不得。到此地位。工夫尤難。
又在卓爾上轉出不頓住。則此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着
註中所見益親。下著而又字作轉語自見。
末由正有進境。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通章在玉上說。正意在言外。子貢意中。雖疑夫子韞匵。口中原平
說藏沽兩端。卻偏重沽一邊。謂者非也。求字固有病。然其意只
在沽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夫子枉道以求仕
也。故初讀其問語時。亦不覺其非。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
字之淺耳。

理則當沽。而意不求沽。待字正救正求字之非。
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耳。
待字正對子貢求字。然聖人語氣渾然。不必指破而求字之病自
見。
美玉有多少等。此是第一等。
聖人之玉之美較尋常美玉難識。便識得。無至德以昇之大力量
以用之。如齊景魯季桓楚子西。雖識猶不識也。
待賈正聖人之沽。玉本難沽之玉。故賈必須待。見不待不得。非故
索高價也。
待賈而賈未至。原不曾辜負。愛則遠之。非爲玉也。方見待字中聖
賢毫無歆望。
自古聖賢無不欲沽而終不得賈者。孔孟程朱其玉更美則尋

高非衰世之所能沽也。然聖人未嘗有歎於玉。只能盡待賈之
道。雖不沽猶沽耳。待不是守株做物。孔孟皇皇汲汲而未嘗枉
道苟合。是之謂待。若後儒屢聘而出。祿祿無所建白。又以官小
辭歸。退而高譚異端之道。此爲邀求。非待賈也。緣他本是碔砆
閩門彥謂燒料玉。聲價還透反賣不得耳。待字中見聖人體用
具足。
孟子往來齊梁而卒不肯枉尺。聖門嫡傳如是。
求是美玉。未有不肯沽者。求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
待賈而沽之美玉。而估媒衒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
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
沽。求不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耳。
[illegible]凡物之好醜初無定形。自以爲玉。而已爲玉矣。不自以

爲玉。而已不爲玉矣。[illegible]省此言可畏。今人自視。豈惟碔砆。直矢
橛耳。不然何輕躁若是。
友人北游見別云。夙昔儆規謂莫以珠彈鵲。今自顧不成珠。且試
一彈耳。余謂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鵲。是珠不是珠。但向彈不
彈辨取耳。既彈之後。豈復有珠哉。有志之士。不可不猛省也。

子欲居九夷章

聖人憤歎之云。勿實下荒唐註腳。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乘聲容文物言。雅頌各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
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
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爲大。如三家歌雍。他止欲僭其聲容儀
物之備美。夫子提出天子諸侯二句文義來。三家自然用雍微

不得。此非雅頌得所即樂正之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目。分爲
件講不得。時文輒以詩樂並論者非也。
正因詩與樂相聯切故說箇樂正。便說箇雅頌得所。兩件一時同
停當。不是以樂訂雅頌。亦非以雅頌得所而後樂正也。
【黃淳耀文】上古因詩而有樂後世因樂而有詩【評】此是源流通變
然工鼓匏吹與謳謡同發於自然。未必因詩而有樂【文】季札觀
樂於魯在襄之季年。距孔子自衞反魯六十餘載耳。札之聞二
雅而歎也。是二雅未嘗亂也。札之聞頌而再歎也。是頌未嘗亂
也。殆無幾何而遂有人焉一朝紊之。豈理也哉【評】六十餘載。要
亂亦易。況季札時已未必全正耶。當是王迹熄後。逐漸殘缺耳。
亦非有人焉亂之也【文】孔子反魯之先。雅頌未嘗亂也。樂亂耳。
孔子反魯之後。非能更定雅頌篇章之次第而使之得所也。樂

正而雅頌自得所耳【評】兩件各有殘缺。故釐定。併說不得【文】昔孔
子嘗自言之矣。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足
以徵其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也。蓋刪詩者漢儒之說也
【評】漢儒不足據。明儒又足據耶。詩與樂。有同用。有各用。原是兩
件。聖人脩詩并脩樂。亦是各事。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固非。謂
樂正而雅頌自得所亦非。其病總在將詩樂分界不清楚。要混
而爲一。以遷其立說之高耳。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字與各得
其所義相對。語氣分明。不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季札
觀樂證雅頌之未嘗亂。則其時舞象節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
箾各代之樂具在。六十餘載中。又有何人突起而淆亂之。而重
煩孔子釐正耶。然則不但疑無刪詩之事。將并疑無正樂之功
矣。漢儒之言固多不足信。然後人沒奈何也只得憑其言而推
考之。以其猶近於古。必有所本。若并廢此而杜撰夢揣。其淆亂
更無底止矣。然則朱子何以不信詩序曰。傳聞可因也。附會假
託不可不辨也。記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考之經傳皆無據
而難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衞敬仲雜撰而托之先儒。核其說
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本先儒即辨序。亦以
後漢儒林傳爲據。未嘗臆度懸斷也。
看從樂正說來。固不但爲詩失序也。止舉雅頌正爲與樂相關。其
用最大者言耳。其中殘闕久矣。亦兼詩樂言。聖人正詩樂。有義
有數。樂工執役肯循篇章。是有數而無義。非聖人正之之志與
功用矣。
獨稱雅頌。南軒謂舉其大。蓋南與國風易以其國正之。而雅頌較
難也。

漫云詩與樂同出於一原。正詩即所以正樂。至問正詩如何。便是
正樂則仍歸晗矇矣。皆由平日讀書論古。只向囫圇處著眼。不
會於破碎處尋取故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玩兩則字。有無處非當盡之道意。
循分盡理中。有精深之義。只在平實切近處說。已足見其正大高
平。恐其意愈切。六字。正以放低講爲得也。

子在川上曰章

明道謂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章義。純亦不已。天德也。其要只在
慎獨。伊川曰。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
無窮。伊川曰。固是。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儒以爲
見天地之心。非也。下面一段便是動。合此數條思之便見。此

章之旨

謂言川不言道是執相也謂言道不言川是觸礙也謂以川而寓道是離二也謂川道都不著是幻遁也其野戀不解川流與道爲體四字耳。

此章特作必不肯及道字。皆袁黃楊貞亮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爲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爲山章禁學字。于使淶雕章禁此理之類。其說不過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不知禪家要打脫事理語言文字之迹。故有此法。吾道正於事理語言文字見精微。初無此法也。自不知聖道而剿襲異說以爲高。徒見其鄙倍而已矣。艾千子正其謬而謂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皆可以立教。莫如道字渾全。則猶觭矣。在至難求仲謂道體不忘若斯水。則已成兩件。蓋聖人所指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爲體四字反覆參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蔽盡破矣。

明明言道。却云不可盤破。此即一句合頭萬劫驢橛也。明明就川言道。却云不可著川。此即莫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數盛行。講理淶闊矣。正朱子所謂如猜謎謎又不可說破。自有箇黑腰子者。恐竊謂陽明之傳。至龍溪而發露者。至李贄則又加猖矣。一點無忌憚心傳。呵佛罵祖。無所不至。究其學則一黑腰子之學也。隆萬以後。學士大夫無人理會正道。只從此處討生活。下梢學究秀才越沒把鼻。弄成不尷尬東西。更不像模樣。朱子云不

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此事大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歟。

夫子之言在不舍。不在逝者。著眼在逝者。非不靈㷂警悚然止是佛老見處。須從人心自舍與道體離處。托出川流自然之不舍。方見夫子老婆心切。

此題但寫得透澈者淺見也。從其自然放乎無忌憚者邪學也。泥章名象贅解牛淺者膚陋也。離此數岐方爲見卓。

附此章文

川流與道爲體聖人見其不容已之實焉蓋道體之隱於人心不若著於川流者之無不共見也逝者不舍本然者如是當然者即如是夫子又豈有隱義哉今夫道兼動靜以爲體者也而聖人之觀道也亦於其動示之於是乎天地之間凡物之動者皆可以悟而異學亦以爲然聰明自得之士亦無不以爲然此皆明於動而不明乎其所以動者也何也異學之所謂悟者於動之初忽見夫不動之原則遂欲絕其既動之後是內外異本者也故其於道也虛而無據聰明自得之士之所謂悟者於動之特忽見夫必動之故則遂謂已得其自動之天是知行殊致者也故於其道也覬而不有。槪其悟之所由生。多得之於偶動之物而未嘗有得於恆動之物可知也夫偶動者其端也恆動者其實也於其端見道之動。於其實見道之所以動。然則天地之[illegible]物爲無端而實任焉如是者乎夫子嘗在川上矣忽而歎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天地之間其自無而有者吾不知其何所始也浸假而有者來矣其自有而無者吾不知其何所歸也浸假而無者逝矣方其來也與我相迎有者據之無浸

假之非有也庸詎知有之所以爲無也耶方其往也與吾相積
無者玩之無浸假之非無也庸詎知無之所以爲有也耶使浸
假而來者皦爲有皦其有矣無亦皦其無浸假而往者滯爲無
滯其無矣有亦滯其有然則往者逝也來者亦逝也無者逝也
有者亦逝也今夫川古人臨之曰此今日之川也浸假而又爲
吾人今日之川古人與吾人各自私一今日而川之今日殆不
可得而私也以是知天下未有無其今日者矣而其故而益新
者有如斯與吾人過之曰此當前之川也浸假而又爲後人當
前之川吾人與後人得其當其當前而川之當前自不可得而
留也以是知天下無可執其當前者矣而其通而益久者有如
斯與如斯者蓋不得不遊於變也一息之不變即不可以終古
屈伸嘘吸之微密爲推移而晝夜之事出焉晝夜變而在晝夜

中者無不變也而斯其最著者矣蓋不得不貞於常也終古而
無常即不可以一息元會開閉之數遞爲通復而晝夜之常定
焉晝夜常而與晝夜行者無非常也而斯其最明者矣由此思
之斯之曰爲逝耶抑有所以逝者耶晝夜之能使不舍耶抑有
不舍於晝夜者耶逝之自有所不舍耶抑不舍之所以爲逝耶
以是知有體者即有其體之者有自然之體者即有體乎自然
者見體而不見夫體之者與學之所以虛而無據也見自然之
體而不見夫體乎自然者聰明自得之士之所以暫而不有也
夫天地之間無物之不體乎道也明矣物生乎氣氣必乘乎化
化必統乎理理必本乎心理也化也氣也與物爲不舍者也而
物之自爲舍者心也心存與存心息與息故觀天地之心者於
復復者天地之動也於此不已其不已矣觀聖賢之心者於獨

獨者聖賢之動也於此無間其無間矣

子曰譬如爲山章

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題先
只一進字有勉強意有奮發意有一往意有漸積意有不倦意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人以爲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
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只要人知得有矣夫便自不得不鞭策是此章言外之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匹夫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甚矣志不可不立也世間鄙士夫假
道學其病總從沒志氣來
天下大任非匹夫所能勝必益以智慧進以學問方可以大有爲

於天下

子曰衣敝緼袍章

首節

首節是先想此道理先設此境界而後稱由纔有意味若合頭便
說煞子路是由也衣敝緼袍云云不但似子路實有一番故事
一即語氣亦無此空曠靈妙矣
從狐貉者比擬只得旁觀之恥與立者尚可強立虛氣崖岸惟從
與立者心坎中自現種種境界思議勞悅寬處自已更當不得

子路終身誦之節

終身誦之不是自喜自誇是以此爲至守而勿遷四字從他意思
中形容出來
昔人云士大夫讀書不要錢是本等事何足驕人第近世舉以此

驕人者亦不可得。

子曰歲寒章

爲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在松柏意中。著一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槿蒲柳心腸。決非松柏矣。松柏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柏儘多少大事。然於松柏無加損也。松柏不求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爲松柏。

此題得激烈意易。得純正意難。激烈尚是血氣上事。純正則理義上事。故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雕物絕俗之後凋。有崎節獨行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神之後凋。只一箇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出。若粗鄙人眼中。止曉得箇菀枯得喪耳。

陳龍川云。如木出於嶔嵜崎間。奇蹇艱澀。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讀之令人悲。然故是豪士負氣可。亦僅鯤魚縱破竅蓬勃。殺聖賢正於此處。白脩神龍飛潛本事。不徒作吟嘯一餉也。感慨悲涼中。能鞭入學問正脈。便真有屈頭打人攄氣魄。覺龍川粗矣。

本領正在歲寒前看。

松柏原無求異於衆意。

先凋者原自得意矣。寫出他好官我爲。不能留芳亦嘗遺臭。此一燈相傳不滅。

子曰知者不惑章

三者原是達德。不可以不急偏。此立言之意。

後世豪傑分上多。於聖賢分上少。知仁勇三字。反因惑憂懼看得粗浮。

體用無二理。釋氏明心見性。而不可以治國平天下。人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作用家。以漢唐亦幾治平。謂操術道亦是。以濟時所少者體耳。不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眞知仁勇。自然不惑憂懼。必到不惑不憂不懼。此方成其爲知仁勇。必交說乃盡。

子曰可與共學章

首一句今人錯俗亦不爾。但不知所謂學者何事。所謂共者何義耳。所謂適道立權又何所說耳乎。畢竟共學是如何。只是起脚處路頭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康事功。眉山權術。未嘗不援據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辭而闢之。以學非其學。故共不可共也。今人於是非邪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真。既無志氣識見。而隨人附和。椒相與講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爲學已非矣。安可與共。安望其適道立權乎。

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從上面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能爲者。一間未達。幾非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層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

權是秤錘。輕重在物。分量在星數。其進退以取平者權也。經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得做得。故曰未可耳。

漢儒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爲權。然則權術權詐。皆得謂之權矣。害道殊甚。故程朱起而正之。

權即是止至善之意。學者必須到此乃爲至處。然學力未至而妄及此。必成差謬耳。如漢儒所云。則學者便亦可不必到權。與守經者各成一是矣。孔子說箇未可與權。是必須到權乃得。與經

正是一條路上事，但有至有未至也。

漢儒謂反經合道為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而有權變權術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語，又太高渾無分別，恐學者鶻突去，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實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則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悉合於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為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權與經須看得是二，又貴是一，乃得。

【駁】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也。【評】可以然三字鶻突，乃必當然耳。【駁】權必非以私利動也。【評】可權在無私，忽亦有得粗淺了。無私亦未能權，須於義理精微至盡，乃見得行得耳。【駁】堯舜之揖讓，湯武之放伐，聖賢處之，亦以為日用飲食也，而聞之而驚，學之而狂，則才非大耳。【評】不是才小，乃見道不精明耳。

【駁】往迹之有定者，可以持而循之，而天下之所創見者，則驚以疑焉，其不能權者如此。【評】腐儒所執愈堅，遇些小事便亂者多矣，也只是窮理上欠耳。

唐棣之華章

人心神明不測，其用只一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却正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索照而離燈乎。論者必以理為腐，而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溫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夫子借詩言而反之，說思人致思理，離脫思人固非，膠定思人亦非也。或云宋儒必曰思理，與說詩之旨不合。又云宋人抹卻情字，此亦為鄒敬詩解所惑也。惟宋人能知情字，敬等固未之知耳。夫子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蘇氏謂為詩者未必知此，夫子

斷章云爾。夫駉詩義在思馬，說詩豈必泥思馬乎。是求廓而反窒矣。

思與情不同，情無窮則泆，思無窮乃精。

【駁】詩三百篇未嘗不責其一言之無當，而鄭衛不廢，何歟。先儒固以為秦火之後，漢人取而足之也。【評】此說本之陽明，以己之淺識反疑古人，輕於立說如此，則秦以後無書可讀矣。【駁】使夫相如之上林，良史譏其勸百諷一；淵明之閑情，宋學詆其微瑕。聖人而與人以好色也，詩何必刪。【評】公於自衛反魯篇，又云無刪詩事，何也。按王制，天子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賈以觀好惡，志淫好辟，此見先王采詩未嘗存貞而去淫也。孟子謂王迹息而詩亡，正指此制之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甚麼相干，正謂善惡是非之不可揜，不相假處，即天子之事，三代之直道而行，詩與春秋一耳。若孔子刪詩，但存貞而去淫，則其作春秋亦當揚善而隱惡矣。姜氏如齊野會，尤本國之醜，何為炳然書之策耶。不特詩與春秋然也，陽明以易為包犧氏之史，與五經事同道同，然則易尤非記實事之比，儒可削惡事以杜奸，何為老婦士夫之可醜，見金夫不有躬之無行，皆曲著其象耶。其意止欲扳攻朱子之詩傳，而不顧其自悖於聖人六經之旨，惑亂後學，深可痛也。

論語鄉黨第十

歸有光文 天下之道非聖人不能盡天下之時非聖人不能通不能盡道不足以通時不能通時不足以合化。評 一卷鄉黨如此看。

孔子於鄉黨章

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體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人多只說得夫子中體之難未見夫子不測之妙。

合兩節乃見聖人全體。

朝與下大夫言章

首節

在朝言朝聖人必無閒言語私講究也時文只作相對酬酢失其義矣。

就尊卑體統立朝蒞政處推出所以侃侃誾誾當然之故論辨固一精湛然此中正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即屬權詐所不必言再進而講究儀注亦是容悅者流更進而動循禮義賢矣或敬而欠和易而少介或不能免於擇蹈之迹亦非動容周旋中禮之侃侃誾誾也須得聖人界分上事。

君在節

踧踖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與與要從踧踖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張子三十年學一恭而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謂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謂是耳。

執圭章

首節

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併讀以形容手容之平耳是記者量度高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

當暑袗絺綌節

冬裘夏葛聖人亦猶夫人耳異處全在下邊當暑袗絺綌五字一氣讀不可斷。

人只作當暑衣絺綌耳要看袗字袗字中便逗出下表而出之來。

緇衣羔裘節

裼裘之制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甚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制造起却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間由是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

理充物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信心自是千奇百怪何所不可。

歸有光文 以褻之黑而自取於衣之黑吾何容心焉 評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與學必舍物而求之心却是自私而用智矣。

褻裘長節

短右袂許明云便作事矣腐儒必欲撰出許多意義來直是可憎可厭。

齊必有明衣章

首二節

必有二字見聖人誠敬精思。

食不厭精章

首節

不說不厭粗，妙矣。却又不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於形容聖人處。所做者衣，聖人亦如常人耳。一著推求，便爲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知味，貪夫講究，時人矯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食饐而餲節

饐餲之不食，即食不厭精之意也。

調劑烹飪之宜，妙有至義，却被狗口腹人不知，埋沒多少道理耳。向使聖人爲之，亦復精絕，豈杜貨易牙所能髣髴毫末者耶。

鄉人飲酒章

首節

鄉人飲酒，正要說得平常。

以孔子觀之，孔子亦鄉人也。以記者觀之，只見一夫子耳。

廄焚章

人馬輕重，人人知之，特異者廄焚而不問馬耳。

不了下得直截，若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惟用不字，乃顯得聖人意思出來。此記者之善記也。

夫子即問也沒粘帶，如此方見得聖人胸中如光風霽月。

君賜食章

首節

須照註中無故二字，了畜字結果，非放生也。

朋友死章

朋友之饋節

即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看，則車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於拜有取，敬從朋友之親起義，則朋友一倫雖在親親之外，而引而近之，一本之理則同。於此用敬極重，則下面等殺，總有可盡，而不至於倒施。此等殺起處，所謂本天者也。下面饋之厚薄，與敬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止車馬，一稱車馬舉其極重者言耳。

雖字中饋禮正多。

但不拜，正見輕友忠也。

寢不尸章

雖非不三句，讀却只一氣急下，意原一串。

須說透聖人之變與常人不同，方見鄉黨一卷瑣瑣碎碎，分明畫出聖人樣子。

升車章

須是鄉黨書出孔子，他人只做得曲禮文字耳。不是正立內顧疾言親指，別有箇聖人道理，只所以必處不處自不同。

升車之容，在曲禮則凡人當如是，在鄉黨則聖人自然如是，道理則一，本分不同。

有道理當然，有聖人必然，又不知其然而然。

色斯舉矣章

黃溍雜文 鄉黨一篇，記聖人之梗槩畧備，而獨以爲聖人一龍變，終其身不遇禍災者，時爲之也。故變文以況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評** 聖人固無非時，若以此況聖之時，却看得時字小樣。**文** 昔者聖人繫易，而首潛龍，爲夫不潛者之不足以藏身也。

評 潛止就初九言耳。六爻無非時，無非聖人藏身處。

周秦之際。殺機橫發。開後世權詐傾險畢術。其精高手就上面推出一種順逆先機不消犯手。成火發生運水而激毬作用。陰符素書。子房得之以興漢。文景因之爲淸淨之治。後世以爲至道迥異殘殺。不知由申韓管商而溯歸黃老。本是一家眷屬。但有淺深高下之別耳。於聖人脩身治天下大道。毫無干涉。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間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不曾有分毫氣力扶助得他者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三終

論語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作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下節從先進，則不從後進可知。若聖人立言，必要句句道破，則聖人亦良苦矣。評者概謂上節不得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以為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皆此種議論成之也。

合評文 窮禮樂之宗，則君子之名本不必有加于野人。評 開口便見一切有為法皆是假。評 乾坤本無禮樂，聖人作之而驅一世之人旅旅蹌蹌，進其範圍也。評 乾坤便是禮樂。文 先進於禮樂，取其足以洗乾坤之陋則已。評 他看先進便是外飾多事。文 乃至後起之英傑，然以其身委禮樂之途，而精神足以深入，虛覺作始之粗。評 將周公不如役徂之適性任真乎。胸中見識純乎二氏。為政先有得禮樂，是聖人作用之過，即先進亦不是道。繇是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凝凝為樂，擗擗為禮，而天下始分之逝。學士大夫正人君子，為聖經文字，皆作此見識。蓋不但披髮野祭，徵天下何待伊人亂乎。文 君子之名，了雖以與後人，而意不在也。評 君子除却以位言，皆有道成德之稱。故首節作時人評論乃合。若謂聖人自言，則何故施分其詞，而下又云云乎。若謂因時異名，則聖人亦太游戲矣。總之一入禪學，則天下名義原無定位，可以隨我顛倒，也是他見識如此。

風俗日敝，劫灰發於人心。貪淫勢利，儇巧浮薄，皆殺機也。縉紳富室，不知健德為避，轉相效慕，爭伯儈市井之豪，蔑禮義廉恥之說，變將安底耶。向見龍江文雅社約，歎我生之初，世變已亟，不謂今之日甚，皆欲與同志講行於鄉里，間而未之能也。從增我太息耳。

首節

前輩後輩只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若謂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

野人君子句，乃時人之言，先進後進句，尚須活放。若直作時人語，止得輕薄譏訶口角。聖人一段維持悵歎深情，無從領取矣。

如用之節

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

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從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后來文字，都將三代以前看先進，因有反質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主從周，質歎其美善，遂王猶夫義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須從有憾之詞，托出深許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老實贊歎，是後儒註解，非聖人口氣矣。

須是憾詞見喜，將作皆是喜中見憾矣。

顏子所見已到至處，默識心通，非經說義解也。然却只在無行不

與處實地勘驗。見其不違足發。如時雨化之妙。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孝哉閔子騫一句。即作人言。從未有此解。然聖人於羣弟子。從無稱字者。而獨字閔子騫。疑其不倫。此解雖拗而有理。或曰。公最不喜人與註立解。乃獨私沈意吉耶。余曰不然。與註立解之不可者。只理言也。若文法字訓。朱子有他說相似可通者。必並存之。未嘗執一。將徐也推斯倒也。則存此解正朱子意耳。

將文混說。便似閔人與家人。忽然齊聲稱道。亦太懈懈矣。須是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耳。人不間是一氣串下言字一句。人是人之言。與父母昆弟之言有兩句。

之言二字粘聯其父母昆弟五字。蓋先有父母昆弟之言。而人皆信之也。雖文止文。却作先有人言。而父母昆弟不間之。例矣。孝為門內之行。豈有反自外始者。且如其說當作人之言。其父母昆弟不間之。又似父母昆弟不間於人之言矣。語氣顯然不如是。

閔子騫後母事。不可為典據。以此發論。未有不入於俚鄙者。故孝字只以處還為得。但于子謂毀其子。則不可毀其父母兄弟。此却不然。只書未嘗諱頑嚚。夫子以犂牛之子喻仲弓。可見矣。

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為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嘗記觀實忠母夫人家訓一條云。中年喪偶事小。正為續娶賢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這邊新婦父母保姆。唆教自立為頭出來。兩邊開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一人聽得一句兩句。只信方不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然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觀此一條。責備為人夫為人子者甚切。凡有晚娶後母者。俱當三復於斯。

子路問事鬼神章

【全章文】聖人之學。至於知命。可以無所不通。學者守其可為可知者而已。【評】聖人知合也。只在可知可為處。莫作兩概看。須知那一邊道理。就在這一邊。待他能事人知生後。問如何。却已能事鬼知死竟。

【問答交】聖人恐鬼神之說。使人索之而茫然。而其敝卒不屑何

者。人心有不得已焉爾。【評】自有實理。非不得已也。【文】鬼者所以為百物之精也。其氣象光而有耀。而以人道合之。此嗜欲所以必先慓愴所以或見也。【評】此數語入理。然亦從鬼得人耳。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今通篇泥定在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亦可矣。此似通而非也。

【幽明之交】幽明之理。又所以為死生之理也。【評】此義不的。豈聖人天竺國去也。若云明生之理。又所以為幽死之理。則得矣。

閔子侍側章

首節

此一節記敘原奇。毫無言語事務。默然列坐。寫出各人生面神情。當年一堂寂然中有無限之歡無際之樂。

魯人爲長府章

首節

[illegible]書曰魯人不直書爲者之人示諱也亦示譏也[評]諱譏

二義閔子立言之法即在其中。

閔子騫曰仍舊貫節

魯人爲長府其事未成若已成閔子亦不説矣

與魯人言此乃是人情中理之語莊子所云達之入于無疵。

子曰夫人不言節

因言而追説不言非美其愼重正美其當可也。

必有中必字原指平素説。

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有中只是明于人情物理耳。當情合理片言即解固不在多言也王荊公極負氣見明道便不得不平心正

爲此也今見有質直人終日寡言發言或不能當理又見或爲人理一小事絮聒商量終日不決此只緣不明人情物理無他

夫子閔子。皆是魯國一介老生耳。然閔子議論夫子贊歎而長府之役終寢覺道老生便無事棋。坐自頹廢古之人君重一嚬一笑豈知老生嚬笑亦者貴可重耶。善自珍惜。

子曰由之瑟章

因聲音而知其所得之未深。故譬之。譬其學也。因譬而生不敬。不敬其學也。因不敬而發揚子路之造詣始終爲學。非爲聲音也若泥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纔有着落。顧麟士謂首節中字不説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識。時説并欲將才高德

廣諸語亦不説破。又夢中説夢矣子貢是合看比説夫子只從平分説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夫子又云其失一般子貢到底合比説夫子到底平分説也俗解不説破含含糊糊不一知過不及倘惡。

隨問隨答但言二子皆失中。而道以中庸爲至意自見所抑太過引不及尚未有此意第可於言後推論及之況并教子貢又容中之説矣。

曰然則師愈與二節

子貢謂師愈只是無个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个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

[illegible]斯世無中行之人而勇力于進取者最爲近道他日負荷

之責未必非過者先之[評]與冉閔説話老大氣悶亦此意耳[illegible]吾道有甚庸之則而鄉於奇異者尤足誤人後世憂患之端又未必非過者甚之[評]程子論尹張後來不爽毫髮。

近世儒者深懲象山陽明之禍便不敢接引才高之人而深取謹厚之人以爲差不走作。然意思稍着偏陂則所取者率多乖角猥瑣之病此亦矯枉過正也且世謂爲象山陽明之學者必多高明亦非也象山陽明之學無是非易頹廢往往便於庸人又是過不及參半耳以聖人之中道律之只有一不是并不入過不及帳算又安得高明哉。

季氏富於周公章

[illegible]冉求以爲吾明與季左而以季爲魯此必不得之數也蓋爲魯用而離季于民使其勢稍殺富稍弱而謀將不得成不

然。以求爲爲季傾魯也者。則豈其政事之才。乃齷齪爲權臣鷹犬。且其智又出尹鐸馮煖下也。評冉有政事之材。長於理財。爲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爲之謀富足。以爲盡其職分。不道此却是聚斂附益也。聚斂附益。不特冉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卽外人亦未必以此相稱。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勘斷之。故上面先提季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富。冉有所爲。未到此重罪也。故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來。老實做官得來。若說他爲季氏傾魯。則失人氣。父與君亦不從也。可知必無此事。若此文說他陽爲季用。陰敗其謀。則更失出。看其解說伐顓臾不救旅泰山。豈有陽季之心者。夫子向許之爲具臣。此不過具臣之爲。而不自知其罪之重耳。至所謂陽爲用而陰圖之。是戰國奸詭傾險之術。聖道之罪人。孔門必無此作用。如蘇子瞻論買舘。當先究縉紳而

徐去之等論。皆心術不正。其根從國策來。文人每爲所漸染而不知。雖游戲文字。偶取新觥。然非小病痛。不可不相戒也。

柴也愚章

四字好處病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於此亦可見非徒作案擬求類語也。然數子終于此病。而曾子竟以學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彼自聖人論定。且不見以限人。而何有于後世之標題月旦也。

陳子龍文 淳風旣邈。民生多偏至之情。評 自開闢便有偏。由來病痛。生成如是。非後來生出之病。文 自道術之衰也。其師自以爲德至高。其弟子至純正。茫然執所謂道者以告之。而不顧其才之長短。質之高下。評 一卷傳習錄情狀如畫。孔孟程朱。皆未有執所可以告如良知之說者。後來講學兼門戶。黨同伐異。更悖

道矣。文 苟吾徒也。皆至德耳。而不知氣質之開。雖古之賢人。且侍乎聖人之側而不能收也。評 也然變收。但偏處終在。卧子譏濂雒門人皆稱質性甚美。聞道甚正。豈孔門皆下材。而濂雒之教過孔子。故無病耶。此卧子不滿濂雒關閩之書。故云云耳。程子鍼砭諸門人之病。不一而足。未嘗盡以爲賢。而以聞道許之也。傳習錄謂其門人下中。稱胸中原是聖人下中不敢當。曰此術自有之。如何要謙。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不知此於孔門之教更何如者。而卧子又獨宗信之耶。蓋卧子於陽明之書亦未深究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夫子每舉回賜並論。可知其相似。

揚回而抑賜。則失之淺甚。而無言外諷勵之意。時下便欲斡旋子貢。說得過高無分寸。亦是近來摸稜世情俗腸中流出。自以爲妙。而不知其失更甚也。只兩兩開說。而言外諷勵之意自見。

首節

艾南英文 回之所以近道者。豈非以其愚哉。評 並無此說。乃老莊之見耳。文 天命回以愚而回受之。評 天命中安有愚之理。大智若愚。異端之說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一而已矣。善人之道。不過聞善人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蟠問小人之道惡人之道俱可。若皆與聖賢之道比較。則無人不是道矣。要之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於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其道也。老講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必論善人。成叔亂不通。不

足從也。
問善人只答善人。恰好如是。
不踐正是不入處。
不入室卽在不踐迹上見。
看亦字緊于。分明一揚一抑。第下句所抑卽在上句所揚內。
論二句語氣則上句揚下句抑其實下句病痛正在上句中。抑揚
並列。
只不踐迹三字。便是未學。但說其好處都不踐迹而得所以見其
質美。非謂蕩檢踰閑也。此方是表善人之道。
不但不踐有抑揚。幷踐迹亦有抑揚。不但踐字有抑揚卽迹字原
有抑揚之理在。
羅仍瀛文 蓋可至于命而其下亦不失爲人所避之可以寡過而

盡之以爲聖神不難 評 惟其不能至命不能盡之爲聖神。故止
曰善人看亦不入室。則限其所至如此說則不止善人矣凡只
不踐處過正多不可遵也。
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
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名之善人矣總是篤學雖愚柔
不可限量不志於學雖有才與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
無入室之理如其改行嚮學。則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人皆
不可限量矣何必善人乎。
將踐迹者做鄉愿一輩固非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輩。亦自粗在
看註自不爲惡四字。善人行徑略見非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之比也所謂不踐迹似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故註云不必
亦非脫落放曠鄙夷不屑之謂。

善人之不踐迹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格物窮理不同善人
只是不守成法而自不爲惡。此生質之美也若異端邪說則以
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不知其道之已入於至惡正與聖人之
室迹相悖。又何善之有哉。
善人原是正道中一等不入室亦正見善人光明不欺處。
子曰論篤是與章
兩者乎語氣從上是與生來是要人識取真君子。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教由教求是正。後半只發明教由求之故耳。教亦屬推論賓意。
黃淳耀文 視聽不疲于明聰。手足自供於趨步。盍進取乎。評 目自
能視耳自能聽手足自能運奔。此却是良知家講行字。非聖門
之所謂行也 文 吾向者一惟進之云爾。卽二三子亦以吾爲進

之焉耳。評 此進字不同義。人看得進字礙眼每增出翻頭以爲
教學只有進。又曲爲幹旋曰退正所以進後多支離。此進退只
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
進道之進不同。作家失箇點隨手偶拈。後來便流傳沿誤不可
不指出。
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
頭童齒豁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更展一步也若
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損由則是斷鶴脛續鳧脛將
使二子共成一樣不尷尬東西而後已耶。此聖人所以痛絕夫
鄉愿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所謂大臣者節

夫子此二句。是古今大臣不易之準。

以道事君。以字合窮達說。能以道者。即未當大任。亦所謂大臣。不則道爲希世之術矣。

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不是道。却全體本領不是。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分。

道中自有格君大用。

以道二字極正大極精純。但見正大而不及精純。則浮氣乘之矣。

道只一。遂行道處有不同。即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而不中。無中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爲變。則馮道劉穆之皆可以爲合道乎。只爲後世錯看一權字。如曹操之篡弒。馮道之喪心從逆。李贄皆以爲活佛聖人矣。

謂道中有變化則可。謂道有不同則不可。

崇禎朝以孤立結主攻黨論。却是小人。故其分別在道字也。艾千子文請其氣有以命之。氣字便不是本領。

陳卧子文 持斷國形。不妨經權互用。以濟其遊而至于事君。則一引而歸諸至正。評 持斷國事。亦即事君。經權合宜。是即以道。那得分說。文 阿世之學。爲人所窺。一時雖若易合。而後必爲人主所輕。則功廢而身辱。評 使人不能窺。不爲主所輕。將亦爲之耶。此等議論。皆功利之病。似正而實非。不可不察。卧子論鴻功亮節。張皇盛美。定足震耀擧流。一至義理本原處。確著粉碎。究緣所見粗浮。開口只在利害上計較。此正義利分界根源於此。不分明。更說甚以道。故知不講洛閩之學。雖深談名節功業。皆有病也。

不可在道字上看。不是與己意不合。

不可根原在道字中已具。止亦是愛君行道。方見真大臣心事。大臣學業。

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個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矣。論者多謂不可句是不吉利語。不宜重發。最是小人諂媚之見。此種肺腸。在家則爲鄉愿。在朝則爲佞邪。以至覆國敗節而不悔。皆是說中之。莫謂文字小病也。

須在不可則止一句上著意。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明。有孔孟程朱事皆如是。而天下以爲不必然者也。由求具臣。了爲無此句力量。如伐顓臾旅泰山之對可見也。還賴與聞聖人之道。故弒逆不從。猶存斯意耳。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曰有民人焉節

此是子路強辨。非滑稽語。須寫出一段勇往自是意思。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兩句活處。只在何必然後四字。此是子路不著邊際語。無可攻擊處。他人一著死句。便罅漏百出。當被夫子一語駁翻。亦烏得爲佞乎。陸子靜王伯安排詆讀書窮理爲務外。其說至今足以惑人。亦惟其佞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節

佞雖口給禦人。然其禦給得來處。亦自有一番奪理之辨。此陸子靜王伯安之說。亦足致人信從也。夫子不責子路之語非是。而直責其佞。誅心之法嚴矣。

惡夫佞。此斥其非又深。乃切責之。非諒而寬之也。

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

之也。

自家笠子不端正，祇敢道治國平天下。此石塘之所以見譏于聖庭也。秀才自忖度所讀何書，所習何術，何爲未讀書，何等人。今讀書後又是何等人，須不受此譏，始得。纔有此失腳，便是不會讀書。如石塘越端正，越不端正，正見塘道子路說錯。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節

聖人意中先有次第，而說此節。

居則曰節

聖人引三子言志，以觀其設施，底其居則曰不吾知也。此句是搖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欣其無異。諸賢皆不羣之才，聖人遯世無悶，爾未能至。下士奔競憤悻，俗

腸，斷不在此。聖人所發，同是通人境地，看低不得。

是勘驗，亦是警省，鞭策後徒作一通感士，不過妄想，便非此等處。最足觀人心術，秀才應三場，只辦得一生喫著不盡耳。無志識人便不知不覺此意，洋洋流落紙上矣。

黄淳耀文　兩漢之士，多屢徵不出；唐宋之士，多獻書有司。非漢人皆澹于求知，而唐宋之人皆急于求知也。玄纁束帛以加之，則上重士而士知自重；詞章記誦以取之，則上輕士而士亦自輕。其勢然也。雖然，無得于中，而號鳴大吒，則上之輕之也，亦宜。

科舉壞人，先儒亦痛言之。然不正本原，而徒求之法，徵聘亦未見其賢于科舉也。詞章取之而士亦自輕，理勢固如此，然亦顧其人何如耳。目前紛紛，秪堪承當痛罵，更不足道。

子路率爾而對曰節

止講師旅饑饉，及二者並至之不堪，極意張皇，只得一皮情形耳。從開兩大生出師旅，則其中之玉帛徵賦可知，纔見加字之危。從師旅生出饑饉，則其中之死亡荒蕪可知，纔見因字之苦。節加因二字，亦只得一皮情形。加有許多加，因有許多因，加因不止一件，不止一時，如此方見勢處窮難，無人承當，得激出由也句。如鴟盤對蹶矣。

天下勢力之所不足用，惟可使之勇爲真勇。

點爾何如節

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載，然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哂之，緊與喟然歎曰句相照，爲下面曾點問答張本。下面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敘事法，故朱子謂

記者多少仔細，不可作閒話說過。程子謂子路若達便是這氣象，皆此義也。

曾皙之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略爲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皙之狂，原從聖人源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舂容者一段說話，已涵喉舌間，却趦趄退讓，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爲曲隱。又不傲睨三子，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一句，閒言語有如許氣象。下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不要輕放過上半節，正於此看得理深。然無下半節見處，則上半節只感疎散。

此節書最難看，不知不覺容易略過，意欲去其下者，硬與天地竟

舜大帽子話頭。只成學究講章。與書理何與。須知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點見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夫子與點。自有夫子意中境界。點意中又自有點之境界。類之弗齊。混則知處。

[illegible]若子建大功立大業于天下者。亦不過隨寓而安耳。評只道得外面事。御悄差了裏面。此語似大而實小。樣曾點所見不止是。

[illegible]文聖人所問者應知之具。何所與反關點乎。喟然之際。可以觀其情矣。文眼孔小在此。點云云非應知具乎。文聖人能以疏水曲肱浮雲不義之富貴。必不能以山川優游。土苴有用之經綸。評點言亦不是耽山玩水。土苴經世。如其言。聖人直當疾點

不與點矣。文人世清恬。雖聖人亦知自樂。而憂世之心常存。評此正不是清恬自樂。故與憂世之心不是兩件。禪子看心體截世法粗。故將明心與度世打做兩截事。學禪人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為兩截。不知吾儒只作一事。耕莘之樂。與納溝之憂。不是兩心。故暮春游詠。與堯舜事業。不是兩境。正希子聖學欠分明。便看得此章書只是度世上事。則曾點之清閒自在。反不如三子之慈悲普救矣。要之看得世法粗處。却正是心體粗也。

有謂不宜疏說與點之故。非不宜說。不能說也。就大全朋子上巴攪幾句大話鋪排。只是看人富貴語。終不脫乞兒相耳。

[illegible]之文善治國者。其在無欲乎。獨許曾點者。正以其胸中翛然無物也。評此意好。然只一半道理。點所見直達禮意耳。克己復禮。欠一邊不得。

三子者出節

上節各言其志句重言字。引點說也。此節各言其志句重志字。與三子也。[illegible]

此下曾皙三問。總為與點句印證个真消息耳。夫子答之。亦在言外開示。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呆對哂由作轉疑論辨失其意矣。

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

此兩節問意答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自己印證。非推敲三子也。但解照哂由不解照與點。仍止得言內。失却言外矣。

此兩節問答之旨。對與點看。不對哂由看。夫子所許皆實許其為邦之才。第與點大意。三子總不達耳。非許求赤之謙退為國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四終

此葉清華配補

論語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此章之要在克己復禮四字。己禮之界貴明，克復之功貴健。是指點顏子索性淨盡意，下節非字正要察幾，勿字正要致決，無二義也。此只朱子總註之精。

克復是指幾微一關處索性與他淨盡，到顏子地頭方可用著。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面反復以決此一句，第二節指點隨處是此，何不是另生枝節也。

陳子龍文曾子本有，故一貫之言示之以無；顏子體無，故復禮之旨示之以有。評有一貫即非無矣，四勿即非有矣。文聰明特達之士，方其耽思一室之中，宅心萬形之外，視夫所謂禮者，真束縛之具矣。及其與事相推，與物相接，而後知禮之不可廢也。評耽思一室中，便廢禮不得，豈待接事物而知其不可哉。文老氏以仁義為非，佛氏以形骸為下，旨非不深，亦何可用哉。評有深如何無用，只為其旨邪異耳。身厠孔孟之門，而心服二氏之法，亂以為其道實高於孔孟，但為秀才欲做官，欲事君治國，不得不用孔孟法耳。嗚呼，士人見識皆如是，安望二帝三王孔孟程朱之道復行於天下後世哉。

首節

克復是盡頭工夫，只好對顏子說法。

己禮消長只如陰陽剝姤之義。

己禮不兩立，克復必並行。

克己復禮工夫，人人所有，但他人所云己禮者粗，而顏子所云己禮者極精。他人所云克復者緩，而顏子所云克復者極快，故先儒謂其雷厲風行。如紅爐點雪，須見得斯義。

克字兼內外，復禮處即見仁字。

克復兼動靜存發。

朱子謂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然未發之精明知居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紅爐點雪，雪消處是行，所以為紅爐是如何。

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即心即佛之病，故云勝私欲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復禮，更加精密矣。

程子謂克己則禮自復，重在克己，似只一側說下。朱子以其太直捷有病，故補克己又必須復禮之義，蓋天下原有克己而不能復禮者，仍不可為仁，故克復並重，然學者要必于克己下手工夫為多。

羅萬藻文云云。評程子之說，工夫重克己，克得一分己，即復得一分禮，其說本至精。第克己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己又須復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雖克己而於禮尚有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己復禮為仁，其理始周足無弊。要之朱子正補足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己為重，未嘗翻案也。蓋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著力。然至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艱重，無人不當由此道也。今此文重復禮立說，似克己必從復禮下手，不特悖程子之說，並失朱子之義，不合本文語意矣。己字乃私欲感物，故云克。今多

混自己之己看。尤爲顢頇。其於仁字禮字源流分合。總未嘗徹
得。無怪其動口即是錯也。
評仲純文己爲截禮之官云云。評己字誤。此己字一毫不可留者
也。故曰克。
朱子謂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只
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愚按此說。故精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
・非有兩義。故知畢竟克己亦陷一邊在。
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謂天下自有克
己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爲克己之盡。譬之治亂。克己只
是勘亂之功。雖兇賊皆平。然烟燄未熄。瘡痍未蘇。未可謂已治
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

克即是復。然克必須復。禮非即仁。然禮復即仁。此二義要並看得
透。則下落分明。
克復只是爲仁之功。到克復盡頭便是仁。
己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克復外別
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
禮方而仁圓。只是一物。
黃鼎文禮字易講。從禮渡到仁字處難。識大力文禮字太重。仁字
太輕。走易路耳。評禮字易講。只此句可見于子亦未識禮字。禮
非名物度數儀文之謂。識禮字。便識仁字。做禮字看不關切仁
正可見禮字難講耳。難講而直講之。自謂非禮之禮。並謂之不
是。不可謂之走易路也。識得時講禮字易。仁字亦易。知仁字難。
禮字亦難。但有忌不忌。安有難易輕重哉。

克己復禮。索性做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決然到盡頭處。天下歸
仁。驗到此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上說話。所謂雷厲風行
紅爐點雪。乾道也。
乾道坤道。亦是今日便有常物。究竟問顏子仲弓所以異則仍須
究也。不知顏子之克復。要講得極精細。始肯然要講得顏子之
克復精細。先要講得顏子之己。極精細。與他人大槩不同。方
是朱子所云至明至健。粹性克去之義。即全講天下歸仁。亦與
仲弓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漸漸滲漏。一邊是頃刻注
滿。此方是得顏子真面目也。
一日是克復盡處。不是克復起處。天下歸仁。只是人人稱許。不是
同歸一體也。不是天下歸往。譬一日見全身功力。譬歸仁正爲
克復勘驗用。

一日不作容易說。一日并見向來工夫。總不是憑空說。一日天下
歸仁。正是自考驗處。
一日克復。不是猝乍到此。
一日是圓滿候。不是發腳候。
一日不是勉勉起頭。
天下歸仁。人每說入心性中。以爲必無一日乍克復而天下即共
許與其仁之事。不知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
非偶試乍改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
淨。天理未純一之間。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
云克己是極微之己。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
故先儒詞之乾道。今將庸妄暴棄之人。看以爲一日克復即天
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註爲非矣。

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此其所以信不及也。曰此等處總皆未盡古先之說而遽伸己論。只坐一箇心粗耳。先須知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工夫到此已是大段了。當其所謂己與非禮亦止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性打掃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指盡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曰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問一日之閒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合此數條觀之可知一日克復原不是猝乍到得底事。故朱子於註又補日日克之不以爲難五句。此方是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心腸思量偶然克復便要

見天下歸仁景象。萬古必無之理。思量不通。則反以傳註爲非。吾見其終於不通而已。

最粗者以歸爲歸往之歸。填入釋附話頭。其自以爲細者。不出範山在吾度內。點田八荒吾闥之意。中間一條正說偏不解信從。至今講師邪說猶以同歸一體。相忘于大化之中爲言。取古人已棄之芻狗而文繡之以爲神。不知其粗又有甚焉也。聖人教人字字著實。從無此虛空影響之言。如仲弓之無怨。樊遲之不可棄。子張之不侮得衆等語。都說外邊應處工夫。到這裏方是盡。如何此何獨要說向內邊去。

人總看得仁字粗。天下粗。克復玄微。天下淺近。兩者遞不去。於是一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八荒吾闥之說。是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謬矣。能取天下與仁體流通關切處。道得分明。歸字之訓爲許與。自昭然確然。

無非內也。合外內之道也。彼將歸仁說入內。正坐不知外之節內耳。

餘評文有己斯無禮斯無天下。仁人以天下爲己任云云。評全在己與天下相交處。推衍成文。自以爲得仁字不道此己字却誤訓克己復禮原未嘗爲天下起見。而去物我諸相也。故其所見之仁亦止是佛法慈悲廣大。與孔門所言仁。毫沒交涉。文天下人各持一己。勢不能以相讓。克正克其離別分貌之具。評禪家說得手帶入處極高妙。及說到反面弊病事理却又極粗。乃知其高妙皆粗也。

或云歸字朱子訓作與字。蓋有己開隔便不能歸天下爲一。己既克己復禮則盡天下俱是此禮。故與字作與祭與字看。此說如

何。曰。寧可說朱子註得不合。尚可兩存以求定論。朱子以與訓歸。說本程子稱其仁一句。與字是許與之與。若作與祭與字解。仍攙入朱子所闢在吾度內之說去。不但誣本文。并誣朱子矣。今人講經學理學大約用此狡獪。如晚年定論程門微旨等書。皆牽鑿先儒以傅會其邪說。謂程朱亦爾。其惑亂更不可窮詰矣。不可以不辨也。

由己己字。只是我字。

顏淵曰請問其目節

非禮勿視四句。正是克復簡要法。不是繁難法。

視聽防自外入。言動謹自內出。

己生於視聽言動。克其非禮者。斯復矣。禮生于仁。視聽言動皆禮斯無不仁矣。仁與禮有分合。視聽言動與己有分合。克與復有

分合。

顏子工夫。原只在克己上著力。所謂索性克去者也。

正在非禮處用力。然不是淫坊酒肆道場也。

到顏子地位。尚有甚非禮處。故朱子謂如邪色淫聲之非禮却易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纔不遠便不明。非德便不聰。但有些子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此却難。前是言之。顏子所克之己較精細故說箇非禮。便與己字不同。朱子云。克己便能復禮。又云克己而不復禮。則墮于空寂。倚倚倣倣。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是也。愚謂己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卽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尚立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卽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盡卽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卽不能知性知天。流入于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

不曰視聽言動必於禮。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方見精微。於天理人欲界限。不爽毫髮。陽明謂視聽言動處便是。只緣怕說非禮二字。便錯入禪去。

若云禮則視聽言動。則是有一分禮便可說也。如此講便粗。惟云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是有一分非禮。便不可也。如此講便精。若講到非禮盡頭。不惟視邪色聽淫聲爲非禮。卽不必邪色淫聲而但不至于聰明之極。亦非禮也。故曰顏子工夫明之至。若云禮當視當聽當言當動。則其辭緩。惟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其意果。朱子所云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俱止。故曰顏子工夫健之至。

非字勿字在內。在未視聽先下手。

四勿字用力全在未發之前。如烈火精明。直是犯他不得。若微衰欠猛。陰翳消爍不淨矣。

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于外。而禮復于中。

程子由應制發四字。弊病工夫體用都在。

所以視聽在心。故勿在內也。

視聽言動皆身。而勿在心。

非字難看。所以說至明。勿字難決。所以說至健。

總註至明至健二句。似于仁外添出智勇意。不知原是本文所有非添出也。說箇非字便是智。非至明何以知其非。說箇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爲勿。故知非智勇。安能成仁。聖人言語本是徹上徹下。得註中提出。分外分明耳。

仁非智勇不全。不大智。則非字之精細不能極。不大勇。則勿字之迅掃不能盡。朱子至明至健二義。正實闡非勿二字下手處。不是幹補闕文也。

工夫在視聽言動。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非心齋坐忘也。

勿是只要勿他非禮耳。視聽言動固不可無也。

人將顏子克己。看做心齋坐忘工夫。四句只做箇話頭。却似視聽言動也是。不視聽言動也是。不知顏子請目請事。然是從四件上札定硬寨做工夫。莊周以孔顏寓言。揶揄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爲則劇耳。不可爲典據也。餘類推之。

仲弓問仁章

是說爲仁。不是說仁。是冉子之爲仁。不是顏子之爲仁。方與朱子乾道坤道註意脗合。

敬恕所以存其心，非于心中求敬恕也。

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爲私欲所間隔，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此中主客層次須一一分明。

敬恕是所以存心，存心亦未即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間，斯仁耳。敬與仁關切處，恕與仁關切處，敬恕與仁總關切處，邦家無怨與敬恕仁會通關切處，一一分明，纔道得不錯。

只是一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于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手氣象耳。人只做得從二句推類開去，不是從敬字指點二句矣。

出門使民與不視不聞，立在輿，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恂慄中抽出一節來說耳。

偶提出一兩件輕忽事境，形容無不敬全身，正如終食造次顛沛，非謂君子到此處纔見不違仁也，須言下見得此意。

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央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滲漏，故必當峻補。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

邦家二句，從功說效，鞭辟向裏，方是自考之意。

二句是自考，不離敬恕，是敬恕盡處。

下二句不是應效，要工夫到此方足。

夫子告顏淵，是爲仁盡頭處，告仲弓，是求仁下手處，故克復便著箇爲仁，敬恕不直說出爲仁也。無怨雙承敬恕，勘出常存此恕，亦只作工夫推深一層語。時手寫敬恕尚是求仁，爲無怨則竟是仁字圓滿境界，與天下歸仁一般，不容註中使以自考四字耳。

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之速而大，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邦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充積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所謂坤道也。

仲弓之坤道，節節要從不足處填補正氣以逐客邪，正講到分量充滿，則本體流行，無少闕欠，非後世斷港絕流之謂也。

司馬牛問仁章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節

此何從現成仁者說，仁者二字頓斷。

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訒，則不是訒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訒言即仁可知。

總不在言不言著解，訒字方活。

曰其言也訒節

其言也訒，何有兩層意思？說言明與仁字無干，說訒又是言中極易，人只作輕率語氣看，于層次未見分曉。

從言之易見事之苟，從事之苟見心之不存。心常存，在爲前一層；從言推到事，事推到心，見不訒病根，從心想其事，事想其言，見言訒之故，方知言訒不是訒言。

心常存，朱子于兩句中體會得之，夫子語氣點掇不盡，正令躁人尋思。

爲之易，言之得爲訒乎，一反便醒。

【周公軾文】賢者知難，聞庸人之言而心動；不賢者不知難，即聖人之言而忽之。【評】講學而詆程朱，亦猶是耳，多見其未嘗爲也。

司馬牛問君子章

【陳子龍文】人當有事之際，惟內無慚怯，而後可以規其策，既有憂

懼則智慮衰而方寸亂矣。且由爲之防，形必先見，適足爲禍患之招耳。評此等議論，非不通達機事，熟諳古今，然都落權術，非夫子之旨也。又若能正身以決機，潛引以遠患，上之有可爲之勢，則行大義滅親之舉，季友於叔牙是也。次之見幾超於國，則有不相污累之風，叔向於羊舌虎是也。評內省句，全不體發本義，只說向作用去，且有此條例妙策，夫子不告之乎。與不疚不憂懼正反，此乃造出憂懼之道也，豈司馬牛之所能哉。司馬牛只問君子，又不曾說到家難，如何夫子便只與他商量處向魋之法。夫子因其皆悅憂懼，故以此開貽之，其實君子之體象如是，非專爲處兄弟之患而然也。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訒同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疚，乃推出功夫致此之所以然，其間然有至義處變之道，亦在其中耳，豈得拋荒正理而專講家難。況

所講又皆權術作用乎。有下章司馬牛直指兄弟言，子夏尚寬解之如彼，曾謂夫子反勸之行未有之事乎。

首節

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不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若相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修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

曰不憂不懼節

不憂懼句，說得陶陶意令，方生出司馬一問，與上章正相似，何憂懼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力正在不疚也。

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俱留箇不盡意理，使之深思所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將說盡也，故朱子于上章爲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爲皆從恭敬中操本病源，遂顯得聖言神味無窮，將講乃謂註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層，直是無知之論。蓋此章隱對司馬心事而言，道箇內省便對著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爲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如何將內省併得向平日去。

二氏之放達，非君子之不憂懼，皆人情恕理，造亦是強排遣，與君子學問天懸。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

爲憂懣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則死生有命二語已走入二氏解脫法門矣。看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吾有老友善悲，有感輒痛哭不能自止，因之病甚，相知以曠達解之，不得。余爲語曰：嵇阮之放誕，正憤嫉之極也，祇益其悲，安得解。

解公悲正當以聖賢相責耳，古來可悲至餓死甚矣，餓死未嘗無聖賢，只愁不稱此一餓耳。求仁得仁，又何怨。纔怨便知所求非仁也。今尚未嘗以極處相待，已自不願擔當耶。休矣，公何悲一時爽然稱善。

君子敬而無失節

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蓋子夏此語頗猻至處，語病在下二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岸翌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深不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須知子夏此節道理，原推開說以廣司馬之意，故下文四海云云，註以爲不得已之辭，不應仍粘煞兄弟講也。

子張問明章

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辨不殺，正爲務外好高者，其求

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端最足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茀爲明而爲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知此方見第二段之緊要不爲贅衍

自來受蔽於女子小人者皆自以爲明者也其所以不明者正雖用明之不遠耳豈知用明之遠者即在最近之處不自以爲明而其明乃遠乎

遠只是明之盡頭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

遠原不是另說

明且遠在所以不行處不是深入正要揭得實說明便是遠所混說明更有遠亦離

兩不行却不是老僧不見不聞境界

金聲文士不通天下之故而窮情僞之變雖極其區區之誠以遇

物亦奚益哉評多少學者犯此病然須除出功利作用說

子貢問政章

首節

足字是政人都做成食足兵足耳

兩足字有足之經畫有足之形勢有足之利弊有足之相資

國家雖當無事之日不可忘武備秦室金人宋祖杯酒皆非王者之道

兩足字有政事在之矣二字有教化行在

教化行中民信原有本政在

答子貢止是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句即上句所致帶說也猶之衣粟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不可作食足兵足猶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民文法自明不可作三項說也直

至子貢以三項問難夫子方以三項輕重答之要之此節說話時原未有三項事意

民信不當先做三項說固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說將民信講入兵食內若謂民信其足者則又非也信只是誠意孚結無欺詐離叛之心原是兵食上邊事不粘煞兵食故後面子貢可分爲三耳看註補教化行三字伺知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兵食足而後信可孚不及教信之道正如菽粟水火之仁不是更無教仁之事也

看之矣二字則民信即在兵食之內衍下三者句則民信與食兵各分足食足兵足字作用在上民信之矣信字實際在下到下三者又併說

兩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矣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曰信

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用然後作轉見此節止重兩足字不遞平分三項也但單是食兵足而民便信秦隋之世已不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必待食兵足時則教化自行而民不離叛也

夫子一直說來未嘗分三件亦未嘗單指歸兩件到子貢一問纔不做二件耳故予謂首節宜渾不應說三說兩

細味聖人語氣原不曾平分三項到民信一項又特變文法也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則民信句原從上二句順帶說下到子貢幾分作三項問聖人又因其問而答之如此要之重信之義在子貢設難後發明出來在上節卻重在兵食故朱子謂以人情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孚於民此指上節本義也以民德言則信本固有非兵食所得

而先指下兩節之義也。
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于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有之民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若首節卽將信字看得深重。則之矣語氣不合。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二節
兩不得已是對上節未然發難語。若已足後有急。亦不至是矣。子貢議去。只要在三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去也。若說兵中原有可去。已非正行。謂足兵難于去。去兵深于足。尤爲劣校。
去兵正就足食民信講。是所論在去。所重在留也。
兵之所以可去者。以食與信在耳。總之無食與信。則無兵固害。有兵尤害。有食與信。則有兵固好。無兵亦好。此是聖人樸實硏討。策未嘗稍涉權數也。

古制之壞。兵食之所以不足。後別有足法。皆失信于民矣。去字中便有民信在。
子貢策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操根本。只在平日。故去兵去食而無不可。非束手待斃法也。
是聖賢打穿後壁商量。子貢直窮到極奇變處。看聖人用處何如。聖人應奇變。却越庸常。方見得庸常中。聖人已無奇不盡。無變不通。若粘死句下。則聖賢竟是腐頭巾說火呆話矣。
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夬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三者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關一不得。必不得已。卽指三者勢已盡去。必不能全。就其中撩掉那一件。且專料理這兩件。故曰何先。到第二問。一發必亡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曰寧可去食。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又找下二句。以見去食不是挽回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若只于兵食源流利弊商量。說來說去。止在利害上立脚。如此則守信亦只是利上事。不是義上事。於子貢問意。已不見其妙矣。聖人答處。不但不切。正相反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兩論互有高處。各有墮處。子成墮義較粗耳。近來逢墮義必周旋一番。極爲悖謬。
子成之說不下[illegible]。可謂高矣。自子貢辨之。而其弊始見。至子貢語病。人不易知也。立言之難。自非聖人。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惟聖知聖。此等處須知朱子之言已造至處。
以子成之論視文勝之俗。則高甚矣。而不知其言有病也。得乎貢

之辨。正文質不可偏廢。而子成之病乃見。子貢更高甚矣。而不知其猶有語病也。得朱子本末輕重之說。而子貢之病又見。義理無窮。精析乃出。後人心不細。見理多粗疎鶻突。可彼可此。迷有謂子貢之論與夫子野史君子之義相符。不必補註中之說。不知聖賢講道理。必求其盡。不似後人妄立議論。便成門戶。不許人辨駁也。
【[illegible]文】去文兩質亦不能獨立。子成之激。殆不如子貢之平也。
【評】正爲平中有病。【文】侯不敢僭王。臣不敢僭君。以文在也。愚不敢詐智。不肖不敢詐賢。亦以文在也。【評】子貢文質一視。尚有弊。此知偏重文。抑又過矣。【文】文去而丘閭之子不異于君公矣。【評】亦有有章服而上下仍無辨者。此不可咎其質也。【文】文去而頑鄙之夫不異于聖哲矣。【評】朱子云。使君子與厮販對坐。並不

以文見非竟好惡自別。評學者取子貢之說以治天下則綱紀
繁飾周禮之得坊。取子成之說以治一身。則儉陋深思。亦唐
魏之遺意。是兩得之矣。評所以治身。即所以治天下。文質豈可
分用耶。通身弊病在此見識差去。如以此治身治天下。是兩失
耳。文質二者。原不可相離。然必質立而文麗。但天地閒氣勢。自
然文易流而質易滅。故聖賢多救過以反中。每重本而輕末。子
成之論。亦自重本生來。然却說得太偏。故子貢以並重之理正
之。然本末不分。則語病亦不小。蓋文畢竟不可與質同重也。今
通篇竟重文說。則病又甚於子貢矣。不知此非重文。乃輕文也。
子貢雖失本末輕重之差。然看文質尚是同原一體上事。若文
中所云。則文祗是裝飾點綴之具。與告子義外相似。但爲分別
等差不可少。故可以治天下而不可治一身。此即佛老之見。與

子成似反而實合者。近代良知家言正如此。他旋見佛老之蘊
以文爲外假。非本體所在。却又竊見佛老之說。不可以治天下。
故又將刑名度數禮樂事功。另講出一番施設。道是良知中作
用。以自別於佛老。不道內外打成兩橛。原非聖道之體用也。其
病只看得文是外而輕。則說重轉輕矣。

良知家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面上亦用僞也。嗚
呼。此其爲質也。其虎豹之鞹耶。抑犬羊之鞹也。哭踊有節以爲
僞。飲酒嘔血以爲眞。食稻衣錦安。即良知。非披髮野祭之風乎。
嵇阮以老莊淪晉。金谿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
非細故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節

上君子是泛常稱呼。此君子起斟酌字眼。上君子就行上見。此君
子在言上論。上君子翹然自喜。此君子褒中帶貶。
駟字只形容不及之甚耳。

文猶質也節

文質二字逗斷。
兩猶字乃並混之詞。眼界高濶。而語有滲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章

首節

年饑用不足。則哀公單爲用不足。想到年饑耳。與百姓何關。
同一凶歲語。心事迥別。則情形亦迥別。自賢君起念。便爲百姓不
足。爲百姓不足。便是欲蠲租減稅賑濟也。庸君起念。便爲用不
足。爲用不足。便是欲加賦開利也。哀公正爲欲加賦以足用。而
告訴到年饑耳。

有若對曰盍徹乎節

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答取法。而意却在用。此正
鋒相敵處。行徹必先節用。不則有若之言。非腐即戲。斷不可行
矣。註中節用厚民。正見此宜。荀子以禮節用之。以無禮節用之。
後發明禮稱。亦此意也。
節用以厚民。此是有子本旨。
宣公稅畝。只是加稅于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
田民田不分。亂來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
度當時廢徹法。亦止是稅畝加賦。與秦人開阡陌壞井田不同。即
入私家者。亦必如後來兼并之弊。

曰二吾猶不足節

刪此之云云。評自來加派橫征。其勢行極暴。而其詞令必哀苦婉

轉滋弊屈而情怯也。要解自己，先援證前人。要利官家，先似惜
百姓。千古徵求狡獪如是。
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鍼鋒相對。哀公但知爲吾計，忘却百姓。有若
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對曰百姓足節
哀公與有若商量，只爲若闕用，兩下錯綜處，只是行徹不行徹。原
不曾論到百姓，只爲哀公如之何其徹也，便是不曉得徹法上
下關通處，道是利百姓而不利君，故有若直下百姓句。百姓足
即是行徹，百姓不足即是不行徹而加賦。語脈最緊，而神勢最
突。人但謂君知君之不足而不計百姓，如此說竟是有若呆勸
哀公愛民，可云老不曉事矣。就哀公意中跌出一百姓來，乜感
更分明，方知有若也原爲用不足起見，非老生迂濶而遠事情

也。
有子正對哀公二猶不足而言，意重在足君邊，呆講加意在百姓
便失其旨。
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發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子
答行徹，正所以爲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邊。百姓足句不
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止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
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
道理重百姓，語脈却爲足用。
從吾猶不足領入，從用不足上商量，足不足而兩分行，令哀公言
下猛取，方得此節語意。
百姓足百姓不足二句中，須見行徹不行徹之根緣；孰與不足孰
與足二句中，須見君民相關處，即對闕川不足實際，見不精切。

祇說得愛民足國大體耳。
君民一體相關，固是說常理如是，然所謂百姓足與不足，須從行
徹不行徹來，方是有若對答之旨。
孰與二字，是急按哀公口氣，同報其緊，泛蕩開說，神理殺散矣。
孰與語詞，與乃相與之與也，後來刻作取與之與，失本意矣。
關係深處 上下相應者，權由爲餘以求君之權，而君權已復伸矣。
講 行徹豈所以求威權者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孰
與二字極完切，所謂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
曰君之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矣，有子之意矣。君民一
體，則終事急公自在其中。若說必富足而後威權得行，則所以
足民之心術已壞，豈尚有一體根源哉。此亦功利之癖，當時大
人開口便講作用，其習已深，不覺害道也。

有子祇明君民一體之意，見行徹不行徹之利弊，至其施設之方，
尚待哀公之再問，而惜乎其未聞也。
後世謂井田必不可行，其說大約有二，一謂豪强之田不可復取，與
夫司農歲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法，又有均田限田之
法以通之。至度支經費之不足，則千古未有善爲之說者。是則
有子兩言，至今猶看不透，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懮懮過計也。
問或云，唐中宗令李嶠蘇瓌子各對尚書，蘇引木後繩二句，李引
斮朝涉二句，中宗云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可徵應制最忌傷時。
張江陵進講至放勲徂落，曰時蓋已百歲矣，同列深服之。故以
此節重上輕下爲得大體，此說如何。曰此說尤壞人心術人品。
看詩書所載古聖賢告君，皆憂危戒勅之言居多。李文靖爲相，
曰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之，眞宗慨然變色，同列

皆以爲不美。劉元城論名相與此事以爲惟李沆得大臣體。夫
告君尚以危言爲得體。豈行文反以阿諛爲得體耶。成弘以前。
未嘗有此。即題目亦未嘗避忌。自嘉靖中。重符瑞齋祀。始以忌
諱爲戒。流至末年。習成諂媚之俗。闈中專取吉祥。偶有何字之
觸。雖首拔必黜。士子從未化時。即學爲諛佞。安得復有品行事
功哉。程子在經筵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嫌名也。程
子曰。臣下尊君若過甚。則驕心生。皆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勿避。
爲相當法文靖。經筵當法程子。若中宗崩主之言。居正佞臣之
術。何足法哉。有志于人心世道者。當力破之。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章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節

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

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却只在自盡。
四者爲綱。推極言之。過人而肯予以分之所宜。政之理盡。而大道
亦盡矣。
大題英文 從古聖賢。或能造乎其域。卒未有溢乎其量者。評 此方
得盈字之義。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
擴讚夫子可以之意。此須于兩節交接頭領會。

首節

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
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纔說片言。便有下節在句裏。折獄只
捉其用耳。呆讀定做成折獄可以片言矣。

子張問政章

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夫子之所以答
之者。立誠之目也。
原評細 君子之施爲。與功利之士。豈能大異。而獨其內據于心
者。靜必有存。而動必有守。此立本之道也。評 此是見識大識處。
三代之太平。與漢唐之太平。原自大異。不獨本原不同。又 治亂
之原。實始于一念。是以莫貴乎專一。評 無倦是始終如一。與專
一又別。評 所以戒其倦者。皆在于居之之時。評 居指其存心處。
不是將無將無所居也。
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略過。與子桑伯子節不同。彼是統
論心法。此只在政上講。將文于行之說政。而居單說心者。非也。
子張才高意廣。其于治道。必不取卑雜之術。但少誠心實力。正沽

與他人言。必須辨所居所行之是非矣。
以忠。只向裏說。力盡凡講作用權術。其根本已失。如何得有政。沽
何以見得子張少仁。其病只在過高。纔過高。便鶩外而少實心。且
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同甫之功利。未嘗不說濟世安民。然
議論越高。本心越錯。總他說話。但有愚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
愛民之心。只此一點。隱忍已將仁字剗刮。此漢祖唐宗之治。
朱子到底不許其同于三代也。只爲不是忠字源流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磁鐵相引。冰炭相違。誠也。題中兩人之字。最肯眼。人之美。人之惡。
亦何與己事耶。而一爲之欣。一爲之戚。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
解。可知是從心而中出來。
成字不成字。俱有實力。

[illegible]操人倫之柄云云。〔評〕感人莫惡，何論權柄。〔又〕小人不幸而有其權，遂足以禍天下。〔評〕小人無權，亦禍天下。○雖君子小人立心好惡本自不同，儔類相與，邂逅因緣，布衣委巷無不如是。不但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也。

季康子患盜章

不從君民起念，只爲自己利害。康子患處，便是盜心。做官不爲地方計，只爲自己考成，縱諱與捕逐，亦總是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非刻論也。

上多欲，則下行偷，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爲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徊轉折，與語意不相肯。蓋上藥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爲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只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此君子小人之德，不是性術之德，乃分位之德耳。不分盛衰世皆然。

此德字，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誼耳，非性分之德也。性分之德君子小人所同，分位之德，君子小人各異。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偃，率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

人每將德字混善字，便失其義。君子之德，只在勢位臨觀上解。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之順速易效耳。

子張問士章

首四節

前四節見聖人分別指示處，如禪家權實照用，本色鉗鎚，爲機不測。

子曰是聞也節

是非二字中，有實下趨舍工夫在。

[illegible]夫人學術之未精，則有終身斯無礙之途而不知其不足以類萬物之情者，則邦家之赫奕，有以誤其所始也。〔評〕如今人初上學，志不過爲科名，騙官做，如此讀書，那得長進。直至頭白老死無成，皆初學時一念之誤。〔又〕夫人本統之不存，則有終身受物情之推，而不知其不足以爲中正之孚者，則邦家之浮飾，有以蔽其所終也。〔評〕一直錯到底，便得科名有官做，只是騙人爲主，那得有人品功業。

夫達也者節

質直三句，逐字平鋪說下，見爲己務實之經，其中並不分極至。試將義字提出，若前後皆以全此者，乃君子義以爲質章意，於此無當也。

三句逐層講由爲己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退藏於密境界。對鍼下節，直是雲泥路隔。

須知此三句雖爲問達而言，然只合轆辟向裏，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若句句從達字逆入，反似此三句專爲求達而設，却正落了聞家船去矣。

察言二句，易說向周旋世故上去，須收拾到爲己實際，前有註東二句云，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方轉出在邦必達二句，則

上三句總以無意于達爲得。若處處從求達意轉出，便錯却耕鉞也。

通塞原只管我。

【[illegible]文】道俗有孤行之累，同世有喪己之譏。惟參以相用，而物莫窺其際。【評】纔說參便成詐僞之術。謂直道難行，必參和權術，體用各別，內外分行，總乎詐妄矣。深之則爲老莊，刻之則爲申韓，彌巧彌近，則爲鄉愿，豈復有君子之道哉。將好義察言觀色，處下人，皆講向外面作用去，不特此四者說壞，已先將質直划斷了也。此比子張之問同一向外，而更加役點矣。其理亦平實易明，朗子豈有不知，蓋緣當時名流皆惑於良知之說，以無善惡而率眞爲本體，以權術功利爲妙用，故於此等處直信爲道理當然耳。

大聞也者節

不疑非眞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句對照分出向裏向外之別。

【金聲文】其心以爲吾言行才祇但得一二人有力之口，卽可以漸騰千萬人無心之耳。而與吾非也。【評】門戶聲氣之下的的如是，其流風餘韻尚可見也。【又】若以爲是，若以爲非，則疑爲而不敢居。此自敗之道矣。【評】大官說文，名士講學，盡守此訣。【又】大一念而欲賊盡邦家之人，非忍而爲之，其將何以爲心。云云。【評】當時朝野以聲氣爲事，盜名之士，皆夸詞飾貌以要大人先生之知，在位者亦喜援引爲用，故此輩得售其術，而因廷從之，亦希先生目爲狐鬼情狀，借題摘發其隱，其刻深皆憤痛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節

先事後得節

先事是從事之事，非事物事理之事也。混看不得。所以崇德亦不可道得了纔崇，只先事後得處便崇了也。

先後二字都有力。事得俱兼知行說。

只先後處便是崇，不是如是而後乃底于崇也。崇是功夫，不是成效。

無攻人之惡，正以足攻其惡之力。

樊遲問仁章

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仁也；辨知，辨其正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不知，卽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

愛人知人原只在自己心德上說，至樊遲著疑，故指出知之功用

及人處言之，以見知之不悖于仁。子夏因樊遲只告以下半截語，故亦但就功用上發明推廣，其實全理須歸心德講，方見知仁合一本體。

前截以不說盡爲是者，正爲樊遲未達，及退問子夏兩重疑案，要留他地位耳。到末節何妨透快言之。註明云子夏蓋有以知兼仁知而言矣，而作文偏要不說破仁字。此種議論，皆自嘉隆以來，以禪學說壞，又誣註爲拘鑿，蓋惟禪機忌說破，以其妖原說破不得也。聖學從無此法。卽第三節之上句指知，下句指仁，亦本註語，但在夫子口中，自己疏解仁知不得，然其意理實如此。聖人未嘗故作含糊，虛留以益其疑問也。流俗見解由來已久，論文者方以爲楷則，令後人含含糊糊，不敢將道理實做一句，流弊不小，直當破成說看之。

首節

金正希文 夫自天下之學術無用也，仁則索之天機，知亦離之窮理。仁知之名非不美，而斯世未嘗一蒙仁知之效。【評】仁索之天機，當時未嘗徧；知離之窮理，此有何不是？知仁正窮理事，聖人之言，有指體指用、舉偏舉全之別，各有所當。遂得謂彼失而此得耶？【文】無益宇宙之作用，雖內游自性，體而外足以震爍一世，君子不用也。【評】講作用，起便倒說內游自性，體則必無補益宇宙之作用。可見他體用看做兩件。【文】天下不盡可知之人，惟【評】此何不然？天下無不可知之人。【文】人品原無俟知，知以為衆錯地，即以為鼓舞地耳。【評】知人知天，所以修身。合下便當知，非為天下人也。

子曰舉直錯諸枉節

陳子龍文 為直而不免枉名，則憤然激矣。【評】不必至此，只與枉混容。便使不動，即如通秀才考三等，真是氣悶殺人。

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始終只在智裏說，而仁在言表。

上節遲之疑在知，子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論。或問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令樊遲徧參也。

樊遲退節

徐世溥文自記 樊遲原有兩疑，專為知者之性是一疑，又未達所以能使之理是一疑，集註自明。下文富哉言乎答專為知者一疑也；舜有天下節答所以能使一疑也。今人只講成為知者一層，至所以能使一層，全然不講，誤矣。又衆直二句，緊接知仁之下，原是夫子說知者之事，見其能兼仁，非並言仁知，而樊遲故諱問仁而言問知也。將解亦誤。【評】自記甚明，然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兩截，而以為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彼仍兩層病根只一。

遲之未達在知，故見子夏止云問知。

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不是辨其未必然。

子夏曰富哉言乎二節

樊遲只說問知，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倘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以借舜湯做箇影子，指點活潑潑地。

舉錯雖兩件，然舉即是錯，故枉上加箇諸字，即此節衆字也。若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為愛，義以放仁也；以舉為錯，知以成

仁也。義逆而知順，故此重在舉邊。

不仁者遠，是子夏想像出，方見富哉。

註明云子夏已知兼仁知言矣。仁字如何道破不得，但不可提唱仁字與言知斯隔，以子夏原未知論仁，只在夫子言富中體會得之，須得此意耳。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文字，不似後世詞章訓詁之謂；會字，不似今人鼓動煽惑、徵逐讌集之謂。

人看得上句粗下句精，文當不過便寫得上輕下重，或且轉而為側注之局，皆因自己所見文字淺小。會字浮之，與仁字有內外精粗之別，亦從陸王之說，以讀書窮理為務外來也。聖人四教

必先文。文斯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禮必由博文。文字是甚事。若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謂會。一班社友名公。講師游客。煽誘權勢。攫竊利貲。滿胸坎皆惡根蟠錮。仁字之本已斬絕矣。何輔之有。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今將仁字看做大事。因綠文字看得粗。只作語言文字。又欲紊併入細。求合轉離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五終

論語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聖人說理定是上下俱徹。先指行，勞指事。無倦指先勞。似乎平實淺易，故說註者喜作答論以恣其高深，不知由其平實淺易者求之，雖聖人不能盡也。

爲君上忘極苦事，後世看君上是極樂事。惟以爲樂，則自然不肯先勞，即先勞亦易倦。惟以此爲苦，我爲君上便合該承當，則不先勞無倦不得。必先勞無倦，而後快然極樂耳。若說不先勞無倦，便有多大利害。此仍在人欲極樂上講，須直見得天理所以必先勞無倦，方是大德王道之至。

首節

先之指民行，不可作先機豫事解。

請益節

無倦即在先勞中加勉。

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爲他一問，即見他病根在此。纔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不講，故以安人安百姓詔之。纔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曾別附道理也。

仲弓爲季氏宰章

首節

聖人語定徹上徹下。只論爲宰，而宰天下之道已寓。然終是客意。每爲貪體面堂皇，說做相臣事業，故屬隔靴。或欲一返而粘住邑宰，則又氣象酸餡。只要實說理爲得。

【陳際泰文】先有司，然後大臣之體得，而朝廷始尊。【評】體自當爾，不因之而始尊。【文】先有司，然後大臣之心閒，而職業自理。【評】大臣心也不閒。【文】天下奇材絕智之士，往往以跅弛不羈見功，亦往往以疎略不檢得罪。【評】此只說得一種小過耳。須知庸才小過亦須寬，不獨奇才絕智也。

【趙衍文】獨若期會之煩，不能無偶然之誤，苟將持大而苛細，則凡任事者，必且救過不遑，而庸人反以無過爲稱職。【評】後世銓選考績之法，皆壞于此。

特因下面有仲弓一問，遂令人看重末句。其實夫子口中，只三平遞出耳。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節

【歸有光文】度其才之所至，而大以任大，小以任小，惟自我知之所及、力之所及者爲之。【評】爾所二字，著實舉字中分量正不同。亦只盡現前分內。【文】吾以其所知舉天下之人，天下之人天下亦各以其所知舉天下之人。吾以天下之人之心爲心，天下亦各以吾之心爲心。【評】直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氣象。體大則其用大，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盡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須實見得此意，徒作大帽子話，便不是。

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知，故著力都在舉

字。舉不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辨
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蔽乃得。
所知不必賢才到十分。只在目前晉接間短中取長。舉得不錯。則
必以類應。此枯骨所以致千里也。
金壁文 知乃衆人之私見。舉乃朝廷之公典也。私原以爲公地。則
直伸其所私。而不廢朝廷之公矣。其又何求焉。評 可知原不是
私。後世舉剛私。朝廷亦但以私防制。故大壞耳。
後世防制舉賢之弊。嚴于盜賊。故每有賢者在位而不能進一良
友。此法之過也。然及其可爲。則又多樹黨植援。自爲祿位計。其
心甚于盜賊。安得不用防制之法乎。必上下先去其私忌之心
而後得舉知之用耳。
汪基遠文 後世抑遠嫌疑。苟親與故。即心知其能。不敢與爲推引。

而務得不知誰何之人而用之。夫不知誰何之人。果足以任天
下事哉。評 極盡後世用人之弊。糊名易書。覆筏科條。欲以得賢
才難矣。
五倫中君臣朋友二倫。從義字生來。故信友則獲上。不是兩節事。
惟其義也。後世君臣朋友只成一利字。是利便難信。不但君臣
難信。朋友先難信。故每釁生于朋友。而禍烈于君臣。門戶之爭。
害及國家。往事可痛也。欲救此病。須先講義利。從從法求之。雖
嚴科場。公銓選。坐薦主。總只在利上經營。以弊禁弊。反爲此曹
增多少利竅耳。何益之有。故予謂舉賢才一事不停當。竟滅知
世間兩大倫。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首二節

聖人得政處分衛事。不知其作用如何。但觀正名之論。則蒯輒之
難乎爲正也明矣。胡氏之說。雖未必聖人之果出乎此。然其義
自正大。後人譏其迂而難行。只是委曲就時勢立說。不是講究
天理。聖賢只在天理上斷定。如去兵去食。食豈可去乎。亦是行
不通事。然理卻如此。
聖人只說个正名。大義炳然。今定要穿鑿如何必然正得。亦是雖
非大主文使輒遜位郊迎使聵務從引避云云。乃純用陽明之
說。不知孔子家奴道如何。
陳龍文 父子大倫。國士重器。評 此何說。誤兩者並舉。則國士輕
器耳。文 兒殘之人。處心積慮不可易矣。而又好引當世之君子
而與之計。惟以至正之言告之。則彼雖不從。而我可以無愧。評
正名只論理當如此看。必也二字。便見非此不可。更無委曲調

停。陰陽作用也。其所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强爲區畫。
然不可因自己淺陋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爲正
論以自免也。如傳習錄有謂輒迎聵致國。聵不受。羣臣百姓請
輒。輒請天子。聵亦表輒。輒乃尊奉如上皇故事。紛紛做作。如弋
陽戲場。徒見其滿腹詐僞鄙俚耳。況當日衛又不曾當真待子
爲政。子路設問其理當如何。夫子亦只就理斷。豈計及己身哉。
聖人道衛正名。言理必當爾。非謂我自有妙用。能使其名之必正
也。度能正名。則爲衛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爲政。故子貢曰夫子
不爲也。聖人於魯。未能感化定公季桓子不受女樂。安能必使
輒痛哭奔迎其父而致國。又能使蒯聵感化於子而不受。又使
羣臣百姓必欲輒爲君而表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豈
陽明又云豈有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

天理如其言是聖人都只徇私世法不過于道上面裝點周旋然則趙鞅援必嘗全賓益應佛肸必將護晉賊乎胡傳立郢之說亦爲臆揣未必聖意如何要之輒之必不可君衛乃所謂人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爲衛君之行非爲衛君而委曲爲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覘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耳

事不成節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此禮樂指平時日用者言與只是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即禮樂興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

荒穢悖亂之執未嘗無禮樂刑罰而不可謂之興與中也不興不中總使民無所措手足禮樂刑罰雖層遞下總在事不成說下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節

末節正綴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可行故無不順不成之患禮樂刑罰之興中包在事成中可行即指事成以下諸句總結于其言不苟便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

不可苟者天理也

陳子龍文君子之于人國也其失之于正者則大正之其失之不可正者則[illegible]正之使其足以有辭而已矣夫而後知君子未嘗不可與謀幾事也**評**然則聖人且助逆爲惡矣言不可苟即是名之必正聖人正爲言之重大如此關係成事禮樂刑罰可知正名便須行實事正須大正之故曰不可苟今曰不能大正而僅以言小正之於不正之事委曲調停乃所謂苟道也其謬本於王伯安云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將孔子赴弗擾之召必須爲他謀劃實赴佛肸之召必須爲他定中牟乎爲亂臣賊子委曲調停使足有以安位後世纂弑佐命之人皆用此義其病只一苟而已矣聖人而出此乎此等議論斷滅天理誤萬世不淺而猶講良吾知其知之不良矣

樊遲請學稼章

上好禮節

須想上句正以小人訶之忽然接說到上下感應處兩不膠黏不是樊遲所問又不切樊遲本分事理此際最難下轉轉不來則三句離根脫節都成閒話矣

羅萬藻文學者愼無慢奇其情也隱居求志亦取古聖賢之爲民上者規其事以自廣而已**評**小人句下忽然接上好禮六句[illegible]是粘連不上只爲眼孔小看得名位懸絕耳若從學字看眼大

下更有甚事理不在分內若云取古聖賢事以自廣雖對小人句却成淺陋便是外郎爲堂官供帳不是自家分內受用也

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纔是說功效

上字只作君子字看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小人二字對針

好禮義信不說以此治下則是不期然而自然之效

信字體用表裏甚精賡不止在章程刑賞約質上事曰好信則上之誠實相孚者深矣故民莫敢不用其誠實

子曰誦詩三百章

不達不能在誦詩時已誤

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而牆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

總說附錄六經之爲道也。使人高可以至于命。其次亦不失爲人
用而已。吾姑取用焉。[illegible]聖人原不曾低看用。用卽是至命。道理
學經無姑取用之理。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灑掃進退至堯舜
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至聲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
次之用。卽分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
之旨也。以此爲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
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

子謂衛公子荊章

有看得不直錢處。有看得不容易處。有看得大有關係處。抑揚推
勘于聖人言外四面偵會。方見善字中義旨不窮。
從公子居室上著眼。見當時僭竊篡弑之變亟矣。夫子善荊意用

處極大。而荊之爲善。亦不廑廑保家節欲之閒。

子適衛章

聖人心體之不息。若無時非行道之機。而憑藉必有實地。施爲必
有次第。今日與明日不同。此處與彼處又別。究竟只一箇聖人
之心流行于其閒。富敎等字。須抉出聖人胸次中物。
此番議論。亦是偶感而發耳。不是夫子冉有鎭日相對立箇題目
講說經濟也。今見朋友家好講經濟者。類是一籌莫展之人。纔
講經濟時。便已不是經濟也。呂伯恭陳同甫之徒。尚不免此病。
而況後學之益不若耶。

子曰庶矣哉節

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
民之道。無不並到。撫舊德而思振興。[illegible][illegible]河。遺黎故老。得不
動渭南後邨之涕詠乎。
只庶矣哉一句中。有多少景象。有多少心情。
庶哉一句中。有美有刺有望有悲。聖心甚長。無所不至。及冉有問
何加。而曰富之。更問加。而曰敎之。此固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
而逐漸生出。時文每于起處一口說殺。失其理矣。
惟恃其庶而不富不敎。則其禍患有不可勝言者。此聖賢所憂也。
不然。則今日天下。亦大有人在。

冉有曰旣庶矣二節

兩旣字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旣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
然說入。下旣字是商量法制上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盡。
兩加字最宜玩。因庶而議加以富。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因富而議
加以敎。敎字緊從富字發論。如此方是加庶加富之道。方是當

日問答意思。旣字又字之字。皆見實地。若泛論道理。卽不庶亦
應使富。卽未富亦不可無敎。如始事治不足。繼事治有餘。初試
其身。復謀其心等語。未爲不是。却不是本章精義也。
庶不可不富。富不可不敎。其勢相因。所以富庶所以敎富。其法亦
相因。
看兩之字在下。正是在上者有實心實政在。富敎二字。原只說得
大綱。其中條目次第。惜冉子不能進問以發之。
富敎中煞有條目在。却代夫子補出不得。若附圖還他虛字。又有
何意義。秀才做時文。亦卽可打叠經濟程丁。所謂朞月三年。皆
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敎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
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三代以下無善治。然此理自

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謂終不可行也。方遜志已見及此而本
領未足。遇非其時。故不能有爲。然不可謂非聖人之志也。秀才
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人
必具有架漏千年之識。而後可以經世。可以著書
皆見得王道之必可行。功利之不足就。彼漢高唐太猶不足與語
此。而況其下焉者乎。
與喻才論宇宙。與名世指畫成敗。但犁然有當于心。鑿然可行之
事。然皆非流俗見識所到。

子曰苟有用我者章

朞月三年。審時度勢。聖人正不是紙上經濟。看夫子相魯之效便
見。

余論文 一年而誦者息。一年而頌者興。一年而誦頌皆釋。云云

程子云。凡看書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須思量其如何作爲方
有益。此可爲實做三年矣。雖未必盡聖人分上。然亦在國僑夷
吾伯仲間。後世如孔明庶幾當之。不似鄙漢只道得自己苟且
權術中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章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殘殺極甚時思痛之語。從
來赤子在慈母之懷。朝顧夕復。不知其樂。撫摩不至。反唇誶語
者相向也。一旦非族異心。猜竿雜處。恣其攫噬。而莫之敢較。而
後追思向昔之一日而不可得。此其辭情能不更切。
因殘殺而思善人。因善人而思是言。一片深悲。正使鳥驚心而花
濺淚。
是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百思及此。誠哉何神

味不盡紙上猶聞太息之聲。

冉子退朝章

冉子差處在有政句。夫子教冉有抑季氏。亦只在此處辨正。非謂
冉子不應朝。退朝必不可晏也。況退朝是記者筆。不是冉子語
何可作罪案乎。
何晏也。何字中有猜疑有究詰。有箴規有嚴刺。

葉公問政章

子曰近者悅節

懸空着此二語醞籍無窮。惜葉公梁伯不能再問以發之耳。

子夏爲莒父宰章

講義 文 主速者一往而慮不顧難。主遲者老成而百不失一
如此議。乃黃老以退爲進之見。非聖人之不欲速也。欲速者正

爲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涼。追窄躁陋。不可以
有爲耳。與下見小利一例。非妄謀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事
之或速或遲。必當其時。時當先發。雖聖人亦未嘗必主退後之
理。但爲政自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教子夏遲緩
作用。後起者勝。以退爲進之說也。文 見小利者。非謂其爲小利
也。彼以爲天下之觀止此矣。語 見字說得透徹。令天下營營逐
逐。都坐此耳。是大事不成之故
看註云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小大皆在事理
上說。若從利字上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則大利不得。聖人教
人於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
朱子與龍川力闢之旨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章

葉公此論不是痡昧無知。即二氏任其無我兖親平等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倫至理以動之。在葉公口中極言其行之高思以易天下。在夫子口中。頓挫隱之似不直。其言冷而嚴宛而正。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節

陳際泰文云云。評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證而又曲取相隱以全之也。證父正坐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安。今若云義本當證。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乃外飾而證攘爲本真。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爲反經行權之說。所識須微析之。

楊以任文堯以天下與舜。非適其子也。不利于丹朱。則莫如不與而謳訟隱矣。禹有天下而郊鯀。非忘所受而私所親也。民神弗

畔則郊之。而績用弗成隱矣。評與隱字不相干。丹朱與鯀豈攘羊之過而可隱哉。攘羊親之過小者也。故當隱。若名之幽厲則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堯豈隱丹朱。禹豈隱鯀者哉。謬矣。況他原不曾隱謳訟。是堯言。何嘗隱。九載績用弗成。史臣不隱而禹能隱乎。文泰伯之隱隱于父子。伯夷之隱隱于君臣。天下於是乎享臣子之利。而不見臣子之害。評以太王側攘羊乎。以武王側攘羊乎。泰伯之隱二句。所謂鄙悖矣。隱是天理上事。豈殺利害乎。文君父之汎汎于天下久矣。尚皆隱哉。評題本無君臣義添設既無謂。且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與父子相隱之道通混哉。如其言。則湯武真篡弒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須見此處與仁交接頭地。

忠字兼恕義。正與仁交接頭地。

恭敬忠名目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

各句自有劃開道理。又有會合道理。劃開處看仁未嘗欠小。會通處看仁未嘗攏落中間。又自有親切關進道理。須見得徹非影響湊合之所能爲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此題應逐節因問生出。只先已攏不得。亦各各分開說。扭捏關攏不得了。貢如此問。夫子纔如此答。聖人豈有他心通法。先立節題目以待乎。故凡用體用才節等說數者起看皆謬。

此登階問階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問而先措之也。行己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村學究造講說每

章要尋出一章旨。要以此句貫下三節。剜肉作瘡。皆庸人自擾耳。

首節

錢禧文行己在清濁之間。此志不立者也。評此言禍世千餘年。今日乃破。

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此大擔子起耳。今士人靡所不爲。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究其本末一無足觀。恍惚漶漫以苟生。則又取行己在清濁間語以自掩。士品之日流污下。鮮不由此。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不是贊賞狂狷。見聖人望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爲道計亦爲其中

狂狷固是生質。然人能學爲進取有所不爲，亦即聖人之所與
也。與狂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四顧無
人茫茫安屬。禪子尚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去半箇之品
亦復如是。

玩必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鄉原流俗。必不可者在狂狷。雖
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者惟此。

錢禧文 士之自立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入道則同。人必事事求同
心迹之際。所以多不可信也。**評** 灼然不易之論。世間人品文品
都從惟恐不同了流俗。致敗壞不可收拾耳。

子曰南人有言曰章

首節

巫醫句。正是極言無恒之不可。如黏帶疏解。便落小巧。且又須增

而況一轉矣。善夫二字。是勉厲人語。不用虛文贊賞。實作指點
鞭策說。

若張皇巫醫。歎矣不過借以極言其不可耳。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黃洪憲文 道相濟然後和。情相比則爲同。**評** 只是公私義利上辨
取。**文** 天下國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强同者。惟
其平心以待之而已矣。**評** 程子所以屈服半山也。子瞻之不同
難言和矣。**文** 天下萬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强
和者。惟公其心以應之而已矣。**評** 朱子語陸子靜各尊所聞行知
無望其必同也。

陳際泰文 外之待物和。而內之立節不同。自兩事也。無事之時和
而諍事之時不同。自兩候也。**評** 或謂深山人潰世。與一切不同

不知正爲他將內外打做兩件耳。亦無無事和而諍事不同之
異。君子之和而不同。一向如此。不分兩事兩候。

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
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論
辨時不同。看成兩件。說來總有弊病。

不同即在和中。君子本自一直。爲下句立辨。須如此分明耳。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
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其所以和。有不同處見其和。有和處見其不
同。

君子而有時似同非同。此却有辨。中立者。大約與小人也。

說和是作用便非。

曾[illegible]文 同字不可抹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是聖賢參贊
種子。特爲比匪苟合一輩下鍼。不得不如此捧喝耳。**評** 易所云
同聲同氣。是泛論世間品類道理如此耳。豈君子與人之心哉
下句明說小人同而不和。若不要抹煞同字。是不肯抹煞小人
也。此等議論最害事。

後世朋黨之同。固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
害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
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兵連禍
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本無
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立
心處打掃箇乾淨。纔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爲彼用。只
此一點相爲我用之意。便起戈鋋鏑鏃尖鋒相對。豈復有和字

根苗哉。後之反覆傾軋，固是我立心處自名之耳。

啓禎間門戶之禍最烈，其時小人之黨無論已，即所稱君子者，亦皆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標榜而無實行，正同而不和之類也。其有被錮斥顯戮者亦宜矣。而至今門戶之流，猶私相稱訟不置，雖賢者不免，何其悖耶。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今世之士，皆宮圓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不道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峭厲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之論，於是在家必怨，在邦必怨。此又所謂乖角，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議論。繹經夫子折衷，方受立言無病痛耳。

第二段因上未可轉出，平舉兩種，却不合。

鄉人皆惡，在受惡者論，此意正當自省，不可但傲然不顧也。

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義，非謂觀人之法，定取必于鄉人好惡也。

好惡以善不善為斷，是活法，是定法。

不憑著善不善取人，便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又倒了一邊也。崇禎間用黨人不好，互用相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正坐此弊。

善好不善惡，皆是已成後看得，是知人正說。

本說知人，然受好受惡人自有身分工夫在。

公孫文奇傑之士，決非尋行數墨之徒，以其身供天下好惡者，所敢議也。而不可以訓，而不可以此定天下之品，定天下之品，則自有中正和平之道焉。蓋好惡天下所自有，聖人亦不求免，此

此種正希雖說不可以訓，然其意中畢竟以此種為最上。文君

子存善不善之見，以取有好有惡之士於世法之內，而破善不善之見，以陰相天下皆好皆惡之士于耳目之外，則或庶乎其可也。又看得聖言低下一格，必要不存善不善與好惡為第一義，其流則皆好皆惡亦得。只是此病難除，觸著便發。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此章是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有位，困而家食，皆有使人人事之理，時文貪大帽子，必要帖在大臣上說，於是本義拋荒，淺見百出矣。

難易只一个君子小人，兩面看出如是。

上一句囫圇說，下兩句申明之。若上句即拆開平分講，則下面道理已盡，不用複叠矣。正為上句而字一滾渾成，故接講下兩句。

上句中而字須急遞下，兩句中也字及其字，須頓斷不可作一

例看也。

難說是心之公，易事是心之恕，兩邊難易相反，故用而字紐對。下理兩平，無側重意也。故下接說之不以道，應難說；及其使人也，應易事。又如此回互講，正為事說是兩件，說話歛傾一邊不得耳。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此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却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二字，是君子自己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即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

即說之以道，亦不為小人所揣捉。

及其使人也器之，君子心術自如此，便盛世才多時亦然，不因乘

世人少而然，亦不因需人急而然。
[illegible]君子神明不測，亦復孤高自貴，有意無意之閒，人能知之
不能言之。[闕]看註中公而恕三字，君子何等正大平易，安得有
神明不測、孤高自貴之意。此不特評文看得之謬，要知當時名
士主持聲氣，其胸中只如此。
凡此等書總要在相臣分上張大事功，則必講作用，講作用則必
以權詐隱深爲本義，理不得不蹺蹊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陳際泰文]君子之泰，小人往往慕而襲之，吾以爲泰非君子不能
用。[闕]不是君子用泰，君子生成便泰，越學問越泰。小人生成便
驕，越講究越驕。泰驕二字，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發出
得名，非有泰之一術而君子用之，小人希慕之也。君子自不知
其爲泰，小人那肯希慕，遂致肯希慕，遂致不驕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偲偲怡怡六字，次第相生而下，所謂學以變化氣質爲先也。
在氣質上講，却不是氣質上事。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形容箇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
是裏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得出？須于如字中體
會微意。
叠下雙聲六箇，總一如字，從來無此文法。夫子造來，囫圇畫出一
箇氣象與子路，看其中德性之粹，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
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
[金聲文]云云[又評子]兄弟朋友，推義充類，非蛇足也。性情中和之
至，何所不宜？聖人之言約而旨遠，[楊維節]切切偲偲怡怡六字

成文，如溫良恭儉讓五字，拆開不得，朋友二句言約旨遠，[illegible]
字拆開不得也，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明已拆開
說，如何反忌分疏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偲偲，兄弟宜怡怡，恭
正因上六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偏倚失宜，故特示以施應條
例耳。推類其用，不盡于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
又欲從而混之，則以聖言爲有滲漏矣。蓋切切偲偲怡怡，原指
養成之氣象，可知有多少功力在，怡人安得有此？今文於上句
即云人情之大，可見者至下二句，意若云如朋友之切切偲偲，
如兄弟之怡怡，試看天下之人有幾人能於朋友切切偲偲，於
兄弟怡怡者乎？若謂不至猜辟賊恩者，即可見此意，則其視六
字亦太卑淺矣。自放低了道理，却云聖賢亦不過如此，便是俯
聖言無忌憚。良知家云滿街都是聖人，釋氏謂諸佛衆生同具
大圓覺智。其根源如此，要之切切偲偲配朋友，怡怡配兄弟，聖
人正各有精義，故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宜，只渾合大意，則
朋友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偲偲耶？惟各有所宜，故混
不得也。須知六字拆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拆開不得，聖人亦
必不鑿然下此六字矣。即溫良恭儉讓，又何嘗拆看不得哉？試
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拆不得，然則申申如、夭夭如，只一聖人
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拆耶？此等論頭，皆袁黃、葛寅亮諸人講
書胡說，維斗亦習而不察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亦可以是急辭，非緩辭也。人言武治足以速強，而不知善教七年
亦可以即戎。
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即是句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說

癰舐痔皆殘忍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卽我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亡也。兩邊打破。方見亦可道理。都是王政設施。要使世衛天懸地隔。

留予詩語正編卷十六終

論語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兩穀字心術則同意思自別

總而言之只是貪祿兩字耳然如此說便是儱侗須見得邦有道之穀自有一種議論一種面目邦無道之穀又自有一種議論一種面目而其心術則同也

邦有道之穀固有以爲原子即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爲非穀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穀即乘田委吏亦非穀也但存詭時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大小皆穀矣須看透後世庸臣巧宦與徵君高士同一肺腸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亦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譬之禪子謂坐亡立化即不無若說先師意旨猶未夢見在也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從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芟隱伏于中而天理反强制于外伏于中者爲主制于外者爲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爲爲仁之道蓋是聖人不許不行爲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安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强工夫粗甚矣

不行只是外邊阻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須與剗盡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否滓消而本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當別之

時講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强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强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强無涉君不知是切實語是鞭策語不是儱侗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故曰可以爲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

〔觀謂文〕事之遂於人情者其爲行甚高聖人未嘗不服而辛不放信恐其能自守而不能爲世用云云〔錄〕有甚下落總是仁字不解耳原子正爲求仁務克去己私故以此爲問克伐怨欲皆

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謂未得爲仁而四者俱行其爲不仁可知也今將原子橫派入絶情滅性一流矣之道矣然道不著原了其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爲世情不可少張而謂仁者必以用世通達爲是不必屑屑於大累絶慾乃病之大者矣

〔全翁文〕聖門之學求仁爲宗〔語〕仁雖言故問者多聖人未嘗以之立旨也〔文〕論仁亦不一說有精密嚴謹之教焉有廣大流行之機焉在聖人偶舉無所不可〔評〕聖言遠如天近如地滴滴落巢稍非禪家語句比也〔文〕槩使不行而曰可以爲仁也此亦似夫子克己爲仁之說也〔評〕克者內盡不行者外揵正相反耳以爲似只是看得克己粗也〔駁〕天下之不行克伐怨欲者必有能行

克伐怨欲者而後至也。【評】他道作用是性。四者正不可少耳。【文】若遽以此爲仁，則是乾坤有嚴寒之骨幹，而不必有和暢之血脉。其弊亦不可勝言者矣。【講】說箇不行，便有根在，旋剗旋生，東沒西出，故未許其爲仁。正欲其斬盡根株耳。非欲其脫灑解索也。譚友夏謂如此又將何處名理障他，規矩縛他，不知其厭苦名理規矩，却正被彼家名理所障，規矩所縛耳。以不行爲苦，其病猶淺陋，可見看得行亦無害，正有縱橫妙用，則亂道甚矣。然此是其學之本領，說來必到此地。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爲學與觀人二義並括，爲學畢竟是急。崇禎癸未多屬用人者說，貪與後陳渦麗耳。

必有下得斬絕，不必有下得微婉，語脉間卽須體認出聖人中和

之氣。忠恕之概。

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眞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被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似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謬甚矣。

論德仁，便是辨言勇。聖人四句自平，旋刪抹一邊不得。若謂所重在德仁，則又何消說得。

【鈔淨撇文】聖人貴有用之學，故亟辨其本焉。【評】見處祇在作用上。故要直德仁，說來都反重言勇。其病在看得有德仁之言勇，與不必德仁之言勇，只一般耳。須知兩樣言勇便不同在。

後世學術事功，不出淸談與作用二端，敗國亡家，皆緣此。此只是無德不仁，不是欠言勇。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章

躬稼言其德業，非言其窮約也。故上半句不妨極力敷揚，與虞羅激昂語不同。

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

【起衍文】君子之與小人所分者善惡，而所共者成敗禍福也。【評】只此句看得分明，便有壁立千仞之意。【文】人之所能爲者人也，而其所不能者天也。天之所能爲者天也，而其所不能者人也。【評】天人分界處淸楚，是聖賢語力。說果報難辨之[illegible]是駁雜。【文】明天人之理，天固無所肯其求，而吾亦奚至於求。苟可以死，則死焉而已。苟得有天下，則亦有焉而已。【評】【講】只有箇是字。死是死可，有天下是有天下可。【文】羿奡自有所必不可爲，禹稷自有所必不可不爲，不在乎得其死與不得其死，得天下與不得

天下也。【評】此理今日無人道，道亦人不信也。奈何。

彼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若此節背看得不好，則二病俱有。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銖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箇意思熟落，則舉念便是惡，善根幾絕也。於是聰明人卽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盡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不修矣。若不會适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人那邊去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後，至程朱始發明之。今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望人心之反經耶。

佛氏嘗言果報，以其說易窮也。遁而爲輪迴無對，會破敗，可謂巧矣。然禪宗已心知其非，轉而曰不落不昧，脫離生死，直至無言。

可說愈巧而愈窮只是奈何他不下耳莊子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卻是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亦落公案矣

大似禪家公案著一句注脚不得然禪家只要截斷思議路頭連他默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埽留不得影子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著言語不得卻正要人思議邢和叔謂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此卻是儒門公案能於此參徹粉碎方許他具一隻眼

〔[illegible]世[illegible]文〕凡以不善而無譏者近於悅其事也近於悅其事殆於以身為之也凡惡而無譽者不悅其事也近於不悅其事殆於以身遠之也〔評〕世間大約此輩居多近且流傳衣缽矣世教衰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陸王都一般並存全不干我事善善惡惡之心至此斬絕正為他不尚德無君子之志也纔欲為君子如何尚德定須討箇分明如何含糊和會得去讀此不禁慨然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為忠且愛也總之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為愛不誨為忠不知壞卻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瀧瀧乎

勞中看愛誨中看忠只是深一層未嘗分兩層也

天下酌中將就之說皆至性之賊

伊川之諫折柳紫陽之議正直是聖人之忠

〔金聲文〕教誨之名先知先覺之任也〔評〕至義看伊尹相湯訓太甲是誨之至善直從樂堯舜之道來〔文〕天性既與血氣自強〔評〕忠字只看做天性卻不盡忠固是真性真性得學力乃盡其不由學而得者生質之最上不可以律乎人也正希為良知之學故視學問即為義外耳

〔陳際泰文〕人臣諫君易誨君難〔評〕誨與諫總是責難不必強生差別至此謂誨與諫有不同可也謂諫不如誨更無此理

子曰為命章

春秋時辭命原重然只是為國之一節在鄭則全賴此以立國夫子所以特取之也

四句原無歸重子產意

或問子產章

首節

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為用子產之惠卻必須嚴猛做成

〔黃淳耀文〕鄭之行惠與他國異子產之行惠與他相異向非明足以察勇足以斷則仁亦不足以守也〔評〕或謂此三語太過曰子產於三者只小樣耳他卻是以智勇行其仁〔文〕吾是以知名法家之於人亦非無恩者也〔評〕此卻不然名法家直是無恩即有亦是機詐

問管仲節

奪伯氏云云是夫子特舉此事表敬之意

〔陳[illegible]〕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養然終其身無患者

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illegible]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淸素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過。不可法也。若夫內貲貪汚。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功。有丘山之惡。假云不怨者。吾不知其所終也。評飭身淸潔。自是人臣分當當然。敬仲三歸旅樹反坫。夫子固斥之矣。豈英雄當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武臣。其侈僭世。竟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淸素。則似乎侈其本然。而淸素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稱可耶。當時執政。以小廉避主疑。以排擠淸流而釋氣。中又多竊貪不簡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云。亦有爲言之耳。

附此叅文

分論列國之材。皆以表微也。蓋子產子西管仲。當世稱之熟矣。然子產之德隱於刑。子西之名浮於實。管仲之功抑於罪。非夫子各爲論定焉。三子亦幾無以自白哉。聖人之論人。非求異於衆也。各就其平生而權衡之。或畧焉。或詳焉。使其人自爲質。亦足以大服其隱而已矣。列國執政之材。如鄭之僑。楚之申。齊之夷吾。非皆稱賢大夫者哉。或人連類而及之。末必無優劣之見者存也。而夫子或斷以其心焉。或限以其品焉。或定以其事焉。無優劣之見者存也。而優劣已較然其不可易。今夫子產明察以斷者也。當其鋤强族鑄刑書。威期於必立。不避貴者之譽。法期於必行。不干暱者之欺。跡其所爲。不幾與後世天資刻薄之人同所操之術哉。然後世用其術以强國。而子產則用其術以愛民。以其術强國者。數十年殺僇之運於是乎開。以其術愛民者。數十年生聚之氣於是乎厚。雖術同。而所以操術之心不同也。

至於今。術去而心獨存。由其心以思其所操之術。蓋委曲繁重以求達吾不欲委曲繁重之意。意亦良苦也。惜乎以王者之心行霸者之術。純王則仁矣。純霸則忍矣。雜乎王霸之間。則惠而已矣。若夫王之所必外。霸之所必試。君子之所不道也。即賢如子西。又何以稱焉。吾觀其人。知辭位之爲義。而不知僭竊之爲大不義也。知修政之爲禮。而不知潛兵之爲至無禮也。其始也不難舍楚之千乘以成名。抑何廉也。其卒也不能忍鄭之一胳以賈禍。又何貪且愚也。好名之士。敗於貨。防類如是矣。然而夫子不著其說也。彼之云者。以爲是焉足以當苛責備焉耳。然則名之易敗也。心術之不可知也。若管仲其人者天下固奇其才。而吾獨每深求其隱。得毋重疑其心而名幾易毀乎。不知仲之罪在後世效其罪者之事。而仲之功在當時服其功者之心。夫抵王者之服人也。使人自忘。歆化神而政令簡。故被其恩者不以爲恩。而寒暑怨咨。無損於覆載之大。伯者之服人也。使人不忘。功過明而賞罰必。故受其怨者亦不以爲怨。而死生感泣。反深於放廢之人。今即觀於奪駢邑一事。至疏食沒齒而無幾微怨恨焉。伯氏獨非人情也哉。以是知其功之不可掩而才之不易得也。夫雜乎王者。何有不求其白之傲。惟操之者太急。故必怨詛於始而歌誦於終。子產是已。純乎霸者。亦有深入人心之感。惟留之者無餘。故雖愧服者固多。而匿詐者亦不少。管仲是已。彼子西者。旣無王者求仁之心。復無霸者服世之術。以是卒及於亂。又何足與二大夫較量優劣也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此節是聖人略說世情上說。

貧而無怨未是向上至處聖人就人情艱處問放下一步立論云爾。

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有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然此節却是泛論常人之情不是說無怨學問品詣。

唐順之文 云云。評 吳昆崖批云。非無怨者不能爲此文。按荊川先生性恬淡潔刻苦布袍疏食夜臥一木榻不設重席孔滑細多病其封翁憂之託王龍溪爲之所說幾乃謂天下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荊川當以貪嗔癡救戒定慧荊川惝然受之夫荊川之淸與封翁之慈皆明德也惜不告以仁義中正之道而混爲邪禪無道之言欺誑荊川小人不能成人之美如是夫然荊川之恬淡刻厲幾於無怨固爲難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公綽優爲處。即是其不可爲處。

人皆以廉靜貼優爲。短於才貼不可爲。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廉靜亦是不可爲大夫。

公綽非不賢也特爲大夫則不可耳。如孔圉王孫賈豈反賢於公綽哉。然而卻可。如此看意思方活。

存註云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是因聖論而知公綽之爲人。一也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違其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內之意也。

子路問成人章

首節

一若字貫四之字。

若臧武仲之知四句讀來何其鄭重而作家觀之以爲無有只備得成人作料耳。用作料倘在下句。此四句只一若字是實。

禮樂原自德性中來。

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爲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涵化其爲知廉勇藝合之說也。

兩節亦可以爲是遞降說。

至聖人方可爲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亦可二字意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註於上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爲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辨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illegible]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衍意處有激發子路進取處見聖人用處心切。

大抵負約之人不待久而逆也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則響未竟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羅萬藻文 聖人取善惟恐其失之也汲汲焉採接於風聞之間而推駁於彼己之際蓋不特三代直道之人心宜爾而異地相懸悅正恃有此念可託相知者。評 明此意可見人惡末儒苛論古人只是自己卑薄進薄待古人耳。

周旋文子公明賈太好反失聖人語氣三乎字畢竟疑詞謂夫子求詳其實非譏薄人意是也謂夫子是幸許厚意却非也聖人不信處極明却正極厚纔著一分周旋即失天體。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節

夫子時然後言六句。口氣極輕而理極大。
輕口角說大道理。若不自覺其發歎者。語語對上三不字。
其然是初聞賈語欲信而辭之詞。其語極尖。其辭極領。時人即於
此兩字中。窺得夫子自動口吻。勝許陰否。全無與人與人樂善
之意。此其所失。又不僅在辭氣之間而已。
其然豈其然乎。不忠不委宛曲折。正忠太委宛曲折。疑頭弄舌。寫
得聖人不是世情滑漢。使成尖酸薄。于此正是時下人心軟媚
無骨病根。流露處。嘗得詞之意。審口氣乎。須識取溫而厲威而
不猛恭而安意思方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全節之眼在一以字。以防要求。後輕求後。且不必兇以防乎其後
則尚可。以防則可誅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譎者。不正而似正也。
桓公之正。猶是王道之末氏。
桓公正而不譎處極辨欲不得。其分寸只對照晉文講。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章世紀文 君子之所謂義。於其必然者。可定其所處。其出於可以
然可以不然者。則亦聽夫人之自行其意而已。管仲召忽之事
是也。評 聽自行其意。便亂道。當云自審其宜。此所須於權也。又
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則二公子皆非當國者也。而分均。以年
均。以德則小白猶當國者也。管仲召忽當以先君之義謀國。而
以宗廟社稷之重處事。子糾不可則以公奉小白。白可稱兵以止
子糾不出於此而爭之以爭。則二臣者皆得罪先君得罪於宗
廟社稷者也。故管仲召忽之是非當於此時論也。且於子糾無
成。桓義滅親之後。而是非之論無所措之矣。評 是非隨時有。定
豈有無是非之時哉。但是非有至精者為難辨。此非聖賢不能
斷之耳。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傅。有變難則其傅與臣僕奉
之出亡。例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傅與臣僕為之謀。入
亦例也。管召為子糾之傅。非齊之家相。僖寵之孰政大臣。其義
但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為先君社稷謀。擇其可者定策援
立。惟我所欲哉。況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矣。故管召但有從
亡之義。無主議立之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況罪之傅。則
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晉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卓子亦
非當為君者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則有大義。若仲無此功。豈非
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因此觀之。安得謂子糾死時

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欲出脫管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
說。既失身於前。又失節於後。徒增管仲一非耳。
子路子貢兩章。發明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答皆只稱許其功。而
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
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總坐不懂夫子大旨。其意終疑立
功不足以贖失節之罪。故曲為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
臣之功所能比也。看下章自分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節
九合諸侯。桓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
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

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於此者。此春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爲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輩即王魏事功。安得據管仲之例乎。

聖人此章義旨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爲。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言。皆將爲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發。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意。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看此義。故溫公以篡弑之魏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以荀彧比管仲。蘇氏又以馮道擬

之。此義不明。大亂之道矣。

首節

管仲非仁者與。章頭一句。事理未安。然子貢却先有下文。纔有此語。是倒裝句法。因下文而辨其非仁。不是論仁而以下文少之也。

非字嚴直。與字寬婉。下文只是非字勘斷。此與字中。却有許多律例。此依駁辨在。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盟主之霸也。故余謂註中尊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方與白文意合。若將尊王另分在僭竊上說。此功不足嚼念在事變之義也。然先輩都如此說。亦不止一人之疏。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經歷講究兩難曉然耳。

【攻前段文】僖公在而惟所命歟。蓋公子無宮僚之制。則君臣之分未定。而師傅之誼自尊。從公子者。非委質之例。則羇旅之誠臣切而殺身之情可緩。【評】此論不妥。從亡即有君臣之義。【文】使僖公之身尚在。衆攻君也。鮑叔也將還以他屬而更置焉。斯屬之糾而官之。夕屬之白而官之。仲亦不得而自主也。【評】此段子自云。當時公子宮屬不知如何。然亦說得有理。余謂無理僖公命仍糾未作命臣自僖公尚在。則不得自主。僖不在。則當以初命爲正矣。【文】社稷無主。而私門側室之爭。亢此於渙羣之公固已非矣。【評】雖說此太平話。鮑叔先奉小白奔矣。小白亦庶子也【文】一姓相承。未有暴鳥革命之變。此何莫非先君之裔也。若【評】當時諸侯公子。例皆自爭立耳。原非革命之比。如齊諸公子之

亂。豈可以苟息爲小諒。而召忽爲達節耶。【文】彼匹夫匹婦者。貞理之識必粹。而自持之信不必精。故不可死而死耳。【評】可以無死耳。非不可死也。諒亦不至於死。

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節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旨未徹。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

之說感猶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云爲傳從亡與參
贊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
則尤爲悖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歿
命文宗爲太子即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
一匡之功自大一匡之本領自假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首節

婁公彼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牢相須具此器識記同升而
不記其爲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子聞之曰節

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若認眞據與僎同升事牽合文
字謚法作一篇駁議覆議豈聖人立言意乎

即此一事已不愧文子之謚夫子表微別有義理不爲衞人改定
謚議也

此非翻前謚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都不㞐之可議
只是就文子生平衆其義之重者如此事足以實其謚耳不
是辨文字辨所以爲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爲文者也
可如制可之可下來是活動都是一定之斷孰可之孔子可之也
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
文字乖可字尤重文字者著眼只在文子重可字者著眼不僎
在文子越見得聖人立說義蘊闊遠以爲矣三節虛字神味永
無窮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章

靈既無道三臣又非仁賢即謂靈明於用人其明幾何渭三臣

其才其爲才幾何然而可不喪者各當其才故也重在當字
【[illegible]子論文】儒者之說則以修身飭行爲主而人主之所急又不專
在此【評】孔子儒者之祖平生戒人主以修身飭行爲本奈何不自
訶之哉【又】假令齊桓無管隰之佐晉文無狐趙之徒則雖不好
婦人而飭不納懷嬴於宮亦不至於霸【評】此固快論然使桓文
能修德以用賢正不止霸功哉【又】衞多君子靈公何以不用蓋
君子者治國用之則益其治亂國用之未必救其亂也【評】君子
只恐㥘相若只好治國用亂國無足用則非眞君子矣本義只
就衞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倘有此一著足以不亡耳
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衞多君子靈公若能用
之豈止不喪倘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不能修身
飭行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即謂人主以用才爲急尤不可不修

身飭行明矣豈可訶儒者之論爲迂濶乎此論有害世道不小
亟辨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言過其實所以預知其敗
不待其爲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
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作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
竟道理便有不足也

陳成子弒簡公章

【徐問公】弒之三家無異於田氏夫子之一告不特正討賊之大義
且陰消其禍心也【評】弒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弒之於齊尤
親近當討夫子嘗爲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
必告也晉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爲三家而

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

子路問事君章

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處。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意原重欺一邊。

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險。即立言太過。强爭必勝中。便有欺在。兩意說得合一。方是諸子路勿欺意。

當犯時更以勿欺爲本。

勿欺也六字一片。總於犯字中提出勿欺作主。故犯字稍狀事衛自不同。若勿欺外另有个犯法。則犯爲作用。作用即欺矣。

歸有光文 蓋將以求盡吾心。而吾之意氣無所加。必求諸道。而不徒逆於汝心也。評 此意寫得精。人不能道。以此看萬曆至崇禎間奏疏。其所謂犯者皆欺也。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有日新意。不是一上便了。

上正無盡。

上達中。有强勉工夫。有漸次工夫。

上達直是希聖希天。無可休息。

中道便下。

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達有上下。路只得一路。君來路我歸路。

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即在此人倫日用事物之內。譬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者亦即在此下。上者忽欲下。下者忽欲上。亦即在此路上變動不居。更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者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在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跟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喫力。而下者易順。故下多而上少。其有中立住脚者。乃掙挫不上之人巧爲變下之計。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處也。

歸有光文 天下中立之人。爲善善不至。爲惡惡不至。往往介於是非之間。評 其實無此一位。不上即下。凡所謂中立者即下達者也。巧於下者耳。然愈巧愈下。文 品類之殊。途非必若吳越之不相親也。評 分界只一間耳。文 行能之變遷。又非若水火之不相易也。評 此聖賢所以貴改過遷善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己爲人。總在隱微處分別。

爲己爲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須在發端幾微處辨取。

爲人者欲見知於人。則爲人即希世盜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遂下爲人亦說好。却大誤。若以經世利物爲爲人。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別矣。只看世間講學爭氣節謀高隱。此數者。豈非爲己之事爲乎。然清夜思之。畢竟何所爲也。可以悟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孔子與之坐節

何爲一問。原出意外。寡過之對。又出夫子意外。並出伯玉投命致辭意外。看夫子贊歎。不但得伯玉之意中。並得夫子之意中矣。

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方是

王意中事。是使者口中語。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自嵌耳。若泛論易義。與虛論辭思之道。不著痛癢矣。

【顧麟士】艮者。一陽在上。而二陰在下也。【評】只論思。不必說卦

【講】山土之高也。土理疏而主通。是二陰也。有思之義焉。【評】艮卦以一陽爲主。二陰非思義也。【文】山土之質也。土氣靜而可止。是一陽也。有位之義焉。【評】二與上爲位。九非位也。【文】二陰思之體也。虛而能靈也。二陰亦思之途也。虛而可經也。然一陽橫而亘其上。則一陽亘橫而塞其隧。故其德名之爲止焉。夫思善游。不以極重之力止之。未之或止者也。君子之道。衛所以自托於艮

山也。【評】二陰非思體也。思自是動。陽動而止。至極而止。與外卦不相往來。不出位之義也。一陽不是位。艮止與名止不同。名止爲力制。艮止則安其所也。要之此是曾子常稱此言。以發明省善思之道。已離卻艮山講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論語曾子曰三字下文字也。至十多貪奔鶩學。適以見其不精於義理之學耳。然不精義理。其解學亦定浮鶩不濟。只看此文講艮義。多不合。終難究杜撰一字也。

【又陳文】夫思無不之也。若是者思病。位亦病矣。【評】無不之。是思之用之妙。如何便病。人不善用其無不之。乃出位而病耳。【文】凡人所爲多無成者。思病之也。多思則事多。事多則力分。【評】出位不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不必論到事與力。【文】即多思而皆當然。思乃虛行。可以旁涉。力以實效。難以遍圖矣。【評】此更不通。思而當。何病其多。思而當。雖多只歸一理。何害於力。虛行旁涉。原非思之當也。【文】君子知之。挾以現在之位而域其思。欲事之少而易成也。欲思之少而易當也。【評】全不爲此。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知位中至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

人所在必有位。不思則其位亦如無有。

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行止。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楞嚴之七徵。成唯識之八識。圓覺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

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卻於理亦背。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

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燦然又何內外之分乎。凡理真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

位者所處之分。爲事各有其所。只象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層。即爲出位。其說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即心即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爲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不出二字。正以位字爲主。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首節

不憂惑懼正講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養仁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聖人地頭君子憂惑懼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我無能何餘見[illegible]故子貢云云

[illegible]若是者非學問之所强也[illegible]說入生安自然去却又過火聖人言三者爲君子之道正爲可學而至者故云云以自責勉人耳若生安非學問所强又說他做甚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節

此句都不背依註講所以不依註者皆爲自道作謙詞則粗淺無意味也不知此只坐自己見識粗淺耳謙詞正是聖者高深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其爲謙而謙之者也

自道之爲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意若夫子自知其聖而故爲之詞者於是改爲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眞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

子曰不逆詐章

逆億正爲不先覺而生

先覺針鋒之差便是逆億

覺字與逆億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所以能覺者誠明先立故也序言折獄即是此理

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知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

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此節億逆即自私用智之病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理必由學問兩人皆可爲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更須體會

抑亦似轉不轉一氣直下若於不信下頓住另作波折以取抑亦便似一反一正做成兩橛矣

上十二字作一句讀則者字實落是一个人

歸有光文定其心而不以物勝[illegible]此釋氏之覺非先覺也[illegible]虛中無我以待天下之變而我無與其間[illegible]然須中有理始得淺川此文道理皆從明道先生定性書得來然極處尚有未盡以先覺止以心爲極也問覺緣何不是心曰所以覺者非心之故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節

兩句一辭一任一荅一辨一自明是非蓋然雖言氣宛轉不得用一鶻突語

或曰以德報怨章

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爲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于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偏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驗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那移走避不得纔得箇四平八穩耳

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斵室四方上下俱關節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

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釋氏作平等觀，冤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為天也。無等殺即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天。

子曰何以報德節

何以中有縱有奪，正緊逐或人句下作轉。

【講】了既思天下之不平於怨而有以相化，更當思天下之不欣於德而有以相勸。【評】以德報德，只當下義不當爾，不論勸不勸。

以直報怨節

【逆行之】古之人有可怨不怨者，宋其子，囚其身，禍亦已烈矣，而七德乃歸於君臣，亦有以怨為德者，殺其父，用其子，憾亦已深矣，而其功下逮於民物。【評】所謂直也，近人有謂禹不當臣舜者，只坐未明此義耳。

直之理即在怨字內，看得怨字分明，便非姑息者比。

後世借大復仇題目，為奸人行私無上之助，其弊實出於司馬遷史記，遷借以抒其憤耳，而流禍有不可言者。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節

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

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個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即是硬差排餉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

下學上達只是一件，然於下學中便要求上達，便害事。

【金聲父】吾耳目心思之所用，俱平平然有執靜專一之地，而冥觀玄覽，乃遂覺吾神明中之本無可知無可能也。【評】此一轉即入禪門去，乃彼家之所謂上，非聖人之上也。一個上字看不的，一齊差卻。問上字如何不的，曰他上字在無善無惡處，聖人上字如何，知天字則知上字矣。

下學無以教人知，上達又難使人知，須兩邊說盡。

此處語氣最難臨摹，所謂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乃朱子深味其語意而見非夫子自歎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陳大士】當讒人交亂之時，有志之士不勝其憤，誠欲得而甘心焉，而後將何以自立。【評】且不論後，只當下義當否耳，苟義當爾，而有利於國，君子豈避嫌猜。【文】不幸而多阻，則將解甲而退，從容廟堂之上，而委蛇於其怨，此亦必無之事矣，而我亦終不能稱兵以自衛，至國家中外而莫定，非自全之策也。【評】然孔子墮三都，出藏甲，而安然終老，要之此章只子路身上事耳，累及孔子，亦太株連矣，行廢皆命，臧否伯寮，若聖人謀國行大義，皆委決於命哉。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節

【艾千子】此將字乃斟酌而可的可字。【評】此與孟子行或使止或尼同意，將行將廢，謂其進退之幾兆，非指治效淺深也。若以道之將行將字作非斟酌可字觀，則將廢句又當作何解。

子曰賢者辟世章

首節

【陳子龍文】太上之士云云【評】賢者乃太公伯夷之倫豈老莊等流哉【文】該諸黃屋之旁巖弄王公之側而隱現無以定其名【評】此大隱朝市之說乃玩世非避世矣且東方曼倩詎足當賢者依隱玩世與阿世希主同一根原

子路宿於石門章

到聖人分上便不論氣運不論事功論氣運事功者聖人以下之事與後世論聖人之言也此一點心直到聖人近際方信得及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章

【陳子龍文】百官皆備也三年至久也而聽於冢宰則且假於王也然而篡竊之事不作旁落之憂不起蓋所謂冢宰者如殷之尹陟周之旦奭非王之親子弟則其腹心大臣也【評】此解亦未盡為定論後世親子弟腹心大臣猶皆不有並不可恃耳【文】國君之不能終喪也其說有二臣子一也以海內之大而遏音樂禁嫁娶者三年其不便者一後世幾事因弊漸故多有而欲人主拱手而聽之大臣即大臣何以自安而人將以議其後其不便者二【評】臣子禮原不一喪制本是親親中事若之四海三年遏密盛感人非故事也大臣有不自安之意即非古大臣盡子孟便不如是【文】短喪卒非人主盛德也以我論之臣民則依以日易月之制以便天下人主則不受朝賀與大臣決事便殿而宮中上喪則行家人之禮有大事則墨縗而出如魯伯禽晉襄公之治戎者庶乎得其中也後世若魏孝文帝近之矣【評】果欲行禮豈止宮中上喪不受朝賀若大事墨縗則古之人皆然固禮也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之制禮準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不然者非為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人將禮遂

不行乎且商之尹陟周之旦奭亦安能代有其人而謂古之人皆然也看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便能毅然行之滕豈有賢大臣耶何未之聞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居廬未有命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悅服可知君誠仁孝能行禮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君苟不仁孝好禮雖不行諒陰之禮又豈無臣民之變哉後世只於儀制上講究而復參以禍福利害之見如之何可以道古也

子曰上好禮章

禮儀也儀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勸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為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折衡之見耳

子路問君子章

道理盡於首句

全理只在首句說到盡處便有末句

【金聲文】離人別無安頓此已之地人與人各調於適即君子亦無所容其修若下本修人與人之兩相持不相化者云云【評】君子原只修己耳豈修人耶他只要兩邊都沒事便是修安竟卻不是修己以敬道理如其意修即是安安即是修人即是己己即是人一下打破有何人己有何修安而後正希之宗旨乃見用儒家言語說禿丁妙法此云云者只做箇話頭耳故其高也落空而其卑也則人於弛且廢

安人安百姓只在修己內不是問效驗

修己中步步工夫不同工夫到盡處功驗亦到盡處

時文講下二段只曉得人與百姓分別似只一修己便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其修己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

境界再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途。
只因子路看得敬字體用小，工夫易，故夫子二答，極言其大。末二
句乃轉出極難意。

【熊伯龍文】惟將由再曰如斯而已乎，將窮修之所至以答之也。【評】顧子路兩問意，却不如此。子路之意，只要求益於敬之外，非欲推廣敬修之義也。此亦近來一架周旋不欲說壞之弊。

安人安百姓，在修己外推擴，固不是消一敬即了，更無矣窮。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下上，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故曰堯舜猶病。了路兩問，正見他不曾曉得敬字道理，在再問再答。但極其盛，不離故處，此是聖人問答之妙。若抹却問詞，則似聖人自己推演修己之說，非折引子路歸攝敬字之意矣。

安百姓，從安人中轉出，須理會。乃見再問再答，與下文猶病之意。

【金羣文】處說一人之才，未必即其處說于萬人之才，而通一人之心，原即其通于萬人之心。【評】是則是也，須看所以通之具何如耳。【文】豈敢謂隨身所值，隨人得力，遂有益於天地，盡無愧於此衷哉。是亦求可求成苟且之念也。【評】一篇兩銘道理，正在隨分自盡處，即萬物各得其所耳。若皆度一切而成佛，却是求可求成，此義惜未究竟在。

修己以安百姓，須緊靠安人，何中發明。人者己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却是分量不同。不是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己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也。正講得己與百姓交關，不講得人與百姓分際，則其視安百姓之已，何安人之已矣。下何以云堯舜猶病乎。然則已有異歟，只為修之量有足不足。故己之體象亦有大不大，工夫只在修己以敬內，這裏面地分儘濶遠在。

修己以安百姓，不是鋪張開去語，乃倒溯語也。百姓者安之盡，必修己到盡處，安亦到盡處，則此修己與上修己分量已不同矣。

修己以安百姓，須句句與安人有別，不止是人與百姓有別也。安百姓之修己，與安人之修己，又有別矣。不是修己有兩樣，其力量又充拓至盡矣。

安百姓，不是百姓安，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什矣。此是愈推愈深，外面遠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數，不是說一修己便了，故曰安百姓，不曰百姓安也。

一人便是人乎，百也只是人，百姓者舉其難辭，言天下也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不生爲漸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鈍微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章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說將來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

貫即一貫多得一一無所不貫子貢向者實已多。如今只要得此貫法。

是兩種病。一離一識而言一貫。不知一貫何甚。一病也。一貫不主知說而泛指心學與曾子章無別。二病也。

【陳際泰文】入德於多學而識紛紛未有已也乃有一人獨持釋子之具終身用之而不知其盡於是天下之多道得其少相與詩其術而思徙業矣。【評】此言子貢初見孔子公案耶說來只是駁雜低頭巾拜倒六經知識耳。【文】一立於學識之先有大於學識者故能去取於其間一入於學識之中有心乎學識者故能游衍於其際。【評】評家以如此說方是儒理不知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佛性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得了章一貫話頭從入此章不得或曰既云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尚耳耐心看細註去。

【[illegible]】學亦未嘗廢識特其識外必有所據焉【評】只講貫不當多貫則不道道則不貫【文】節節而求之銖其大勢必多衡決銖銖而積之纔能利用未識本原【評】一貫即在節求銖積處【評】吾必先有一物爲權衡而後學焉【評】能先得此物則不須學矣即陸子靜六經皆我註脚之謬不知他孔子先理了也【文】心融神悟可悟乎性與天道之微機應須臾亦不廢灑掃應對之事【評】灑掃可以造聖人故理一聖人不廢灑掃則理二此異學所以貫不去也。

子貢以己觀夫子故夫子以身發之兩予字內有意。

首節

子貢病在未知本不在多學而識也。

須知子貢有箇本日被夫子一時撲破。

對曰然節

然非與三字是子貢頃刻轉身。

然字從自己露出非與從夫子觸關。

然字銜口而出是子貢根深非字接口即來是子貢轉頭快未轉念時斬釘截鐵既轉念時都無是處故然字直非字曲然字短非字長然字重非字輕然字滑非字澁與字正與上文與字呼吸相關與下句也字針鋒適對。

曰非也節

非也兩字直折開夫子不能下。

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其端別有一件東西存得世間璅碎繁瑣皆成外物。卻要憑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其究凑合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爲決難倒錯亂廢棄

潰裂。識者謂其如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
聖人之一。即在多學而識處。舍卻學識論貫箇甚麼。朱子之言。眞
聖人精髓。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即爲邪禪所陷溺。入
德之賊也。須詳辨之。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
也。若不曾學識來。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
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
原不是舍學識求一貫。多學多識。正要點鐵成金耳。
住問滙文聖人擧一以概多。學人必由多而得一。不然。子何不告
之未學而識之人。而告之多學而識之賜哉。評的然可破邪說
之妄。
公看皆字。某看皆理。一非另有一物也。

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
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
又有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
再問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辦事。亦
非靜坐得來。
謝顯道倒擧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竦然。及看明道讀史
却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
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
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登室之帖。皆孤辭矣。若問曰一以
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敎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
而上達。自金溪只容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心從
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
先尊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
節節顚倒。恐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
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麼。談空浩瀚。引得一輩士人都顚狂。嗟乎。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可悲可痛也。
有講一貫爲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眞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
乃是禪學者大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就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
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貫箇甚也。究其說。必
以爲運水搬柴頭頭是道。不至於猖狂恣肆。破獎決籬不止。至
於眞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
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目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
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緖餘。借儒家言語做

箇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
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
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
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氷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此章畢竟當重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爲之德。德已協帝。更不
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其無爲也。要之能紹
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疑似倚賴於人。直是
自家眼孔淺。識見村耳。
人都不要拈將遇說。謂將舜看做安享福命。逍遙天子。不徃此最
是學究粗論頭。紹堯得人。豈是逍遙天子所能耶。
舜非無爲之主。但舜前半節所爲。皆是放勳任內事。受終以後。得

人而已。此其所以無爲也。

[illegible]又 德非至聖，未免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
其如有爲何哉。評 不必說到此，正可即選見德耳。舜無無爲而
治之德，則先不足以協帝而亢闘，得人而分職矣。豈待作聰明
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任人哉。

堯豈易紹也，者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
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禹亦同此德，而後來難
而惟舜適當慨然更難得，故夫子歎之。玩其辭也，與語氣是道
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只說
聖德，重恭己，則都說不去矣。詳語體亦極精，方見聖人言語，真
是四平八穩，乃謂紫陽偶然如此解，不特道理不合，細玩文義
似未明，在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爲本，此又別一話頭，非此章

旨也。此章只重無爲，恭己句乃極寫無爲之狀耳。

恭己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
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注下一容字，又云既無所爲，則
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云恭己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
三字如何說得去，輕擬人前，真不得語夢也。

恭己句只是想像，不是推究。

恭己句只是繳足上句，於無爲擬中作摹擬，總要見其無爲之至
耳，不是題之精穴處。

恭己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注云人之所見如此。湯霍林
謂恭己即無爲，又于子謂恭己所以無爲，皆將恭己二字認看
做精微，夫既爲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與上句夫何爲哉本句
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節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
行之本，此節指所以察行，此本純熟工夫，時文離忠信篤敬，只
說個心字，行字若便縱橫出我，謬落禪宗矣。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也字夫然後
字，指其功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心字，或看做言行字，便
與狐禪參話頭相似，个理悖謬矣。

陳際泰又 生平習誕，鄉薄之習久已，傳入人人心，而一旦易之，物固
未忘其初耳。評 不必說到太狠惡，只尋常游移不誠，賢人便行
不去，參前倚衡，乃誠之工夫純熟，無時無處非誠耳。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失人失言，原自兩平，則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爲言而發，欲其
語默得當，則亦不忘連上句併說。

子貢問爲仁章

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但先硬坐子貢意欲盡己，却不可，盡己取
人，是講章因夫子答語推論，皆子貢問時不知夫子何言，安得
先有議論，即子貢悅不若己，亦是因夫子之言而討及，非子貢
意中所有。

四書中之有引喻，猶詩中之有比興也，正言之不足，故旁通以足
之。人多以一二語聯點，則詩中比興皆賦可也。

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
夫士也，求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槩，則自

尊貴而悅不若己最是爲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著力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

【西稼殘圖說】仁是心之德必克復敬恕乃是爲仁事賢友仁爲仁者先資之具耳正不須泥此一句說向內去從此體貼至爲仁甚有關次在淺言此二句始可以深言仁也【評】自記甚高然又須知求深固非與淺亦不是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其事故事友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材次無內外也

無拙不求嚴憚切磋之益只此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爲仁處

如何是仁如何是爲仁如何是事友之爲仁須各各分明不混乃知事友之所以爲仁爲仁之至於仁原是一串事也只要先認得箇仁字下面便七穿八洞

呂子評語卷十八　七　論語

事賢不是教人近貴將文行謂當其家名於國已足動人畏敬之思與勢利語如此則凡大夫皆宜事矣

兩之字甚重大夫不徒以其分尊世上大僚巧宦借其聲勢嚇動能絡傳授衣鉢私營羽翼牢却後生多少材質正不徒以其名高近世希蓮聯吉之徒其起脚便差路此中豈有人物亦徒誘壞少年耳其名門入穀非求友也

【觀略探文】吾若之士不知朝廷之所以謂名公鉅卿或偶然致此位耳迫觀夫大夫之賢者而後爽然自失已【評】也須果賢者始得今日遊客講師逢迎諂態固其成一箇不仁耳【文】州里之士不知天壤之大妄謂宗工哲匠或虛名所附耳迫觀夫士之仁者而後退焉自慚矣【評】朱子謂安卿村裏坐不覺壞了人即此義也然須果仁者始得今日好名徼逐者先將仁字根芟刻却矣

事大夫友士誰不爾者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事之友之之意所必至未有好不賢不仁以爲事友者也第自己所以去事友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門戶世法則雖日親賢大夫近仁士徒以佐成其不仁亦復何益況以不賢不仁者爲賢仁乎夫子爲子貢問爲仁所求者爲己向裏之事故夫子反之以此非教之世故也若能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箇點此心爲何而發只有是向裏向外爲己爲人此正是辨義利分界處也

顏淵問爲邦章

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之言王道則云云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士要一一處要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暇說至此

呂子評語卷十八　八　論語

【文千子】此四句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槩其餘非止夏時殷輅周冕也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獨法制禮樂等也【評】總看得此四句相淺要於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灑掃應對進退進之可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是外面道理一邊講下乎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滿蓋頭則隨處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千子所云二義其舉一槩餘一則猶近是若本一人之心不獨法制禮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答不合欲於言外求深適見其於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即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樂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聖人爲萬世立

此心公理。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此所謂本天者也。聖人大用以天自處。進退百王。既非違王法古諸凡俗眼界所見。却又精詳謹嚴。未嘗詡損益由我。目無古今。得此意。便高人數等。

凡言古不可復者。只是見識卑手段小耳。

子曰行夏之時節

春王正月。詞夏時從周月。畢竟不確。當宋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正是為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

春秋魯史之文也。所以告顏淵者。夫子之志也。若硬牽春王正月。為此句作註脚。則是古今第一癡漢矣。

樂則韶舞節

韶舞韶樂之統詞。非專重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歎舞韶箾之至。

豈專美舞耶。

放鄭聲節

鄭聲佞人兩件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為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并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彼於此。無不補塞。

上四句鋪叙制度。是橫說。此二句精究治法。是竪說。上四句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莫草草溷作六事看過。便疑此二句大小不稱上文與重也。

子曰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不是不能慮。只不去慮耳。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竊位之誅甚嚴。其着與語氣甚婉。直下判決。便少意味。

語意專在知字。

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之知惠。彼為仲者。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人。到此沒處躲閃。

〔金正希文〕皆觀春秋之法。苛責賢者。辭一念之微。一事之失。亦不難被以惡名。〔評〕就事論事。理實如此。非苛也。後人要回護。却是私心。〔文〕考當年柳下惠出處。未始終其身遯逸。阨窮而嘗舉於朝。三仕為士師矣。特未與立耳。〔評〕此又不然。不行其道。士師即遯佚阨窮也。〔文〕以了觀文仲。非特不知。亦直不仁。非特不知於其家。抑亦不忠於其國。〔評〕四語又太重太斷。幾是令平生非論一事知苛矣。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言論言。聖人下勘語如權衡尺度。絲毫不可走趲。是以為聖人必無苛於君子寬於小人之理。若謂賢者宜回護。不宜深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

道矣。今要回護文仲。反疑聖人說話有蹺蹊。此病正自不小。文仲竊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不以此盡其平生也。近代議宋儒譏摘昔賢。幾無完人。以此為非。則正希之疑孔子也亦宜。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為聖賢人固未有不熟於人情世故者。然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方見聖賢大公之實理。與唾面自乾之論不同。

是薄責非不責。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陂之論也。今人稍見以禮法律人。動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充此說也。必

將使天下盡為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律其身。所以為此倒角模稜之說。聖人何嘗不熟世故。何嘗太露圭角。只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上下兩箇如之何。便與一箇如之何意別。至吾末如之何。又與上兩箇相刺應。須得聖人語妙。

如之何者。者字是指人。不同語助。

子曰羣居終日章

須知羣居各有當為。羣居亦必有同理會事。

此等人治亂皆不可行。故曰難。

王夷甫一輩。猶有高致。然已足陸沉中原。若後世門戶之徒標榜標媒。乃逐科鄙夫耳。又亞夷甫輩之末代奴隸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握定制字上說義字。方不泛。精義之學在事前。為質却只在事上見。義為主腦。而禮孫信以全之。義禮孫相因。信又是貫徹始終。起君子二字。是成德統體。未事前早有學問在。末後三字。是就上四句。歎其制事合道體用全備之妙。與首二字不同。時人只將君子活套語。前後各綴二比。如諸佛名號。早晚念誦兩遍。失之遠矣。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箇義字。義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癡家劈頭便將此字抹煞。所以靡所不為。無所不可。譬如一件物。先已無骨子了。更從何把捏耶。

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在存心之學。有主敬在。正不得但主義字也。

味為質兩字。方見首句直貫到底。若將首句盡斷。輒出下三句者便非。

朱子謂義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慮其徑直無從容貞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

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却指義。以為質。又逐層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恐直撞去。故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不迫。然無信則義與禮孫皆偽。故信以成。總只在精義中見。

蒙引謂義是指初頭未行之。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吾則以為四句總成一事。義為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為得也。

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事字白文本無。然義以方外。舍事講義便落空。而實行出成俱無著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為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為是。

三之字指上一句固已。又須知不但四者不平列。即三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為質。必禮以行之。此之字指義質。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逐句併包說下。有兼意有遞意。

以上句為三之字指名。而下三句層次圓滿之。是不易正解。然三句又自不同。禮行孫出。二者相去甚微。故朱子有命門人分別一條。信成却貫始終。故朱子又有非孫出後方信成之說。其理

甚精。

禮行孫出信成三句實義俱兼內外言。

孫字卽在禮行處。

孫出須講得精。王牛山無亦爲几几氣度，可知全不會學在。

禮行孫出二句，與問達章察言觀色相似，正是爲己。若誤說入世情利害處，便是鄉愿學術矣。

信貫始終，總義禮孫來。

信只在義之誠實上見。

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卽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今曰成義義成，則似義至此方成，非正解矣。

汝南與文 君子自立有本，見其始遂可命其卒。云云。節 朱子謂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若云見其始卽可命其卒，其始有規，可必其成有候，則併在義以爲質一句中了，却矣。文

夫子所言，乃由仁義行；後世所解，乃行仁義也。此義外義內之分，而安勉之殊也。節 看註云以爲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結意甚謬，亦坐誤解朱子，非是孫以出後方信以成二句耳。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乃安勉之別。今曰義外義內之分，行仁義便是義外，則尤落邪說矣。

四者君子原一滾出來，不是精義了，又去學禮孫信。

傷乃作文 天與我是非之心，質已有其自然，然精義之行，文於興舉成敗之後，制於物情，君子固不容不爲其後者計也。節 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朱爲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爲所漸滅，此天之一定者也。君義字不入本心之說，可謂明矣。體孫信君子所以行出成之道，自合如此，非因世路難通而加此作用也。轉下處語有病。

子曰君子疾沒世章

阮子作文 云云。節 從沒世二字，推想到不堪使天下庸劣榮膴人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聞之益鼓厲不倦耳。若曰人生行樂耳，笑罵且由他，吾末如之何矣。讀者試自問所見如何，則不待援世而稱不稱可自信也。

陳際泰文 與草木同腐，而體幽靈竅，史氏成至自失其姓名。與幽厲並傳，而更世易年，子孫或至嫌爲其後裔。節 筆筆從沒世兩字發義生情，有令人凜冽意，有令人悽愴意，畢竟悽愴意多，凜冽意少。固是凡情親，聖義疎，只奈何不下一箇名字，竭力掀翻，不覺轉身又墮他圈繢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己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但說箇求己，便有如何求之功夫；說箇求人，便有如何求之情狀。不是真體會人，不能實講，便講也不親切。

求諸己，只求處便成君子。

鄧際文 事果外至，君子尤必反而審名致之原。節 所以無求人之

理。文君子立意較然。正藉此多處多與之心以自增其愧嫌。
聖賢心法祇這些子耳。
文囂己於古人之間。卽道德仁義之已然者。皆足翅吾念而使之孳。評意求過高。卽蹈入邪學去。卽象山所謂善亦能害心也。文己之爲我有而爲我累亦大矣。非累於己累於求也。評如是則求諸己亦須仔細。中又有小人之己矣。凡道理只平鋪看放教安穩切實。便是眞正道理。自然意味無窮。纔要說得高妙要求深一步。定走作向差路去也。此題只說在了於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己。不願外爲人而已。今將己字看得深微活脫。求字做成異學工夫。於聖賢本領一齊差卻矣。求字原只是懸空字義。今說求己正是無求。是先說壞了求字也。己字是君子根本。今云爲我有爲我累。是又說壞了己字也。其意不過求深一步說得高妙。不知其不安穩切實。如是皆由不肯平鋪看道理耳。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卽君子二字。人品事理變相百出。
矜羣爭黨原從君子二字眞僞生來。
矜羣爭黨相近實相反
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眞僞。
不爭黨只完得矜羣。
爭黨原只是矜羣之略過耳。爭黨卽跟著矜羣便來。
莫道爭迹略過也是心術微差。
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迹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更著而來。

名教自任之儒。猶存一二未純之意。評程子所謂吾道不能無過也。文惟其不足於內。遂矯托於風裁。惟慢爲雖主之人多矣。猶夫聲道云云。評此題題目可敬。聲譽可聽。口角可畏。面孔可厭。心術可誅。其面有不足深責。嗚呼。人品至後世愈難言矣。將僞君子行狀寫透。眞君子傳贊自得。而不二字更不用著力分別。此種面目肺腸。只須在世上活塑生圖。更不必向死人口中尋取地獄變相耳。

爭黨之禍原於心術。而實氣運成之。如京察要典東林璫亂。皆明廷適生此事。而門戶借以行其攻擊報復之私。又彝仲謂天生此輩。致朝野紛紛。皆國運所關。自是至論。至爭黨激烈兩不可恃。萬曆中之不斷是非。聽其自爲勝負。崇禎間之迭用互制。更求兩黨外人而收壞日甚治亂存中立。又小人之巧妙極至者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勉其爲矜羣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並廢其言也。
不廢亦不是必用。
文天下有心譎而口正者。小人之有智略者也。天下有任拙而議工者。君子之無實用者也。不舉之足矣。奈何併廢其言乎。評小人以智略舉。亦有可用。但不以言舉耳。君子而議工。安

得不舉舉以議論之宜豈不當乎此等說數俱乖角[illegible]其[illegible]旨以明示之[illegible]不以亦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耳[illegible]君子於此有去取之權焉今日不以言舉人即今日不以人廢言者也[illegible]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些有各種人物如何倂做一箇人一串事得牛蹟樹上生却被他說得好聽但當不得明理者礎著粉碎耳

時文家但說得作用須知君子知人知言不以廢自有學問本領不則雖說人求人說言求言獨不兩者皆誤乎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箇要語爲做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爲人情世故多礙向聖門求個通法也今文輙云閱世多違應物咸宜入題必重提行字一段是將行字離却一言竟錯作子張

所問之行一謬也終身猶云畢生耳今定單拆身字或與天下一世作開說行字或與心字作開說恕字二謬也做恕字毫無義理只云求之一心以心字代恕字夫仁敬忠信等孰非心乎子貢一言何嘗單求身而不求心乎三謬也已所一句只解恕字今輙寫成蛇足若恕字未盡而復云云則是非一言也四謬也

子貢非先有人已欲施而問行只行此一言耳

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子貢求一字指要從此身體力行只是問學未曾有身世人我意萬一夫子示以其敬乎其誠乎等字亦將身世人我先入子貢口中乎故斷不可也

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時文定先提行字後出一言則竟作子張問行之行矣

人止說得一恕便了須見得是終身可行蓋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

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會

時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敎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檝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諸昔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即禪學也附此正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斯民也節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於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

三代二字即天理也

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矣牛民本直是三代直道所以然

朱子謂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黃勉齋親見朱子改討此語直至徹曉蓋領會意味之難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即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托正自無窮但須領會有味耳今將二者强搆做世道大關繫於理既傅會不確而聖人言外之意反粘煞失神矣史闕文猶可張大說有馬借人不過里閈間與必溯布及卿士大夫聘交投贈不更費周折耶須知聖賢講道與不在事件上分大小即文章體段亦不定說天下國家便大而細微近事便小也

陳子龍文 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爲虐桀紂爲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評不必如此此禍却易見今且同是堯而非桀然其禍同於洪水猛獸爲可憂耳

子曰衆惡之章

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况所謂好之惡之者特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觸處懷疑自用譏警機術立翻案之說也

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容自已者此所謂惟仁者能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爲人所同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衆百年之遠無一聞道之人焉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固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爲者卽在有覺之中但無爲隨有覺爲存亡盛衰耳

能字根苗卽在人字中道固無時不在人身而不能弘人也

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仍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

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於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黃金牧文 大道浩邈自有人而形氣皆識遂入而亂之因以爲必屏絕夫人而後可幾乎道也評吾嘗謂楊無君墨無父禪學直欲無人於斯自合文氣周於變寘重淵化亦達於蠕蝡鳴躍猶是道周之而得貫萬物自萬物也道達之而得弱一物止一物也人於其間能爲俯仰指撝之評方見人字不小異端平等視自以爲大不知其小甚矣

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固不因人爲存亡然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但於其中辨別去取制行補救耳爲異端之學者喜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人不止矣彼自以爲所見者大而不

知其自小之已極也

子曰過而不改章

陳際泰文 聖人廣遷善之門故過至不改而後予以過之名評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行過語過而不改是責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爲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原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不可墮落此義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直是聖賢才力過人故其誤處亦不在尋常間

顧光啟文 無益而知悔則前此之刻勵猶足爲後日悔悟之資評此處轉關非絕頂聰明人不能文不善而自喜則一日之偶迷遂積爲終身不過之迷評今人都被此苦遂終無出頭日子也

【文】古人之學非故迂其途也誠審於得失之故而知其途之不
得不出於此耳【講】便是天縱聖人也須從這裏過
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杰吾謂果是豪杰必不爲
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便悟其無益不如
學朱子始參昭昭靈靈禪後見延平便悟其妄此真世間絕頂
聰明豪杰也故人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聰明人吾謂學
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不聰明人惟其不聰明故乍見崖略便
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若真聰明人則必要討箇下落更一
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得爲彼所誑誤困苦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題中三箇轉身一轉有一箇弊病故一轉有一箇道理其實君子
只得一條路無許多曲折計較也

不謀食正是謀道之精嚴處
有一毫謀食之念便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
謀道不謀食兩項相足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此種
人正不少欲自附君子其實非也
凡言在中者皆不必言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人看君子只
有箇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玉食袗衣若固有此正是在中
正是不憂
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非而謂學必
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註中亦皆意在此一
轉只在其中三字理會得好此意自然分明
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繳一句則中二
句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意中看出始得若君子自

作商贊又同要語矣
憂謀相關君子正有實做工夫處在
【顧麟士】偏者觀人恒視其食之去就以驗其道之淺深【困】看後
世人物大約不出此

子曰知及之章

有前節便有後節後面工夫只完得前面疎略不得
重仁守是朱子指出體要

不莊以涖之二節

莊涖動禮似末節小疵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以禮其失甚微
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闕滿盡頭處正自不輕
人於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爲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三者不可平排看講仁守便是已知及之仁守講莊涖便是已知

及仁守之莊涖動禮要包上文遞下將莊涖平排看只是外邊
末節從知及仁守說下知是裏面工夫足纔充得到此雖似輕
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不可竟以內外本末分也
【黃世涵文】云云【困】病只坐粗其所以粗者將禮看成一件儀文法
令作用之物本是外面粗迹但知仁者不可不用以濟世耳不
知在知及仁守莊涖後講則禮雖節文之散而動之之道却精
即知及仁守莊涖而動不以禮其所謂未善者不過不能化行
俗美至至善之治耳亦不到悖亂睽乖之云也
須知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德又要禮如道齊章所云
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節只說觀人之法不關自己志業若云人當知此務爲其大則

別出餘意耳。

註云此言觀人之法看知受二字。已不是閉戶先生事矣。恃所以可不可處。原在君子耳。

不可須說得分明是爲觀人言。不爲君子言。

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爲有大受在。

可大受亦只在授之者身上講。

即行小知不得掩卻大受。

不可不是君子不受。

君子原不是小處不全只不可以此知之耳。如乘田委吏何嘗不分一職之用。但不可以此知孔子。

不可小知只是不得以一長一技求君子耳。若謂君子不屑庶務不事功名。曰爽甫之高尚爲可道之癡頑亦可言大受耶。孔[illegible]

大話過火。便於理不切。

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窮達常變皆有之。小知止是以一長細事觀君子耳。或作小利近功說。非本義也。

君子大受。原不在時過上。

大受二字。强者常人英雄隊裏。弱者止就福貴場中作令大語。徒流露一副粗鹵眼孔。一片肅諂心肝耳。直向學術原頭討取箇大受下落。竟不放三代下人物在心眼間。方見本領。

觀人者胸中須先具得君子器識氣象。方見得君子識。

可不可在君子身上看。正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觀人者推論則可不可即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上事也。

【鄧沉文】世無隆功。由至人之世不講。【評】宋之不返於三代。不能知用程朱耳。今人尚謂程朱有體無用。理學無救於宋之亡。豈不謬哉。

程朱之不見用。眞足爲三代後千年恨事。聖賢失職。乾坤之不幸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此節文法。是步步逼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最急切。仁亦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於水火。此是就利益上看。到下文蹈而死。又見水火尚有害處。而仁更無害也。又何利益急切外加一義。故首二句與下文自分界限。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此與別章句例不同。無諒而不貞反對。蓋諒尚近君子邊事。非小人之所有也。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稍帶貫徹執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眞時[illegible]

泛說箇正耳。

【朱設文】以忠孝節義之美而使人讓之爲忿爲强者皆諒之屬也。【評】可知有多少不恰好在。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敬字是心。却貼定事上說。

事食分明兩件。而字一轉。正復鄭重。

【王紀烙文】情用於公。公在而私附焉。則食亦公也。心係於此乃私耳。【原批】讀此文方知因事說食。而邪亦有誤人處。【評】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說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處辭乘要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事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

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後不
是不要可知。故此題無竟置一邊不做之法。若論兩邊道理合
一處。莆敬事便是後食。然則後食也正是敬事。亦可但講後食
而敬事在其中矣。聖人何用作此支離剩語。
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入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
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即有一二勤慎。乃服
亦止是喜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非其本心。全箇不是
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即今讀文者自
已先搜剔此心。試文欲何爲。苟本心未喪。自不屑爲醜惡之文。
其上者或更有不屑者矣。

陳伯祝文 事君則必有事君之事矣 評 其字分明。他作指君指臣
皆非也。文 人臣所最難獲者。中心之謹慎耳。夫苟以謹慎爲[illegible]

而疑民震主之才俱無所施矣 評 大言僞行。以權術作用爲事
者。皆大不道大不敬也。文 人臣事君。凡有所爲而爲之者。皆食
之類也 評 推廣言之。正不嫌。間然究其實。仍爲食而已。

子曰有教無類章

有類定是曲說邪教。即不然。亦止是迂拘訓詁。
類者即流品種類之謂。無類正使之一於善。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字兼括
二義。然若求多於達外。即不知達之妙。即爲不能達。其實一
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於達外。然偏有許
多陽瞎閉文排場鬼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於外乎。
惟其能達。故自已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

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

陳際泰文 辭以稱言。此辭之所由起也。辭以宣心。此辭之所由美
也。評 當指理字說。能達其理斯爲美。若止爲心不可明。以辭形
之。則仍是所由起耳。

[illegible]文 今天下之爲辭者衆矣。帝王之謨。而或假以儒臣之[illegible]
組。不免於辭而實不稱 評 漢高入關三章。勝後來[illegible]今多矣 文
訓詁之言。而或釋人作徙之斷錄。文乃疑其。而復疑僞 評 程子
語錄亦某在何須此。又在於傳。必須自做。正謂此也 文 求諍之
詞多款。未病則惟無易做厭惡之心。問道之篇悄好。未暢則支
浮終有觸嫌之忌 評 諫敬與之時事。蘇子瞻之尺牘。惟其達也。

陳際[illegible]文 好盡者之不欲爲簡。抑亦好盡者之不能爲簡也 評 歐
至此二歎。未免氣弱 文 已甚者之求爲可觀。抑亦已甚者之[illegible]

爲可厭也。評 此苟揚之不如孟醇也。

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向辭
求達也。

達之本領原難。

所達者何。今人但從辭耳。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欲肖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眞訣
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
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
圓熟活套。其言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即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
辭。不可謂之達。即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
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

黃淳耀文 今天下之立言者。吾知之矣。非有所不得已於中而[illegible]

其私智將以求勝於古之聖人也非有所不得已於世而飾其辭言將以求悅於今之愚人也是以道學分裂六經乖離而天下之說日以扞格而不通云云韓文人只此二種非有所不得已句尤好可見達者達箇甚麽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卻又失聖人之旨如退之子厚永叔子固子瞻論文皆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輩也須知達是達個其所以能達不能達又為箇甚如此然後見達之妙余嘗不自揣欲取柰演至今日文字編為一書分為四部其大旨已被陶菴先生發凡矣

後世講學書愈多而學愈不達只是妄自著書耳

師冕見章

於冕之見中有聖人大用道理只是平常

卽不會夫子師自有相但不知其為道耳

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

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第於聖人裁成輔相充極細微推達感應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更須領會發明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漆園瞿曇兩家門下而不知矣

後進為文只把攏大話為妙不知聖人之大不靠此大話撐舉也要說大話便是不會見聖人大處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尚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首節

及階及席一及字中有滿堂行事在

某在斯二句中見賓友之揖讓見位次之尊卑見指示之語氣見聳聽之情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八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

論語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冉有曰今夫顓臾節

今夫顓臾今字。對上昔字。昔字意中有魯在。今字意中有費在。昔字意中有先王在。今字意中有季氏在。此皆是鍼鋒相對處。

今不取今字。有形勢。有時候。有機會。以形勢論。今日適可取。以時候論。今日尚可取。以機會論。今日正可取。

子孫憂都在今字中埋伏。不在不取中商量。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節

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

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為辭四字。是定冉求勘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

君子疾夫十三字。只作一滾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節

冉有只見有家。夫子提出一國字。劍鋒甚利。却與家字並說。又正見安上所以全下之意。

此節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者非。自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邦分崩離析。正不均和安之患也。四患字乃憂字鍼線。須知中兩句不過引來起末三句。以見國與家之分須守。而顓臾之不必憂。不重以末三句釋上兩句也。

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此節提出當患不當患之義以破之。末節直言憂之所在。作結要害只在四患字三無字著眼。

上二句只說得當患不當患。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季孫憂在蕭牆。不在顓臾。正為其所憂乃所以取傾耳。側重無傾句方得。

蓋字一轉。中明之意。

蓋字承患不患兩路下來。人每只見得一邊耳。只為均安貧寡交配不同。和與無傾添插不穩。都於此枉費手脚。只發明所以患所以不患之故。領會蓋字神理。何等明切。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節

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即指顓臾說。若坐煞邊外。却是後世事勢。

如謂文德不仍貼均安和。却是。

若未得上節道理。也無處講文德。

文中子忠信不立。則鄉射之禮。不能以致刑措。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門有壯國勢維人心者。非空言禮樂以修文德也。評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動干戈而言。謂即有不服。亦止修德教。不事威武耳。文德即忠信仁義。即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榻側不容人鼾睡。便不是王者心術。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稱勢上說。愚見甚不以為然。其病起於誤解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句。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應

道爲邪正盛衰。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
生。一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
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
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究所云。則與胡氏之論爲不刊矣。
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
[備考] 自諸侯以至庶人。而遞承乎天子者。權在故也。[評] 單論
權尚未見源頭。[文] 一有明天子出。則皆俯首而爲君用。何則。國
恃其建以爲安。尤恃禮樂征伐以維封建也。[評] 禮樂征伐又恃
道。[文] 無如此柄之脫然去已而不覺也。[評] 柄之脫去。失其道也。
非失其物也。[文] 譬則道物于中衢。人思取之矣。取之而非其所
宜取之人。人思奪之矣。[評] 後世得天下。總亦是奪取耳。皆非所
宜得者也。果宜得則不論諸侯大夫。亦視有道何如。[評] 說者謂

唐節度之强。不始于河北之繼襲。而始于節度之有功。夫漢之
衞霍亦有功矣。而何以不亂。蓋誅賞之權在上也。大將在軍。至
不敢殺一蘇建。則武帝之威亦赫矣。[評] 有朝廷處置得宜。而跋
扈之藩自服。可知權之得失在道。不以能攬權爲有道也。
諸侯代有天下。三代之常理。但以德不以力耳。蓋天子與諸侯皆
君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相代。猶天理也。自大夫以下至于庶人。
皆臣也。其至于取天下。皆篡也。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封建廢。天
下有不可言者矣。自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因亡。無封建亦
亡。吾未見廢封建之利過于夏后殷周也。而其亡之慘烈。亦復
可觀矣。
宋廢藩鎭。其亡也禍烈于唐。可以鑒矣。
[備考] 吾於是而知世之所以治亂矣。權在外者。其亂暘。權在
內者其亂陰。權在外者奉主爲名。故以晉文之雄。不敢逆王命
以失諸侯。而權在內者。則以一權竪嬖倖竊之以毒天下而有
餘。殷火遂起而亡之矣。不能以三世也。秦以後未有不偏于內
重者也。唐之藩鎭。非外重乎。外重也。而權竪嬖倖名之也。日月
蝕于外。其賊在于內。[評] 此論極見其大。非經生陋識。

首節

有道自當從根本說來。若只得氣數上事。則漢唐宋之盛與三代
無別矣。
無道只說諸侯。下而大夫陪臣都包在裏。
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按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
出自陪臣出。總是諸侯之罪。則可知自諸侯出。天子亦不得辭
其失馭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節

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征伐。而出必自天子。侯國
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凡爲君者必有政。天子諸侯皆君也。故
不可曰政不在諸侯。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節

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颯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
陳氏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煞
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
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
樂征伐之權。惟恃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
樂征伐。故迴迴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
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欲取三益先須知人

[illegible]朋友之道亦未易以言也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而後能取友[illegible]慎友貴知人知人貴明善是推窮本原然須知明善之先已當取友也

世上原未嘗無人都被流俗多游議論教壞

益益箇甚損損箇甚益矣怎便益損矣怎便損此處須透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樂有見識行事不止心樂

兩者之樂如冰炭須互看

益者之三樂原自內出不是向外強合

禮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無窮若驕樂

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此亦爭內外之別

禮樂人善賢友一層節進多一層三樂字一樣各有意義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通章重知天命知字是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首節

畏天命便有知字在知天則自然敬畏

須是畏天命人但說畏天耳

大人乘德位說

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真畏也

畏字有實工夫

小人不知天命節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蘇子瞻要打破程子敬字正所謂不知天命兩不畏也[illegible]看讀書居業二錄以後講學者便無了敬畏意思不免犯此節條欵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者字頓斷

上次名目亦只在氣質上說坐定氣質上論纔分明學困二種有工夫有究竟第三段與下文原是一等中分成敗故又與上兩段不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攏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懵懂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

弊也

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得即所謂凡事豫則立也至當下應付時又要逐件思過方能穿過

九件須熟存于未事之先而謹察于臨時之始不是于九者中修籠補滲漏作斷港絕流生計也

九思合前後際貫徹始終

此思誠之學也工夫在平素幾先不單是臨崖勒轡

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向來工夫亦落空泛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功候要訣

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為思使義理純熟則臨幾自然中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闕一不得看程子九思

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齋臺勒馬，恐迫促不及耶。生騎驢覓驢，刻肉作瘡之病。曰，此正近世良知家詿誤之說，聖學定存

此兩節工夫，未事前是統體工夫，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也。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即慎獨之審幾省察也。平時涵養純熟，臨幾又省察精明，這道理纔能實得諸己而不走作。良知家務直捷簡易，必欲併而爲一，反以此爲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兩節，工夫無時不然，而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原自簡易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

九思之功，大在未事之前，若平日工夫未純熟，也須臨視聽時思明聰耳。

在視聽未交物，當體令明聰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又當精察其蔽引之端。九思皆然。

陳際泰文 夫言與事，將有以用之也。云云 評 言當言，默當默，便是言行住坐臥處無非事。思忠思敬，只在當下，豈爲將有所用哉。

此說做着逆事，此說做功業越張大越隘仄矣。

上六件思是順用，下三件思是逆用。

九者次第，饒雙峯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疑忿得就事上說。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頗支離，不若上六件是內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

此題貼身字亦非要義，若說九者皆身所爲，則一部論語那一句離身說來，有做上六句須用身字抑題者，自以爲巧，子問事思敬如何說，曰，事必由身做乎，笑曰，疑忿見得又是他人做耶。或曰，其說有所本乎，曰，何所本，有之，必是不通講章耳。

陳際泰文 爲惡之人未嘗有思，則君子宜有思焉 評 惡人正自有惡思，無思安能作惡，但思不循理而循欲，斯爲惡思耳。

附此章文

君子善思之用，各授之以則也。夫君子之思，固無所不致其愼也，而操之則有要矣，故詳列九思以爲愼思之法。今夫處一身之至歲而遞一身之至，實並資於思矣，而洪範直夾之於五事之列，而且繫其後，此何說也，未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中無思，事事之中無思，則事事之外有思矣，故夾其列也，能善用其思，則事事之始有思，事事之始有思，則事事之成一思矣，故繫其後也。逆之爲靡，作之爲聖，愼之惟君子，乃有謂天下之思多，而君子之思少者，非也，應感之變無方，而過於前者至一，坐馳焉而步落者出矣，惟君子於至一之外無所增焉，故少也，抑有謂天下之思少，而君子之思多者，亦非也，日用之迹甚近，而盡其

最者至精，率應焉而簡佚者衆矣，惟君子於至精之內無不足焉，故多也，然則君子何時何事而不愼吾思也哉，而要其大端則有九者，其一在視，視之體本明也，心亡則不能辨物而亂色蔽之，明失矣，君子思去其所蔽，則惟明其一。在聽，聽之體本聰也，心蕩則不能審音而好辭娛之，聰失矣，君子思去其所壅，則惟聰。由是著於容而有色，色根於心者也，思過剛過柔，非色之德也，必於溫，由是徵於身而有貌，貌從乎心者也，思近諂近褻，非貌之德也，必於恭。及乎聲相感而言出焉，有聲以心者，即有不及聲以心者，然而皆心之聲也，於其所發思所存焉，得而不忠，及乎動相接而事彰焉，有動以心者，即有不及動以心者，然而皆心之動也，於其所行思所守焉，得而不敬，凡此者，只顧用吾思者也，而又有以逆用吾思者，如疑者心之歧也，恥於問則

疑終不釋，而非思問則所疑先未盡出矣。忿者，心之暴也，及於難，則忿終不懲，而非思難則所忿卒未盡泯矣。至于見得，尤必之自出而爲綠者也。其流底於訟師者，其源操於取舍。思合於義而後無苟得之患也。設若此者，固非從於臨幾也。一物之交，思之各得其理，然涵泳於平昔者不深，則理中之曲折，皆吾思所未經閱歷之處。及乎臨幾，思雖欲入而圖功，已不識其從入之方矣。以九者合治乎其先，則理積於虛，無物而已備萬物之用。故知周常變而不窮，於以知靜存之所推在此，流爲絕處之源者。君子正於此，深致知之學也。又非力持於當境也。務之末，思之必分其介然省察於端倪者不豫，則介內之危微皆吾思所最易忽略之區。及乎當境，思雖欲留而尋容，已不復有少留之暇矣。以九者分治乎其著，則介斷於隱細，務而各極成

務之全，故神明肆應而不亂。於以悟動見之所歧，在曲學爲朋從之擾者。君子正於此，嚴謹獨之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首節

兩見字補出真知。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所謂誠生於明也。

此等處人都略過。

隱居以求其志節

【陳子龍文】生民之憂未息，帝王之業未興，以爲諸賢人君子，可以嚴氣正性，危言危行以救之，吾不敢信也。云云【評】只說民憂未息，王業未興，看此節便粗淺而偏。若論有救于世事，即上節亦不無補。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爲功名也。有孟子廣土衆民章，其蘊自見。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變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硬將必須用世意牽入夫子胸懷，已非通章本義。及所言用世品格，作用，又都是漢唐下英豪風致，與聖人所思風馬牛也。

求志中不併達道看，則體用不全。志字易錯入二氏，去達道中求歸本求志，則本領不是道。字易錯入功利雜霸去。看出互根之理，無邊身分，更自高深。

【楊以任文】三代以上，義與天道相權；三代而下，義與人倫相守。【評】義只是此義，即君臣也，無古今之分。【文】行必行之義矣，完必行之義，即完可達之道。【評】伊尹之所以幡然也。【文】有必不可行之義矣，守不可行之義，無傷可達之道。【評】孔孟程朱之所以終窮也。

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猶云出仕耳。義字不重。予謂隱居只是箇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御只爲行君臣之義耳。故[illegible]自重義，指夫就言；道指德業言。

後世仕宦，先從行義便差起。

三代後君臣，合下起念便不是君臣之義。

後世仕宦只講好官多錢耳。亦間有功業，却不是道。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首節

此章大意，爲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爲論夷齊之節，則齊景之譏非其倫矣。餓於首陽，只對有馬千駟言，極言其貧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爲有千駟；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爲餓於首陽。故此處夷齊之餓，不再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

出諫國死義。然此餓字却不爲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
云餓矣。後人因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
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凡書各章有本義，故其下語
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說，到議頭如此。
因餓字下無死字，遂發幻忽之想，然史家隱逸傳失以不知所終
爲結果，猶傳之必云尸解，佛之必云坐化，便成以見詭異，爲文戲也。
遂有謂聖人必不死節死難者，此論俶害道矣。生死猶通一也。
聖人神於不死，曷不神於不窮乎。聖人可以餓，隱何不可以死
隱乎。此不可與說夢也。
[illegible]文 曰到于今稱之。若知夷齊生之日死之日，必無有稱之者
矣。評 必不然之理。文 冃民稱之，吾知雖賢人雖學士大夫于今
亦未必有大稱之者矣。評 說壞了周家數百年朋名卿賢大夫。

行文文山黃冠歸鄉，與方遜志叩頭乞哀之議，史策未能改正，
而稗野頗多表白，其論未爲不有然。要之此皆後世諂媚小人
之過。漢唐即未必然，況周賢乎。文 使當日即稱夷齊依文牽義
之儒者，盡稱夷齊，又何以見吾夷齊之異也哉。評 夷齊豈以無
稱爲異哉。文絕雄快，然其論却太乖角，皆因不曾見得聖人心
事，不奈一肚皮後世機權作用何。此處信聖人不過，便寫得聖
人盡成私心惡業。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章
首節
陳亢以爲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說異聞
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得異聞極詭秘，反說得異聞極
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宛轉，而詞無支離。一派騃狀，從真誠
中來。若今人于己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味偷餂祕訣，旨負
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恥也。
對曰未也三節
對曰未也。又接嘗獨立云云。于無異中追求異處，于可異中究尋
不出異處，語脈宛然。
于無異中強尋出異來，却仍是無異，是伯魚不欺子禽語，亦是開
示子禽語。但質須所聞，多將伯魚看成呆漢矣。
陳亢退而喜節
要其喜處全在遠其子一件，詩禮不過是陪數耳。說三其實說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終

論語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一　首節

邵田授文 君子與小人有不相立之勢而小人常附君子以爲重

評 佛氏以先儒爲伽藍與學誣朱子爲合一。皆此術也。

謂孔子曰來節

兩門不可。曰諾吾將仕。聖人應接之妙恰好只該如此

是解者不解。似許實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雋淡中。見光明正大不

惡而嚴之妙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表

裏也

陸稼書文 自其性而言之。有氣質不齊之等。而未接乎事物無窮

之變。評 只在此處立說。方是此章言性。

韓子三品之說。在此處識便是

剛柔之惡。亦是仁義偏勝耳

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

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程張朱子發明氣質

之性。正從此得之。後人但依稀夾和耳。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直遠近之義。包散見之看

處書易傳中庸孟子。●謂不脗合無間矣。後學不深究其理。

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爲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原來只二也。孔是兩邊能理方明備

耳。于張異端者。謂氣質即是性。此卽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

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要以無善無惡爲本

體。先已顛誹孟子矣。況程朱乎。最狂悖者。如盧格許諸。然諸之

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卽其言論

之已有不齊之形。有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

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虧

也。卽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

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畏最惡者。只一理字耳。如盜之憎主。如

諸侯之去籍。已理字不滅。則觸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

也。本心之學也。聖學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

是非之分。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

書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雖善惡。故曰相遠。皆習於善

則反於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勉人習善是言外意

習字正從形氣上生

楊以任文 習不可已。聖人姑以性正其始焉。評 自不知性。反誣聖

人。文 人與人相習于不得已之中。而性命之理遂焉云云。評 性

反從習見。習又出不得已。純是異端見識。總一箇性字。道理不

是下面一齊走作。其遺不但以氣質之性爲支離。并義理兩字

亦多抹殺。竟無善無惡。爲本體極其至也。並性字亦强立之名

依文生解。動成魔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爲無弊矣。如此有性字

尚多在相近之云。不更支離乎。○習于善則善。習固有好者。然

相遠之云。實爲習于惡者而言。蓋習于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

言遠近。惟習惡者遠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耶。欲其終

相遠耶。旣曰相。則習善習惡皆在習。能復性。只說得一半。豈得

混尊習字。將習惡之習亦可復性耶。然見知家必强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證吾說習可移性而習之功大矣。**評**如何專說功。**文**天下之理皆不可以恃自然其用自然者。獨禽獸耳。人則必有已事焉。不聽天地也。**評**禽獸亦有習相遠處。**文**性之所爲終有所止。人功所益其益無方。**評**性固無止。人止之耳。**文**詩書師友扶之以多物將身不得以堅其質矣。久之以日月。將人不得以擴吾故矣。

評然則習又害性何功之有。不知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習非教術學問也。故有罪亦可有功。若專以教術學問言而謂其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得云遠哉。及至說來又似有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教術學問爲習者。乃正深惡教術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爲本體耳。**文**大較物之有性亦從習來

天地之氣習人。父母之氣習子。方始見氣。已在漸中。物孰爲獨化者哉。**又評**可歎聖人大道理。爲此小辨小說。狗心鬼心。破壞據其說。非人自習壞也。乃天地父母生成如此習耳。肯李卓吾講學龍湖。有以子毆父見告者。卓吾大喜。贊其子曰。此子開千古未開之手。今如此講習。隨他打爺罵娘。殺嫂亂倫。做賊逞兇。都是天地父母生成與人何干。不意大力與卓吾同道。**評**直是胡說害道不淺。東鄉痛罵亦恐後學不淺。非文人相輕之謂也。

又評文方其未習。皆性之所無。及其習之。皆性之所有。**評**習善豈性之所無哉。語亦有病。病總坐不信程張朱子之說。不肯去窮究其義。於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兼氣質言之性。都不曾分明。焉得不胡亂爲文乎。

又評文小習存其身。詩書禮樂多其數以漸進德行。大習存天下。化教勸率廣其端以利濟生民。**評**此教也。非習也。若論大小則天下亦不大。一身亦不小。○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于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于相近也。今以詩書禮樂化教勸率爲習。然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子之武城章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節

子游疑夫子笑其迂濶。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絃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

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爲縉紳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坐定現在有位。不然竟是子游自命矣。

君子以位言。却是泛指教中之君子。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於理說不去。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使也。

君子之位不一等。小人性習亦不一等。皆不可不學道。

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字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在夫子當時之理

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據意在併處若但朱疏君子學道如何
愛人小人學道如何易使失其意矣
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爲大絃歌之
聲禮樂之敎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是
禮樂是此道字註腳
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徹上
徹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俗儒先看得禮樂二字粗止
就禮樂用映絃歌不解從禮樂融貫道字不但文字淺陋并集
註亦淆矣
學道二字空說者入虛玄而無把據映絃歌者又失之拘細豈學
道只有樂律哉其所以不肯帖禮樂講者心目中原看得禮樂
庸淺耳可知不能體註亦是不學道小人矣

道該精粗內外愛人該體用
君子之學得其大者故愛人亦大
後世吏治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耳
凡謂三代不可復即是不仁其不仁也由于不知道
後世治術總是上與下爭點耳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節

凡人之言一番陳述一番精明一番舉示一番闡發雖字句不更
而意思自別渾與愈出或謂上節俱屬夫子之言因夫背有偃
言也然則古之賦詩贈答又何嘗增減片詞可得謂非當時一
番說話耶識兩句固是夫子之言而偃舉述來謂武城亦不可
不以學道治之此所謂偃之言也
[illegible]夫子雖是偃言矣而二三子苟其信夫子之所許也終
如信夫子所自言即假言爲問諸夫子而其信夫子于往昔之
言也終不如其信夫子于現在則今日牛刀之說尚未有以解
也[illegible]疏明聖人不得不自解白前言之戲之故確然放過不得
前言戲之句當眼看之止是找足上句白話耳不知上句是印證
學道之說此句却消除牛刀句滲漏各有指歸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子曰夫召我者節

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開不界小
結果下場也其乎口氣是決辭不是疑辭朱子云此與吳其爲
沼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所以存心之道心存理得則仁矣

心存理得凡從事于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
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侮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
[illegible]仁者何即吾心之行者是已[illegible]仁理也行者心也如器之
載物器存物得仁因無道不在只心不存耳文論仁爲最初之
懿原無五者之名不知五者仁之行焉者也[illegible]此心此理原只
是一文論仁爲內足之頁亦不必求詳于天下之故不知天下
亦仁之行焉者也[illegible]講到心存理得更無精粗外內之別要知
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爲心存兩字極難說纔
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
子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非即指五者爲仁也說于天下
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徧及天下爲仁也且不云行五者于天下
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助驗學斯

用意也須細心體出若徒作心存理得論者猶爾預耳
【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于仁而不可謂之即仁又不可指之
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於天下註謂無
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俗解強分五者
爲內天下爲外更屬粗疎五者就子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爲仁
矣亦自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體
須有別
時文朗虛提在首句便錯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
爲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
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
理得盡是醉夢中吟囈
【[illegible]文】其事事求之動而不及于靜【評】心存處正主靜【文】然動

乃與物和及靜則相離也【評】亂道若靜相離則動亦不及
【金陵文】仁不可以一端盡不可以萬有求也【評】於天下正是萬有
求【文】天理之消長進退必有以自達乎物而外來之艱險適乘
亦不能無傷其中【評】不是無傷總由中出耳【文】仁不可以矜持
居也然得是說而慢彌甚若恭與仁不可以潤略守也然得是
說而縛彌甚若寬與云云【評】矜持原非恭潤略原非寬正希看
得五者低故如此說看首若字皆是沒奈何下轉不知聖人語
却徹上徹下【文】我不必求天下而且可以擒縱乎天下我未嘗
失天下而即可以出入乎天下【評】于天下言無適不然非指麾
應也且如其說亦純是機權作用矣
【又金文】張之學亦非無志天下者【評】天下二字便錯【文】子高深之
情則見仁有天機意非不屑五者以爲不必行也【評】看非不二

字則原以狹陋五者爲高但爲子張說法耳【文】及一一執而求
之而疏漏之意不過由元氣之淺薄【評】總非是聖學只說得佛
性精魄耳此處須明辨子子以爲何句見血便爲渠所瞞矣【文】
仁者雖斂其輝光將與天下相忘于不相守之地而有五者在
固不患無天下也有能行五者在亦不患有天下也【評】都不是
莫貴其高不但天下二字誤其言有無即異端之陋也【評】乃知
仁不必說光景參倚亦有流弊【評】公言却正落光景吾儒參倚
指忠信篤敬焉有流弊【文】性命之不通血脈可通道德之可假
精神不假【評】講精神血脈便不是其所視仁字則佛性也天下
則恆河沙世界也能行則普度功德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未
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而于子以爲如五穀之必可以療饑
藥石之必可以治病甚矣知言之難也

五者只有數目未說名義子張便不得不問子張意中只有一仁
問夫子說有五者不知仁外又行五者抑五者之即仁子張又
不得不問
能行中有積累圓滿之功
末五句纔見能行盡頭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爲仁須于此試驗火
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難碎入裏不是鋪張于天下
局面也
【又金文】欲任天下先爲天下任功及天下必自我有功云云【文】
【評】古之聖賢皆帝王將相也其見于六經與乎尼師弟之問答
皆如此世人乃以腐秀才語代之耳【評】信之人任敏之有功亦
隨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自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
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又何講構粗事物而其理無精者亦有

爲玄微之言，而仍屬粗者，其精粗皆于道理之切不切爲分。若此文之粗乃眞粗，正原評所謂縱說得大漢話，終不脫酸秀才氣者也。千千之云，徒見其酸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好仁不好學節

陳際泰文 除蔽者爲其格吾仁之行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搏噬之害人，姑回之傷化者，相與保而藏焉。其意本以仁物，不知適以殘之。**評** 近世此害頗甚，尋可一路哭，以徇一家笑。人且美其愛民，不知其罪浮于貪酷也。要之其意亦本非仁物，只圖自己順利耳。**文** 愛身者，爲其先吾仁之本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疏遠之無關，頂踵之無復者，相與捐而殉焉。其意本以仁身，不知適以喪之。**評** 不知春秋大義，有死節而悖天者矣。**文** 不好學以

明其則，則昔人所爲安全中正之理，將甚其事而行之。古人何以安寧，而我何以煩苦也。愚亦甚矣。**評** 愚在理上斷，不在利害上斷。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論詩可以興以下，不得粘通學字。似也，然雖指詩之益人，如此不學如何見得。所謂不得粘通者，爲題目截去者句，則作文須見手法耳，非謂詩可以興之，何道理中著學字不得也。

學詩有濟移默奪之妙，不是以學合經，死死印板。

詩可以興四節

興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兩層看乃通。

邇之事父節

邇遠包括事誼甚全，事父事君舉其大者。

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邇遠二字渠括甚寬。

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拈煞君父。

邇遠就人說，不是詩中有邇遠。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章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陳際泰文 云云 **評** 面牆言面前一步行不去也，爲二南便行得去爲其切于身家日用也。如大士所云，不過備聞昭代典故，典帝王中興爲之行，何關切，不爲亦何至面牆。

正牆面指至近之地，一物不見，一步難行，故二南之當爲從切近道理說，不用恢張弘潤。

子曰禮云禮云章

玉帛鐘鼓，如何不是禮樂，如何便是禮樂乎哉，二字有其所以然

自袁黃葛寅亮等倡不通講說，以爲不可增出敬和二字，始而含糊影響，繼則宗性以抵醉悖聖學矣。萬曆末年至天啓，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數開之。一時俱以註中字樣爲戒，敢直提二字入論，自千子與大士諸先生始，其功不可沒也。近時此種說數又駸駸行矣。

玉帛鐘鼓總指禮樂之末節，所該者廣，非專指此四物也。

玉帛亦不專指往來應酬。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病其口快爲他，只當一場說話說過，全不去存養體會，使實有于心而行于身耳。然其所聽所說原是正經道理故曰德之棄。若今之講師，承襲邪學，更且道聽塗說此，又不當引棄字律。當引上章賊字律矣。要其輕狂躁妄之狀，則賊棄如

一。

[illegible]文天下之可容人說者少矣。評此意過高，却是確。聖人無此意。文語雖會心，繹演說則浸失其旨。故有聖人之言，賢人必之而可議者，為其害志也。評皆經歷體驗之言。只語助輕重間便相去萬里。文理雖衆者，經裁擇則恒苦無多，故有聖人之言賢人問之而不信者，貴其獨見也。評此却是陽明雖孔子之言不敢信意，便是本心之邪教，便不知天命而侮聖言。文今之學者吾見之矣，記醜而博，言大而夸，其意儼然自命為聞人，其弊隱然流濫于末學。一言以破之，則曰道聽而塗說也。道塗之間豈有學問哉。評近日講學君子，試體驗其言，覓便道時文講學不得。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國家當覆亡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鄙夫，便足令神州陸沉，蟊生塗炭。一時為君子者，受鄙夫之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誼，遂不惜為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為身家祿位，其黠者兼為交遊，則與望尤重，不知其為交遊正為其身家祿位久遠計。未嘗一念及君國天下也。只看一箇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

吾生所見士大夫傳授做官祕訣，與門戶聲氣作用，大都被此章包括。

自曆昌啓禎來，甲科新進，必贄謁其前輩，拜求巧宦之訣，衣鉢相傳，曠刦不滅。

苟節

鄙夫不是很惡亂章一流，正有機權作用。

[illegible]文今天下有鄙夫焉，其人口不言富貴，而取富貴之術甚精。云云。評王術殷浩不出此語。文吾不知其底裏，而誤以為有品，不察其佞邪，而誤以為有用，則必與之事君矣。評此可見識差處甚多。而誤以為有用之弊尤多，皆由自家好講作用起。

其未得之也節

為必得之算，工求得之術，是患得之，不是患不得之。

鄙夫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之三字逼成耳。迴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遙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鄙夫之肺肝醜態盡露。

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評又深也。燈燈相傳，帕帕密授，此一宗何時滅絕耶。

苟患失之節

鄙夫必到甘為弒逆，亦是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一箇鄙字。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並存雜奏便奪，故可惡之甚。

[illegible]文君子順天地之撰，而存陰陽之理，則純雜清濁之分致，或可以並行不悖，而不必深訝，而無如其相克，又無如其倒置也。評見處定從此出，紫必奪朱，鄭必亂雅，不必待相克倒置而後惡也。利口不覆邦家，亦可存乎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道也。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扶抑于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曰三才。今謂天地本一祝，聖人生殺好惡，多事擾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胥人類而歸于禽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善惡，自然學者反以其說為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予欲無言章

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直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

程子語上蔡。衹箇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旨。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鍼錯走不得。

【陳子龍文】聖人不有所可見。無以表天下之正。聖人不有所不測。無以示天下之深。【評】聖人不測。即在可見裏。如此說則有兩衕而聖人之可見不測者皆淺陋甚矣。【文】道之在人隱而彌耀。使夫萬物莫窺其際而物卒不能逼之。【評】都成誑幻。求一言之幾乎理而不可得。打破大意。只要二氏以虛無之本體。行霸詐之事功。乃為聖人之道。豈其然乎。

首節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要人實得其所以言耳。若作擎拳豎拂觀。真野狐精矣。

聖人正欲人從言中實得耳。

此與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攙儒入墨。

子曰天何言哉節

此節即是無行不與註腳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

非聖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錯[illegible]極可笑者以天何言二句夫子自比。而以四時百物比小子之述。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小子有小子之行生。都不待言也。若必待言說。則行生非天乎。

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以時物儗小子。固非即謂表暴自家亦非也。

【金聲文】云云【評】時行物生。皆上天之載。流行于迹象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偏重義。文偏于時行側出。物生以時帖孔子。物帖小子。豈行者天而生非天耶。抑行者精而生者粗耶。禪學怪支離。却正病支離。畢竟理上欠精細也。

四時百物。是實在明著者。

兩焉字是歷舉不盡之詞。

行焉不是行四時。是天理流行之實。

四時百物。不可謂即天也。亦不可謂非天也。是另有箇天在。却又無處非天。聖人只要於此識得耳。

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纔知聖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攙入木犀香裏去矣。

天何言哉節明白顯易言之。正是破端木之見。一作棒喝機鋒。混入木犀香裏。益增其惑耳。

首尾一樣句。却自一虛一實。首句虛。方生出中二句。末句緊接中二句。正點實首句。

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轉出。止說

天固無言末句緊承時物二句說正見其所以無言也
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眞者在此只寫得天理
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攙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獨
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輕重抑
揚之閒便易差去故是極難
行焉生焉緊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生所以無言全是指示實地
非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程子破邪七語歷然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子曰食夫稻節

【命題言文】凡今之欲短喪者皆不能久濟于衣食者也而文之以
禮樂之壞崩【斷】此語直刺人心普天下營營誰不爾耶

宰我出節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只為宰予吝惜此三年故即以三
年立說耳吳大問極望有年之可計耶即用于不刺予瘖予即
善飯能無繫哉

子曰飽食終日章

不有者乎虛字也然已氣中有譏誚有責備有愧激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章

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之道即在言下可知近之
遜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
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作用派頭使人
主出他手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灼中志更有甚焉者獨
怪將皆英君身受變亂之害而即位也復以數妾白狀緩定宦
寺之難而其後也仍用宦寺致亂豈非難養之明驗與

女子小人之禍至魏答爲烈矣讀灼中志略見內庭立法原有未
盡善處後來并舊制盡蔑悖之天下事安得不壞歷朝宰執無
不爲司禮監私人相公拜太監外伴執侍牛帖到門即易門生
帖進矣至門常排詬各爭其所私內監堂堂士大夫反爲女子
小人所養且爲女子小人所欺以爲難養也豈不可恥之甚哉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終

論語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首節

黃淳耀文 使父師曰我其行遯于子敢不狥國耶。少師曰我不受殷王子敢不效死耶。評 此未必然。三仁各自心安理得。微子合下便㨿去，豈得因人行止耶。文 微子之去，去殷耳，非去周也。奔周是以國外市矣。評 即奔周亦非市國，周之代殷亦仁也。以仁歸仁，何市國之有。

微子之去，夷齊就養，是仁人歸仁人。武王伐紂，以至仁誅至不仁，皆天理內事，其趨一也。一者仁也。後世之取天下，為之謀者皆人欲內事，不仁也。今人每以不仁之心衡議論古仁人之所為，宜其悖也。能將仁字看透，微子心事自然光明正大，非末世逋逆附叛賣國降臣所得而藉口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節

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為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是從殷看出三人之仁，非稱三人之仁而係之殷也。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為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三仁。三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力取天下，則不止宗親之當仇也。凡攀附與苟免，皆不仁也。殷不得不亡，周不得不王，三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光明如一。此即伯夷叔齊與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齊景公待孔子章

以季孟閒待孔子，尊隆之至矣，豈昏耄之主所能乎。只此語固知其全無心用，但作一番好看說話耳。

齊人歸女樂章

黃世純文 魯可以為，莫若定公之時。齊晉皆為季世，而三家亦憂於其臣，外無大國之虞，而內之慢者亦有窮而思返之計。評 此論甚明，可見聖人見行可處。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為，桓子之不足與有為也。從季桓子本質習氣看透，不足與有為根源，都在受之中流露。令孔子自然留身不住，不是受字做得人情，正是季桓子三字判得痛絕，方見得論書法發明。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節

是知津矣，將一是字換却魯之孔某，是耳中極熟，心中極厭，直露彼哉彼哉之意。看下文桀溺之言，深規切勸，則知長沮猶是也。但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勸之徒勞，故下此截斷衆流句，有用。是長沮絕妙機鋒，若徒作兀做語，失其意矣。

問於桀溺節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且而下微讀斷，此是子路半生行徑在。纔轉出與其也字來，似商量，似計較，似點醒，似詰問，似痛惜，似譏笑，口角神情宛然生動。

子路行以告節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與易

之三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箇
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不任其事而高蹈也聖人遇有道天
下正大有爲但無須變易耳
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
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
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爲後代二氏心
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逆睹
成敗利鈍而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爲之猶得洙
泗心傳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
子路從而後章
首節
子見夫子乎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曾識夫子子路

尙未及想到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爲人之通稱子
路亦不暇計及須見他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
田夫野老相呼爾汝而已非惟不識夫子爲何人並不識夫子是
何稱歎爲二字意想茫然子路之問使丈人應答不來丈人此
對亦令子路開口不得
止子路宿節
不曰二子見而曰見其二子正是丈人學問亦是丈人作用
逸民章
全章文 武出於世或入於世能不爲世轉移則逸 評 世豈有出入
此是和尙語然和尙亦路不能出涅槃則寂只在世間耳 文 從
夷齊於聲色君友之間將受世撥置而難自出也驅思逃於滓
沉上下之外將籠絡於世而兼籠世也 評 夷齊不降辱爲義非
出世也柳下亦無籠世及惡世僅之 文 涉世而弗操應世之過
應世而並無可應之世何必夷齊諸逸也 評 抑不是孔子贊 評
即夷齊以下諸人之逸亦俱在名教倫義中況夷齊耶況孔子
耶正希以出世爲逸宜其隔壁矣
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仲之逸初不以逸爲閒也玩下隱居放言
一段自見註云不合於先王之法者多矣此正是他逸處然清
而不汙權而適宜此正是他逸之善處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章
親自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周公亟訓皆不如箕子之正道
明道乎正爲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
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術耳一從此意發
源即毫不是周公心口也

陳腔泛文 大臣非與君懸絕者也 評 此義自秦至後世不明不行
矣誰謂於此得之 文 列國因大臣失職之故至於相輕以竊其
處實 評 此是功利計較聖人不論此只道理自行不得
故舊不必定是功臣
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即親賢之世
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
不棄有不棄之情有不棄之法
不是定要用故舊亦不是一槩庇徇故舊無大故三字自見分明
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緣他都以詐力得天下當
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爲所爲但以材力相㑹耳旣得天
下平生詐力底事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閒杌楻
而爲功臣者又輒恃其故態難容復生新進更以謂阿相形

激以利害動人主此叛戮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知[illegible]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儒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自利之心又[illegible]安能開導王者哉閱洪武間功臣諸案未嘗不歎惜朱楓林之早死而潛溪伯温諸公不深明聖人之道也。

無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混看。

呂子評語卷二十八終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生偏耳。

尹和靖於二說羼主子夏，許意則交疵而並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

子張原只喝拒字。

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鼎平說，而意重容衆矜不能一邊。

大賢兼容說，不賢兼衆與不能說。

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已道我，無勞我拒，二也；卽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立品非貢而好談絕交論者，亦曾於此一參看否。

子夏曰雖小道章

陳際泰文 道術之分也，有大道，又有小道焉。評 小道是自古來所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文 小道絕無可觀者，固絕之使不得與；小道絕有可觀者，亦絕之使不並進。評 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為，因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趣隘，是以致遠恐泥，不為只是君子自己不為，非絕之使人皆不為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寓，是以必有可觀。今將小道盡情抹殺，謂君子絕之使不與於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或問黃勉齋云：小道安知非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可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觀此條則知是文之謬矣。

致道只講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所致不遠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有者為所無，既有者為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只

是覺得未有底多，則其好可知。若謂日日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

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如此看，方形容得好字出，日新不失意包裹言下，故列之圈外。諸理本自如此，初無難解，然嘗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

附日知其所亡二句文

推內求之心，有無所不自驗者焉。蓋所亡所能，亦因人心為得失者耳。日知而月無忘焉，豈猶有優游之候歟。今夫時積而日，日積而月，日月積而終身焉，固無人不行乎其中也，顧聖賢之日月嘗多，而恒人之日月嘗少，非獨少也，為吾所得有之日月少也。抑聖賢之日月過速，而恒人之日月過遲，非獨遲也，為吾所不覺之日月遲也。夫來者不相期，而吾所需者不與之俱來，失

者不相待而吾所留者忽與之俱去於是乎昔賢之視日月爲多而愈速此其心如將見之何則理之賦於生初者罔弗全也然必我生之後一一取而體之於身而此理始爲我歸則雖道成無乎不具非有加也雖天亶必多未明已爲滅也故不言有而言亡亡固不足諱也第既亡矣欲一一而體之則固日有其未得而必當得者焉是所亡也不寧惟是聖人之所亡在器數賢人之所亡在神明恒人之所亡在觀記所亡一也而其所亡不一矣其所亡不一而能知其所亡仍一也特無如昧昧者之不見一亡也又無如昧昧者之僅見一亡也不見一亡者扞於中僅見一亡者諉諸外也且亡亦何定之有我願自此警焉則亡從生矣我願自此止焉則亡從息矣今夫人有嗜欲之物必謀之未至而後悟其亡也亦必積之愈多愈覺有歉焉而後循

其亡也不然者數年從事一朝忽悟其無聞寧獨非知其所亡者哉惜也吾不知數年之間其所謂一朝者何限也今果有人焉知是以知其所亡知所亡則必爲其所能矣然而未可恃也何則功之期於始業者罔弗力也然必敬業以往一一集而守之於中而此功始爲我受則雖博極羣理無餘蘊未敢疑也雖堅守成轍無餘謀未敢少也故又不處了而處能能亦不足多也夫既能矣欲一一而守之則固月有其已得而又有繼得者焉是所能也不寧惟是恒人之所能在服習賢人之所能在躬鉅聖人之所能在神奇所能同也而其所能不同矣其所能不同而欲無忘其所能仍同也特無如假假者之不執一能也卒無如假假者之不保一能也不執一能者闇未獲不保一能者喪已成也且能亦何常之有昔之所無爲今之所有則後之無

者進矣今之所有復爲後之所無則昔之無者又至矣今夫於有藝事之末必習成自然而執信其能也亦必釋茲在茲左宜右有焉而後信其能也不然者適時捷獲畢生遂守茲弗失寧獨非無忘其所能者哉惜也吾不知畢生之內其所謂適時者何許也今果有人焉又知是月無忘其所能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四件缺一不得

心與仁交關處致知與心與仁交關處須分明

知與心心與仁界限得分明則貫通處纔的若不曾分明而但求合一則一場籠統矣

須得朱子此未嘗有求仁意因此得彼之說

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二句是講出所

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矣蓋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渡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謬謂心存即仁亦非也

心不外馳與所存自熟有兩義在人但以心存混過雖有存字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存也

未及力行爲仁言爲仁尚欠一半工夫非此四件絕然與仁無干

子夏忽然撥著鼻孔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惟與說將致知存成務外故於致知二字中若排入一艮字以便斷去外而一切知正是分內

外為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
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
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二字。用力只在
學字。故尹氏說次后。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為學。一重成事致道。輕重淺深自見。講
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知此不知二五之為
十耳。重講成致。即是後說。何云包也。前說是用功之要。後說是
志道之益。但聖賢教人於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為急耳。

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至也。且如坐如
尸。立如齋。只有一個尸。一個齋。專而事之。道安往矣。今有多讀

書而益背道者。讀踞轉毀矣。則吾踞轉亦可矣。跛倚臨祭。則吾
跛倚亦可矣。是則讀書反生紛雜。學適以背道耳。然究言之。則
終不是學也。故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患在不學之意多。
若要撇當一切。非學不可得。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聖人豈常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講出一個聖人全
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拆得清楚。故合得渾
成耳。

望之三句。若形容不出者然。

變在三句轉換處。不在各句分截處。

變在學者眼中。不在孔子意中。故其變都裏望即溫言。不重儼然
儼然而儼然溫然全備。聖人渾然不動。安然不覺之妙自見。

儼然溫厲。逐層生出。却仍是圓圈不變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正為此也。
然其徹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不講此。一坐一立。
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惰之容見於外。又安望其能中
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廢委日久。長來雖有意為之。亦
覺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腔
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恭而安境界
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為亟。非為勞諫避厲謗之術也。當其未見信
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為主。
勞諫其從之者耳。

此信字謂誠意相孚。決合上下兩邊說。單貼一面不得。亦是平日
前一節事。正在臨時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
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
而先信。仍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

只是權用之意充滿胸中。信字根株早斷。

信謂上下交孚。不專指上以信動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
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

信不是信此勞之事。

信字即在向來勞前勞後體恤固結講來。亦甚明晰。要不知第一
义勞民作何擺布耳。須知信字所指。該括平日他事。用心至誠
孚浹處無不是。不沾沾於勞上求信也。

[illegible]上不敢輕勞其民。所以[illegible]勞其民也。[illegible]不用如此說纔知

此說儀有病。竟入權術作用矣。信而後諫。弟在而後兩字著精神。寫來都是覬望鉤致之術耳。合人每主諷諫而咎犯顏。都是惜死詐忠心事流露。何曾眞求諫道乎。看得一信字確切。便別有身分。不同苟且。須見信處。眞有朴實本領。非有奇術也。

【[illegible]】人臣盛飾入朝。而制於宮府之遙。隔於晉接之暱。則心事不可以指天而明。【評】三代後君臣一倫幾廢。雖有如無。病源在此。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陳際泰文】天下之理。可分大小。不得已可分淺深。而終不得分本末。【評】物有本末。但不得平截做兩件耳。【又】本末之說。惟人之所命焉。而其事將有所移。何也。自大人言之。於大學見大節。賤大義焉。如是者務本也。洒掃之類。可取而該也。自小子言之。於小學見小節。賤小義焉。如是者務本也。齊治之類。可漸而達也。【評】即可該可達而言。則本末分矣。且以見小節賤小義為務本。知說不去務本本字。與此本字又不同。本末二字。從木得名。本即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即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語意耳。今文正犯其所辨。猶以為說本程子。真痴人話夢也。末指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洒掃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今以小子之洒掃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為末。謬皆反末為本矣。其謬知從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旁流務而言。此本末即就事理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陳子龍文】聖人之道大而難名。自聖人既沒。而其弟子及世之學者。或好其旨趣之宗。或好其度數之節。二者交譏而終莫之定。至於數千百年。其流益深而卒不能合者。自然之勢。聖人之所不得已也。【評】此後世自立門戶。分宗旨。非從聖教來。正學者之弊。豈聖人流弊哉。【又】子游之為學也。清虛簡直。蓋近乎聖人之道也。子夏之為學也。詳謹篤實。蓋近乎聖人之教也。【評】道教二也。豈道主本而教主末哉。祇自將宗門教門大意。宣敷一番。與言卜而家說話。毫無交涉。聖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譏子夏末則盡矣。尚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人能然。學

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之末為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人空虛。而必以末為救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固同是聖人之道。若大樽所云。則本末竟成兩樣道理矣。其所謂本。即異學也。其所謂末。即俗學也。異學俗學。都與聖學沒交涉。彼根源茫謬。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散而成也。○聖人沒遺戰國之亂。暴秦之災。至教已無存者。止子夏子貢子張之門人流傳經說儀緒。然多假托傅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子游之所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清虛簡悟之學評之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節

此節白文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

寓於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略加轉側不得。上三句說
是體用一致。敎不可缺意。若因先後二字。先著敎未嘗無先後
便優了下二句。再轉云道所當先後者先後之。而君子初無傳
倦之心。便優了焉可誣二句。蓋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此處不
宜優占也。
註中明指本末。則兩孰字卽言本末。是急應上抑末二句語。紛紛
向君子之心受敎人立說者皆誤也。
兩孰字卽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雜。明遂將道字
看作心字。欲避下反侵下矣。孰字看得真。則道字自實。
文千評有始有卒。與聖人下學上達相照。評下學上達又別是話
頭。非有始有卒之謂。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二事。但盡分則主一而兩者
交爲用矣。
此題費周折。都爲上一句恐生語病耳。春秋時原有仕而不學一
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論。蓋爲救正而發
先要醫闢是兩項人。方先是各盡本分內事。一著交纏。便附來合
之弊。
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上句正相
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循途
一致之理。
只爲如今人關棨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鑽刺。讀書不過作好官耳。此
錯直錯到老死贓敗。不但無人品事功。直無讀書種矣。無故乎
異端以讀書爲事理障也。

陳子龍文夫仕者旣不學。而不學之人又出而欲仕。此天下之大
惸也。評看來眞好笑。文一人居蓬戶之中。不求聞達於世。正使
曠然不學。亦復無傷於人。評無不傷人之理。和尚道士自肆山
林。金溪姚江私傳書院。然已生心害政。豈必得時在位而後禍
世哉。文吾論仕之須學也。若人飲食然。雖優而不可去矣。學之
須仕也。猶人擔荷然。不優而不可爲矣云云。評側重學字。於理
亦無礙。且多切中後儒隱痾之言。於學者不爲無補。弟隱居求
志。行義達道。聖賢於兩者不分粗細。此太看得仕粗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金虎文致之義大矣。而亦有異焉。其前必有所因。其後必有所爲。
若乃非有因也。非有爲也。則蓋有所謂自致焉者。評本義重致
字。如此重自字。却隔一層。而致字亦僅作用情用字看矣。致字

卽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
本心之眞。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
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
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却是致之難。
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
戚慼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
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
此當自致也。此文亦只是得力於本心之學。這上面更不推求
耳。
此句不是歎人情之薄僞。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
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難道盡
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提出獻子之賢。方見不改之爲孝。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當不改然豈
紹述天子且不可。曹丕司馬昭蔡攸諸臣豈得以不改爲孝乎。
其他可能能守。指旁人後人之比。斂莊子者。非謂莊子之能。且其
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論渠孝行之中以此爲
最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不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於不改
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爲救民要道在
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對此時孟氏士師講
此時孟氏士師話耳。要之道雖不行此一點心却是磨涅不易

上失其道則雖情眞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得不然耳今
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盡民之情思及此則哀矜勿喜
有惻然心痛者矣
陳際泰文爲士師者。深而得其情。因深而得其致病之情。即不得
斷主之法而曲宥之亦何心敝民之情而自功之也哉評不得
枉主之法而曲宥此義正有商量近世假慈悲貪保祿位立視
其死者知不在此例
殺人多者爲忠平反多者爲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命自輕求免
一家哭不得不使一路哭豈必周興嗣來俊臣方爲殘忍乎。于
公之高大門閭王公之使相官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爲俗吏耳
詐忠巧宦俗吏之甚者可不三復於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原與常人不同
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光過然也
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人交
度而爲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圓非更改其本體
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第爲所遇事勢
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
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厲變易也但處之
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理若但取不諱
其過大意便粗淺無當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改過由於知過彼或
過文過皆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由於不爲己克己爲己克己則
惟恐不聞其過矣君子之過易改緣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爲

過原微而反求又極虛明故見幾更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
此章有本文正義有轉語旁義有推論餘義公孫問仲尼何所師
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
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
義也
一章要害在末二句末二句要害在常師字餘皆鱗甲也
首節
人謂公孫即太宰譏人之見非也太宰嘆人譏其博耳公孫是尋
問其從授爲學謂何所師學故子貢答以焉不學又所以何常
師則公孫正問常師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章

子貢正意祇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耳文武云云正是註
說之妙
評家謂此題論學非論道學道俱講粗淺一邊然何故論學非論
道何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吃此一駁未有不口噤矣蓋通章
但論孔子之師故論學非論道孔子本無師文武之道以下數
句是子貢倒跌語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也
論者謂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然吾見其不懂等耳須知此
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師字也焉學是問何所師文
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師耳焉學焉不學轉語甚
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今要重學字輒竭力推崇夫子之學
如何是僅以學字換却道字於義何別乎
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謂夫子之學

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則道字如何不與學
乎只為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非為學之學但看一箇焉字自
明焉學問何所師焉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即常師故合言那有
常師耳學即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只為此道字
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若學字看煞孔
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重矣
或曰看煞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敏求疑亦無惡於理曰此章是評
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但此章
至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是極推尊語公孫朝
仲尼何師子貢以為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
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
夫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

師哉此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道字
註出正為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敏文武之道亦非聖
人全體之道也今若將學字說煞聖人本事則道字之註反說
不去欲就註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聞廣記收羅彙
輯一家其低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以下七
句宜虛看不宜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學實講
此處文武離道字泥稱不得猶道字離文武單稱不得也
惟道字粘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粘定此道字
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峰陳定宇不識朱子之指支離誤人
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別其法只以本註為主
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畔無一
定不易之理此與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也如此章道字獨指

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
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
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列
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
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
陋儒定以為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為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他
此而非不可易也生蘖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為遵雖
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
而為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
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即文武之
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為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
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曉愈見

朱註之不可易矣今文先要擡高文武之道大意已失種種
病由此而生難硬差排幾箇該謂功烈禮樂文章字面以收
道字何當於傳註哉
賢不賢無大懸殊
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守
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大爲道德性命以大爲道德性命則賢
不賢懸絕矣
謂學不必有常師亦非也凡學必當有常師但孔子無有耳
附此章文
聖無所學故無不學師王道而益信其無師也夫天下安有足爲
孔子師者無可師斯無不學耳即文武之道觀之賢與不賢皆
學之矣豈皆孔子之師哉嘗謂士師賢賢師聖師至聖人止[illegible]

聖無可師則反師衆人蓋衆人之學聖人者極其至而聖人之
學衆人者盡其餘也何也聖人之道有統同者有散殊者其統
同者雖生乎千世之下與千世之上之聖人若函丈開者此非
學之所能幾也天也若其散殊者雖神聖天縱之聖人不得不
由於學當其盛也以聖人學聖人在未分之時者也當其衰也
以聖人學衆人在既分之後者也至既分之後則其爲學也倍
難而聖人者以爲無難則人也而天矣周之聖人文武當其盛
孔子當其衰文武以聖人學聖人其傳之也一家其議之也一
堂故天下弟見有文武之道而不復見文武之學孔子以聖人
學衆人其收之也甚勤其得之也甚博故天下共見有孔子之
學而不能見孔子之師此公孫朝之所以疑也曰仲尼焉學夫
仲尼則豈有所學而爲仲尼者哉仲尼而猶學也其惟文武之

道乎或曰仲尼而學文武之道則必得文武其人爲師之然後
可則是文武必不可作仲尼將一無所學而道亦竟墜於地邪
而非也道之統同者仲尼之所求必文武文武之所求亦必仲
尼文武仲尼而外無一得而與也此不墜於地而亦不在人者
也道之散殊者文武之所求不必仲尼仲尼之所求不必文武
文武仲尼而外無一不得而與也此未墜於地而在人者也人
之中有其賢者道之中有其大者禮樂刑政之屬王朝之不能
守者列國之名卿時則其意故府之遺老或見其全賢者而後
識其大與識大而後爲賢者與而總之賢者則識其大者而已
人之中有其不賢者道之中有其小者名物度數之微有司之
失其傳者一技之精百工猶守其法一器之用草野或辨其名
不賢者而後識其小與識小而後爲不賢者與而總之不賢者

則識其小者而已賢者不賢者莫非人也大者小者莫非道也
文武之道豈不至今存哉然而識大者學大識小者學小識大
者不學小識小者不學大故賢者師賢不賢者師不賢賢者不
師不賢不賢者不師賢文武之道其墜於地耶其不墜於地耶
幾幾乎不可知也故曰未也惟我夫子於賢者得其大焉於不
賢者得其小焉而後我周一代之典章燦然明備於萬世然則
文武之道之不墜不賴有夫子之學夫子之無不學不又賴有
賢不賢之識哉乃究未嘗有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不賢者
曰孔子吾之弟子也吾徒習見其事亦未嘗敢曰吾師亦嘗師
之云者何也聖人之取於人者無不盡而人之視於聖人者無
可加也故以爲學豈惟文武益嘗學於賢不賢以爲師豈惟賢
不賢益未嘗師於文武以爲學文武之道不足盡其學以爲師

賢不賢之識，皆可以當其師。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章

首節

武叔意中，是毀仲尼，非贊子貢也。若一味鋪張子貢，則失主意矣。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二節

此不是及得數仞，縱說高低，但分個易見難見耳。若硬取賜與夫子比較，從觀而千里，只在窺見人身上著眼，便為得解。

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人講此二節，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謬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談在宮牆二字混看，須提出宮字與牆字折說，其理始明。下文不得其門等語，俱透而對付武叔詆訶其無知

意無不朗然矣。

數仞，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卻裏面耳。正惟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

不得其門而入，此不是較量入門，只是說不見耳。道個門，便須有宗廟百官在；道个入門，便須有見宗廟百官在，止在門內著想。不在得入者身上著想，直彈得其門者何方說到得入者身上。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章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為庸人，至賢如便到一間之顏子，同堂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二終

論語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遵之，以行文，後遂著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黃淳耀文]中天以還，天下之聚散凡三變矣。欲知繼三王而起者，有盛衰可泰之機，當知冠百王而與者，有先後一揆之理。[評]是則有此理，可惜三代後不曾有行之者。[文]蓋帝王之所不及，盲者史冊載之，史策之所不及載者，人心留之也。[評]此理邪見，殄滅不得。[文]神靈協應，智勇爭之而不能爭。論者終不敢謂符兆之所示。[評]符瑞非儒者之言，三代後無道之夸張，自秦人始也。

讀此章，可知從來正統之說，朱子所謂不妨架漏千年者是也。[綱]目凡例，所以發明有統無統，大書細書，或予或奪之義，已盡之矣。但自綱目以後，又自有一番變局，當自有一番變例，惜朱子不及論此耳。然能精熟綱目之文，執凡例之義，權之衡之，量之度之，其義亦可知也。

周有大賚節

[金聲文]周之未入商也，豈無善人，周豈能一大發帑以為恩哉。[評]周未入商，則自富有二之善人，入商則富天下之善人，豈以商財私周人哉。[文]至是而後有大賚之名也。皆商家物，但藉周手於周何與焉。[評]至此亦并不是商物矣。蓋湯武之有天下，公也。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私視，則周為周物，商為商物；以公視，則此非商物，乃堯舜禹湯相傳之物，并非堯舜禹湯，乃所謂天縱之天物也。此一章正講帝王大中至公之道，故凡從興亡感慨發論者，即成大錯。[文]當其時為商謀者，急自散財於戡黎觀兵之日，則善良黎休，固自可以一時遲滯，留天命而却義兵。[評]孔子云亦未必能挽回，但說得好聽。維斗云亦後世急著，皆非也。亦以後世眼孔看古聖人，自然信不及耳。後世取天下者以詐力，守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臨城下，而講收拾人心之術，無濟於事，以其力竭也。然尚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紂果能散財任賢，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傾，有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為，亦自古必無之事耳。

謹權量節

謹權量等，是王者從天命民心起見，為撥亂反治之本。不得專主易姓收拾人心立說，將聖人都看做後世權詐心術也。

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規模耶。[徐]

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

四方句，謂四方之政出，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項推廣至盡耳。蓋商失其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謹之審之脩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無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而奉事武王也。

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卻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若俗解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過，亦未為得也。

行焉，不是流行。言政無不舉耳。

四方之政行焉。不是張皇之詞。

講此節者。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卽是俗

張本行新政之迹。以頌其勲業之盛大。失論語載以終篇之旨

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乃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如是

羅文止文謂四方之政行。而武乃始無過於百姓得指歸矣。

興滅周節

興滅繼絶。而天下歸心。是天理人心相感通。一定之義。

興滅因繼絶世。推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爲之。天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爲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極可鄙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

莽操之徵聘封爵作用。純是篡賊肺腸。豈聖王心事乎。

此節最患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自行篡逼。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談道者。大約在這肺腸上裝飾耳。遂致於誣謗聖人而不顧。蓋其本心先失也。

天下之民歸心焉。須識出聖人作用處原是一乾父坤母。

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只是此心此理相見。

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發論結以寬信敏公。自堯舜至湯武。一也。戒曰謂武王無利天下之心。吾終不信。不知此一點信不及之心。正是三代後隱微深痼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然。要識三代帝王處置天下原頭。只看一篇西銘自得。

所重民食喪祭節

陳際泰文異端之入也。乘其虛氣衣食以全其生。喪祭以崇其本卽邪說何自投其耳目之隙。而操其禍利之權。闢迂而無理。佛教之入中國。皆在漢唐富盛之時。非食喪祭不足而致也。因理義之教衰。人心皆自私自利。佛遂乘人心之虛而入耳。

寬則得衆節

陳元龍文帝王者。善審天下人情之所在。而有以致之。闢義亦無他。只如此來。便成私心權術。而寬信敏公之本。皆僞妄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節

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腸。卽有限田勸農輕賦節用者。也只是驗於自利。未嘗眞實爲民起念也。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

必不可合處。便是三代之道。漢唐以後必不能行處。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先從因字著想。在民字前一層講作用。便落漢唐甲裏。卽使黃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須先將民之所利四字。看得親切。直向盤古鴻荒。看到三代聖人心事一片。因而利之四字。方見天開地闢功用。

若說君子自然無爲。不是闕昔。便是黃老清淨家法矣。殊忘却章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田疇樹畜。士女蠶織。是王政之利。絶大本領。

因民之利。時文止說得後賢理財政事。不則索性跳過。到上古無爲去。須是三代聖人之政之美。是孔子洞中平成手段。方不落

貧僧論信末主意。

擇只是滅裂法。

擇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可勞之事也。

若謂不可遂勞。却是待字義。非擇矣。然充其說亦自通。

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却一分。擇字是省得一箇人。便不多造一箇人。然亦尚是口頭應付語。都等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西成。全然不與。更說甚所利。利之害一隷人。勾當一事。便擾害不中。究是說甚可勞。勞之也。

【陳際泰】取民者。矣政之所不能已也。欲之既仁。得之又仁。此而謂貪。必無求於民乃可。【評】添一取字。則欲字便落功利。便非仁矣。【[illegible]】朱子治己治人一理之說。亦自見到。若問此。必不入改註矣。【評】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貫

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成若。皆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即所謂欲而貪也。只為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為貪。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教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為政乎。若止以取民講欲。正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為貪。何仁之有哉。作者既蹈此病。評者復從而附和之。反有譏訶朱子之詞。殆不自知其不通。而胡說叛道。學者當深以為戒也。

此仁字。當在神化廣大處言。

無敢慢與儼然人畏。人但知對驕猛便寫作兩截矣。須是只說泰威之美。

衆寡小大。只是一驕便見。

無敢慢。而後衆寡小大之分各正。非抹殺衆寡小大也。

三無字一樣不得。前兩無字虛。後無字實。後無字統上兩無字。

泰與不驕兩面說。原只圓得一箇。

而不驕三字。正說泰之美。原從泰字生出。無衆寡三句。人看來止講得不驕。不知句句是泰字中道理境象。

【金聲】有輕天下之心者。不願其身為梏。故忽荒之朝。以慢為樂。【評】不但朝攻學術。人品皆壞在此箇根苗。

正衣冠尊瞻視。不從在形色上求。

【陳際泰】云云【評】他說天下另有一種威而不猛者。必無此理。他人纔威便犯猛。纔不猛便無威。此外更無妙術。必君子正尊。人畏方可當此。但所謂正尊。正有工夫在耳。且此是平說從政之美。未便到恭己垂裳無為自化處。

子曰不知命章

首節

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而前只有我所當為之事。在更有何商量。此等故可以為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輩其言造為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命字深求者多入莊周異端邪路。淺見則又落三命通會星平會海及袁黃功過感應等邪魔。世人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

【[illegible]】是非者。君子與小人分焉者也。而禍福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評】一語透徹。足破羣囂。【又】命既莫能易。我何用詳其莫易乎。但通其大略。而知其不必疑也。命雖至不通。我安可同其不通乎。但識其無據。而知其不足論也。【評】此却是知有不識

疑圖自存。我之當爲君子。命之固然也。爲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爲君子。知命者。知其莫能易。至於通之。皆命所當然也。若姑置不論。通其大略。便是栲栳大疑團。正是不知命耳。

同一進退。而知命之進退又別。

命雖定而知有定。知命故能立命。

[illegible]乘命者無主。恃命太重者無志。[illegible]知命正須辨此二[illegible]

不知言節

知言在當下。而功在平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三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四

嵆郃後學雙亭氏車鼎豐編次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爲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纔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

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食皆貨慾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中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爲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爲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爲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關利爲從治，以義字關利爲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

首三節

嚴有光文云：八股文之本領甚大，如仁義之原出於天，仁義之固有徹於情，其學本於孔子，其道極於堯舜。利之惑人，未嘗無小小得利，而禍害更大。王霸理欲之分，正孟子全書好辨之故。此等處不是小小見識，他人說王道便不書天德，講心性便不合治功矣。

此是孟子一生出處學問大關係，若止作一篇國策遊說文字，先犯不見諸侯條例，爲孟子罪人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二節

陳際泰文：仁義者，借以利天下之具也，而亦人主利一身之具。題爲利而言仁義，則失其大旨矣，借字尤可怪，是以爲外鑠也。

又善利天下，與善利一身者，視天下之所爭而議救之云云。題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爲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民聚本旨，後乃轉出以義爲利，以財發身之理。若此作說來，却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

陳卧子謂先王制度爲一人獨據其利不得而設，以此分殺其害。如此說，則先王純從利字計較出來，仁義之教皆成假飾，而利反爲本旨。此正功利之說，與無善惡言性之淵源，如何認賊作子。此等皆大害道之論，不可不知。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節

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乃至士庶人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故仁義二字一頓，其中煞有次第工夫，次第景象在。

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

上文要撇斷利字，見利之不利。此却要講究利字，見不利之利，非言利者所比。

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利。此節言仁義之利，以應亦有仁義句。不是泛說感應，仁義二字，是言人主躬行實得而無求利之心，當頓跌得重，不是容說道理。

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

【闕疑雜說】言仁義猶愈于言利也。孟子知惠王非行仁義者。亦因庶幾言之而已。【評】仁義非實行不可得。孟子所至惟望人主存之耳。豈徒言之已哉。章中六箇曰字極有意。惠王開口便說个利字。其心浸淫于利者深矣。孟子先攻其邪心。非但止其勿言也。仁義之實在政。孟子開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梁於滕於宋無不然者。若僅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義何益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首節

顧鴻鴈麋鹿。顧字正從不欲顧不敢顧中看出。

曰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以有言也。賢者亦有句正是顧字神情。王之諱。王之愧。俱從此中看出。呆說他玩物喪志。失之遠矣。

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節

賢者二字。接口鄭重。而後樂此。從梁王心窩中作轉語。宛宛曲曲。當時諷誘深情。與好勇貨色等用處一例。

詩云經始靈臺節

通節意只要趨出末二句耳。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當重發以爲意。跌起而字一轉。著力都在此處。民歡樂之。乃是未盡語。直趕到麋鹿魚鼈句方住。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首節

河東凶亦然。亦然二字。是梁王屢驗良方。箇便計較。若重新將河內措置覆述一遍。便不是梁王口角矣。

不違農時節

時在農。不違責在君。穀自本足。盡心只在不違耳。

樽節愛養之源在君心。其制未備。先清君心。自是至理。當法制未備時。即樽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如此。然後可議法制耳。

【與言】始即養生養始意。言王道盡于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以此節爲始非。下節爲終事。雞豚狗彘。始不當畜耶。【評】此論不然。一部周禮。豳居允荒時。尚未有此精詳也。雞豚狗彘。始固已畜。然看五母雞二母彘。則是文王養老之政。安文王前不曾畜耶。即五母二母。纖悉精詳處。正是王道盡頭。若任人家多畜者使利。不畜少畜者少養。便不是王道矣。故謂王道之成。究不離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可。

或謂三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違不入即法制中農政及虞衡之令與。非此法制未備時也。始字即萬物資始始字之義。統貫王道。正宜重講。不知三者雖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違不入。雖亦是法制。然其教易施。雖無王者。如霸者富強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校等法制。霸者富強。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爲。即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爲。惟王者參贊化育。上下與天地同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雖極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

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若法制備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爲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施設矣。須

看註中天地自然四字見儒者經世原與功利作用家同行異本。

王政只在自然中斡補耳。下面王道之成也只在這上面加精詳。

五畝之宅節

上文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此節則直是王者自爲制造非天地之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豎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既備及制井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爲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幷無此見識榜樣。輒道漢唐以下所爲便是王政豈不謬哉。

宅旁餘地欲盡其利故必行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

槃定樹桑此是王政本務若止說盡地利則凡木皆可樹矣。

孟子一生經濟貫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根本。

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其全詩皆然不獨此節也。

謹庠序之教二句。論者重在謹申二字是也。然謹中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莫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難一故教須謹庠序中孰不政孝弟然其義未功明信故義須申申者反覆丁寧使紬繹其指歸之所在也將文脫漏義字止說申孝弟疏矣。

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迅學制亦壞故游士橫興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即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爲理如孟子勸滕行王政而許行之流即至

此可驗也。

狗彘食人食節

養民制法之道上文已說盡此直打破後壁抉出不盡心真情令無躲閃處耳。無罪歲中若補勸行仁正意便成支離疊架。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仲尼曰始作俑者節

[illegible]心之作在中古而備於至中古而喪方其衣薪舉壑之初掩骼埋胔而已葬埋不已而至于用器用器不已而至于爲俑是則世變之巧繁文日勝有以深發聖人不忍之心而取其見惡之實矣[illegible]然則聖人將殫殘禮法返之太古以爲治耶。聖人之惡罪就不仁上起見不爲怜機巧而追返太樸亦罪就俑而言不推論衰禮原始以葬埋明器爲世變繁文也此是老莊家言晉人得之以亂大道者不可入聖賢文字。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首節

及寡人之身身字只作時字意猶諺云到我手裏也。

東敗于齊三段只寫得一恥字耳要見得可恥之事不一而足四顧皆是。

王欲施仁政于民節

省薄二字正對陷溺其民者講救民急政惠王亦陷溺之偏也。

陳際泰文云云及于子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教勤學禮賢任能王者大道理也罪窮貰己弔死問孤則霸者亦有之救急之政比王者大道理先一著粗一著比霸者所有則又專似句踐輩耳[illegible]此二句便是王者徹上徹下徹始徹終

本事如何只輕說別尋補許多條目。[illegible]坐看得此二句[illegible]
勸教罪躬等作用爲精深也。不知此等作用正粗淺甚特罪[illegible]
責己弔死問孤爲衍者事。即勸教勸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
大道理。予子謂省薄爲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救赦非盛世之典。稍租亦昔先之治。赦救養幼必有重法捐租難
繳必有横征者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暇日即從上省薄耕耨者出。別無暇日。壯者即是省薄耕耨之壯
者。別無壯者。修孝弟忠信即是壯者之孝弟忠信。別無孝弟忠
信。須說得聖賢經濟不平地。
其孝弟忠信也。特修之耳。
事父兄事長上。到此始知事。可知向來事不是事。
爲要注到制梃撻秦楚節節透露此意。此竟是文極筋襖生聚訓

練之策。脫却仁政字毋矣。故最忌有國策氣。

孟子見梁襄王章

晚有光文 大賢三答時君之問。不外乎天下之大勢與得天下之
大機也。云云 評 是理不是勢。是本不是機。文千子 此文學竟像
高先不似唐虞三代。以對戰國時君言耳。評 所以不定與嗜殺
之弊。對戰國時言可也。將定一不嗜殺事理。爲戰國以後之言
豈孟子之旨乎。或曰定于一句。只好處就勢上說。以留下不嗜
殺地。不然。先侵占說盡梁襄不須問矣了不侵占只要不說殺
所以定一之故。其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秦漢後煞是不同。
今止說得秦漢後話耳。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
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
必一一求驗。然道難算來。惡竟[illegible]一部孟子。正要挽回萬世殺

王定一之心之道。非爲後世作符讖也。定要求說驗。不得不擒
高秦漢以後。反不難貶聖人之道以就之。此陳同甫之謬。見以
疑惑萬世。朱子所以力爭也。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于周末。治亂以德。分
合必由力。儕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
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二
之後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
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强國。有强國而後能混一。至
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
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
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宋以下。但難安頓者。如暴秦之

混一。似與德全背。然須知秦之暴。止爲漢得天下地。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節

則苗浡然興之矣。則字極快遲不得矣。字極信疑不得。之字極有
力。懈不得。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此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猶反手。願學孔子。
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舍我其誰。名實未加而去之旨。已包舉
言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節

趙衍文 古之聖賢。將以建天下之事功。必先正其學術。評 秦漢以
下。無人道此語。文 仲尼之道。所以綿延于富强功利之餘。尚存
什一于千百者。以其從之守[illegible]者堅而衛道者力也。評 其卫仲

尼之徒四字，是對齊宣開口第一句。今日得聞此言，亦足
之力。
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而桓文非
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非是假。惟此利與假之
心，不至于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若不
講出無道根由，只是虛氣自強，幾不一折而反爲桓文所壓倒
乎。余嘗謂近世良知之學，說玄說妙，及其敗露，總不脫利假二
字。然世且孫有其非，偶有指摘之者，則如詈父母之仇，掩耳唯
恐不速，何也。只緣從人世界不曾見箇真程朱之徒。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其徒無道桓文之事，正要從此辨駁出所以然之故
來，方許讀書只眼。今人縱有想及此意者，亦只做得譬喻翻頭，
其所以然之故，仍舊不解。如此人縱有好議論，在目前亦如無

有若未如之何也已矣。
餘干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專脩己治
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爲羞稱霸者，正不忍生
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有外于脩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
端，各有所當。論語爲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
之。又當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霸功爲足學也。故仲尼之
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者。當時數語可
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孔子正爲他非義，故借他行
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富
強權詐之術，亦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
不道桓文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詳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
黜霸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救之分也。

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九合，則說其假仁義處言之。
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殘詭詐之術，又桓文之一變矣。故
曰五霸之罪人。齊宣所問，乃戰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看
一事字，則所指爲富強功利之粗迹可知，即孔子之與其功與
孟子之黜其與，宗旨分明脗合矣。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誘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斷滅未盡，偶然流露耳。
曰有之節
蔣有說文云云評爲此題者，不過從不忍推衍帝王事業，極言其
功用之盛而止，安能于此心體用幾微及推行理一分殊，與日
用隨時發見之妙，無不精徹如此。此先生深于西銘之學，故能

會大德王道爲一，非淺識所可窺也。○是心足王，何等淵邃。先
生却反說到齊家治國修身之效，直看得九州非大，兩塗非小，
立人達人處處是足王事業，平平常常切切實實，人皆可爲堯
舜，堯舜事功只如浮雲，方見聖學之真。
黃淳耀文設言齊民之疑王爲愛評有是事便有是言，情理之至，
不必謂之設也又百姓生于齊長于齊，鬭雞走狗而渦遊自若
者，天性然也。一旦見王之此舉而駭之，他國不易牛，吾國易牛，
則訛言四聞，亦其宜矣。抑百姓日見王日聞王，擊鮮烹魚而斬
殺自若者，平日事也，一旦見王之此舉而疑之，殺人不聞以牛
代，殺牛則獨以羊代，則物論同感，無足怪矣評幾與放矢張佩
蒽聞是文，極贊其生新風雅。余謂後二比尤佳，而次比更妙。佩
蒽問故，余曰：齊王本無仁心仁術，平時暴殄之行，百姓所孚信

則舍牛而疑其貪吝。乃必然之理。前一此見王政衰而民風渝
故議論輕薄。此過在百姓。尚隔一層。次比見無仁政及民之害
雖有仁心而不感。仍是王心自取。又發得親切。佩怒後看或問
謂此義朱子果云爾。因相與歎賞理真則文自高。不可以掩襲
得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節

凡人辨不得。翻成冷笑。恨不得。翻成綴話。此正甚于辨之恨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節

我非愛其財二句。是齊王不自知口氣。可見世間人心日在道理
中起滅。却只坐不知警過。

曰無傷也節

見牛未見羊也。不是孟子代齊王飾說解嘲。亦不是格非歸正之

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善于指點開導處。滿腔子惻隱之心
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具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
體無限量。用無終窮。擴充得去。有其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
痛癢相關。所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機權作用。隔著千里矣。
只一未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裹許。
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用。故反
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
之謬。

【全宋文】有所忍以全其不忍。豈道也哉。亦曰君子之於禽獸則然
矣。【評】是道也。不獨禽獸但用忍不忍之術不同耳。之於二字不
落空。便有理一分殊一篇西銘道理在此層次間。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節

詩之所謂他人者。他人也。齊宣之所謂他人者。即齊宣也。
夫我乃行之。上與他人字手字呼應。下與吾字夫子字呼應。我字
醒。則上下俱動。別處夫字。是解說出來字眼。此處夫字。是解說
不出口氣。我字愈親切。愈解說不出。行之愈分明。愈解說不出

老吾老節

老吾老起語氣直到善推其所為句方住。此處著未得醒問齊王
語。一著此意。則從了今恩足以三句地步。而下文詩云一段反
隔斷矣。
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中間推行漸次
皆有實事實象。
天下可運于掌句。但言治天下之易。不是言天下治之效。
舉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

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親疎遠近。總在
彼字內看。其理乃盡。
人但曉御于家邦。是加諸彼境界。不解刑寡妻至兄弟便是加也
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
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截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已含許推之義
加字如何人次序在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
總說箇舉加。便有實事在。有實事便有次第等級在。引之許多絡
索政來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
玩而已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極近
以歆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
舉斯加彼。即起下文推字。

昔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云云。自此以上，但切指出心字。自
此以下，反覆發說推恩。此正其轉紐處也。
一推字中情事無窮。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箇
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孟子言老幼人老幼，於妻兄弟家邦，百姓
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殺次第已具。足以保三字中，有
親親仁民愛物將級實際在。不是一念圓滿，普度衆生也。
正于分處見理一，推行之妙。此便是西銘之所以然。
理一處是善推之本，分殊處是善推之處。
推字有次第淺深，要發善字，不是講推字次第淺深，乃
所謂善也。齊王恩足以及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廿六至于百姓。
此倒行逆施，正坐不善耳。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本分實
際。

權然後知輕重節
物之輕重長短，即在于物。心之輕重長短，即在于心。不能度時，心
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于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即心。此凡人
所以同於聖賢也。
本然之權度，正是凡民所同。聖人能度，而庸人不能耳。
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亦非。即此是本天本心之異。
今王發政施仁節
仕耕商旅五段，多張大天下。挑倒使欲以取王，莫能禦句，不知發
政施仁，止是齊國中事。必齊國有其實，而天下嚮風，而發施之
本。又必在齊實舉心加彼，老老幼幼，推恩有序，步步縮向其本，
方見上文指歸實際。到此一收結，下文另起，到盡反其本處，又
一總收結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節
明君明字，與吾惛句，機鋒相值。又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
足以成仁。此至理也。
必使二字，直貫到然後驅而之善句，方軌。
然後二字，不徒照上文，有末節在。驅善不是民自善，有末節庠序
之教在。
王欲行之節
此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前反本指發政施仁，此節指下節，乃
發政施仁之本也。
呂子評語卷二十四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五

孟子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章

此章宗旨原不在樂。

通章緒穴在一王字。王字跟著民字來。民字又跟著獨人少衆字來。故全章之關要。都在可得聞與一節。

今王鼓樂於此兩節是極言同樂不同樂之效。然孟子機鋒入處。正在可得聞與一節也。

曰可得聞與節

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得。孟子故布勢以逼醒齊王。

錢禎光文 大賢與時君論樂。而使之自得其情也。評 是孟子用處。即是樂理用處。

今王鼓樂於此二節

此兩節孟子描出兩種圖形。欲動齊君耳。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在平日有實政在。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臣始至於境節

金聲文 今也令遠方之人。但一入其國中。而逡巡吾行。已有不寒而慄者。評 問禁後入。入國之常。然後敢入。是孟子自述其詳慎。非先有所畏而然也。禁之可畏。在殺其麋鹿二句。此尚是未聞禁條前語。未應先責齊暴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當時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爲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已。茲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衛我起見矣。故宣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爲辭。則已直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故好勇以下仍泥纏交鄰者固非。謂別是一項事者亦非也。

後半孟子借好勇語引齊君行仁。安天下之民。原從樂天者保天下來。

好勇以下數節。與好貨好色同例。非責惻其用勇。惻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爲志也。

世儒謂封建必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恣以後。天下之大患坐廢封建故也。向使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星羅碁布。各戰其地。卽有尾大跋扈之亂。亦楚弓楚得耳。自古豈有不亡之國哉。自封建不行。則大藩重鎭。尙是以屏翰王家。宋藝祖以杯酒釋兵權。就是暴秦一團私心。自以爲子孫萬世無患。孰知靖康德祐。子孫屠膾殆盡。幸由兵弱之弊。誰生厲階。又將孰咎邪。故吾嘗以爲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苟非樂天保天下之主。無一毫沓滓於胸中。則封建亦必不能復行也。

以大事小者節

略無一毫私心。方是樂天。

征苗戡黎。正是樂天保天下。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

要指在安民。不在怒也。

亦字不徒作襯筆。有激發意。有歆誘意。有把截交收意。有開限實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孟子娛子。總是借遊觀引君施仁耳。不是物遊觀也。

孟子隨事納忠。如好色好貨皆是。須知其經綸大用不在此。

樂民之樂者節

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憂樂上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只重上以民爲憂樂。

樂字本不同。此要分明。

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後。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媚茲之應。

樂其樂。自有實際。

亦字。止在不同處得。

人開口便敵樂同樂。越說越不親切。不思民樂君樂。並理迥別。如何混同得來。惟君民各得其樂。故同。亦惟民之樂爲君得。則君

之樂亦從民得。故同究之。君樂只在民樂中。故同。

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與君憂樂各不同也。故上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即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混一憂樂也。大意只貴重樂民憂民耳。

上四句分互看。樂以天下二句合併看。不是複述語。

註中總承上四句。則憂樂兼君民說。專主一邊者非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句是過脈語。總承上四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憂樂。必上感而下應。仍以字又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上文四句。不是別增意思。亦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此又推極天下之大也。

以字語勢。總直接上。起下。過脈甚緊。

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

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只一字包兩層。

此是過接語。以天下即是上四句。非民字又推遠一層說天下也。

評家謂說到天下。方與下王字相關。反支離矣。

過脈語也。又與上急遞者不類。有天下兩字須分明也。天下便照下王字。却只是上民字。分兩層說不得。又不可做成樂天下憂天下說。一以字則上下咸在其中。而語意仍歸在上。

樂字指君樂。以天下三字指君民同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止就上文推想。不得別作鋪寬。固然。又須知上文是上下交說。此二句却止就上一邊看。

畢竟重樂民憂民邊說。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節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猶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事。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以其名而言也。觀而仍別之以先王者。以其事而言也。

【陳際泰文】天子適諸侯國亦行乎報禮。而爲之諱之。以自狩爲文。曰非下交也。巡狩也。則天子停【評】只一箇諱字。大士以爲妙用。不知其爲後世諂智。非王者大用也。【文】天子適諸侯。固亦報乎祭事。而爲之諱之。以田狩爲名。曰非廉變也。巡狩也。則諸侯安【評】直是胡說。報禮之云雖鄙俚。猶有些小道理。若廉察諸侯之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柔其可。千子云帝王大典大制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學者戒之。

[講]古者諸侯常有不可動之勢，而天子或有不自安之理，故
五年十二年，必有以察之。[評]此皆自柳子厚蘇子由妄論來，三
苗防風，何不可動之有。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一舉
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止乎此，亦非板定常年條
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固不止春
秋區區矣。
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
人只會發得下一層，不道刪却而字一邊。
看上文從天子說來，下面以夏諺爲諸侯度語，結春秋二句在天
子說爲是。蓋晏子答景公，此先王觀語，其志願規模原大，孟子
引以證憂樂以天下，未有不王意，亦不是小小事爲，不必因齊

宣及景公，稱說諸侯講也。
[蒐補遺文]六六[評]起既六天子自行幾何，諸侯自行國中，則分省
行補助其法亦多，鄉大夫邑宰及後世郡縣長皆可行矣。至後
何又專責天子之難行邪，曰儀衛繁重，不可輕出，十滿費繁難
言補助獨不可簡其儀衛節其冗費以澤民乎。後儒論事大約
多此，如井田封建不可復之類，以爲明於古今之變，通達國體
時務，不知皆叔孫希世之術。孟子所謂逢長者，不可以不辨也。
後世因游幸而有免租賜酺復家者，雖非仁政，亦省之善也。
[陳子龍文]苟能惠加於民，則雖大其苑囿，高其宮室，其民但知太
平之娛樂，而不非其上，故有君荒而國治者，患不及民也。[評]後
世諛媚之說，無足理，君荒國治亦僥倖免耳，豈可爲訓。文人要文
字好聽，不覺害道。

惟君所行也節
惟字兩邊說，是遁法，不是活法，活法正是遁法，不行此則行彼，遁
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行何如，此處却是他人着力不得，此句
遁拶極狠，非謂但憑君做也。
景公說節
此只是因事納忠，卽在遊觀上設動出恤民之道。
人臣因事效忠，有回天之力，須合大義，見實功，若後世由遊之廟
避暑之宮，亦似補救而實則逢長，所謂又從爲之辭，非格非之
道也。伊川折柳之諫，今人以爲不得規諷之法，此正今人諂媚
肺腸自己流露耳。晏子何天在興發補不足，不爲景公粉飾觀
名也。
孟子卑管晏，景公亦非行仁之主，不過借其事引之耳。始字中具

見斟酌，若竟以興發補不足當王政，觀老大謬頂矣。
其詩曰云云，不是美其樂，就其樂章中揭出以美晏子耳。
畜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住，不更遊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
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含蓄無窮。
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語，其勉君行王政，固是正意，而欲齊
宣納諫如流，啓發有爲意亦隱然切至。
此已不是晏子畜君，是孟子畜君矣。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節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二字是貫難語，非張大語，王者不獨
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看下文引文王治岐爲證，其旨
自明。

義宣王者不重堂。
孟子開口便喝出王者之堂行王政。下面却止說治岐之文王未
坐明堂。然所行却即是王政。此正孟子鼓舞齊君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節
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乃
然提出文王治岐為榜樣。正是孟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古
公都是此法。
鼓舞齊行王政。不引武周典制全盛為法。而但述文王治岐之政。
非謂齊不得行常制。亦非謂文王之政又高於武周也。一見諸
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難草創時。尚必須此。
況今日典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撥亂之上策。雖弱小危
急。惟此可以圖興。看孟子籌滕宋亦必以此。非太平迂論也。

明堂王者之政。當以武周所制為法。而特舉文王治岐之政。為諸
侯行王政言也。人以孟子勸齊梁圖王為無王。不知此等處。聖
賢條分明。只為圖王而行仁義。即是霸術。其行仁義之本已先
若行仁義而王。却是天理上事。自堯舜禹湯武以來。征伐不同。
其義一也。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是單憫惜此四者而獨
加厚也。為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
亦未能遍及四者。故曰必先。
發政施仁。固非小惠之字已也。只先之耳。
發政施仁。所該甚廣。將此句分消。則先字躍然透露。引詩正証四
者宜先。與文王無與也。
哿矣二句。原非文王之詞。

纔說發政施仁。便寫得總大機。舉大綱。於鰥寡孤獨。廓然不見痛
癢相關處矣。纔說得先斯四者。便寫得下車泣囚。出郊埋骼。瑣
細煦嫗於發政施仁之全。不見包括矣。此却是打作兩截也。能
於發政施仁中。寫出四者必當先之故來。方覺惻隱在身。而全
體畢具。是一件事。始信澤及枯骨。確是三分服一伎倆也。小儒
纖纖小言。詹詹誠不足以語此。
說到此等處。似乎煦煦小恩。不知道總是王者仁政盡頭盡頭。宜
乎在後。却為此四種。後不得。稍後即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祿
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逮也。施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
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至此而是以天自居。他如桓文之治齊
晉。越之復國。秦之興。其初亦無不以撫循生聚為事。然却是要
用其民而然。則當其施恩發政之時。純是自私自利之念矣。

孟子舉文王至此。不過為天地為萬物區處一箇停當。未嘗於這
上面又有個自己用處在此。朱子與陳同甫辨漢唐之治不可
以當三代。只為這一點心天懸地隔耳。伊川臨死語學者曰。道
著用便不是。此天德王道淵源盡頭也。
王曰善哉言乎二節
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耳。非曰不
能禁之使不為。而姑曲為之說也。君心者王政之根。本有以好
勇及貨色之心。而可以行王政者也。文武豈真好勇。公劉亶父
豈真好貨色者邪。若謂識時不能禁而操以為資。則是枉道從
彼也。是謂吾君不能也。後來苟且功利之見。明是枉己逆長。反
借孟子之言為牌面。而譏程朱為不得事君之道。病皆坐此。不
可不正之。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首節

發端在世臣。大旨却在進賢之始。

曰國君進賢節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愼字。其所以愼者。正爲難識也。知人帝且難之。時咨試可。無非是愼。愼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

如不得已。只是愼字形容語。就心上說。不就事上說也。

如不得已。不無法制。只是敬愼之心耳。

昇論舜處論威。孟子原通論古今進退之常理。若專就戰國傾軋之事言。便非本義。

左右皆曰賢節

未可不是全然不聽。也不是疑。且虛心不遽信耳。

左右諸大夫不是全不是。只是歸重國人耳。未可亦非槩不聽。止聽國人也。可知未可中有多少權衡作用在。

【全解文】若復國人之言。竟與前者乖也。則竟以不可付之。吾亦弗之察矣。此匪獨愼吾之用。鄭重名器以俟可登之賢。抑亦愼吾之察。實惜心思以俟可稽之人。【評】此意好。即居敬而行簡之道。

【章世純文】他日禍福。我與國人實共受之。彼豈肯以虛譽借哉。【評】如此則竟問國人可矣。何用多問左右諸大夫哉。【文】始也明知左右諸大夫之多私。云云。【評】如此則獨處皆成陰界矣。此節總極言其詳愼。乃所謂如不得已耳。非謂問人多。便可信其不差也。兩未可也。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倚貴近。正詳愼之至耳。若云明知左右大夫之多私。此李伯紀謂李宗之疑生閒也。肘腋皆猶忌。豈可與共國事哉。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

【[illegible]】採用人之柄。法當以明爲公。如不能明。即當以公爲明。【評】必無是理。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爲主。明即公也。未聞以公爲明者也。明則當。當即公。徒責其公。不過無私弊。絕請託。然而賢否未必當。則舉措顚倒。其心雖公。而於天理之當然。負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案發。有以爲某某負孤寒。某某公。或其案多溫飽者。即譁以爲不公。余笑謂今日不是賑貸。而衆報皆孤寒。乃爲公耶。考試當論文字之優劣。豈孤寒必通。而溫飽必僞也。假令顏淵與子貢同試。則淵居前爲公。若子貢與原思較則思居前爲不公矣。此雖戲語。實至理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節

如此二字。若注看用舍刑殺。只講得父母職分。不講得父母真實義。但注看一愼字。發明如不得已緣由。則父母之本心大用俱出。

泛括舜親頌辭。不弟失愼重語意。并不是此章父母二字。竟接上文三段推出父母之義。方深合陳氏總結三節意亦是論進賢而及父母。不混作論父母而以進賢當之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孟子教齊王行王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爲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爲是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首節

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卻說是一件。無他之字同也。

兩之字自有所指在。今一讀得幾首熟爛時文，便思富貴利達，此亦幼學壯行邪。須問幼而學之，是學箇甚。壯而欲行之，是行箇甚。

今有璞玉於此節

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怎見其不如。只在一教字較出。

齊人伐燕取之章

首節

不說諸侯多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是齊王膽落，恐心中極恨諸侯，却沒處埋怨，極悔前舉。却倘自硬強，事已決裂，詞倘支吾。正皆是齊王膽落聲色態狀也。

若說諸侯謀救燕，則齊王意中，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侯私心，言此只與寡人爲難耳。滿肚皮仍是戀惜燕國不舍在。

王速出令節

孟子此策原是正者。倘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非從功利引到正誼，方是孟子方略。不然與策士何異。且其策偏退，反出策士下矣。

鄒與魯鬨章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節

鄒溶文云云。**評**秀才時讀此等文，未有不義形於色者。及膺一命，綰半通，又以爲仕宦非此不可。何也。可知莫以告三字，是千古做官衣鉢。自奸雄以至庸鄙，皆包括此中。可惜有國者未之思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首節

閒於齊楚句。只就地勢言。節令齊楚按甲不動，已屬可忍，況未嘗齊楚交困我也。

事齊乎事楚乎。若只在齊楚較量，尚有法則出來。須見得不事不可，事亦不可。專事不可，兼事尤不可。或事而他國仇之，或事而本國卸侮之，四路把截，無可伸縮盤算，纔是兩乎字神情。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節

鑿池築城，不必另尋賦斂，只將事齊事楚者爲之足矣。此是驟撤上兩事字。孟子生不作買頭學問，何嘗作買頭計較。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首節

將築薛，將字，半屬齊，半屬滕。在齊有謀意，在滕有疑意。有謀恐也，有疑恐也。

苟爲善節

時移勢變，創垂中事，正自不同。爲可繼，總歸一善字。行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盡分內，不求意外，而道自包衆，此爲善可繼與後世必王之實也。何待收入衆來，方見得孟子內聖外王本領。

爲善而後世必王。是言其理，而命或未然。君子亦止盡其當爲之事。孔明但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逆睹成敗利鈍，此其所以有儒者氣象也。

只管自一邊。正是天德王道之極，却不是黃老之以退爲進。

陳際泰文國家承赫聲濯靈之烈，其鋒其勢，而有未可乘。**評**如此說，便不爲亦是奸心。**文**欲以流離播遷之餘，而冀非常，有以知君子不爲也。**評**此金仁山之說也。然太王規模已自不同。**文**欲

以憂勤惕厲之身，驟用非常，又有以知君子不爲也。評須知能憂勤惕厲，便是用非常之人。

黃淳耀文善莫大乎復井田、明學校云云評方見爲善實際，善字不還他下落，則王莽漸臺斗柄、與梁武佛寺說經也。不過一樣無聊之計矣。井田學校，自是旋乾轉坤大用，不是迂闊聽死而甘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首節

屬其耆老而告之，此正太王光明俊偉，與後世行主輕動不同。其辭正而不詭，壯而不悲，有斷決而無依戀，從之者如歸市，雖平日固結之深，亦由當下辭氣，別有以感動之也。

太王邑岐，岡是爲今之策，非孟浪爲孤注一擲也。

去邠前如何籌畫，踰梁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遷可。滕之遷得遷不得，只要此際自問何如太王。若謂孟子故作此難，要滕國效死，又不是。

或曰世守也節

死守是孟子本論，不是更思別策餘理。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爲策。謂令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爲主耳。若上章已引太王，而末云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此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

陸隴其文能守而後能去，能棄其世而後能大其世，非大聖人作用不能。評道著用便不是，況作用乎。文封建之新，與驟除並起，變通之時，資以成事，勢不能不訓。評此便是漢唐作用，非三代封建之道矣。說來都是私心，於私心上講道理，正後世儒術誤天下耳。文世以相承，有常繇也，則以能保爲守；有中替也，則以能創爲守。評守字有義例，有作爲，以創爲守，太王是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節

唐順之文云云評論理論事勢，孟子自有一定之則，到人主才德力量所至，豈孟子之所能斟酌，原吾道使之自取裁之，孟子意中固未嘗不以第一等作爲望滕君也。君字提重，擇字放活，正得深意。結本繳轉能爲太王不能爲太王兩平，中自見歸重。所謂歸重者，非但歸重太王之覓遷地也，歸重在仁人也二句耳。此是孟子一生本領，中具旋乾轉坤手段，莫作腐儒迂闊難行語輕看。

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每讀是章，必謂列國棊布，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齒戈之罰，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尚可以爲，只坐鄙儒眼孔小耳。

魯平公將出章

首節

要看他日君出句，是臧倉開口處。凡小人設辭之工，其聲音笑貌俱在開口處。

於君出上加他日二字，遂若成律例然。從來嬖寺之汎撓把持其主者，率如是術矣。

將見孟子見字，只做了世情諳慣面，是對臧倉口氣。

論號言文 一事之制。必有重輕。言及君之與士。而重輕斯無定格。何也。君與士總匹夫耳。道在上。則匹夫也而君之。否則君一匹夫矣。道在下。則匹夫也而士之。士又寧以匹夫貶矣。然不堪爲嬖人道也。【評】至言也。庸理也。然今人皆駭聽矣。駭聽者倉之徒也。

禮義由賢者出。說得賢者一無足取。只有禮義。禮義已極迂腐不堪。但賢者尚賴有此耳。不是認道講禮義。只是借端責備賢者

亦不是辭嚴義正責備賢者。是輕侮譏笑責備賢者

近人惡說是非二字。凡有論是非者。必以假道學三字詆之。嗚呼

自宋以來。以此二字加人者。君子乎。小人乎。何勿思也。

道學非不美之名。而天下每以譏訶鄙備。是自別於道學之外也。曰吾惡其假耳。假誠可惡。不知於真不道學者何如。道學小有

疵釁則爭摘詆之。不道學者雖通體悖惡無足道。曰彼固未嘗道學也。道學之害如此。不過欲相率而歸於真不道學。斯無譏矣此說亦自良知家始。古未之聞也。臧倉衣鉢流傳徧天下。道學者正當於此精進耳。

須知平公本無好賢之誠。故倉言得入。只諾字何等快捷。

凡昏庸之於嬖人。始而愛昵。愛之至爲信服。信之至爲畏慴。而嬖人所以蠱惑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公曰諾。只一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畏慴。將平公臧倉平日情狀渾身托出。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節

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止。使自有箇或在。識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歟望感激俱不直一笑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與遇

箇又要人喫緊著眼。又不可一齊抹倒也。

責難陳文 自古讒邪蔽明。忠信見疑。往往激而呼天。大聖賢則不然。其用我者彼國之福。其不用我者彼國之禍。天何與焉。【評】與非天也。【評】至歷九州而相若。求一當而不得。則天意曉然。而君子亦不復使庸主孰其咎矣。【評】豈待是哉。到此纔曉然。則君子之知亦淺矣。聖賢知天在一向到此際。明白說與不知者耳。道不行。究竟亦是知天處。不是曉得天不欲便罷休。若英雄豪傑。歎天意。則亦不知天在。文中見識只到英雄豪傑耳。

作此稱題。須體貼聖賢胸次。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此程子所以無憾於族子用七也。故不特叫駡不是。尖酸亦不是。尖酸之與叫駡。同出於憤恨也。

用撥文 云云。【評】牽迎臧氏譜系。子孫不肯。辱及先人。大堪絕倒。以

此知人不自立身。而造譜以上攀古賢。通譜以旁援今貴。皆小人枉自勞苦之事。落得爲古賢之所惡。今貴之所辭耳。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五終

孟子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誠猶賢士大夫於此不曾分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帝唐太宗接統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爲此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節

陳際泰文云云。評孔子此言。白不關時勢說單說德之行速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總結謂事半功倍。方兼時勢說。見不必行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必須撇開時勢。不粘爲是。第是作所講德行處。但知作用功利。於孔孟所言德之流行。尚隔一壁耳。

上文言時勢之易王。此言德本易王。兩兩平列。到下文當今之時時也萬乘之國勢也行仁政德也。此三句方合德與時勢言。故此題要照時勢。又要離時勢。不脫時勢。則無關會。不知孟子何故忽插此閒話。不離時勢。若云有時勢必須德。則侵下節疆域矣。

上節之下。孔子曰之上。須有一段意議在。孟子文字未下時。已到筆先。既下語。却留言外。究下孔子曰云云。正有理會。

正講時勢忽入此節。人以爲突也。多從容說起。不知此正辨文王百年後興。與齊王反手異同處。德字即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此孟子文章線脈也。文王無時無勢。然以行德。也正見德之速處。若齊之時勢。即德不必如文。而王尤易矣。下文事半功倍。對文王言也。故此節只引證得一箇速字。

此正對文王之德講。速字正對百年猶未洽之文。無時勢故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祗德本極速也。

公孫原問夫子當路於齊。孟子答云以齊王猶反手。就以之孟子以之也。因公孫疑文王之難。故論及時勢之易。時勢就齊言。德字却就孟子言。孔孟之德。得百里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文王。然不論時勢也。齊宜何德。但猶是用爲莫能任孟子。亦可以王。然終不能盡孟子之量。故須乘時勢爲之。此孟子所以戀戀於齊也。要之聖賢以行吾道救濟天下爲心。或爲行。或爲輔相。其德則一。而所以行此德。乃竟不同。故孟子言時言勢也。只爲當路于齊立說耳。此一節。却是孟子全身自任處。引孔子之言。煞有微意。

當今之時節

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若泛論古今事功。不著關目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首節

動心不動心。便是王霸之分。小儒未解。

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固動也。而由之玩世。了方之驕人。亦動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慎者。均爲酒所動耳。

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甚擴。已定四十以往。打磨鍛鍊愈精。

北宮黝之養勇也二節

兩人只做箇話頭過遞。下而子夏曾子。尚未是鬼頭。況黝舍未眼

光一殲全身陷泥淖矣。

孟施舍似曾子節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論語何似應立舍黝爲主。而提下曾擬之。然孟子原爲論己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賁爲言。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爲上。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陪出自己。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一句雖是評品黝舍。却正爲過渡出曾子子夏。空中形影嚮處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節

此知言養氣源流公案也。見得曾子全身。方見孟子綱宗。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記朔正在此節。若泛作

對副黝舍觀視而千里矣。

【評】勇士之術或志必勝。或操無懼。學者則不然。學者不能無不勝之時。不能無用懼之地。而要有自然必勝無懼之具。非爲勉强無奈何之計。假一術以定其心者也。【評】學者正要打穿這後壁。原不在此處立脚。異端四路把截只是奈何他不下耳。

孟施舍之守氣節

此兩不如。原是並列而分別出次第。非初以孟施舍爲至而後又抑之也。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節

【顧有光文】自夫道術不明而世之人妄欲有以立言於天下。如告子之徒者。而內外之學雜矣。【評】只爲這病根深入士夫骨髓。故此一宗至今繁衍。

【金聲文】求得舍失。必應之機。則當其不得。總未有可頑然置弗求者也。【評】兩箇勿求。總不是學。無不求之理。提破綱宗極明。【文】不得於心。是從前粗疎之病。正於此處受驗也。【評】不得正從何來勿求來。【文】不得於言。是異日窘迫之苦。實從此處伏根也。【評】不知言便生心害政。豈止窘迫哉。【文】學問已注力於求心。云云。【評】但說求心便不是。知言養氣皆心也。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耳。今人有不可之意却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而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窠巢去。此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有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帖上句

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勿求於心。不辨理也。孟子知言。正辨理也。非重言語也。

【陳子龍文】異端之學。與吾儒者之道。蓋終古而不合也。而議者必欲强附會之。甚非矣。【評】後來講學。誰免此弊。今且反以客爲主雖大將亦云爾。【文】凡人雖云心之可同而不免於迹之本異。【評】程子云迹從何來。可知迹異者心本異也。【文】異端者將一無所求於天地萬物。而惟我心之知。故可獨存其本。若我儒方將有事於天下。而豈可徒守其至虛之心。故不得不治其末。是以論心者必兼論氣也。【評】此論極似是而非。他豈得謂知心而存本。聖學豈單爲經世而然耶。如此說。則孟子養氣之道。反爲功利之宗矣。自家本領全然不懂。直看得儒者恁粗淺。【文】告子之所

謂心者高妙而寂滅使其終身爲山林寂寞之流可也若復不
免於應世則心亦何所恃而不動耶【評】他寂寞處便失其本然
不待應世也蓋其治心者非也【錢吉士】大率道德之言趨最上
一乘非不高妙然豈能至於高妙乎故學吾儒者多君子儒而
學佛者不皆佛【徐闇公】觀於佛氏之言既不執有亦不執無皆
子之學所謂真頑乃禪宗之所呵謂之外道若非想非非想者
耶然總之不可以用世【王孫右】異端實有精奇之處可以自樂
若竟斥其無當安能服之【評】若當年一時名士作者評者皆是
此一副議論已收使發丁位下乞命矣固安得不云世安得不
亂耶此與王何嵇阮之壞晉同爲千古之鑑秀才家正不可視
爲空言無妨亂道也如此文所言將謂異端真能治心而不可
應世聖學專爲應世而治氣其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端之

治心猶可言也說壞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夫惟聖人爲
專能治心耳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修爲治使心合乎一而
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此所謂知其心而存其本而末無不該
合內外之道也異端之不可用世正爲不知心不能存其本故
末不可通如其本是豈有絕末之理若但謂其不能應世彼且
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宰官身將軍女子身皆可說法非頑空
無作用矣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處伊川子曰本領不是一
齊差卻秀才自不曉得聖人本領妄謂吾儒之勝異端只在能
治家國天下故勢不能冲淡寂滅以求最上之高妙是以本讓
異端而自謝不以求勝其不爲魔鬼所侮者幾何夫治心應
世體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爲二判而爲二則所謂應世者
已不關本體已自流於功利則儒者之道已遺出二氏下矣安

得不收使乞命哉
【陸隴其】文自記 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
失因目爲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世
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耳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
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因守其心
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猶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
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拗矣
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
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矣介
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拗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拗者也
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
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學者

者必至於拘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詆告子爲老莊禪
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
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
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
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哉【評】百餘年以來
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真范甯所謂波蕩後生使
搢紳翻然改轍至今爲患其罪深於桀紂者雖前輩講學先生
亦皆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益
深而其禍益烈讀此文自記爲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
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
心亦能應事即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非禪
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

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
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攘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
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攷而知也。實錄備其性險徼喜機械，
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激也。曰，是則是，非
則非，無渾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書，直指朱子爲洪水猛獸，
比之爲楊墨。楊墨之與孟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
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闢佛。
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
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調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
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

夫志氣之帥也六句，自翻斷上文可字意，側在氣邊，然語語與志
字並下，不但側重不得，并互發不得。若側重互發，則公孫不必

疑問，孟子不須重答矣。只兩兩平下，用註中幾箇虛字斡旋其
間，便見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賓；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
主。

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關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
重讀，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孫所疑之仄却在志。其
錯綜處在此，却預爲濤疏不得。

持志中，便攝入知言一節工夫。

既曰志至焉節

孟子氣次句接口而來。公孫丑氣次句略帶而出，此是公孫丑愚
量不通根由。既曰二字，是公孫丑愚量不通口氣。

公孫之疑不在重氣一邊，而疑在至次字，只爲從分至次，則自有
輕重矣。

志固爲至，氣即爲次。丑只不曉得個字即字耳。

志壹則動氣二句，道理本位，畢竟氣輕。答問語意，却側重氣說。兩
句若不平講，則語意不盡；平講而不側重下句，猶未盡語意也。

兩壹字境象不同，其爲動，固不同。

敢問夫子惡乎長節

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末著，況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
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不同。告子只强制於臨時，孟子
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不動心未嘗無守約涵養本然之功，然必知言養氣，內外交培，而
根全。

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
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

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
知，却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良
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義。集者，事
事積累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集
義，則義又在外耶。

養氣本於知言，即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到集大成之力，因
巧與是也。孟子淵源曾子，以學孔子，嫡脈在此。

兩我字對定告子。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節

此及下節，孟子寔說如此。此所謂難言也，非孟子善養，千古誰能
通出。

至大至剛，是現成體段，却須於養後見得。

【語有光文】自天地之正氣流行於造化發育之時。而凝會於體質完成之日。則吾之體即天地之塞也。【講】原只是天地東西。故還他天地一氣。【文】天地之覆載固極於無際。是氣之充塞是與之同流。蓋因其所固有故取之而自足。不强其所本無故擴之而自充也。【評】到此方信得本來自足。人人不欠。全在善養者回想得之。所以曰難言也。

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亦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消息。即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便知此語不虛。不然便活潑出一箇影響然模樣。畢竟影響難信。故孟子曰難言也。此節止說本來體段。何須說到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衰。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纔信得此事真實。此孟子善言難言之法。

此節只說箇浩然體段。不及工夫。只消云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足矣。只爲人人有此氣。卻不能直養無害。此箇體段不曾見。便說與他。也信不及。故特下以直養而無害句。見所做工夫了。纔見得道箇體段。直養無害四字。也是現成話。不是說工夫。

【語世純文】云云。【評】塞天地間。也不是空充了滿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瀰滿。更無空闕處。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人不能直養。自家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一箇身子。斷多格礙。何處見此箇氣象來。果能以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行瀰滿。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孟子云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是何等體段。卻只說做加人待物制勝之具。已最粗鄙可笑。忽者說到經天地緯萬物。又何其誕妄。蓋惟見端不知大。故多倒小天地以自大。其實淺陋無行也。

天地之間氣雜。而人純。故人能塞天地。

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寓處。卻在天地之間。若離卻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莊皮大話。樂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周並嶠下際。故能參贊而立爲三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節

上節是氣之本來體段。此節是氣之養成功用。界限元自不同。人因有何文法無與。便看作兩氣字無分別。

上節言本然體段如此。此節言養成之用如此。界分極清。人作直養二句。便占下文。作配義道。又懸空與上文無別。

此節氣字。指養成浩然之氣。故能配義與道。非謂凡人血氣之氣也。故下文又云是集義所生者。下是字。便是此無是之是字。

此節是養成後於處事應物上說。正見用處。

義道都在身心內事爲上看。則配字自精。下文餒字亦有分曉矣。

配是一滚出來。要只是一氣耳。

至大至剛。只說氣。不可帶道義。

配義與道。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有此氣。纔能行著出來。若義道生氣之功。又在下文。故配字倒互不得。

配字在空中說得。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氣。有何說不去處。須寔體貼到日用事上。方見是氣配義道。倒亂不得。如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或雖行而意氣衰餒。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

字指體段

【徐方伯】有謂氣須合於義道者，無義道則氣餒，若云無氣則義道餒，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節又爲贅，大全蒙引諸說已辨之。義道固不可云餒，當是氣餒。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盈，所以不能配義道而餒然。說約又有以爲非氣餒乃體餒者，說正可參。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翼註】餒字即指義道餒，有甚說不去。此說肆於袁黃，黃宗羲而扳註，與義外之辨，故云云耳。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義道同爲吾身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即行亦不能遂，乃所謂餒也。故配字朱子以李延平一段出來解之，黃爲譬(?)，若有得義道便是外邊事，空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餒，故云說不去。一本(?)既知氣配義道之爲是，又曲爲兩騎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知者耶。

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共理，義之盡頭統體處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舍卻義，氣亦無從配道；舍卻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字最宜玩。

是集義所生者節

義襲不必定是虛僞，只一二事偶合眞義，而不能積久，則他行必多不慊於心，浩然之氣無從生而餒矣。看下行有不慊句，註云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不慊，乃指他事，非即指合義之事也。如此看，乃見下文必有事焉三句工夫，正在積久處。特外之耳，便不是義。

【金賓文】天下必無離義之心。【翼註】有【又】襲之者，外之也。外之而以氣必出義，則遂外求焉。【翼註】外之則不求矣，外求者內之也。【自記】告子外義，卻不是襲義人。告子之外義與襲義者之外義正是相反之病，只是同一外耳。【又子評】外義是釋氏有悍然不顧一切，皆因緣根塵於性無與之意；襲義是桓文假仁假義之意。正相深於佛學，故於告子外義不能不一回護也。【翼註】襲義即是外義。惟以爲外，故可襲耳。外義者必襲義。如與學既以識營(?)窮理爲鶩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愼獨諸謬傳之言以行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襲者也。但其中有淺深高卑之不同。其高且深者，笑外而襲者之爲餙，索性以不襲爲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鑒知識觀一切皆幻妄，而上堂受戒，拈香喫菜，時又極精於世法，他極怪者外，到底離外不得。諸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襲邊的。有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者必不外求。姚江以事物上求至善爲義外，正坐此病。正希爲彼學，故應作是解。千于(?)亦從而兩視之，恐亦不免鶻突也。

此是推求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看我故曰三字，胸中別有告子一篇書在。

必有事焉而勿正節

首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即根緊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找足語，非平舉也。故而字中雖有層次而無轉折。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註中其或未充四字，則二句上雖有一轉折，俗眼迷離，輒將三勿字排頭平看，不辨界限，糊塗即心字煞無安頓處。

【黃淳耀】【又】氣之未充有二，一曰忘，一曰助長。【翼註】勿忘助是治未充之法，不是因忘助而未充也。

三勿舊作三平說，極粗。其中卻有相因而及之理，故必一直看去，不分層次，只是心字無着落，遂有進正字議者，然非竟三平說

來正與助長御覆混雜消↑集註學作兩截看忘恰與有事對助長恰與正對加入其或未充一轉枝葉相當心字轉紐分明而三者相因次第又未嘗不與道理到的當處自然落槽關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三句前輩亦殊看過勿字作三平看者多看下文註云舍之不耘忘其所有事揠而助長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則勿忘即對有事勿助即對勿正仍就上句中入一步耳若作三平說則勿正與勿助不幾複疊乎或又作三者相因反覆之說朱子云不可助一期待之心得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又云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此是覷之即有相因意亦是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也。

三勿字作三平講者固屬謬解即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句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翕味註但當不可字可見。

孟子爲告子強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助長有事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勿助是前之無害故節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關。

予助苗長矣趣神只在一矣字矣者決詞也了詞也遂詞也苗長無疑決矣一日苗長遂矣歲功已畢了矣惟決則倉箱在望直極惟遂則獨得之秘於極惟了則只消坐享逆極。

何謂知言節

詖淫邪遁非窮理者不能辨也義外之學正不解此。

養氣工夫孟子言之詳矣惟知言工夫至今人不曾講若

[illegible]文自古異端之流禍以言語爲端以政事爲委要之皆有得於心爲之評後世學者正被此意惑誤耳異端無心得無功行亦不足以成異端不是以惑君卿士大夫但其所得所行非聖人本天之道未有不害政事害生民者也看其門下堂堂是何人物借昧聖道爲其本心之說所惑溺耳文性之所偏與性之所全其各肖於所天云云評此不是偏全是邪正之分若偏全則害亦小矣文異端之教即幸而不得志也其禍尚小不幸而得志也其禍遂大評此說不然楊墨佛老陸王皆未嘗得志其禍最烈申商韓李得志其禍尚小耳劉伯宗申商韓李之說不幸而見用故害於政事也之禍如此其烈也楊墨幸而不得志故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也其幸而不得志害不及政事者孟子闢之辨之之力也故夫知言之功不淺小也評老莊未嘗得志而害吾佛氏未嘗用世而害漢唐以後世界異端之害政事不必其人見用也嘉隆以後學士大夫無不惑於邪說至以其說入文字即大士亦其一也觀者喜其新奇耳然不覺已生於其心矣塗炭陸沉非其明驗耶故伯宗謂幸不得志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此猶未明孟子之言者也。

曰惡是何言也節

學不厭四句過渡語也直趨到既聖矣住。

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當如此看。

惟知故不厭惟仁故不倦也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體學不厭三字在孔子極說得淺易從淺易追求其所以然到盡頭纔見箇智字正稱子貢知足知聖之妙若先暢發孔子是教而

以學不厭衆談之便紛然矣。
陳際泰文學亦世人所淡泊之端而彼不厭者必未嘗以爲淡泊也評故謂儒門淡泊者只是粗心欠聰明耳又不厭於世事爲愚不厭於道德爲智評此種極多於世故非非語及學問便頭痛便是下愚。

曰伯夷伊尹何如節

可以仕則仕四句道理本如是聖人恰如是道得聖人分量出方見四句所以然。
四可以節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符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曰然則有同與節

數節皆孔子爲主此節卻以夷尹爲賓中主。

黄淳耀文商末之大勢不歸于武必歸于夷夏季之遺孼不收于湯必收于尹評此疑未必然朝諸侯有天下只論其理能不論時勢也又古者得天下以道而其次則有以德者矣評道德不可分上次此老莊之謬也。
兩段合來纔看得聖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卻難在下半段幷信得上半段過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孟疑心起而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當耳。

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節

此下三節只實証一與字耳無甚深義。
子我眼孔高舌根妙直是道得盡然無讚據語令人信不及天下秀才胸中也只作尋常過頭話看耳。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節

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選家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此種俗解令人夾七夾八胡纏繆言反拋荒正義惑亂後學不小。
沈世紀文禮定於先而政奉而行之於其後評若是則當云見其政而知其禮矣緣他誤看了政字此政字是全體猶云功業也非政令之謂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節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二句俗解頗多有謂上句是說羣聖人下句是說孔子者其荒謬固不足辨又有謂兩句俱就孔子講者則是羣聖人與凡人如脊堺之隔者反比而同之而羣聖人之於

孔子未達一間者反謂不可同日語也何不均之甚耶蓋此兩句皆就凡爲聖人者而言言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凡人耳。
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與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衆人與羣聖先蕩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纔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樣則複衍無別於是造爲一句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爲杜撰不知雖一樣指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庸衆萃指大賢以下此解從來混過。
盛字原是與聖人較並不指及衆生。
唐順之文雖其盡性踐形不加於衆聖也而其立言垂訓以爲萬世盡性踐形者之準則則非羣聖之可與矣評孔子之盛於羣聖者不止此孔子盛於羣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看集大成

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衡量。於是直推高其立言垂訓以當孟子。卻看小了孔子也。總是於聖人真實分量信不及。疑孔孟疑程朱。都只自已眼孔低小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王易而霸難。五霸七國枉費許多氣力。畢竟成何事業。事半功倍王猶反手。此是孟子獨闢之論。此章本旨也。

首節

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裏面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為之著。纔有幾微不得當處。即雖有作為。亦如無有。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暗合三代之時。然全體只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為

害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扶救人極之同心也。

以德中體用具足。

以行都有實際。

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件看。便著假矣。

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

不待有邊際在。

待大是有所憑藉。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濟。

以力服人者節

心悅誠服。是人服。非服人。

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者服人。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人多以陶阿講失之。如七十句。固証悅服之誠。卻正見不待大之盡頭處。

說到孔子。大旨正為不待大右証到極頭耳。

全旨只証王不待大。不大到孔子而極。眼目須清出。

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比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此之謂也。繳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并不粘湯文至武王。更開客矣。

孟子曰仁則榮章

如惡之節

大旨為恐辱者轉計。故下文曰未雨曰侮予。曰自求禍。刻刻在危亡立腳。從此看及是時二字。是何意象。若泛作真閒暇及節號神解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節

徐春浴文云云。評從天字民字講出道字。握古今治亂之要。此備者論道本領處。及時是天也。修明政刑。敬民也。

今國家閒暇節

上閒暇。是明盛之閒暇。其閒暇可喜。下閒暇。是叢脞之閒暇。其閒暇可危。字樣雖同。景象自別。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戰國時諸政解壞已極。孟子欲其一振。大者尚須以行仁政。且仁政

固不只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
前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者未即實事也。其勢側直下信
能行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前五節只空說箇王政感應如此。引動能行感者未有實事。應者
亦止在人情向慕邊看。
首節
須是王者之尊賢使能。此中自有學問本領。不同尋雜雜霸作用
人止道得風雲會合之盛。與巖穴招致之情。只是窮秀才自交想
出身事與賓意無著也。須與令朝廷所以需汝謂者何。汝曾所
欲得效用於職業者何。則妄想俗情頓盡。下文都在度內矣。
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靷之流也。所謂尊使固非當時黃金
百鎰錦繡千純之謂也。孟子此言。亦正指當日厚幣招賢者而

言耳。今日代孟子作文而其所目者猶然憑軾結靷之流。其所
注意不過百鎰千純之寵而已。嗚乎。不亦難乎。亦由其胸中所
謂賢能者無此榜樣。所謂尊使者無此見識。如何操觚時平地
生得此榜樣見識出來。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正所謂聲氣之同。彈冠相慶。幷非
市馬骨意也。
黃淳耀文 夫懸位以爲招。而天下不勸者。爲其盡人可以得之也
評 亂朝未嘗不用人。古今通犯此弊。文 嘗觀天下之士。望人主
之包而不前者。有故焉。其共謀議者。近習幸人。其操爵賞者。大
臣廷吏。則逆知其身之難進。而因以不進明矣。評 後世叔亂之
源。非先生身親之。不能痛徹如是。神廟以來。秉政天下事。悉禀
承於宦官。而施行聽之吏胥。士大夫拱手其間。自竊選擢而已。

如門戶勝負。人皆以爲士大夫爭黨。不知皆宦官之黨爭勝負。
而士大夫從之耳。讀此令我追歎。
三代教養造就法備而化久。故人材迥異。戰國時此道已壞。猝不
能。 孟子但言用人之法。蓋人材無時蔑有。但用之得宜。亦
足以濟後世求賢圖治。不過向此中補苴布擺耳。孟子卻便講
井田學校。正爲後來教養地也。
市廛而不征節
講說 不征而商已沐休矣。況或併去其廛乎。評 原是兩法不
應併說。文 商之逐廛居也。利倍羨于農。其說時也。亦倍詘于農
然農有水旱。年有凶歉。則先王有蠲租減稅之議。以寬之。通之
于商。其壅滯折閱。與農略同。獨不可以推蠲減之意乎。則但可
議法云云。評 恐不甚然。然則所謂法。但當施于折本之商。如勸

脩不可定。盈縮不可算。若爲得損脩而法之。文 有廛之稅。而商
與農其法均。有不征之恩。而商與農其恩均。寬農而遏商。商之
所不平於農也。評 也不平不得。農商均。乃大不平耳。文 先王之
道。平民之道也。評 恐不得平看。先王畢竟貴農而惡逐末。待之
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
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
法而不廛。此是兩條活變爲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
兩箇或字可見。此作竟與恩農均平看。太過矣。
廛無夫里之布節
三征各有義指。例難通用。罪不重科。猶先王設立夫布與廛之法
原頭講透。情理自然明通剴至。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節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節

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此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爲擴充之的。將堯舜事業都消納在太虛中來方見此是上一節註腳。下五節總旨。不然打成兩橛矣。

此節原只指點全理。非稱贊事功。

因先王之政。見凡人之心之盡。不是因凡人之心。推出先王之政之異。

以行二句。即是斯有中事。此急釋語。非層次語也。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即就其中見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

以行二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心在。既行政後。心即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字如舟之載物。

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在此章文偏注政一邊。蓋下文專講擴充也。

雖心政互舉。章意原重論心。然此二句所重。却在行政一邊。蓋此行政字。即後文擴充保四海者是也。人因下文不復言政。遂謂只宜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申解得首節人皆有之意。而末節乃應此節。正指點人去擴充。則此二句重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

選深文 凡後世之政。未有不託于不忍之名者也。而所不能託者其心。故夫苛政行而民不服。仁政行而民亦不服。先已失其所起之本耳。評 說透漢唐以來。皆主不可語三代。病痛漢唐極盛之治。人終不心服。畢竟與鐵作銀不得。只爭得這些子。

以行二字。便見火然泉達意思。

以行中正有事在。便是擴充張本。

以行二字。即包下擴充義。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行之。衆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聖人與衆人交接處。孟子就上文指出示人。處語最急。

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成擴充盡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

先王亦行擴充。但不同耳。

問此二句根上文說先王乎。或推開說凡人乎。曰。看語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得凡人在內。蓋申言其理也。問先王亦須擴充乎。曰。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竭與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較自然耳。總是擴充。聖人以下。其分數不同却儘多。

以行是著力字。看後槪而充之。火然泉達。是甚氣象。皆是泛然便能行。須著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此二句指先王說。是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不宜說得著力。吾謂二句也不曾粘煞在先王身上。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爲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

充到盡頭便是先王之以之行。

凡言三代不可復者。皆從私心上商量耳。自秦并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儒商商量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遂壞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斎世度務之學。雜就禮儀。皆逆迎漢高之所欲。豈三代王朝之禮哉。王者之興。制度文爲。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不忍人之心抛撇絕。又復何望乎。

【擬眉删文】心爲先王自主之心。政爲先王自有之政。惟剛以相濟。
云云。【評】下擴充二字。火然泉達。皆有剛烈意思。在七國之君。泥
甘輭暖從乳襁中生活。不肎留心愛養。固是由儒字縣根。即秦
皇漢武殺人如麻。至於仁義道德。畏如毒藥。亦是犯虛怯症。非
有餘症也。大末蟲無所不消。獨不能撥火微之上。仁道難舉。亦
復如是。思之三歎。此與言許也。所見頗高。須知所以虛怯不能
充。可知有許多病痛在。汲長孺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
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言切中三代以下病根。故欲行三
代之政。須先正三代之心。正三代之心。先須去私欲。私欲非剛
烈不能去。故仁政亦非剛烈不能行也。

惻隱之心節

此節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

卻欲人識其體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待。內
之所有。須推而出之。便盡其量。止見重在行不忍人之政意。
端字便有擴充在。

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畢竟有一定之是非在。孟
子只知是非之生於心。而不知所以是非者之由於智。是卽本
天本心之分。今人背人說道理也只怕是非二字。然究竟磨滅
不得是非之心。是天命中智之端。但說是端。須擴充始得。若不
擴充則如石火電光。其不牿亡於旦晝者幾希。

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朱
爲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爲所斷滅。此天之一
定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節

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卽貼在擴充。然達上講。不是知一件。擴充
又是一件也。

知字極重。朱子謂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孔子曰里仁爲美節

【雜文】本是不仁。卻曰焉得智。聖賢之言儘可三思。【評】能擇矣。然
後問其仁不仁。彼尚未知仁。何暇遽論仁耶。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此章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較量三人品第也。

禹聞善言則拜節

下之大處。只從此渾化其迹。非於禹之聖有加也。

大舜有大焉節

第一句緊接上文說。有大正在比較上看。

看大舜有大焉。特下斷語一句。而禹聞善言上。未嘗有較量之詞
則由禹地位雖別。孟子意原平列。總要揳出樂善極處耳。有大
焉句自應平對由禹說。

【頁評雜文】公之而不私。究竟非舜之能公之也。蓋善之量。自如是
其浩蕩焉耳。【評】正是舜能公之。巧說不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與人同曰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爲善
曰是舜與人爲善。善之量雖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若謂非
舜能公之。是卽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諸佛衆生同在
大圓覺海。非聖賢所謂善與人同也。於自家道理。不曾講究親
切。而喜爲高言巧說。文人每蹈此病。【評】後世多欲。如漢武而曰
吾欲云云。雜霸如唐太宗而曰行仁義。旣效斯皆岐人已二之

矣堯乃欲使金銀銅鐵併歸一冶何哉【評】或問公每謂陶菴爲永嘉之學今觀此文大結幾同直得毋有未然耶曰請看其上句云斯皆岐人已而二之便見其與同甫矣漢武帝唐太宗之仁義非仁義也今但云岐人已而二之則其得漢唐之善即聖賢一代之治爲用處不同此便是同甫金銀銅鐵一冶之義陶菴得不自知耳而反謂同甫亦稱王伯安之誣禍也

【□□】天下之善與天下取之與天下用之而與天下忘之云云【評】與人同舍己從人非言其取善非謂其忘也即忘亦忘人己之見甚忘善故但以混忘忘意籠統架空乃二氏之說非孟子道理也即下文與人爲善與字乃從取字推出以盡莫大之說究竟大舜只得一箇樂取耳

取諸人以爲善節

此節就道理推論不是事實若呆粘舜意中作用失之遠矣

取諸人二句過遞語也上句接上下句起下

取與二義總洗發善與人同起下莫大艱上節大字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下句只在上句中推論一步作兩層看不得兩層則體用分夾入機權作用矣

取字生出與字來與字只在取字內分清有兩層歸併止一層

上句只在舜身上想下句在人身上想便得兩層處上句在舜想到人下句在人想到舜便得一層處

舜只是自爲善耳因爲而有取取之愈廣所及益遠即取爲與是極意形容取善之妙非較量功效爲大小也須句句是孟子推論舜胸中著絲毫不得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首節

非其君不事要話講出一清字來即要於清字中活潑出一隘字來若只爲得伯夷逃麟避鳳遂成一口外面氏是何道理

孟子曰伯夷隘節

清和隘不恭兩並行不悖也

【□□□】不怨古人之說正欲別留古人之真【評】正是孟子闡微之旨

以夷惠爲隘而者後人之隘不恭也以隘不恭爲隘而者夷惠之自爲夷惠也然則其源仍出之夷與惠耳然孔子又曰伯夷不念舊惡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學者爲參案以觀之可也

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有不隘之

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爲夷惠斡旋而當時學術後世流弊自能不爽銖黍矣

【□□□】惠非與有玩弄一世之心也依依之情宛與無知之嬰孩共出入而無心曠蕩之懷如其無情之鹿豕人其羣而不亂此惠之以不恭成其聖也非此不恭則俛俯以就人所謂同流合汙者亦此也惠猶得以成其聖也哉【評】一肚皮輕薄如何說得聖人如此才說得有此身分若今世所說不恭何待君子始不由耶【評】看自記自以爲聖人身分矣不知正到得推刻境界與聖人仍無涉也但看得似推刻一轉勞必仍人陷其所謂一肚皮輕薄更放下與低人比較所指又是流傷鄉愿一流放究其以推刻爲聖人也尤几鄙門欺騙凡求勝與汙流倚一層不知遜上而不是者正多孟子所指不恭乃聖之和之偏處其

辨甚微正希却將來做柳下本領看。故越深求越差去耳。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六終

孟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七

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嘗與友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欠缺纔講作用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豈作用之謂也孟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著權衡各十以儗孫子此意便低若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而公羊以爲雖文王之戰不是過亦頗偏之論耳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節

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非弛關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

讀淳湖文經營天物者必收億兆之心獨取蔡雄者務集羣中之

勢云云評此策士謀併之言非孟子所謂得道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爲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之人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作爲亦別於此不清楚正墮策士權謀圈襀中此漢唐之所以終不能返於三代也陶菴喜史學習于功利作用故未免夾雜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生宗旨也陳臥子文直以奸雄權詐作用當之正與孟子作敵矣

多助之至二句止是申論多助義無兩解

附此章文

大賢以王道言兵凡言兵者皆詘矣夫天時地利固戰勝之具也而必勝不如人和人主可不思得道以致之哉且天高地下人生其間紛爭而不得和而戰之事以起而所以戰之術以深凡皆以求勝也然有百戰百勝而不勝之理自在及未嘗一戰而必勝之理又自在豈其爲術特殊與抑求勝於戰之內不若求勝於戰之外也求勝於戰之時又不若求勝於戰之先也自君子不言戰而天下之言戰益多自天下爭言戰而君子之言戰益少遂疑天下之不善戰者莫君子若矣而孰謂天下之至善戰者則莫如君子何則天下求勝於戰之內與戰之時則曰天時曰地利曰人和君子求勝於戰之外與戰之先則曰得道天下言天時言地利亦言人和其視人和猶之乎天時地利也先有一必戰之意以求人和故生聚教訓之法霸者用之屢盛而

屢衰其盛者人和也其衰者不得道之人和也君子言得道亦言人和其視人和非猶夫天時地利之人和也先有一不戰之意以求人和故仁漸義摩之事王者用之愈隱而愈顯其隱者得道也其顯者得道則人和而天時地利亦環至而立效也自天下言之天時地利人和無異也而吾以爲大異也天時雖精等而下之至不得與地利等地利雖險推而上之亦僅可與天時抗以言乎人和則皆不如也夫六神七殃不廢吉凶伊闕孟門不棄形勢然人和可以得天地而天地不可以得人和也不然以弱小而或受久遠之圍以富強而僅效堅壁之計宜多易奏之功矣而不勝者如是委去者如是則何故哉謂其不如誠哉其不如也自君子言之人和其要也而吾以爲尤有要也夫天下誰能助我者而自我多之則已不勝其多天下誰非助我者

而自我蹙之，則拜不止於蹙，推至於得道則無不勝也。夫關梁要害，不忘修謹，稱干比戈，不廢明威，然人和而有不恃之地利，亦得道而有不求之人和也。不然，以仇敵而生肘腋之中，以腹心而望河山之外，宜多相悖之理矣。而所順者如是，所畔者如是，又何故哉？謂其必勝，誠哉其必勝矣。蓋天時地利亦爲有國之備，而得道人和，自具兼收之效，則天下之至善戰者，尚有過於君子哉？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

孟子將朝王章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節

堯舜之道，全從此心做出。君不能致敬於臣，則不尊德樂道，不足與有爲；臣不致敬於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此二典開口便說欽哉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

之本。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其在。

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卻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飛伯龍文 非其道也，辟邑貨利之私，凡可以陷溺其心者，衆有口而莫能防，云云。評 非道不陳，是反激語，以起下敬字，此筵講得除仁義二字外，凡爲富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中脊骨，都是拂性慠惡之說。非字不敢字，更字字著實。

汝 學孔子之祖述，既不得不有他途並進之憂，欲齊王如反手，又不得不有抵掌侯王之事。評 語錯入枉尺直尋去，一見諸侯而大以王，小以霸，且以爲不可。若欲齊王而不得不抵掌侯王，

然則趙朔又何害？不幾反與孳意相左乎？此亦不過做陳于王前四字，而下語稍不照管，便有病。

吳[illegible]文 不陳堯舜之道，必有非堯舜之道以佐其邪，而一陳非堯舜之道，反或借堯舜之道以文其說。評 楊墨同非，桀紂陸王亦稱孔孟，新莽荊公亦說周禮。

非字要看。此一字中，有許多功利縱橫邪說在。

不敢中有許多委曲，陳字中有許多責難陳閉作用。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卽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閉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巽言，潛移默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

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卻是褻凟尊顏，乃後世之敬，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

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道對王便是堯舜，卽是諛語，道料王不能到堯舜，便非責難，看後云見王退而有去志，則齊宣之不合也久矣。

曰豈謂是與節

分明說尊有三，意中卻只有一。分明說各自爲尊，意中卻互相爲尊。三字中，有平勢，又有側勢，方得孟子當下語脈。

孟子未嘗輕爵也，但爵止居其一耳。

呆講爵尊不得，竟說爵不尊亦不得。直說朝廷不得，輕說朝廷亦不得，只於朝廷下加一則字看，便字字靈活矣。

講德字，須見鄉國學問源流，人但以功效設施作夸大語，只說出俗儒一肚皮寒乞相來，非孟子之所謂德也。

人亦知以爵齒形德。然爵齒中又有將主爵爲德之對。齒卻是德之佐。彼爵齒同貶者粗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節

【大題文】大有爲之君。崇皆卑身戢覬。以觀天下之變。【評】漢唐英雄行徑。豈可與語尊德樂道之君。【文】視其臣皆吾平昔等夷。而常以提手定文緒草莽之知。【評】一發與尊德樂道無涉。總著此見定到殺戮功臣矣。【評】其君臣所吾作而夜思者。固不必公庭之是否矣。【評】如此則非則就之乃或就之耳。不知不召之臣。乃師餞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爲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禮事之。非脫略儀節以示契密爲英雄作用也。此文全不道著。只演得一齣雪夜訪趙普耳。

湯之於伊尹節

惟有不可召之臣。故君不敢召。

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何其敬也。

責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

管仲二字微讀。看得管仲一文不直下不可名。說得管仲崖岸斬然。中間且猶兩字。躍然而出。

亦非極詆管仲。總要跌醒且猶二字耳。

孟子之平陸章

【黃淳耀文】距心何罪。皆齊王之罪耳。【評】亦是各當其罪。距心烏得無。但須分首從耳。

衰亂君臣。大約悄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各正已罪。其幾正在不相借處。所以大夫之罪本于王。推勘未嘗不是。然有失此[illegible]

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節

【陳子龍文】賑卹者。救荒之末策也。【評】至論。【文】惟人主於平時留意循良。假之事柄。使之勤心於田疇耕稼。以阜其源。而又精計於貴賤盈縮以制其變。雖遇凶歲可無飢民矣。何必遠待人主之哉。【評】極是。然須從人主正心誠意親君子遠小人始。不然也難。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節

則必兩字。緊接上受字來。只好於未受前酌度。不得于既受後商量。

求牧與芻。應無不得。而字一轉。頓然色沮。故而字前極鬆活。而字一轉便窘。而字前極擺脫。而字一轉便呆。其呆且窘者無他。君

要逼出反諸其人一條生路與他耳。

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不復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爲之。

附此節文

齊臣自有得爲之責。辛譬焉而知愧矣。夫大夫則未有無所得爲者也。非反諸其人。即立視其死。故且有然而曰兩何無罪與[illegible]謂國家受才臣之患。不若受庸臣之患深。何則。才臣之患在[illegible]爲。天下共見其喜功之多敗。故雖有可原之心。而其罪彰。庸臣之患在不敢爲。天下且共白其尸位之無他。故雖有甚深之[illegible]而其罪隱。夫庸臣亦不自意其至此也。惟避咎之計切。而[illegible]之術無聞。將祿之念深。而進退之義不立。故阿世苟容。其患[illegible]

於殘忍刻薄之所爲。而庸臣之學術。長爲厲於民生國步之間
以平陸大夫論。有大夫所得爲者焉。有大夫所不得爲者焉。有
大夫所不得爲而自有其得爲者焉。而大夫槩曰此非距心之
所得爲也。嗟乎。其果無所得爲也哉。夫老羸之轉。有轉之者也。
壯者之散。有散之者也。此非大夫之所得爲也。然有所得爲者
在。未轉與散之先。即老羸之轉。雖欲不轉焉而不可得也。壯者
之散。雖欲不散焉而不可得也。此眞非大夫之所得爲也。然不
得爲而自有其得爲者。在既轉與散之際。當未轉與散之先。固
有爲之求之一法。設蠲租賑恤之德。汛格於下。施亦請之之無
術也。采草野之隱微而呼號爲可信。稽政府之逆詐而措置爲
可行。豈非所得爲者乎。而大夫曰否。此未知服官之難者也。有
成例焉不可以濫告。有上官焉不可以逆攖。於是舉其不欲求

與不善求之私。而并責其罪於朝廷。則求之一法廢矣。然既轉
與散之際。尚有反諸其人之一法焉。貪殘刻吝之政。因循於已
壞。亦爭之之無人也。不以膏脂事權貴。則去就可輕。不以催科
博殿最。則進退自裕。豈非不得爲而自有得爲者乎。而大夫曰
否。此未盡仕宦之巧者也。將沽名乎。無以保首領。將粧飾乎。無
以長子孫。於是隱其不肯反與惟恐反之意。而諉其罪於功
令。則反之一法又廢矣。嘗之爲人牧焉。既不求夫芻牧。又不反
其牛羊。主者不以爲非。牧人不以爲疚。背臂敝野。寵眷不衰。僚
友從風。轉相秘授。蓋自受事之始。以迄報績之終。獨有立而視
其死之一法爲極良耳。言及此距心之罪。不可掩矣。不得爲而
遂無所爲。何貴乎有康濟之略。謂是勢之無可如何也。無可如
何之勢。忠臣以之盡瘁。鄙夫即以之養奸。若之何沒民之生。當

大夫養奸地也。且有可爲而終無所爲。何貴乎有明哲之謀。謂
是惰之必不得已也。必不得已之情。烈士以之殉身。貪王節以
之誣祿。若之何斂民之命。爲大夫誣祿計也。然而幸也。大夫其
猶知乃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潔已。惟此引咎雖去。猶足愧
包羞集詬之倫。然而惜也。大夫其僅知乃罪也。進無以匡職。退
無以潔已。雖或撫躬自悼。卒成夫玩世詭時之學。嗚呼。此距心
有距心之罪。不得上歸於王。故王亦自有王之罪。亦不得下移
於距心也哉。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章

首節

今既數月矣。數月前。數月中。蚳鼃尚有寬解。旁人尚有觀望。即從
寬解觀望盡頭處轉出既字來。數月日日有責任。在不是忽然

皆過。眞無可解脫。

用既字以吸下。人亦知之。但下文云未可以言與不曰可以言矣
若吸可以言矣。則既字口氣極嚴極正。今吸未可以言。與則既
字口氣極尖極冷。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節

爲字只是別人事。擔在自己身上。見得極閒極懈。尚且如此耳。

曰吾聞之也節

【黃淳耀文】大賢以爲齊者自爲。而言與去皆不必矣。【評】曲折反失
當下當然之理。【文】君子之居人國也。有輕世肆志排難解紛之
意。則不可受爵祿。爲其遊地爲限不敢代庖也。【評】都是詭玩心
術行徑【文】彼國在可治可亂之間。吾亦置身於可進可退之介。
高致妙用。莫過於此。齊人何足以知之。【評】是何足爲聖賢之尚

妙。孟子之留齊。爲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爲。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爲善。故戀望不忍即去。此孟子之仁義交至也。祇就一事。但就進言道。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蚳鼃也。初不爲齊。何況自爲。言外推論。謂其即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爲。則叔若謂孟子以此爲齊自爲。則純是權術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爲也。稱中所言。竟是稱仲連論贊與孟子毫無關涉。仲連戰國說客中之高手耳。旋時流世之學。豈可與言仁義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章

齊人伐燕節

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孟子終有戰國風氣口角頗刻。

燕人畔章

陳賈曰王無患焉節

艾南英文云云評庸妄人眨駁聖人偏有他許多庸妄計較庸妄證據看得聖人作爲極迂疏又要爲聖人惋惜出脫。顧之令人絕倒。然且莫使笑後世學者好以漢唐情事議三代。以私鄙心術揣聖賢。謂古今智愚不甚相遠。大都皆陳賈家奴耳。

艾選文自記周頑民設忠臣。眨武王。護管叔。皆得罪於名教。不可不辨。評便般可圖復以爲忠。則微箕之罪。上通於天矣。此極背理大不道之論。得此足破千古狂惑。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節

看周公弟也四句。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遂符後人爲之解說耶。蓋此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好儒不具此識見。妄下一轉曰其有過亦如無過。作蚍蜉蟣蝨之論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節

黃淳耀文古人身履天下之不幸。而卒不開後人援引之端。評王莽援周公。曹操援文王。曹丕援舜禹。李密援湯武。援者自援。但無傷于古人耳。文反吾意以全名。不如順吾意以全心。心全而名何恤焉。評古人之過。多從順理來。不從順意來。順意則真過惡矣。文矯吾術以飾是。不如率吾性以存非。非存而是何傷焉。評此句好。古人之非。乃全是而不易明者也。古人之過。皆從理義上起。不從心意上起。理義有何過。此有二種。一爲真過。一爲似過。真過者。知有未至。行理義稍粗。以爲是矣。而未止于至善也。似過者。於理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避非庸人所易曉。又不可以告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己過。其實盛德至善。即聖人之所謂權也。只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故聖賢無時不

發危惕厲。而愈見其過多。惟釋氏本心自信其心無他。即以爲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爲率性。爲真心。白沙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處。皆成大過。蓋即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過。從這上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節

仕宦衣鉢梯媒。恬無足怪矣。近來巢許家傳。最精此術。不禁爲之三歎。

古之爲市者節

黃子錫文云云評處處是龍斷。觸觸是賤丈夫。世界不沉。此性不滅。不須改換排場。大家闢闢由天。好所謂會哭不如會笑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節

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贊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使人之誠，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間周旋，眞是沒要緊。即謂客亦齊王親近之人，然不能維持調護於未行，則亦雖人而不算人矣。

何以子思之側有人便能安子思，何以繆公之側有人便能安泄柳申詳，還發其所以然之故，方見其人之必不可闕，無人則不能安，是反跌語。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節

天下之民舉安。此是聖賢大學問，緣不在志業在此，栖栖齊梁諸

國，無非藉以行道，非欲與齊梁以代周也。故此句是其眞實本事，不是大門面語，然作爲有本。安天下之術，不出安齊；安齊之功，須得王用；王之用否，是在天命。逐步縮歸實地，不用一句敷張，方得孟子仁天下之心，不同功利之士。

陳爾耿文 勿謂予用齊僅一山高乘馬之篇也 **評** 用齊有王政本領，在排斥管晏。正是齊人病根，是孟子治法。

齊與天下一體，由齊及天下，有次第。

天下之民舉安句，有仁者之心，有精微之學，有尊王之義，有天命之公，有設施次第之定，有審時度勢之宜，不只此識見，竊不出子輿氏功業。

金聲文 寬其情以畜若德，大其心以觀世變云云 **評** 二意見學字中功用，是聖賢心術作爲。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節

題極多窮秀才大言，愈潤縟愈卑鄙。緣其胸中純從時命起義想，何用知非僕僕儆倖萬一耳。不道孟子所信處只在天，信天却只是信我。若無知言養氣仁義禮智根於心本領，此兩句亦與自家無涉。看下文舍我其誰句，便見此兩節必字，眞是孟子肩頭肩大擔，不是輕易打誑語。從天字看破宗旨，方與術命讖緯說英雄者不同。

下文時數平治，專指王者而言。若其間句止鋪張名世，難得自任之意。然未欲平治，則孟子之名世已在疑信之間矣。處處根定王者。王者興便是欲平治，無王者便是未欲平治。孟子之名世固可自必也。

此句正要連上句看，方見其間兩字，亦非約略填須之詞。此必有，即從上必有爲斷；其間，即從上五百年爲限。須與上句看得成一，又看得成兩，始得。

吳炎尾 并上句說其間兩字，乃有着落。**評** 義取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興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有後來漢高祖猶祠孔子而尊其道，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荒矣。故予謂并上句說乃有着落之評，謬也。秀才眼孔低微，竭力要擡王者擡舉，不道古之名世乃擡舉王者者也。

金爾文云云評千千云不講名世。止講名世遇合之難。低徊感慨洵矣。愚謂文之不濟。亦正在此。三代以來。因無王者。故雖有孔孟程朱。不成名世。然必如此。然後當得名世二字。若漢唐以下。止成得英雄君臣。不可云王者名世也。然其遇合之難。則名世與英雄不異。故感慨低徊。亦復情深。然畢竟不講名世。便是本領不同。自有沒交涉處在。

黃淳耀文古者撥亂反正。非獨其帝王能任之也。蓋必有仁聖賢人翼戴其世。而後功烈茂焉。評名世必王者師。翼戴只說得功臣耳。文夫天之所授。不可强也。然大丈夫際此。亦足矣。評粗氣醜流。名世附無妄希天位心。亦未嘗不以浮雲視勳名也。

三代以下。一治一亂。亦猶是也。然其治亂皆氣數上事。非聖賢理道上事。故漢唐以來。君相但可稱英雄。不足當王者名世之稱。

名世必孔孟程朱其人。乃足以教導王者。旋乾轉坤。此非子房孔明之所幾。況攀鱗附翼。因人成事之豎乎。若乘時賢能之祖何代蔑有。以此當名世。則不應三代後平治之運會反密且盛於三代也。

由周而來節

數時都從天降下民說來。方不同後代讖緯之學。

陳際泰文今夫周。何以過其曆也哉。謂功德有厚薄。云云評講周過曆之故。又是別一話頭。此處數過。言王者之不作。不是說覬改革周命也。不然則孟子之志荒矣。其數指五百。不指七百餘過矣。乃指七百餘耳。五百年王者興。爲治亂常數。七百餘歲而王者不作。則亂雖有定。故聖賢以爲憂。若周過其曆。雖永命千年。正聖賢之所樂。又何爲不豫乎。後世英雄起革運。好人生窺

伺神器之心。乃有讖緯符命之術。非孟子所云時數也。

符命讖緯。便是後世欺天罔人作用。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節

只要說出舍我其誰四字。未欲平治。如欲平治。特反覆以決之耳。若徒作悲天憫人之語。卽沒交涉。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七終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評]世純文人之所以自棄於下愚者，起於自非謗而遂狎聖賢之品，又見所恐之若是徧天下也，則以多自慰，以同自證，遂安之爲固然，而不復可以有立。[評]天下學人大都犯此毛病，遂不可治，謂有不屑多同者，又走差性善外去。[文]若予欲破其無畏而進其脩志，未可以漫凡之不分論也，則莫若曾凡庸之性而抗之使高。[評]何嘗不是平分論？只是其本來一耳，豈孟子所得抗而舉之？[文]吾抗凡庸於聖賢，而人不能不疑，則吾說猶未全也；則又莫若抑聖賢之道而退之使下。[評]以性善說一爲抑退聖賢之道，更不通，可恨其意終以性善之說爲不然耳。[文]千古抗

之使高，卽抑之使下，不必分爲兩樣。[評]性善是孟子極至之論，其理本天，上下聖賢無以易，大力却只當孟子偶然造爲之已說，可然可不必然者，至謂抑退之言，則是性善之上原有妙道，而孟子所言非其至也，其悖叛至此，而千子且以爲抗之抑之，不必分兩樣，則豈聖人之道果可抗可抑者乎？使抗抑之說併而爲一，千子且以爲誠然乎？甚矣其謬也，同歸於不通也。

孟子道性善節

孟子平生本領盡在此二句，所謂舍正心誠意更無可對揚者也。

兩句是孟子無假借無粧飾，平生樸實頭本色學問，一著揣測機鋒，卽遊士之口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兩句，只作一意併說爲是，下句總是發明性善句，[註]下文道一，卽性善句，引成瞷三段，卽稱堯舜句也。

此節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兩句道理只一，而爲說各有指，皆立極之言。性善者理之極，堯舜者人之極也，知理之極則不爲外說所淆，知人之極則足以有爲而無暴棄之患，兩句原並看，大抵文謀認言必稱堯舜句所以證明性善，遂謂堯舜之說止一層，千子批謂恐孟子非覺孩氣總由性字未明耳。夫嘗孟子豈僅孩氣哉。

[illegible]世多縱橫之策士，則所立誠而取卿相者，皆在計功謀利云云。[評]方見孟子此言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文]近世之智名勇功總非聖賢所屑計，而惟術理大欲可以爲謀國之基。[評]智名勇功正是迂遠不切事情之論。[文]卽歷代之井田學校亦非旦夕所得爲，而惟法古立極乃以得發正之本。[評]

此意更進一層，方知井田學校亦末務也。

性善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衆以我固有之人皆可爲也。

性善反面只對性惡一宗，蓋凡爲異端只要撥倒善字，故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以統攝，故又遁此二宗，則武亂益巧矣。善惡混者，故降善與惡同等，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拖也；無善惡者，故擠惡與善同滅，所謂予及汝偕亡也。總是極憎道善字，必欲打掉了乃稱。看告子先本作杞柳之說，後遁而爲湍水，又遁爲生之謂性，其話頭有轉換，宗旨只一而已。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狐精狡猾別無他法。

世子自楚反節

與許疑字。謂足與語道在此。人亦能言但多說成世子異有辯
語頭却不是當時相對機神。要知世子復來見而坐立未定不
待開口乘似從何見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下
拜。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爲機迅利處。
[illegible]人與人豈有不一者哉。[illegible]道一非人一也。人如何一得
堯與舜便不同矣。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節

二段總爲世子決道一之無疑。
一邊打破疑關一邊便鞭策篤信力行。以見人皆可爲處。只引證
三段不下一指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

附孟子道性善節文

說大賢之告儲君。首發性善之旨。復引以盡性之人堯。夫性善之

說古今之所未發也。堯舜之盡性。又古今之所推尊也。孟子之
告世子必以此。破世子乎。悟之也。皆致禹謨言心而不言性。是
性之名古未立也。湯誥言性而不言心。是性之理中古亦未明
也。至孔子始明其理。然而繼善之言。則猶就造化言之也。相近
之言。則已合氣質言之也。至子思則其理愈明矣。然而言天命
猶未嘗直指其故。言盡性。猶未嘗直指其人也。聖賢豈能異同
損益於其間哉。天下言性者少。則其言渾而全。言性者多。則其
言舛而正。言性者大亂。則其言斷而盡。親而有據。勢使然也。於
是孟子受業於子思而盡發其旨。當是時。天下言性者紛起。有
謂性無善惡者。有謂性有善惡者。有謂性可忽善而忽惡者。至
有謂性且本惡者。由其說不至於胥天下而桀紂焉不止。孟子
慨之。爲之明其理。且立其名。曰性善。而又爲之指夫全其理。且

實其名者。曰堯舜。嘗以此教弟子。待來學。蓋稱述不衰矣。至是
滕世子就見。乃即以其說啓之。何歟。古之世子。其教始於深宮
阿保之年。則固有之良。出於本然者無損。由是進之以勸華。亦
但充其義而盡其類。故三公坐論而不驚。今則宦官宮妾而已
矣。習俗深。則必爲之返其原。不則本基既失。而後此之躬施何
托乎。抑古之世子。其衆成於入學齒胄之後。則大同之共習於
論說者既深。由是極之以綜核。亦止尊所聞而行所知。故五帝
程功而不讓。今則富強功利而已矣。趨向既岐。則必爲之立其標
不則規模既隘。而繼此之法制安行乎。昔者皆言見齊王而不
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是言也。猶此旨與。然而孟子不明其意
也。世子又一無所辨難也。而諄諄然而嘵嘵然。但聞其委曲而
詳盡者。無非此理也。其指陳而引據者。無非此人也。約略記之。

則以爲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云。吾於是而知性善之說爲至精
也。人之未生。此理自在兩間。兩間者善而已矣。而分而爲陰陽。
陰陽皆善也。自毗陽而亢焉。毗陰而凝焉。兩間且有不善矣。而
究不可謂所毗者非陰陽。則究不可謂所毗者非善也。化其毗
者而善矣。惟天地實化之。天地亦僅全此善耳。人之既生。此理
具歸一體。一體者善而已矣。而列而爲仁義。仁義皆善也。自過
仁而兼愛焉。過義而爲我焉。一體且有不善矣。而究不可謂所
過者非仁義。則究不可謂所過者非善也。正其過者而善矣。惟
堯舜實正之。堯舜亦僅全此善耳。此其理雖盡發其說。學士大
夫猶或覆之。況世子之問未深矣。而孟子以至覆之說加幼幾
之人。以甚深之義施未深之問。而且以難盡之語試之以不盡
之詞。信乎否邪。吾固知其反也。

滕文公問爲國章

【評】井田學校之學。孟子於梁於齊皆略言之。而獨於滕君臣反覆言之者。何也。蓋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也。【評】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梁只見近時有學校。而無井田。故云耳。不知今之學校。非古之學校也。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故易則均易。難則均難。不可分也。【文】齊梁之國。經界亂矣。强宗貴族以百數。遊士奸人以千數。汲汲日趨於兼幷。而滕無是也。【評】又兄百官不欲。許行陳相亂政。滕未嘗無此也。【文】齊梁之國。壤地廣矣。田畝之多者幾及百同。戶口之多者幾及千萬。故甚難於整齊。而滕無是也。【評】整齊者其人立法作爲耳。豈以多寡爲難易哉。【文】齊梁之國。淵澤難矣。其賢者務於首功。其不肖者湛於聲色。故

先王之遺法。掃地俱盡。而滕無是也。【評】此所指齊梁與滕異處得之。知此。可知孟子詳略之故。有先後無異同也。【文】昔者荀悅之論。以爲井田不宜行於人衆之時。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田廣人寡。苟可爲也。【評】本領不精。則必惑於校辭鄙說。此駁雜之害也。【文】此言獨可行於漢耳。去古愈遠則雖開國之時。亦不可行矣。【評】安得此悖道之言。王者豈終不作乎。謂繼世守成之君難行。則有之。然亦顧其人何如耳。苟聖人定不難。若開國之君。無不可行者。今謂漢以後去古遠。雖開國亦不可行。最是亂道。焉知天不生聖人邪。即謂世無聖人。聖人之道不可易也。況從來開國之君。皆聰明有爲。其不能復三代者。皆輔佐之臣本領不濟。不能導之。止於至濟耳。亦皆此種議論陷誤深錮。故本領日下。學者不可不先破此見也。【文】若乃無輕賦之法

而徒欲推兼幷之徒。則破壞富室。其又昔人之所戒哉。【評】若不講井田。輕賦亦止惠富室耳。孟子井田之說。略於齊梁而詳於滕。非爲滕易行而齊梁難也。齊梁之君。溺於功利聲色。皆校好貨。其志趣根本未正。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所以與齊梁言者。皆興起其行仁之本。而未暇及條目。然恒產九一庠序孝弟之詳。未嘗異也。滕文公爲世子時。即能就見孟子。聞性善道一之旨。不忘於心。其志趣根本已正。故及其問爲國。直告以條目之詳耳。然滕終不能有爲。孟子則之。亦止曰王者師。新子國。後世子孫行王者。而於齊梁則曰不王者未之有。以齊王猶反手。正以仁政得勢而倍速。故齊梁易而滕難。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只有井田學校。舍此更無他圖。只可惜齊梁之國易行而君無志。滕君有志而國不足行。若以滕文而有

齊梁之國。孟子之道必行。三代之盛復覩矣。後世儒者。亦習於功利詐力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量。直謂王道難行。是攝以就從世苟且之術。旋且張大以爲此即三代之道。蓋至是而二帝三王孔孟之道澌滅欲盡矣。此永嘉事功之害。朱子闢之。與金溪同。凡熟講史學經濟。未有不陷此坑塹者。雖陶菴之賢不免也。

【又評文】時至戰國。蓋封建將廢之日也。及諸侯之尙在也。而亟講井田。使其說曉然大明。則雖封建竟廢。而井田可以獨行於天下。【評】若廢封建而行井田。亦不必及諸侯之尙在。且既廢則俱廢。井田安能獨行哉。【文】自時厥後。西漢有輕稅之名。文景有恭儉之實。而曾不一議井田。則過此無後可行矣。故生漢以後而言井田者。皆迂也。元魏始行限田。而盛於唐之口分世業。然自

楊炎作兩稅而兼井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矣故生齒以後而晋限田者亦迂也井田迂則出於限田限田又迂必也輕稅乎併先官沃充兵使百姓之力得以稍舒則亦今日之井田也【評】輕稅又迂柰何陶潛亦爲此言何望於學者乎封建井田之歷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變而必爭者正爲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復作今化身儒流而自且以爲迂更復何望哉若因時順勢便可剏功則李斯之法叔孫通之禮皆不之剏爲道之臣遊說皆之釋兵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

【困學紀文】民事之大者曰井田曰學校夫今無井田而民未始無食惡在養民之必井田邪【評】畢竟不足食【又】即今無學校而因未始無士惡在教民之必學校也【評】畢竟無士【又】天下之亂皆起於游食無業之民無位橫議之士要人知其然設爲貢助徹庠序學校之法以驅之【評】此亦自戰國始有耳聖人安得爲此而設總不柰其離叛之說淺薄腐儒傢然欲駕先聖賢之上而議其罪過不敢直指斥也則又從而誣之以爲先王不得已嗚呼是亦大亂之道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節

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著民事二字可見制度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其爲民事人君輒視之爲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

民事二字近則農功遠而制產取民井田學校通章都是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政所由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若兩句作兩道說便覺其緩兩句作一氣讀便覺其不可緩

宵爾索綯見得是日中未了之事方無寸晷之道

引詩所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閒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閒閒時他事勤渠都只爲此事乃見其不可緩之至

民之爲道也節

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

是故賢君必恭儉節

此節是制法之本

此是下面十五節分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推爲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開縣有次第有包攝有綱目大小有歸重本原

恭儉各有義雖曰養賢爲民然分田制祿兩者並重故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可互明不可偏廢也若云賢君欲儉而取於民有制必先恭以禮下行之亦大背支離矣

禮制相爲表裏

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井田學校之實意不則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王之糟粕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

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徹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同是十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此皆後世私心議論漢祖唐宗以來只此一點心承襲暴秦嫡傳憑他制禮作樂總不能復返三代者坐此謬皆人不可不

知。
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徐二說爲近。或云易姓改步。異名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以新其法耳。是將殷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徂公矣。亦是後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
三代井田制度。朱子謂此難卒曉。以周禮爲本。而參諸說證之。終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蓋其異同耳。詳味其言。頗見好古闕疑。緐不知而作之意。又嘗云。今人讀書。欲卒乍如某也難。某然用功夫來。乃朱子之所未詳者。而後人必欲取而論定之。其不至於穿鑿附會非聖叛道。如鄰徹之解經不止也。
三代王者更制。純是天理當然。不得不爾。若謂開國創制。有不襲之名號。便是後世私心。
艾南英文 好詳之過。其勢必至於簡。此夏商授田之法。所以變而

爲私田也。爲治者方患其太詳。而儒者猶思復古之道。嗚呼。亦愚矣。評 患詳便不是王道。第詳須精當耳。復古之精當何害。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節
有夏初之貢。有夏衰之貢。有周初兼用之貢。有周末虐取之貢。龍子所譏。猶指周以前之貢言耳。要之夏后氏之初。必無是弊。後王酌劑踵事加美而貢之不善。乃見亦從其弊後言之也。看後文請國中什一自賦。則當時之貢。又非龍子所言之貢矣。
陳際泰文 禹之貢。無有不善者。守祖宗之舊貢足矣。不必助也矣。評 無此理。禹活到這時候也。須變助。文 皇之後不能不帝。帝之後不能不王。此固世運之遷移。而非關於聖德之高下。評 帝王升降。亦不可謂德無高下。但不損其聖人之體耳。且龍子自論貢助之善否耳。非以此軒輊禹湯也。孔子擬行夏時乘殷輅。奉

韶舞。豈非毀昭代哉。評者以爲善表白前人。周旋夏后。秀才斜孔眼。膚貫著不得一些彩子。可笑也。若謂不可十分抹煞貢法。則孟子國中什一自賦。已早斡旋矣。何待公等。在龍子此兩句中。却絕無周旋表白處也。且令下文如何說去。
稱貸是何等事。窮民明知而爲之。豪民明知而奢之。只徹有必取盈焉四字在上耳。
夫世祿節
陳際泰 有世祿。則宜審于世祿之所自出。使祿而出於公田所入邪。則厚乎臣者。仍不病乎民。固未嘗以損下爲益上。使祿而非出於公田所入邪。則取乎民者。始得厚乎臣。是不幾以厲民者病國乎。評 公田世祿相爲表裏與世祿非公田不可意。今日秀才巾箱本。皆有是語。試問公田世祿如何相爲表裏。世祿非公

田何病。公田而世祿何利。則作口不能道。便詞矣。讀是文便要看其議論之精。莫作叫彼四鄰云。我已從世祿折出公田便了事也。
詩云雨我公田節
此節見孟子無中生有。吾讀書引證之法。
此是孟子於無可憑據中。巧尋出憑據來。
公田只與貢對較。方給上善不善主意。
徹兼貢助。孟子就徹中指出助來。周字卽徹字也。
孟子原謙行徹。而推本於助。
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
每見人云。先王改制。以名新天下之耳目。而實則相因。是文武周

公以狙公賦芧恐人將聖王心術說壞大是害事蓋徹原貫助
兼行後來助漸廢而貢加厲故孟子抑貢而申助謂徹法原以
助為主耳非徹卽助也
陳子龍文 欲征私田者必先去公田去其公而皆縱民所自私則
我可以擅賦之矣 評 雖想當然語然理定如是若言公稅畝可
見故欲復徹亦必先復其助也
參陳大士 我周自豳遷西土公劉有徹田之說而後世因之蓋已數
世當是時而有盛王誰敢更其時制 評 當時實是徹田之制想
於助法酌劑其宜自不妨更改不似後世便以此為逆節也
我周自征伐關陝文考有九一之法而周公大之漸於四海當
是時文為服事必不變其國典 評 指陳周家情勢本末固宜但
謂改徹卽叛爾以明公劉文王之不然抑是後來私心議論猶

於後世文法褊小見識當時聖人只以民事為重那有後世諱
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將不應更制豈止徹田如太王之立司
空司徒設皋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類
禡何非帝制自為將盡責以僭擬邪抑又有別說而經不足憑
邪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
顧麟士 上文既列三代之制而引龍子莫善之說以等差之明是
要公專行助矣然獨奈何背周而從殷故又引詩言周亦助者
蓋明其原未嘗背周以致其決也按徹耕則通力收則計畝民
得其九公取其一則當畊與收而井之中公田私田只升混
一處然到得什而取一則私田之中亦卽有公田畊私田者便
是助公田矣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田兩名故一雨兩被
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絕妙處 ○ 一扰

之田中公外私此定制也然曰通力計畝則當耕與收時自無
彼此之別蓋人情日奸一日假令今以衆農通力未必無偷惰
不忠之處且合衆私以耕一公鹵莽滅裂苟簡卒事者亦必比
比矣周之改助為徹未必不慮此而究亦一助異名同貢也 評
子瑞 按方里而井節明有中外先後之別詳曰乃周助法則此
雖周亦助知非孟子臆解詩之說矣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
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
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
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通底亦云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
殷貢助之法也如此則通力計畝兩語似未盡徹解朱子又曰
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通之說推之耳向余
兩人卽又推朱子之意殆不足為據熟玩白文前後義自相連

貫斷斷主是說雖余兩人之先後彼此又不嫌異同耳 評 徹法
前註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
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按此則徹之取義原以
通用貢助之法而其於用助則又稍變通力計來之法本註原
兼二義未嘗專以通力計畝盡徹解也傾楊自生葛藤耳至子
常欲竟主通用貢助而廢通力計畝之義乃據方里而井節有
中外先後之別註為周助法余謂此節乃指井田形體及與鋤
合耦之先後與殷助同者耳既曰周之助法則與殷之助必有
別矣曰惟助為有公田則徹之公田必又有別矣故二義不可
廢一也○雖周亦助謂雖徹亦原本助法其井制略同而耕收
少變要是助法講究到至精耳非謂但換名號而遂無更改也
看末後請野一節註云周所謂徹法如此又言大略潤澤則助

公復周徹行十一之政，所謂取民有制。是孟子大主意，亦未嘗專要行助也。極稱助法之善，謂徹法雖兼貢助，而其至善者爲助，兼貢法乃其不得已。故後請國中十一使自賦，可見也。徹之與助，只耕斂賦稅之不同，其制同爲井田。戰國時井田法壞，其不但不行助，并不知有徹矣。近文頗有謂孟子意在復徹者，其說非不佳，然細思不是孟子主意。孟子主意總欲復井田，既復井田，則索性復助法可。蓋孟子時周法已壞，故其告君行王道，都索性從天理當然起論，如孔子夏時殷輅之意，未嘗有必遵周制意也。通節大旨，只了莫善於助一句，借詩引證，亦只取公田二字。雖周亦助，謂周徹亦總是井田耳，非謂徹只更名而法悉同助也。

錄也翼文自記 徹勝於助。孟子勸滕行徹，非勸滕行助。下文自明雖周亦助，猶云雖徹亦助，非謂周之法是助也。若上文既說周行徹，此又說周行助，不相矛盾乎。蓋此節與龍子節是一套，不過中言助法之善耳。是以助與貢較，非與徹較也。向俱憒憒。評 謂徹法兼貢助可，謂徹勝於助未可；謂勸滕行徹可，謂非勸行助未可。看明堂章、尊賢使能節，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爲至善，未嘗善徹也。請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徹，亦爲國中難行助處，只得變通如徹耳。然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竟以助爲主，故死徙無出鄉二節，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所論亦有矯枉過正處，中如雖周亦助，猶云雖徹亦助，善不善，是助與貢較，非與徹較，却道得明快。

黃陶菴評文 漢文之恭儉，二十稅一，而其不如唐以後者有一焉，曰戶賦不兼。漢武之荒黷，告緡四出，而其勝於宋以前者有一焉，曰田賦不加。至唐兩稅以後，仟一竟不可復，而宋人乃有城郭丁口諸賦，則戶賦復出矣。說者謂宋人議論多於事功，而於食貨一事爲尤甚，謀國者尚鑒之哉。評 其論主於輕賦，不知法制不善，輕賦不可常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節

庠序學校原只是井田中事，到此乃民事之成耳。

諸侯亦有國學，不專指天子之學。

學則三代共之，總釋第一句立名之義，四句一例，共字別無意旨。

若道重學，而共則下皆字說不去矣。

皆字總結上八句，庠序學校皆明人倫之具也，而所以明者，徒恃此法制之具不得，須歸本君德身教，所以之義乃精。

有王者起節

有字正不是望空妄想。

有王者起，是聖賢公心正義，不是鼓舞諸侯代周也。

孟子與齊梁之君言，曰以齊王猶反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與滕君言，只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此亦是當時事勢如此。王者必要歸結到滕君，反生支離之病。

詩云周雖舊邦節

孟子度滕勢之不能興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爲即乙爲，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主未免氣隨志隳，故又勉滕行王政，見滕亦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終身不王，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爲師之明驗也。

請野節

陳際泰文 云云。評 註中明云周所謂徹法蓋如此，可見孟子特下斷

請字定於徹法徹有不同處此文謂野用助國中用貢爲徹法而九一十一則孟子之所酌變未知果如何但云徹法九一在貢十一在助疑未必然卽註謂當時貢不止十一乃指徹法旣壞時非徹法用貢原止十一也助法未嘗有十一之說旣前註謂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八家之廬舍一夫通公私田耕一百一十畝爲十一分而取一則又輕於十一亦未嘗云十一在助也今欲發揮請字便硬埽徹法不妙自是文人過火處要之孟子卽於徹行所斟變亦是因精而益精耳

此是周徹法卻不純是周徹法故孟子下箇請字周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貢法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爲自賦故下箇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箇自賦字就滕壤而言故下箇野與國中字

請字是孟子經濟

九一什一四字孟子特地提出是大宗旨

徹田亦九一但法非助耳而字要有著落

陳際泰文 國中田之不可井者未始不可耕田之可耕者未始不可授未始不可賦也有法於玆什一使自賦云云 評 此謂滕人固知之矣滕之國中恐原自行貢但未必自賦什一耳此何不是勸滕行貢正是圓足上句行助謂惟國中不便行所以可行貢之自賦但必須什一也大意在行貢之不盡推用行助非從助後變計爲貢也文中似欲從新行貢法起則失其義矣

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徹亦助國中用貢乃法亦是佐助之窮耳

卿以下二節

[illegible]文 圭田以五十畝爲斷蓋須祿有差等因以別賢勞而恩禮無厚薄所以一孝思也 評 恩意優渥有限制無計較所謂法外意也 文 餘夫以二十五畝爲斷蓋服疇不逮成人試之耕以覘作苦俯仰無事經營約其制以俟行成也 評 先王之法深悉民情如此豈如後世丁口版籍徒作徵科之具乎

死徙無出鄉節

黃淳耀文 云云 評 在他處嫌生枝節別義於守望何如正見王制精微井田封建聖人爲中國生民慮至深遠井田壞則兵法地利土氣民情俱壞不止農賦之病儒者不講則王者何由而知乎○守望二字俗手只作防衞混語看過緣此一分疏情事確然故知天下義理只是細細辨析不盡卻被邪說以簡易直截蒙蔽者多也

方里而井節

助徹之義上文已盡此正實指井田形體之制蓋助徹之妙全在井制形體上後世賦稅未嘗不依倣十一作數而取民無度上下交病終不能返於三代之治者只此形體之制不講也

井制斷不可不講後世取民無度其弊坐規制不定易於遷就作奸耳

止舉一井規制而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具須從形勢事理切疏其義乃得

此其大略也節

此略字並識大識小亦不可得

以上數節是孟子事此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程子向司馬溫公王介甫議論亦如此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孟子　正編

今人必云如何潤澤，則仍是孟子自己說，非在君與子之意也。

附請野節文

助不可不行，貢不可遽廢，通其意於徹也。夫井地之法，惟助當必行耳。然貢亦有可兼者，以佐助之所不行也。野與國中分治之，其卽周徹之遺意也歟。且從來新進喜事者，好言變更，然不敢絕畔祖宗之制，則必援返古之說以售其私，而假借之術，其弊深於蔑古。老成守法者，力持由舊，然不能參酌斟酌之宜，則必執非今之見，以絕其類而矯激之，遂其患，卽復於從今。此帝王良法美意，每壞於上號之偏，甚者不少也。惟斟乎地之所不齊，因乎時之所不能，王古之善者，以兼行古之不善者，則善者固善也；復古之不善者，去今之不善者，以濟古之善者，則不善者亦善矣。如分田制祿，古法之最善者助也，其不盡善者貢也，兼善不善而通之者徹也。由古法之不善而為今之尤不善者，假貢而為今之自賦也。然則滕今日宜何從？三代之制互異，而其實從同，九一固取一，什一亦取一也。其為善與不善，所爭止在因革損益之間。近世之號亦陽奉，而其實陰違，廢助固廢其九一，用貢亦廢其什一也。其為不善之不善，所分直在仁義公私之際。然則法古者，但得其九一什一之意而已矣，其詳不必盡合也；救今者，亦去其廢九一什一之害而已矣，其名不必盡能也。此其道宜仍夫徹之遺意而變通之。吾得而有議，皆間剏制。國至西郊，為六鄉六遂，凡十五萬家。都鄙則在鄉遂之外，所謂甸稍縣都者也。其於都鄙也，為之建其長，食采者也；立其兩，佐貳也；設其伍，大夫五也；陳其殷，旅士也；置其輔，府史胥徒也。滕之五十里，有如是之都鄙乎？則謂之野而已矣。其於鄉遂也，比長

里宰，下士也；閭胥、鄉長，中士也；族師、鄙師，上士也；黨正、縣正，下大夫也；州長、遂大夫，中大夫也；鄉老、鄉大夫，公卿也。滕之五十里，有如是之鄉遂乎？則謂之國中而已矣。且古之都鄙也，叔伯之食邑在焉，公孤之采邑在焉，然且井牧其田野，是知世祿之必出於助也。於是小司徒制之，井邑丘甸成以四起數，則其體方正，方正則尤宜於助。滕之野，豈無沃衍之區，足爲經井者乎？雖阡陌久更，而都鄙皆野人，則復古也易，此不可不亟正之者也。正之者亦正其九一耳，而必復夫助。爲環而耕者既忘會斂之文，借而耕者已受班秋之竟，如是而仅伯之所供，公孤之所御，庶幾其略存也哉。抑古之鄉遂也，遂人以興耡利甿，爲里宰以歲時合耦焉，未嘗輸稅於郊畿，是知徹田之專行夫助也。然而大司徒制之，比閭族黨皆以互相聯，則其體奇零，奇零則可通於貢矣。滕之國中，況有溝澮之界，久供任地者乎？雖良法貴一，而鄉遂依君子，則輸將也便，此其可以兼用之者也。用之者亦用其什一耳，卽可使自賦焉。尊其征者猶因斂賦之名，竟其征者已損多加之貢，如是而利甿者及乎老羸，合耦者洽其室家，庶幾其稱德也哉。蓋助法之善，本無不可行之地，況又有野之平曠者也。蓋去國遠則凶豐難察，故但行助而縣正以敘賞罰斂稼事，則亦無曠土惰游之患矣。或謂野兼山林陵麓，未必能通九一之規，不知隨地爲井，則隨地爲助，齒角羽翮之利，此公於民而不損於民者也，又何疑助之難復乎？抑自賦之不善，本可以不行之道，而其如國中之錯壤何也？蓋去君近則情僞易知，故可行貢，而司稼以年上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有定額取盈之患矣。或謂國中多閭閈朝市，豈其盡同什一之際，不知

國宅無征則非穀無貢園廛漆林之與此豈其無田而重其非
田者也又何慮貢之流弊乎況鄉遂地寡而都鄙地多則行貢
自不及行助之廣且九一數厚而什一數薄則行貢又正用行
助之寬徹法雖未盡詳而大義已略備於此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首節

其徒數十人不是數十人從許行是許行要數十人從己如山農
心隱之設祭納拜事爲惑天下耳今日講堂實繁群相鼓煽大
率類此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節

賢者與民並耕云云異端之足以惑世彼亦自有說焉不盡其說
而漫欲闢之恐反爲彼所笑也

趣衍文 云云 評 先儒有言曰做小人也須索性此人必會作賊正
以其索性也今之爲小人者皆不索性者也今之爲小人之文
者皆不索性者也作聖賢議論不曾痛快道得一句作異端議
論也不曾痛快道得一句然則今之爲人爲文者皆賊所不屑
者也嗚呼可哀也已看此文見處直透老莊之宗方知許行立
說亦不是小小庸妄議論道得他底底裏裏正是自家底裏又
精深耳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節

許子破綻只在以粟易之一句

以粟易械器者節

且許子何不爲陶冶何不二字不是要他爲正是明知其不可爲
又要他自己說出所以不能爲之故來

不說許子之不當如是只問許子之何不如是總要逼出他不可
耕且爲也一句來

然則治天下節

有大人之事與下句只差一字耳然此人字非猶下人字也此事
字非猶下事字也即此有字并非猶下有字也

引古語雖六句並列而意止在勞心與食於人兩句耳

當堯之時節

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則孟子行文取大段不屑屑作酈道
元也

汝泗入淮淮不入江宋于已明云記者之誤而腐儒必欲牽合附
會令人噴吐

趣衍文 聖人不盡拘無事之知而能平天下之險 評 即有變通

亦必因其自然理勢仍行所無事也

后稷教民稼穡節

堯舉舜舜使益禹稷契但根堯舜之憂說來使字已到明出贈出
有字無字皆可不拘也或云后稷上無使字様以后稷直起爲
妙不成后稷不受帝命而自行其敎邪到使契句又須别增使
字議論矣

自舜使益以下直至五穀熟而民人育方一歇此是聖人養民之
憂下人之有道也四句又與前天下猶未平九句相對聖人有
憂之與堯獨憂之句相對使契爲司徒與使益禹稷相對乃聖
人教民之憂也故契爲司徒另用使字起而禹稷上不消加使
字者益掌火上之使字須讀斷直貫至此也

后稷教民稼穡教字與並耕對敎時是言意然非罷是言外疏縱

故註下一然字。時作每於言中自作笑謔。又似孟子爲誰下註脚矣。

【陳際泰文】凡物過昵則狎。狎則褻侮生。凡物過昵則厭。厭則乖捐亦生。相敬如賓。即有間矣。有間即日新矣。【評】說得好。夫婦離怨亦從無別來。【文】凡物近於無恥者。則靡陋易於不立。凡物習於無恥者。則廢惰易於不生。相敬如賓。即不名之爲私。欲名之爲禮義矣。【評】可知原不是私欲。以爲習近於無恥猶也。漸身私欲見解在。

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人誤解作用恩。故又於答問辨明即上文教化事。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強有以使之者固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單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爲得也。

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舜使之矣。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爲重也。

憂民二字。是何等迫切。如此二字。包多少事件。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節

此下三節。大意只是爲天下用心。不於耕耳。百畝農夫。分財教善。無名不與。總是文章賓客。黏著便滯。

堯舜之憂不同。不爲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職分不同。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差。看上文堯獨憂之及舉舜舜使節句自明。

禹皋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在禹皋而益稷契不與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節

此節正應綴前第六節爲天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字應勞心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不是贊歎堯舜之仁。只極言勞心爲天下之大耳。

總見勞心爲大人之事。得人二字。上文已盡。複衍便失。謂之仁三字。又非本義所重。贊頌亦非。

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爲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並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出。

此仁字以恩惠言。與論語如其仁之仁字同。

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此其

法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爲天下也。所以必要得人之故。得人所以謂仁之故。其著眼只在天下兩字。天下兩字。緊對上人字。

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特爲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爲己憂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衆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是之不憂。更有甚事。

人不止是舜禹皋陶。自舜禹皋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也。故曰堯獨憂之。然堯只要得舜。舜只要得禹皋陶。此之謂大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讀西銘便見得箇仁字完全。

堯得舜。舜得禹皋。禹皋以下至庶司。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大小耳。舜禹皋陶之勞心。皆爲堯得之。而後勞者未爲莫得則

亦無從勞也。論至此，則堯憂爲更急而勞心更大。

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有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節

大哉君哉二段，親甚冠冕，而其神甚容，只要引起不用心於耕耳。與此數語全沒交涉。

上意只說堯舜有所用其心，然講氣則要說堯舜豈無所用其心。何何要說得堯舜絕似無所用其心者，然後跌出下豈字來。蓋以上數節，正是此節道理，卻做不得此節注脚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節

陽世俊文云云。評陳良楚產也，謂周公仲尼之道，偏就僻陋尊攘而言。蓋舍此，則周公仲尼亦無道也。人以爲批陳良之逆鱗，不知正得陳良之心出耳。然又有說，居侏離之鄉，而曰我自悅周孔而已，亦必無是理，所以爲陳良許。只有北學一法耳。許爲齋位列台垣，而以爲怯考亭之道，吾未之敢信也。

昔者孔子沒節

周正之秋，乃夏正之五六七月也。秋陽以暴之，卽似今人家晒物必以三伏者爲良耳，非真秋也。

聖人道个似便看得聖人分量不到極處，分量不到極處，便有可倘在。從此破入言下言外，乃有神會。

曰夫物之不齊節

金聲文神農以前無物可齊，自無物不齊。評必無是理。巢窟毛皮皆物也，有天地卽有物，卽不齊。此等議論，亦從二氏寓言得病。

文物之偶者，欲齊而情不可強也。評凡求齊者，皆僞妄不通人，最怕分別，亦是至理。文一物而百其價，所以作物情而使競者，正所以宜物情而定其平。評方見平價之說，亦不是小文以爲不如是而精良受枉，欺倖勝，卽一物足以干天地之和。評舉錯之理卽得。

墨者夷之章

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末異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

徐子以告夷子節

愛字與親字不同。提一親字，便見一本之義。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原只在人理自然不可強處，指出天使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九

孟子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黃陶菴文】從子之說小可伯而大可王從吾之說則不免於窮而死吾豈一節之士繩繩自好者耶顧吾念之懷寄世之具者無求於人者也有濟物之思者無利於己者也此其道皆不宜枉

【評】聖賢不是愚人正在此間分介得耳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節

在溝壑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在此見只是所守堅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欸美虞人與司馬遷傳刺客遊俠意天懸地隔

昔者趙簡子節

須知此節引來只為範我馳驅不貫與小人乘兩句他處皆略

王良之與嬖奚所爭無幾不要太高看

若高看王良竟如孟子自比不惟孟子沒身分並下節且字神理不出矣只將王良與簡子嬖奚諸人寫來相去無幾然且如此而況不為王良者乎

良工賤工頃刻變遷不足為詭辱此是王良身分也孟子引來只為節末數語至於請復彊而後可思一見其長以塞詬我之口是又非君子所為不可便貶孟子良此孟子身分也

【朱輔文】天下士乘其急投之頃當事者援引一錯誤人旁門後日勉負盜惡亦已晚矣【評】門戶聲氣慣以此術籠絡天下上士之為所誤者不少矣【文】一命而飛裝候旌此時良之辭僭進退猶為奚操後縱欲自正所枉寔多是以君子惜良之不孫自愛也

【評】古今犯此者不少戒之哉非戲言也

【陳大樂文】賢豪長者厠身販傭屠釣而不以為屈者正以屈身輕於沒名恥徇小節而功業不見於天下也【評】戰國時議論果如是是以孟子爭之其實此一宗於今為烈也【文】奚亦安能用我也銜簡子命而來猶然為簡子使也未嘗為奚使也即簡子亦安能使我也假才人之辭價以增光倖士是簡子為嬖奚使也良未嘗為奚使也借乘以善藏其用即匪人可比也【評】老莊秘訣皆人用之而禮義乃亡【文】天下盡役也舉世皆執鞭殖也而何必介然不屑以明高乎【評】此輕刻薄後世貴人心術總不出長班掌鞭股中耳【文】良蓋就奚以陰玩奚而奚未之知也且就簡子以陰玩簡子而簡子併未之知也【評】好聽耳君子曰究竟良自玩弄而不之知也【文】觀其以乘始以不貫乘終良之為良始終善愚人非自愚者也【評】此法巧者以為便宜而其實拙極○忽又為王良曲出其罪使良聲價十倍高之為舒伸速次之不失為東方朔耳可謂滑稽之雄矣然此說始於戰國而盛於晉放乎良知之學士大夫胸中皆有一說將玩世之意視天下事直行雲流水而禮法節義有所不必拘此其害有不可言者而天下皆以為高其根中於人心者深文人尤難掃除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節

【祭新采文】以為世不可一日無君子故屈滕侯王之廷徐以大其功用以為君子不可一日無世故伏處蘅茅之下不妨少有變通【評】三代以下人物不離此意孔孟程朱與世儒爭毫釐之差正在此處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節

此節只對定行儀是妾婦之道。丈夫且不是，況大丈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

依唯順也節，觀亦順也，只成得妾婦之道。夫子曰凶也，妾婦而順道也，行儀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於大丈夫，行儀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恥於妾婦。

居天下之廣居節

孫苓文 論人必以天下為重也。評 重在廣居正位大道六字，虛張天下，所行儀不倒也，只緣天下二字看在外面耳。

孫有光文 以心而視心，則微末而有限，以心而宅仁，則博大而無方。評 廣居之理，乃辨此是儒釋分界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章

首節

王庭文 仕君子所有事也，及乎後世以富貴利達加之，非其質矣。評 周霄意中是仕，孟子口中亦是仕，然孟子已知周霄意中之仕，非孟子所為仕，每從題前劃清，使有見識，然不由其道意，却又在下。孔子公明儀欲仕之急，註解未得。

曰士之失位也節

犧牲不成云云，只要點醒則亦二字，見得諸侯固宜耳，而惟士亦然，則士之失位也重矣，此是孟子借襯法。

曰士之仕也節

下一舍字，便知是向來有的，無一日不須，無一日不用，出疆之際正賴此，為先資豈為是而反舍之耶。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曰子不通功易事節

於此有人焉五句，只恢張其人之功，以激起不得食句。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為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

曰有人於此節

食志是彭更之道辭，非食志是彭更之敗闕。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孟子曰湯居亳節

王者只為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為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與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絕，只在這些子。

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崇，豈為誅紂哉，艾千子文至謂欲伐夏而以葛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文字何足重輕，秀才胸中所見如此，却害道不小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節

陳際泰文 桀不登大亂之數，所以殺湯功也。兵未至而怨之，何如兵已至而迎之，故吾釋湯而論武王之事。評 何取悖漫之論，孟子兩兩引來，並無軒輊意，救民取殘，湯亦猶是也。

金聲文 末世用兵無術，故或用撻伐以張大威，或用撫綏以消遁萌，二者相持而不相通也，豈知王者之征，殺不兩傷，直行其一致之用於天高地厚之中。評 征以為殺，但人尚須一轉解說，此看得即征是殺，更道得與人心事光明，們用合一，可知後世經

齊事功總只在功利上商量與王政絕不相干。

其君子二句。是釋匪厥玄黃句。不是從新形容君子小人所以如此者。以武王救民取殘之故。以起下四海望之對針齊楚惡伐純要從君子小人看出救民取殘不可從武王看到君子小人。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章

黃淳耀文 古之賢君當其為世子之時。而已近正士聞正言。積漸久矣故雖有小過無難救也。今之人主諭教既失於先時聲色又親於隔政此其視仁義禮樂者天性本無之物。而更有所苦者夫奪其所樂進以所苦。而復取必於立談之間雖伊周之佐不能[經]三代後人主難與大有為病根只此數語。

首節

莊嶽之間言齊人之衆處非謂以地區也。

子謂薛居州節

王誰與為不善不善正對當時功利邪說言。

戴盈之曰什一章

首節

戴盈之曰四字原只作一番好聽說話耳。

不已是本心來年是名義。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節

居順之文 孤日攘而為月攘則鄰人孳生之計其奪之也無窮而在役濫之閒其取之也有限[經]通身坐在貪吝裏面打算分明是貪殘作用却偏要妝扮多少善政條議名色曰我愛民千古小人無非擬做如此。

月是甚者其將之久一起甚言其取之少如衡之有低昂如耳之有軒輊然作其低昂軒輊而其間有斷不可動者一攘字也。

如知其非義節

孟子下如知二字對盈之原不曾知也什一去征說來一句做時須有幾許斟酌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請輟待其說武作說云云故是漫語耳。

黃淳耀 仁義忠孝非他也則必趣一於王以定國家之綱紀修井田平市價尊天命是以相猜則樹斂雖去而國脈存於今時矣故當於今 樹斂之去者見去矣[經]此亦是添出議論然本領甚大前 存經世之道去者覺去一語可想三代後講鄰民之政雖善不可久以其本領不是不能復古法也。○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亦計利者言之亦為利如盈之之待來年其不能遽

已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來年亦不可已也故孟子直折其隱測其原未嘗知義為只是當下有個是非便有個可否斷決從有此斗則不異依違躊躇之說最後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不曾知義也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如文中云云此隨己而其非為全而後已也蓋全而後已即是利上計較使有不全也待來年矣文於經濟本須極究遊而根源針尚有未淨盡處此正永嘉之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天下之生久矣節

治亂是就王持斡旋說不是氣化上事。雖王持斡旋也是氣化然如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就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此二氏之看

治亂自以爲循由路由而不知其終不由治亂中正是不關治
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道一治都在
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當堯之時節

此一亂與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
[illegible]後世之亂由人而其君自以爲天上世之亂由天而其
君自以爲人[illegible]此其所以聖也
山川崩涸日月薄蝕若以數言之皆是定法常度耳然帝王正說
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之責在帝王天人感應之緣在帝
王王不得已無可推也彼必援引堯湯之水旱而謂天變不足
畏者非愚即諛凡小儒偶得曆占之術而未聞聖道鮮不墮此
義也四人論戊寅熒惑守心謂當其罪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

不以桀紂而廻以故七政凌犯皆非災一時士大夫皆幸其說
嗚呼驗竟何如也

使禹治之節

水由地中行二句還而是從既治水後見山高而水清還要從
未治水前想乎胼與足胝纔與孟子好辯不得已之意互相發
明且更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先儒非攻詆阿好也
上句是槩說水無不治次句乃指其最大難治者而言人作一樣
說便似江淮河漢由地中行矣
用力都在行字水不行則不治四者乃所行之大道也水源於山
而歸於海中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貫山曰自海曰同而其
治法全在行道所謂地中也
水由地中行聖賢經濟只平平地[illegible]天道亦合了了實其能九
疇之說不見信于歐陽子也
歐陽公不信洪範五行只坐看道理粗淺耳

堯舜既沒二節

[illegible]夏后之季不幸大亂之數役桀惡也其殺桀惡所以甚
商紂之發而大成周之役也[評]如此則古今善惡但憑後人私
心抑揚矣抑且疑紂之惡未必甚矣雖得人之論不可訓也[又]
延至廉五十國於紂之後而富之以時所以明當時難易之勢
[評]不是難易當然耳[又]當時無周公武王在上公[illegible]則無周
公當文武之德亦不得不主
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輒處源謂以類敘至紂而大
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與虎豹犀象之害此
說亦似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案不是定治亂之數此乎

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桀紂
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
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臆
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而爲欲夸張武周故
且置湯尹也看篇終敘卒聖之統又次湯尹文王而不及武周
豈又役武周之道哉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
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

孔子懼作春秋節

無毁譽之直道即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即天子之事充類至
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腐儒驚倒天
于二字便說聖人正天下之僭稱身爲僭稱之罪直是痴人

夢中說夢也。

天子二字。非指其位。指其道也。

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僅未皆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尤類至誤之甚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豎儒不明大義。見天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僭竊。並有身爲僭竊以正人之罪。凡此迂戾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道哉。

天子之事四字。只一公正。凡人皆可取。特無孔子之識耳。

從春秋硬裝凡例。配貼王者刑賞。皆落後儒之窠臼。明時無天子。有天子而無天子之事。孔子不得已撥亂而返之治。功在此書。看老泉春秋論。純是私意耳。

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衛道計。而其事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得已焉者。非謂能諒此不得已者爲知我。不諒此不得已者爲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到。知我罪我。合下道理如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遂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作一例看。乃見天理人情之極至。

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弒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爲。故爲一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即例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不是。安得謂之僭竊。但胡傳中所指褒貶凡例。當時孔子之取義。未必盡然。惜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竟無筆削褒貶。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與檮杌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作。而爲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者。即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有微詞隱義也。湛甘泉乃云。君舉之例之。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否則謂若無褒貶筆削。烏在其爲竊取之義哉。甘泉又云。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觀　閱案見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臆說。然則三傳百家既不可憑信。又何從觀測以實觀而知聖人取義之有乎。要之胡傳義例固多牽強。未嘗然其大義炳然。或悖乎聖人者亦尠矣。今以其小者而欲盡廢其大者。則其視春秋猶夫王介甫所謂斷爛朝報耳。況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爲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其說之不

通。而穿鑿遁詞。以爲兩我字指天下後世之人。讀春秋者若美我刺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曰三字。如何忽然接下天下後世人口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通自見。亦不足與辨。近願有宗傳其說以彈射先儒。惑故不小。故不可不辨。

聖王不作節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此二句。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不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矣。然後楊墨得僥然立說而無所顧忌。其原皆始於無懼。無懼非無法也。無天也。孔孟之懼。知天也。後世豎王之橫議。總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即子聖之心法。所以繼天之本。

【黃淳耀】文今之處士未有能夾脩砥礪者也辯有口者倡之於前愚無知者和之於後云云【評】今之脩然爭與邪說者皆坐愚無知耳【文】士習之與民風共淆溷者也愚軾結糾之流既日勝其口說則列在四民者亦必事雜言廝退而趨禽獸之路【評】此佛教從而入中國也【文】自古極治之世未嘗無亂人惟立法以敺之使無附麗而已【評】周法豈不善只無王者作而行之耳法固不足恃也

【朱秘僧】文戕之和會者曰楊墨之言即堯舜禹與周公孔子之言云云【評】此即三教合一之說王畿周汝登謂爾正是聖學也【文】楊之言刻而滋墨又變之以夸誕其利則中於人心者尤深故楊子之書不傳而墨子獨傳【評】至理故今日佛勝于老○昔之異端易辨而在門外也今則隱然伏門內冠深矣故辨之極難

【黃淳耀】文自古夷狄之亂中夏與異端之亂正學皆乘虛而入者也【評】原是一路香火故佛教盛而中國衰【文】今天下從乎申子韓非之言者若而人從乎孫武吳起之言者若而人從乎蘇代陳軫張儀犀首之言者若而人吾嘗留不論而申申于楊墨何也諸子之學生乎功名從之者多傾危刻薄之人能欺人主不能欺天下故言未出口而是非已明楊墨之言託乎道德從之者多倜儻好奇之士欺人主不足而欺天下有餘故身雖厄窮而徒黨愈盛然則亂今日之天下者不在他氏而在楊墨明矣【評】此一段議論精確明快不傲作制藝能欺人主不能欺天下而快于安石所以易服從之者多倜儻云云只看白沙陽明位下儘多奇才異質可惜墮卻許多人材【文】助此攻彼所攻者之名亦愈高逃彼入此所逃者之聚彌自若就其可作逃起反

若陰相狎褻于天地之間【評】如金谿姚江亦祇禪却正是取鄙【文】吾推其弊一則至于無君一則至于無父【評】當下便是不須推不論其至【文】夫無君無父豈楊墨之初指哉【評】初指便無君父但謂佛耳楊氏爲我其初指但知自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謂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爲害也且如佛教異與倫常歧滅禮法直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勸人爲善勸人忠孝哉以其勸人忠孝爲善之言曰佛固未嘗不道豈不欲其所欺試問背天下皈其教豈復有君父哉【文】昔者趙盾未嘗弒其君也以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弒其君許世子未嘗弒其父也以不嘗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弒其父故夫楊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孟子逆無君無父之罪【評】例不當趙盾許止迹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託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也趙許之罪正以人與責之豈可以例禽獸之說哉【文】昔者列子之書而得所謂楊朱者其言與老氏相根柢老氏盛行於漢間雖君如文帝相如曹參而皆用其術則猶之乎從楊朱也孔墨並稱迄兩漢皆然韓愈力能排佛而猶曰孔墨相用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則猶之乎從墨翟也向微孟子辭而闢之幾何而不以二子爲大聖人哉【評】孟子闢後今尚蠢亂不已近日頗攻及孟矣【文】至於楊墨既衰而道釋兩家又與儒者分三教矣或曰道近楊釋近墨然則楊墨至今存云云【評】不惟存而已近世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自沙陽明天分儘高尚爲所欺何況後生起處一段則明文收真可不收

但所云欺人主不足。亦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此後人主但有信
釋道。兼信儒者矣。

吾爲此懼節

陳旅秦文 聖人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
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評 如此入手。是辨兩家道術勝
負而設。不是吾爲此懼落脈。況聖道不是與異端論行辨無窮
有間無間者。且如此說。亦不勞孟子閑矣。看率獸食人落吾
爲此懼。何等亂世。卻只如此竟閒爭較。文 看懼大先聖之孔先
聖之仁。按毀於楊墨之說。而天下遂至於無君無父也。從而閑
之。評 吾爲此懼。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非爲聖人之道懼也。閑
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懼者。故兩句必須截斷。混併不得。吾爲
此懼四字。是孟子不得已好辨根由。須承上文來。可以見天下

大亂大治。關係重大。若止與楊墨爭攻守勝負。以見吾道之正
使不成說話矣。文 以先聖之道示人。則其宏大精密者。雖中智
未能相承而專明楊墨之無父無君。則其禍深刻巨者。即衍衆
皆知所避。評 此先聖之道。卽指君臣父子之大道。明楊墨之無
父無君。即其宏大精密者。不得說做兩橛。看聖人有藏頭露尾
之智術也。

自孔子以下。以布衣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得位行事者不同。故
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
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懼。吾爲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
正見其心法之一。此句最重。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節

此節是總上起下過遞處。從新鋪衍張皇。便失語氣。

三聖人不得已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此節再總敘一遍。正
爲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

前面分列各節。此只總敘大意。以起我亦欲句。昔者二字。緊對我
亦二字。不是憑空追敘也。

三聖事功。已分列上文。自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膺也。總敘作
過文。爲我亦欲節。

陳子龍文 亂賊之人。其心甚怯。衆人衆之則加勇焉。一人斥之則
戒懼焉。故衆亂賊者。事雖甚微。其罪可誅。斥亂賊者。事雖無益
其功可旌。文舉雖死。而操不身篡。子雲一頌而莽益自信。彼文
舉猶若是也。而況於孔子聖。評 千古至論。儒者布衣。而足以持
三綱九法之大。所有此義耳。春秋綱目。何益於當時。而爲世亂
賊懼矣。

匹夫有何權。空言何益。然其竟亂賊懼也。此非匹夫空言之足
懼。天地之大義有爲尚。春秋以後。亂賊之局變。則其義亦變。頃
朱子起而辨之。而大義更明。然至今攻詆朱子。創立邪說者不
少。彼攻詆者。皆懼朱子者也。綱目以後。天下之局大變。而義不
明者。又誰爲之闢距乎。

或云。自秦以後。篡弒少矣。以君尊臣卑故也。余謂此論大謬。春秋
侯國多。故篡弒多。周天子不當遭變故也。

我亦欲正人心節

我亦欲三字。直貫下三句。正人心三句中又特重。
亦字前有繼聖人在。亦欲二字。惟自任極急切。俗腕用柔腔臭嫋
故作謙虛。況失好辨指歸。亦非嚴嶷氣象。此最是今人心術闇
病。不可不講明也。

不好辨而辨爲不得已不得已爲闢邪闢邪爲我適當其時我歡
其時爲三聖之統在是步步趨到盡處只有我亦欲三字是真
精神不得已三字原從好辨中挑撥出來
【陳子龍文】天與人言者就其說而辨之不足以服人【評】孟子正人
心亦只就楊墨之說殉之耳【文】惟破其所恃而使之索然無以
自立於天下【評】楊墨至今但賴宋儒．立於天下只是賴孟子
一辨人心畢竟正也【文】人心之邪也有漸楊墨乘之而起日消
其消以入於不正之域而人始爲其所用也【評】如新會姚江亦
運氣所關也不是要用他只是人心都爲歇耳【文】大道日非化
爲殘賊驅以其說加人不能奪其所好而從於我明以其教相
告不能拂其所習而游於度云云【評】孟子正以說加人教相告
爲正人心法也對針楊墨之充塞仁義根承閑先聖之道距楊

墨方是正人心本義此都落寬泛去孟子之好辨仰所以正人
心非謂先正人心而後可使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
事功當時人心亦何嘗便正而人皆爲孟子用乎只是能言距
楊墨便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裏
直至吾輩今日猶得執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正人心非虛
言也
不得已直從我字貫來
【錢有光文】天之愛人也至矣云云【評】從天字看出不得已是聖賢
命根
能言距楊墨者節
【黃淳耀文】在天下之大事者不可以多人多人則謀不必爲天下
之後擧以與楊墨角勢必不勝【評】只是無此事耳與爲天下之
後學攻楊墨則已大治豈特勝哉此與單國事權不同多人爲
好只是不能得耳總不是此一家說話此是作用權術非知孟
不爲三聖人之徒也者是即爲楊墨之徒也者不距楊墨之徒
也者是即不爲三聖人之徒也者【評】還撥得盡可知此則非執
和中立處凡爲參和中立即邪說之尤巧者【文】雖家有典法人
扇邪說而行一二人者言之於前又有一二人者言之於後天
命豈遂殆哉吾道豈遂困哉【評】吾道於此豈容並立而
不惟
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備者自爲
其教興廢自欲成就事功也故纔著些作用權術與矜張意氣
便不是聖賢意旨學者須細辨此義
【陳際泰文】亂之之端至橫議而極蓋其人始亦若有意乎天下之人

心而爲之說而其禍遂中於天下之人心而不可知【評】象山新
建之學淪入人骨髓遂令今日講學人皆其螟蛉也可歎可歎
【文】唐虞以前世尚無文章之患乃禹功既遠而邪說一作周道
既遲而邪說又一作久矣夫邪說之爲禍漸也【評】須知後之一
作其說更精於前之一作今日又可覩矣【文】商周之際世已多
著述之才然猶不名一家而楊墨乃獨出其書不爭角立而楊
墨乃各持其勝甚矣夫邪說之爲禍熾也【評】異端之說古粗而
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
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尚有崖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
彌近理而不可捉摸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
陸象山則陽儒陰釋更難識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
變幻權術既坐定儒又包羅括蓋於朱陸之間矣實之劫賊始

猶得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巾幗矣，始猶自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從裏入矣。近來多講朱子之學，於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受有甚焉者。開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講義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於立身行己上定個根腳，與師友熟下為己工夫。講討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志者，便不必講不關講習。今得的我字一講，則我便是邪說，我便是詖行，我便是淫辭，更誰息誰距誰放，理此理亦易明。不然，妄倡妄和，毫無當於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為所累。同志者，試審思吾言而共勉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節

他日歸，要看得極小性，不要看得太深刻。蓋節固仲子之至性，特

以仲子　充之，當不如是耳。

與之是母食之是兄伸。

是鶂鶂句之根在蹙蹙句。惡用鶂鶂，是寡酸做氣語，說時仲子即鶂其兄慼恨，是鶂鶂之肉，是當日報復語。說時其兄嫁笑，仲子憤激。

以母則不食節

充不去，正在則食則居耳。使仲子反而求之，亦應不得於心。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蚓而後可。

是不能充，非不充。

就不能充類之中，便有多少悖行逆德出來，非割論也。

棲棲皇皇做與後世術者同然其道斷不可貶故所如不合
若可貶仰非道也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必得不
爲諂媚之言諂媚似乎極恭不知其下者狎而行私其上者以
智術相籠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後人妄論伊川之所以厠楔者
亭之誠意正心爲迂濶不曾通說此是諂媚不恭議論耳
朱子謂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故說上何中路一步說
是正解
此何所重在閉邪然不知閉之之道則婉娩而不入故必開陳善
道以啓之則邪不難閉矣
此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只云謂之忠則便不見斯義也
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若宗徽折柳枝伊川謂方春發生不

可摧故權折正合孟子之意溫公謂之不忠豈可便謂之不忠
若於恭敬兩字分量則殊有未盡若劉安世之徒老大以爲不
然至蘇氏則竟成嘲謔矣古義不明可勝三歎然今日朋友間
也只講得容悅一法所云責難陳善閉邪者或未之見爲一有
之大爲迂怪而又何君臣之云乎
標講識覽尊主卑臣之說亦後世以勢位言之而非其道也評自
秦以後君臣一倫未嘗正故其治亦卑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首節
解有光文性學不明於天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而其自待也
過卑而不知其道之所至不可易也評古今病根坐此
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稱

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
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州有許多方員
式樣矣
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至聖人既
至則凡人可至皆屬搬搭也
至字該法字其中變化無窮
聖人原不爲人法而然而人之法已盡
後世人倫都傍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知有至然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
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也
人之不求人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爲人也則又未
立而講權未正道而講圓通變化又似満街都是聖人則是任

其意爲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故天下不方圓之物定是規矩
教人倫之人定是聖人從是生道從道生倫總不出孟子自暴
自棄兩病然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程子張子從小便
道聖人可學是其志識
標閒任文云云評陳遲議其通篇立論俱從家庭說起與下文君
臣有礙不知人倫二字原是通說說人倫必從家庭起亦聖賢
不易之理到下文只就人倫中提出君臣說亦初無妨礙豈必
因下說君臣而此句中亦删却四倫耶最是不通之論
欲爲君盡君道節
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微質也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
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

非舜事堯之道。分毫不可假借貶損。是舜事堯之道。其間正多變
動神明。兩邊夾來法字之理乃盡。
不敬二字。自庸臣至奸佞到此二字。都無辨處。
【[illegible]】下半後世而懷事君之心。則凡古之名臣賢佐其可法
者亦多矣。然苟不求乎至而得其一偏。皆所挾之謬也。【評】如是
講。方與上至字相照。今日人品卑下。大都謂古人可法者多。何
必出於聖賢。一路。只此說一誤。陷溺無底之淵。【評】人臣之事
君也。其思於有不容之心於君。而易其當然之所由。【評】此義極
是。孟子片言不陳。齊人所以莫如其敬王也。【評】相其君而代
其位。舜之事堯爲可法也。【評】何必說到此。果然是舜之所以事
君而堯禪之。又何不可法。但晉不等非其人耳。【評】必堯而後事
則桀紂無臣。必舜而後可。則伊周無君。故夫法古人者。得其心
之所在而已。【評】不必定法。先講活法。然則堯舜不但不足法。直
爲害於天下後世矣。欲爲臣盡臣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爲臣道
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也。試行道之。但有多少義理事作。試看舜徽庸
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弗迷。主祭而百神
享。主事而事治。百姓安。察齊所象。時巡考。后任用禹稷諸臣。多
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若謂不必論
其事而但論其心。則何必以舜爲至而法之哉。或曰。照下文仁
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注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
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
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
倒謬說。但天下本無人倫日用。必皆求止至盡。孟子所以道

性善。而猶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縱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貶損
行亂走也。只是後人自甘定不能居仁由義。要詞堯舜不可師。
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影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
私。總由一點自非之心以遁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

孔子曰道二節

【[illegible]】爲君者必如堯而後可。稍不如堯。而將降爲暴君。爲臣
者必如舜而後可。稍不如舜。而將降爲賊臣。則無以處乎湯武
而又何以開乎不以其何但於天下之爲私者也。【評】必求如堯
舜乃能稱仁。如公言乃便於天下之爲私者耳。孟子言必稱
堯舜。謂人皆可爲道揆到至處。不肯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
二之言。正言不爲堯舜。即爲幽厲。中間更無別路。如大士言。則
道三矣。稍稍世出方者亦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皆於
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即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行有不得者節

艾千子謂其身正進一步說。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
詳。乃指皆反求諸己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即所謂皆反求諸己
亦即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之反猶屬區區。而此更進
一步也。
人見天下歸與配命多福數字。局面廣大。便欲鋪揚盛大以爲冠
冕。此乞兒望門喝采。不知門裏人事者也。其身正。即在反求內。
天下歸即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
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找足語。此而字轉與
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節。

天下歸三字。雖受張皇。然非題意所重也。只在反求中深勘一步取正字。則天下歸。亦只於人親人治人答中。考實一層耳。引詩不重配命。亦只取自求二字。而帶証天下歸。原繳親治答三字也。

詩云永言配命節

引詩重自求。不重永言。

命偏即在反求處。

須見配命之原反求自得。不是秋助說。

孟子曰人有恆言節

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真傳。借恆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恆言本無此義。孟子借作個題目耳。

何須貫而下。身字木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豈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illegible]內行淳備。有以陰開其天而塞其口。舉措得宜。有以深折其氣而服其心。而後一國與天下。從風而靡。而役人主之德教。順流而下。【評】孟子但言爲政機勢所及如此。原重在巨室不得罪三字中。固有本領意却在言外。文能補出本領固善。今欲中已意。反將孟子主意抹撥。以巨室一國天下一例贊說。却不可也。

自巨室之風。一國之天下。其中次第各有實際。乃到得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首節

孟子統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尚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則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總在人殺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

[illegible]天之道。不於狀德而已。斷其世之有道無道。展轉爲之。未可執也。亦是依時而行。正道行時而行權道。行正道則取賊於賢德。行權道則若附於強大。大人大賢亦長強大者哉。其能爲強大者。必其小能自立者也。不然。亦其先世少有功德者也。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成其強大。天意亦徘徊附之。而其人亦能龍制小弱。存亡之命。【評】至理。方見二者皆天之意。

從役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役大。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不過從腐儒眼中看來。只有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又信無道時亦天也之說。不過讀此文一過。使兩家胸臆眼孔。皆爲之一開。

天下有道兩役字。與下役字不同。

今也小國師大國節

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訶其不受命。正訶其爲弟子。不是怪他恥。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恥。正是要他知所恥。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節

[illegible]云云。【評】大意歸重德賢是矣。然所以重德賢者。以其仁也。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當時文人胸中。只有一副功利作用見識。於仁字毫無把柄。故其病每兩下然代[illegible]

總從史家陰行善錯解來。

詩云商之孫子節

[illegible]言取天下者有所以屈人而非力也。晉失天下者有所以千人而非弱也。仁不可為衆。孔子蓋為周尊。而又為商解也。

[評]三代而後未嘗有謀取天下之道。歸仁去不仁。自是史理聖賢。夫就子孫皆以仁為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如斯文將胃牖當之至焉。道當微箕乎。臥子稱其胸有全史。每能以古証今。不如其熟於後世之史。而惻於聖人之經。反以今證古。此凡為史學之大患也。

此章原為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為強弱言。故無敵二字。須指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國君天下之辨正為此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首節

聚欲勿施惡。即仁也。須說得解細。不可入驩虞作用。

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何嘗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民之歸仁也節

首節是上感下。此是下應上。就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仁人之安宅也節

[illegible]仁有時窮君子之心。有義扶之而起。[評]將義合仁字。是作者發明。非道之本義。此仁與義同生並存。非仁窮而義出。亦非用義以制仁也。故要合仁字發明。須見得理一分殊之旨。[illegible]義之於君臣也云云。[評]五倫中固分仁義。然此義字。卻指心體自用之全理。所以流行於人物間者。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章有主天下人說者。有主為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須白文自見曰求道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卻根本言道言術。故特地指醒箇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卻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向外求耳。若末句責其為天下人身上。必到得人人親親長長。又多轉折。反失卻指點通易語氣矣。

上二句只須刪他岐途。末句是指示他道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

求遠求難。孟子明有所指。非文法泛泛之言也。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專他求耳。

指點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責在主教化治之人。則補此義更為圓滿。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為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邇易二字。專就求道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為。不可求差了。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

帝王制度文為。都只是親親長長中條目耳。

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目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邇最易。而字是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

末句只就上文點逗兩在字。以示人知所求耳。要說得極邇極易。

一修而天下平。便覿面千里。

天下平只在擇術正立說。
天下平。正見尊王斥伯。復三代仁天下本旨。
親親長長天下平。此理直至今日不易。也直至今日無人信及。
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邇易而求諸遠難哉之
意。然白文却只此縮住。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
是孟子文章之妙。
陳際泰文 玄寂之學。其道使人離而親戚去。而君臣不復知有人
倫之樂。此為不平天下者之害一。評 明切足破老莊之害。文 刑名
之學。其法使人生之趣慨用之酷烈。將並我此樂生之心。此其
為平天下之害二。評 漢唐以後經濟只在這條內修改妝扮耳。
然要知此一害原從前一害生來。文 然異端之學。以其道不可
以平天下也。陳臥子 儒者之攻異端。慎莫以其精者與之爭

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
儒也。佛老之興。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此即孟氏近
遁之說乎。昌黎原道諸篇。了將指為粗。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
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盡其說而為其行足矣。又何用知
其味乎。評 讀大士文及臥子評語。可知一時士大夫其惑溺於
佛老者甚深錮。而聖人之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
處於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
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則固已屈
膝乞命於其庭矣。而又曰乃儒也。例當與之辯辨。則辨其不可
以平天下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為不得
已之俗緣。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祇為極至。
惜為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

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
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
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又用儒以闢釋。則其為闢
也。適助之焰而已。如大士臥子者。謂之秀才則可。謂之儒固未
可也。秀才者。異端之下屬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徐闇公 前敘後斷。此定體也。評 原不甚前敘後斷體。孟子述為已
論。未嘗稱引孔子而後斷。正誠之正。誠同非異義。亦非
敘引斷。此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相似。不是稱說卦象也。
首節
此節從事勢挨推。行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
要之誠身原不於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

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節
只是一箇道理。人身本有。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
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
曾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
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
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
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
此天。故至誠便能動。
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總括在內。蓋明善乃思
誠之本也。於思字中糊出明善工夫方得微義。
人但知思誠即天道之誠。謂上句合此句。不知得天道者亦必從

誠即是此句合上句須見兩句分不得處。

至誠而不動者節

中庸天人後而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說天道。此說處。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評] 誠之用大矣。[評] 道者用便不是。[評] 能以誠動物。則天下之大皆可爲我用。[評] 爲甚要天下人爲我用。至誠自然動物。物相欲動物而思誠也。說到要人爲我用。更不是。[評] 爲物。莫不以情相感。而世之處乎時者。以爲儀文禮節之間。至矣。此甚非也。[評] 儀文禮節。亦誠之道也。公自看壞一邊耳。[評] 世有屈乎之流。羣分相分之義。所仰天而疾首者。而聖賢未以誠許之。即君子之所自勉者。乃可知也。[評] 可知誠字不是粗淺語。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也。此但作真心兩字看。故議論見解皆極粗。真心感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之。非至誠之動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章

二老者節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

英才與老成皆不能及此。之謂大老。

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歸。文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來。非後世養賢附大權貴從王之比。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故善戰者服上刑節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於殘暴之人。凡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者。人多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省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曾戰其知見矣。爲將者何可不讀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評] 淵將之主。不尚恭儉。廣大之君。不急纖朴。必不得已而由於恭儉。而猶飾詐以欺世云云。[評] 此論悖矣。孟子要其恭儉。豈抹煞恭儉哉。看對滕文言爲國。首及賢君必恭儉。後列仁政。恭儉爲仁政之本。豈小德哉。恭儉二字看得輕小。即與孟子所見戾矣件。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首節

雖授受而不親。不是不授受。

曰天下溺節

不援處正是以道。發明不援正發明以道。以道二字方見的切。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件說便淺。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首節

不失能孰不是兩件。

[illegible]節

許東陽此節只申明上文大守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守只該包
括本字總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若仍在事親守身上鋪張
既覺狹隘狹則亦失其義矣今在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
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遍方得本字之義本對
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曾子養曾皙節

若不說得在上之志則曾子之必曰有亦止在口體上事惟寫得
曾皙忠中的後曾子之所養乃見而曾子此一答之志亦見
[illegible]有酒肉之時則誠似無酒肉之時則誠無是曾元而已
[illegible]若然則將以復進句爲剩語矣養志養口體下面批斷甚
明養口體亦庸俗之孝事原不曾說壞曾元今欲於上面周旋
曾元一番并謂曰無有亦是誠信此却太過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節

可者僅可之詞考亭于分只盡己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分
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極下得穩
與端毀性滅親而曰過度爲孝俗情絕養奪情而曰顯揚爲孝人
類幾何而不滅也
今人輒以貧無以養爲辭反責望於追貨是父母當自養并當養
子孫也異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君心之非所以爲適間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政者也
格君心之非有正己不能作
格字有本領有風裁有作用
格字有本有用積誠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家說得云

遠耳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非孟子遠於事情不能爲此言
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燭可知聖賢熱腸究來
只是順乎自己機子化不若用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
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機觀聖賢也
註中修己觀人都兩句外大概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徒作一番不
平慨歎也一段中文脩己諸語
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凡人毀之則自以爲不足注曰亦
說之徒不足言則自說者相與然有餘於時者大槩不出此語
豈特凡人而顛倒於下流之毀譽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illegible]說曰師矣則必產[illegible]學【評】凡爲學究先生及諸藝術之
師皆犯此病故其道不高退得浮聲爲名士者亦然【文】好爲人
師者求與何術故始於立異以示奇而終於作僞以欺世云云
【評】語倒始於作僞故立異示奇耳【文】今日人師必有一定之軌
矣行止必相隨步趨必相倣非惟人厭之其徒亦必厭之而無
如有師之號也即稍有自見必無大功【評】古聖人教人亦必有
一定之軌此戒於良知家言識衛儒先即前所云立異倡教玄
虛誕妄者大槩亦不自知耳【文】終日危坐而不言終身整容而
不笑此非惟人苦之在己亦必自苦之而無奈好師之名也即
行己無心亦非復士【評】終日危坐整容如此師世亦少有但見
一點賴在耳此以報偽程子而朱子亦謂必教他無顧者行已
無玷而小役不所以無對不檢者循之乎【文】於相倡和以咸當

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
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泛看。只是仁義智禮樂雖平平排
兄與大顛頂矣。
仁義智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聯似。粗心者看做一樣
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弟。大段亦未爲不是。然其言易
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禮樂文從上兩件見。二者又不出
平排概括。由知而禮而樂道理相生。與下夫節體皆有次第
到樂之實處。道理自輕而工夫節候。極深微。極妙。知此乃見朱
子總註之精。與緊爲人處

首節

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邊看得精粗大小遠近。翔發膚粘不上處
因中間不見關扭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字。着仁義是性愛敬

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關扭。實盡分疏。終成兩件。
從事親從兄看到盡頭。從仁義看轉源頭。其中許多層次。

知之實節

講知之實二段。人但謂知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知勿
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
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
智禮樂皆撰造虛名爲害道之具矣。奚可哉。

陳際泰文 人亦有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此氣勢之論
不足以明禮之本。而服行禮者之心。評 曰不解經義。乃敢妄言
樂記之言。正明本也。不知者不服耳。文 家庭有父子。非有人教
其爲尊卑而自然有此尊卑也。評 此便是天高地下而禮制行。
文 家庭有兄弟。非有人教其爲先後。而自然有此先後也。評 此
便是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文 則禮制之所從生。而破從前天地
高下萬物散殊之說之所由失。曰禮之實。豈若是其煩縟繁之
實之說。豈若是其迂濶乎哉。而後孝弟之權重。評 禮何嫌煩縟
迂濶。但須明其實耳。凡孝弟豈爭權者。人譏其未解節文字。大
士曰。說書上甚明。可從鄉學究得觀之。吾謂鄉學究與大士總
一類。鄉學究說書與大士此文總一類。其不解節文字一也。豈
得以大士狀元鄉學究哉。

禮自禮。二者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
而孝弟爲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即不識孟子之言矣。

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

手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斕。跳躍作嬉兒狀。莫認作
有心做作也。曾子母嚙指而心痛。何與足之不關父母兄弟耶

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地之相去也節

若合符節只在得志大行上說。

合符節者。心之理也。

先聖後聖節

末節已推開說是揆之誠

揆一因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卽道也揆之無不同。正于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說。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遂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何人而作其道

一也則疎矣。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爲舜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設濟服文 乘輿濟人在子產當自有說。而或做此以從政則末矣。評 不以此一事繇子產則是。若謂此事又有別義則非 文 古制宜復。而僻遂流俗之言。只弊也井田裂。封建廢。而民生不聊。今法宜變而惡拂世主之意。其敝也。涅槃作。慇禮興。而風俗大敗。此所謂日不暇給者也。評 漢唐以後。儒臣名相。不能反於三代病根只坐此。非此非時文之士所能言也。世亂澤竭。民不聊生。爲逃御乃仍者能辦此食然。與衆廢暫則民生實被其仁。若煦煦孑孑。以蠶蠶爲德。乃反爲能。而從合大如愚食人而不飢此失大臣之職。輕重倒置。事門迷流。偷其實與沒民病國者同非也。先生器識眞得古大臣本領。至後幅所云。直中漢唐以來諸名臣隱微深痼之疾。又卽倫所謂得事矣。伊川先生稱范醇夫唐鑑云。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若先生此文。豈與時文論得不傳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曰諫行言聽節

後世人臣只爲與上爲緣。故身被厚恩。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彼因無一此能行得行其志。不負所學。受恩亦自不同。

君臣交 人臣義有不合而不容不去者。所以明進退之節。而不敢苟也。人君聽其去而不必其留者。所以成人臣之志而不敢强也。則君之去也。而非以附以遊其君。而君子於其臣之去也

亦豈能悠然自處其游乎。評 如此說。方纔見君臣之義合當如此。不是曲護孟子也。君臣以義合。合則爲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卽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也。只爲後世封建廢爲郡縣。天下統于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爲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爲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之道幾亡矣。其有言及去者。諸臣媚子輒以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者君臣相接之禮。當然也。又且得此說。不但以辭族君子立說。猶後世諸如眼孔中見識耳。

三有禮。是尊君自飛之說。其將文篇如此。所以遐爲之服義。若說做規例。故其前成說。殺行說帳。天下人稱其前門成繡飾

若說所以物格知致而成種種，知何能使人爲服哉。看字須看
得好。時文家總說著看便多攙雜在外而自帶入，以後讀書人
眼孔只得如此。

若看是章義若泛作明其辨，何嘗不切。近則滿紙新剝，故
主。如長樂老叔，酒闌各前所自也，正引各處時附數得以爲樂
思之無乃雜亂乎。以此爲徵，言行所以取收關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解〕經權一道也。〔評〕此何說。〔文〕禮不外命與，義無雖有定體
而未始有定用也。義不於物宜之表，雖有定理，而未始有定形
也。〔評〕道箇禮便具變化之理，道箇義便只神明之用。大人察理
之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文〕只感從事而不
變事以從禮，以義術時而不遺時以術義。〔評〕所有非禮便是事

之理，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無其事，非其時，禮
義亦無從見。一有事，一當時，便有箇禮義在，分拆不得。若說以
禮從事，以義徇時，却早是兩件也。有是迹即有是心，所謂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在其人之爲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爲禮義而誤。
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爲非禮非義，而會之心者方爲真
禮義也。良知家有得天下一切有爲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
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即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
時上有以得其理，將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丁事上理時說
之不精，憑心妄斷，冥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
處正須辨析。

〔陳子龍文〕天下所共駭之行，當毅然而斷之，此無他，彼之所謂禮
義者大也。〔評〕精也，非大也。〔文〕有偷生之所謂禮義，有[illegible]必[illegible]

而言必準繩，亦經文之陳迹耳。〔評〕此是[illegible]學說，[illegible]出其[illegible]
然世間自有此一流，可爲者。〔文〕大人嘗不樂修邊幅之行，不樂
取富貴之樂，而成其廣大。〔評〕此私情，亦自可見。豈有不知非禮
義之禮義，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不常中自有至精之禮義
奇異駭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皆必不取小節滑略非禮而
後爲大人之禮義哉。在外而有非，在裏而亦有非。大人者有非，小
處亦有非。惟窮理知至，乃爲大人。正此只判得個人禮以義
常放除。何足與語大人。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孟子此言，直勘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所以容機
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爲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
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非道一介不

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
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爲。由是觀之，聖賢
門下，豈有靡所不爲之宗傳哉。惟禪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
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稍無不收拾其中。反謂程朱淺隘，留人
不住，遂皆歸彼而仇此。但觀今日詆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
未有不靡所不爲者也。

不爲有爲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事生產而成大業
之類，一錯解，其極如沈宏祿之七筆勾，有不爲人倫而後可成
佛作祖矣。故朱子引敬夫仁義之說以實之，從此發明，檷柄極
正。但此箇關係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知所擇」三字，又是檷
柄之檷柄。

〔楊以任文〕尋亦可枉，尺亦可直，此姦一，有爲之心，[illegible]小人雖所不

為而好議經濟并非有為之心矣 文 利鈍不計生於學術者也
云云 評 不是此義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為
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間灼然截然無[illegible]疑
破故可以有為非僅謂濟治事業卻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
字義極精道極大。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有者也何法是指示詩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
際在體認不貳竟陪拔知家院畢矣。
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
陳石龍文 人天資不能高神明不能妙故依于學問之道以為斲
求之具若非性與天道豈能合效法而任心胸乎 評 還談甚道
自古聖人無舍學而任心為妙之說 文 赤子之見猶獸而不知

入險阻而能出者其心無所惑也而大人亦然 評 不是此話亦
子之無惑不知也大人之無惑知之至也 文 大人者不可以常
理論也 評 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
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教其不學不
慮也曰不失謂全其赤子時純一無偽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
比喻也此文渾是莊列瞿曇之說如所云嬰兒與嬰嬰和和者
直與孟子之道冰炭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章自得二字是要領深造以道有工夫次第居安資深左右逢
原各有境界。
曰深須見孳進不已意曰以道便有箇工夫方法一著混話止是
君子造道不但脫深字并進字亦錯矣。

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
深造以道有兩層或以道是為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
已玩語意兩層中文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句
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箇甚將
文多略以道而泛講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
云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為之方乃字卻有實事在此
處看得混帳下面備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
此節講家子意直以道字從來只了得深造耳。
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
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卻深造講自得既非脫卻以道講深造亦
非。
歸有光文 道可遇而不可求苦心力索帶不免於扞格之患 評 可

知張橫渠先生程子尚道是道理生。
陳際泰文 君子一心不用之廓然無所取而為焉而僅憑一本來
之心則亦子稿之於尋丈之窮逝之於數千年之久將有不能
名一物者故心緣學問而有也 評 此言雖說然是破良知之說
心緣學問而有一語直指聖要。
學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團天理受用不窮然要非勉強安排之
所能致也只涵泳二則字神情便有默識心通自然而得氣象
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生熟甘苦之迹卻自不
離故處。
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形容得自
得二字之極。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學必至反約乃為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
博詳正為反約。不可打作兩開。
博約是對待說頭。其中用力卻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有個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處都是錯也。不然夫子何以又憂學之不講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疏固也。餖飣謂之不通。通者約也。空疏則無可講究。餖飣則不知講究。若欲博而精講究則通矣。
錢光先文合之而無所遺。然後通之而無所礙也。合之而盡其大。又必析之而極其精也。評然後又必四虛字妙甚。遍中層次乃由人止見得博約兩頭。不道詳說反說中間正有回互經歷處。粗人一槩掃去。到先生手。如聚粒入篩眼。一點混帶不過。如此方見博約合一處。與互根處。截然處。先後倒亂不得處。水磨不漏。○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為先約而後博。謂聖門一貫。是初入門工夫。得此頭腦在手。然後去格物窮理。自以為包羅巧妙。不知其與聖賢所言處處悖謬。學者從此等文字。平心體會。自見其妄。不須深辨也。
陳際泰文博學詳說。人之所諱。評陸王之學諱之耳。聖人正教人于此用力。安有諱者。文心性之學。與格致之學之相譏也久矣。評亦自陸王立說相譏耳。文吾有道于此。括拾格致之學之所長以為之始。歸原心性之學之所擅以為之終。評只括拾二字。已見其輕格致矣。格致與心性。豈二事耶。文夫人精氣聰明之有餘者。強抑之使但從事於身心之間。其氣必有所不降。惟縱之使往。而無所視於其間。則力已疲而意亦倦。評然則邪慝何若誤人如是。萬一力不疲。意不倦。豈不陷之邪。直是亂道。文精氣聰明之不足者。強聽之使遊參詣於太極之上。其心必有所不恬。惟縱之旁雜。而使有得於其中。則機已啟而妙可通。評此說差近理。但博學詳說。非旁雜之謂。文博學詳說而又不廢其反約之功。評博學詳說。約在其中。孟子正說其一。大士卻分為二。惟其毀溺於陸王之說深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戰國惟以併吞為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非是桓文之祖者。故孟子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桓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念內攘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辨得王霸。徹霸以桓文為極。王以湯文為極。皆主諸侯服稱侯言。故人字斷指諸侯說。
孟子服人皆主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張華謀吳。恐其更立令主之類。養人如湯遺葛伯牛羊。為之耕之類。張南軒亦以齊桓首止晉文踐土論服人。則人字自當指諸侯言為是。
楊以任文善非養人之具乎。評以善養謂行善處不同。非善即養也。服人者亦即此善。
養字。有涵濡之大度。有漸摩之久道。
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但語求高深一層便犯此病。
王慶華文同一善也。忘其有善之名而可矣。評養只是善與人同耳。非忘也。忘善是黃老家言。文人主以理治人。不若以情治人之神也。評理即善也。
金弈文筋骨堅強。而其志始可得而弱也。以服天下有餘矣。評志

何爲而欲其弱。如此則巧于以力服人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孟子曰原泉混混節

顧有光文 物之在天下也。恒順其自然之理。聖人之於物也。每觀其有感之天。仲尼稱水之意。有不在我而在物者矣。**評** 可見在物無非在我。聖人觸處都是。

從原而不舍而漸進。而放乎節節有工夫境界。

向是歸宿。有本然中有不已意。漸進意。必至於極而止意。俱是學一道中緊要節目。不得滑過。

苟爲無本節

秖是說水。而雨未即水也。雨所以爲水者。似雨爲水之本矣。而雨之來無端。此無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爲即是水。而固不得謂水之本也。人之得聲聞。亦必有其因。而因即無本。猶夫雨也。云

可謂聲聞之本情也。

君子之恥。正不必以其取露也。聲聞過情。便已足恥。固不必俟其潰敗決裂也。然潰敗決裂。必隨其後。如響之于聲。影之于形。所以君子不敢蒙過情之名。此方是聖賢爲己之學。

陳際泰文 君子重實之甚者。其闇淡之意。不復求名。人皆知之。君子愛名之甚者。其護惜之處。轉而務實。人未必知之。**評** 道箇轉

便不是

君子之恥。本不爲愛護聲聞。因洞可立移。而益加儆勵耳。

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也。今人以臭腐膿膿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恥矣。況又有不實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首節

幾希。只言所爭無多耳。村學究竟解作實字。遂有云幾希之統者。豈不大謬。

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設他幾希二字。如後世阿堵中寧馨子。

雖虛字而實用。似亦無妨。但不可看做黑腰子耳。

萬物皆備於我。幾希耳。

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人多云存心之統是大謬處。

存字中工夫下文全敘。

存之不是贊頌。

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實孟子自任道統之重。在此存之二字。

正有憂危心事。惕厲工夫。非作稱揚古德頌。失之遠矣。

趙炳文 云云。**評** 存之正有工夫在其言曰。日生日長。而幾希自如。日開日闢。而幾希自如。此其所以爲存也。所以憂勤惕厲。無時而可已也。入時手。不過做作君子存之君子盡之而已。

舜明於庶物節

君子中人品正多。獨舜之生安不同。

歸有光文 品彙之散殊。在宇宙之間者至賾矣。合之若不能以盡其大者。然性命之流行。孰非吾心之所爲。**評** 人都在此處休歇

之則聖人亦於不同處推求得盡，乾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
爲其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
千古聖人相似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教，便將此不同之心
認爲良知天理，亦以爲此施設無非聖人作用，更不須講究
事物之理，從格物窮理處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點空疎
無忌憚之心，已與聖人絕殊，心既不同矣，何從而得聖之同乎。
聖賢學境界不同，不合從思兼處存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粗
非用有不合也，繼日待旦一段形其思之勤，待旦一段形其行之急。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將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
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作春秋，繼上章而
首其大者，然此章承上兼說孔子，總諸聖爲孔子之致，而春秋則孔子

之政也。

孔子以後有法，變。

此章是一篇春秋緣起大意，儘見了然，聖人心事明白顯易，本如
是，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十百家，皆穿鑿傅會，只向一字半字
尋括討，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頭鬼腦，不成箇分段，以胡文定
之嚴正，猶且不免，朱子所以謂只恐地中夫子家奴出來說夫
子當時意不如是爾。

解春秋依胡氏識亦此子答，不無糊塗之處，然其大指正大，說自
不朽，後人指摘一二幽瑣僻，便欲盡廢其說，謂孔子止用舊
史舊文，據事直書，無所收，然則作秋只一舊史之功耳，而
乘與檮杌亦何嘗不據事直書，而必非自見者，亦得比於春
秋乎。若孟子此章下二節以爲，乃此攻胡氏而併延及孔

子更可笑也。

首節

王者之迹，原從上文說下。

【舜】聖人之道或詳之於或行而被之天下之民，其義一也。

自舜以至于周公，因學引而被之天下之民矣，其詳之兼者雖
出于後世而不異其自爲之者矣，孔子之道則詳之兼矣，其引
而被之天下之民者雖亦出于後世而不異其親見也。【評】方見
孔孟之道與文武不二，其功用同也。

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事不行，其
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
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如專爲
詩教亡而作，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與春秋無涉，人但講繼義

相比附代起，失其旨矣，若謂詩教則至今不亡，當時那得亡。汝
註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迹之熄也，故當重迹熄
說，不重詩亡。

【陳際泰文】王迹熄，向之所謂詩篇詩教者已亡矣。【評】春秋繼王迹
不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衰于諸侯，而雅降爲風，所以降爲
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
列風而不可入雅也。若謂詩爲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
教亡，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教也。即雅降爲
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正詩教，何難升風而爲雅，
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作迹熄之驗，不是不貴詩，亦不說詩教。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徵，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例，則非

子未嘗不刪詩，詩何嘗亡哉。王風降而雅亡，政教號令更無[illegible]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也。故凡衛[illegible]詩與春秋者，皆[illegible]之。

論世紀文　更爲而下，王事廢弛，而徵詩之政亦熄。[illegible]陳詩止王迹中一小事耳。王迹熄後，詩尚多見于經者，不可謂詩竟亡也。[illegible]雅亡而王國之詩降爲風耳。其降也，亦非刪詩者能降之，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歌謠猶存，不得不謂之風也。

人見註中雅亡二字，便道詩以雅爲尊，可謂粗矣。雅亡者，王降而風也。王降爲風而雅亡，因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號令之道，所謂其義竊取也。于詩何與哉。若謂繼詩經則今詩當存，豈獨雅耶。

詩亡只是迹熄之徵，王政不復行於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

詩與春秋本無關涉也，强爲牽合，徒見支離。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奏合以爲巧，亦好奇之過，于義實無所取。

詩教之所以關王迹，正與春秋義同。褒貶並列而賞罰存，貞淫並列而勸懲見，其義一也。鄙儒乃以詩爲有貞而無淫，則春秋亦當著忠孝而隱亂臣賊子矣。

春秋因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今人往往胱却半邊。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首二句兩則字，是卑之之詞。

義字即在事文上見。

義者何？即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即人之所異于禽獸者幾希也。東維子自謂得史義而正統一論，蔽于一時之私，而不知百世不易之道。正反春秋之義，而猶嘐嘐于當時，以瑕戮人，不知其非。非侯城生之辨論，千古豈復有春秋乎。故論史學，當先明義字。自遷固以來，但知有事文二字耳。

謂春秋逐字褒貶，如先儒之說，固不無穿鑿傅會之失，然後儒一切而公之，謂因史文無損益，是又因噎廢食也。聖人作例，必無絲毫之不當其衡，但事遺義漏，自難以後世律例爲斷耳。

後世如溫公之通鑑，史例也；朱子之綱目，經例也。溫公只詳于記載，至于奪攘予奪之義，全未見在。得朱子綱目凡例一卷，而後大義炳如日星。朱子於通鑑又何嘗辨一事翻一案，以爲異同

也。要知幾經聖人手中，便可爲天下萬世之法，後人讀左國如兩傳，便要求未刪春秋，豈不是癡人說夢耶。須知未刪春秋也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畫一。總以聖言淆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未望見古人牆壁，便好論經學，必翻駁先儒，逞其穿鑿傅會之臆說。是既正之後，又生淆亂。正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真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糾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首節

此順上文　聖人之澤無遠邇被也，[illegible]服孔大志[illegible][illegible]但[illegible]從人之

澤。不在五世而斬例內。孟子只取其去聖之近耳。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節

予未得爲。大息深微。不指不親炙。

歷敘去聖至此。自任得統意已自分明。却仍歸重孔子。謂私淑而世近有傳人得聞大道。其自任意正在自謙處。但令上一句。似有恨於不及親炙。而當將親炙者。未有足與斯道之傳而得孟子以私淑當見知之任。與末章世未遠居甚近。相視此有隱然言外有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以來淵源流中。然子是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龜山亦淵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玩兩也字。有歉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與起後世意。

逢蒙學射於羿章

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首節

以羿本身之罪論之則爲首惡。以此處之罪論之則爲減等。然此處減等却即從首惡中做出。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

孟子引此。止取善取友之得報。以證羿亦有罪之義。庾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

只就取友上說。不及旁意爲高。程子曰。學不講文義全背達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意。人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

追我者誰也句。在作文者眼光。只在誰也。作當日孺子意思。只在追我者。

死字出孺子口中者輕。在其僕意中者重。庾公之斯也五字是也五字。若雖言之。若諱言之。若不得不言之。其意中只是必死兩字。忽然接出吾生來。自使之不得不驚。

庾公之斯至。人謂此題只有一至字耳。吾謂此題方有庾公之斯四字。緣至字有孺子意中之至。有其僕意中之至。有鄭師意中之至。若庾公之斯。則凡在孺子意中。在其僕意中者。鄭師意中者。至此方見其真面目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性也鑿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

此章謂爲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

不知故之本利。但見不得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

故說此章主言性。不專爲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無不因用智穿鑿錯認。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揚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況既知言性爲主。便不是性爲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矛刺盾耶。

大意爲智者而發。如金溪慈湖江門餘姚。其不識性字。總坐穿鑿之病耳。

首節

又而處又迹非性也。而非迹又無以見性。評迹便是性。如何說成兩件。又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評經傳言性了然。如何不可言。又性而可言。則天下之言性也。獨能言其故

而已。評宜直耳，非不能也。文方其無物也，性也。評有物時豈不是性。

異端言性，都從無處說；吾儒都從有處說。故孟子之說，只就情字側推上去。

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

故者以利為本，不是既有故又有利。只凡為故者必利。但言性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耳。凡人為惡必澀，為善必滑；為惡必曲，為善必直。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應，何非意之能使為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為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

荀子云性惡，彼亦以為故也，故必以利為本。

利不是人力做得出來，正是自然如此。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編

險阻艱難亦是利。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天之高也節

陳際泰文曆元一失，將使民神雜擾，菑害並生。評曆元失亦不過曆法疎謬，何遽致此。況曆元亦止是為算立法，得法即不須曆元亦得也。文天體可見，而星辰不可見。評倒說了。天體之行，因星辰而見耳。文萬物相見於離，而衆星相見於復。評衆星于復不相見，天行則起端于冬至，亦曆家算法也。文其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五行之散氣者，既有定法以考其分云云。評此是經星占驗，于曆法又別。曆家各宿纏度，不過黃赤道南北有限之度，衆星不相涉也。如此粗淺于曆說，纖絲星度運旋之理，猶茫然。然已[illegible]秀才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首節

入門從右師看出，只有一右師。入門從衆人看出，便有無數目中之右師。

衆人意中，只有右師，無孟子；右師意中，有孟子，無衆人；孟子意中，并無右師衆人，聚在一堂之中，而目不同，意態亦別。

玩兩有字，原不止兩項，總是諸大夫無一不如此，繃緊起于錯綜聯繪一堂，如畫。

有進二句，總形容當時諸大夫無不趨附，只留出一孟子作案耳。提筆便止寫得兩項人，有字者字都無蹤跡矣。從兩項中寫出四面來，嘈嘈雜沓，咻嘀滿堂，冷然有一孟子在旁，方與下皆字獨字作照。若見今日那原吠鍊，凡尚自下作，行為優伶與隸之所不屑為者，風俗至此，亦君子之恥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編

此皆為右師所厭，此孟子愈為右師所恨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節

驩原有得諸君子輕，故愈求得孟子。正原有得皆與言從，故恨得不與言深。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首節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即道心也。以仁禮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為人心之主，非外而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著迹，存字講得粗疎，反做成義外矣。

以存二字，人每以深求失之。猶云我存心以是耳。

仁字兼體用。禮字兼顯微。存字工夫乃盡。

自反而忠矣節

悻悻於禽獸者，固褊中之小夫，所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拔禽獸者至矣。及其癸擇何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馴制之道，原未嘗於自反外增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節

【[illegible]】苟安取穩，庶民之於禽獸，止爲小圖其便而安息自快，任遂於天地之間，有志者所大悲云云。【評】激昂刻厲，皆老學襯將刺骨見血之言。余嘗於廣座聞人疾禮法而談脫灑，因語之曰：今時上自貴人，下至賤者，其一生汲汲所願慕而不可得全者，止孟子中九字耳。問何九字。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讀書士

文亦憂之深矣。

禹稷當平世章

孟子只爲出處立論，故止取顏子與禹稷較耳。若論其地不同，則禹之與稷亦自不相通，若易地皆然，則堯舜皋契無不皆然也。

此章只論聖賢同道，並無歎無用聖賢之人意，空用感慨深惜，都成隔壁帳耳。

首二節

平世亂世，只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

孔孟顏子只無用之之人耳。此所以爲亂世也。

程朱終不得位，以驗三代之復可歎。

禹思天下有溺者節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己之急耳。

顏子不是不思，只不必由己飢溺。

顏子亦不是忘情天下，只責不在己耳。

顏子便與禹稷同時，而不任其職，則亦不思。

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帖定由己說，不帖飢溺說。

【[illegible]】此與剿說迥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思。未任之思，要見其事故亦在天下。既任之思，要見其急故亦在己字。【評】須知伊尹雖未任事，然已有個湯在，湯又有三聘在也。即是當平世也。華陰蘇門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二思字總在道當任事上看。

禹思四句，都爲下句著解，乃滿注語氣也。

大意注重顏子一邊。禹稷之同顏子易信，顏子之同禹稷難見也。

看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其用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急已明。

事理不分大小，聖人只各急其急，便是參贊功能。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節

正在時之異，地之異處，看出道之同。顏之樂，即禹稷之憂。所謂同也。此猶兩人說，如伊尹畎畝之樂，即納溝之憂，豈有異哉。

【[illegible]說文】君子出處之際，安可以不審其地乎。【評】須看得道字分明。聖賢千變萬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論聖賢者，當審其地以明其道。爲聖賢者，却只審其道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不專去審其地也。

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稷易地爲

顔易信顔子易地爲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顔子辨顔子
皆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禹稷對副宜與孔子而與顔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魯人猶及信禹
子平生未見施爲尤難信也禹稷同顔子人所易知章意劃側
非顔子耳與顔子則孔子不消說孔子不消說則孟子自任可
知矣了此處著解不特禹稷是陪客並顔子亦未即是正身
[illegible]云云節論意側重顔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顔子天下
皇然不消說也未必信顔子耳顔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欲亦
孔步禹稷之地乃稱若謂簞瓢陋巷時即是急生民須推進一云
層說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則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
是以盡道吉士于此猶粗在只爲落了同甫止齋保社也

今有同室之人鬭者二節

通章大意只爲顔子一邊人發故語脈皆側注這邊講禹稷處顯
明講顔子處含醞正是側重也披髮纓冠只喩急字是以如是
其急上文已說明末兩節正喩顔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結覼
大意耳
全理上已說盡此只以喩言結之兩兩相形其義自見是孟子文
章醞藉處
閉戶只是地異道本同也
張爾公閉戶非切越鄉鄰只爲鄉鄰疎我我無所施其救外面似
袖手旁觀胸中却十二分着迫恨非勢無可奈何釋迦知我
稷顔回同處在本領有此本領然後當于世能已饑已溺皆亂
世能不改其樂都此本領但非用我何以救鬭即閉戶只成个
閉人耳不肯到本領處但以非親我疎我無可奈何與禹稷[illegible]

回直是偸安游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節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白其不
孝之寃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遡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語
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不必取之亦已不答之答須于虛字
領會言外之意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章

[illegible]君臣之間一懷伺察之心則上之不能行其道而下之
不能安其身況乎來瞯之人非陰嫉之奄大則闒冗之末吏顚
倒是非熒惑聞見君子惴惴焉惟求免患而小人外竊公忠之
貌內謝左右之人與其日閒而嘗者之去以免禍看孟子答語

則齊王之使瞯雖疑亦驚而高奇之疑非忌猜苛核之疑也此
不但說壞齊王亦說得孟子答詞亦權詐然其發揮人君伺察
臣下過失之害直可作一則偉論爲蘄屎之警蓋當時有大司
馬受一邊帥荔枝金帶及他重賄大日上殿忽呼問昨某總兵
金帶花樣佳乎司馬伏地不能對奄掖之出大日即疏告病去
又首輔玉帶甚不堪屢命易之一日有鬻玉帶者玉色殊作俱
絕妙門客估値以千數而索價止三百金舉勸取之相欲售相
心動自止一日朝退駭謂門客曰幾爲公等所誤今日主上所
御即前帶也以是孫荷隆眷然司馬雖非人而相實權奸何
之無當而有大害如此此大樹先生所以借題爲諷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或云孟子特發此論不是痛罵世人還是惘惜之意居多反覆

擊。山泉之響。使人猛下省發。急加蕩滌。若一味罵倒聖賢。[illegible]是絕人已甚。余訓不然。罵至乞。痛罵之極矣。大聲疾呼以[illegible]之。人尚未之或醒。故痛罵正是憫惜。非絕人已甚也。罵至乞。人而尚不是罵。必如何而謂之罵耶。昔人問乞恩例。程子曰只為如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動不動又是乞也。以是觀之。其[illegible]以乞為罵也亦久矣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賢傑。惟恐賢傑之不盡。小人志勢利。惟恐勢利之不盡。志賢傑不盡得。則頭背尚友以求之。志勢利不盡得。則鑽刺攀援。乞容脫說。直靡所不為矣。齊人的屬虛真。今人竟成行實。

首節

奔走貴人門牆。上之足致通顯。次不失爵賜。為[illegible]。是亦[illegible]

之終南捷徑也。

則盡富貴也。此一種口角行徑。昔惟見門客方伎為之。後見詞客名士無不然。已是可怪。近則講師隱者。亦津津揚揚矣。

驕其妻妾。齊人平時無日不驕。不自此始。

驕字就從其妻妾眼中看出耳。未敗露時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敗露後之驕。滿面都是乞兒相矣。究竟富貴之于乞兒。亦何分別。近來直以乞驕人。又驕術之一變。

妻妾目中已知之驕。是齊人意中未知之驕。真堪絕倒。然齊人猶以為未敗露而驕。此猶知羞者也。今人明明敗露而愈驕。此直不知有羞者矣。豈可與齊人比肩哉。

由君子觀之節

君子之觀正與他人不同。他人之觀極渾融。君子之觀極分明。他

人之觀極圓通。君子之觀極拘泥。他人之觀極寬厚。君子之觀極刻毒。

孟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一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二

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人少則慕父母節

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變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有父母矣。江陵棄禮戀位。當時猶共非之。後且習爲故事。了不足異矣。此人倫之極變也。

【總批講文】忠孝之性出于一原。則慕父母者似不妨慕君。而吾與恒情比類而稱之者。則以其慕在少艾妻子之後而非忠孝之初心也。【評】仍是慕少艾妻子耳。總與父母無干。

仕則慕君。須從世情極尋常處喚射大孝之慕。俗文取正意。却將潘岳之板輿。毛義之捧檄爲辭。不但與本旨相悖。亦見其方寸

之可誅矣。

不言得於君則熱中。而言不得於君則熱中。寫盡窮秀才巧仕宦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於何所。熱字正如集羶之蠅。爭骨之狗。

終身兩字中。正有多少變故。而慕字無往不在。方是孩提至性。聖人至誠。

正從他人變遷中看出大孝之終身來。若大孝又何知終身之有。上數句大孝亦有之。不是撇當一切。專去慕父母也。正要從少艾妻子仕君中拗出。方見終身之難。

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

慕字有根。此人所同也。慕字無盡。此大孝所獨也。

終身之慕。即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

慕只是少時之慕。五十而慕。猶然少時之慕耳。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節

萬章只疑舜之不告耳。聞孟子之說。以爲舜果不當告。堯則何以亦不告。是其意中仍疑舜在。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自如此。只亦知兩字。便見有多少苦衷隱曲難言之處。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節

【張敬夫語】大舜之不死。人甚疑之。而不知父母之身固不可以行殆也。【評】掩井却只是行殆。不爲順令。看得好。【又】親而不愛其子。非人情也。特一日之惑耳。安知不悟于異時乎。【評】如此說方是天理上事。方見聖人行權正是守經。○聖人所爲。止是情理之極至。然所謂情理者。皆本乎天。非庸俗之所謂情理也。故以稀奇詫異看聖人者。固不是。抑以後世人欲心腸看聖人。謂聖人不過如此。尤不是。

鬱陶思君爾。誰道是下不曾思來。遂認眞得可笑。是卒見舜藝是沒意思語。是急中撰出語。是若自解說非自解說語。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節

反覆所以喜之故。方想出僞字來。是然則二字之神。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

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僞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今人見人纔
學好事。自忖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爲僞。此即荀卿性惡之說。其
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僞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考亭也。已不先
坐定負佹胄乎。明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陳子龍文云云。**徐闇公**不明于後世事。則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
妙。今以吾郡文爲略理言事。如此等題可以言理乎。洪湛江水
爲內則之篇。此類偷文之所欺也。**評**似爲後世處宗室弊病而
發。非論虞帝事也。其言亦殊通暢。若言不明後事。不知聖人情
法兼盡之妙。此却不然。不明聖人之道。不知後事之失之由耳。
舜之待象。純乎天理仁義上事。後世只任人欲利害上計較。此
有天淵之隔。大樽此文也。只在利害上立脚。所謂略理言事亦

不誣。此即理也。何題可不以理言乎。公等自作江水觀。自投蕭
綱兄弟位下。宜其得此號耳。

陳際泰文舜與堯皆黃帝之孫也。黃帝之天下。遞傳於堯而不及
瞽瞍。**評**此皆信古史之誕而成。夫論黃帝之後如瞍者不知凡
幾。安能及之。甚矣眼孔之小也。**文**古未有封建之法也。舜於象
始行之。**評**焉知古諸侯由來無以同姓封者乎。**文**封建之法。惟
功是視。**評**此亦從項羽漢高之法言耳。三代前封建未必然。**文**
吾獨疑舜之厚於象。而薄於瞍。瞍亦徒有天子父之名耳。及其
卒也。舜郊堯而不郊瞽瞍。生徒有其名。死從而奪之。斯亦後世
之議之所從生也已。**評**如公之矛。則公之盾自敗矣。以後世野
言俚情論古聖。眞成亂道。文人不知道。未有不出此者也。○凡
爲詭異者。必反出庸常之下。佛氏好言夸誕。至恒河沙世界。然
推其極也。與禽獸衆生等。而反以人道爲非。此可笑也。文人之
夸誕。好言太古不經。然推其極也。與晚近之情事親切。而反以
中古爲疑。亦可笑也。如大士此文非不奇快。然皆以後代鄙俚
之見論古聖人。此足以驚俗生。而不足當學者一笑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節

章世純文云云。**艾千子**言文武則貶武。言堯舜則貶舜。此不獨薄
福書生輕狂小子。亦且淺陋可笑之甚。豈有學問人所宜見之
文字耶。勸君抹摋雜腸狗肝。且細心讀聖人書。覩聖人大作用
也。**評**千子先生此評。眞有功於學者。文人好翻新出論。每自陷
入于大不道而不知。究之其所爲新奇者。眞鄙俚不足道。亦天
下無知小人之所嘗談耳。

文南英文古道淳厖。未有殺降之慘。不過命其禁錮淹留。畢屝下

之命。**評**殺三苗。是殺其君。亦非殺降之慘。**文**究其終于三危。似
爲殺之之條。而考其服于三危。至有丕敘之實。**評**其國自不廢
文至春秋而其後猶得與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評**原未嘗殲其
種類。强作解何當於理。照註固未嘗有謬于經也。當時好妄論
者。甚謂堯幽囚舜野死。及說到此。又謂聖人殺不得一箇獻君
眞可笑也。

黃淳耀文暴其罪而不戮其身。聖帝之所以待崇伯也。**評**死于殛
亦戮其身矣。**文**觀舜之所以處鯀。而知鯀之爲罪。固未可與共
驩並論者也。**評**若然。何統云四罪誅不仁。況工驩亦止流放。**文**
鯀所際者。天傾地陷之世。其勝任者大神大聖。而非夫忝漏之
智所能爲。**評**此論平反允愜。然鯀九年自任勿辭。罪却難逃。**文**
鯀所負者。堅强婞直之才。其得罪在獨斷獨行。而非有滔天之

惡以禍也。【評】此何事而獨斷獨行。是卽滔天禍世也。【文】方鯀之舉以四岳而不舉以共驩也。蓋亦非比周乎小人者矣。【評】帝咨四岳。共驩原不得舉薦。何可以此曲爲之辭。【文】方堯之不用其子以登庸。不用共工以若采。而姑用鯀治水也。蓋亦以一時之臣。無出鯀右者矣。【評】是帝所以始咈而終遣之故。非徇衆也。【文】舜自攝位之後。權之以爲鯀雖不殺一人。而洪水之所殺已久。是卽無異於鯀殺。【評】只此是鍛案捌辭。可無辯處。【文】鯀雖殺及天下。而原其殺之者。由于治水。是終與殺人有殊。【評】殺世治河亦爲國計。然凡潰決無功。必伏法。況鯀害及天下乎。【文】夫惟苦其形神而不必殊其首領。所以聖子嗣興。無礙其爲幹蠱之地【評】果殊其首領。亦必天理允當。何礙于聖子之幹蠱。與此論極悖。【自記】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云廢以

敺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曲禮齒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今以尚書竄鯀於羽山證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於竄所。故洪範云鯀則殛死春秋傳云。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以殛爲殺。向屬沿誤。【評】按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訓殺。然洪範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共驩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鯀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竄。而鯀曰殛。則鯀罪重于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鯀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以必欲當爲出脫者。以禹故也。不知鯀殛禹興。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私。又何礙于禹而爲之曲說乎。近見論者以爲鯀若伏誅則禹與舜讐。必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悖。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

勿讐。讐之則死。夫人殺之而義且不可讐。況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鯀。有不受者乎。舜之誅鯀。天道也。天可讐乎。凡君誅臣。臣之子必讐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讐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并其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僞。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於此。自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大逆不道之論也。

【金[illegible]文】父既見殛。子復事仇。不得已以幹蠱爲承考。【評】若是仇則聖人必不事。父之應殛。天也。天可仇乎。或不知此義。又造爲未嘗誅鯀之說。皆不知天命而妄言之耳。

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

有庳。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著乎。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卽是後世弱支去偪之意。仁人固如是乎。

誠心曲術合來。纔道得欲字之意盡。

【俞司弘文】處兄弟者固有幸不幸矣。幸而俱聖。俱聖則俱貴。俱貴則俱富。仁人之用情順云云。【評】此纔是欲富欲貴十分圓滿境界。其所以處象者。猶不得已耳。然於此正見欲字。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節

【[illegible]文自記】因賜一名作。謂象化子舜。自不予預國事。非舜制之若象兇暴。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蓋舜當日處象明是放之孟子曰封。亦戰國談鋒耳。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雖親愛奚至差別若此。聖人爲天下而棄其子。是何等肺腸。【評】此論太

乖角。看不得二字。固知象自不干預之說爲迂。然遂謂舜有裁栝處制伺察之法。純從利害起論。然則充類盡義。舜亦日以殺象爲事矣。至引聖人爲天下棄其子。以證實放象。不知聖人不以天下與其子。亦正是富貴之而不得有爲。子天下耳。中庸所謂子孫保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得所。原未嘗棄也。總之看商均。便該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輕也須放。此是後世庸人肺腸。如何可與論聖人。聖人于子弟。未嘗無商量安頓。然總在親愛中曲成。如正希所云。盡是私心作用矣。此亦是禪學流弊。看得人心即道心。人欲即天理。乃謂孟子之說。亦戰國談鋒。其悖道橫議。皆由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正希先生文章節義自足千古。而惜乎其熟子禪。讀其臨終與家人書。令其兄與子女學佛。此自謂親愛而不知其甚於放殺也。朱子稱富鄭公趙

清獻爲人。自其質性。非禪之力。亦先生之謂與。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二句正是其似放處。看下句直接故謂之放。其意自明。直至雖然欲見句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做似放之故。竟將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入講。則盡失孟子立辨之旨矣。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營。

故謂之放。是辨其非放。非因放而解其義也。

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由。皆從形迹疑似上來。虞舜當時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又未嘗不周。見聖人仁至義盡。知明處當。正辨其不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竊做真實是放。而體統非放。皆後世封錮親藩猜忌殘薄之私。與聖人心術正相反矣。

看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覺首尾衝決。手足無措。只是讀書時。于處事接物。不去體驗。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作此等題。亦只依樣葫蘆而已。究竟糊塗鶻突。無益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孝子之至節

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原不曾道舜不是孝子。故孟子只以孝子所以爲孝之常理折之。則臣父可不辨明矣。

是辨臣父之誣。非頌舜遇之盛。只從孝子心情中推勘至盡。齊東之疑更不須辨。

祝與權文云云。評以人子之至情。論千古之盛事。兩莫大兩層折出。纔見舜是古今帝王中第一箇孝子。動天地。咸鬼神。旁薄日

星。彌綸紘極。咸丘蒙之說。不辨而自失矣。

看至字莫大字。則尊親中等級正多。

孝子之至四句。只虛論情理。下四句纔點舜事。故尊字境位尚博。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爲聖賢豪傑之父。皆尊親也。尊至爲天子父。尊止矣。而舜幸得之。在舜當時亦不冀及此。然至此舜亦只如固有。緣孝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處。孝子之欲尊之心。必不留餘。第不是定以爲天子父爲孝之至也。兼士庶帝王講。爲是爲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舜之聖。而後能尊親爲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覬者哉。

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不然。莽操昭炎之所爲。皆可援孝以自解矣。

推勘到德遇之隆。全從論孝人意中看出。方說得此理圓滿無

疑。

孝子之至四句。從論孝子者著解。自無語病。

舜是古來聖人破格事。

李來章文 以得天下爲孝。而加功德於其親。與以孝得天下。而貽令名于其親。其度狹有間矣。評 爲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爲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卽爲至孝也。漢高心善家令言。乃尊太公故是分羨餘智耳。豈得爲至孝哉。是作深得此意。與余論中庸大孝章有合。如將文意。則古來作賊竊伺神器者。皆可謂之行孝矣可乎。

舜之尊養。原以孝得。非以尊養爲孝。

從臣父立義。人皆知之。正難其辨之正而無病耳。今謂病若但以尊養之極爲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耳。惟舜之尊養皆從

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于尊養。不以亂天下之常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

黃淳耀文 締黃帝而郊嚳。邇道所自始而推之乎。顯親其義同。祖顓頊而宗堯。明位所自傳而反之乎。一本其情篤。評 此見舜之尊養適合當然。未嘗以私失天下之公。則漢議大禮之是非見矣。

玩註既爲則當字。爲天子父四句。是側落不是平分。

韓菼文 舜自以孝而得天下。不以天下而得孝也。評 二語須說得道理盡。孟子於天子父天下養下。卽下詩云永言孝思三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事有窮。惟心無盡處。以要見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理耳。不是勸人生妄想也。不然。篡逆僭竊。皆可爲孝思耶。如此看中庸說舜說武周道理。都成一片。

思字卽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說如何尊親如何養親。而獨曰孝思維則。此方是至也。纔說至便已不是至。極力寫出思字。至字之理方足。至字理足。而臣父之謬妄。固不足辨也。

引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是能統說。不單指舜之尊養。亦不是教人以舜爲則。尊親備養。總是孝思所發。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卽所謂孝子之至。其爲尊養自能備盡。可以爲天下法。如舜者。卽詩所謂能長言孝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理哉。蓋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盡孝思。亦非謂尊養難致。而孝思易法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可及。而止取其思則。失語意矣。

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此則字卽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亙古亙今。橫塞宇宙不易之常道。斯齊東鄙野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爝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

則字卽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纔是則。若是遮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爲則。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

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以舜武衡論便非。

引詩只謂爲天下法則耳。非引武王也。

不是論武。只是辨舜。

書曰祗載見瞽瞍節

父不得子。正從底豫後看出。註所謂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子耳。將文每喜醜詆瞽瞍以爲笑柄。仍是咸丘蒙見識耳。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金□文 啓實賢。禹亦以爲賢在帝心之賢耳。而斤斤曰子子也。幾

【評】此是實義。【文】聖人不憂宗祀之絕續、而憂道統之絕續。聖人
以道統爲宗祀也。【評】道統自道統、宗祀自宗祀。聖人無混合之
理。【文】堯以舜爲子、舜以禹爲子。謂舜禹者、實能父之而承繼其
道、故天下大器、付之嫡嗣、而支庶莫敢奸焉。【評】天降作君師、原
無付嫡嗣之義。【文】獨至禹之子、而承道統之人與承宗祀之人、
自合爲一耳。【評】知此則固當分看矣。【文】禹不幸以此蒙德衰之
譏、豈知堯舜之未始不與子、禹之未始不與賢也哉。【評】禹止欲
與賢、適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巧話也。固而
回互說堯舜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話、而不知其謬于義矣。蓋宗
支世系、是父子一倫中事。帝王授受、是君臣一倫中事。一從仁
生、一從義生。自是天地開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只有
傳賢、禹未嘗差、差在啓以後耳。後來竟將天位作父子傳授家

當混看。此漢儒大禮之所以紛紛謬戾也。才人行文、只取立說
巧妙。然此等處關係極大、不可不辨。
只有和尚之教、道統即爲宗祀、付法者即爲嫡嗣。此正是無父無
君。孟子所謂二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識解議論、亦自禪學得
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尚、各建宗旨、譜源流支派、爲異端兒孫
而欲奪聖賢統位、更可畏矣。
【又當與文】必以傳賢爲定局、則軋服不到之處、必有爲一姓之說
與恢復之圖、以遂私者、而陰謀圖度之雄、必有假恩威之柄、收
中外之心、以覬覦者云云。【評】滿肚後代史案、皆與三代之道無
與。如所引簒廢懷禍、皆家天下所致、又何嘗爲與賢而然哉。

首節

【金孫文】洪荒以來、父有天下傳之子。此天定地設、不可亂也。至唐
虞之世則有不然者。【評】謂傳賢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當云至禹
而復古。不當云德衰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

丹朱之不肖節

【評】朱均特未有天下耳。安在其不肖哉。況所不肖者、二帝
也。【評】曲說出朱均、却詆孟矣。【文】竪石拊石、百獸率舞、堯德所以
格鳥獸也。附于河濱、器不苦窳、舜德所以被泥土也。二子之質、
視鳥獸與泥土則有間矣。何至梧然無所感化哉。【評】强詞奪理
不知天下原有可感之鳥獸泥土、而有不可化之人、雖聖人無
如何也。【文】二帝之子賢、子肖亦傳之、子不肖亦傳之者也。【評】如
此却是私心。【文】度二子之材質、皆中人以上者、苟假之事權、皆
可以備一官名一器、而賢之得天下不安天下之繫屬于賢也
亦不固。【評】果如此則賢何必得天下。此顏山農所謂堯舜不能

殺舜禹、索性以天下結識之說也。【文】誅凶舉才、堯皆使舜任之、
而舜之於禹則使之隨山刊木、旁行天下者、無寧曰吾皆所以
樹兩人于天下、而陰以聽吾子也。【評】此是私心作用。【文】惟二子
知之、隱然摧其聰、昏其明、愚其智、使天下聞之、或曰頑矣、或曰
傲矣。於是迫舜禹而起、而舜禹始無辭于天下。此二子之志也。
【評】然則朱均可謂至德矣。幾疑桀紂亦爲湯武地耶。且如此、舜
禹亦是私心、總以後世事理論古人、以庸俗心情窺聖人。凡藝
子史者、其病每如此。
【金孫文】使二子有天下、則天下必受其害。以聖情論、非所以爲天
下計也。使二子有天下、則其身亦并不能安。以常情論、亦非爲
其子計也。【評】二義的的見聖人處得仁至義盡、無一不得其所
啓能繼禹之道、全亦一致。

久遠卽上文多少。久未久比較不齊。是總說三人抑是止說一人。全爲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其說迂。盡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語。匹夫以下數節。又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首節

割烹要湯有兩解。意時人撰此說。或爲自己苟且卑污解嘲。萬章述此。意爲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節

聖賢于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爲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這些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興。竟分體用爲兩截。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

爲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外間靡所不爲。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稍總歸于小人。卽諺所稱光棍耳。此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于伊尹者乎。看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若不是後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陳際泰文 道義見于取與之際。而藏于一介之中。評 便見一介取與不是小事。文 古之有爲者。恒致詳于平居之賤。而力爭于毫釐之際。評 今之有爲者反是。文 一介之誤。不自一介止也。他日秉權用事。取與之干清議者。或重于丘山。評 此義疏不論後日。只當下便是若說他日作用大。則仍看得一介小矣。卽其見處未的。竭力欲說得一介大。不道反說得一介小也。蓋一介之不

取與。卽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爲君相。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做起。蓋一邊純是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則有大有小矣。

湯三使往聘之節

陳際泰文 云云。評 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三句。是伊尹出爲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先儒云。汝道須尋做到狀元便了。却恥遮上面更有事在。又云。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豈伊尹見不及此。此篇把定道字。

下語親切。直是所見者大。若但鋪張際會。說甚君民吾身關係處。只寫得如今秀才胸中可憐一舉人進士便了。却半生萬蒔文一場辛苦。何嘗不道致君澤民耶。許大世間橫衝廣廣圍中無人。對此眞堪痛哭。

天之生此民也節

首句此民中。便有予在。予亦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方見下予天民三字神理緊接。

唐順之文 先覺矣而不覺後覺。則是爲天心之所獨厚。而不能體天心之所均愛。非天所以惠民之意。亦非我所以奉天之意也。評 體貼出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卽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三句。正見顧諟明命之旨。并一數卷

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自負大言正足創烹伎倆矣【文】吾將因其不息之微而通其暫蔽之機【評】道本在斯民此等語無本領者必不能道即讀此亦忽略過去【文】使天下而復有先覺者焉吾固可以安于畎畝而無所事也今而未見其人也非予覺之其孰能覺之【評】跌起誰字妙方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慕痛切語

思天下之民節

思字剝出聖人心事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

思字向堯舜之道生出并不在民身上

思字直從樂堯舜之道來已字從吾身親見來

思字根緊伊尹說如早晚做个話頭直說得口中念念有詞趣做

越呆矣孟子却是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

思字人只做得伊尹濟世澤民急任功名一邊看來與畎畝樂道意思打成兩截人則伊尹竟是始終參差若黃反覆一流幾不免獄嘲籠笑淵愧林慚矣能從樂道中看出思之源流方見伐夏救民正是畎畝樂道中事與堯之憂民舜之不與禹稷之飢溺孔子之蔬水顏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辯聖賢揆同趣一處

【講】思救民以天下之民之衆也其自堯舜之澤而外皆溝中也【講】正是危微本旨不是功利熱腸【文】遂道之君子法徹之鄉土蒙可作匹夫匹婦概也豈必保全愛養之為堯舜之澤而矯勵懲艾之非澤也哉【評】伐夏救民正見堯舜之澤方是伊尹之思

匹夫匹婦即民不過言其少耳不作兩層

堯舜之澤指除亂與治兼教養言非若單講覺字便容易縱入禪

去

下面二十五字只襯簟一个思字之盡且急耳但思字却有個根源若止向天下事功上著想止為得後世豪傑志量到不得聖人心上

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露其實未嘗分也閱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吾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歎聖人心坎中憂樂同原正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膈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為憂樂如何見得這箇道理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何處易說入家十急功名英雄試經濟著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為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諉處耳

天下之重正指堯舜之澤不是虛說功名

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是正已潔身內事若往眼但見就湯伐夏一節任重不覺說向外去反為割烹左證矣故此句須對下節講

【能自任】【文】尹惟見吾學之大小必以天下為驗而天下之治亂遂不得不與吾學相關【講】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文】我所覺者非人之所喻則我所任者亦非人之所知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此際實具危微之機【評】人苟見道分明自不放當時後世非謗在眼裏實實如此纔是真自任自字與下已字對天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己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為己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句句鞭辟向裏方得關割烹本旨

如此二字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直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

小意方是闡判宗本義蓋此句原兼以[斂]與就湯說就湯固爲任重非願非親與囂囂相聯亦正爲任重也人只就得後半截耳正己乃所以正天下天下是己分內事天下不正于正己尚虧欠耳邊夾說方盡

放桀放太甲直是開闢來未曾有之事自伊尹敢犯手創爲之只緣伊尹胸中有箇堯舜之道在堯舜之道中有箇天在逼得箇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抱不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于篡奪無忌憚至以作川爲節三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節

緊扼定堯舜之道便可放鬆要字要字愈放得鬆堯舜之道愈扼得緊割烹之誣不辨自明

既云堯舜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善辨亦微

國人口氣如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若一推開反認煞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於衛主顏讎由節

彌子之妻一段止爲孔子與衛靈膠粘不著不意中生此奇緣與子路敘親正伏孔子線索旁外扳攀許多眷屬都是梯媒關節人意中籌廠因歎世間奔競之徒乞婚納寵聯譜贄宗以鑽賄營進鄙暘驕人而恬不知恥使得一彌子之妻門路更不知如何榮謝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人棲棲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正以禮義耳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栖栖卒老於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三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指處衛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

觀程朱立朝進退之法便知孔子

聖人不言命所或言之特爲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於此中略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之於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做人惟見不到上一層故并信不煞下一層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節

主司城貞子二句只敘貞子去就便見貞子之賢只贊貞子之賢便得孔子之主

吾聞觀近臣節

門戶厲階至今爲梗此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然使爲人君者能識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四句正可從此辨出種類耳只要辨得一二閣部大臣便可辨朝士便可辨

外僚矣復何難耶明此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得其要領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百里奚虞人也節

孟子開口第一句只虞人也三字抵得多少辨難

傳家第一句云某者某人也然彼是亡者人籍此是流寓人來歷下文多少事故需要于此六字中見之方始克相淺看

要說得百里之忠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但做避難自全隱默圖利是奸也非智也智字識得不錯纔勘得此二重公案

百里奚不諫何足案下節是斷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節

此節孟子文法極錯綜變化之妙

全節只智賢兩義耳。智只其知所不爲。賢見其品行必不爲忽幻

作六段反覆藏頭隱尾。極跌蕩精妙。

但說百里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但反覆申明此句

耳。

[illegible]不原其不得不去之由。而深信其所以必去之故。則與在

之際。朝齊暮楚之徒。且將以賢名自寓。而始進之羞。又其不

足辨矣。[illegible]見好事者造言之由。方知孟子辨析關係不小。

好事誣奚。正爲當時苟且干進者地耳。由其言。必且以名教節義

爲桎梏。以與士大夫就爲浮雲。故孟子亟舉其入秦之故辨之。令

好事者更無指摘處。

奚不相秦顯君。其賢智自在。

百里相秦事功。他無可考。于春秋見殺之師。而秦穆之誓。聖人取

之意。此顯君傳後之實。可知一部春秋大旨。與六經同歸。凡爲

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

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習。總出不得此二字圈子。

欲爲君者。不論篡弒術竊。曰逆取而順守。欲爲臣者。不顧喪身

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爭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

不見諸侯爲疑。割烹鬻爲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二

卷史論辨疑也。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節

清之上再舉頭看聖之兩字乃得要之清字原不同也聖人所爲使于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文何有丁清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勿寫入孤高一流作獨行傳義去

清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

是聖之時不是以時爲聖

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

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即是下文聖由於智之義

只一時字包得三聖惟其智也

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唐順之文學未至乎聖而遽欲爲其時則心無所主或反流于猖狂縱恣者矣漢儒反經合道之論可鑒也評曰聖之時先須得其聖而後論其時此意好又時非聖人不能用也評時字是聖人勘論道者用便不是聖人亦無用時處文至聖之所以爲聖者不外乎中而已評提出中字正見發明看末節註三子智不足及時中道理自得張亦不必拈出中字此俗眼講究非學者正法也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猖狂縱恣矣此正荆川精于理學得力處荆公何足與言此此種說數條乎高老足以蔑後故辨之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是孟子實實見得如是故足爲千古定論評家每謂孟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止於一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而非眞信之實矣此等議論最害道竊嘗論三代以後聖人惟明道文公爲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

孟子願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象實似伊尹故其稱尹處尤探精采割烹太甲二章闢論嚴正微旨可見或議孟子勸齊梁爲湯武爲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在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霍

光學伊尹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周公更不足法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

集字包衆小成在內

金聲而玉振之也解集大成之所以然開下聖智之事孕下聖由於智之意

金玉二者在衆音之外只一用而已

[illegible]旋音始于黃鍾而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去一則有濁爲宮角之理苟有濁胡而無淸越有隆大而無纖微是失其所以造爲之本也評旋宮雖小成獨奏亦然不切集大成集大成謂兼統衆小成耳而胡氏遂謂大纖微咸備甚已卻不論造爲之本

凡樂皆有終始。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衆聖人知聖之事。時人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般。不是有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耳。

錄有光文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知之皆真知。評 真知二字不切。

淸任和皆真知也。孔子之知更全且盡耳。

凡聖皆以知行爲始終。但非集大成之始終耳。

三子自有條理之始終。却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

所重在條理皆貫耳。

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个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

上是説集大成。二字就樂説始條理者以下。方輕合到孔子身上説。亦共曉也。忘却條理二字。一任説知説聖。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合下文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知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此旨分明。下節聖由於智之義已隱隱逗漏。

理無不合。只是人心之明收拾不盡。下節之意即從此見得。

智譬則巧也節

上節聖智分説。此節説聖由於智。而首二句尚平列。巧力猶重不得。

附末二節文

惟時聖能合三聖之全。智異而聖斯不同也。蓋孔子之異于三聖者。實以智聖合三聖之大。而其所以能合者。則尤在乎智也。觀之樂。復觀之射。不可得其獨銳之妙哉。且以天下觀聖人。凡爲聖人無異也。以聖人觀聖人。而後知聖人亦自有其偏全。識不知一聖之全。不知衆聖之偏也。不知一聖之所以全。亦不知衆聖之所以偏也。觀其後。見并包之甚。有其宏。遡其先。見本源之際有獨至。此其説可善喻而得之矣。吾列敘四聖而分系之以名。得無謂淸任和之與時各專一聖人之號。而莫能相兼。將同類而並觀也哉。此明乎聖之謂聖。而未明乎孔子之謂孔子也。今夫春秋冬夏。析之無不可以極一氣之理。而必以備序者爲元運之副。遲久處仕。分之無不可以盡一聖之德。而必以統同者爲變化之至也。然而時也者。循環而不見其始。流行而不見其終。是可以觀孔子之聖。而未可以觀孔子之聖之事矣。則猶未明乎孔子之謂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夫春秋號樂。統名余奏。詩

頌和平。必依磬聲。蓋以建中和而總條貫。以降天神。出地示。實惟金聲玉振主之。何則。編金之鏗也。編石之辨也。匏土之函。胡也。革木之啓大而無餘也。絲之哀。而竹之濫也。大不揜細。短不凌長。分而觀之。始終咸具。此所謂條理者也。然八音各自有其端。而不能共爲端。各自有其止。而不能共爲止。合同而化之外。有爲之綱紀者焉。則金聲所以始條理。而玉振所以終條理也。君子是憬然于孔子之事矣。洪纖淸濁。翕然萬殊。始之所以極其變也。淸越和平。詘然一貫。終之所以成其章也。故有鎛鐘以宣其氣。而有特磬以節其疏。猶之有神明以開其天。而有化裁以入其域。知事也。聖事也。孔子之集大成以此。然而智也。聖也。不第孔子有也。知淸而後能淸。知任而後能任。知和而後能和。三子未嘗非知也。知淸而必底乎淸。知任而必底乎任。知和而

必底乎和。三子又未嘗非聖也。然而集大成必歸孔子者。非其聖之有至有不至。而由其知之有大有不大矣。此其理猶射者然。射而不至。直不可謂之射。至而不中。則已及乎百步之外矣。雖失鵠焉。若莞蒲固不為病。然有發必破的者過之。終不若其至而中者之巧力兼絕也。然則三子之止于清任和也。聖限之乎。知限之乎。孔子之集大成也。聖異之乎。知異之乎。以是知賦受之殊。雖聖人不能無厚薄。惟充盡其賦受之量。斯散殊皆可以為聖。學聖者固恃有力行之功。而理道之中正。雖聖人不能無明辨。惟推極夫理道之原。斯中正自出于窮神。學聖者尤貴得致知之要。其在易曰。知至至之。致知也。知之在先。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力行也。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然而皆統乎知矣。則智也。聖也。在孔子者一而無端。在學孔子者分而有序。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講離文】昔者三代聖王。皆起于侯伯者也。身有正天下之功。而其時之爽大諸侯。亦未嘗有亂天下之罪。使一旦舉封建廢之。何以謝元德顯功之後乎【語】何故處心積慮欲廢此法【文】吾之所因者勢也。後世子孫之所因者法也。法不足以維其勢。則治之功歸于勢。而亂之罪歸于法。是天下無賴有天子也。故定為一切之法。使後世變吾法而得亂。則吾亦無罪于天下焉已矣。

【語】看三代聖王。皆憑勢得天下。此却是大害道之言。聖王亦無以法維勢之意。其法皆天理之自然。後世多此種議論。由其胸中先有是郡縣非封建之意而發【文】吾聞先王建都置諸四達之地。使後世有道易以興。無道速以敗。則其視天下猶公器也。

【語】可知無私安子孫意【文】惟是子孫不安。則天下亦受其亂。內勢不重。則子孫不得而安。欲避私子孫之嫌。而反成亂天下之勢。非得策也。于是分天下為九州云云【語】只是天下不安。子孫亦受其禍耳。內勢之重。亦天理自然之等殺。豈為安子孫而重哉。後世舉天下皆私其子孫。子孫又何嘗得安哉【文】以至在官者食其勢。在田者食其力。而皆以為環衛天子之地【語】理勢固然。然以此為制度之意便悖【文】貴池爭長之時。稱王者忽降為伯。秦楚爭伯之日。近帝者仍退為王云云【語】祝此為法足維耶。抑理足服耶【文】將欲按王國之籍而正其祿。按侯國之籍而正其祿。非命世大材。崛起在位者不能【語】須聖人耳。命世大才何代無之。○看其經營指麾。直有管仲孔明作為氣象。備乎本領卑。只在權勢功利上起腳。不見三代聖人全體大用耳。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猜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為必不可復。余以為先王之經理弼成。不過度宜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天下乎。張子宋公必不吾欺也。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有之毒於無窮。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為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為不可行。以彼為妙用。何不識死活哉。其亦未之思耳。

【章世純文】先王之班爵祿。要於足以相攝而已【語】便只說得勢力。【文】君與臣不欲其太別。不甚別則可通協恭之義。舉可為犬牙之制【語】此却以暴秦之肚腸揣摩三代聖人之法制矣。君與臣何嘗不大別。卿與中下士相較。不止十倍也【語】千里猶終不足

以馭百里也。先王問已無奈何矣。【評】何不為郡縣。然則暴秦盤
勝先王矣。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為其理當如此。
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中。原無
私為子孫世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取之道。未嘗不在其中。
然非其本義也。若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于廢封建為
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
亦慘于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而議三代聖
人之制亦從勢力相籠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陳大士稿】封建者。聖人公天下之大端。要亦以自利為其爵位祿
人。一與天下共之。然後人主之勢。嬉于天下而不易動搖。【評】如
此說只成勢利。雖曰公天下。皆私矣。豈足與論古聖人制作哉。
【文】天子者。自天言之。有司之大者也。【評】提一天字。便可見封建

之初。【文】諸侯大者百里七十里而遙。小者不下五十里而近。衆
建而少其力。示易制也。【評】此賈生利漢策。非三代以上意也。【文】
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制其國。或至戕民耳。不知戕民起于
旦夕之任。不起于世守之君。令其有社稷而長子孫。夫何所不
拊循以自固。【評】此郡縣制行天下所以多酷吏也。【文】凡言封建
不可行者。慮各據其國。或以召亂耳。不知召亂起于悍侯者小
而遲。起于無悍侯者大而速。令自有其土而自戢其兵。夫何所
不挾持而因以自延。【評】秦亡之速。宋亡之慘。可鑒也。看他古今
之說。雜揉參和而出之。然到底今多古少。蓋其隱微深錮。皆今
說所浸灌。而古說之至者。未嘗有聞。漢唐以來文人多坐此耳。

天子一位節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不是必如此而後天子之尊

為不可及耶。要知秦以後心法也。

【吳因之】封建公侯卿大夫。原以四海之大。兆民之衆。與之共理。為
是聖人之心。今作者謂諸人防微杜漸。制馭鈐束。事制曲防上
去。將先王公天下之心。為秦人郡縣自私。漢高猜忌功臣之心。
後學如此作文。真不覺可尋也。【評】子子之論至矣。陸機柳宗元尚
不明此義。況秀才之猥陋乎。

天子之卿節

【賴當稱文】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法制之義。勢使然耳。先王何
嘗心哉。不然。意主外重則侯服而稱王者有之矣。意主內重則
世卿而分國者有之矣。先王亦安能逆計其變而曲為之防哉。
吾故曰。此公天下之心為之而非有私也。【評】後世如唐重藩鎮。
宋重禁軍。都是私意耳。重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

者。亦只講得犬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
望其後世之無弊也。【評】此說如太陽當空。爝霸盡消。而世且必
曰此老生常談也。奈何。也只為佔大世界千百年來總是一个
私心結成。牢不可破耳。

耕者之所獲節

【王觀文】農夫終歲辛勤。猶不免于窮飢。而官司之守。不耕不獲坐
飽富強之利。則又誰不樂在官。【評】近日此弊橫極。買一關有至
萬金者矣。【文】庶人身辭畎畝。既無望於秋成。而官家之事一不
當。刑罰隨其后。實則稍廪不充。彼又何樂乎任官。【評】此係衙工
食之所以不可薄。正所以責其廉也。此節原只為庶人在官者
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
凡祿之制。皆起於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

義皆包舉矣。此言外微意也。

節旨文　自代耕之義不明，而吏胥奉役因得以侵奪愚民。其時公侯卿士又但知剝民自奉，而先王重農之旨，於是乎泯矣。節旨　後世民皆昧此數言。

此節根源，即在上三節結句中。

此節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

須知天子以下，皆代耕耳。

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在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

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不是先王于極細碎處皆寓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之始于九九，七政之始于日行，聲律之始于管吹。先王建法，必從此起。牽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下士貼身一級，即中士。由此節節推上，次第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道，亦昭然可見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養，皆謂之天祿。天祿本于農，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結通章，不但解在官一類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爲苦事，今則皆視爲樂事，惟以爲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矣。六等字之義，甚庶人自認煞在此節耳。不知此節附差之根也。祿由農差，則爵亦由農差。上文五等即五等六等之上文也。

周官一書，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爲差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致此，蓋爲法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圈櫃，刑名錢穀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猶傀儡也，而彼實其牽線提掇者也。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蠹役，蝗蛹衣鉢，并爲一窟，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如差役雇役總無

良法。周官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

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于古，亦或其一端。

此輩正要安頓得法，亦須體量其意。三代致治，未有不由此也。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熹作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線索始一。更盤踞深固，不可破矣。

隱子說文　周封建之法壞矣，而卒有六國之禍者，何也。代耕之法廢也。故天子尊，則在官者爲陪臣，春秋是也；諸侯尊，則在官者遂爲說客，戰國是也。評　說客另是一種，如秀才失職而爲游客

藉賓輿衛役又別但亂天下則同【文】秦不師古以吏為師則向之所謂說客者。盡為深文舞法之人不則為揭竿斬木之徒矣故秦之任吏不始于焚先王之書始于廢封建之制耳【評】畢竟始于焚書故孟子亦云惡害己而去籍

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患由井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非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總是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首節

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為賢彼挾不貴以為貴

賓謁客。煽詡成風詩文講學為籬落之吠嗥布衲幅巾為馬首之舞拜相誇為交友之大榮恬不知恥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陳際泰文】知所為命友之道而挾者陋矣【評】不止一陋【文】為狗馬為子女皆庸俗馳驟之宜然無忘于友則已矣夫既謁吾徒而來則此中之律度似當相程耳【評】此吳門人所稱大老官與先自相者也今日群氣中人不過此一流耳而自謂道德文章之交豈不可恥要知三挾中只有挾貴一途最利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節

【董楨文】德隆則從而隆也如是而惠公之心安而子思之心以安【評】其所以安之故以其定于天也【文】無德以相使即遇有可使者反謙讓未遑以外釋其嫌疑之迹則遂繆致恭于王順長息矣【評】燕昭之師郭隗亦權術耳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于天則其輕重差級固有一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諂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此節末句難安頓并有增出一番斡旋者皆小兒強解事也

舜尚見帝節

凡書中而字之上必有一讀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略逗斷讀語意凡醒

倘云天子友舜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天子友天子天子友孝子慈親昆弟相友猶未為奇惟天子而友匹夫遂成奇語

【王庸璉文】五典之內莫不有友焉以父子言之則有父事之友矣以兄弟言之則有兄事之友矣即以夫婦言之亦敬相待如賓

矣獨施之于君臣之際似覺不符而不知其于友誼較切也【評】

自秦漢以來不知此義久矣

自秦之尊君抑臣繼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當時猶以為怪豈勝歎耶

用下敬上節

用下敬上四句章意本側然遞下二句讀來尚是平語則此四句不第側未得并互說不得

附此五人者三句文

進斷大夫友德之心惟自忘故能使人忘也夫使獻子而有不能忘貴之友是猶獻子之有挾也斷以不與之友而五人之忘貴也可知則獻子之不挾也更可知今天下諸公子爭下士士總之以千百計謂非實公子能自忘其貴不至此嗚呼此正衰旋

然以貴收之耳。使其身生韋布、即折節相傾、納如今日。豈有歸之者哉。友之者曰。吾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莫不爲我致也。其致以德、仍致以貴也。爲之友者曰。彼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安得不爲之死也。非死其德、仍死其貴也。蓋其視貴也重、而以輕用之天下。阿合苟容者流、鮮不爲貴所驅使、固無足怪。獨奈何有下士之德而挾貴以行。其所得士、正阿合苟容。阿合苟容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也。亦甚愧于孟大夫之取友矣。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固也。使大夫而自有其家、大夫之友亦必久矣不與大夫友亦固也。然亦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倘不能無大夫之家、即無之矣。或陽示以貧賤之肆志、而陰感其富貴之輕身。或外飾以脫略之形骸、而中藏其精工之媚術。辱車騎于市井之閒、爭飲食于傳舍之內。以就好賢之名、而成職

侯王之節。若此者、無獻子之家、而實有獻子之家者也。於是聲聞于諸侯、而權重于國。封地日以侈、奉邑日以廣。大夫即欲不自有其家。何可得哉。然則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而又不然。大抵權門赫奕之氣、多成于承旨藉欲之人。居勢者不自知其勢之可尊也。有慕勢而來者、而勢尊矣。有來而善張其勢者、而勢益尊矣。推崇之事盡、則賓踞少閒、遂驚其有屈己之奇。知其庭必無賢者之跡也。此因獻子之有賴于五人也。若夫賓客諛佞之風、又多開于驕矜縱恣之主。附勢者不敢遠、謂其勢之可親也。有乘勢以招者、而勢親矣。有招以益重其勢者、而勢愈親矣。風指之習成、則迎合至深。反謂其有忘形之雅。知其人必無正直之交也。此則五人之有貽于獻子耳。不然者、五人有高世之行、而獻子無樂道之誠。此五人者必不得合。即合爲

而嫌隙生于燕媟之閒、讒譖來于忌嫉之口。獻子之家、又安得五人之名而稱之也哉。且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求友天下、聞聲影附。進于前者不可勝數。要皆求友于獻子者也。而獻子之友卒僅以五人著。是五人以外、皆不與之友矣。其不與之友何也。有獻子之家者也。然則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其以爲幸也。亦宜。非幸獻子。幸五人也。幸五人、即所以幸獻子也。不然、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嗟乎。世流日下、朋友道喪。布衣昆弟之好。每見棄于仕宦之時、不居道路之人。忽言歡于顯榮之日。至于曳裾侯門、難執鞭有欣慕焉。或且挾其聲勢以奔走天下。天下不以爲非、交遊不以爲恥。若而人者、不惟孟大夫所斥、亦五人之罪人矣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曰請無以辭卻之節

請無以辭卻之、辭字與却字不連。請字與無字不連。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節

充類至義之盡也。本句解猶盜之云云。言外見非盜之義。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節

兆是端倪。端倪即從本體流露。但有大小微顯之分耳。非于大道外另有隱曲周旋作用也。大士文甚暢晰此旨。而不覺乎滑脫。又忽墮作用界去、亦熟處難忘耳。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

王撰文 輒以不孝、美諡以愧其心。評 後儒之解春秋、每有此論。朱子辨之明矣。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孟子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毛義捧檄而喜。伊川不爲妻乞封。其義一也。

退之爭臣論。永叔司諫書。俱從此章脫出。

始進以正。爲貧爲道皆有之。

美官不過多得錢。此宋太祖愚弄武夫之言。不謂今日學士大夫竟奉此爲安身立命之術。

爲貧者辭尊居卑節

爲貧之仕。只合講箇如何論尊卑。辭卑所以爲貧富也。

辭尊居卑節

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此中正有學問。并非傲物玩世之謂。學者果有本領。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我當自處何等。當如何盡職耳。纔說有輕世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曰非百里才。豕

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

孔子嘗爲委吏矣節

貧仕固不爲行道。然其所以不爲行道者。即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即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計當牛羊茁壯長。即是地平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樣子。豈爲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歸有光文 君子不能行道于斯世。而至于爲貧而仕。宜若可以苟焉爲之。而不知禮義所在。無府而可苟者。評 此透頂之語。人不解道。文 使其出入無悖。芻牧有方。云云。評 會計牛羊中。即見全體大用。此便是曾點暮春一段。見堯舜氣象也。○仕原主行道。爲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處處從家

後一句倒折入來。方見爲貧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要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此于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看出絕大本領。方見聖人仕止久速。無時無事。不是平成平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此是甚境界。如是講而已矣。量是苟且了得。此不是太僕莫想容易道著也。

位卑而言高節

道不行句。應仕非爲貧也句。位卑言高句。應有時乎爲貧句。結所以然之故也。大意側重爲貧者辭尊富而居卑貧一邊。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曰君餽之則受之節

子思不受之下。蓋字之前。正有下節善養意在其中閒。

繆公此閒正要想出法來。奈何以無餽便了。今日之塞無餽。正由于前日之亟問亟餽也。蓋字只是直接。更不再作一轉商量出善處之法。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節

只是鼎肉兩字。上節讀得略重。此節讀得略輕。上節讀得略遲。此節讀得略快。中閒許多意思。便已了了。此程子點掇念詩之妙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且君之欲見之也節

艾南英文 爲其多聞而師之。評 萬章原不說師。孟子謂多聞則已可爲師耳。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

本爲不見諸侯說到君欲見賢。夫義路也以下。又轉收到賢人身上。若再根見賢則顧賓失主。却又脫離不得。

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讚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爲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答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嚴。

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

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注二道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字爲重。不知引詩只說義。故註云證能由是路之義。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恢廓上去。可見誦讀論世。即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衆嘉博辨古今。徒成个沒頭學問也。上蔡熟讀史論。程子

斥其玩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却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悟其妙。做話頭接引後起。熟思此章之義。此話頭如桶底脫矣。

上節言人之分量。下節乃言其識見耳。上節數層。只要襯出爲未足三字來。以見其尚論之識如是也。若分上節爲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而以下節爲友古人。兩節一串直下。有層級而無異同。則眞不會誦讀詩書者也。

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猶訶佛罵祖之訣。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物窮理。即所謂原知人不可不知天耳。明得此義。上下節本是一串。

首節

鄉國天下是分量。不是地方。

天下善士。是頂一號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以當此。學者伸紙舐筆。便要見得其人身分始得。若徒作麤氣應求之言。猶是八寸三分帽子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節

取善無限量。在人志識耳。以爲二字要說得好。

【熊伯龍文】云云【評】他所見只到得論古二字。不道此章總爲一箇善字。是大脫卯處。

又尚論古之人句逗住。是接應上句語虛籠下四句。下四句是此句之緣起方法。頌詩二句要跌起下知人論世。

【陳子龍文】有志於天下者。必結納當世之偉人。而以意爲之。【評】此章原不爲得志天下而設。開口便粗。與章意無涉。【文】老師鄙儒守章句。拘文辭。茫然于時勢之殊。而是古非今。遂使大略者一

槩罷去。【評】吾嘗謂講章所以貽邪說。即此意。然只爲茫然于道理。故并時勢不知也。【文】儒鄙之家。好論其理。至于空虛而必入于迂腐。其治亂興亡之故不知也。【評】好論理。安得空虛。空虛迂腐。正不明理耳。明理安有不知治亂興亡之故者。【文】浮慕前修。强求其合。則以上古之事。可興于末世。而天下受其害。好挑一說。必求其全。則自大賢以下。不免于詬議。而通人疾其奸。不知世固有異同矣。【評】古道未始不可興于末世。只是見淺力小耳。其意專譏程朱。乃所謂不論不知也。況此豈止異同。【文】匹夫崛起之人。不見經籍。而行事暗與古合。或偶舉古人一二事。而驗然能知其成否。此其能審大勢論大端也。【評】然則不必誦讀而竟論之知之乎。全不是論世知人道理。須說論知。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遞上下時勢也。尚友只爲明善。如孟子尚論伊

尹伯夷柳下惠。能斷其皆聖人。而願學則謂孔子。是爲善。須云
論知。爲友善之極則此只做得精于史鑒以立功名之說。故不
但詆程朱。并有輕孔孟之心。學者所當戒也。【文】宋人盡毁漢唐
而奉周公孔子。吾恐古人不我友也。【評】滿肚痞塊。爲害在此。如
其言。將周孔不足專奉耶。可怪矣。人每怪宋人苛論古無完人。
以爲好議彈非也。宋諸子論古之嚴。正是爲己求精。亦以愛天
下後世。非卽如揚子雲求皆不稱其好學。而質然使不爲莽大
夫。不更賢乎。好議彈者私也。惡也。滞于所明。竊以求全。善使後世
可法。此公也。善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友善者。
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古今也。
論世推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之爲至聖。
皆古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論。或不以詩

書論。此孟子尚論隻眼也。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于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于程朱。論世不
得聖人之義。是非橫決。從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
孰從而折衷之乎。
古今讀書弊病。大約不出穿鑿附會耳。
【梁嵐文】云云【評】讀書論世中至味。說得津津痛快。以視會詩書名
教之好。滾滾馬頭塵。其所變蕩浮薄靡靡之徒。蠅營狗苟。塗抹
淫哇。居然共命風雅。以遂臭攫金爲心。不復知世間有廉恥事。
不知于讀書論古何如也。三復斯篇。惕然有省。
齊宣王問卿章
王勃然變乎色節
【呂維良文】云云【評】從齊君心坎中。搜索出一時情事。覺得利害切
身。又是不可言之隱。被田舍翁不曉事。唐突及此。又不敢直訛
其言之非。又自以爲有容忍。令左右不洩不閒不覺黙然。時已
露出勃然變色之狀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四

孟子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徐[illegible]文告子之言性也。謂生而有性。特其氣耳。評後來紛紛總不出一意枝生。文因氣之無善。而謂性亦無善。將反之以爲功從事於所不易。則天下滋惘矣。評氣便有善惡不可謂之無善但與學者說理字。則不得不以氣爲本耳。告子天性剛傲。若其辭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而折其非。而不明言其所以然。識亦到於太原之意也。

陳際泰文告子外仁義非禍仁義也。評外即是禍。文聖人之爲教也。有端有權。而皆以性爲言。評不是聖人爲言。理本然耳。文端者本乎其所有。孝弟之類是也。權者本乎其不得已。若禮樂祭

重之類是也。評他看得這箇都是聖人安排添入。說來聖人之道都靠權用枝梧。文告子叫言之曰。女性無仁義。罔不可不爲仁義也。不從取平人之所添入者而壞之。併取吾人之所固有者而誣之。則告子之理不足。評然則孟子爲告子絕滲漏句耶。聖人添入一句。見其底裏。文告子非禍仁義者。其外仁義。凡以明性也。其明性。凡以隆仁義也。評外仁義矣。又明何性。仁義亦不須汝隆得。爲何定要出脫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看性善便道孟子不得已撰造立教如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爲本真。推而上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總是孟子一流。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刑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例。皆所謂聖人添入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爲正法眼藏。自莊列告子五宗禪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爲宗。秀才已皈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師哉。

首節

先單說義。大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此處提破。還後食色孟季子二章張本。都覓喫定字以爲脫一仁字。猶繳預在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字。亦指義字居多。

陽明看義理都在良知外。此所以害良知也。

性與義。告子本是二之。偏說二之不是。陽明明是禪。偏說禪不是一般狡獪。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節

入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岐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爲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罅漏百出。不攻而自潰。

告子曰爲。孟子曰戕賊。似乎深文。然將順字一襯。能乎一跌。轉出戕賊二字來。固勢必然。而理非誣矣。

順字對爲字。故者以利爲本。惟其順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告子屢設譬喻以言性。即佛老家之寓言。閃爍支離。不可方物。其實皆遁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遁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闢佛。只與論迹。迹何從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炙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炙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務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若善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遊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

孟子得力處。正在知言。知言之功在格物。

【陳大龍文】世之論者，以聖賢之言性，不實夫自然之說者，非通論也。夫亦深辨其自然者本何而已，苟涉乎人之所爲，豈得尚說爲性邪。【評】聖賢正以理爲自然，性善者自然之極也。【文】號曰無善，又曰無不善，二端之迹既無所托，三品之論亦無所起也。莫得而名之，是亦物之最善矣。【評】以善爲贊詞，如釋氏所稱善哉，此蘇氏胡說也。【文】夫爲善人之所難，而任性人之所樂。【評】此習人亂道，從古聖人無任之說，縱任性乃惡也，聖賢豈成人之惡哉。【文】無善之說近道，而重疑天下之心，性善之說似偏，而可定天下之志。聖賢教人言此不言彼也。【評】只是此障難開，自陸九淵、王守仁以後，禍益深矣。【文】善治水者任其勢，善治人者任其性。【評】瀾下非勢也。【文】性可任乎，則固已斷其善矣，此權辭也。【評】以任性自然爲說，此本之老莊，却以無善爲宗，雜合二氏之言，

顯攻孟子不知本，而又以爲教人之道如此，若反爲回護者，即陽明所云不忍牴牾朱子，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爲朱子晚歲已大悟也。此等說數浸淫於學士大夫胸中，老大不然孔孟，何況程朱。

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節

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告子本領在生之謂性一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陽明謂能視聽言動的道箇便是性，即是此意。不知能視聽言動的道箇正是無分於東西之水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若聖人之所謂性，則必視之明、聽之聰、言之文、動之禮，乃所謂水之必下也。人之性也。荊川文將人字水字頓斷，折入性字，深得其理。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陳大龍文】告子之與孟子論性者數矣，而終不能合者，一欲知其本，一欲立其教也。【評】立教正以本，教豈末術。【文】無辨折証難之才，而徒執其本然之語，則事之可疑者多矣。【評】告子理窮，非辨窮也。【文】告子曰生之謂性，此其言非有所謬也。易不云成之者性乎，而子思亦云天命之謂性，其意大約相類耳。【評】易成之者性，上有繼善句，子思曰天命正以其善也。【文】此言萬物之性皆出於此時也，非言萬物之性一無所異也。【評】告子生字，亦不指呱聲墮地時，如臥子言只初生時有性，而後遂無性乎。【文】且夫人之言性者，必以爲我既知之，而將以教人也，故嘗指一物以明之。告子意在獨知而已，故知其本而忘其末，知其所以然而

不知其所當然，是以取驗事物，西爲孟子之所窮。【評】聖人盡性便盡人物，贊化育，豈僅獨知而已。獨知性，只是二氏之說，然二氏亦便以此立教，未有忘末而謂之知本，不知當然而謂其知所以然也。【文】生與性二義也，白與白一名也，而奈何例之，使曰不然，而告子之說可明。【評】告子原說生即是性，非二義，故不得不然。孟子之詰，使其曰不然，孟子固又有以折之矣。【文】凡孟子之說難者，皆言性之本異，而告子之豈對者，皆言生之本同，宜其有犬牛之難也。【評】性善是言本同，本同者，言人理也。性善只一，生有不同，告子只指氣同者爲性，故到人與犬牛道理上說不去耳。【文】然而所以勤勤乎言性之旨，則孟子是而告子非也。【評】此一轉，即陽明晚年定論之奸計。【文】聖賢意在教人，而性命之精者不言，非不知也，以爲言之而無所益於天下耳。【評】聖人

於性命之精者無不言。公所見乃其所闢者，性命之精，豈有無益天下者。【文】彼告子者，既無教人之意矣，而好以性之精者云人。又不從而爲之說，蓋欲以自然者自適乎己，而後世虛無之論，亦其類邪。【評】卽如其言，將虛無者知本邪。告子正爲不知本，故理窮。卧子却以爲其辨拙而理不窮。及其代告子辨也，則連告子所主之義都失之。告子本以知覺運動言生，猶陽明所云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卧子却以生死之人當之，果爾，則孟子亦不必以白之謂白折之，而告子然之矣。竊恐告子辨不遂勝卧子十倍。卧子尚未知告子，又安能知孟子。言獨其悍欲敢以告子爲是，而直非孟子，謂告子理是而辨拙，孟子理不足而辨勝。是告子詘而孟子黠也。此一種無忌憚之病，非小小罪過也。嗚呼，此非陽明之害歟。

【陳際泰文】生之謂性，非告子之論，而固聖賢之論也。然而孟子致疑者，非疑其言而疑其指也。【評】反說孟子疑，是孟子不解也。直敢亂道至此，毅然非聖叛道而不顧矣。天下何得不亂亡乎。更有一義尤無忌憚，有云孟子長於告子，非道過之，其辨勝也。然孟子能紬生之同性之說，終不能紬生之謂性之說也。辨而窮之，是佐之使粹也。其狂悖如此。

生之謂性，經孟子如此辭闢，後人猶祖其說，謂告子未嘗不是，孟子爲流弊立教，故爲矯枉之言者。嗚呼，使無孟子，幾何其不以告子爲聖人也。

首節

告子以前諸說，其病根皆出於此耳。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節

【賀[illegible]文】孔子之時，識性者多，故言理兼言氣，而性自從理，以直孟子之時，言性者多，故言理不言氣，而性不從氣，以輕[illegible]源流并然。【文】告子之說主氣，氣則以天而輕人者也。【評】告子正不知天，天卽理也。【文】孟子之學崇理，理則以人而成天者也。【評】孟子正要知天事天。【文】兩說應之爲然。【評】告子不得不應耳，非設也。

然則犬之性節

【[illegible]文】天下莫貴於同，莫賤於異。天地萬物盡同也，而或求異焉，則物中之最不肖者矣。【評】孟子道性善，正爲同然耳。犬牛與人性有同有不同，正爲生中有不同耳。【文】蠢然發其運動，精爽生其神明，因而衍發生欲，與物有期，而性之名歸焉。【評】文云認血氣精神爲性，大力之不讀書如此。余謂說他不讀書，他定不服，只是讀他書不會讀聖賢之書耳。【文】生之謂性，猶曰性之謂性也。【評】不過傳習錄最多此文法。【文】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告子不謂異也，天下盡不謂異也，卽孟子亦不得謂異也。蓋不異而天地萬物始玄同也矣。【評】大力不謂異耳，告子已謂異矣。【艾】

【千子】今有罵章大力曰，大力之性猶牛之性，犬之性也，大力必怒矣。若大力同護此文曰，吾見之於文，不應自矛盾，因自認與犬牛等也。則犬牛父子無親，兄弟無序，夫婦無別，大力果自認與犬牛等乎。背生叛經，侮聖賢不自知其身之等於犬牛。然則侮聖賢詆先儒之報，不待如佛氏之說報應，墮落畜生道也。【評】艾先生此評，非罵也，痛哭流涕而道之，親愛之也。秀才不明聖賢之理，誤惑於佛老陽明之說，身入禽獸而不自知，同爲人類者不號呼激直以救之，不仁也。艾先生之評仁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章

公都子不能答節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正如禪家殺活縱奪句，同中有異，不離故處，已過于灘，祇是一箇主賓，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分明只在轉機處爲取耳。此可以得言語之妙。

彼將曰子亦曰六字，如兔之脫，如機之發，少縱即失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首四節

張之文 知性之流而無善無不善之說可存也，性之始以於氣者然也，可善可不善之說可存也，性之既入於習者然也，有善有不善之說亦可存也，性之偶殊於質者然也。評 原頭只有性善

知性善之爲至理，則三說亦有次第分看處。

知性善之理一，則三說皆可以備論性氣質之分殊，然無善無不善畢竟不是，不可存也。

黃楨文 一人言之，吾嘗折之，猶懼其孤也；天下言之，吾嘗或鬬稱之，則其涓涓不絕而其流將成江河也。公都子雖賢者，儻因無處此，吾甚患夫天下後世之設浮辭而助之攻者，久且習焉而不覺也。評 自陳淇以後，講學者皆不出此言。

孟子曰乃若其情節

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處溯洄而上，故極明顯真實，所謂求放以利者也。此及下節虛虛發凡惻隱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求舍半段方是疏非才之罪。

錢濟世文 孔子之說理氣參焉者也，故其言曰相近；孟子之說論理不論氣者也，故其言曰性善。評 皆本程朱，便厭藐不破。文 雖氣不言，而天下之辨起矣。評 無怪其然，直至今日。文 則仍雖其流行於氣外，與運用於氣中者言之，而立教可無弊也。評 流行運用總在氣內，主宰却在氣上，無流行氣外之理。文 在天之氣無善惡，在人之氣有善惡。評 纔說氣即在天亦有善惡，陰陽風雨之過不及是也。文 夫恍兮惚兮，可以意遇而不可以旅求者也，吾亦安能直指哉。評 性善已直指矣，若云混淪則性善上面尚有一層，反轉入告子甲裏，陶菴於先儒之說，堂堂正正處無不洞達條貫，窮其精奥，未能盡舒，欲向上別尋，此處未徹疑則如枵枕矣。文 饑而欲食，壯而欲室，此人所謂情也，而不可謂之情。評 告子遂序于部伯矣，皆以此爲性矣。

孟長安文 天下有滅性之人，無毀情之人。評 性也究竟滅不得，只是昧耳亂耳。

此情字指未雜者而言。

此情字即下惻隱四件，不是通後來流轉之情

其情，正在不知不覺處看。

性爲中涵，倘疑其未必盡善，況情之流動攻取者，頃刻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猝乍感觸，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爲最真，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牽牛之不忍，平旦好惡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上指點，以見善爲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執此不知不覺處，究竟工夫，如良知家所云也。

下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矣，是此節註腳。

若夫爲不善節

黃淳耀文 夫鈞賦物，授以沖漠之精，即并授以達此至精之具，

有氣稟其則則是聖賢而多子之才得中人之才
評稟無其同則可若氣稟則未始無有

惻隱之心節

惻隱羞惡情也其感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
發揮至仁義不可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
從此文將以仁鑠我而君子見其假矣將以義鑠我而君子見其
與矣評文評此卽告子義外之意余謂不然告子義外正指性
之義而言此所云假與文數乃似是而非之仁義禮智耳
鑠字但取自外至內之意言本無而鑠入爲有也其鑠仁鑠義爲
又隔一皮
惟設於心故求之在思

詩曰天生蒸民節

性情才已道盡此節只證據
有物句是証結性善民之秉彝二句是證結情與才之善卽性善
孟子立說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据之意重好德句
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卽是則如後世金溪姚江皆主
此說孔孟却以則爲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
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
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見其卽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
理在氣先亦卽在氣中惟程朱分得明白故其合一處決然無間
後來欲說卽氣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之合一也孔孟之合
一重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合一重在物謂物便是則此正
彼說之非與孟子性善作頭敵矣
此一節引証正見古人讀書分通曲會之妙釋家稱之爲不犯正

位者也蓋人之解悟融釋每滯於本地而得之他端所謂豁然
貫通本如是耳
性善是非理解上文已詳盡若於此復起辨論卽爲支複要解詩
與孔子之言與性善之說如何相同又增添註脚不得末三句
吟哦上下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令人省悟之妙能看透此
節緊對今日性善一節作應作結不止是泛泛引証微情妙解
自然湧出矣
明道先生讀書不曾章解句釋下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
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節
宮順之文吾夫子從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人性之道乎評或
云孔子贊詩只彼說知道中夾人性二字是先輩泥拙處余都
謂評者泥拙也假如大學引文王詩作敬止義其實詩人止字

是助音耳可曰傳者文理不通乎孔子說詩時不必加人性字
孟子引證却不妨坐定人性況天生物則秉彝懿德詩人已明
具人性義與敬止例又不同何故孔子口中反不許他說性哉
此種論法似是而非當被除之
若但作孔子說詩一則則懿德下又須補綴辨性善闢三說論頭
矣惟其引來只當得自己說話故白文竟住耳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故曰口之於味也節

論者云做心之所同然者句怕泥上文便是粗心蓋上文是說口
耳等說此卽說心中指出同然來兩者脈迥別
陸文雅文不謂之心而謂之理不謂之心而謂之義何謂乎謂其
同也評心固有不同心之理義則同此正儒釋之別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若如後世講說皆云理義之所
同然者何也謂心也矣湛甘泉改註云在心爲理處物爲義只
改一物字便是義外之病若以物爲外是分內外之說非皆備
之旨也如此說義又何嘗不在心來要將理字說高反將心與
理與物盡成三片此求合而得離也大約解學最怕將著理字
後來偏要指理字以明其非釋只有關物字則理字便好活用
此正何異於張何鄰所謂即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人去
之術也姚江格物之說正是此法乃反以程朱之說爲義外試
思合外內者義外乎分外內者義外乎亦易辨耳
以理義印証心之同然不是以心之同然註疏理義故只在悅理
義處着解便深得程子註中之意
〔朱有文〕天下本然之一體可疏觀以識其而後大共之謂不得疑
之以惝怳〔評〕理也義也兩也字不泥聖學只是分明異端只要
籠統。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鐵板註腳。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爲兩個也
字破疑耳。其實止是一串。故急接語云體用之謂也若呆煞分
看便是告子義外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人卽成何義
若謂滿街是聖人爾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卽是無忌憚者
除兩路方見孟子喫緊爲人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此章緊要在存字
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單心字不同故說心便須根仁
義說而將可驗良心之所樂所惡不從氣做故氣便須根心將

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蘖非無仁義而但有好
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畢舉不得
此一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旦於此說尤
精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
子之圖說卽從孟子息字得宗也從此推論皇極之元會運
世與靈素之吞黍玄亦一時磕碎矣
雖存乎人者節
雖字直起應緊接上文說
心仍在只良心放失耳
氣日衰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
日夜乎旦無刻不生只平旦易見耳
平旦之氣兩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旣是放失之餘旋卽是旦晝梏
亡隨其後然則所爲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
〔嚴沈文〕此其時亦非遂有所爲心也不過氣焉而已非遂有所爲
仁義也不過好惡焉而已〔評〕正良心之萌蘖但在氣上見耳梏
亡時未嘗無好惡此好惡相近正是仁義之心只幾希耳下說
太徑捷便有病
相近幾希貼定仁義說是
集義養氣求放心是孟子實下手工夫發前聖所未發處曰仁義
之心曰良心曰仁人心也說箇心便指著仁義未有離仁義而
單言心者也此處說心說氣說好惡俱要緊貼定仁義
好惡未嘗亡只不與人相近者便是梏亡之
旦晝梏亡倘有夜氣一線滋生至於反覆則消者日甚而息者不
足以供所消此一線漸滅良心乃斷滅矣須重看反覆二字

不存是不存良心，非不存夜氣也。

不足二字危甚。

不足以存，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日間梏亡循環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漸消泯，梏亡只指旦晝所為，不是夜中亦復梏亡。

夜氣之不足以存，為良心溺且絕也。惟良心之溺且絕，故違禽獸不遠者，只歸咎夜氣，便失之萬里矣。

[illegible]心自有存之之方，原非聽命於氣。[illegible]此是操養正文。

近於幾希者，非氣存其心也，心存息焉者也。亡於反覆者，非心汨於氣也，心無息焉者也。評所以只要存心，未嘗求存氣也。

所云違禽獸不遠，亦只於好惡見之。

此不是言人為禽獸之易，正言為禽獸之難耳。如此日焉夜焉，而

猶未至禽獸，直至幾反幾覆，而後始不遠也。每句作逗，每段作斷，方知為禽獸如是之難。然細思之，却正言為禽獸之易耳，可畏哉可畏哉。

故苟得其養節

養字正教已放人用力，正是存字源流。

孔子曰操則存節

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言者，乃道乎形質而載夫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即生乎操舍，其為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只是單心字，孟子借以發其不可不養直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測之體言，便易陷禪宗矣。

孔子所言與孟子不同，一屬氣上，一屬理上事也。孟子養之得失，有工夫，孔子操舍，但指其收放而言。

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為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為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耳。

孟子引此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其實孔子之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即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說心之為物，最活變不測，惟其活變不測，故有道心人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不得混過。

即聖人盡性，亦只是操之純熟，其活物自同。

程子論出入二字，故曰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活變難把捉，以儆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為正，不必粘煞操舍也。無時與莫知其鄉，平看若側串講，似因無時故莫知其鄉，多一轉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illegible]子體文君子之不用，小人間之也。賢良入對，即是偏聽之奸，而急參眾人之論，奸邪在旁，偏有推誠之德，而遂成拔山之難。云云。評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與利，行王政之與好勇好貨好色，伐國救民之與火熱水深，說時未嘗不足用為善，而卒不能改從，故道理到底不明，自不足與有為。孟子之所以歎蓋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謂王不能知己而為智也。孟子此篇都講性道為學之旨，前後截然明，若從己之用不用說王之

智不智。義小而私。非此章意也。雲間好講事功。惡言理道。故其言如此。此亦似爲當時用烏程不信東林而發。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節

此節似咎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故下節云云。

今夫弈之爲數節

不專心致志。正是弗若緣故。有因章末二句語氣。謂謂弗若之矣。亦不宜老實說明者。與俗論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孟子已提清在上。故章末只用反辭決之。意已足耳。今人非惟不識孟子道理。抑且不識孟子文字。何處與他說起邪。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節

萬鍾於我何加焉。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爲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爲二。卽此一分之中。使近日多少刀頭舐蜜人。喚回殘夢。

只認得一我字。眞便得何加兩字之理。

萬鍾侈於家。不能侈於我。今人卽以家爲我矣。謬甚。

鄉爲身死而不受節

通備文 或行乞之時。忽然動念。苟留吾身。他日富貴。我所固有。今之屈者少。而後之樂者多。則不受者受矣。**評** 轉念卽陷入禽獸而不知。以後雖知之而不得不然矣。紛紛失足。皆坐此耳。**文** 若令未死之日。萬鍾之有蕩然而無遺。行乞於道。非賴相仰。惻然心動。吾又知其必舍生而取義也。而惜也萬鍾累之也。**評** 今日富貴。明日行乞。又是一番面目心術。說得可笑可哭。蓋自本心喪。但爲利欲所驅使。爲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講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此等人。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含僞萬鍾不得。彼赫煒者無論矣。一種貌取禮義之徒。遁入高隱。卽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卽於佛老求萬鍾。遁入理學。卽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卽於方技求萬鍾。尤爲失心之甚者也。

譏訶笑罵世人。儘尖酸明白。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管。心口相違。前後異狀。卽以罵其人。亦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卽孟子所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五鼓思鐘。一炊熟夢。念此更應猛省。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首節

鄧有光文 指仁而卽謂之心。不可也。指心而卽謂之仁。不可也。**評**

先著此句好。**文** 仁而非心。則天理之粹然者。將歸於無。而無所附麗矣。心而非仁。則此心之昭然者。將墮於有。而失所主宰矣。**評** 不落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文** 沖漠無朕之中。萬感未形。是心之寂然不動者也。卽未發之中。而仁之所以爲體者也。事變紛紜之際。百爲妙應。是心之感而遂通者也。卽已發之和。而仁之所以爲用者也。**評** 心仁際分歷歷。**文** 體用一原。形而上下。無精粗之異。顯微無閒。性與知覺無道器之殊。**評** 心仁合一處歷歷。學者不但不識仁字。先不識心字。因不識二字。看此文直平易無味矣。能細會之。便識得此二字分處。合處。賓主同互處。不然難言也。

義爲人路。異端遂指爲外。不知路在外。而所以由者仍在內也。事父則宜孝。事君則宜忠。宜亦在外乎。知此則路亦不是外物。異

端自打成兩橛耳。
義只人路須人由之始得
人有雞犬放節
此章心字。與他處泛言心不同。
【陳際泰文】人有心而自放之則仁病。仁病而義無不病。仁足以總
天下之義。義足以總天下之事。而心足以總天下之仁義。【評】王
兼說仁義。此專說求放心。須有此發明統會。
心字從首節生來。即仁字也。故此節註云。上兼仁義。下專論求放
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
講空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
知覺是仁一層耳。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
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
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爲

馬也。
根定首節說來。纔是心字真解。
學問之道無他節
正惟求放心。所以要學問。知求放心乃是學問之道。兩邊說來方
得。
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
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爲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
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或謂註
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恐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
此却犯朱子所謂以一心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
是。若謂先存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以云仁人心

也哉。此正緊聖學與異學分界處。[illegible]學問外。另有節求字
工夫。即納入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節求字工夫。如此則學問[illegible]
心全無膠黏。有亦得。無亦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黏。有仁亦得
無仁亦得。只心不走作便是。却是蹉了路頭也。蓋人但知心與
仁分離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學問。便收得心
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只收攝此心爲主。則原
不消學問得。參禪坐功。皆可悟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
其所弄之猢猻。便守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謂與一錢
而亂。及金谿姚江之徒。一悟之後。凶德敗行。靡所不爲。惟其求
非學問之求。放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放心。孟子
開示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矣歸本之詞
非極頭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可知

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一作說盡話便
錯。
【陳際泰文】大賢重事心之學。【評】如此下語便倒。【文】放心既求。而心
之道盡矣。【評】可以上達正有在。【文】心失其真。學問雖勤。無補性
命之理。【評】此金谿姚江之學問。彼自以爲學問。而非其道也。提
其字便落彼家。【文】古有至人焉。一意靜攝。曾不立學問之名。【評】
古無此至人。其刪畧邪。
【又陳文】君子之爲學問也。不治其節要。而先明其指歸。【評】此說節
要便落狐蹤。【文】古之人。有假借之法。而昧者失之。則徒守其筌
蹄而已矣。【評】不是假借那一個。不是道理。【文】苟明其旨歸。即屏
棄乎學問。可無害也。【評】這便說壞了也。一屏棄便失指歸。【文】若
人之本原。既已全收。而外來之迹。君子有以捐之。【評】如何捐得

君子擴充變化正多多恭敬耳○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靈也而所統之妙與之俱爲存亡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氣與理去也所以完其爲仁人心也心放則氣離理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之養之使復爲一也異端亦曰求心但舍事理以爲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窮衆理應萬事自聖人觀之雖妙明圓淨如如不動眞常流住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緊根學問之道講若謂只要求心解得更不須學問便是臨濟曹洞余餘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悖矣文中離處在僭要直提看學問是假借釜籬緣他所指學問便粗淺止將披籍誦讀當之不知是學問中一件事耳聖賢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治平

其說豈止如此

學問之道四字講得精切方不爲金溪姚江邪說所亂但講做只有求放心此外更無學問以爲得而已矣語氣不知其流入於不必讀書窮理邪說去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爲當時陷溺者喚醒路頭故指示大段處多舉工夫處少如此章養大者下預先立大者極其徹切然只是大段須有人問大者如何養如何立定有個方法在惜時無人嘗足以發之也然其方法亦只在孔曾思三書中可想而知必無別傳宗旨陽儒陰釋之流喜其空闊不說煞可以改頭換面每借容大之言以行其私且云工夫即本體本體即工夫其蜦亂至不可窮詰不知孟子之言實不如此如陸子靜講義利內外處頗足動人及說到工夫本領則一齊差却蓋大段易取實際難得也學者須就其中尋取孔孟工夫緊實處乃得

體有貴賤節

養小定失大養大却兼小

養其大則小亦得養所以孟子備論四體非邪只本末主使有別耳

[金正希文]君目不能竅所未見耳不能察所未聞手足不能指據於所未到而恃此一物者遂有以周宇宙而無困[評]明目張膽爲親切指示之言然亦得之象山龍川者多此一物三字便是陸家黑腰子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曰鈞是人也節

物交物所以交之由其弊病源流須與勘盡

自聖人以下防交之害同

二氏怕交而欲絕之則交引之根反固矣

心之官三字逗斷其味自領

[楊以任文]誠得其惟一者文不必於心之中分人分道也[評]然則堯舜精一豈非支離邪此等語句最動人然最害理[又]視聽之惺惺莫非知也深思以致知古之大人是以有自得焉[評]心得其官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此理自好

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兩句緊相照故思字與耳目一段對不與心字對也人皆說成能思則得其心失其義矣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下兩句只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爲大體耳艾千子謂心之官則思此有人心在內思則得之則皆道心心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大也坐祗看得

之意致生謬解也。
艾南英文自記 心之官則思。此思字雜形氣理欲在內。思則得之
思字。方是愼思誠意之思。惺然不蔽於物。若兩思字作一樣看。
則下文不思者。豈蠢然槁其心乎。評 朱子曰。心之官則思。固是
原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其所
思若不思。却倒把不是作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順他做
去。却害事。觀此則兩思字不同之義了然矣。蓋下文先立立字
即此節二箇思字也。
羅萬藻文 心亦體也。而此乃天之有意與人者。而謂非其大者乎。
評 此天之所與何總大小體言。次句乃貴重大體。今將次句黏
連上句。謂大體爲天意所與。則此字竟單指大體。豈小體非天
所與乎。曰先立。則耳目之官。非無責成也。但重在大耳。

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
立字中有工夫
全篇所謂先立其大。立其所立。非孔孟之所謂立也。
孟子爲邪說以理義爲外。故其立言。專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
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
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
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詹阜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
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
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
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
陳際泰文 世之人必欲拚聰塞明而後得以自安者。其內度敗也。
評 與端怕外緣。正坐大者不立。或云三界惟心。他正亂心遮箇

耳曰。他先去了理義。叫大者如何立。他自以爲立。却又壞了這
大者。非立也。
孟子當聲言淆亂。人心陷溺之時。故其所言。大約辨醒是非處多。
實指工夫處少。故其語多懸。易爲外道所假借。陸子靜亦指此
句爲註脚。却是改頭換面之術耳。如此節講先立大者。是甚卓
越。然大者如何便立。却未及詳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也。七
篇中大約如是。或謂說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即工夫邪說
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補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後如何
代爲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者也。有孔思
所說工夫。卽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眞是孟子意中工夫
爲難耳。
所以必當先立之故。不必更生枝節也。上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

蔽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已明言之矣。然則先立之工夫如
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孟子此章大段爲有人爵者言。令其猛省。而求爵者已在裏許。看
末節或之甚甚字。及終必亡句自見。故註中補固已試矣。最宜
熟味。古人始終只是一箇修天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之意也。
今人始終只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
修也。若謂孟子有以人爵歆動今人意。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
與古人又何別邪。故重看人爵。都是窮秀才眼熟科甲俗腸。非
書旨也。而評家又以爲得歆動意。皆拜塵望火之見。此病雖在
文字。而害中心術者。故不可不辨。
滿腹皮稼急科名。臨此題。如何不卽重人爵邪。孟子正爲此輩

喚醒春夢耳豈肯更踏他騷邊枕子乎

首節

學者不識得天字惡他英雄才智壓倒在氣數之命下矣氣數之命即人爵也不知上邊還有個天命之性在此是氣數沒奈他何底聖賢只爭這些子耳孟子特提個天爵已將氣數之命抹視在百尺樓下然是實理非虛氣也請看孔孟程朱今日又何嘗無人爵故曰大德者必受命

〔從容游文〕人知爵之制於帝王也不知帝王之爵孰爲制之〔評〕此一評下得天驚地動豈紙上家當所有〔文〕人知爵之宰於時命也不知時命又誰爲宰之〔評〕天爵不是時命故以因果感應勸人即是功利邪妄〔文〕有仁義忠信樂善之人於此使其出於王侯之觀貴矣使其不出於王侯而出於匹夫益貴矣〔評〕孔孟這修豈以人爵從不從重輕邪讀此知重人爵之謬矣○文章不朽存乎議論議論高下存乎識見若識見出孟子所謂今之人下而作此等題宜其蔥茶無氣矣開口能道帝王之爵孰爲制之時命又孰爲宰之只此已直抉原頭將來分看合看橫看豎看無不拔地倚天亦自有巖巖氣象蓋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寓言名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自天字不明異端橫起其最下者至袁黃了凡造爲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爲善夫所爲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偽行善事此勸人爲惡非爲善也即使盡如袁黃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棄必亡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爲善者衆自漢以來爲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爲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邪獨此文識天字洞徹公私義利之原有觸於中不避世之忌諱附辨於此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惟其共樂所以貴也惟其共貴故曰天也程子曰天即理也

樂善不倦似是修字中事如何說人天爵不知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是天理合下當如此古人修而不要也只還他固有耳爲要人爵而修便已不樂那得不倦此要字病根早已生成也今人讀書作文何嘗有所樂在焉只爲富貴利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上學時早已棄絕天爵矣故先儒教人尋孔顏樂處

古之人修其天爵節

修其天爵對定要棄二字說纔精切

修字中便有不要不棄根原在

修天爵便與要人爵之修不同人爵從并與得人爵之人爵異桓榮夸稽古之力直敗露鄙夫心術矣

從之是孟子說中所有古人意中所無從字即祿在其中意

人爵從之後須知始終脩其天爵緊對下棄其天爵而言不然直是入關棄繻爲小人之尤矣桓榮稱稽古之力古今以爲美譚不知最是壞人心術語此李固所以勉黃瓊也

天爵有人修在人爵之從正有天命在

〔從世游文〕因其德之大小以定其秩之崇卑自有位置古人之人爵〔文〕人爵隨天爵高下〔評〕觀其學之淺深以定其身之出處趣自有位置古人之天爵〔評〕此意尤未發方見天爵天字不是泛說

子妄謂能追復古人之天直駆咨三代以下。
巢許一流所修原非天爵不算在帳內。
今之人修其天爵節
此章本爲爭蹈逐臭者而發觀此節要人爵棄天爵兩段正是孟
子曲揣人情嘻笑怒罵處。
見處纔落時命作用便有此章尋理不徹此節曰要曰棄而半截
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後半截看
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前半人終身忘節今在初上學
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入名士下梢頭都靠文字不著便是
要棄必下梢樣。
由其可棄知其修時是要由其爲要則其所修亦非真仁義忠信
矣朱子謂孟子時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今直廢天爵以要

人爵如五霸假仁義今之諸侯幷不假矣就時文言之隆萬以
前先輩崇尚實學視制義極重自萬曆末年至今日視制義日
益輕士大夫無不以時文爲爛惡不堪之物當其開筆試草時
已棄之惟恐不速矣只緣要公卿大夫在此不得不爲耳此豈
非要棄實証乎於是有歸咎時文不善者不知先輩時文何嘗
如此爛惡不堪哉故做好文字與做醜文字其立心便有人禽
之分此便是兩修字不同處。
成弘以前人尚立品即科舉亦尋他出來故其人尚可觀不似而
今一班乞兒相
真讀書而科名至尚是修從中事自萬曆末年揣摩之說興士人
目時文爲敲門磚言得雋即棄之也試問敲門欲何爲取美官
多得錢廣田園長子孫耳然則修敲門磚時已習成盜賊之心

安得復有人品事業哉故凡爲揣摩[illegible]之人不獨其文醜惡
其人必下流鄙夫也有志者可不戒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人之所貴者節
良貴即上章天爵
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賤全靠外邊做貴重畢竟外邊如
何貴重得我。
詩云既醉以酒節
孟子以仁義爲宗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取飽字大意德即仁義
也仁義之積中爲飽其彰著於外爲聞譽。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言大誤後生疾没世而名不稱三代豈
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耳三代下之好名但在虛華榮利

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名止就當時聲貴與一時
市乞嘖嘖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人之所鄙恥而痛惡者一好
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只如無有矣須知令聞廣譽從
仁義來原不是外邊事。
黄灣論文士苟奔走於要津其勢可以無不得也而獨不能竝得
其名評今亦并得名但得齷齪之名耳文人主能其車馬宮廬
以生尊敬之心則當之者亦足以自雄矣評此桓榮所謂稽古
之力其志識卑鄙極矣何足以自雄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夾
拶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這熟字亦有名象氣
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見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

熟之是工夫。不是工效。

熟下著個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亦不僅末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鳶飛魚躍活潑潑地道理具在俗眼只見得一飾皮毛耳。

熟之非已熟也。故只在用力上說。然熟字是火候境界盡處。又須見得。之字纔有着落。

熟之是從生做來。

而已矣是無所不舉。

熟之只是用力到盡處。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四終

孟子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章

黃大力文　禮者義也。即食色而是也。欲食欲色。人情也。不欲紾兄臂。踰東家牆。亦人情也。究之亦情爲情用。安在其情爲禮屈歟。可以名禮。又即可以名情者。則信禮之名。爲聖人之假說也。彼尊太上何玄同者。其是也。文千子　此章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權衡輕重。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不知大力何故極口詆之。總由學問疎淺。不細心識聖賢語耳。彼尊太上何玄同。不知大力身在學宮。借四書五經獵一科名。何苦叛孔孟。要作老莊門下人也。評　禮本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善之則。乃所謂天也。因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皆天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悖。此聖道與異端分界原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自良知之說熾。學士大夫皆以本心爲宗旨。而以本天之理。皆屬外假。波蕩陸沉。爲萬世大患。大力諸公皆爲所惑亂。蓋文人尤易陷溺。以其詖淫邪遁近乎文章之詭幻也。當時有千子一爭。雖不能障其橫流。然亦狂瀾一砥矣。如此評不可不傳。爲學者戒也。

陳際泰文　聖人深沒其文於經。而旁寄其權於義。評　禮以義起。經文甚多發明。未嘗深沒也。若須深沒者。必非禮矣。

金重於羽者節

豈謂二字。固是設言一鉤之輕。正是反跌金之七重。未可以此爲喻耳。

輕只在一鉤耳。固未嘗輕金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徐行後長者節

歸有光文　性一孝弟而已。評　此却說不得。孝弟是性所行處。故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文　孝之盡而爲聖人焉。率吾性之仁已耳。弟之盡而爲聖人焉。率吾性之義已耳。評　堯舜之道與孝弟。畢竟兩樣不倫。如何綰合得攏。提出一性字。則堯舜不大。孝弟不小。自然關合矣。然性字混淪。與孝弟關合處。尚少一層。於性中提出仁義二字。則孝弟與堯舜之道關合。皆切實無疑矣。先並於此理精熟明通。如是後人扣盤捫籥。從何處討消息也。

而已矣盡量之謂。正謂非高遠難行事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高子謂小弁過於怨。孟子謂小弁正當怨。

仁孝盡頭。到怨處纔見。

小弁怨。尚無補於平王之孝。况不怨哉。

只論道理當如此。不是乎平王以孝。亦併不是贊其傅之能致平於孝也。講道理。不講事實。

只論書。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作平王之詩。只有一怨字爲至。怨至便是舜之大孝。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此論詩也。宜臼非能怨之人。其傅亦未嘗導以處怨慕之事。此又當別論。不以小弁掩者也。將宜臼與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法。而義相發而不相礙矣。

張自能文　庶人之家。鮮骨肉之變。而哀怨之章。往往在有國家者。評　此未確。變有大小耳。庶人正多哀怨之辭。文　因亂而得立。則

太子固異於弒父者也。此與楚商臣何異。而諸侯不之討。幸能保有伊洛者何也。【評】因亂得立。與於弒父。固正議諸侯不討。保有伊洛。何足証平王之孝。將煬不以荒淫亡。將亦爲孝主邪。【文】天下未有其怨如此而弒其君攘其位者也。【評】固亦有以怨而弒逆者。況平王原不怨。小弁詩怨耳。【文】平王之得國也。君子猶許之。而何論於晉武之事邪。【評】君子不曾許平王。平王負弒逆之罪。肅宗尚有恢復迎奉之功。肅宗即不得爲孝。豈可與平王同讞邪。【文】人君之事。與庶人異者。一可以致亂。一無所貽禍也。【評】此乃孟子論詩。不是論平王。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是說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至謂人主之孝與庶人異。重在社稷。是以功利奪天倫也。論語爲衛君哉。孟子竊負而逃意。又如何作解。此等議論。若學者胸中。

後來生心害政。不是小事。不可不辨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節

離騷非忠臣不能作。小弁非孝子不能作。皆以其能怨也。非怨字不足以見忠臣孝子之隱衷。其所以能怨者。眞忠厚和平之至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節

何以是不解之詞。然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二節

其實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怨字內。即帶不可磯意。孟子怨字內。即帶慕字意。如此則不啻去而萬里矣。

怨不僅行吟坐歎了却也。驪山之禍。驪山之後有幾何感格消弭挽回功用。都在怨字中出。與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之作結也。不然。即使小弁竟是平王自作。亦只算不怨耳。此怨慕與怨懟所由分也。學者須明此義。

宋牼將之楚章

說秦楚罷兵之說。孟子與牼未嘗不同。只所爭者號耳。所謂號者。只在針縫之間辨之。然而究其所歸。如是則王。如是則亡。如冬夏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節

三軍之士只說罷兵已耳。爲人臣者八句又推廣言之。以起下王字。人臣人子人弟。仍繳三軍不得。臣子弟。從三軍廣言之。君臣父子兄弟相接。又從臣子弟廣言之。以追出下王字。曰是字至相接也。十六字作一氣讀。停歇不得。

爲人臣者以下至相接也。是推極仁義說。行後景象。與上文對照。

不可呆做實事。

仁義本人所自有。故即悅即懷。

【朱錦文】臣而不仁不義。無以對吾君矣。仁義之臣。其臣必忠云云。【評】懷仁義以事。即以仁義事之也。以字著力。當玩。似此語氣。則仁義與事君父兄兩分矣。

爲人臣者以下。要見無人不仁義。所以王也。

上說三軍。此說臣子弟。總是推說無一人不仁義也。

只君臣父子兄弟相接處。是仁義之原。便是王道之極。只被戰國說士講熟一個利字。雖外面相接。而裏面已不相接矣。請看今人家父子兄弟閒。利則相親。不利則相怨。以至弒奪者不少。然歲時酬酢。究有不得不相接者也。只是仁義二字。畢竟去不盡耳。豈天性之相接如是乎。故懷利相接。與懷仁義相接。相接兩

字叠門又當緊還別也。
懷仁義乃能去利必去利方懷仁義實用義在六句下插入去利
二字正不得忽略。
於利還有絲毫去不盡即於仁義懷之不真。猶之於仁義有絲毫
去不盡亦於利懷之不精也。孟子特加入去利二字。煞有精義
相接也。下文何有兩層在。然而不王二句。是未備盡處。何必曰利
句。是總繳上文也。字處綰若一總說煞。神理不爲矣。
利之效極於亡。仁義之效至於王。正要看與上段不同處。
大。須相接諸字。雖同上文。皆衆一變。意義亦換。此中有實際在諸
字境界。正不得作一樣看。

孟子居鄒章

前的確說 儲子不能用賢而徒修往還。失相職矣。則責之太過矣

孟子從言。[illegible]若鄒季子。齊相儲子。各以幣交。固不足論。特其報
見之禮有殊。是或一道也。而在孟子正要論耳。豈受時不論而
報時又有道可論邪。[illegible]季爲攝主。一旦有境外交。陰璃名士。亦
將見裁於法。何況委監國之重。修布衣之歡。握手而去。是殆不
可。故季子之不來。孟子之深是也。[illegible]戰國時未有此律例。孟子
亦不避此。章意重交際予受應酬之道。視其誠意以爲衡。皆有
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不重在用人好客。亦無孟子思用世
求知己之意。至謂季子居攝。法當避嫌遠害。故孟子是之。尤爲
謬說。

淳于髠曰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孟子曰居下位節

前節說 仁字即照三子說。不必又進一層。亦非爲照三子。故仁
字不必深講也。淳于髠雖爲去就名實。故孟子答三子亦只說
其出處。仁字原只在進上說。理本如此。然正須識得仁字全
體。方能不深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此
又不可不知。

曰孔子爲魯司寇節

難安頓在知者句。說得知者是固非。說得知者不是。下乃字反無
地步。總在衆人中說。知不知只作一例看。
知不知總是衆人。總是不識孔子。服於說毛。爲足爲輕重哉。
鳳凰之高翔。爲衆不得而同之。君子所爲。壁立千仞。其視淳于之
徒。鴟鼠耳。然理自平實。道則中庸。固非高自標置也。又須得聖
賢譜脈。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節

只說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
有。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拔卻。此摟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
不用陽尊以爲摟伐矣。故此節當講霸者之無王。不講諸侯之
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若止在權勢統制立論。
縱極恢張。止適得漢唐備馭藩鎮利害耳。
本原不同。故法制亦別。須見王者所慶之關治養。彼管商之治
開疆任土。養私人。納游士。正三王之罪人耳。
五霸未嘗不益地力用人才。然其所爲正三王之所必誅。豈有慶
乎。即後世亦未嘗無慶讓。然只在權法上講。雖曰天子出。亦總
是私心。非王者之慶讓也。王者之政。直從上天生民出來。與富
強駕馭權術正相反。此是王霸分界處。朱子所以不肯輕可漢

唐也。

五霸桓公爲盛節

若曰五霸桓公爲強，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爲賢，則掩卻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

孟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

翼注云云。評道理太大，恐不是齊桓甲裏。或云假仁義不嫌其大。不知縱假，便有假道理。此嫌其真，難爲假耳。

將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周公之封於魯節

突然提出始封，孟子立言，大義嚴正。

只說周制深計，便止寫得漢唐以來權略私心。賈長沙衆建少力，

非王道也。直說得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此。纔是儒者見本之言，纔服得慎子倒。

儉非儉嗇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之意，最善摹寫足字之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

今魯方百里者五節

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言必當損，蓋無益理也。爵勢對舉，意在爵外。

君子之事君也節

道個道便照上王制之不當，好道個仁便照殺人以求之不容。僅而已二字，便見慎子所爲，都是違仁之外[illegible]

[illegible]人臣定其志而事君由乎[illegible]仁不可分，纔是務

引其君四字，一筆直說下。君必須志仁，臣亦須當道，非志仁屬君子，而當道屬君也。如何君臣各分了一件。

有功而寧無功，有利而寧無利，此是聖賢打穿後壁本領。舍此而求必濟，便是鄉所不爲，先自處於蠅狗。董江都之得爲儒臣，亦只解道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只解道成敗利鈍非能逆覩。今但稍細士，習聞陽明後人顏鈞李贄之悖論，概以釋濟豪傑自命，終其身猖狂恣睢，自陷於極惡而不知者，蓋不少也。嗚呼，爲孔墨，爲王霸，爲儒釋，爲朱陸，爲人獸，只在此則辨取舍旋耳，可不慎哉。

尊世說文云云。又千子耳就魯上說，雖是，然不免狹小矣。評豈此狹小哉，直說壞道仁矣。謂孟子私計魯必不能勝齊，又恐魯不肯受畏懦之名，而借道仁之虛言使之有托。如此巧詐偽妄，與

儀秦之類何異。直說壞了孟子矣。總坐不識道與仁之理，便胡亂至此。

合注文聲色貨利之欲，撻伐無敵之威，識時之儒，不能禁之使不爲，而正操以爲引君之資。評意指好勇貨色進說，誣引字極切。而下字有弊病不小。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踏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耳。豈曰不能禁之使不爲，而姑曲爲之說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illegible]文貨殖如圭，精心計，知圭業已捐南畝之利而不居，則必稽山海之貨以自封。是民進不得業本利，退不得收末利也，民之所不樂也。評白圭貨殖人，應有是理。然如此說，其罪反輕。況果輕本利，民無不樂，但不可行耳。文以中國之道治貉，則貉弱矣。評果能以中國之道治之，亦必不弱，但非所欲耳。觀即彼之

說也【之】漢文帝三十稅一。其季年盡除民租。至景帝時乃復致治之盛。幾比成康。豈孟子之言有時不驗耶。曰漢文誠乎貉者也。白圭詐乎貉者也。【評】此豈可誠耶。文帝之道究不可行。以其貉也。

聖賢論事。只有個是非。是非當下便明。而成敗利害自在其中。二十取一。必如貉之去人倫無君子而可。如是則當下便不是。不必向輕與少取正爲多取也。看多取甚於去人倫無君子。亦只是利害見。見於是非耳。凡爲史斷者必坐此病。故朱子力與永嘉諸公辨論其失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章

不單道不亮。不單道不執。而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是要從不亮中做出所以不能執緣故來。意思議論正在上下兩句之接縫處。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陳大說文】爲政在乎得士。強稱商鞅。智稱蘇秦。博稱鄒衍。是三子者亦皆稱先王之治。託前聖之書。以干當世。使有人焉好之而盡其說。則彼固非無善之可採者。【評】樂正子好善。非好士也。好善則正與縱橫捭闔一輩相反。大抵只作好士看。故要化用此輩。不知此輩即可化用。亦須仁漸義摩。教行俗美。如何一時便化用得。如商鞅蘇秦等先陳帝王之道。故是愚人之詐術耳。豈眞知帝王之道者哉。總坐看善字不的。便生此病。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此章意。既不是富貴人說滑得。亦不是窮愁人爭餓氣。平平實實講來。纔見得聖賢當此。自有聖賢之益。庸才當此。亦有庸才之益。徒作窮秀才。假豪傑。爭虛氣。說大話。直是沒交涉。

孟子此章。不是爲今日窮秀才歎苦。

首節

帝輔王佐霸臣。三項並舉。正見凡要成得一個人。皆如此。

此案也斷在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節

【黃貞文】癡思竊告。其下者感憤怨懟者也。或一折而入達情放曠之域。必反有爽然自遂者矣。【評】嵇阮之徒。皆從悲憤轉入者。二氏中亦多收此黨。自古窮愁悲憤。至不堪之處。多踏腳走入差路去。此二氏之所以日盛。而人道之憂也。他也道是大事因緣。眞仙法器。儼然亦以爲大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苦勞五句歷倒。而自入於禽獸非類之道。中庸所謂賢者過之耳。

行爲拂亂。都只在倫理言行上說。方與下動心忍性有會。若就天下妄求名利之人而拂亂之。不過走入差路耳。又何動忍之有。勞苦餓乏拂亂所爲。若不待動心忍性。則今日街頭不知多少君相矣。如何是心。如何是性。如何動心。如何忍性。一字含糊影響不得。

【詹菘說文】人有何貧。置其心於無用。終其身無可用之事。人有何富。運其心於不窮。終其身無可窮之理。【評】村農作家。亦是此理。何況於大任乎。

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其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是才全德備。稍有闕欠。定到墮坑落塹。

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但微有次第。然所以二字直貫。語氣無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

所以二字是豪傑自強。肩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底擔頭不

起原非衆傑也。
所以二字甕然。窮秀才莫認錯黃梁春夢。
徒貧賤不中用。處氣傲骨不中用。
全旨正欲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若要熟須從這裏過
也。時文輒作感士不遇賦。即有慷慨氣燄。亦是窮秀才替古人
作空頭門面語耳。今日兔蠶鶉結者。苦其心志。大率不免塵埃
中安有如許天子宰相邪。
陳做文人非大任之人。不足爲世有無之數。則心志欲其愉。筋骨
欲其逸。體膚欲其充。身與爲欲其豐腴而順適。所愳之所望於
天者不過如是。而天亦若不吝而與之。**評**如此則科甲美官天
只是豢養一號庸人耳。
貧士不辰。雖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躁進弋獲美官多錢。蠅營狗

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爲伏櫪壯心。吾以爲反駒逐臭耳。五品
四維從頭不識到底。又何曾動忍增益乎。
人後遊節
改作喩。都說人學問。不得作看透世情話頭。
然後知生於憂患節
趣做文憂患未必皆生。而憂患中有生之理。安樂未必皆死。而安
樂中有死之情。**評**此正存乎其人。窮愁者不得便作護身符。
附首節文
歷數遇合之奇。其遇合之前可思也。夫舜說諸人。其表見於世者
大約從其發與舉之後觀之耳。試數其所發所舉之由。不出於
一而若出於一。君子不得不致思於其際矣。今夫人當貧賤。則
未有不思及古之富貴人者。曰何其不類我也。此其人於古人

無與也。其意薄也。人當貧賤則未有不思及古之貧賤而後富
貴人者。曰何其不異我也。此其人於古人猶無與也。其氣矜也。
不肯見古人之所以富貴。不肯見古人之所以貧賤而富貴。不
特富貴非古人。即貧賤亦非古人。則安得不取古人衆著之迹
而詳觀之。夫古之生而富貴者有幾人哉。使運命有隆而無汚。
德業有全而無缺。則皆生而富貴可也。而不能也。於是乎五帝
之末而有舜。當帝之終。王之始。生舜於其間。不於帝宮。則於羣
后。夫豈不足以微庸而受終也哉。而必自歷山來也。則帝佐之
所發可見也。自是以後。無布衣而爲天子者。猶有布衣而爲相
則必賴夫舉之者矣。後數百年而有傅說。當殷室衰復之會。又
數百年而有膠鬲。當周家興革之時。此二人者。帝胄焉可也。望
族焉可也。而一則於胥靡。一則於負販。則王佐之所舉可按也。

自是以後。無舉於天子者。猶有舉於諸侯。則亦仍夫舉之而已。
王降而霸。管夷吾之功。齊霸降而外裔。孫叔敖百里奚之業偉。
此三人者。獨不可出之華胄哉。而或則於縲囚。或則於九澤。或
則於五羖。則霸佐之所舉可驗也。當其世之變也。此數人者固
不知也。及乎既發與舉。而後知世之變也如此。當其與世俱變
也。此數人者又不知也。及乎既發與舉。而追意夫未發與舉之
初。而後知與世俱變也如此。而抑有說者。於畎畝不即爲舜。於
版築不即爲說。於魚鹽不即爲鬲。於士不即爲夷吾。於海不即
爲敖。於市不即爲奚。而此數境者。獨見重於數人。若爲發爲舉
不在數境而自在數人。則何也。而抑有說者。不於畎畝何損於
舜。不於版築何損於說。不於魚鹽何損於鬲。不於士何損於夷
吾。不於海何損於敖。不於市何損於奚。而此數人者。必見重於

數境若爲發爲舉其在數人者正在數境則又何也悲憫窮愁未必盡生若相厚生偏深常以此參膚林而或者曰舜聖帝也說與禹猶賢輔也夾吾放奚直偏霸材也是殆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雖聖賢不免焉如是即偏材不免焉如是謂以此難聖賢也則其待偏材過刻謂以此厚偏材也則其待聖賢又過薄矣然而非薄也非刻也若畎畝若版築若魚鹽若士若海若市皆可以爲舜而有說爲禹皆可以說爲而有夾吾放奚豈碩其人自爲之非天意也而天意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五終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三節各分知行說。然大學言物格知至。畢竟知性是始事。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畢竟立命是終事。知行雖微分先後。然不是待盡心知天了。方去存養也。故先後二字不宜說煞。

首節

首句頓住。朱子謂者字不可不仔細看。者也二字。原指現成者而言。

首句重提。多說入存養界上。不知盡即知至。至字原緊貼知說。盡亦是知裏事。不是說得全其體用。

知性只作窮理兩字看。正指零星精細切寔工夫。若誤認本體統會。要說高一層。便與知字膠粘不上。不知零星精細切寔處。莫非性也。正莫非天也。如此看乃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却正是所見低也。

駁謬文 心之源於中含者。不可以性言也。一有性之可言。即已非性。然試從一物未接之始。有恍然可識其爲性者。是即萬物之所以具也。評 心之中含。正是性。此誤解程子才說性便已不是性意。程子謂人生以上。其理在天。既生後已墮形氣。不全是性之本體耳。孟子知性是格物窮理。非宗門明心見性也。說得過高便易錯。

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零星。若要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卻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則可。貼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闢宋儒之性即理爲非者。亦皆惑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故附論及此。

駁有源文 析之無不精。故合之盡其大。評 二語與正聖學異說不解在此。文 學之蔽也。由知之不徹。而支離之見病之也。詎知夫窮神知化。有至簡至要之功乎。評 此卻惑於傳習錄。此章所言知性。正講精詳。不講簡要。

只知性便是知天。不是性上又求知也。

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朱子云知天只在知性裏說。

此題誤處。大約將性字看錯在本體原頭去。語意遂多雜和下節。不道性字只作理字解。知性只在零星處說。又知天即在知性

裏。盡心卻在知天後。與下節又有不同。

今日與說。亦無不說天說心。總不懂性即理也一句。孟子提醒正在此。

心與性要分成兩看。性與天要併成一看。天與性納入心裏看。心與性歸原天字看。心與天靠實在性中看。心性天三件。有順看倒看。三者又總在知上看。不如此拆剔粉碎。也不能融會貫通。人亦說致知。到底不切合。只是性字看得虛空鶻突。則知字亦無靶鼻。要知此性字。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一句。莊定事理說性字。則不但知字有著落。并心天亦分明矣。

盡處見天命原頭。

盡心便有性字在內。講知天亦不在知性上邊外邊推一步看。

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

衆理卽統性感萬事卽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衆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而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摩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卽此是佛性故雖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是邇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而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唐皐民之下機忽覺澄瑩王守仁之說場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

張子心統性情四字眞千古獨發不是此心則此理斷藏何處但不明所順藏之理則心雖有而不盡禪學所謂明心見性必先截斷事理而後能與見本體是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不知離却性天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於心哉聖學只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蓋心無所用其知知性天正爲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方好存養不然又存養箇甚故此節工夫重知性而所以欲知性者只爲心下節心性並言而工夫用處亦只在心聖學未嘗輕者心也但必合性天而後謂之心耳看此節首句四字如何鄭重分明

或問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順健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所稱如主靜良知知本愼獨等皆

名是而是非同是此術陸子靜楊簡袁燮處此是義利之間宋子曰此猶是第二著吾儒說萬理皆是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雖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憚下梢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喻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

此節紛紛入道他說在知字不知他說在性字若作格物窮理看道是說向外與心大一字膠粘不上與下節存養關會不通不知此糊却正坐分內外爲二看得外面一切道理與裏面本體無干不但性非其性卽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爲講心性到極精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纔說性便是合外內之道曉得外邊底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文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聞闊覽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窮理正墮落詞章訓詁爲異端所指爲支離者此則原與心天膠粘不上與存養關會不通又出異端之下無惑乎其聾伏於禪和也故此節只要道得性字不差知字自有著落

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固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一箇知字中具有格物工夫在到第二箇知性則純指功夫全備時所謂物格也第三箇知字乃是盡頭處所謂知至也

集註於此節及言游過矣節皆從極難體會處曲盡其理微妙入神也只在語句文法中所得却在語句文法外直與古聖賢心口相貫接今只將者也則矣幾箇字體會得神亦與集註心口相貫接矣

存其心節

存之功多養之功少存之力重養之力輕存之事顯養之事微

劉毅文 一事也我爲之而我之心有許我爲之者有不許我爲之者此則吾之天懷中發者也評此中消息至微故工夫全在慎獨

楊以任文 云云評只見得一箇心字於性天源流毫不親切此從釋氏得宗本心而不本天故其看天字便作諸天帝釋觀於聖賢所說性天無與其看存養精則在名利之間精則如如不動而已其看事天則慈悲普度作用神通持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打破這一副家當更有何聖賢道理哉

熊伯能文 性心之浮動而無如何也則後天以動其祗畏而今且癸朋也云云評所以事天不是指陳功效存養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到純熟後方算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則天在心性外事在存養上求合轉離矣文人好爲高深之言反於理不親切病每如此

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然後方爲事天養性固在存心下然亦是存得此心便養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才精深也

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了方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存養忽然上極事天所以二字乃直指合一語非進一步進原語也

中庸首章自天命說下先戒慎恐懼而慎獨直指工夫在未發已發末章自下學立心說上先內省不疚而不動不言直歸到無聲無臭明此則先存心而後養性皆庸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間矣

天字即在心性中另起爐竈便不是所以語意

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猶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爲二在蓋心性即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此分言之而理愈一者也如彼之言必如知州知縣管攝得天方是與天爲一若事父事君敬畏着天便是與天爲二却將天看做外邊甚物事要與他比並商高下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己事則州縣又何與己事州縣而知即是己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己事哉又

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尚屬賢人之事尤非也存養工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至焉皆存養也即庸人一息一端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即是事天但爭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

熟後也只是存無始終只存在這裏

始終只是存養始終只是事

殀壽不貳節

陳際泰文 吾人即令身爲聖賢而不能自主於去來之間亦復何用評落此種邪見便向禿丁座下討棒喫與聖賢絕無交涉要知便能自主於去來之間亦復何用又評吾人即令道在尋常而又能相兼於神明之客政名爲邪評若云做秀才不妨說佛法此種議論已入禽獸而不知異端又評凡人之謂死生者數之立

不立非命之立不立也【評】數亦命也【文】古之至人得道而不云者其精爽神明人亦安得而見之【評】立命亦不爲此立命卽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謂自我作主不出造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卽知死能事人卽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爲事故曰殀壽不貳也釋氏但以生死爲事故求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胡孫走却直向髑髏邊滅便道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視之乃其所謂存精魂也秀才見識低汚奇得生死事大已落在他脚底來已爲詩殀所試何處得有立命來立命不是化吉爲凶轉禍爲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要之此命字不是術家二氏命字道理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此章是從上章末句申明未盡

凡不能安命皆坐不知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此聖賢放下一格爲庸愚說法耳

此章正爲下等人說法

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爲最下一等人立言耳有點醒語有指示語只論有益無益點醒語也有益何故以其在我無益何故以其在外指示語也然在我者雖無益亦當求在外者雖有益亦不當求補出此意來方是聖賢正義之學以文言之是進一步之文以理言之是前一層之理也

大意在兩結句是也者也語氣指點得神

求之有道節

非是求必不得但得亦不因求耳方是無益

無益云者非是必不得也只是不相關耳如今日以醜擧體求遇其不遇者甚多竟得一醜耳然則卽有遇者亦豈醜之力乎全要從求得毫不相蒙處立論又要從求得似乎相蒙處指點方是喚醒下等人語

無益正可從得後想出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首節

【許世緒文】物皆備我也此爲天地之間獨一我已【評】卽世尊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惟我獨尊絕不是孟子之言【文】物者君子之所狹觀我者君子之所大用物我合而還天下之同矣【評】狹觀物便是外義大用我便不是皆備物我合便說成兩件不

知此物字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獸昆虫草木之謂也看物字錯便生出用我尊我二氏之言矣

【又章文】明乎我之備物而可以善我與物之用矣【評】與字用字都謬竟以物當衆生二字解矣【文】何言乎其備也以不異也【評】謬不可言艾評以爲粗套不蔽其辜【文】旣皆備矣我之一身亦卽遍散於天地上下【評】千萬億化身狗子皆佛性耶一派胡亂其謬與首作同總差在物字故吆呼我字滿紙耳逆已物一體之說亦并不是儒家道理直從原頭系來依他說是萬物皆同於我非備於我也備指事理而言

【顧際泰文】萬物望仁於我而我亦欲一一而仁之此非作而致其情也【評】未必便望及我亦無暇去仁他且管了成已仁也著【文】盡萬物而仁之云云【評】物字包羅事物道理無所不在今止將

做人物物字看。自然粗淺鄙小。并將仁字作萬物一體之仁。連仁字亦粗鄙淺小矣。要之渠並不識得儒者萬物一體之理。只和尚慈悲普度諸佛衆生同根說之耳。

物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器之物也。故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言其理無不具耳。若單指對已有形之物。則皆備義不全。亦說不去。如釋氏問石頭在心內否。曰在。日行脚人著甚來由放塊石頭在心內也。

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他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物各一我。我亦一物。諸語俱囈夢耳。

即泛還萬物。不照註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說。亦大顢頇在。

此言吾性中無理不具耳。非謂與萬物相關通也。理本具我。則萬物皆在裏。以我巴攬無窮。則萬物原在外矣。總之不明萬物只

是一箇理字。憑他說象說數說應感。都打成兩開。於書義毫無著落也。

註中兩箇理字各有義。理之本然理字。是合物我說。猶統體一太極也。當然之理理字。是在物爲理。猶物物各一太極也。

王恭先文 自世之學者。不知理之本然。而以爲在外也久矣。**評** 一句道盡至今講學病坐此耳。

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例。只懸空立此句。吃緊正在下面。

強恕而行節

此節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恕在。故氣力全在强字。泛作恕以求仁。籠統不切此章矣。

恕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强字。强即勿施也。而强字卻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時作但似强恕則近仁耳。

黄淳耀文 仁從恕入者也。**評** 謂求仁從恕入則可。謂仁從恕入則非。**文** 君子當勢窮之日。或反有不仁之時。乃仁有缺陷而恕仍存。恕能充長而仁復見。以其剝復之不遠也。**評** 此是經權曲直義。不可云剝復。于仁恕原頭所見未的。故講到道理至處多模糊。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潘世綸文 事之得也以其近者也。其失也亦以近者也。**評** 是言理不止事之得失。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著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著不察。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而不能入。或誤於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入拘蔽之路。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只說近而易忽。故不著察。亦止見得一種病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未足恥也。無恥乃可恥耳。

由有可恥而至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爲恥。今即以作文喩之。凡作惡爛文字者。其初未有不識羞者也。巾箱本頭雖恐人見。既而稍出示人。面皮漸老。便公然刊梓行世。始不識羞矣。今有人從旁大聲疾呼以罵之曰。若輩之爲是惡爛文字。眞不識羞之甚。其人初聞此言。心覺悚然。既而聞之稍熟。便復怡然答曰。我固不識羞。預卿何事耶。於是遂不以無恥爲恥。而恥根始絶矣。然則要其可恥。必先去其無恥之意。要去無恥之意。又必先去其不恥無恥之意耳。作文之心。卽爲人之心也。可不猛省乎。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勇生於恥耳。恥是千古作聖之基。

凡人得激厲之力爲多。

吾嘗謂今世非無才。奇才滿眼。只是無志。所以無志。總緣無恥。屬之爲禽獸。非人。莫不勃然怒發。及其爲禽獸之事。則又欣然安之。奉之爲聖賢。莫不色然喜可。及見流俗汚下。亦不以爲非。是皆無恥之甚者。無恥安能立志。志不立何以成人。

偌大一箇世界。無人焉。以士不立志也。志之不立。由於不知恥。人必恥爲下流而後能向上。故曰知恥近乎勇。士大夫以梯媒鑽索爲傳。游俠側僻以鑽刺欺詐爲術。下至秀才布衣。無不甘卑汚之行。智醜惡之文。但求騙得功名貨財入手。便以爲天下之至巧。曰豪傑。曰作用。才智之士方靡然向之。惟恐其不及。孰知

此正孟子所謂無所用恥者乎。

趙衍文吾曰人不可以無恥。而彼曰吾猶可以無恥。吾曰無恥之恥斯無恥。而彼曰無恥不恥爲無恥。而恥且無如其人何矣。夫亦思恥之於人何如者哉。評此正推論上章之意。文古之人有以得天下而慚。有以易天下而餓。其所以用其恥者固大也。而下至於行乞人之所不屑。忍百姓之所不爲。推其心。猶能卓然自立於天地之中。而竊附聖賢之後。評一恥字。聖賢乞丐都在其中。所以爲大。文爲機變者。極之以傾側紛紜。而偃然自以爲得計。評此意方不可救藥。文覺生人者多此一心。以固抑人之性情。而吾乃巧出於其外矣。評非謊决樊籬不小也。文好惡之良心一喪。而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與禽獸無殊。評讀此而不愯然汗下者。非人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章

陳子龍文大凡士當所以進身之地。則氣必弱而辭必卑。何則。中無所挾而所求於人者重也。評所以士人不可於進身二字著意。纔著意。人品文字都壞也。文上之人卽深崇雅恥節概之風而人猶挾揣摩瞻望之術。評今日卽復鄉舉里選。亦不免鑽刺文以微賤之士。立貴人之前。而言高世之事。我意其必有忼慨不傾之心。卓犖不羈之氣。評但取忼慨卓犖。遊士未嘗無。只不明道義耳。文從孟子之說。以游侯王間。則未必遇。然退而可以自解。若夫世之遊士。遇不過金玉錦繡之榮。而退且有父兄妻子之辱。況乎困厄於饑寒。疲亡於道路者。何可勝數哉。評今世稱師講客。亦復爾耳。文惟其內急一身之謀。外無天下之慮。故辨愈雄而氣愈葸。意愈傲而內愈怯。彼固不可以窮。而又不可

以達也。評勘斷戰國遊士情狀。不異觀地獄變相。不知世間蠅營狗苟者。又復如何。然當時卑乞。索性不講道義。今又以道義爲卑乞之具。愈趨下矣。

陳際泰文遊說之士。白首無所遇者。非其說力少也。其說術疎耳。評孟子亦白首無遇。豈術疎耶。孟子此章。論道非論遊說法術也。文嘗說者在先定所說之心。而毋務以世驚之。評尊德樂義有本領工夫。不如此粗淺。文彼自有德義以來云云。評達不離道本領。正在窮不失義中。窮不失義本領。全在尊德樂義處作一串說。不分窮達兩境見地甚高。

人知之節

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術揣摩似乎驕亢。其寔自待極卑賤

孟子以囂囂語句。正是義利王伯之辨。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節

此不是誇張語句句鞭辟入裏纔是得已不失望之意

澤加民從不難道來修身見世從不失說來

歸有光時窮而以窮處之吾無所與其窮焉將達而以達處之吾無所與其達焉**評**須想其甚地何等此節四句須一氣連讀併看互看方見此文見處直立身萬仞之上朱子詩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麽青胡先生恐其無意於用不知寒泉精舍中體用一原更無虧欠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獨言文王或因作人克生有之然不重文王也即以文王爲堯舜禹湯亦無不可大意只責重人當自奮興耳待而後興雖無猶六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與王教盛衰無涉

宋言期文云云**評**興字謂興起善道感發有爲在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謂豪傑正孟子之所黜者陳同甫欲以漢唐繼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即是此義文於興字端貼孟子說識力甚高知此是作聖樣子更說甚千塗萬轍耶

孟子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則豪傑正聖賢路上人後世看錯此二字於聖賢之外另立一種放棄禮法敢爲不道者曰豪傑不知濟惡不才乃無忌憚之小人非豪傑也因誤解二字後世小才欣然自以爲有此美名何必聖賢門下此漢唐以後君相人品事功必不能復返於三代之病根也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艾南英文欿然不覺者不知撤之爲大而僻之爲高者此無他彼其氣誠有以蓋之也**評**說氣蓋便落第二層低見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欿然必於己分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不是氣可蓋才可辦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首節

徐致章文伯行王事而民適肖其伯之應王亦即此伯者於民之事而民適肖其王之應**評**故王伯之所以分不在政術間也

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伯者之言矣漢始尊黃老正是雜伯豈復有皞皞景象乎黃老申韓自是一氣此等處須辨得分明

殺之而不怨節

趙南文民間之飲蜡報田無非王者誥誡勸民之事云云**評**還普有是際便是王者爲之有是際在皞皞只於不知二字形容氣

象耳若作標枝野鹿觀則是鴻荒世界黃老家言矣孟子所謂王者蓋指三代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

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總見王道之妙如此得此道者即君子也其功用亦如是

君子即是王者但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即不得位之聖人如孔子亦在內見王者之道大如此與王者二字自有微分

通章只在王者功用上說此節即就上文極力形容秖是一意說到底初未嘗分上文爲民風此節爲主德也纔說業則德在其中德之盛正在業上見故註云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何嘗專說德哉

到底只在功用上說
人以上文分民風此節分王德。看入君子心性中去不知通章此
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辨霸者之非。一路說到廣大處未嘗收向
裏來也。過化存神。只重化神二字。人或誤看所存句，不見朱子
云。亦是人見得他如此。若重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俗解又當
與所過句分出淺深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之妙。直是乾
坤運旋，不是補苴罅漏。此句當緊對下句霸者作未了語。若盈
空贊頌君子似天地，便與題意風馬牛矣。或云註謂德業之盛
今如子言不脫知德字乎。曰，縱說業，便脫不得德。體用一原，程
子之言所以至也。言意却止說功用與霸者對，不重德也。若說
德則上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
存之為純王之心。只是過存前一步推原，不是指化神也。化神只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十五 正編
在及物處見。
所存原不廢迹象，而神字自在。
神不說到化原。蓋神字止以形容所存之妙。原不講聖人之神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與別章霸術
名法不同。
此章不辨王伯，善政不指伯術也。
此與論語道之以政章，大意相似。直分王霸非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節
三代下善政，非孟子之所謂善也
善教中不廢政。
善政民畏之節
善政不是苛政，民畏亦不是重足以目。
善政得財，與伯者任地聚貨法取富強之術不同。
看註得民財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則知善政亦指王制之外迹
原在仁聲中說，非後世桑孔新法之屬也。以苛政取民財，民但
苦之耳，何畏之有。逆流叛亂終亦必亡。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并不能得民財，豈得謂之善乎。
善政不是刑名新法，得財不是橫征暴斂。善教只在惇德明倫。得
心只在格心化成，若作感動悅服套語，便複侵上民愛矣。
教不躬率所以能得心
畏愛財心，總是孟子點醒世主說法。若人君著意在此，便入驩虞
假仁一路，此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江都之所以為儒也
晉溪講文 君上之臨百姓，百相求也，以得民之淺者自與，而以得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十六 正編
民之深者遜之遠皇上古之人，其必不然。然君上忽不自知而
分出於淺深之兩途云云。評 自秦以來，奪人主以堯舜下名色
便不樂然，所行多桀紂之實，只不曾實見得三代功用耳。唐太
宗能假之，便足笑封德彝矣，況真仁政乎。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孟子將人皆以仁義為僞，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之良
心。非謂知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
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
說自孟子始矣。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誣亂後人，且枉誣
孟子。莊子所謂并與仁義而竊之，便果可竊也，豈真仁義哉。
俞[illegible]文 自善惡之說不明，而人之交錯於心性中也，心忘其本性
失其故天下於是乎無遂道，而聰明才技日紛紛而不知返。評

是孟子此章緣起【評】以仁義爲外鑠者皆不識親親是仁敬長是義者也而有良而不知保則又不能由學以幾於不學由慮以全其不慮雖不學不慮亦終不謂之知不謂之能也悲夫【評】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鑠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文能補出學慮眞有功吾道之言足以破正嘉以來邪說之妄

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看出無不兩字便是達之天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通節關鍵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不得打作兩截又不得時下誤解只緣看得木石居鹿豕遊時虛空窈默講到聞善言見善行則又攙入運水搬柴頭頭是道耳總皆禪

學也若聖賢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固不可謂是一件事亦不可謂是兩截事也不是云寂便是感感便是寂亦不是云寂時舜一面目感時舜又一面目也讀者參之可也

及其下須倒縮不是趕注若决江河二句原在上文四句中至此方見上四句中聖人全體是善耳不可做成兩截

只在深山中具足沛然莫禦不作兩層

總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聞見時不可得窺一有所觸全體皆露及其以下正是形容上截之妙非謂聞見後有此充達也

及其下截即在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概固也然深山云云乃孟子設言只形容箇無聞見時渾然景象耳俗解便要坐實舜與野人同在深山比較氣象是可笑或云始終皆指歷山時不成升庸後便不沛然然則竊負而逃定往河濱雷澤矣豈不迺至此豈非痴人前不得話夢乎

不是聖人之妙只在感應作用上也不是聖人感應作用之妙全在深山不異野人時隘此二界不入永康即入江西矣聖人全體大用在深山不見聞時無從窺探就其見聞沛然處可見聖人渾然一善深山中已無所不具隨感而出聖人原不分寂感也故及其是囫合語不是分界語

天下有是體便有是用可分便不成體用若謂迹如是心不如是則迹從何來故欲辨邪與之非只將今日入講師語勿識其所爲立身行事處如何到此却瞞公不得

【與兩處文】觀聖人者而不觀之於既發之後則天下皆得守其虛寂之體而與聖人爭未發之境矣【評】數語判盡古今邪教程子

論釋氏只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是也

【張子龍文】云云【評】此是說聖人德量渾然無非至善其體用之大應感之神如是非推頌其得天下之故與治天下之法也雲間派好言事功不顧着理不知說到何處去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不爲不欲一層爲之欲之一層無爲無欲一層其層次轉折註已盡其理矣只須細心貼註耳

無字有力

無字斬然截然直是壁立千仞略無攀援依戀之意

此欲字非理欲嗜欲之慾字也誤混作慾解迷遡目文理欠通矣

爲釋學者破句白字皆可惜道其弊病必至此

無爲無欲正講斷到截工夫便知有爲所當爲欲所當欲在若

止是强制不行。外强中乾。坐病正深。如此而已矣。便說不去。而已矣。是輾人語。不是竟盡語。

【文于光】夫以爲義不可勝用。而𡵆然任之。未有不至於爲不爲欲不欲也。時時提醒無爲無欲。其不可勝用矣。【評】註云能反是心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爲時時提醒。於此中究竟不盡。究竟不盡。亦受用不盡。故曰如此而已矣。原無𡵆然任之之意也。

【戴聽昌文】吾觀踰閑以往之人。亦未有不知閑之不可踰者也。而次且而前。一若不得已而爲之。何也。仰其肆行無忌之時。而四體之動。若或糾其所爲。夫此亦何不得已乎。【評】非竟胸中無把柄。以致臨時展轉。可見平日修名愛潔之人。不是定有主宰。鮮有不敗者。言之痛切危悚。能使表裏兩截人。隱微深痼。心肝雕出。眞今日學者一服黄昏湯也。

後世人品之敗。皆始於通脫。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首節

【陳際泰文】人於患難之來。身勞焉而不爲安也。心憂焉而不能暫釋也。曰此疢疾也。於是乎日夜謀所以去之。是何其見事之淺也。【評】替天下貧士逆境人。都從此一轉顚落耳。窮困無聊人。東騙西磯。步步逼入斷頭死路。饒汝有才與能。到此無復擺布。只有怨天尤人耳。略一轉。坎陷落披毛戴角去。亦且顧不得。豈知疢疾中許多境界。儘自縱橫自在。何故向來自投坑陷也。只是見識低。無志氣耳。雖然如是。且道德慧術智。便如何到手。須從今日豎起脊骨。猛著精神去。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丁汸仰】聖賢議論。有定品者。有歷數者。有偶及者。何皆必分高下。後人過此等題。必欲强生見解。巧立名色。遂爲軒輊。殊非本意。【評】如汸仰言。四節爲歷數耶。爲偶及耶。蓋定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高下軒輊。看總註云。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正意本如此。噤然示人進取之極。此何害於自文。而必欲諱夫之耶。便人抹是非而懈於孜孜。註是亦論文者之過也。

有安社稷臣者節

悅字從憂危經營中看出。方是大臣學術規模。

【歸有光文】云云。【評】爲此題者。大都以冠冕麗詞。吉祥大話爲事。不知此不但文格醜俗。即其人心術品行。必爲諂媚污鄙之夫。正

容悅與社稷臣分界處。不可忽視也。看先生文。自覺涑水安陽氣象在目。○悅非慶幸之意。乃嗜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爲景象。可用吉祥冠冕語。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惟先生能體會及此。

有天民者節

著天民二字。便是畎畝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仕者。固非枕流漱石鬧人。亦非澗愧林慚客也。講可字而後字。有身分。纔得註中不見知不悔之意。俗手取冠冕堂皇。不覺流露出賈衒驕應不求聞達科肺腸矣。

【陳際泰文】爲舉而歌先王之風。召之役則往役。【評】此民字粘天字。言天之民。不可以位限。便有達可而後之意。呆貼下民。拙矣。【又】

將有行也。未度其君。先度其身。曰是果無愧伊尹否。評八稱此
意好。却不然。若自己尚信不及。不可謂之天民矣。達可而後行
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
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
能樂堯舜之道。時非雖曰行道。本乎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
行之道理。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有大人者節

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

評云。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有泥過謂君不可用
物字也。不知其爲物不貳。則天地亦稱物。豈唐突天地耶。

此等題再拏不得大話。一拏大話。便知是乞兒相矣。功業之奇且
大莫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一介不取與。三代以下人

物推諸葛。然自謂苟全性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愼。故知眞大人
定不說假大話。其不說假處。却眞是大話也。趙普謂以半部論
語佐太祖取天下。便是村學究扯空頭。不待其賓德旖恐而後
識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將此意體貼。自然器識不同。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海內至廣。神器至重。此固非氣之所能蓋。才之所能周
也。評爲甚只矜張這個。又得志則卜宅土中。定鼎伊洛。闢明堂
而朝羣后云云。評孟子所言。乃堯舜事業耳。又使非黃屋不貴
非衮衣不榮。非玉食不富。則所求於物者重矣。急矣。萬一蹉跎
差跌。即何以自解哉。評講急便不是。即不差跌。亦無以自解。故
不得如此說。又我嘗怪古之異人。起自草茅。發膺圖籙。自其遭
德或學而能。衒天表之奇。龍觀之儀。何修而得此耶。又豈命爲

帝者耶。評君子所性。非有命天子也。此章大旨說君子全其所
得乎天。即程子所謂孔顏所樂何事。故此間一毫遜不能加損。即
到堯舜事業。亦只得浮雲過太虛。此是何境界。奈何說來說去
只在爲天子有天下上著處耶。醉面盎背。乃周孔形色。非漢高
祖唐太宗相貌也。

中天下而立節

中天下而立三句。孟子借大行蓋頭語。只要襯跌出所性不存句
耳。既非定本。亦非正位。亦非了句。

定字是大行已成景象。

定字是王者平成富教事。非三代以下之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景
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成制度。事功不成
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架漏牽補過了。堯舜三王周孔之

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
自然治亂。以君子觀之。憂方大耳。何樂之有。學者須從此處見
得箇道理。講定字決不可混帳下語。

金評文無人無我之性。云云。評六字大錯。錯在本領成已成物者
性也。無人無我。乃禪家之所謂性。而非君子所性也。正不論性
有云。生之謂性。即太極生兩儀以下諸生字。後世以其言出告
子而不謂然耳。又云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益明以
禪學之性爲是。故說到本原處定走作。

君子所性樂大行不加焉節

此及下節。與其爲氣也相似。兩起句文法雖同。實義自別。此節是
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疆畛截然。

讀書人每自命不凡。一經些小得失利害。便和身倒塌。何消說到

大行窮居耶。故分定工夫。全在根心上札硬寨做乃得。
惟其分定。故無加損。非不加損。乃爲分定。此處便見得必須根心。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節

心是虛器。性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器。卽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但性屬理。故不雜。心屬氣。便有淸濁理欲之雜。居處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具足。纔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爲培植此理於心耳。

所性是指已成全德。註中淸明無累。是根心處。袛生色是根心十足處。

【[illegible]】天下之物。未有憑空而寄者。則觀物者必於其所根矣。

【評】此根字不是自然而然。【又】根心而出於自然。此亦足以驗所

然之理矣。【評】根心亦不是說同然。此言君子所性之蘊。仁義禮智。凡人本來原總於心。但爲氣稟拘物欲蔽。雖不絕萌蘖。却不能使之根於心。不能根於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色之妙。安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註中所謂氣稟淸明。無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可知根字不是自然同然。大士從頭說錯。而楊子常以爲知分與蘊之別。尤大士看書稍到處。眞以盲讀盲耳。

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於心三字。兼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號勃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其生色以下。是所性之蘊。人多說成所性效驗矣。

生色只在根心上看。

根心體段難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句。正寫所性充足處。指示實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吹草動。都是根裏緣由。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有多少病痛在。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勃容周旋中禮。方是聖人之盛德。古人云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此正是聖人之不可爲處。任遶繩箇兩路夾來。方是不言而喻。有意要說得自然。便入莊周將喪。智人風流不雷去而爲里。

孟子曰易其田疇節

此章不是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自養是教。只是說治天下重在使民富足。富足則恒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效。與里仁仁字相似。原是帶說。故不曰民仁矣。而曰焉有不仁也。

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

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卽所以教民者。亦非也。總因誤看仁字。便意上二節說養。下節說教。相似不知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疇四句矣。

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當有分曉。予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著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疇四句著眼。正見孟子行仁政實本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何須更用分曉乎。惟其政爲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聖人只欲民遂其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富而民已富。不爲財而財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霸道成爲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

同價，亦可與聖人使菽粟如水火同語乎。

首節

兩其字指民，下節兩之字即指富。

管商之富足，正是不仁，均之使民富也，使字中同牀各夢。

民非水火不生活節

至足便無有不仁，不是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務上說，不及教一邊。若王道之成，必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限定字淺看此仁字。故有理，若謂孟子所該甚廣，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

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如此，非富後又去做出仁來，如既富加教之說也。

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即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耳。非即富是教，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水火之求無勿與，即便是仁

仁字正不得深看，方得疊句急口語意。

此題諸弊，都爲仁字生出，須先將仁字分明。民貧則私吝殘刻爭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富則有無關通緩急親睦之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仁。仁字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妙。推論及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字說也。

仁字只在無弗與上看。

富而好行其德，確是此章仁字，即足中有仁，又有足後教化之仁。

此章仁字即在富足相通處見，非聖人教化漸摩之仁也。謂此便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即失其義。

不是說富民外，別無教民仁之事，只是此章不及耳。

聖人治天下，實際僅易其田疇四句，使有菽粟如水火，即可使富不可勝用二句，昏夜叩求無勿與，即下文仁字。聖人治天下兩句，只爲跌出下文兩句過脈語耳。非又另贊聖人別有妙用而呆做殷阜景象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此章首言聖道之大，次言其大有本，終言學聖之法，疆界分明。

首節

首節總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三節相似。道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來，原不爲孔子贊頌也。近來紛紛指中孔子，又分上兩句在孔子身上，詁下兩句爲學者身上，詁都自割支離。

此節只是贊聖道之大，難爲言，亦猶小魯小天下耳。

難爲言只在孔子說，不在游聖門者說。

附首二句文

推聖人以作則，而先得其峻極之量焉。夫聖人之中有孔子，亦猶夫方之有嶽，而嶽之有宗也。而要其視下之益小，有可與登者之所見相喻者。此固難爲未登者道也。今天下異流爭尚，幾欲分一人之統而與之並峙，危乎曰不危，其高出於尋常萬萬者自在也。夫古人往矣，其高出於尋常者，亦古人自得之耳。何恃而不危，恃後之人有馴致乎其域者，以其身體之畢然於古人之俯視斯世如是也，而後知其高出於尋常者，本歷終古而不遷，以待攀躋者之自驗焉耳。得不重思我孔子哉。孔子集羣聖之成，古今不得配，帝王不得加，豈復有能至焉者乎。則高出於尋常者，其孰從而知之。嘗竊不自量，庶幾願學焉，然而不敢驟也。久之自以爲進矣，百家其下矣，而孔子如故，然而不敢止也。久之自以爲益矣，諸子其後矣，而孔子如故，然則孔乎其可至

者耶。其不可至者耶。未可知也。則所習高山於尋常者。天縱從
而信之。雖然。以吾之所未至。度孔子之已至。以吾未至之所見
度孔子已至之所見。恍然得孔子之爲孔子矣。殆猶登山然。而
或者猥曰。孔子者非積累之所致也。非有根柢之可尋也。又非
離羣絕俗。睥睨一世者也。今試取登山者而問之曰。而能一蹴
而至其顛乎。能不歷原麓而飛越上下乎。能乎崔嵬絕巘與崎
嶇崢嶸一覩乎。曰。不能也。不能則何足以語孔子。雖然。此論孔
子之爲孔子。所問登山者之所由登也。吾不知孔子果何以成
孔子。而第論夫既成之孔子。亦猶不知人果何以能登山。而第
論夫已登山之人。則孔子非有意於尊己也。而有不得不尊。非
有意於藐世也。而有不得不藐者。其所處然也。今夫魯。負環瀛
帶沂泗。淶汶鄒莒。奄及淮徐。地非不廣也。而有登東山者焉。則

以爲無幾。特其微者也。東山其下者也。今夫天下。南極吳楚。北
抵燕代。東漸齊海。西逾秦晉。徑非不遠也。而有登泰山者焉。則
以爲不過小魯小天下。自未嘗登者聞之。鮮不笑而却走也。從
有登者。輒自信其不誣。準此而推。登不止於東山。登東山而衆
山皆細矣。天下不止於泰山。登泰山而東山且細矣。然則人固
有在一國而輕於一國者。亦有重於一國者。未有重於一國而
一國反輕者也。人固有在天下而屈於天下者。亦有尊於天下
者。未有尊於天下而天下反屈者也。且東山泰山。非甚難測也。
魯與天下。非真弱小也。然而所處之地崇。則所見之物細。已如
此。况以不可限量之人。臨羣焉淆亂之世哉。然而天下能信登
東山泰山之可以小魯小天下。而不能信孔子者。何也。東山泰
山可長存而測驗。而孔子不可復測也。可相繼而及焉。而孔子不

不可幾及也。不知孔子亦止一凡登東山泰山者耳。爽爽者自
若也。嵒嵒者未嘗頹也。人各有一東山泰山。未嘗一登而驚之
曰不能一蹴而至也。不能舍原麓而飛越上下也。不能使崔嵬
絕巘等於坦麓崎嶇之易也。是以東山泰山爲終不可登之地
而且并疑夫小魯小天下之未必然也。又何足與語孔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節

陳子龍文　大六蹠之徒。只一箇從守中。稍頭行徑不一。被先生
提出一番議論。是令今古稱快。然其從正繁衍。視鬧如敗封爵
贊當復奈何。

欲知舜與蹠之分節

人只做得利與善耳。須是利與善之間。間字做極快極危極。

間字有幽界。有幾候。但知幽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實矣。
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實矣。人
但在指點界分上著眼。須還他用工夫地頭。
且如做時文。亦有利與善之分。要講明義理。作好文字。便是善。便
是舜之徒。若只要去剽竊决科。便是利。便是蹠之徒。顧其間亦
當從雞鳴時辨取可耳。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金聲文　脩身之學。即經世之本。不可分。亦不可合。以分而執之之
爲偏。而合而參之。不知其終乖於大道也。評　楊墨之分。不關出
處。楊經世。也只是爲我。墨脩身。也只是兼愛。子莫執中。也不是
出處之間。

墨子兼愛節

墨子兼愛究竟不能兼如佛說普度衆生究竟不曾度他只借此
立說夸誕令人信從耳要之異端門戶雖別其本指只是一箇
自私自利楊墨佛老原是同根生也
吾見從佛教人其害未有不至廢其至親以自利者則又墨者之
互變也故孟子曰無父

子莫執中節

沈彥稚曰允執厥中授自堯舜一以貫之傳於孔子精一以執其
中一以貫其不一中爲聖人之中一爲聖人之一也評勘出中
字一字源頭後世假借經傳字樣以說其法者皆坐不識經傳
本淺便受其惑亂此間執一謂彼自有其一非聖人之一執中
亦彼之所謂中非聖人之中

金聲文其斤斤然以中自守亦稱一時之骨力而究竟於楊墨附

然獨得專一於爲仁爲義之精神尚未盡其長其遺漏於道不
已多乎評勘進一層然道理全錯到得盡其長早已走作了也
王龍溪趙大洲謂朱子推出精微之理與二氏正是此說自記
學問到極處有何楊墨有何中道任他做出有何是非道學家
開口要得欛柄在手所謂權也孟子闢楊墨誤了天下萬世許
多子莫早已見其端矣評看自記正希眞得覷之肆矣呂子謂
此卓吾機鋒套也聰明材力之士走盡天涯終歸吾儒平說看
來平說更深好新反淺今日勸天下後學必須熟看五經四書
及朱子全集性理大全庶幾古文時文一道皆可挽回正希語
不必效之其言極正側開平說深而好新淺猶是文字上較量
其實只有是非不可言深淺也他只看錯了權字作欛柄之欛
謂縱橫妙用儘繇自家耳不知此却是無忌憚非權之謂正如

無星之秤任意輕重却與物之本然分兩不合權者秤錘之謂
正在秤星上推移得箇沒走趲與貨本然分兩耳從來儒不識
權字程朱辨析至精已明白無疑矣而後來又從新惑亂道之
難明如此

異端之害朱子謂其彌近理而大亂眞然佛老猶自立其說與儒
者爭勝今則儒者反竊其緒餘曰聖人之道本如是其爲亂也
更甚矣荊川文集有云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六經孔孟並也門
外之戈也其竄人於六經孔孟中而莫之辨也室中之戈也其
言痛切明快與行衞道之功乃晩年爲王畿李贄所煽惑一折
而入於纇利鬼國甚矣文人雖能言多無當於道也後有作者
愼之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首節

借飲食以明心故有甞惟亦有轉折其實飲食之害卽心害也但
所指甘飲食之不正乃氣上事不是理上事故得如此道耳勘
破此義分合說來都是若陳王一班講必曰氣卽是理却是孟
子支離矣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節

楊以任文辭萬物之利而恐其盛害絕萬物之樂而恐其盛憂亦
不能不以之爲心害者也評此許等人正奈何這蚪覓不下亦
是爲心害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此章只論和爲主
介字只在惠之和中推勘

此正與君子不由不恭看。知其爲如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
其爲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
【陳際泰文】宇宙有貞翔凝固之氣。而人得之爲介。介盤於和。而寔
以醸和。此微而造化。顯而聖心。莫不皆然。【評】冬之所以爲春。貞
之所以起元也。

孟子曰有爲者章

【艾南英文】天下事以有爲而成。亦以有爲而敗。【評】此有爲是好一
邊。只激觞其必底於成耳。
【陳際泰文】人知無爲者之病乎道。不知有爲者之益病乎道。云云
【評】不到得益病。有猶爲二字自明。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首節

【章世純文】性材質之朴也。而待飾而成。待飾而本性之事固少矣
【評】以貞淫爲性。乃老莊之旨。而吾人所宗。非聖賢之謂性也【文】
學之所入者有止。性之所入者無窮。【評】學亦無窮。安有止也【文】
思慮也。謀爲也。非性也。【評】性之不是無思慮謀爲。第其思謀皆
性之故。曰不思不勉耳。【文】天也。命也。非性也。【評】天命卽是性。性
之非言性。亦非性異人也。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其道理不二也。從性之講
出身之來。纔見此理之合一。
人皆可爲堯舜。是言其理。堯舜性之。是言其氣。要之氣不可遷而
理無不全。故皆可爲堯舜。必須從身之下手。但須别出假之者
耳。
聖賢只以學利爲主。此章正爲中人說法。湯武亦只做得個影子。

正不必膠柱。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章

曰何謂尚志節

【艾南英文】士當其窮約之時。而天下從而信之。【評】孰從而信之。亦
自信得如此耳。【文】聖賢有所恃於無爲之體。而甘爲安焉。【評】居
仁由義。言其純熟。非性安之謂也。如此則學利以下。俱不能尚
志矣。【文】然後出而任天下。不至以造次荒亂其神。【文】不必說到
此。下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正言不必得位行事。而其道
已具。故曰尚志。今云出而任天下。則仍說事。不說志矣。
大人之事。只是仁義。故大人之事備者。備於志也。若將從來管樂
公輔套子鋪張。只鋤得窮秀才門面大話耳。究竟與大人沒交
涉。

附居仁由義二句文

就所居與由而大其事。知仁義之爲事本矣。蓋居仁由義。士之尚
志有然耳。而大人之事。已不外乎此。天下又安有事之備如士
者哉。聞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及庶民。無一不出於學。則
無一非士也。學而爲天子焉。學而爲諸侯焉。學而爲卿大夫焉。
學而爲庶民焉。位遞降而卑者。人因乎事也。蓋其爲事愈備。則
其爲人愈微。職遞分而衆者。事因乎志也。蓋其爲志益尚。則其
爲事益少。故可以統乎諸侯而爲天子。統乎卿大夫而爲諸侯。
統乎庶民而爲卿大夫。自大夫以下爲庶民。統乎人者也。小人
之事也。自大夫以上至天子。皆能統人者也。大人之事也。先王
位士於大夫之下。庶民之上。而不畀之以事。若曰。自此以上。皆
若事。自此以下。皆非若事云爾。夫士何遂得爲天子諸侯卿大

夫哉其所學之仁義同也自三代以來無學而爲天子諸侯者於是大人之事前屬之天子諸侯卿大夫而仁與義前屬之士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復知有仁義故雖有大人之事直與無事等若夫士也其居則在仁如此其路則在義如此矣而又不得爲大人則其事亦不若何係天下之重疑其無事也雖然吾特慮士不尚志則不能居仁而由義焉耳果居仁矣一體之愛至則天地萬物之愛與之俱至極之誅殛不廢于帝廷放伐不傷於王世總以全夫愛之之方夫愛之之方則久在儒者一體中矣果由義矣日用之宜得則散殊高下之宜與之同得極之受禪而不疑其泰力征而不病其貪總以協夫宜之之理夫宜之之理則已歸儒者日用間矣由是而卿大夫焉可也諸侯焉可也天子焉亦可也惟其備也舉而措之者也由是而不卿大夫焉可也不諸侯焉可也不天子焉亦可也亦惟其備也全而歸之者也蓋帝王之功各本乎時勢之所至故因革損益歷代皆有不得不偏之業士惟無時勢之可憑也故凡有時勢之所不能外及夫爲所得爲止成其一代之勳華或反遜此純全之體聖賢之出各從夫君國之所需故鉅細污隆名臣各有不得不官之責士惟無君國之可定也故凡有君國之所不能盡及夫見所可見縱極此一臣之經畫亦僅分其廣運之餘由是觀之大人之事惟士能備之耳轉而問世之大人其果何事也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陸稼書文 人之信人當推其大而後議論有所本而不亂然大與小之辨又不在衆人之所矜與置之間[illegible]之衆人眼中無一件不倒置仲子之流不過就衆人意中顯奇特異衆人之顯者耳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章

此只設難以窮聖人處變之道耳皐陶不執執之而舜禁則害義舜聽皐陶執之則義又害仁惟皐陶自執不以天子父廢此爲義之盡舜自竊負而逃不以天下易父此爲仁之至道理到此已盡人又要推論舜逃後皐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何迎舜直是痴人說夢矣若依他推論恐皐陶必須出廣捕牒舜須毀形變名姓何迎舜返國後亦須隨境埋銷案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末節

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法其不可者僅孟子一人耳此法不止戰國後世取士用賢總不出此義要之世間君子不多有自不得不爾陳簡討吳聘君陳布衣不肯應科舉有志者且然況聖賢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歸有光文 人知形氣之私爲吾德性之累而不知所性之妙常依於形氣之粗 評 四語便是聖學與異教所見不同處

此與告子生之謂性影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正之辨不是將形色便作天性形色皆有自然之理乃天性也

艾南英文 凡念之自內而起者必外緣形色而後可以接於物善之自外而觸者必先感形色而後可以通於故形色之於天性一耶二耶 評 此是內外交接之故不是形色天性之義即形色之理是天性非形色能通性也形色與內相通處却說心矣 文 人徒見目有禁之勿視以爲明耳有禁之勿聽以爲聰 評 不知

此正所謂天性也文心爲神明之舍亦居臟腑之列而心亦只
是形色其作聖之理則天性也〇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
然之理即天性也。此天性仍在形色上看是從道理說不從心
說此文雖處處兼說何不下有內外兩件耳。
若云形色即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色四支之
於安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恣肆無忌憚而後已
故注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
紫陽有功後學之語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又
子告旨其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曰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合下如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之踐形也
克己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踐形也。
開口第一句人便信不及矣更何踐之云乎。

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而在學聖人即是用力字面得此意方是
徹上徹下道理。
或言須撞高聖人方得惟與然後字意或言不可撞高聖人方得
指引踐形意或言上句須說得輕下句說得重方見兩意都到
其寔皆未盡也兩句中各有輕重上句形色輕天性重下句聖
人重踐形輕合言之則兩意都到耳。
須得指示意得微筞意指示意從也字生來微筞意從惟字托出
故首二句寬末句緊形色天性則人皆有之非聖獨異惟聖然
後可則人之所以異於聖人者雖不能踐也今人做末句輒云
聖人亦不過踐形則直看形色輕踐字非孟子示人之意矣
人於此題每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爲得引進衆人意不知先
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踐形之難也但看後

世誤性說心出玄入妙扛得兩脚不著地然於視聽言動上何
曾有用工夫來惟其看得踐形粗淺耳孟子此章正爲此症下
針須從聖人之與乎人所以能踐處發得推豁後之意然則引
進衆人意意中自到。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章
有如時雨化之者節
有者五教之中有此也逐句木君子。
此是第一等人教法甚言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
平日積漸之功即下面四種亦同事如時雨化非其人不得在
聖教亦有難觀者若說聖人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
種矣時雨化三字不拆。
正爲有不化者故又有下四教耳。

有私淑艾者節
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變一法不可
謂其品在答問之下也要之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在如孟子
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
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固自處之義亦
理當另起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首節
丑旣知高美而又欲孟子少貶須知原不曾識得道在夫道豈孟
子甕裏中物而可意爲高卑顯秘乎世之師以狹其病弟以疑
其師如此者正復不少乃知庸人見識千古如一。
公孫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

使爲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今日初
學作文不可要好。而只怨訕前輩之何不下一格者。如此不通
議論豈少哉。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節

其彀率三字最要看得好。見羿只有此彀率。每日如此教每人如
此教。特不爲拙射變耳。若講作羿爲拙射守其彀率則失之矣。

君子引而不發節

因上文彀率而言。故所指爲君子之道。而語頭則射也。未講射義
則泥。以射喩道亦多輳合之迹。借射言上語講君子之道是一
是二。須融化入微。

不發非隱也。隱便有權用。不是中道而立矣。

陳子龍文 其道之不立而爲引經義稽文學。故學者博而寡要。瑣

而難循。評 此亦中道之立也。陸王以爲害其道耳。文 其道之不
立而爲崇虛無任情性。故學者習焉而不詳。變焉而不成。評 渠
亦立一道。但非中道耳。

能者從之句。須向學者身上著意。不得仍交付教者中爽。
能者自能。不能者自不能。教者總無所用其私。已徇物之處。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陳子龍文 平居而納身規矩。有長者之風。彼固自以爲有道矣。遇
物而頹立牆藩。稱先王之教。人亦許之爲有道矣。而一旦當變
革之期。名教所係。則首先承順者。必在盛德之人。曲意同心者。
多有高名之士。評 戰國時縱橫名法。督責富彊之術。皆爲逢迎
人君好貨利淫欲武暴之心。而造爲一種說數。以爲道理當如
此。或遠托黃老。或近祖桓文。皆所謂以道徇人者。未有後世講

假道學而失貞名節一流。故孟子所指亦不爲是也。大樽先生
目擊當時門戶中人物不堪。故借題發作一番。不謂數年之後
竟應斯語。獨先生能不負殉道之義。嗚呼。賢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此章本三種平講。陳大樽文專此上二項。而以下節爲救上二項
之弊。似以下一種爲賢矣。非書本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二句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
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
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于
一本。三也。

親親仁民愛物。將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爲道也。止有一本。親親

十分。到愛物纔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
足。況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
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韓退之原人亦能言篤近
而舉遠。他便見得箇大頭腦處。但于細分不精實。故一視同仁
句。便籠統去。於原道亦云博愛之謂仁。其見處大略如此。平生
最闢佛氏。却不道此處正落他圈襀。若無橫渠一篇西銘。此理
終古欠分明矣。

張瀹玲文 遡降衷之始。人與物同出于一原者也。評 同是此句。然
異端指氣。吾道指理。文 自成性以來。而親疏異矣。本吾愷惻之
懷。適如其分而予之。評 此之謂本天之道。文 仁而弗親。非靳其
親於民也。必有宜用其親者。評 只此一喝。可見義禮智都是仁。
文 如保赤子。亦特擬其誠求之意。而恩施原自有殊。評 此墨氏

誤解處。文萬物一體，不止形其一體之象，而由成要自有道。評

佛氏平等普度，不能度一物，而反害民矣。文德以懷之，固仁也。

即刑以威之，罔非並生之至意云云。評仁字中大用正多。〇只

理一分殊四字，自是天生如此，非聖人强爲差排分別也。但看

世間持齋放生之人，即使孝親敬長，已自降其親長與虫豸同

等，不可以言孝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忤逆父母，爭忮伯叔

兄弟，刻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說顛倒，勢所必然也。看此文說來

只平平實實，見得天地間上下流行，與聖人明倫制禮，那一件

不是天理自然，不明一箇西銘，也不能停當如此。

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纔成得渾淪一件，所謂仁也。異

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爲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

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高卑清濁，迥然各用，却只是一

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乃所以爲一體。若倒屬出口，將古置尻，

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體之等，即可以信其

理之必無，而說之不可行矣。

原頭一澈，則下梢全推不去。

只從人情物理細細體究，便見得吾儒只是推得去，異端便有許

多推不去處。

儒者理一而分殊，只是推得去。異端二本而無分，只是推不去。兩

句中兩而字，正是說推得去也。

異端所不解，在分殊處。秀才所不解，在理一處。故講此章者，不怕

不明等殺，但不能於等殺上見得箇渾淪一件耳。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首節

孟子開口便說無不知也，無不愛也，有此二句立在前，則篤近

遠之理，不必註解出來，而言下大意已解。此三句說在前，自是

活句。移置急先務親賢後，作補足語，即是死句。夫句之死活，豈

有他哉，惟在人移置先後之間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終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章

首節

【舊世經文】云云【評】子子譏其引據義例，謂不能盡瞭。且未知春秋書法果如是解否。是也。然此題不爽案以斷義，則無字如何判決。若必欲求春秋書法之果如是解，而後下語，則三傳俱可疑議。又何從得其解也。但求其理不悖於聖人之道耳。

孟子曰盡信書章

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傅會。且如成丘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臣父為可，其終則賊。故謂盡信則不如無耳。今之後生輕於非詆先儒，村學究便思著書

翻案，須知孟子究不曾抹卻血流漂杵句也。

首節

【瞿曇之文】傳疑本史氏之慎，容非綜核之真，變皆出一時之慨，或有揄揚之過。【評】講出文勝則史之故，見古來文章定有過實處理不如此。【文】蓋學者誦其言，而斷之以理，無病於書也。【評】把柄在此。

蓋在盡字，不在信字。所以盡者，胸無是非也。不盡信者，正為信之篤也。

[illegible]

反以小者衣其大者，究謂[illegible]

及見君子論史書字句不遺，孔以[illegible]後乃悟此理有報以教學者。正可與此意參看。君子改大學古本，求于辨言序，此能竊信書者也。何安求其知而非孟子之信，求致知而非曾子之旨，此不信書者也。曾得此意，乃不負孟子此章心切。

孟子此章專為不善讀書人指道說法，一種拘文牽義，支離於字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蒙存淺達等講章是也。其一種穿鑿破碎，自以為得古人不傳之旨，而深害於道，如郝敬之經解，季本之私考，近日黃石齋之易象正洞璣等經說是也。此皆就文字生病，卻可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主邪異之教，而陽借聖賢語言文字以倚其說，如致良知，體認天理，主靜，知本，慎獨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理，惑亂至此，雖明眼難辨。其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詖淫邪遁作用，總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生狡獪，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作生活，聞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異，辭不靡然

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緣於義理無見，而讀書但知有語言文字之粗跡也。若能於書之義理是非，研究得聖賢真正指歸，則一切語言文字皆有下落。誰能改頭換面以惑亂我哉。孟子所戒，止為盡字不好，不是教人不信書。盡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雖經傳不能無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淪不分輕重，則必反因粗迹而疑及指歸，如泥血流漂杵，必疑武王之力德不仁矣。即讀此章書者，亦須見孟子指歸，而不泥語言文字之粗跡。不然，如陽[illegible]之[illegible]而非。雖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也。[illegible]是不信書，且逆為無忌憚之言，[illegible]非不如無書，一句亦斷[illegible]。

吾於武成節

於世務而講斡旋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斡旋者，必小儒也。邪

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一何光明磊落直截痛快。作
文者曲爲之說曰。不盡信正所以盡信。意若孟子此言有所太
甚而必待我之爲斡旋者。若不識孟子何如人而待公等斡旋
耶。朱子之於禮。斷然不信古本大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嘗
依違躡嚅于其間哉。其所以不依違躡嚅者。以其務求此理之
當。初非有立說翻案之私意存焉也。惟陽明肆詆考亭。而又恐
天下之疑其異而不之信也。乃爲晩年定論以斡旋之。改竄割
裂以就其說。思以塗天下之耳目。即此爲欺天罔人矣。尚何論
其學乎。佛氏者說。多援聖經。斷邪如韓歐程朱。反扯入護法伽
藍。宗杲謂張侍郎云。足下得此把柄入手。即用儒家言語。改頭
換面。接引後學去。無非此故智。吾故曰。凡講斡旋者。必小人小
儒也。

孟子不盡信書。必有深信處。今試道武成篇。諸公且道孟子所取
二三策安在。

仁人無敵於天下節

當時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
論。人皆貪發首節。輕黜末節矣。
失僅文義耳。而關係不小。所以辨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當時好名人難辨。能讓千乘。安得不驚世。若近日何用如此口談
[illegible]已乎。顧其名者也。其[illegible]
天下之公然高低過絕。總只是此一點心勝。見得古之名高則
好者亦高。今日名低則好者亦低耳。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此章專就聞風興起處。指出淸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
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楊墨鄉愿陷溺頹靡。非
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迹著。以之旅頑立懦。覺
鄙敦薄。效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
之微旨在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
同。並與隘與不恭章專論夷惠者亦別。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
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隘與不恭章
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外。有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
人興起者。言外別出不足之意。直令全理索然矣。然則孔子非
興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聞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子。
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也。聞孔子而興起
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可望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

行偏勝至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肅。皆風也。故
變化萬物最速。四時元氣流行。豈得以風當之哉。故此章言外
無孔子。

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隘與不恭是也。有比論聖人之極者。願學
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趣一是也。有微顯闡幽以見各聖未
嘗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伯夷之不念舊惡是也。各章自有義
絕不相通。此章不但不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闡聖
德之全。正要就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以感動百世耳。
[illegible]夷惠何也。朱子曰。雖非大聖。雖非中和。然去
病之功爲捷。參苓芝朮。有養性之益。而救急代病。未必優於此
所以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也。今日人品文字。皆不能卓然有
所樹立。而輒講渾融圓活。正犯麻痺狂躁之疾。非大有以滌盪

之與參术不能補益也。

孟子此章意致淵邃句句有精思不可捉摸。

即今日便是百世之上但不百倍耳二程十四五脫然欲學聖人

朱子自少謂聖人可至今人那有此志識。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大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爲正從來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貴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差倒說非本義也言字向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即爲君臣父子之道人不合仁無從爲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句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爲道其說極支離離求

仲遂謂首句便自合矣何必屋上架屋其餘例更甚仁也者人也此句說道理自然人必合之而後爲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其爲道首句中先合字也說不得

仁與道分合處尚易辨仁與人分合處最難說得親切

不難在合併難在分析仁字人字道字名有本位。

此與中庸仁者人也義絕不同看中庸下句便云親親爲大又對分出義理來故人字指生意變理而言此下文云合而言之道也可見人字指所以爲人之全理而言看白文自分明今一概作中庸義解不但仁字淺并道字亦說不完全矣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

陳際泰文 合性與知覺有人之名合虛與氣有道之名 **評** 張子言心故曰合性與知覺人則兼形體矣虛與氣是性之名非道之名此皆不憤先儒之理而妄爲改換所不通矣。

艾南英文 道也者物恃以通通物無私而名之曰道 **評**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合而言之便是率性之謂道都就人身本然而言非謂道於人物也只坐看得仁字粗淺以因緣交接爲道竟將此理都說在外面如其言將靜坐一室不與物接則竟無仁無道耶

金聲文 其自爲合也超其環外可以出世而游其環中亦即可以經世已矣 **評** 此是和尚胡說出世經世原無分且世如何出只有湼槃耳

附此章文

體仁即所以盡道貫于人見其合也夫仁與道皆因人而得名者

也知所爲仁即知所爲道矣言者宜得其合哉嘗謂上下定位使無人焉成能于其中則理之蘊藏可以不設又安有紛然不一之名哉惟乎茲焉混然中處聖人因爲之推其所由生曰是有其本然者焉性始之德不一而統之以仁仁兼衆德也又推其所由成曰是有其當然者焉日用之理不一而統之以道道涵衆理也聖人又何樂乎多爲之名哉固欲人返而得之即推而行之已耳乃名立而說紛羣爭乎其名而漸生其命名之實然是乎人與仁離即仁與道離不啻惟是亞道與仁離其流者遂滴支離之學而且謂聖賢文字之飾也豈非言名之過哉蓋天下物在而則據焉未有物之先見則之一神既有物之後見則之兩化要亦爲之論斷則然而使無是物則則亦難稱固無分先後者也氣形而理付焉觀氣於至虛得理之沖漠觀氣

於至實得理之流行要亦為之研究則然而使雖是氣則理亦
難見固無分虛實者也今欲明所謂道當先明所謂仁仁必極
乎廣被此猶從施體言之也百骸之理而疾痛之必應此惻怛
惻隱之所自生矣則發被色無不見天地之心行返觀而識其
充周耳仁必驗乎散殊此猶從推致言之也一體之私而愛養
之必至此太和變化之所各正矣血氣心知無不通性命之故
有當前而惜其純全耳蓋仁也者人也仁之理虛必附於人以
自著而究當仁所得者之處又不可以仁名抑人之質滯必存
其仁以自全而及夫人當既全之時又不併以仁繼後之人遂
欲於人之外求仁而又於仁之外求道此所謂言者之過也夫
仁以體道而所以能體者惟人為之凝聚也故就仁而言元善
一虛位耳合之於人則遡尊而作忠遡親而作孝彝倫政教之

大皆吾心不煩擬議之端即吾身不容闕略之事非體用之一
原哉人以弘道而所以能弘者惟仁為之曲成也故就人而言
絪縕一游氣耳合之於仁則曰明而及爾出王曰旦而及爾游
衍經曲威儀之細皆吾性不假强合之迹即吾學不能損益之
天非顯微之無間哉故不知其合豈惟仁也由仁之有裁制而
義出焉由仁之有品節而禮出焉由仁之有知覺而智出焉由
仁之有貞固而信出焉言之將不勝其分苟知其合止有此人
也義即人之所宜也禮即人之所履也智即人之所知也信即
人之所守也亦只識歸於一無非仁也無非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首二節

趙衍文今所貴乎士者何也以其為聖賢所取則不復為庸衆所
子評今人欲兼收之宜遂不為聖賢所取也
或謂背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尤與
於小人之甚者也吾試以後事論之自漢以來道莫盛於考亭
而考亭至今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建而新建至
今理於口矣且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為是其得更
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儒釋否以儒為是其得復理於釋
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為純粹中正于是乎門戶始有調停
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
吾直斷以為世之為聖人者斷斷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斯
言亦且攖衆喙矣

詩云憂心悄悄節

孔子之苦孔子知之文王之苦文王知之
善學孔子文王者當學孔子文王之自理此是孟子言外正意不
然則是人言不足畏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講大龍文云云評昭昭在明明德上說使人昭昭謂教化之行即
新民也非止謂明事機齊號令大樹有慨于崇禎間時局而為
言耳
自私用智非昭昭

陳際開曰齊饑章

陳際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有其不可此不可從是
非出是即倫利倫義之辨亦即為己為人之分今人纔開口纔
兼是便只有一個成敗利鈍橫於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此章專爲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爲天理。如今日之講學者，兩兩開說分明，告子不謂謂了傾頃，

原是道性善，與闘生之謂性之行耳。

道理愈分析則愈明，如性命本是一原，彼孟子判作二，又將性也命也不謂性不謂命，窩作四辨析，它煩如繭絲牛毛，一針不偏，

則道理自切實，而所謂一原處也分明矣。

讀孟子此章，方知程朱理氣分合之義的確不可移易。

章世純文 云云 評 只一箇性字，沒箇欄楯，以下道理總無準的，有時道者便怪，有時亂道便謬。此病千子說他讀書未廣，彼却不服。只是他看得孔孟程朱與老莊瞿曇達摩儀秦稚阮及近日陳

獻章王守仁李贄等說數，總是一樣，可彼可此，絕無是非邪正，或反倒亂，亦得則讀書越廣越不可救矣。此病不止一人，正嘉以後文人學人無不爾也。

首節

須見不謂性即是天理當如此，不是若子強倒天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節

只義便是性，非義之外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諫，可則進，否則退，明則見，昏則死之類，乃所謂義，非血性痛切之謂也。人於義字看來終與仁字不同，即告子內外之見固也。

中節智賢爲大義也，而下節更云不可以不知人，蓋智不難智，所當智則義失，故必重在知人。知人即智也，智帖賢說，正是此義。

智之於賢者，如晏嬰不知孔子，豈非命耶。

孟子一部書，只是有性不謂命，佛老荀揚都見不透此，所以亂道。後來昌黎爲性有三品之說，雖稍近理，然到底只說得氣質之性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章

可欲之謂善節

孟子說天爵便云樂善不倦，樂善處正是人性之同。性善故也。從此倒理，神亦只是善上做去，然善在天下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有實心則實理始爲我有，此孟子道性善而又必稱堯舜，勉人之不信也。

可欲從公共自然處說來，乃得其刻。此所謂本天也。

義重可字。可字從公共自然處看，離可字講欲字，便多混誤矣。

可字與欲字拆離不得。

陳際泰文 語善而待去欲，是無以制欲而用於有欲者，云云 評 此欲字，却混私慾之欲，不可與可字粘連者也。如其說，便入二氏宗旨矣。張受先 題始我心者二十年，今日始解得 評 大士此文語語流露教外別傳，與柴柵纏繳之旨，總以無善無惡爲極則，勉强附麗儒門之說，而是挂搭不上，看受先評，可知當時一班名士總不離禿丁位下求方便言之可哀。

之謂善二字，語氣原指人品名目，註中天下之理四字，解可欲二字，下文接有諸己，其爲人也，蓋得則可謂善人矣，滿出不差，只論天下之理，不帖著善人，則不知孟子之所指矣。

有諸己之謂信節

有字從善字來。

其人便謂之信。

大而化之之謂聖節

自大至聖相去尚遠，實行工候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其辨甚微，不得強分兩等。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節

不可知兼內外說。

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

陳際泰文 天下有畸人焉，妙其一偏，且與來事為適也，云云。評 不可知專指此，在異端亦淺陋矣。且此豈聖之一偏乎？神非言其妙妙，非謂其難測，而大士意中便以鬼物幻術相形，何其陋也。

樂正子二之中節

二之中中字，在合離之處，即離之間，精進人刻刻在中字中，但地位則日異耳。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此章說盡聖賢婆心，非鉗椎籠絡作用之比。

從來異氏有箝椎棒喝之法，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愚強弱之民盡為彼所收，而反以儒為淡泊也。然為所箝椎棒喝勸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未有不反而以吾之淡泊為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皆待以[illegible]之者有其人耳。特疑孟子時，謂楊墨者惟一孟子耳。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即嫌其太甚乎？不知此正如捕盜之尉，方其追跡捕擊之時，諄諄戒諭，勿令殘殺，便要打算所以受降

編管之法耳。

趙衍文 昔之楊墨類多堅忍不拔之操，足以自有其千古。其氣方張，則其徒日盛，故雖勢孤援絕，而身不辭好辨之名。評 待此等人只有一法，曰役耳。朱子有五祖六祖像以為必作緣林者謂此。文 今之楊墨漸有渙散無聊之象，相與危疑而莫定，其勢已衰，其情亦已竭，則惟曾開行知，而功已在能言之列。評 此等可憐待之亦只有一法，曰受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三有原是常額，其變通全在用緩耳。

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具，不是暫倒並征，君子為之更張加恩也。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發。

或云以催科為考成，為有司者知愛功名，不知愛百姓，荷厝開江陵相公為之倆也。此言頗可痛。然吾聞當時有司，尚有寬法以處民者，朝宇亦不之罪也。後來有加派，有預征，而民始不堪矣。然吾見尚有漏網之頑民也，後來良善無絲毫之敢逋，而官蠹豪猾，侵蝕動以千萬，而民更不堪矣。

天下賊民酷吏，不消他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罪則歸君，利則歸已，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考成課最繇此其選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或問之曰節

殆非也，看下一殆字，滿肚皮疑團不解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節

不忍不爲二字。尙渾淪。又就其中指出最淺近平易者。令人簡簡亦當無可逃脫處。

金正希文 充之而朝廷之上。可以禮樂刑政殺民物。草野之下。可以學術議論殺人心。凡恣一身一時之快。而不顧天下萬世之流毒者。莫非害人也。評 倪知此義奈何先生又勸人讀傳習錄耶。得毋認賊作子。反以正學爲頭敵耶。篇中句句追入人心去。繇其於己分上。實得用工夫來。不同勦襲欺人者。然條其微妙痛快。却只是黃梅老婆心。與孔孟原頭有別。又不可不知。

此節緊承首節仁義。並起充字。下兩節。則又因充無穿窬之義而極推之。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節

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專指理耳。氣之無受。不可充也。充之則必至於盜賊叛亂。豈無穿窬之心之所推乎。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首節

不肖言近守約。亦大有習氣病源在。

須知近遠約博。原只一理。此而字實義。而字若爲作神妙奇特。便非。

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實乎遠博。謂遠博而即在乎近約。乃所以爲難也。如此纔點得而字醒。

守約而施不博。約非其約。施博而不本於守約。博非其博。兩邊打落。方見此節而字之義。

君子之守節

陳際泰文 天下之事。不可以相援也。必受之以廣大。居之以深靜。云云。評 此黃老之言也。堯舜到底只一兢業恭己耳。評 侯甸男衛。臣謹旣宜。而獨以祭祀禮樂爲政事焉而謹持之。評 約處豈在此。脩其身須有許實工夫。本須天德王道。是甚精微。却只說得恁樣粗淺。可見朱子告君必正心誠意。後世秀才猶厭聽。何况當年孝宗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動容周旋中禮者節

非以干祿。不過極言其自然無意耳。非從得祿起論也。皆眼只在祿字。故是秀才小見識。且此下二節。已離堯舜湯武言矣。膠住堯舜立說。則哭死而哀句。如何帖合唐虞事實。下節亦難著湯武身上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節

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非性命之命也。以漸近自然爲解。乃至命。非俟命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國縱橫之士。如顏斶王斗之徒。亦能爲之。彼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强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此欲字。非皆欲沉溺之欲。卽口之於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堯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寡。寡者。謂不爲其所誘溺沾戀。則道心爲主。而仁

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消作乃所謂存焉者也謂之有存焉者
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耳荊川文所見亦止
到得虛靈不測邊任其替上道統昔人謂四十年前所聞於經
者師友與其意見窺測者皆爲隔壁聽話於是放拾抹撥見得
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東西至謂孔顏一生工夫只
完養收攝得此物其說之可笑如此故知明明德不講得止至
善一綱領雖牢破乖胸腸翻騰變求有不蹺入鬼窟者也
須知耳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人理纔說欲便是不如此與虞書
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于無而朱子又曰
只漸減少便有得此心則周子之說固精而朱子之說又較穩

爲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狂者又不可得節

揚以任文　狂又窮於天下云云　評　因萬章問在陳之言止及狂者
孟子引孔子之言兼言狂獧故又發明此說非揣量世界至此
也不可得明說孔子求其人而不可得如文中云解爲狂者不
得行於天下聖人傳道豈因天下人不可而遺思別授哉止又
不可得從上中行不可必得說來故曰又如所云則中行亦天
下所窮耶不辨而知其謬矣

揚維斗　狂者又不可得此句回護甚難上云琴張曾晳牧皮皆狂
者也此云又不可得將置諸賢於何地　評　琴張曾晳牧皮固狂
者一流然終不知所裁不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此何
又何須回護如顏子早夭不及見其大成仰不算與之不然不
得中行句又置顏子於何地

曰何以是嘐嘐也節

人部看鄉原做庸鄙一流非也其見解高其術甚狡以庸鄙之言
行愚弄惑亂天下耳老釋正得此秘故易於動人因思嵇阮之
徒似乎狂狷行徑也只是鄉原法嗣與狂狷正自背馳皆從生
斯世也爲斯世也此二句得宗者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節

君子原兼堯舜孔孟言堯舜有堯舜之經正孔孟有孔孟之經正
人因見庶民字便將君子專屬有位者偏矣玩通章與下章自
見此全部孟子歸結微旨也
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得此理有明
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以脩
改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愚他管商申韓儀秦佛老告子象
山公甫伯安百般惑亂日新月盛到底澌滅他不得今日提起

便在只恨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功耳
經在天地間亭亭當當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
而後正耳
正字中分量亦復不同君子反經必須到盡處方是孟子之所謂
經正如漢以後闢二氏功莫大於韓退之然於經尚粗有正不
盡處必至程朱而後謂之正卽程門弟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
得朱子爲之詳疏而後無所不正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人
可以用力反得一分卽有一分之興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孟
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也見地到此者鮮矣
難處只在經正民興到得無邪慝却是一滾話觀註自明白
經正民興原在辨明學術上說先註下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八字
則正興都就卽一邊在若泛作政教感化講失之遠矣反經之

任堯舜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墨者。即君子也。吾亟今日猶得
執此理以闢邪說。亦賴程朱一番經正耳。
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與興氣息相關。此即性善之旨也。正者正
其善。興亦興其善。君子不是別有箇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
善而非者耳。異端之亂道。亦未嘗敢道箇不善。故只好說箇無
善無惡爲本體也。今人動云佛氏亦勸人爲善。陽明亦教人爲
聖人。然則墨子一書亦言脩身尚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韓退之且疑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箇無父禽獸之
條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得分明。纔不分明。便經不得
其正。身入於邪慝而不自知其非也。
只在似是而非處反之爲正耳。
今人最怕是是非二字。一切要包羅和會。則融合儱。纔辨白分明。

便日觸激。日刻露。凡做文爲人。無不如此。甚至三教必求合一。
朱陸必求同歸。推其意並楊墨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爲得。此
正是鄉愿之術。中於人心。淪肌浹髓。牢不可破。看孟子一生用
力。亦只於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經正。直不許似是而非
者絲毫假借夾帶過去耳。
註中興起於善。故宜玩。善即經也。富強之說精。則民興於功利。禍
福死生之說精。則民興於二氏。科甲之說精。則民興於時文。速
化巧宦之說精。則民興於無恥。彼皆發憤竭力以圖之。朱始非
興也。但不興於善耳。
衆皆悅之四字。便是興字命根。要之庶民原無日不興。悅鄉愿處
亦誤以爲善耳。而不知其非也。若有真善式樣示之。其悅更可
知矣。孔孟不再。無怪其惑于佛老。程朱不生。無怪其溺於陋王。

天下紛紛。總緣未得箇反經君子耳。於民乎何尤。
或云經正則庶民興。句是過接語。只宜輕點。予不謂然。君子與邪
慝所爭者。正此庶民耳。即以文字喻之。今日俗爛墨腔。不顧君
理。相習成風。此邪慝也。只爲天下秀才。隨人脚跟。不能知恥自
振。此庶民不興也。有識者從而憂之。思得一二實學奇才者出。
使之翕然興起。亦若是焉。此孟子好辨。正人心本懷。即孔子思狂
狷意也。
毀狂狷者。只有鄉愿。破鄉愿者。亦必須狂狷。望君子曰。反經庶民
日興。皆倚發振起之象。即思狂狷本意也。稱夷惠爲百世師。能
興起人而不及孔子。朱子謂治閭巷危惡之候。姜桂大黃優于
參朮。正是此旨。
所取于狂狷者。也只爲興之抖頭耳。

此章原論狂狷。因及鄉原。因及邪慝。邪慝二字。包舉楊墨與諸異
端說客者流在內。故註云鄉原之屬。
章意只是論狂狷而及鄉原。鄉原者。狂狷之反對也。狂狷似偏而
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爲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
邪慝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日新月盛。其出
無窮。而吾學既明。則衆邪皆自滅熄也。人于經正。或泛之說異端。
及照邪慝。則反粘殺鄉原。皆未得其義。
東吉　孟夫子實見戰國以後士大夫。陷溺已深。不可與入賢聖之
道。漢興。治法不純。用儒者轉見敦厚。讀萬石君傳自見。唐用詩
賦。宋尚經學。士氣愈偽。德業愈衰。明初深見及此。遂舉人材。仿
彿孝弟力田。多行布衣徵爲尚書者。矯枉如此。尚致後來文弱
之弊。孟夫子一眼爍破千百年盛衰氣運。今日合從徵聘而設制

乘誠未見其可也。【註】□大夫陷溺深不可與入道其爲無[illegible]讀
書儒者耳。漢興之鄉愿仰戰國之士也。叔孫通公孫弘固媚之
徒也。宋若李與其子建慶歷稱老謙。一味附世取榮。正鄉原的
傳。更還與徵巧之術不疑處調之周仁同傳深譏之也。然則漢
治之卑。正爲用鄉原不用儒者耳。經學明於宋而宋實不能盡
用之。故宋豈可與管之清言同条哉。後來事功入品之壞。皆由
學術之不明。制令雖尚程朱。而士大夫講學者叛之若讐敵。即
嘉隆以來講章制藝可見。此經不正而邪慝興。禍後生民之禍。
制舉雖非不易之良法。然實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是非。
而欲挽制舉行徵聘。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鄉原彌冠上場耳。
曾何補于治道哉。

此章反經以孔子之是非爲宗。以入堯舜之道。下一節繼以列聖
相傳之統。由堯舜至孔子。則反經君子。其任固有所屬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循天地之氣運亦有厚薄。堯
舜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衰。孔子不王。是值氣
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耳。

所知之道一也。時位不同。則其所以聞知者自異。

聞知見知。確自有授受源流。雖孔子不自居開創。

見知聞知之分。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
臣當以若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
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正條異端竊鑿傳柄之智。不過
以此爲標榜招牌耳。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爲其所惑可也。要
知上幾節文勢。直注末二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然有
自任之意。

凡邪教俗傳。非大道之公。故必以衣鉢源流爲證。聖人之道若大
路然。不必有所付受爲支派也。其揆果一。則千載千里。若合符
節。所行所言。天下後世皆可共質。如其不然。雖親依賢者門牆。
於此事無[illegible][illegible]交涉也。

孟子生平願學孔子。至是已得其傳。豈有不得而辭焉者。故雖歷
敘群聖。而語氣只重在末節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七終

楚鄱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首節

【饒雙峯】子思子有見于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自而以爲無諸己而與諸人也故推本言之【評】三之謂緣起亦是一部孟子源流。

張用三有其一用意在第三句蓋與說分裂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及以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聖教有上兩个之謂正爲第三个之謂而設其二用意在第一句何苦言治亂總不知天因疑及聖教知天則下面都不錯將下兩箇之謂都從第一箇之謂貫下。皆有不可易之精思其三又將首尾二句并入中一句道字統作一件看。一部中庸只明一道字故下節即接道字說去性者推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也只爲首句從天說來末句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又人與物共有天有聖有人物故并合不攏丟開天與聖與人物但想此道爲吾之所固有只在吾身一看則天與聖人人物總在道裏中庸拆開說有此層次耳。天與聖人即吾身是性命與教即吾身之道是看到此處亦先生備細翻補底脫將也要亦只在固吾之所固有六字看得仔細便了七穿八洞。

上兩句一滾出來纔有人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物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自有中間更無容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人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即天之不得不然也然此間却有一折。

【羅念菴文】聰明睿恭之德一自然者相與動而動之止而止之中正仁義之極二不已者相與大而大之小而小之此將欲強執氣質爲性而已畢竟不能有其氣質【評】如此說已落氣質矣而復云毫不有氣質何也且此時何時也質地時耶人稍時耶氣質不在性外但不可指氣質爲性耳【文】天有命亦天所恃以自生而以生天之物生人則源流本合【評】此却道著然亦只講得生不講得命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未嘗不是性但聖人謂此未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道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線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艾千子】亦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則勢必專以氣質爲性以甘食悅色爲性矣【評】即自然二字便有正義有邪說謂性之善本固有自然非由外鑠此正義也若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即邪說矣至不已二字又是一義與此處無涉即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不已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此文與中庸之旨毫不親切千子之評亦說夢耳。

【黃淳耀文】立說以原性于思氏之教立矣【評】將聖賢書亦看成異端造名相宗作用矣子思未嘗有教與孔孟一也【文】昆蟲亦有報本之性微鳥亦有辨別之性而物偏而人獨全【評】此句中不分別人物【文】順性而行曰仁曰義【評】將仁義看在後在外此病根也【文】今言其有生以前則不獨內邪非性雖仁義亦非性也。

【評】大錯此是荀子之以無善爲宗也【文】今言其有生以後則不獨仁義是性雖凶邪亦莫非性也【評】此是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然程子之云謂性有過不及而爲惡從惡逆推上去未嘗不自性來耳向看見處畢竟以生之謂性爲原以無善無惡爲極說來說去不覺流露宗旨

【艾千子】翻來覆去只講後一截天耳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粹至善處此最初一截人也氣質安能雜之【評】其意祇欲提天字來換卻性字便然似六凡人莫非天凡人事無一非天耳與性字何涉與天命之謂性何涉先不識性字因不識天字無論其講後一截天卽推最初一截天來總與題目膠粘不上

氣質未嘗不是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口之於味章與程張朱子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非孟程張朱之言孔子子思之言也今

總一槩不信只信生之謂性作用是性能視聽言動的道箇便是性三句是眞宗旨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下面縱有一句半句湊合近似總與道遙遠道理不相入也

【陳子龍文】人或生通神或百行懿美或智昏萬物質器頑嚚並天有所厚薄於其間哉【評】朱諸聖賢于此辨之悉矣人稍自不去理會胡叫喊耳【文】今吾告之曰性本無所謂美惡也於是始知天無可居之功而命無可怨之實也善乎莊生冶金之喻此固知夫性命者也【評】竟反了孔子何論子思孟子無善無不善陽明祖告子無善無惡心之體直爲聖諦矣藉莊生正指出辨者來【文】天者萬物之主也而命者不可知之物也【評】然則命又誰主耶竟以命字作分命命字解自以爲新奇不道從見其俚鄙耳總被無善無惡一說惑亂無底當時文人學識都如是天下安得不亂亡大將先生存子也然其所見至此余故謂後世論人學術與人品皆分作不得以其人而遂信其說亦不可以其說累其人也

必兼人物言其理始盡不知何故人不肯說者

率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力上說

率不是用力字

率性之謂道原指理氣不雜時說上句中說

【楊維斗文】由仁而後有惻隱焉由義而後有羞惡焉【評】惻隱四者情也亦所以體道者不可以貼道也【文】推之至于水流物生皆此類也【評】兼物言極精千子以寬泥抹之謬矣太僕此文不精細處在理氣之原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不說工夫耳先生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

自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得氣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

率性之謂道只說个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脚

【羅萬藻文】云云【評】以自然爲性天以率任自然爲率性其謬自百出中庸因言道者淆亂故以天命率性本原正之言此外非道也文正翻謂只要率眞任性道不妨各別不亦異乎

【陳子龍文】人道其賾然皆性之所有而率之人何事焉【評】只可謂率字不從人爲不是人無事【文】人之欲爲天既已爲之而授之【評】非欲爲當爲耳天如何爲【文】四體之具未嘗學問各適所當豈有所區而分哉總同歸于安便以例天道之既備【評】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重之道非謂視聽持行之安便爲道也【文】要

荒之民罔婣禮義有趨所能立有所約爲其哉然必同有嗜欲以衍人道于無窮【評】亦必不能離君臣父子之倫即禮義也豈非以嗜欲男女衍人道哉【評】文章情欲俱爲世運之勢文明昏濁總屬自然之宗【評】然則衆說皆道耶但以無善無惡爲宗則必至於可善可惡可善可惡則善必不如惡之便利矣可畏哉讀書儒者而不明性理反相率吸依其類不至狎人道爲禽獸不止天下文士以爲弄文游戲耳此宗倖將文之害哉

【?】道可竊性不可竊六字【評】竊則俱竊不可竊俱不可竊如君言性即可竊矣然而非也故不可竊也此篇千子評謂醇疵各半吾以爲大疵而無小醇其所謂性乃無位真人也所謂道則翠竹黃花淫坊酒肆也正希與熊開元論道要得阿難見三十二相與攝人婬席時謬妄相等即是此義不知其所謂性自

欲率之而不可以率者也但看大善知識其所作爲定顛倒則其所見之性決非聖賢所謂天命者明矣

性字非氣質之謂率字非徑遂之訓

看率字搞則性字流氣質之性不可率不可率者非性之本然也看道字流則率字流日用當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未嘗不在不行者不過在上面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故也

脩道之謂教此一句是子思全部總敘上二句是此句楔子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脩之法也故此句須直承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即是天命之性告子陸子靜王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爲性只爲脫却第一句有仁義禮智都是聖人強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即老莊荀卜折衝之言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性本然率循不得故炳聖教耳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欲脩去者也若直承第二句便暗此義

【?】道之原在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顧人繼天之事亦當使人與有功焉【評】說來自懈便無聖人也【評】古聖人治天下使天下無勉強之難而亦不全與以自然之易【評】說來自懈便勉強也得自然也得其實不勉強爲得且如何今與今試與之看【評】率性固道矣道之中猶有差忤也【評】道如何有差忤人之氣禀不同只有差忤耳【文】率性皆道也道之理亦不當有是多與也【評】率性之道所得多與彼蓋認氣質爲性故以爲率之亦多與耳○只爲氣質有偏勝闕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人爲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行于天地之間此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人欲有功于天而爲此多事也勉強自然亦皆本乎天理聖人亦有不得不然者非聖人能

與之而易之難之惟吾作弄也他總見得真性以外一切是假合故毫無親切之義

脩字只在過不及上說

人生品質各異非過即不及不能中道所以有聖人之品節乃所謂脩也

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己分上設施未嘗外假也

【?】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乃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處言此孟子性善之源也此指最初處言尚未落陰陽五行氣質雖探處到脩道句乃有氣質之性在內若曰天者自然之謂也此說由于道家大使夫無於穆不已爲之主宰而徒以氣機激盪

爲自然則桃當生李牛當孕馬草當成木人當胎禽何係孫夏秋冬飛潛動植終古不易評自記甚當然謂天無爲自然猶有一半近似至其文謂致爲聖人有爲不得不然之機權則全謬矣故雖聖人所爲而因吾性道之固有則亦同是自然之理三句一串說下中間只多氣質過不及一轉聖人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也

天爽自記此節註雖兼人物言然玩脩猶品節之也則就人言處爲勝不必以裁成輔相將物字講過半也且恐作成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也耳評照註兼人物說本等不借忽又自疑其非所謂見處不的也穿牛鼻絡馬首水排火搬斧斤以時數罟不入何嘗不是品節即似盡人物性贊天地化育理本合一又何疑乎

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著不得修字耳實則修道而性復在其中

右註云性道雖同氣稟或異則上二句一併注下此句全部中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

程子謂自天命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道在天地間人自不行耳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能止息也道如是教即如是聖人之言亦至今犂然也善道者曰三教教豈有三乎則又從而甚之曰三教合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者釋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教也聖教逆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自若也無存亡也

自天子至庶人同此道也孔孟之後有儒名則天下自外于儒矣程朱出而有道學名則天下之儒又自外於道學矣鄒伯常謂道學之名立與日禍天下必有甚于宋者理不爽也今人譏詆腐陋者曰道學而村夫子點講師亦公然自命曰道學則胥天下而外于道矣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老儒也道學先生也則何儒與道學之有

作君作師教無異官官失其職而有孔孟耳禮樂刑政教無異事失其治而有講述耳

以道學立傳古未有也自脫脫作宋史而名立道學於是乎亂

此等書不曾究心程朱之說開口便錯近人抄記得蒙引存疑等講章數語便自以爲程朱一經辨駁磕著粉碎一場沒理會少間不得不走入差路去只看所讀所做文字與這个異但是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便了不道是生員切己事也

道也者節

道也者起便單說道而性教在其中此子思之意非臆解也

道不可離因爲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鑠我雖不明不行道卻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者至桀紂而止然道終未嘗離桀紂也

此雖承上注下轉接語卻是中庸絕大關捩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義須從性命中說出所以不可離之故纔見人自是不戒愼恐懼不得若但將大擔子壓人責人承當非不與下意相照卻看得不可離三字已不著痛癢矣

戒懼是統體工夫兼動靜言

工夫只是無間前後際如一耳

此是君子統體操存心法就盡頭形容其全身不覩不聞而戒愼恐懼則無將不然矣

不覩不聞是舉常存敬畏之盡處而言見于此亦戒愼恐懼則無

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覩聞爲道體遂謂君子必於此用工夫聖學門迥矣必從覩聞說到不覩聞斯理方圓實言道精微處異端心粗自不能入耳。

【鄒有光文】心者道之舍也心存而道與之俱存心亡而道與之俱亡矣【評】如此說心字纔是聖學異端便指心即道矣

莫見乎隱節

上一節工夫是總言此節是細分緊關分明兩節工夫各作兩對說便不是不覩不聞乃語言之妙爲包括覩聞以形容敬畏之盡非謂專于此做工夫亦非謂工夫到此乃妙也愼獨節在交接頭上用力獨就時地上看非心中另有此件物事也

工夫緊然兩節但上一節是總段工夫此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

省界眼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片不曾拈一放一也

上節是統體處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頭上亦不專說動

戒愼恐懼是兼統動靜工夫此節則自靜之動分界之幾也將文與上節對分動靜者非是

隱言暗處微言細事俱在機候上看註中的確分明人多將隱微說人心境祕密處卽近世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爲宗旨之謬妄也故其語意又似誠意又似致知自指劃一番道理于中庸本義不知說甚

【陳□范文】云云【評】隱爲暗處微爲細事皆指境候言言此時此地似人所難見然幾既已動自家先見得分明難掩已是莫見莫顯矣今將隱微講在心術上又以陰險祕巧當之則是隱微定惡而顯見定善也隱微亦有善顯見亦有惡又得獨抹煞隱微乎

【楊以任文】夫人五官皆爲天用百動皆爲命移惟隱微之際冷然自知可以用天忽翻一念可以衍命【評】不的冷然自知仍爲天用忽翻一念仍是命移君子正求合天命未嘗欲用天衍命也

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微之必至於顯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節人每說錯

誠無爲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不善感于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焉惡之不也只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愼獨審其機也此二句卽十目十手其嚴之意見幽獨之可畏如此莫見莫顯正指隱微邪對待推極也

愼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

愼獨只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斬根須在

此也獨只是己意已發而人猶未見故朱子謂對衆人時亦是獨

問徐遷評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于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耳而亂動之根本未嘗泯試以晝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事時爲靜而寐則尤靜人心有一掛念躁想則驅不去無間見思慮寂寂寧機此靜境也而夢中顚倒昏亂一點靈性爲濁氣所掩涯如死人則可知日間靜時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泯如龍谿所謂日間發得清明夜間夢亦淸明日間攪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以此靜驗彼靜脗然可見夫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矧疾病乎疾病尚不能自主矧死時乎思及此未有不惕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參之其說何如曰工夫確然兩節然卻不是動靜截然兩對戒懼是

統體愼獨是細分於關頭緊要又加謹耳。若截分動靜是破觀
開時反不用戒懼耶。理學陷動靜做工夫使此心敬謹凝一無
開耳。無惡動求靜之理。曰周子之主靜程子喜稱人靜坐非歟
曰此非彼之所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
地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錯會故特下本註云無
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內求不外馳耳亦非以靜爲致
也若龍溪之所謂清明者雜那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
工夫者即能於氣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去
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他道此子只好在靜
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著故分動靜爲二而惡動而
求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
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嘗肅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
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足察自明矣。
此竟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故愼獨在戒愼恐懼後若學者下手
次第却須先從愼獨做起看末章自見。

喜怒哀樂之未發節

歸有光文 夫人之所爲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焉 **評** 與說
則云所爲性情者心而已
和易見中難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而指其未發爲言借有
象以明無象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
智之固有故由和見中由中達和不爲混亂若俗說謂已發一
如未發見和即是見中此却是胡亂兩件都不備也
喜怒哀樂借來說性猶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實有

健順五常是性即此性之具於中而未動處謂之中與太極之無
極相似非性之上另有一件中猶之太極之上非更有無極也
與學指心爲性以生謂性必大理而爲氣遂認仁義亦爲後面
事而於上面別指其虛活難言者當之不知此却是仁義下面
東西也道異正須明辨

章世純文 云云 **文評** 未發之中自有戒愼恐懼來使無戒愼恐懼
工夫則發必不能中節發不中節則當其未發非中也如人之
病發當其未發病症常只可以謂之中乎曰未發性也非時也
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惟有昏睡耳然夢中亦有喜懼矣
大力認未發作時是以有爭遊罔象不甚絕之說 **評** 千子硬主
要根戒愼恐懼來故其言如此若必待戒愼恐懼而後有中則
亦將必脩道後而有天命之性乎瘧者病也不可以喻本來臟

腑之中和也如其言瘧之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然後臟腑有
其中和是已然則不病瘧之臟腑也須服瘧藥而後中和乎其
說之謬不待辨而知不足以評大力文之是非也第大力文所
言未發乃禪家前後際斷萬象森羅空洞無外虛白清鏡火珠
靜月之見與俗人平旦夢覺惺然無知之象耳非中庸所謂未
發之中也學者於此細體會之自得

歸有光文 云云 **艾千子** 此文脍炙人口久矣然若終病其于戒懼
愼獨上欠一截工夫蓋此養成性體非偶然合節也 **評** 千子于
此節甚有得閒非硬主張要根戒懼愼獨故其言云爾後且從
而和之蓋吹脣之類也此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合節是
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者
即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而非本然之和也大俠文之病

正在中節處說得自然人皆有之耳其後不作經回頭未發他作謂已發處即是未發已屬牽扯混話此卻謂不得不發而未發本體不與之動更不成道理如此則性情有兩件作用而所謂發者即屬妄緣所謂中節亦涉外假矣此則太僕過高中疎處也

陳確菴云云**評**即已發內有未發是野狐禪亂道雖發而本體乃寂其外道打成兩橛語學者奈何粗從在此此說原于陳湛以慎獨言爲心體之妙皆聖經之兩膝學者不可不辨也

金聲文人之生無不自天來者人于天下而順之有喜觸之有怒云云**評**生即入矣天下非天乎何惡乎其入也且問從何日入來**文**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固即其能喜能怒能哀能樂者**評**二語好然能字即是病根認作用是性也**文**或喜或怒或哀或

樂乃即其應喜應怒應哀應樂者**評**應字便的當然他說應字却從心起**文**以未發爲發而其所發之地仍與萬物相忘于未發之天**評**互說極混他只要打成一片說要之發而皆中節五字即非其所喜**文**役于喜怒哀樂則失性離于喜怒哀樂則終無性也**評**二語未嘗不是而其所主却差其大謬總從告子生之謂性一句得宗不覺弊病百出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鄒弘文道之名大著于天下而中和之謂亦可以不立矣**評**性敎中和等本固有之理聖賢爲之分別指示非不得已强立名目也由斯言將道亦强名不至無善無惡不立文字不止矣文人于中實少理會則必求之過高以自大總求高即淫于異說而不自知多此弊也

徐爲儀中即性也和即道也有謂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可謂道不可謂中謂和說不大全小註及文一定有然似峻**評**性道是人物各得之總理中和則人心中自然性情之德謂中即性和即道亦籠統在未戒懼慎獨上可謂性道不可謂中和此正是文爾英亂道大全亦無此說惟閩朱子名有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一條及陳安卿云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數語皆就學者講工夫已是致字中事言中和雖固有之德然不致亦不能有之耳非解中和本義也如文說則下文致字又如何着落依他道則應云致性道不應云致中和矣或云文意謂使此中和於天地萬物是推極其用之意自然則應云中和致於天地則位致於萬物則育耳亦不應云致中和也總之亂道則不特理不通文亦通不去矣

于子解此節必根戒懼慎獨最爲不通渠云中非戒懼何以能爲天下之大本不知中果必從戒懼而有則或有或無或全或虧亦何以爲天下之大本哉蓋渠將天下字看作功用故其謬不可解耳

于子只誤看天下二字爲此二字所震便不難遷就書理以凑之不自知其眼孔淺心緻粗也天下之大本達道總只作一箇道字看

艾千子謂不根戒懼慎獨則不可謂天下之大本達道只誤看天下二字是張皇字不是切實字此乃云若緊指心體則常人皆大本達道矣未聞常人皆能位育也則其謬更甚常人原皆大本達道原皆能位育但不能致中和耳又云禪宗盛行乃有不由工夫直證本體之說此亦不然中庸言道體處甚多非必說

工夫也。禪宗亦曰說工夫，但自有彼之本體，彼之工夫，非吾之所謂本體工夫也。至謂楞嚴之理甚微，可存作性命別傳，不可強入四書，餘姚以之講學，未嘗作四書講義，然則千子之視異說原可以並存，但不可作時文用耳，是千子不特不知佛與餘姚，原未嘗知章句，不特不知楞嚴良知之學，原未嘗知時文之可以明道也。

既戒慎而後可名曰中和，則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

致字工夫上面兩節已說得精盡，只消直接位育二句，而中庸又特下喜怒哀樂一節，正見性情之德只於人心，人人所有，初非異事，而極其功即至位育，其示人之意深切如此。

致中和節

離第二三節講致字者，邪說也；即第二三節是致者，淺說也。註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可知有多少次第境界在。

致字若說得自然，違上節都錯，但說下手一節工夫，便到得位育，若不是君子，嘗容易至此，但粘煞君子現成身上，又不是緊接上節吃緊為人語意。蓋中和只是此中和，工夫亦只是戒懼慎獨，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得致，纔有位育效驗。若云君子戒懼慎獨，天地位，萬物育，即粗疎矣。

致字是就戒懼慎獨積累純熟到極盡處方有此效驗。

致字從戒懼慎獨推至于中和之極而言，若未到極處，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位育，則非致極不可耳。俗解似一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實際，安得不以位育二句仍納入性體中胡說乎。不知註中自戒懼而約之兩段中，工夫階級正有在，以位育為盡頭實證耳。

上二句是工夫盡頭，下二句是效驗盡頭，分明在事上說，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在題前提明所以然之故，不是仍歸結天地本原也。時文每云吾性中之天地位，性中之萬物育，皆墮魔界。但亦有致中和而位育之功不盡者，此又係時位為之，故朱子曰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致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曰吾身之天地萬物，即實指天地萬物，非懸空語也。然須知此節大旨是推盡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位育二字，究以不成咸若為正，如射者之的，行者之歸，

正聖賢接引之意，莫淺小看却也。

位育是實事，不是懸空影響，如二氏寓言。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六句，乃推論所以相應之故，非即此是正義，一了百了也。時文誤認此意，反以實事為粗，要將位育倒縮入內來，不道求精得粗，只為忘却，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八字耳。

位育是實地效驗，偏要說入性中，真說得三界唯心，總不是中庸境界。

實見得天命原頭，天地萬物總作一例看，無非本分內，東西位育二字只在日用證明，不是落虛頭弄大話始得。

位育是實驗，此理先信不及，不得不倒說入空虛去，其在末世似提出陳炎診天厲，上下咸失其所，不可謂非聖人之咎也。若得個聖人出來，從頭經綸一番，其氣象又何如，若謂今日天地萬

物未嘗不位育，卽是漢唐以後之天下未嘗不三代，不知聖人之所謂位育，不是此境界，所謂三代之天下，亦不是此境界。讀書人胸中須先有此境界始得。

蔣稚鶴文云云評天地位句，猶不及只有萬物育，還好講入功。於是只在這上面說，於是只說氣，只說萬物育，便是天地位育萬物只說幾箇蟲豸，位天地只說幾箇節令，秀才淺陋，至此只坐以理學書爲迂腐，不去理會故耳。

照定註中心氣二字，合發位育方有个着落。位天地育萬物，與天地位萬物育分別，爲字淺解入微，方是了了有當。

兩爲字，極有理會，不是如何去位育，亦不是他自然位育，只看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興，天下有道自稀少，到無道時自頻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不然，以法推之，何嘗不是一定之

數，又何必修省補救乎。

戒懼以致中，愼獨以致和，故位育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愼獨在動幾，猶敦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大此一貫之理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首節

仲尼曰三字，是萬世之公，若徒作尊祖義斯淺。

君子之中庸也節

論文道統之亂也，君未懼乎入小人而先懼其出君子。評君子之中庸也句，其實止與小人對，勘正出君子便是人，小人更無中間一種。艾千子題止如此評題止如此，而文能副之，則是亦成第一種文字，君所不憾者，正恐題未必如此耳，問如何見不

如此曰，小人之中庸句，明註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看此文忽要將小人說高一步，不欲增反字，便是不如此處。曰此是看對面不同，曰對面不同，則正位亦走樣，細體認自見。

君子之德，兼性學說是。

存註中君子曰德，小人曰心，則德字自兼質學講矣。

君子以德言，後來學者都在此住了，須知這上面正難。

湯霍林君子時中分兩層不得，然又不得合講。評白文明下而字一轉，故註中特以又字當之，如何分兩層不得，此正講同遜性傳註之說也。

陳子龍文以時中爲用，則先貴于立本。評此章引聖言以釋中庸，其意注重時中，文却倒縮重君子，於理無礙，實失章旨，蓋中庸所謂時中，乃從戒愼恐懼而得，於君子又進一句說，故加而字

一轉，所謂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也，大抵將時中看做君子應用機權，故反輕置耳。

時中二字拆不得。

君子只是說个好人，時中只是說个做得恰好的事，無忌憚亦只是不中庸耳，語語切定無忌憚講，方見重而字，時文多放開說隨時，脫却戒愼恐懼，已落無忌憚一邊去矣。

君子不頓斷而字一折不分明，而字不出，時中卽不從戒愼恐懼得來，不從戒愼恐懼說時中，卽與下無忌憚無關合矣。

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天來，不本心來，惟君子無時不戒愼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看，却正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不是一味狂獗他，也見一種彩子，只是憑心起發，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雖作成事功，已離天則，他何嘗不自

以爲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也。
時中正對無忌憚。若將戒懼意講入君子二字。而下截只道得个
時字義。亦解題未精融也。
只加一箇時字。使藏得箇庸字。註云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
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爲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卽
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于無忌憚者。中字兼中和。時中
兼中庸。中字根戒愼恐懼。方是一滴歸海。水府不漏。
時中註有二意。曰隨時處中。是逐時戒懼。就君子门修說。曰無時
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君子說。
徐爲儀 君子之德。是戒懼致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愼獨致已發
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爲戒懼。照下無忌憚也。照無忌憚。當
以愼獨對耳。說約按註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

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
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
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愼恐懼。存疑說是。又爲通之。此解
最確。評 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云君子戒愼恐懼而
無時不中。先講時中之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愼恐
懼。正解時中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平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
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卽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
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愼恐懼。乃能體
得此理於已。無時不中。卽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
也。故君子朱子皆只說戒愼恐懼。而不及愼獨。然有意在愼獨
只就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愼恐懼兼動靜統始終而言。
時中者。無過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

戒愼恐懼而時中。貼愼獨。不可以戒愼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
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節
人莫不飲食也節
此知味之比體說飲食便是說道。字字畢而喻滋味無窮。纔見指點
領會之妙。旬見道文通篇未嘗道字。復合上文。至末略點意趣
宗然。武則飲食與道夾說。則已分而爲二。非比喻體也。下流有
實做飲食是道者。又癡人夢話。不直服痛矣。
講習 人莫不飲食。十汎與此天地之所以爲大。政同。若必從飲
食轉到不知道。又疑數語夾雜。天地正是難仲尼說不知味。卽
是不知道。評 正復不同。彼是以彼譬此。此是以小喩大。仲尼天
地分明兩大說。天地卽是仲尼。故補仲尼便成蛇足。飲食與道

分不得兩件。然竟說道不得。卽就日用中舉出一件以譬全身。
言外有結。所以不明行意。故必須轉出道來。正在層次窮主分
明耳。陳說非是。
雖不知味。究竟飲食。當飲食時。其味自在。何嘗離得。只人自不去
領略。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從脊上過也。飲食是口用。味只日
用中道理。此等指點最親切。是比喩。却不是比喩。兩也字忘味
深長。其音未叙試緩念之。便得明道言詩之妙。若將道字夾和
常說。武于題外另講。不是對喩說相輸。卽是話蛇添足。語脈盡
失矣。
飲食喩日用。飲食之味乃喩道。人都混過了。過不及乃道之所以
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人所以過不及之由。上智愚在知行之
知說。此知味在覺察之知說。能覺察。然後能知行耳。人亦都混

過。
知字非知行之知。統明行而言。乃提撕省覺意。卽孟子所謂弗思耳矣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中庸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必本乎明。乃此章大旨。

此章是言道所以行之故。卽可悟大學知止節。及孟子智譬則巧節之理。

此根前章知者過之而言。知如舜。非可及已。然其所以大者則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其知而不過如此。全重過一邊說。然又須知執兩端用其中。非聖人之權度親切不差。何以與此。則無不及不待言矣。

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知有一分不到。則道有一分不行。此行道之必由乎智。而智必求其大也。一人之大有限。合天下之善以爲智。故大不可量。此舜之大足以爲法也。

明道必須知。知必不自用而取諸人。此中庸意也。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此夫子意也。要之舜之生知而又如此。故成聖人。學者但能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求知。亦可以至聖人。其歸一也。看註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若說舜止靠此以爲知。又抹去聖人界分矣。須兩邊說透。

惟大知能取諸人。亦惟取諸人而智益大。

舜不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以爲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大處。非舜之所以爲知處。看註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時文竟似舜單靠此以爲知者誤矣。

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以大耳。非全無已知而恃人以爲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

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處都有聖人本分在。不是單靠衆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執用。不是大智。如何能有此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知之所以尤大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舜字卽統下四句。與末句作呼應。若粘住本句便非。

此章重行處意多。四句直注到用中方住。好問好察。只收拾得中之作料耳。

問察只是無遺。

歸有光文取善貴公。而不能精者亦同歸于私而已矣。**評**此言甚精。可見好問察邇處。便是聖心之知。

兩好字雜。正是舜之所以大智處。

問察以成大知。無不解道。正惟大知故能好問好察。此一層不透則兩好字無精神。亦說不著大舜身上。

好問察處。正是大知。說做疑了問。不是舜之問。說做沒緊要問。又不是舜之好問。

四句逐節蛻出。問之中。雖邇言必察。是蟬聯兩層。若看做平對兩件。而字便不透。

邇言中正有善惡。在善之中又有兩端。在下文一步緊一步。

陳子龍文持善惡以用人。云云。**評**善惡指言。不指人也。若人之惡者則四凶竄所未誅而舜誅之。型誠記於行。侯明撻記。象刑惟

明苦得隱哉不自用而取諸人亦謂用善言非用人也不體認

註義都成亂道

執字極方須看得間兩字極板須看得活端字極偏須看得全

兩端都只是善邊非於此擇取一中乃所謂至善也就是衡辨之

意

惡者已隱則兩端皆善也擇其至善者即中矣非兩端之間別有

中亦非渾化兩端以為中也

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審擇其至善之

一即謂之中非即始終由小推大之謂混論語無知節兩端

義不得彼兩端有中間此兩端無中間

兩端都是善言其惡者已隱矣即善之中而有兩端之不同也中

即就兩端而擇其至善者用之非調合兩端而為中也

用中不是參和

執是執用是用若謂不必分析不但不識文字并說壞了道理自

己憒憒猶可直是誤人不小

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為中無定體恐有未盡而求之衆

人邇言正為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得中庸大知乃所以行中

庸此作傳微旨也

歸有光文 中道散于天下惟擇之審而行之至則天下之中聖人

之中也 **評** 予靜伯安不省此句故終身墮魔外而不悟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陳子龍文 云云 **評** 此章重下半段見明道必須智然必仁能守而

後見其智之能擇以起下拳拳服膺勿失之義上半段乃比興

體與中庸之明行無關係即上半予知亦不過自以為察知禍

患耳初無以智害人而反受害之說也

知水火不可犯而姑復犯之者究不知水火也知烏喙不可食而

旋忽食之者終不知烏喙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章

正為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个樣子與舜大知章同例呆贊

顏子便失其神得一善正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不是着向

一善上說了天下了也

得一善只是一二之一有將一字說入玄妙者大謬

一善說得太玄奧者固非一善說得太輕率者亦非

服膺不徒是心上記得而已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道是中庸却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只是中庸則

不及者跂矣反覆玩味言外之神方恰得箇中之意

子路問強章

子曰南方之強與節

一章三與字平也然說抑字語氣則而強與南北之強自見側勢

又細說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又自有側勢此無他只緣意中

先有一子路在

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側看不重重在不流不倚下半㮣乃是

君子之強處

歸有光文 云云 **艾千子** 將文以致中致和為此節和字中立字滿

紙可厭存此正之 **評** 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

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迥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先儒之說具

在于子之評甚正後有評云中和無兩義此從涉世言耳從
粗淺處說起恐涉末世鹽鐵時節義餘論故必須說本體此種
謬論直是强作人言既聽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
其從粗淺處說而强之本體精明醇切乃見談理之妙如此即
涉末世餘論何害若必以說人心性爲內爲精以事物世故爲
外爲粗則全非聖賢道理最是不通秀才見識
時文不通使學庸同文竟重用一字不得如和與中立與中和之
義何淺而近文有見持將不知此中立二字不可拆也
强之矯重在下半截而字不透則大意不得中立與不倚都看做
一片矣
兩而字有分看側串看合併看顛倒看之理
曹序文流有二弊知人之不足禮也而故藹之其流爲玩世知性

之無可制也而故逃之其流爲蕩情評晉人高處總不出此弊
而陸沉由之至今中于士大夫之心而塗毒生民者也
中立尚有私見客氣在
子曰素隱行怪章
首節
徐鉉文彼蓋以平淡無奇之說不足聳一時之聽聞也而必出于
非常可喜之論評後之著書立說以簧鼓一世者其心曲被此
道盡
告子遺說至宋而忽倡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幸
有孟朱闢之力辨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此若良知立教至今
倂未有孟朱者出雖困知記讀書劄記象山學旅閑闢錄學蔀
通辨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

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届耳願天下有識有
志之士共有大發明白此弊
君子依乎中庸節
依乎中庸何緊對索隱行怪或承遵道或雙承上二節皆錯也中
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
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慎獨正在裏許
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一句平分直下唯聖句總
對弗爲弗已句文語勢亦甚明白胡雲峯倡說側重遯世句乃
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將兩句强分難易他看得依乎中庸
與遵道而行無異直是心粗不知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內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兩句離說
不得一分輕重進遯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唯聖者能之節所謂中庸不可能也對照上過不及兩節緊承上
兩句乃見能字全理註語甚分明若只贊不悔遯世何足云唯
聖能乎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過
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
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
全者其惟孔子故開端以民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照應
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爲人中
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强皆一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之能字總
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之教也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
後謂之能中庸也故此章純是說孔子不是泛講過不及兩種
人與容贊君子也上兩節並在吾弗爲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

末句風開却正是孔子全相收拾上八章過不及知仁勇在內

他人轉說轉遠似乎前面數章作複剩語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八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九

中庸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通章只在道體上說。看住君子便鶻突。

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申明道不可離之意。其前後各章則皆言不離道之功也。

首節

[illegible]君子之道有所兩而兼焉者云云。評隱只在費中。故曰費而隱。以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之意自見。非有兩片可分也。文竟看成兩片。却又重隱而薄費。說來反似隱而費者。亦復分闢異端。不知正陷入異端之旨也。大約禪學以隱爲宗。以費爲幻。陳王從而廓之。以隱爲宗。以費爲作用。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其說又精於禪。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世有迷焉。曆聞高頭諸公。知其放誕橫恣之非。救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以力砥波蕩。而及其爲性命精微之論。則仍無能出於其上而直破其非。即此文所謂兩而兼焉者。蓋當時諸先生議論淵源本如此。

費隱不眾互舉。兩皆不是。即而字轉側紆迴。亦寫成兩片矣。須知即費即隱。

夫婦之愚節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說夫婦知道。即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夫婦兩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與知也。

人意中但覺聖人天地不能盡處奇。不道夫婦愚不肖之能知行處。正自奇。齊聖人天地夫婦愚不肖作一例看。方說得費字完全。

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乃不說壞聖人分量。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曾闕少。然在道却自不喫聖人知盡。真是費也。

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則兩邊皆圓。微者將夫婦所知能看得卑近。而以聖人所不知能當稀奇事。便不是。道於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

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偽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有天地之所不能盡。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此憾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殄滅他不得。乃道之費也。陳同父欲以漢唐充當之。則道終亡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人之爲憾於萬世也。故朱子辨之甚力。正以留此憾在。使是道耳。

小原與大一般。總是費也。

以物言之。小與大異。以道言之。小與大同。

詩云鳶飛戾天節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闊。令人茫茫自失。此節又就其中變動流行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吃緊爲人。活潑潑地也。上面是橫說。此是竪說。上面包

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

從氣機交接生動處指出道體流形。最活潑親切。禪家所謂權實照用。使虛空粉碎。始露全身。吾門權實照用。却正在精覰根據。無非至教。後來說悟說修。總入鬼國。

自古體道多在靜處。觀道多在動處。

此節仰氣化上看出此理之察。

羅蘋溪文云云。文千子此道形容心體活潑昭著兩閒。方與君子之身相切。見得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專講陰陽化機者非是。評通章始終只說道之費。猶不在君子身心上看。即文止文中有身心語。然亦言此理之具於身心者。無不散著於上下兩閒。非謂君子以此用力也。兩閒無非道之昭著。心體如何昭著於兩閒。此千子杜撰謬論。終日譏禪。而不知此說正爲禪所

誤耳。

套說即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作圓通解悟語。乃翠竹眞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隔。實理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愼獨根源在。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參。不是兩重公案也。

信手拈來無非此理。也須道理爛熟後見此消息。乃眞消息耳。黏鳶魚不得。離鳶魚不得。頭頭上見。物物上明。如此莫又作禪會邪。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便是天懸地隔。

全璧文道不可蔽不可破而可察也。下端於夫婦而上至於天地。可以觀君子察道之妙。○不蔽大故鳶不必乘躍。魚不必乘飛。不破小故鳶不如其飛。魚不如其躍。而飛有得於天。躍有得於淵。鳶精於飛。魚精躍。鳶魚自盡其心力。無所歉於人。而人亦無以散鳶魚。則鳶魚察也。文千子造端高卑。子臣弟友。造端夫婦。中庸教人都從近處入手。若鶩窮大而失其居。非聖人意也。人至堯許。物至鵾鵬斥鷃。莊生皆以爲逍遙遊。固知鳶魚皆察也。正希之論本此。評其見處與道逍遙遊又微有別。逍遙遊以放散去爲察。此却就上面玩弄精神。要道此子不走作以爲察。所謂溺道理而愈失其眞者也。總與聖人之道背馳甚遠。正所云窮大失其居。非從近處入乎道理也。千子不知禪。反爲所觸耳。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節

上面都是將道理撒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徧補齊賸。無少欠缺。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令人開眼。便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複疊無意味。於是力主責重君子體道工夫。硬與章句作敵。也只是無聊之詬。

人所以多說做工夫者。以結上文複衍無意味也。不知上文遠近大小。夾雜零亂指示。至此結出首尾完全次第。而其中推移充實之無窮。無不包舉。原不是空空複衍也。

只是總結上文。指點道體如此。而體道當然之意。在言外領會。更活潑潑地。

原只指道體。不黏君子。體道意自在言表。

鳶魚節是觸著磕著。頭頭都是。隨手舉似。此節是原始要終。全身護巘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道字察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

察即與上察字同謂昭著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孰能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也或謂上察字在上下此察字在天地上故義訓不同試將察字換作著讀之上下昭著與昭著於天地有何分別若必改天地察天地之察而後可豈有此文法邪

註此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責重君子可知故作體道者說固非或於各論道後補出君子意亦非盖此章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即在其中在第二節註云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功夫在不與佛家善男子善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即有居室之間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慎中和之意又何須分作兩層乎

此節是結上文依註發揮明了自然關切先輩於題後另歸重君子作結離於本文不傷也只是信章句道理不及巧作狡獪耳

或云申明不可離道即指體道說亦無礙不知其非也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庸妙於指示處若正謂申明不可離故不可黏體道說耳

艾千子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即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孥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之謂也此天地間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評千子之言非也此章總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叠如千子言則下數章皆重申矣有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轉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即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揭出明誠天道人道爲下半部中斷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本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不是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間四字鳶飛魚躍皆指陰陽妙合絪縕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意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遠邇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脈絡分明可參也

評家云聖人論道便有責成人功意造端二字當以此爲正解非也講起道便說君子之道誰道不責成人功第說話各有大第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句句要說箇盡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依分答言君子如何去費之隱之邪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自見言下其下各章言做工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章句各有界分不可混也且將造字作功力字則察乎天地又如何去察邪總是不依章句便不成文字其名曰不通不通者講不去也

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夫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理相合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言衆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識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醜褻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如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矣

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首關雎書載釐降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慎獨之所必謹於此得

手其餘更無難治矣

夫婦二字是通章微旨實在居室上講一陰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舉結不得徵得太極圖說不能精實言之

從夫婦二字推其極曰天地此天地只貼夫婦本義講極精造端乎夫婦至察乎天地此舉兩頭而言中間無處不充滿正無空隙如鳶飛魚躍之屬包括在及其至也中

夫婦天地只說兩頭耳其中處處有理會步步有境界俱包裹在裏

不是離小爲大只總籠看便是及其二字原根上句來

隨處皆是故曰察乎天地有鳶飛節自見

言天地中間無處不充滿也非容指天地兩位也

天地亦道所察亦道所察之一端見到此則於理氣先後分合之理釋然矣羅整菴一生疑團今日如桶底脫

子曰道不遠人章

詩云伐柯伐柯節

他處詩辭點撥得此處詩詞點撥不得略加一兩個虛字便使下故也

執柯三句是上文興亦是下文興句

此節言之與推合在此詩　又有隱鳶飛之妙

已不可云遠矣然以爲猶遠者由其胸中自有柯不道者在也此猶字正與己猶有倫猶字相似

抑其過跂其不及無過不及爲中庸中庸人道也於第一個人字提掇分明直將此字當中庸二字而天命聖教皆貫其中乃得淵源

陳子龍文 道本自然然而有不能自然者君子不幸而生於人之後也**評**君子生於人之初亦不能自然生於人之後亦妙合自然何不幸之有**文**吾觀君子創立紛紛要使其足以爲人而已使其初未嘗有變豈非始終自然乎**評**生人之初即是變至今始終亦自然此皆異端不知道而以太上爲言也○通章總爲道不遠人四字發明以人治人謂即其人之道還之非以我之人理治之所謂以衆人望人即以人治人中此意已足不必到改而止方說著也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要人人各盡其當然不合其遠人以爲道耳非是使之至於安適便利而已文中以自然爲道故於書旨不甚清切

自己要做聖賢詞人只消就此絜所以衆人望人一句不由翻入前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固不可以

該庸衆然民可使由之如爲子之必於孝爲弟之必於悌豈可云不至於夫不孝夫不悌便已邪正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良無不可能之事故人皆可爲堯舜不是孟子權術正當以衆人望人只中庸而已中庸盡處便是聖人莊周謂絡馬首穿牛鼻人也然牛首必不可絡馬鼻必不可穿豈非天乎以人治人之義只如此看

施閏章文 人既自治矣而若于猶乎爲治如務以禮樂若以兵刑云云 評 纔見以人治人不是將就便了然實非分外事

匹夫亦有治人之道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要之言孝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

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若一個人字便見道理是公共的故曰本天可知外面道理無非我裏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求個孝底理事君不在君上求個忠底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湛民澤不知而改在心爲理亦即此謬

金聲文 今之學道者皆以爲實有一物焉可藉以治人何稍也 評 禪家道此子又不是邪但不欲以道名耳他藉者道理便怕礙 文 吾不能治不能改吾自不能爲人矣雖道何濟焉 評 不能爲人者正坐不能知道耳 文 吾以人治人以人改人人之心思力皆盡已確然其可以自理矣又於道何稍焉 評 豈道果另一物

邪正所謂爲道而遠人之言也以人治人言即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爾非謂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人字發明令義不必增出道字此已是爲俗講最陋講究然猶止在文法言今必欲提開不是以道治人則是異學要去理障而其所謂以人治人者亦并非聖人之以人矣

以人治人何原可兼人己故語錄云我自治其身亦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史伯時以爲因上有君子字則似人字對君子言故章句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其說不盡然也章句只因改而止二字費解故云爾

忠恕違道不遠節

此忠恕是說學者事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論語夫子之道聖人之忠恕也此

章不欲勿施學者之忠恕也由學者之忠恕做到聖人便與道合矣故彼曰夫子之道而此曰違道不遠也

歸有光文 忠恕者求心之術也 評 求仁求道獨不可只言求心施諸己二句註中並云忠恕之事或從恕字單出者非也

忠恕與道有分合忠與恕又有分合施諸己一句與忠恕又有分合要各覷界線毫不混然後貫通渾一處完全無閒施諸己二句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閒此中賓主次第煞有義理蓋脩道以仁求仁以忠恕忠恕之體用固忠先而恕後而兩者推行用力關頭却在恕邊見恕可見忠忠不可見恕也如此節節推去其分合之故亦瞭然遂象矣

君子之道四節

惟夫子謙詞最難體貼若老實說未能則無夫子身分若說夫子

本無不能而姑為謙讓之言則是不誠之尤愈非夫子身分矣要見聖人毫無閒然而所謂堯舜病諸者並行不悖方是善言聖人。

上四段自責未能庸德之行以下半節是矣君子以為法故章句於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爲句來住上文而末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下半節若此處一滾直下則末二句竟是受倩割肉自責乃反自誇矣且言顧行二句前後文如何闖入君子邪

【楊以任】【文】凡人不可一世之意不得不為父而低徊【評】此意好的則豈為父貶此意不好豈勉為父禁【文】天下無可奈何之說獨不可用於人子【評】此說用於臣則弒君用於弟則戕兄用於交遊則賣友豈獨子不可用哉【文】有兄有弟而形氣分矣有兄有

弟而妻子故紛矣【評】兄弟多故原於此【文】分者翕之紛者樂之皆於弟乎責之【評】兄固有道能弟則能兄矣【文】此問吾何以乎兄也寧計兄何以與我也【評】程子解無相猶矣義謂只相好不要厮學正明此意【文】施報起而情衰先後明而誼薄友所以不古也【評】此乃老莊之見施報如何不起先後正慮不明【文】事父事君事兄之君子朋友罔其後者也【評】事親當知人獲上在信友原無後之理【文】賢人傑士天之所以遺天下而吾得之以為友云云【評】何必如此說即一介下士誼亦如是不然諺常鄉黨朋使當後施邪【文】脫友謂我能而我不能則賣友實甚【評】我許之而不能以比之實則可若此言則友不知人耳何以狥之哉

【陳百史】當觀其聖論與後世情事夾雜成文處【評】後世情事未嘗不可發明聖論但須以聖人之義理為把柄耳今其胸中有技上一者則斷絕情緣本無往來為之宗而於世間法又不求事理但取血性卒真意氣激烈為之用故其夾雜成文處皆與聖論無涉。

雖體貼在下半節上四段正在自責忽然接出庸德二句中間更無轉遞故拘語句者多於順勢直下說在聖人自脩身上自謂得口氣不知到末句畢竟直下不得從新背起周折仍復增添語句則於口氣仍未嘗得也存註中以自責自脩一句直斷上半節後繳君子之言行如此總指下半節則未能也之下庸德之行中間自有一段意思

自庸德之行至末句一氣直下只是說君子講君子而責己自勉之意在其中若末句只稱美君子而止言外神味無窮

【顧麟士】蓋皆妄論此節自庸德之行二句以下當急口讀之君子

二字文法為倒出【評】註於顧行顧言下云君子之言行如此則上八句自然一口急遞君子二字為倒裝文法矣麟士何得勒自為妄論邪【楊子常】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細讀朗不語氣較合【評】庸德以下總是說君子而自勉意在其中既以自勉則勉人固不必言矣饒氏之云徒生支綴。

末句本緊指庸德以下六句慥慥只就行德謹言說非統贊也亦非從言行勘進心神一層也。

慥慥不專指心是指言行數句而言。

慥慥二字此從庸德句貫注下來君子一句是倒裝文法不是到此方省得是君子而歎美之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首節

位字極有定，卻極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止乎位之中。雖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文曰無入不自得。朝爲耕農，夕爲天子，其素不二也。從過去未來顚倒回互看，出止有一個現在之位；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看出，君子止有一個素位之道，方說得聖人全體大用盡。

不願乎其外，不容有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含糊游移，便是秀才胸中界旁志趣流露周旋耳。但不字有兩義：一是有義不可妄求，一是有命不可必得。然此猶就下一等人說，惟直窮到義利公私之關，此纔是不容真實本領。

素富貴節

無入不自得，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袒裎而入裸國也。或問

謂無不足於吾心，此纔是自得真實詮解。不然，默而識之，是識個甚？無入不自得，是得個甚？卻不反爲僧總駁倒邪。

在上位不陵下節

此節專說不願外。怨尤病根總在願字上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頭一鞭辟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邊無非坦坦處，故曰無怨。怨尤盡泯，則不願外可知矣。中庸於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正爲願外者拔根，到此將怨字萌芽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不願外極頭。

首四句上下，即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項說。己字從外面求人四圍通徹看，直見得外無可願處，只有正己忙耳。

只重正己二字。不求人，即上文已見，所以能不求者，惟其己在也。所以不得求者，惟正己之爲急也。然正己又正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鞭辟到一路，如此看，而字一轉更見有味。

不正己之不本，不算不求。

【[illegible]】就物以求勝，必逐物以成移，是其中本無棲泊之所，而其外隨之也。云云。【評】從爲己爲人分際，針砭學人立心隱微深綱處，不啻血流淋漓。惜講到正己眞實工夫，卻只成空架，不得不道入高玄一路，可知陸子靜講科舉義利之說，亦能使聞者感泣，而無解於其黑腰子之魔也。故學者須步步向切實處討下落。不然，終不免陶菴所云：其中本無棲泊之所耳。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節

【錦有光文】世惟營營於外，而所以自視者常不足，是以覬覦於非

分而責之天者無厭也。【評】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賤，全靠外邊做貴重，畢竟外邊如何貴重得我。

變動不居，無非居易。

居易不是泰然無爲，直到樂天境界，都是居易。

二氏之曠達，非君子之居俟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節

本文只論射，不推勘君子。

孔子只論射而比之君子之義，子思只論君子而比之孔子之論射，各人倒說不得。

夫子自言射，射是主；中庸引言君子，射是賓。

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個反求，從人所不見，不媿屋漏，直到無聲

無與上事。更無別樣方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著實處處精細周到。與世間走空闊捷之學。正是天淵。

反求正是要人立命之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高遠卑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即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邇。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騖高遠。此素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章即就卑之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

著力在首節兩自字。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進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

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實言而引夫子說話做個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人只看見兩頭。不曉得中間實地。故意字都落影響。

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近裏就實。指示學者用力處。以發明費隱章義。然各章立意不同。道不遠人。因上章說道廣。恐人求之闊遠。故指向身心上求。素位章是就地位上言。此章是從道推行之序。其義絕不相蒙。作此題者。務云高遠即在卑邇之中。但求之卑邇而自得。說話未嘗不是。然卻是不遠人章義。於此全沒交涉也。不遠章道只在人身日用。是說兩頭盡處。此章遠邇高卑。是說中間逐節次第處。走得一步卑邇。便得一步高遠。遠邇推去。節節如此。無定位。亦無住處。全在行登二字上說。著力在自字。故引詩及子語。是借來一串做個影子。令人言外自得。章句下一意字。亦是吃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若但說道在卑邇。又何必於不遠人外疊牀架屋乎。

首節

遠邇高卑。只在行登處說。

此不是說兩頭。說兩頭中間逐步推移處也。

著力在兩自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邇。步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卑邇。自卑邇者。固非謂卑邇即高遠。高遠即卑邇者亦非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自是道中自然之理。不是君子立說如此。

詩曰妻子好合二節

詩原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若從要順父母推出所自。便失神理。

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皆謂三代以下。如浦江鄭氏規範。實存得此理。歷宋至今。不特有家者之所無。即有國有天下者未能或之及也。曹月川先生夜行燭。未嘗非孝子之用心。然終有自見得論親於道意思在。

附妻子好合二節文

道有漸進之序。可於詩與聖言喻之矣。夫詩言兄弟而溯及妻子。夫子因詩之言妻子兄弟而又及父母。皆無高卑遠邇之見也。子思則曰此與吾自之說相發明矣。皆謂道無對待而有對待

之象道無層累而有層累之形此皆從學者之漸進而作者也。對待者漸進之極際漸進無盡則對待亦無盡故終身由之而不至也層累者漸進之近功漸進不已則層累亦不已故當境求之而即得也即得者實得焉斯不至者亦馴至焉此其故虛擬之亦可實證之全體之亦可由喻之如吾言道而有遠邇高卑而對待之象視此也行與登必有自而層累之形視此已然而邇焉者立一高遠之境以求之卑邇之中而不可得也則廢然返矣仰不及焉者守一卑邇之說以求夫高遠之忽至而不可得也則亦廢然返矣何則是猶見於對待而無見於層累也是猶見於層累而無見於漸進之實也無已則與觀於棠棣棠棣言兄弟也言兄弟而忽及妻子矣言妻子而又及兄弟矣則又觀於夫子之讀棠棣棠棣言兄弟兄弟已也言兄弟及妻子

妻子兄弟已也而夫子又忽及父母矣是說也可以喻道矣天下一事必有一事之理而一事之理既盡則必有不止於是之用萬事必有萬事之推而萬事之推無本則亦終不得彼此之通今夫妻子合而兄弟翕焉妻子若卑邇也兄弟若高遠也兄弟翕而室家宜妻帑樂焉兄弟若卑邇也室家妻帑若高遠也妻子合兄弟翕而父母順焉妻子兄弟若卑邇也父母若高遠也由此推之當其未合與翕必有所以致是者妻子兄弟未可以為卑邇也及其既合與翕以及於順已必有不止於是者父母又不可以為高遠也若是乎高卑遠邇之無定位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必有實功也道之有序亦若是而已矣得其意而通之妻子兄弟父母皆道也而皆不可以盡道也何也就詩人言之妻子之道也兄弟之道也不必其為父母之道也若以為父母之道有不盡於此者矣就夫子言之妻子兄弟之道也父母之道也不必其言君子之道也若以為君子之道又有不盡於此者矣然而行順推之勢無逆施之理有不期之效無失實之功大略然也然則君子之道又豈外是哉

子曰鬼神之為德章

此章是兼費隱言從體說到用從用指出體不似他章但言用而體在其中

前後章但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處看故曰兼費隱

此下三章皆推庸行之極至庸行從子臣弟友節來正是人道之費處其本則在誠也故哀公問政章達道九經歸於一誠亦是包費隱言也

首節

鬼神兼事物身心說方該

鬼神之德正在這曲伸機緘上看

視之而弗見節

此節三句幾盡得虛實二字到極虛處無非至實故虛實只是一個釋家言色即空空即色卻看成兩件了也

陳際泰文 鬼神者著於無形而體空故大空不可遺著於有形而體萬物故萬物不可遺 **評** 問體空之說如何楊子常稱其無形亦微深於易性理是否曰此正不懂易性理也世間無空空即天也天即物也曰體物則無非是矣不可謂體空又體物體有形又體無形如此則是有無已判成兩也故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子之陋也且其有物字只作形器之屬不知事即物

也天地閒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爲皆物也此有何形狀無

非鬼神之所體也。

顯微闡幽 天下聲無於目色無於耳而以氣行者並無於耳目。評耳目便以氣行 文 若鬼神亦無於人之耳目而原非無於自體者也。評 耳目所自體 文 有形者必有隕落有聲者必有消寂衍有隕落有消寂則其體不堅而其有不實至若鬼神窮年窮世而必無壞滅者矣其有乃不更實哉 評 隕落消寂即是實有窮年世而無壞滅以有隕落消寂者故 文 窅以肆祀則能通其感應何於善淫則不失其禍福昭昭乎爲物司命云云 評 此等見解不但儒者鄙之亦爲釋子所笑依他說物外另有個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只道依草附木憑巫降乩者是耳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有隕落消寂者又是

何物蓋其所見之粗也不出天堂地獄輪迴冥報之各有主司其精者則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而已秀才肚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經賢傳如何得入。

文 鬼神之才性好何善而察惡云云 評 予有老友每呼人爲鄉光居士或問之曰鄉下光棍也何以稱居士曰凡鄉下光棍必爲佾人吳施漁利必拉佛會放生講感應禍果報造神鬼靈顯誕妄以動村俗故云聞者皆笑傳其言不謂文人亦止得此鄉光居士識見也。

使天下之人二節

第三節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其不脫閎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

雜爲蒙文 凡人皆其鬼神體而不宜更作鬼神念射度二念包概其歧求觀其體 評 其意暗照下誠字。謂鬼神即在人心更別無鬼神此意在上文兩節內發或末節後推論則得若此兩節實就祭祀之鬼神使人畏敬恍惚處見鬼神之妙未及歸重人心也謂鬼神之精靈即在人心敬畏處見則得謂人心外更無鬼神則不可引詩言不可度矧可射亦止證歎鬼神使人畏敬恍惚之妙非戒人之詞也即戒人射猶可謂戒人度更說不去矣要之道原只在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即末節誠不可揜誠字亦止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指實理不指實心也後此指出人心當實又是言外義不可反客作主 文 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其神不傷即其隱隱體物者是也若以爲人而別有鬼神使之是衰世之鬼神也 評 鬼神使人祭格之理不分盛衰之世皆然衰

世多幻妄之鬼神耳盛世之祭祀豈無鬼神哉其意欲專指人心反昧其理。

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使不見下誠字全義祭祀之鬼神鬼神之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夫微之顯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陰陽動靜之妙全在四個一字上看鬼神亦只是此理全在屈伸至反處最是天地閒靈機妙用極查其恍惚處却無非實者乃所謂誠也自無之有是誠自有之無亦是誠從說一邊不得微之顯從上文祭祀指出誠之不可揜非謂鬼神之德只在昭著處也

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九字是統言鬼神之

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天地陰風吹草動。無一非鬼神
人身上動止云爲。無一非鬼神。中庸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
指出誠字。其旨甚精。若紛紛祭祀則受訓詁之蔽矣。首句云不
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費即顯也。隱即微也。
微顯二字作兩截說便無之字矣。若只作微顯無關貫套話頭。又
是顛倒說得非微之顯也。
費而隱而字是推入。微之顯之字是推出。一順一逆。皆是併說其
實有便是誠。

【黃淳耀文】顯者之不可揜如此也。鬼神之體物也。微者之所以不
可揜如此也。誠之體鬼神也。【評】細看矣。安微顯分誠與鬼神不
得。誠體鬼神。作黃假可喜。乃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也。

【歸有光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誠無聲無臭而爲屈伸。爲
往來。是固有不能自止者。而發揚昭著之如此。信乎天地之貞
觀。隨在必祭而所謂物與無妄者。於此得之矣。【艾千子】誠字即
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即天地之化也。依先輩作文。何等直截
停妥。【評】鬼神之德即說鬼神。不分兩層。故註云爲德猶言性情
功效。不云德即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誠也。
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
說。維天之命。上天之誠。從理氣合一原頭說出誠字。鬼神亦包
與其中。此太僕之妙於言誠也。若謂其仍指天地之化。則失其
理矣。於此見千子於此理猶隔壁聽在。

就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即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
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即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即不知其
一。雖粲雅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二物處。尚有疑礙。則

猶未達此關也。

【艾南英文】今之論鬼神者。非意其爲誕。則駭以爲怪。不知天地陰
實有此消長之理。則實有此消長之氣。【評】所謂實有者即誠也。
【文】自其氣之合散謂之鬼神。自其合散之理謂之誠。【評】其實有
此合散者即誠也。【文】誠之靜而鬼生焉。誠之動而神生焉。其一
動一靜者誠也。【評】一動一靜者道也。鬼神之德也。其實有此一
動一靜者誠也。【文】物得誠爲始而來而爲神矣。物得誠爲終而
往而爲鬼矣。其能往能來者誠也。【評】能往能來。其能只是鬼神
實有此能則誠也。【文】疑鬼而疑神者。總之有形之屬。【評】無形者
亦是。【文】合陰陽之實理以成其聚散。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是
也云云。【評】如此夫三字原統結上文。正當從上面精粗大小兩
頭說個盡。但須見得合一處耳。於鬼神有得精者太精。粗者太
粗。大者太大。小者太小。勉強牽合誠字。總屬影響。要之他看誠
字先不甚確。若云理之不可揜如此夫耳。理非誠。實有此理乃
誠也。

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地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此處誠字兼二義
言。

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
有。仁孝而饗帝饗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正直。上蔡所謂要有
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

梁龍泉謂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費而後言隱。鬼神幽而難知。故
先言微而後言顯。愚以爲亦無他。都從氣上指理耳。鬼神氣也。
人心亦氣也。天地之氣惟鬼神最奇幻。人之氣惟心最神靈。皆
若有其恍忽不可測。而其實止一理爲之誠而已矣。然則天地

關孰非誠之爲乎。
天地開至荒忽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爲。實心之所有。則天地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中庸第一個誠字。却從鬼神說起。煞有妙義。
鬼神而實。天下無不實者。此意看得分明。如此夫三字自活。
以前都說昭著處。就事物實象言。見天地間無非此理。忽說到鬼神是恍忽無形之物。而昭著如此。漸引向神明不測。說人心內首爲下半部誠字張本。於此貫見得個道理。如此夫三字指點語意。百倍精神。
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任靈奇恍忽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

此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意也。鬼神非即誠。即事物中運用。其實有則誠也。須見得分明。
中庸至此章方露誠字。鬼神從上說高遠來。蓋高遠莫高遠於鬼神。鬼神亦實理所爲。則無所不實矣。釋氏以三界決象。一切歸之於虛無。吾儒以變幻幽渺之事。無一不本於實有。故人以釋氏爲知鬼神。不知惟吾儒乃知鬼神。釋氏之所知。非鬼神之正也。看透借鬼神楔出誠字之旨。離鬼神說。黏鬼神說。可都得。如此夫三字。指天地說來。其辭未敘。

中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夫子只就舜孝而極其至中庸論庸行之至而引夫子之論舜孝章句云此由庸行之常推極其至正從前十三章末節庸德中來子臣弟友皆庸行而孝爲大故引夫子此言

大德即大孝大孝即庸德庸德即大德初非兩件孝本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夷非不不念舊惡然畢竟是聖之清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聖之和正惟舜之孝爲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大於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于孝而大德惟孝即他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却專說孝也俗說反云德

以受命而成孝不是孝以成德于中庸之意却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爲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充之至其極皆可以爲聖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爲本而孝爲末則必爲聖人而受命乃可以爲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

章意只就說孝大孝必得天所謂推庸行之極以見道之費也大德即是大孝非所以爲孝者後人推重德字反看小了大孝失中庸引證之旨矣

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蓋舜做箇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成底親底者四岳爲舜升聞陟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到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即爲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若云孝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知此則首節德爲聖人句與下四句平列亦見下節提出德字亦見不知此側重非平列亦非也

論章意舜只做一樣子耳次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次節即之言理之必然此則太泥看註舜年百有十歲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熟讀白文數遍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識何據或曰出存疑蒙引說等書吁此余向欲盡去天下講章也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

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于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存淺達之類

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其鄙倍又過之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文字之賊也

首節

聖人未有不孝者然聖人多不只以孝做成者只舜之聖以孝成故曰大孝

俗解謂舜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大孝然則堯禹文武何嘗不是其所以獨推舜爲大者自古諸聖人以孝爲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一生單就一箇孝便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此爲不同耳其也與三字正要看得非舜不足當此乃得

大德必受命通章即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庸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訓德爲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

自爲矛盾。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豈其然乎。此謬實始于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者因之，失朱子之意遠矣。

許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孝之目。此句便錯。旣定字謂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德爲聖人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然則定字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不知德爲五句，即下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曰如子言，則德爲聖人何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與後德字異，即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

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孝，庸行也。舜却由此庸行造到

極至，以此爲聖人，以此爲天子，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惟其孝爲大孝。故必受命如此。德爲聖人，言其以孝做到聖人，即下節必得其名也。看堯典有鰥在下一段，廷臣薦舜之詞，只說得孝行一節，未嘗旁溢他語，即所謂玄德升聞也。至禹謨益贊禹曰惟德動天也，止述齋慄允若，以爲至誠感神，可見舜孝德之大與他聖之孝不同。今說者必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且以德字爲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是小看了舜孝，正與由庸行而推極至之意相反矣。

舜之德爲聖人，止一孝成之，看典謨所稱自見。

唯舜之德爲聖人，純自一孝做來，故中庸獨舉之。

只是以孝爲聖人，不是以聖人爲孝。

五者俱是孝所極，不是以五者爲孝。

徐闇公德爲聖人是全句，尊爲天子非全句。**評**德爲聖人五句一例，安得有全句有非全句。

五句只合平看，總是舜之大孝所致。此節只重大孝，即下文大德字也。德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提重德字貫下四者，固非；即五件平列，不知以孝之德爲聖人，而云以聖人之德孝親，便是孝外別言德，連下文德字俱泛，不切庸行之旨矣。

章中四箇德字，下面三箇德字一例，與受命對看，爲主爲綱者也。首節德字又一例，與尊富饗保並列，爲實爲目者也。本當平舉，不當特提。蓋五句總以孝而致，非以此爲孝也。或謂孝爲聖德之大端，非德止於孝，其說似是而非。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爲大端而不止於此。中庸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令德，皆專指孝而言，所以只就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聖不似舜異以

孝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耳。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陳際泰文舜之所宗者堯也，則謂己之祖宗何。**評**祖宗原不改。**文**舜宗堯，既得堯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宗舜，既得舜之天下，亦必遂奉舜之先。**評**全以私心說壞聖人，舍其祖宗而認人祖宗，而又冀他人以之爲祖宗，而皆以天下爲餌，豈復成聖人乎。唯和尚法嗣則然，然則和尚皆大孝乎。況舜只受命文祖，無奉堯之先之事。**文**舜受堯禪，其子孫不失爲大國之君，則禹受舜禪，子孫亦當不失爲大國之君。**評**此義不甚悖，然不失大國之君，以大孝之德耳，豈以禪人爲子孫之保哉。○饗保之福皆舜大孝所致，中庸推極其至，以見大德必受命。舜意計中並無此事也。如大士言，舜切切爲饗保計，而宗堯禪禹以圖之，不但誣聖亂道，說得大舜亦太拙甚矣。其說之謬，總由錯認德爲

聖人以下五句皆所以爲大孝。而不知爲大孝之所致。思必得
發保以孝其親。則不得不宗堯禪禹。險曲以圖之矣。自好講權
用。因謂聖賢亦猶人耳。文人不明書理。憑臆妄論。每有此害。曰
天子天位。乃四海公家之統。非一姓之私。三代以上禪授其受
終祀宗。皆指天位相傳之序。非爲人後之義也。爲人後從父子
倫出。天位傳授從君臣倫出。只因夏殷以後家天下。君臣中又
兼父子之義。故其禮制又不同耳。要之七廟之設。皆三代之禮。與
唐虞廟制。竟自別。不可以後世之法。論古初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節

大德者。大孝也。非根德爲聖人句泛說德也。脫了孝字講。便與全
章大意不相關矣。

此節緊貼舜講。下文漸說開去。得名卽指德爲聖人。得壽固是年

多。而宗廟饗子孫保。亦卽其事也。故此節大德專就孝言。名壽
皆歸本於此。一句泛論不得。

此節大德指大孝。末句乃推廣庸行言之也。

故天之生物節

因材而篤。兼下兩句說。

材字兼栽傾。不可對德字。栽乃對德也。

詩曰嘉樂君子節

此是引周詩。不是證周事。詩本指周。中庸引詩。却不指周。時文未
免說做中庸亦引來指周矣。

艾千子引詩一段。宛然有尊周德。頌文武。原周所以受命之意。評
此論不然。此章專就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
以見道之費處。周都是引證耳。雖大意未嘗不關通。然各自話
頭。若謂引詩爲下章鈎線。則文王之詩。及周頌中言周家受命
語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泛用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
周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

通章只在舜論。不必扯出周來。

到此原是說舜。與周無涉。

陶石簣文合帝王之名。而君子是稱。何其大雅深長也。評此說陋
甚。帝王僭號。秦以後事。詩中多稱君子。豈獨嘉樂也。

金正希文天之祿君子也。其因在德。而所以然之故。不徒在德。德亦
一人事。一人了一人之局。天必無此除施也。評宜民人正是德
之應。德也是一人事。自了原不是德。此等議論。亦自佛學中來。

文若非嘉樂顯顯。卽人卽天。而曰以獨知之地。濟與命通。吾未
見必得之明徵也。評如此說。直疑殺孔孟矣。引詩只取德命以

起下節耳。無重宜民人句之義。若必宜民人而見違天。則無時
位之聖人。其大德不可信。而天之因篤。亦疎漏不足憑矣。

引詩總只取得天意。以起下節。原重受祿句。

故大德者必受命節

上大德必得。就舜說。此大德必受。籠統說。固也。然理是推開意是
總結。

此言庸行之常。果能推至其極。如舜之大孝。未有不受命者。乃講
德之至。而及受命。非講受命之由。而及大德也。二帝三王受命
得其正。卽後之孔孟不受命。溯原來。其大德而受命。亦自有其
理。須講得通透。不然。反與必字刺謬矣。

羅萬藻文世無大德之人。卽大命無所屬之矣。世無受命之人。卽
權謀有所奸之矣。評卽孟子天下無道。小弱役強大。亦天也之

說此是天亦無如之何。然使有大德。天必忍命之矣。然則孔孟云何。曰。天所以命孔孟者又別。

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歸。德命相與之際。消息甚微。中庸說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道之致。

大德不是爲受命。只大德必受命。

命即在德內。

命原是理。人自己分內事。得失由人耳。

氣數之命即在性命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自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是也。

附嘉樂君子二節文

引詩以明得天之故。知庸德之必極其至也。夫栽培傾覆物之於

天也有然。而況有大德者乎。讀嘉樂之詩。可無疑於受命之故矣。子思引以結庸行之至。以言發之大者。若謂吾言大德而及於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培覆如是。其不爽也。而竊有慮焉。以天視聖人。聖人亦一物也。其能有此大德也。則以爲物之栽者也。大德而必得位祿名壽也。則以爲天之培之者也。斯二者天與人各操其一焉。天不能必人之皆類乎栽。人反能必天之皆出乎培也哉。兩相需。夫是以兩相遁也。而又不然。天無爲者也。以人之有爲。而天之爲著焉。亦人爲之自著而已。天無心者也。以人之有心。而天之心見焉。亦人心之自見而已。其所爲有爲而有心者何也。德也。其所爲自著而自見者何也。命也。然則栽培傾覆。天固盡人而同之。附盡古今之人而同之者哉。其故莫詳於嘉樂之詩。其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言君子有此令德而顯顯然其昭著。則天下嘉樂之矣。說者曰。人在上者也。民在下者也。言君子有此令德。則上下無不宜也。曰受祿于天。言令德之君子爲天下主。天若論定而寵貴之者。然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言天既寵貴君子。又必維持之。啓佑之。反覆眷顧之云爾。夫天之於君子也。既寵貴爲天下主。而又維持之。啓佑之。反覆眷顧焉如此。何其厚也。令德故也。令德。庸德也。庸德大德也。德。人所由也。命。天人參焉者也。人不克自得其所主。而與天爭其所參。天必不予。人既克自得其所主。而欲天惜其所參。天亦不能。故大德者必受命。然亦有不必大德而受命者。繼統之天子是也。此其命皆其祖宗受之以遺其孫子。故有德易以興。小不德不足以亡。一時自以爲得天之易。而不知祖宗之德有淺深。則子孫之命有延促。故其時雖有位祿之及。而名壽

有所不能干。亦有大德而不必受命者。聖人而在下是也。此其命皆自天地受之。以移其氣數。故無德可以貴。小有德不足以賤。一時皆以爲得天之難。而不知天地之德有甚符。則氣數之命有甚薄。故其身既獲名壽之奇。則位祿有所不必計。凡此者皆天也。而所以必之者德也。德莫庸於孝。而推之可極於天。嗚呼。貴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

此章言大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爲上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曆間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强拈無憂二字作骨耳。

[illegible]作中庸者子思也。言武周者夫子也。引夫子稱武周之言

以證中庸者子思也荊川文時中無忌憚等語吾終病之安得夫子言時遂知有分章照應之中庸遂以時字分別武周乎【評】此雖孔子之言然子思引來却爲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聖人因時制宜各盡中庸之道處若謂孔子言時不爲中庸分章照應然則舜之大智回之爲人子路之問强皆夫子偶然各論耳又何曾有賦合智仁勇道理又毋其順夫子自言詩又何曾爲道之遠邇高卑乎陋哉艾千子之論文也。

首節

無憂是就境遇上說若說得太玄妙則無以處凡聖人且與下文打成兩橛。

文王非公子封君業而後成功者也其身於中庸之道周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極德遇之盛而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

下而分列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却只言武王叅周公所爲總以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裏矣。

作述俱在德業相繼處不以取天下爲說。

兩之字是指文王而言。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節

纘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顧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爲而爲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纘緒焉耳。

纘緒專指翦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僅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卽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陰謀[illegible]故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于太王哉總是腐儒眼中看得翦商是大逆不道事於是曲爲之說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枝梧閃躲不道太王武王所爲皆天理至道有何罪過煩後儒解免耶。

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緒未嘗不光大也此何另講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行天下亦不過纘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

武王之不同乎文者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可以權力詐術爲之有天下則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道也可見武王非聖人論直是小人無忌憚耳。

顯名我所固有特不因是失耳。

不失中自有學問本領。

不失兩字最難寫輕卒不得又斡旋不得世人不曉此義便有輕于非聖者原其禍本是自子瞻論來蘇氏文章害人心術豈淺尠耶。

武王末受命節

【章世純文】武王既沒道在周公公引人臣之分亦可委遠時柄云云【評】人臣也委不得使周公是異姓亦然也【文】仁孝之事先王所自有【評】文武各無闕欠周公自有成之之事【文】可以創置創置之可以更設更設之期於有以見異以明新創之深慰【評】理當然耳嘗謂新創必須見異哉此等論頭卽害道【文】非有所繫之而後爲繫之文武則無專己之嫌【評】周公制作原不曾繫文武名下不曾避嫌此論亦害道【文】功有所歸之之爲安歸之文武則有不忘之思【評】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

以此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耑指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爲。爲文武之所不及爲。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借名免專己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豈可謂盡中庸之道哉。以此揣摩嫗公心事。不管天淵之隔矣。（文）功弘矣。被之以德。聖人所以高其道

（評）德以爲功。一倒說則德成假矣。

此是孔子敘論周公之事。謂成文武之德。固不是周公立說自解。亦不是史臣紀載准法也。強造一番淋漓隱痛之言。都是後世人心疑聖人。如青天白日。用不著一分陰氣。

（又章文）追王者。身本非王而自後人加之也。深覩禮意。臣子無爵君父之文。君父亦無以卑臨尊之義。故死者可以稱天以諡之。則遠者亦可稱天以爵之。皆歸于以天道行事。（評）此實理。非權

借之法。太王王季。於道當王。故可稱天以尊之耳。（文）今之始王者實文王也。而其追王者則固文之祖與禰也。（評）此說稍曲。（文）追王之者子孫也。而其宜王者則固自在太王王季也。不獨以情而議。而又兼功與德而議。則其義亦必如是而後盡耳。（評）後世議禮只講情耳。周公直以功德當然。非又兼之謂也。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子事。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

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文中言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其道理甚高潤。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爲盡中庸之道哉。但其制始于爲文王故追王止文王之祖考。此却是曲說。總之在三五世數上講。墜殺此是周公制禮。後乃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世數先制太王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生在康王後。亦須制此禮。所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王文王之志。本文王之德而云。非謂以文王爲王者而爲追王之始也。皆因王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支離。其實文王已追王。不待周公也。

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脈處。看下章註云承上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

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云。則此處正下章發脈。但此章原平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孝。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周公成文武德其纘緒制作孔廣追王崇祀。乃其大者。以孝爲制作之本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首節

（章大力）指達爲變通。誰非變通者。究竟達亦大之義耳。（評）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例。看得詳與稱謂相淺。故歸字達字必欲說入高玄去。不知非欲淨理純。不足以當歸仁。非德龢道行。說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詳與稱謂。原非相淺事也。越說得相淺。達孝理體愈高。大力知變通之非。而仍以大稱之。其不曉通謂之義。亦猶夫人耳。

註明云承上章而言有下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
之理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指有應止就上文發明爲
是所謂通上下即上文兩達字亦即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
本非武周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
之仁爲天下所共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

夫孝者節

夫孝者三字不若在武周正見此理横天塞地凡爲孝子皆當如
此武周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
善繼述所該甚廣據註大者亦當於制禮上說若纘伐商立論乃
時文之粗也
章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而在制禮一邊戎衣
纘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乘此以爲訓也人多貪發上章

次節專在取天下立論反失本章下文四節之意矣達孝達字
原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稱無異詞王制之備萬世由之
不能易此武周之所謂達也若止就征誅上說如何盡得達字
善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述在制作則有制作之繼述
纘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然亦修德行仁以爲纘非先王
欲人天位子孫必成其志是曹丕司馬炎皆達孝也制禮通于
上下及下二節制作之繼述也不必又扯戎衣有天下來說盡
倫備物仁至義盡在諸侯時盡諸侯之禮在天子時盡天子之
禮此則時勢有不同耳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
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此章須明此義
事志只就禮制上說合天理當人心便是善繼述也所以達也

春秋脩其祖廟二節

不是以春秋二節概繼述只乘其禮制之大者言耳
春秋二節總是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其孝弟春
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則專指太廟之禘
春秋明是四時祀事宗廟節則兼大祫禘祭及四時之祫大祫
陳祧主時祫不陳也時文分時祭祫祭亦無大誤但宗廟節專
主大祫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但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羣昭
羣穆咸在耶

宗廟之禮節

看此節禮制子孫皆應畢備而情文周密規模宏遠自非祫禘安
得如此註中明云有事于太廟則非春秋各廟時祭之禮所同
可知固不可混兩節爲一串也
太廟坐位與屋制不明而以後世擬議則北牖南向南牖北向等

語皆可疑矣
宗廟之禮兩句專指與祭子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
廟二字宗廟之禮即指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已
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
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爲行次也
止重武周制禮用意周浹仁至義盡情文燦然以見道之費處到
末傍明乎郊社數句漸推開濶遠作結此節勿即夾入封建鼎
陵邦國朝廷治天下之義

踐其位節

此節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爲王立說所不當然也禮
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
望後稱文王當泰誓時猶有歉而武成後乃爲孝哉當稱文考

參贊時善繼述也當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處乎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悛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敬愛之孝乎故不可以時說書正理也

陳際泰云【評】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緒但在內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聞活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文王之事也大王有孝字只好用在文王故其說如此不信指先王固孝之至也

孝之至也一句總結上二節正在禮制上說此至字猶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至字相同

郊社之禮節

聖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到上帝其先其義乃盡中庸因時祭

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章來與下章達道九經歸于明誠作樞紐不僅鋪陳祭祀制度也

只就制作精備處見武周能盡中庸之道

達孝意上已了結此就盡制之極推廣以見武周盡中庸之道之費也

註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止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也蓋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事以先王為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闊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為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況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複述為推闡乎

郊社禘嘗之於上帝其先明禮義之于治國總在所以二字得个會通關紐武周之所以制與後人之所以明皆從此貫徹

今人看道理只是所以然處不的

黃淳耀文 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為祈穀十一月行之為報本而總必以陽之類求天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而總必以陰之類求地【評】明此便知併后土不祀【文】天地以先陰後者也【評】即有先後必無合併【文】後世天地合祭漢始于莽唐始于曌故蘇軾主合祭而劉安世力詆其說然事但費繫人主之出每不得不疏故合祭非得已也【評】論大禮只合在道理是非斷定豈可遷就向功利去註中明云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自為此後邀師欲速刪註援徒此句未有不塗抹者蓋學士家從未之見也崇禎間尤以不依註為高雖見亦必反

之於是曲說橫行矣陶菴亦未能免俗而又濟之以典贍尤足以蠱世然非陶菴之幸也

不言后土省文也註中明白說破而作者必欲增天統地父統母等論以擲開后土直是不曾讀註

五峯以為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澄獨以為有北郊祭於方澤惟天子得行故以配郊為至重之禮然看下面禘嘗對舉嘗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看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自明北郊之祭於尚書春秋無可據者

陳際泰文 大報天而配以祖而五帝六宗皆天神之分合而主之者也故以圜丘饗之【評】天神非上帝也乃四時五氣日月星辰寒暑水旱之屬【文】大饗成而配以禰人主祀天歲一舉而郊為

尊。至於社則地之尤卑者也〔評〕地雖卑於天。然亦極尊。故書稱告皇天后土。社亦即是祭地。但諸侯卑姓亦得立耳。非別有尤卑之示也。〔文〕祭於方澤。致地示物彫也。而社不與焉〔評〕此是祀后土大祭。而天子自有社祭。亦所以祀后土。非兩示也。祭有大小耳〔文〕五歲而禘。所以本始由也。故王公與焉。始祖配焉。而審親與別尊。所以因之名也〔評〕大禘只配始祖。無審諦意。審諦只可訓合禘耳〔文〕極尊尊而配以祖而已。祧未祧皆始祖以下而昭穆之者也。故以祫祭祭之〔評〕若時祫以祫爲尊。則時亦有祫。若大禘則又未嘗祫也〔文〕極親親而合以食人土祀先之禮不一。而禘爲尊。至于嘗則祀之尤卑者也〔評〕亦不卑〔文〕惟嘗祭無樂。則嘗專爲飲食而已矣。非爲假鬼也〔評〕因時序陰陽分迎來送往。故嘗無樂耳。經文甚明。何嘗有飲食之說〔文〕明禮義者明此而已〔評〕郊與社對舉。指天地也。非天子不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祭社。猶父親母之義。然不可謂事母者尤卑也。故先儒謂社即祭地。而有廣狹之不同。置社止其里。侯社及其國。上社徧乎天下。皆祭地也。故謂州里之社尤卑則可。謂凡社即地之尤卑者不可也。禘者五年之大祭。嘗者四時之祭之一。禮不王不禘。而嘗則通于上下。非謂嘗以飲食爲義故尤卑也。祠礿嘗烝之名。皆因時物生成取義。豈皆飲食之謂。蓋兩者俱各舉其盡以括義。固有大小之分。與天子諸侯等差之不同。而未嘗有分尊卑之意。且謂明禮義者只明此尊卑。便治國如視掌之易。恐聖人之說亦不至粗淺如是也。

按禘與祫確是二禮。其混禘於祫爲一事。致歷代紛紜不定。則自漢賈逵劉歆始也。楊信齋論之極詳。而莫明於朱子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二語。灼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卑逮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高祖。然云干祫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大祫則合毀廟俱廟之主食於大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廟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爲祫。皆合毀廟未毀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謂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可統指羣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嚳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耳。或謂禘爲大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羣主。似太簡寂。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有少。各以其義爲貴。禘取尊遠。祫取合祖。豈以廟主之衆寡爲大小乎。如圜丘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相兼。亦何簡寂。然則郊宗之祭。亦疑不得爲大耶。或曰按詩序長發爲商大禘。雝爲周禘太祖。長發歌玄王相土。武王中葉。雝歌文武。則似禘亦兼羣廟之主。曰。朱子固辨之矣。長發既爲商禘。乃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雝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詞及於嚳稷。祀所尊而但頌其後。必無此理。若據此爲大禘。豈禘祭并及阿衡文母耶。義更不可通矣。故朱子以長發爲

商大祫之詩。雖則祭文王之徽詩。其以爲禘詩者。毫無可據。蓋詩序之妄也。凡序之不足信。而朱子辨說之精類如此。正惟天子別有禘禮之舉。而魯僭用之。故夫子譏魯之郊禘非禮也。若止是祫祭。但有所自出之異。則魯又未嘗僭祀嚳稷。何爲非禮哉。禮制雖散亡難考。然但就禮經參訂之。尚有足據。如大傳王制禮運曾子問儀禮子夏傳。皆昭然可見。至春秋三傳。此侯國僭禮後之記載。其名實混亂。固有不可以證大禮者。又不足還矣。

祭莫大於禘。論語中夫子諱其難知。文意與此處略相類。嘗乃是四時常祭。舉其一耳。嘗祭小。禘祭大。今人徒欲對仗相稱。旣于嘗祭補出禘祠烝。因于禘祭亦增出祫祭以相配。不知合祭曰祫。祫非祭之名也。故記云祫禘祫嘗祫烝。則禘亦曰祫。烝亦曰祫。嘗亦曰祫。將何說乎。此向來恆飣沿襲之誤。

羅萬藻文 禮與義相廣云云 **評** 禮便有義。何廣之有。看註中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分明的當。必不道信。強生支離。徒見其不通耳。

從來禮家只成得散碎學問。須是明其義。

黄淳耀文 此之爲禮。起于未始有治之先。**評** 有禮卽治在其中。理無先後。但明與治有先後耳。

陳際泰文 人必有大而天子祭之諸侯不得以分于。此何爲乎。云云 **評** 禮義豈正名分之云乎。禮達於治。義緼其精。當于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衡也。在論語問禘章。尚可兼名分意。蓋爲有魯禘非禮之旨。然亦必以報本追遠與仁孝誠敬之至爲主。而後微及名分爲得。若此節則全無是義。不得以彼例此也。

明乎以下。自是對後人言。武周制禮。已盡倫盡物。安用更明耶。

李蘊文 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孝之實也。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祭之本也。**評** 後世尊親之禮。未嘗不極其隆。却于此義無當。故于治國亦無關。

哀公問政章

故爲政在人節

此節緊接人存政舉說來。要有首句。故字直趕下語意。

全章重在脩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誠之理。皆從此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因下文生來。做過渡引子。非意不重也。身不專爲取人而脩。道仁二句。謂其義在下不便實詮則是。若謂要避下文而併人取人中說去。謂此處脩身又別。皆謬解也。

下文達道達德九經。身之包舉甚大。所及甚廣。脩身非專爲取人也。語勢從上文急遞趨注末句。只得如此耳。

取人以身。言有此種身。纔取得此種人。

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脩不脩說。人多坐煞脩一邊說。做不脩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辛紂之身。所取卽廉來。未有無人者也。卽脩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爲禹皋。身而反之。則所取爲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爲管狐。身而詐力。則所取爲鞅斯。此脩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

脩身爲取人之則。則字極活。言其身爲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耳。非謂人不肯來也。

楊以任文 王霸雜用。君子猶有譏焉。蓋道愈盛而仁愈衰也。**評** 道卽達道。仁卽達德。盛均盛。衰均衰。無仁衰而道盛之理。

此節是結上起下。故字直貫到底。結上人存政舉意。脩道以仁句。

開出下文。

仁者人也節

自此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句耳。非平添出義禮來也。

此節總爲修道以仁一句註脚。首二句接上句開章。却已攝下五句。下五句從此節節遞出。非平列也。

【黃淳耀文】仁不可不詳其用。且不可不詳其輔之之用。【評】守賢亦不是義之用。此與下節總發明修道以仁一句。義從仁中推出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又從義禮上推出知成四件合來祇是一个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未全要此三者輔濟爲用也

【陳際泰文】人生之量與仁義並大。要當依其先後緩急之序而後用不窮也。【評】此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

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知以成仁。故此節仁義不講事。不講用。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賢爲大。尊爲下三句等殺爲禮之張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就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莫大於此。非先後緩急之云也。

惟親親處用力。方到得博愛。此中已隱然有等殺在。

親親爲大。非親親爲始也。人只講得始義。却不是此處道理。總之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併反約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禮字即是理字。其本則天也。異端之學。只要打破理字。其原只是不知天。故告子謂生之謂性。釋氏謂運水搬柴是道。象山之尚力行。陽明之致良知皆是不求事理當然之極。則故曰本心。不本天。近日無忌憚者託敢道程朱性即理之非。其敝怙總不外是。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

仁者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此節從修道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一派說話。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个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智皆仁也。明此則註中兩又當意躍然矣。

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非親又親親之大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

玩。只爲一箇脩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看也。

或謂荊川文罪扼脩身與層遞語法不合。不知此節層遞語法不同。倒縮至脩身。正是得語法處。

此節爲貫串上二節。句法遞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層層伸脚語頭重末輕。一層歸併一層。謂必須如此。又須如此。而後完得脩道以仁一句也。

三不可不是倒重。故註中用又當二字。非以知天爲重也。

大旨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四句又正見義禮智只完得一仁字故曰此節皆倒看也。兩知字即伏下智字。智只在義禮分明上見。其旨最精細。玩註意自得。

此是合仁義禮智以脩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

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仁義禮之義多在下文。此只總結箇貫合的道理。補出智之意於兩知字。爲下文達德張本也。

此節是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脩身事親只在自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殺。非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煞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煞定處。此智之盡矣。

錢之義文 自人而言之。幾以爲有厚薄惟我。高下惟我之心。而亦知皆天爲之云云 評 此儒釋本天本心之分也。釋氏謂見性。皆度亦言仁也。惟其本心而不知天。故五倫可顛倒由我。親賢俱平等不分。下稍一路差去。直至大不仁而不知耳。

陳際泰文 人主之孝。與衆人之孝不同云云 評 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理上看。則明通開濶。若坐煞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便多格閡。至事機又只在人君身上說。愈窄隘矣。不道即匹夫事親。亦不可不知人。

上知人單指尊賢。此知人又併連事親在內。非知人有二。因知天兼親賢等殺。而語勢倒縮急遍。不得不如此也。

將四句一滾急遍看去。一滾倒轉看去。則思知人句不消幹補疏闡。而其理自迴也。只在註中兩箇又字看得精細。

天下之達道五節

陳際泰文 天下之大。不可以無主。故衆建而爲君。天下之治。不可以獨制。故衆建而爲臣 評 所見者大。可知君臣從天來。非詐力之可強制也。

章世純文 父子之相與。天地托焉以衍古今者也。夫婦之相爲。天地托焉以寄生化者也。昆弟之相差。天地托焉以廣旁生者也。

評 昆弟也只在衍生蕃育爲道。則三倫只該併入夫婦一倫耳。且止父子夫婦昆弟生化不窮。便是達道。則人與禽獸何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間。安得謂之達道。纔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別。有昆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只此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又是聖人加造以膠漆纏縛天下者耶。甚矣其鄙倍也。

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倫。然細思之。則四件總關係是一件。且四件或有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亦可爲朋友。父子亦可爲朋友。兄弟亦可爲朋友。夫婦亦可爲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倫濟之。在五行論。即寄旺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迂說也。

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嘗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人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汝知識高座。徧俗禮拜于下。叢林分職辦務。陞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即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徧參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儕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真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即真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世人論古今。每云此有德無才。此有才無德。極爲亂道。德才猶體用。體用豈可分乎。所謂無才。只是智勇虧欠。正是無德也。所謂無德。正是不仁。乃不能盡其才者也。看中庸此句自明白。益其說本於陽明。而嫩丁龍溪海門卓吾。彼意總以廢物曰德。濟惡

曰不非吾之所謂德與才也。

或生而知之節

八箇之字。只是一箇之字。之者何。道也。道字提清。一也根源自見。時文混混沌沌。不知知行箇甚麽。

六或字兩一也。總爲下兩等人說法。另提出生安。則此意分外分明。

放置生安。驟從學利。並輕置學利。聚從困勉。一步鞭緊一步。方與章末愚明柔強結處關通。聖人望人主意。原在此。平人資稟不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在無可推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爲流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即時文不肯學做好時文。亦是愚柔之至。

生字謂氣質清明。稟賦純備。生而異人者。之字謂知此道之全體大用。非良知性生之謂。亦非草野一節獨行合道之可得而與也。

及其成功四字。有多少艱苦在。莫略過。

開口便齩煞一也兩字。翻使展身無地。不道成功兩字談何容易。

及其兩字。正是功候到十分滿足時耳。

好學近乎知節

達德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依此做去。可以望知之成功之一。故曰近知近仁近勇。

質未及乎達德。近之所由名也。學行恥與知仁勇相關。近之所以然也。好與力與知深一步。則知仁勇亦親一步。近之功效次第也。

三近字是逆從困勉到學利而後。未上同於生安。不是順從生安與學利分界說。如此方講得好學力行知恥用力猛厲。

陳際泰云 仁者便於人不便於己之事也。故人主自然行之而不能。而以天下之故。勉其力。已誠有所累焉耳。云云。**評** 先將仁字介錯。只作得惠術說。又講到使人不便己利己並利物。則純是人欲計較之私。連惠術都是假借。與仁字遠背。此不但不識孔子之所謂仁。並不識退之博愛之謂仁也。力行者凡有所知。必使實見之事。而得之于心。非行仁之謂也。況其所謂行仁。又只講得行仁于天下。與自己身心毫不相關。與上文三達德。下文知斯則知所以脩身。全無理會。即其所謂行仁于天下。亦祇是世間鄙俗勸善書所云做慈悲利濟好事耳。非聖王之仁政也。未有聖王之仁政而便於人不便於己。天下利而已有累者也。又其講力字。人以爲得激厲哀公柔懦意。不知說做了近勇非近仁矣。

上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此三近爲勇之次。勇即在知行上見。

知斯三者節

知斯三者知字。與上文知之字別。猶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止致知之知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節

大匠作室。就從畫圖而梁棟榱楹楣榍居楔。無不備具。顧其間先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即是做而爲之。雖建阿房栢梁。可以不失尺寸矣。九經是夫子絕好一幅畫壁圖也。自行宇宙以來。合下便須如此。非可以私意增損措置於其間。所以不謂之九政而謂之九經。不然。則是匡時救弊。僅與王文中太平十策等

觀耳。

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效事。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曰字。明是成語。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若謂經有未詳。故云則爲知下二節亦非經之自有耶。按家語於上節之下。有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云云。至天下畏之下。又有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至固執之者也下。又有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云云。詳問答語氣。皆孔子之言。可知安得自爲註腳哉。

修身則道立節

原是修身以道而身修則道立。

金聲文 天下之有道無道。觀一人作君作師之身耳。上失而求之下。雖忠臣孝子。不能起其敝也。朝失而求之野。雖端士大儒。不能振其衰也。**評** 程朱其奈之何。人言宋亡於道學。不知宋亡於不用道學耳。

陳際泰文 三代之際。略于言性。而詳于言道。一切超器之學。隱而私之。而一效其事于修身。明乎私者之無與于物耳。**評** 修身外別有箇性命之學。要隱私。又無與于物。可知其胸中畢竟以禪爲高妙在。

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論道者也。故不惑在道理上講。不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

賢不混大臣。尊不混敬。不惑是從尊賢得來。不泛從賢士大夫說。卽尊處見不惑之心。方極精切。

又陳文 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絕其萌芽。此大計也。雖致小怨焉。而有所不恤。**評** 漢時議論。豈可入三代。三代封建。非一姓之私也。蓋三代與後世不獨規制氣象不同。其立心與議論。迥乎天淵之絕。不可雜和。

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淸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

陳子龍文 事之將定。大臣之事也。事之已定。人主之事也。**評** 已定後亦賴大臣不少。如曹參守法。豈非大臣事哉。

戚藩文 抑于其臣以處之。志肆而事不及察也。肆與忽相因。君雖有小明。盡於忽矣。節於其臣以貴之。權輕而事不能斷也。外輕者中猜。臣雖有遠智。詘於猜矣。**評** 眩有二端。其在君者。人共知之。其在大臣者。則獨此文及之耳。

自俊秀以上。皆曰士。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爲羣臣。不獨士也。至士而羣臣盡矣。士之報禮重。而臣無不重其報者矣。懷之與畏。自是效之自然。若謂爲畏而懷。便是五霸假仁。不是王者之懷。

楊以任文 政圖不舉之朝。其于二三友邦也。乃可專用德矣。云云。**評** 九經序次。以內外遠近排來。非謂至此纔可用懷也。如所云則懷前另有作威法耶。抑上八經是威耶。所見只坐勢字。故雖根本修身舉政。而權術之意隱然。要之聖人所言懷畏。乃情理之至。而勢在其中。非徒從勢上計較出來也。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自方伯連帥大小諸侯。附庸分邑。都鄙鄉遂。山澤關旅人民。以暨蠻陌要荒。舟車人力。日月霜露所及者。皆是。蓋三代天子。未嘗獨得天下。只諸侯歸服。便是有天下。看文

王三分有二，何嘗盡入版圖。只六州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二。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天下仍指諸侯，不得專指人民。不得

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之方。凡爲天下國家不虛。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方來享來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春秋戰國，天下之勢多是小國歸附并吞，便分强弱。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正夫子告哀公意。

九經之序，自內逹外，至此已盡天下二字。原無所不包，自弱小附庸藩翰以及各國臣民皆是也。

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事。三代王者必無是意，況聖人舉萬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而啓其威加百姓之心乎。看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纔是及民字眼。此畏字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乘之君長，爲得藩當時勢能抗阻天子之政令不行于海內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天下畏，固不即指諸侯，然亦不止草竊梟雄也。萑苻奸宄，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漢以後廢封建爲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愚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荒以外而言。舉要荒而域中肘腋之長，鄉遂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若混說畏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人之常經。即畏字亦不是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守禮奉法，納於軌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懷諸侯，則國異政，家殊

俗，而不享不貢不王，斯爲不畏王威耳。將畏字看煞，做晉惡孽竊，則天下字自不得不指草澤奸雄，而懷字亦不得不夾帶權術之意矣。此是三代懷畏氣象。

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本乎天理，而權勢亦即在其中。以上臨下出于仁，以下奉上出于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畏，振肅之用，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所以爲天子諸侯之本既失，其爲權勢亦純是智力相制，并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故此題從作用立說固非，若不兼理勢講，亦不盡懷畏中蘊用其足之蘊。

熊伯龍文 文武之興由藩侯，不制天下之命，則我之爲天下與爲國家也何以異。**評** 此宋祖由藩鎮而廢藩鎮，成祖由親王而錮親王，皆私意起見，非文武之政也。**文** 天下之勢在封建，不獲友邦之心，則天下之視其主，與視列辟也何以異。**評** 此義却是。天下無王，則霸者得以威天下。

曾王孫文 相天下勢之所在，而急圖之，而天下遂不得不合其勢以歸我，乃後世不見政之强而見勢之弱，遂以弱勢議先王，而忘其强政，是未明于懷諸侯之效也。**評** 可見封建論之謬。唐之藩鎮，自失懷之之道耳。唐之亡于藩鎮何尤。

齊明盛服節

九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還其天命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爲此九經也。若爲欲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即爲天下國家而脩身，其脩身已僞妄矣。下而所以行之者一，歸于明善誠身，又如何說得去。

章世純文 敦本崇源，將以爲可推之恩也。且夫卑其親者，無尊君

焉轢其親者無重君焉【評】親親爲他人而親其理倪倒說到錯
君重君。一發是私心。遂仁之根斷矣【文】若恃祿位以爲仁至戚
可矣。才者可矣其疎者。傲很不類者。君之何用之不窮莫如好
惡則雖祿位所窮。固自有所以處之矣【評】同好惡不是將位祿
之窮者。二句原是不許如此則好惡何又分出件矣矣至謂戚
與才者可位祿仁之。而疎隔不才必須同好惡更不適疏隔位
祿不過殺降親親之位祿原不論才不才親之至戚而才者正
須同好惡。如何分說得。
同其好惡原從天理起不從人意起
尊其位三句單講一情字便極真摯也只得私意。縱有得私意。越
真摯道理氣象越小樣。句句從天說下。一本推行。直到民物得
所都在裏。方是三代王者親親道理氣象。明得此義。不但後世

猜忌殘忍至制尊禁錮誅夷爲王者罪人。卽黃屋左纛之隆顯
長枕大被之愛昵。至縱恣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卽
可以過薄。非三代聖人本天之常經也。須將一篇西銘道理熟
爛便見得都是天德王道上事。
君臣大義本乎天。則敬體皆自然之理。不可以人主私意輕重也。
大臣之功在不貽則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崇乃得盡
其道官盛任使專主尊敬義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
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爲任使。
官盛任使。原不是增設冗員。
周禮曰勞辱之事。勞則未有不辱。辱者敬之反也。後世治天下者
惟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掾屬。則內雜諂治自州郡不自
辟僚佐。則外無善治甚至猜疑避忌不設亦相欺令關部無權
政歸宦寺。天下事掣肘無一可爲此究是從頭錯錯理何怪乎
世之不復古也。
事不掣肘。程子所謂雖作永安尉可也。
【趙佑文】世之所謂敬大臣者皆貌焉。外示其經邦論道之文。而內
無倚重之實。則上下之情睽。上侮乎陰陽調變之微而下慄牽
制之變。則君臣之道離【論】三代以後。不收大臣之效。弊病只坐
此數言。
大臣不須在格君心而其職掌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行其志。更
有何事可爲人主猜忌爲其專權樹黨非不知此意一而小人
得乘間中之大臣受權黨之名而小人已收權黨之實敗亡往
往由此。三代以後。上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唐之間尚有延攬
賓客。自辟僚佐。訶責近侍得專征伐者。至近代又有不能行者

矣。
趙普尚能補牘執奏。得大臣之義。人主輒以私意疑其下。此小人
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此烈也。
【黃淳耀文】大臣不敢擅權者。所以尊人主之勢。小臣有所役屬者。
又以盡大臣之才【評】不是盡才。亦無尊主勢意。君相皆天所設
以爲生民者。三公去天子止一等耳。自秦以後。遂相隔潤遂而
猜忌横生。至君臣不相保皆尊君卑臣之說害之也。尊主勢及
負權僭擬等語。猶是末世見識【文】大臣之體渙則小臣得曆耳
目之寄以節察行詞【評】後世用相病多坐此其至以宦官監制
此相業之所以卑敝也。
忠信重祿。不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
性相接。卽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顛倒

豪傑也若但從交諳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為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哉要之後世人主以猜吝待天下亦只是大家在人欲中看透此意人臣為其所輕耳然以此而求勸士之效亦不可得已

饒伯輿文 從田間而來則宜力之瞑亦念身家 **評** 固雖人情然在臣心中說不得此等處最關人志識不可苟

漢唐以後太平之君無不自以為已厚已薄而不知其苛也亂世之君又方恨舊制之太時太薄而不得遂其欲也只一卷賦役志已足為後生民之具況聚斂之臣其所以講究裒益者無窮乎皆緣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

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癢關切處也中庸下箇子字已得一篇西銘在

經言體子只在上邊說此換勸字是合上下兼目與效而言止要在臣民意中看出忠信等事所以勸處更關切有味也弱從臣民意中一寫便似上勸百姓勸非勸士勸百姓矣

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為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胸中皆著不得此三字

唐順之文 因勸悄而上下其食類族辨物勸者不嫌於豐而悄者不嫌於儉也豐者不以為恩而儉者不以為怨也 **評** 稱事中極相懸總是當此造物自然之道所謂奉三無私者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節

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註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變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自脩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前一也是脩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一

凡事豫則立節

豫之為說非謂凡事要先圖先慎也先圖先慎止講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圖先慎之理惟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天下凡事之理皆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是豫其事也豫字中藏有一字

道義之所欲豫謂豫上文之一而其所以為豫則下文擇執之功也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謂道德九經行之者皆一能豫此一則道德九經無不立耳今文泛作凡百事為總要豫習豫做與

書義脫離矣

上言所以行之者一此所謂豫乃豫其一也非先事機勢之謂也凡事原可活說但為兩箇所以行之者一故凡事必須根達道達德九經來則豫其一之理乃明而下文明善誠身所以為豫之道方一脈貫通

此句有三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九經必本于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也人多泛說凡事既不切貼即知貼道德九經也只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已刪却一字一層矣請問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事為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箇甚

金聲文 云云 **評** 中庸前定節下文擇執他只在機勢上說其所謂

前定。乃如如常住。萬緣流注不動耳。非聖賢之前定也。聖賢前
定在理上。禪學前定在氣上。纔主氣便忌著理。恰爲理所動也。
正希見處如此。
蹈卽言中弊病如此。蹤乖戾說不通之意。非兼行言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節
陳際泰文先王鄉舉里選之制。師授于平日。相與爲競之人云云
評不是他意。說要復鄉舉里選之制。但不從古制講出所以然
則信友獲上皆說人後世朋黨之弊上。當援引上所知。達者忌
要求于故舊。一部史記韓文。猶未能免此。況餘子乎。甚至植私
以爭門戶。營斷以廣梯媒。又大奸惡矣。如此文方可說到順親
誠身明善去耳。
陳子龍文我苟有家庭牽制之憂。而欲以身許人。異日且爲朋友

之落矣。評此荊聶之義耳。家庭牽制。自不礙于信友。看舜有嚚
象而師錫。獲上尚在未底豫之時也。文親之好不一。則順之端
甚難云云。評順不是隨其所好。順者卽底豫允若之謂。有以諭
之于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孝之至也。非父賢從而賢。父不
肯從而不肯之謂。順信乎友。亦不是便於與之交遊往還。乃因
其大節而信其不生。如鄧叔之於苛容。亦是此意。先生大約爲
其時結社走聲氣一流。抒爲耳。然石齋先生倣林宗之法。信
友而爲杖扣者所欺。乃知不誠者之求不足以信友獲上。而信
人者更須先明乎善。乃不爲僞妄所誤。此又足補此文之一義
也。
又陳文主於有定。則不能通方。而不免於委蛇。主于無僞。則不能
無物。而不免于術數。甚矣誠身之難也。評亦不必言其後之不

誠只是誠到底也。總是錯。故不可不先明善也。文其遇善也以
純一爲誠。而遇不善也以權變爲誠。評講入作用去。卽純一自
有裁宜。無兩般誠也。自記今人以老成爲長厚。以庸懦爲養望。
如是而亦名爲誠身乎。蓋此等人最足以誤國。明乎小善而不
明乎大善也。大善者。用殺用權皆善也。評雲間諸公喜談作用
而惡理學。故所見率如是。蓋其時理學多僞人。無怪其惡。然豈
可以此而并訕理學哉。若分有大小之分。用殺用權何遽爲大
善。大抵或有爲言之耳。
誠者天之道也節
上二句言理。下二句言人。分界斬然。而有人纔有此理。合處自見。
誠者誠之者。分界亦斬然。而有誠之者而後見誠者。合處亦見。
人有兩般人。理只一般理。故下二語可分兩樣。上二語不可平分

也。況大旨註重誠之者一邊。連下二語勢原不平乎。
誠者天道只是一箇囫圇現成道理。合下便如此耳。
此句且虛指理。未說到人。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兩句且懸空說。正以不粘煞
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到人身只是一件。誠
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
上句是兩邊所共。下句雖著一邊。然只要完得上句之理。仍是一
串。其所以一串者。爲側重下截也。
誠只一誠耳。由生初迄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多一番工夫轉折
分出天人耳。
思勉正是借誠之托背出誠者耳。
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中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

來自見耳。

從容中道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卽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人每混看。或說入二氏空虛別有之道去。

博學之節

五之字根善字尚有及者。五者皆爲未能誠身。求所以誠之之法也。誠字根原多拋置著。

此節是學利下節是困勉界限甚然。人都將誠之者三字朦朧過去。

雖是學知利行之事。然看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者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有節目也。

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其中加百倍之功也。

上四句相聯而下。是一串事。末一句與上四句對。又是一節事。

離此五件不得。故知五者是徹上徹下工夫。

問從學來。思辨亦當從學問說下。不得憑空講思字。

【雜葛溪文】辨所以辨吾思云耳。【評】辨所思之理。非辨思也。【文】行又所以行吾辨云耳。【評】行所辨之理。不可云行辨。且行則統上四句。亦不單帖定辨。【文】天下之理。苟有不徵于心者。簡之可也。【評】亦簡不得。但是學問中裏事耳。【文】天下之理。苟有不安于己者闕之可也。【評】不安則還當愼思。不切要而可疑者闕之耳。【文】愼思所以去僞。求無私之道也。【評】無私去僞。不切思辨之義。蓋思辨是惟精內事。

【全稱文】學問思辨行。雖人。而其眞至之神。動于不容已者。卽天【評】果如此。又是聖人之思勉矣。中庸明分天人。講禪學畢竟要合天人爲一。只此處錯了路頭。一路道理都不的。

有弗學節

此節是困勉之事。則一能十能。亦止學利一種人。混入生安不得。總是誠之中人。此處總分出兩種。

果能此道矣節

此道緊貼己百己千。就困勉一流言。故曰愚柔。若籠統指誠之者便覺預矣。

此道只指百倍其功。與諸道字沒交涉。亂拈天道人道者皆誤。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終

中庸

自誠明謂之性章

首句指誠者言，次句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道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却注重自明誠。

評世純文 聖人之誠明亦何可析也。既發而有其辨。評 未發亦誠明，已發亦誠明，則誠之未發已發亦然。自誠明者豈必待發而後見邪。彼蓋以誠爲內，明爲外耳。謬甚矣。

兩自字境界不同，兩則字口氣逆直各別。須體貼註中虛實。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兩句同一則字。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生安一二人，其餘皆自明誠者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以明爲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爲行，而不必由

於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個甚，篤又是篤個甚。

今之儒者，有從象山陽明之學過於高明，以爲學取賢魯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村豎白丁，人人骨闘，向使象山陽明見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燄耳。知而故慫之邪，是爲狙公；不知而受其欺邪，是鼓厠鬼。兩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遽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悍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弊到者終爲俗學，其高強者必一折而仍入於象山陽明矣。可不愼與。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

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見性了性也。時文每作一盡其性，人物無不盡在裏許，是猶指出定三界一切惟心造矣。豈惟不識性字，直不曾識得盡字。

盡人性盡物性，都是實象。說做一盡性便了，竟成無相光中世界。埽却事理兩障，則聖學聖治皆澌滅矣。

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纍句法，自取支離之誚邪。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邀高便不是。或曰：如公言，遂層實邈，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疆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

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爲盡處，於人於物

又自有各正之理，當推之序。

林宗文 見有利而後謀之，見有患而後拯之，以此謂仁謂義，功利之所在，而喪其懷來；盛德之不終，而忘其猗乘，以此謂道謂德。其亦未觀於盡人盡物者。評 自秦漢以後，極治之世，其本領不過如此。朱子謂陳同甫以聖賢事業，向利欲場中比較，此毫釐千里之謬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

上言性，此換化育；上言能，此換可以，有義理在。

朱子謂千五百年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

之間漢唐賢君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然終久殄滅他不得可知贊化有是實有其事即無其事而事之理自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動越著實

參贊都是實事不徒作頌子

贊天地只在盡人物處看

贊化育之事只在人物身上看贊化育之功却在天地身上看

【黄淳耀文】言誠有兩端道器而已化育以前形而上之道也化育以後形而下之器也【評】道器本不相離無形時妄有上形下處道即存如此分開不得【文】人必不能中立於道器之間而無所處則偽之所積日以下而誠之所積日以上矣【評】然則偽豈配器哉

【歸有光文】衆萬雜揉介之而為一體化工消滅操之而與同運【文】

【語錄】語類道家有則經術【評】此四句只道得氣化上事雖語近橫渠然橫渠也多言氣化不是指聖人功用橫渠說聖人處煞精實此却止是廓落之言無當經術大約諸公見理不真實便以廓落為極至耳

至誠實際到贊化育已盡末二句只是從此推擬品位之同不是逆上面還有事在也

參贊不是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也

上六句有次第下四句文法急處道理無次第也

上六句有理一有分殊人每拈一放一多失之而捷下四句本無次第只是疊句文法人每挨演口角致失之支離

附此章文

推誠明之全量自盡性以極其至焉夫吾性中未純人物而位天地者也惟至誠能盡之則推盡之則已贊之則已參之矣中庸言道首言性性天命者也夫不僅於一人命之盡人人命之者也不僅於人人命之盡物物命之者也人物各命以一性則人物各命以一天地然而人人不能天地物物不能天地者非所性之有殊而能盡與不能盡之別也其所以不能盡者何也天命一也而氣質不一受清者人矣受濁者物矣惟其受者濁也故不能誠即能誠也必不能明不能誠而明故物必不能自盡其性而物與物隔物與人隔物與天地隔於是乎有盡物性之人無盡人性之物矣氣質不一也而嗜欲又不一得純者誠矣得駁者人矣惟其得者駁也故不能誠或能誠也亦不能為自誠明之誠不能為自誠明之誠故人有不能自盡其性而人與

人歧人與物歧人與天地歧於是乎皆能盡人性之人皆為求盡性於人之人矣由今思之其唯天下至誠乎天下氣質之偏者不可謂誠全者亦不可謂誠即猶有氣質者亦不可謂誠之至天下嗜欲之多者不可謂誠寡者亦不可謂誠即求盡嗜欲者亦不可謂誠之至故誠為至誠則凡天下之有誠有不誠者不可得而幾也天下之由不誠以及於誠者亦不可得而加也由是以其誠而知則為生知以生知知吾性之理形上形下罔不格矣以其誠而行則為安行以安行行吾性之事由仁由義靡不中矣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夫性一而已上而為天下而為地聚而為人散而為物皆是性也至誠能盡之斯無不盡之矣然盡則俱盡者天下之理未始不一而盡必兼盡者天下之分未始不殊則人其同體者也同體而與性乎在誠由己

以推之而有所以變其氣質之道而有所以治其嗜欲之宜則人性盡矣而物共其命者也共命而各性乎至誠由人以及之而有所以用其氣質之權而有所以遂其嗜欲之法則物性盡矣夫至誠盡性之能非至於盡人性盡物性如此然則天地之內惟人物而已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惟能盡人物之性而已矣然而天地且有不能盡焉者人物有氣質天地能生之未必能變之用之也人物有嗜欲天地能容之未必能治之遂之也而至誠則已變之矣治之矣用且遂之矣則凡天地之化至而有不至育至而有不至化育至而皆有所不至天地固懸一事以待至誠卽懸一位以待至誠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中也久矣而人且疑其可贊而不可參也是猶論官者克任厥事而猶謂其不足立乃位也豈其然哉若是者非謂其盡性之後而後見其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參天地也實可以參天地而後謂之贊化育實可以贊化育而後謂之盡人物之性實能盡人物之性而後謂之盡其性實能盡其性而後謂之天下至誠非具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者其孰能與於斯

其次致曲章

此至次與孟子養氣章義不同近人都說做亞聖一種人坐不看註耳

其次對上至字然除却至誠其餘通大賢以下皆謂之次不止說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蠢蠕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

【陸文靖文】次不一其人亦不一其功【評】曲字正各不同學利困勉皆是

曲只是誠之一偏纔見曲卽是誠本非二物

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卽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

【羅萬藻文】性之所有者曲也則是非曲也誠也【評】謂曲亦是性則得不可謂性之所有者曲誠與曲混不得【文】曲之所有者誠也有之斯能之矣【評】有從能來能不從有來若論固有之有則不可以曲名矣【文】廣大者性之底而必端倪以自衍此誠之謂忍而急於其微也【評】誠不是一物能有誠謂德無不實耳蓋中庸誠字有指理言有指心言指理者可與性天通指心者只就人能實有此理言不可與性混作一處容道理看也【文】惟人無權而後聽於天之自至則凡所謂曲者本天之事也【評】曲本從氣質之性來故亦本於天致曲而有誠却是人事

【歸有光文】云云【評】逐句回顧誠字時人亦知之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却疎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爍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底處一誠便了也此義時人未解有問焉君常稱其形著明內俱貼藏個致字卽此義曰此却又別致只帖曲上看到有誠則此理已寬以下都從誠字說不復粘煞曲字矣若仍只有致曲後何得云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耶

到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盡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欺後謂至誠卽其次之稱則名號混亂須見分曉

附首二句文

求人道之誠由偏而得全者也。蓋誠一也。而必俟致曲而能有者。則不謂之至而謂之次矣。至於有誠。又安可量。且天盡人而予以性。則盡人而予以參贊之權矣。而獨尊一人以爲不可及。則以天下無不足於性之人。而有不足於誠之人也。然則人第求足其誠焉而已。而又不能。則吾又謂其無不足於誠而有不足於性。非不足於性之理。而不足於性之氣也。蓋理止一。原氣有萬殊。受理者無一異。受氣者無一同。惟無一同也。故天下皆有未足乎誠之質。惟無一異也。故天下皆有取足乎誠之功。則不得不推大理全而氣又全者謂之至。則不得不分大理全而氣偶偏者謂之次矣。而抑有疑焉者。至次之名相去。而質相近也。其必與聖人未達一間焉。然後可而下此遂無足幾者耶。不知

人之品量雖甚懸絕。而以誠觀之。則止有至次而已矣。以至誠觀之。則皆爲其次而已矣。何則。自大賢以下至於恆庸。其未得爲誠一也。自恆庸以上至於大賢。其可以爲誠亦一也。蓋其未得而誠者惟曲之故。而其可以爲誠者亦惟曲之故。其所謂曲者何也。當夫理全而氣全。則天下之氣皆統於理而不分。此之謂性。當夫理全而氣偏。則天命之理。反附於氣以自見。此之謂曲也。蓋理虛而氣實。實者得。則虛者無不得矣。故性見於誠之後。氣私而理公。私者雜。則公者亦無不雜矣。故曲見於誠之先。然則至之獨尊乎次者。惟誠以前無此曲折耳。然則次之微遜乎至者。亦惟誠以前多此曲折耳。曲折者何。盡惟致曲。曲之固於稟受者。其體超於稟受之初。而離稟受無所求體也。卽其所固者而一致之。致其不及而無弗及。致其太過而無或過。致之所以爲充盈也。曲之分於散殊者。其本立於散殊之上。而去散殊無所得本也。卽其所分者而各致之。致其所知而無弗知。致其所行而無弗行。致之所以爲積累也。今夫人有僞妄而不能誠者矣。未有充盈而不能誠者也。有虛間而不能有其誠者矣。未有積累而不能有其誠者也。惟曲有自達於誠之功。斯誠無不各給於曲之勢。亦惟誠無或離於曲之道。斯曲無不共極於誠之原。一曲之自行一誠也。衆曲之止行一誠也。彼以順行而行之。此以逆取而行之。彼以統同而行之。此以博求而行之。彼以神靈而行之。此以漸次而行之。其所以爲誠者不同。而誠固無二誠也。蓋莫不生於二氣。而近健者剛居多。近順者柔居多。惟不能自兌其剛柔之用。故乾坤之理恆虛。亦莫不出於五行。而得木者仁嘗勝。得金者義嘗勝。惟不能自極其仁義之純。故

天地之性難返。誠由致曲而至於有誠。而誠之所極。又豈有畛域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

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蓍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先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機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僅同讖緯術數之學哉。

禎祥妖孽。無人不有。單說帝王。便講不去。

在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有逆心。則實理在

我故至誠如神也。蓍龜四體之自見自動，無時無事不然，非至
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
見動是蓍龜四體之自然見乎動乎，是道皆公共之理，到即見
動而先知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
見動只在蓍龜四體，知其見動却只在至誠，無至誠眼前刻刻見
動，誰能知得。
有兩乎字，則吉凶原不關蓍龜四體中，蓍龜四體固不知其該見
動也，然則以為此為見此為動者，原是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
其見動，在天地間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湊著便
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容見動容消滅耳。
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
陳際泰文 惟動以誠，故可前知。不然，世之雜然而動者固多矣，其

能盡信之乎。評 必誠而後動者可前知，則至誠之可知者鮮矣
正于雜然而動處能盡信之耳。文 詭而動者之不足據也。評 詭
而動即是詭足據矣。文 浮而動者之不足憑也。評 有浮即可憑
曰動乎者即指禍福善不善，非泛言四體之動也，纔有動，此理
便顯，不論動之誠與不誠、有意無意也。
至誠前知，只是理耳，豈董五經之靈乎。
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然不云禍福而云善不善者，註云理之先
見者也。程子謂董由人能前知，然聽其言論亦無異人處，只是
久靜氣虛生明耳。與所謂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者異矣。前
知須辨定理字誠。
善不善便是禍福將至之兆，猶言吉凶也。
金聲文 人之於善莫不雜，而至誠者但得一善，學之於善莫不膠

而至誠者又未始有善。評 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
善。禍福將至之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
若作本源善字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何亦有幾，不得不
轉入無善無惡去，正希宗旨如此，禍者殆者，無非道箇耳。凡入
禪學則一切文字言句無一定名義，皆可假借為言，雖破句別
字，不礙了悟，看偏不然，字字有下落，彼此不相混，其極頭合一
處更自分明。
幾在中先，理又在幾先，一路追到極下定地頭，知非是神妙不測
之盡處。
唐順之文 有一善一不善焉，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云云。評 胡說
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此，幾於有意將迎矣。且誠何以
動，亦無究竟義在。評 幾動於彼，非物若其朕，如禎祥妖孽蓍龜

四體之屬，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俱動，非
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
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
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即由其說，言之照即動也，彼意欲其
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
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荊川語本無病，且正見其體勝之精。
鄧世經文 天下之物，莫不能效幾先之用，而人不能，物無機，人有
機也。評 蓍逆刈龜被鑽，彼亦不能神，豈亦有機耶。文 一心之靈
四體之動，我以機智自用之，則天下得而用之矣。評 越機智，天
越用之，所謂不善之動也。文 物之能為吉凶先者，又豈不至神
也哉。評 物為吉凶先，物寔不知吉凶也。文 人而能物者，則人而
能神。評 兆吉凶妖祥者，非如神也，因其兆而即可知吉凶妖祥

者至誠如神之道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以前知爲至誠也。至誠之知。超乎人物。故曰如神。大力却要至誠離人道而學物。真是可笑。

道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人只發揮得一幾字耳。

語錄 無者不可知。有者可知。隱者不可知。見者可知。靜者不可知。動者可知。不於其寂於其感。道所以正天下之聰明。評 此卻于加一倍法。程子不肯爲也。又 知所有不俟其既有。知所見不俟其既見。知所動不俟其既動。不於其著於其幾。至誠所以豫天下之視者。評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此理顯然。至誠只爭一先字耳。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于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然註中即找誠以心言一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誠無物。註即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爲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爲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凊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爲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凊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責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首節

此兩句只虛疏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爲貴。方責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自字。不道竟做了誠之爲貴題目。非此節本意也。其病總坐不信註。不肯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即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爲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

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即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爲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爲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偏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或曰。下文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曰渾槩說卻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其爲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乃成。如物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天下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人老莊去。曰不然。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

虛之害。理義之際耳。游殿平鬱洲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指物所以自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

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無不誠。却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道之。此末節所以成物也。須看透此意

自成何兼人物。自道何專在人說。故朱子謂不誠何已指自道說言指人之行之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不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自道。其解最謬

上句兼人物空說。却有誠之之人在內。下句專就人言。却有自成成物在內。

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性之道。本於大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即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專屬人身。此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誠。亦是倒說。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

天道人道道字。與此章道字逈別。錯拈不得。

【陳子龍文】人之心術不同。而意所自發者多堅遂所強發者易敗云云【評】良知之說。其蔽正在此耳。【原批】儒術而誤天下。彼亦曰誠。故自成者如純忠純孝是也。自道者忠孝而可行之於君親可達之於後世也。此處用不得格板。全在自家理會。方不爲儒術所誤。故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至誠如神。神者權也。論理之家。皆皮毛耳。【評】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貴當然之功。非謂本之自己者爲真。而在宇宙事物教學者皆僞也。此皆爲良知之說所誤。勞叨爲假道學一例。分毫不切書旨。閱幾社原批。知當時一般名士無一辨道者可歎也

誠者物之終始節

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誠何已說自道。遂言責重在人耳。即須行人不他始得之意。非分此下屬道也。任物爲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即在此不誠句。註中專就人心說。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

【[illegible]文】吾今而觀於物。未有知其窮且盡者也。云云【評】終始正指兩頭盡處而言。非循環不已之謂。【文】不誠則其初亦無從有

物耳。【評】不誠當就人心說。不當仍從物之本然說。【文】君子於此既有得於其理之不易矣。而內外精粗之分。不得不舉而貫之以事。【評】說成兩概。其意將上兩句看做造化萬物外事。爲天道自然。誠之句爲君子身上事。是勉然人道所貴。上下都說錯也誠者終始句。即君子之誠已在其中。但統言人物事物之理如是。故曰懸空說此句。不誠句專就人心說。今將不誠無物看人無始以來。尤爲謬妄。惟其終始句通君子在內。故告了句一氣直下。非君子有監於外邊物象而後不得已而誠之也。

【陳子龍文】天下之不能無物者勢也。而君子不敢以爲必有【評】爲甚要無爲甚怕有。

誠之實有工夫在。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節

仁知見處是德。本卽是性。故曰性之德。

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將文只是仁知性也。

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擇善貼知。固執貼仁。說謬矣。此仁知是指

成己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到合外內何下。故將指句

上照註補出。既得於己處指此意。則作然亦不可分擇執。蓋成

己行行擇成物亦行說。彼知仁非此知仁也。

章也純文誠能兼成者有所以成之者也。[illegible]所以成之者誠也。仁

知乃因兼成而推論及者也。【文】看了於此亦求其端於仁而已

矣。至於及物也。而又資之知矣。【評】仁也知也。是推本話。不是用

功語。且仁知兩言。不得分次第看。云及物又資之知。然則成物

又是一樣。何以云所以成物耶。【文】天下之事。固有無術而可行

者。其近者也。家庭之間是也。無術而不可行者。其遠者也。天下

之人是也。【評】以術為知。豈可言性之德哉。且家庭之間卽成物

也。仁也知也本推論成己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知皆吾性之

德。誠則實有諸己。其誠己卽性之仁。其成物卽性之知。故成則

俱成。非乃因成己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

成己成物也。且又分別出求仁知次第。又將知說做權術作用。

然則求仁而不能求知之術。則但能成己而不能成物。必須兩

件各求。又何以謂之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哉。直於理解不

通。

言仁知為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己。則

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為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

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非自道

之道。

性字實。道字虛。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自道。道字也。

性字與合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看本文何法自明。人將

性道不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

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合外內三字。乃

與性字相應。

性之德也。三句三也字。上兩也字更急。末句較緩。

中二句要在下。要急受末句。卻急直不得。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

然不實有諸己。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己四字。

卽節首誠者二字也。一滾並作固非。卽就性德行然順下。亦未

發見在。

此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

者無不行。此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言外補自道則可。遡中乎

徹自成自道則顧頂。

故至誠無息章

此章分明兩大股。一總結。又是一頭一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

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股一結也。以至

誠無息為頭。不貳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已為尾。此三節照應也。

二人皆只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

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貳。不貳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

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不已者無息也。

道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

貳。不貳卽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

卽無息也。

不息則久節

凡天下治理事物名術。亦必不息乃久。久乃徵。道理未嘗二也。然此却只說至誠之不息至誠之久徵。人多說向粗外。

【陳新雅文】古之聖人莫不有見於世。方其未見。忘乎徵矣。而未嘗不以爲驗也。彼異說者以爲綿綿存之。不勤于用。其誠與否。孰知之也乎。【評】此等論如何動得異說。異說即有徵亦非誠。至誠不見其徵。其不息之誠自在。

徵則悠遠節

【陳際泰文】六合【評】當時悠遠博厚高明等。祇在人心性。大如禪門過去現在未來六道因果。總只是一剎那間事。滿地野狐跳豕。得大士文說實說在功效。如沉麝之日一明。然大士又說向後世粗迹事爲。於至誠界分絕不相似。此古人所以有扶辟漢之欸也。

悠遠二字只一意。悠久二字兼內外。乃有兩義。强將悠遠亦分兩樣。以精神功業支配。理便不確。徵以下皆指功業。功業皆見精神。不可分也。

高明二字。須從博厚中刻畫出來。大士文只將高明作文飾看。而謂至誠但遲待約守。不急役於此。此豈博厚則高明乎。且自悠遠以下。皆推極至誠德業徵驗之盛。非至誠以博厚高明悠遠爲事而漸次做成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節

此言至誠與天地同用。天地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是實事。至誠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亦是實事。所以二字。乃其所謂同也。人不能實說。多說向無形影去。又何以謂之用。又何以見其同哉。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自宜在功業上說。俗解以爲粗。偏要說入心性去。此禪家問庭下石在心內。曰行脚人著甚來由放塊石在心頭也。

至誠載物覆物成物。務有是事。自當從功化及物處講。

正在用處。有三代後太平刑措總到不得載物覆物成物中來。貞觀之治。唐太宗自以爲行仁義之效。歎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而不知其原非仁義也。問何以非仁義。曰。其體不誠。故其功用亦全不是文武成康之治。惜不令唐太宗見之耳。此針一鍼。直到伯恭同甫皆認賊作子。以至於今未悟也。學者亟當辨取。

悠久合內外。故所以成物處亦徹內外講。成物只在覆載上見。故悠久亦只在博厚高明上講。

悠久非寬大徐緩之義。此因上文之悠久。而贊聖人之用之同於天地。成物當在天地成物上配看。方見所以之意。

博厚配地節

註言與天地同體。正指其功用之所出。非指功用之所至也。若講似載物配地。覆物配天。成物無疆。便是第三節義。非此節矣。

如此者節

此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纖毫不是天地耳。非於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節

以上言至誠之道配天地。此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証至誠。至末節乃合併言之。而歸重至誠。此節與上六節分界。

自無爲而成以上專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以下。專言天地。末節乃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皆至誠

之理。然只說天地一夾雜便亂了經王章法。
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而已。若兼其氣之運合為不貳
則已戕。然是貳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
可一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節

此是第四節，對上註中誠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即各極其盛
四字。上節不貳在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
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
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為誠不可見，從此道上見得其所以
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
有箇誠。

今夫天節

此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若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
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意，
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是
非由積累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息之本可
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
昭昭節是全體拆看云然耳。
若說天去覆萬物，覆得幾何，即覆得盡，時量亦盡於此矣。須是萬
物覆焉只消得一焉字，便覺天體儘大多少，故曰無窮曰不測。
此節總為則其生物不測句發明，一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
人每爲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并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
上去，皆謬見也。
凡作此節中文，每將聖人治功綴合至誠以爲得章意，而不知其
窺亂本文也。自天地之道至此，但言天地，絕無至誠在內。一語
夾和，便亂了中庸章法，彼總不知本文中自有章意關合在耳。
註云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貳不息即誠
也，只不可說到人事上耳。

詩云維天之命節

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末引文王做箇模
様耳，須得中庸引人意。
天之可見處是不已，文之可見處是純耳，其寔一也。
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貳，不貳即
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文王之純亦不已，不已
即無息也。如此看兩邊結束甚明。
純即是至誠，不已即是無息，此亦易曉，然何故作此複衍語，只為

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而其誠不可見，故結天地
之說曰其為物不貳，不貳即誠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
息不可信，故結至誠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已即無息無疆也。如
此看，則亦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
不已即在純內，別無兩層。
人將亦字看做中庸斡旋詩義，便須增出純如何到不已，反成兩
[illegible]不知詩之言天即是言文，猶中庸之言天地即是言至誠，就
詩不必更費唇舌。

中庸

大哉聖人之道章

首節

通章先有下四節。纔有前三節。先有下二節纔有第一節。首節先有道纔有聖人。先有聖人之道。纔有大哉。

大哉贊如與歎聖人之道四字拆開不得此兩蓋乾坤句也。

大哉句直貫下兩節

大哉聖人之道是贊道不是贊聖人。看下文一待字可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長在此所謂非道亡幽厲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架漏牽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道不必人而在此說似與待字語離卻正與待字義密

洋洋乎發育萬物節

只虛虛說箇道體如此若說聖人如何去發育峻極便非書理且使第四節亦無地步矣。

不善講峻極者先定却道之分量而後極之天恰好充塞假使天再高一層道必有空缺不飽綻處矣善作峻極者只定天之分量而道必極之天高一層則道亦高一層天再高一層則道亦再高一層天自高不去耳道之峻極固無限也如是方可謂之大而無外

優優大哉節

【楊以任文】君子以爲三千三百皆儀也云云【評】儀原不粗淺程子所以闢異端只在迹上斷定要知迹從何來知其非則知聖人之儀固精矣【文】無忌之小人其初皆以行禮爲意者也【評】無忌憚小人先無天在胸坎則曰禮豈爲我設耶安能以行禮爲意哉【文】禮者道之至三千三百非禮之至也君子非徒汲汲於行禮也不使德性問學出於二而使德與禮出於一而至道凝矣而禮乃行矣【評】此段議論見者以爲重禮字而不知其正斷滅禮字也必將一部三禮盡數燒却而獨存無體之禮乃謂之眞禮則聖人之禮亡矣此章原無重禮字意但以禮論聖人之道之妙正就三千三百上見故曰優優大哉但人不能脩德斯道不行耳尊德性節正說脩德故禮與道爲體不可云禮即是德而三千三百爲非禮之至也蓋其所見止激於僞飾儀文之人而因疾惡禮法之士其既也因疾惡禮法之士而并抹摋三千三百爲非至道設行動容周旋中禮之聖人過其前必反疑不如嵇阮之眞矣嗚呼此豈文章小失歟

【陳子龍文】聖人之道誠大非禮何所附麗哉【評】道亦不靠禮爲附麗禮便是道耳【文】聖人作禮禮作而道不廢其中後有作者無小不備既盛美矣然而習之者不樂非禮不善其洋洋者不及聖人而優優者不可見也【評】若論晉人胸中使在禹湯文武時亦不樂也【文】當世之於禮亦云習之而已卒其所云行者非其人不能也【評】待人而行行其道非行禮也天地萬物禮儀威儀皆所以見聖人之道豈贊聖人之作禮既落村見因看得道爲自然而禮爲假造遂謂無聖人禮無當於道不可行害道更甚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致廣大句與極高明句最易無別講致廣大字字貼私意說講盡

精微字字貼析理說界限方分明。

【陳子龍文】聖人之道。其可見者大焉而已。即欲自言其內之所存。聖人亦不能【評】道大字與首句大字不相涉。廣大不是外。精微亦不是內【文】天下之事無窮。而君子悉引而歸之己。斯博業之至矣【評】廣大不指此。此乃精微中事。其意以事功名物為廣大。而以內體之渺為精微。文似廣大爲道。而精微為君子用功以求廣大者。此與中庸何著也。

【顧于道文】人知求精微於德性。而反遺天地萬物之理於吾心。則虛而不可用也【評】方知陸子靜原不曾尊得德性。吳草廬原不曾識得朱子【文】人知務廣大於問學。而不會三千三百之禮於一原。則泛而失所歸也【評】此博學宏詞訓詁事功之無當於聖學也。二段大有發明。直可見江西永嘉之學。都無是處。

溫故字是已精加精意。故章何就已知已能說。已知已能與良知良能自別。人每以德性之知能為說。故多誤括其是非也。

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人為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即如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

【唐順之文】云云【評】廣大高明二句。本說來一片。至溫故二句。忽然分出有德性之知能。有問學之知能。豈下二句而以二字。與上兩而字文法意義各樣乎。其意謂已知已能不足言德性。必良知良能乃合耳。不知知能即德性。義理節文即問學。非謂知能各有兩種也。

惟敦厚總可以崇禮。此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般人。質是敦篤純朴。然或質倨不以為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知此。講來兩層意思都到。以字自有安頓。却無後來講崇字類之謬。

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隨焉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獨即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為忠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為一字不通。非激論也。

通節語勢一例。上下俱平看。互看。不分輕重。人因此句。換以字。強生枝節。遂有偏主半邊者。宜千子詆其不通。笑端也。

是故居上不驕節

【陳子龍文】吾觀往古廢興之故。君子亦嘗進用矣。而始之未見有赫然動人之功。既也又無以為藏身之固。而卒為小人所困。遂世甚痛之。然我以為此君子不明于機。不察於勢也【評】亦是入於德凝道。無不驕不倍之本領耳。豈論機勢哉。○此四句言脩凝之君子。無往而不入於道。足與足容。從不驕倍來。不驕倍從尊道五句來。非謂當識有道無道之機勢。而巧於作用也。巧於作用。即驕倍之小人。非君子也。且此重足與足容。不重有道無道。即有道無道。亦不專論君子小人之進退。大概有感於崇禎年門戶之禍耳。

【陳際泰文】富貴功名之樂。豈必身自享之。用其言與用其身無以異也【評】發足字。尚出意表。然又須知即不用其言。然其理自足與於有道也。足以與者言其理也。如世間秀才得為吉利耿美

之僥活脫屑浮之法。雖以此科科名美祿位。然其言足以已也。
是以與中分量高下更自不同。直須向未作文字前道取一句
耳。
根柢循疑懸依不倍推極是與之氣魄力量規模聲勢無所不逮。
却只得君子德性問學中引出。乃是中庸道理。得文鋪揚盛美。但
說成太平粉飾一流耳。與上六節何與。
典謂與雖在位。若僅在言之功用上說。便假後章動而世爲天下
道。言而世爲天下則遠矣。
文陳文 國既無道。言而取禍。不言而未必免禍。自一事也。評要之
節不容而其足容者自在。文朝廷之上。猶有可樂。身日在小人
中而安若泰山。人或自其默而忌之。而君子獨用之以自委蛇
於銜鏑交加之地。評將推尊長樂老耶。此一種作用。今人極有

傳之者。小人而無忌憚。非君子之默容也。亢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恥也。故朝廷之上更無默法。但有無道則退耳。默者退官
處士之爲也。文天下或以口舌爭。或以身命殉。或以括囊道。或
以隱忍晦。君子皆曰未也。有心以避禍。不若無心以任運。評無
道時紛紛景象。有許多人品行術。襯出君子甚好。但退到要緊
處。却只成差路作用。故讀書須明道爲要。
文陳文 世人隱於山。而聖賢隱於道。上下治亂。日與其事。則人不
能測之深矣。評保身非隱也。只是大隱作用。揚子云於此自誤
一生。文人所共習者。千古巢由之癖。下而不上。默而不語。乃得
道之丁。神力充周。其入世而不以丧吾有者。又不在道也。評更
方覇戒了詩至矣。○明哲是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
必無危殆之道。固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單就無道

默容言也。文於此理入細。確隱躍躍。文走入默滑不可測一
路作用去。

子曰愚而好自用章

今天下節

[illegible]公六云[illegible]公 不倍是今天下眞精神。循疑是不倍眞血
脈。識得可倍不可倍道理。則戒懼眞然。自生忌憚。今天下節正
不得幾人大同一統盾語。評此節是上節是証同軌同文同倫。
正言不制不考不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
考議之故。却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從天子來。天子
者即下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公也。故所稱
大同一統之盛。亦從先王制作功用氣象規模而言。子思自謂
當時。乃今天下不制考議之時。不指制考議之天子也。若子思

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爲下不倍義
例中。豈議禮制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而尊如
時君。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爲今天下之禮度文皆從文
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當更定者。而時無德
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時君不敢以愚而自用。雖孔
子不敢以賤而自專也。起手即從文武周公說入。後言大同一
統氣象。皆王道之大。正見不可倍道理。而評者反謂肩語未合。
不亦異乎。
三同字只照上三不字。
或謂此止說時位不兼德言。非也。傻雙峯謂此章爲在下位者言。
故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亦非也。看
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一段。則此節同軌同文同倫。原從文

武之德位來。今天下三字不是夸盛語，謂今天下有位者無德
有德者無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在為下不倍義中。只合共遵
守之。正見都議禮制度考文不得，非謂其可議禮制度考文也
兼想賤用專言為是。
有下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車書行之所以同
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即時王亦不敢也
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直從周初德位說下，今天
下三字鄭重發出，方見聖人為下不倍之義不止為於位而言
【鄒洛文】凡世之敝也，必從其處者先疑而後違從而壞。一黜誰有
不遵。一聲音有不協，而又何有於月書之頒。一王之詔也【評】名
論足垂，制文定謂大事皆起於細微，可知文字不是些小事。
六書之學，為之未有不穿鑿傅會者。或是好奇如石推官之類，其

失尚小。或即以解經，又佐其穿鑿傅會之見，如臨川之字說莊
渠之精蘊，其病便有不可勝言者。友人中有好此學，鄭札必以
蟲鳥見及。某却不敢如此，以有洪武正韻在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首節

做科有字徹，方是說為上不驕。若重拈王天下與重字，仍只是為
下不倍中義耳。須知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
出。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節

此節是極贊君子之道，指其現成之理如是，不是說工夫，亦不是
考功效。
註中明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而時文每只虛空說道字。
遂使其言益泒而無據。
此章重在三重之道本身以下，是所以有三重者。六事平列，未有
側重本身意。然不驕根原却在本身內。
考建固不是著工夫，然須有寔事考，有考義建，有建義，如何刻斜
說做比方贊過。
【救世絕文】君子之道甚大，所以自討其失得者亦大。不以失之其
身失之其民，斯為失也。【評】巧言害道，失之身失之民根本差矣
豈得以三王天地解哉。【文】拔世所萬不及之倫，而始受其屈，此
可謂之屈哉。但言古不及三王，上不及天地，即謂贊美可也【評】
如此則一味大言，便是君子之考建乎。秦政新莽亦與三王天
地妄擬，亦將贊美其善乎。其言甚辨，能形容恢張，第考不謬
建不悖，止見君子不驕之實，如文中語，無論本領如何，只此箇

氣象却正與不驕相刺戾耳。
【劉思敬文】陰陽消長，化工變化，工之窮皆慎防其悖耳【評】天地運
氣有勝必自復，而人不能，亦此理也。
【金聲文】我自疑而天下之不能信我也，亦自恍惚矣。我自惑而天
下之不獲相見也，亦如後人耳。【評】不必說到此。若不能知天知
人，便天下信我見我總不相干。【文】君子以為拔世必無奪吾是
者，或其人非聖誠，不能無乖異，非是而君子早作之師已【評】此
段發揮得盡，陸王之學，必非孔孟之徒，後世為所惑者，皆不能
知天人之理耳。然正希意却正主其說【文】自無疑惑，豈誠有可
以疑惑之者，故必至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評】無疑
惑固只在本身內，然如此說來，亦不必質俟矣，不亦驕乎。【文百】
【子】既已徵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

此耳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徵民之理矣。【評】若
追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諸徵諸庶民況以下
四句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
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註指
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五
句都成剩語矣只爲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據恐人錯會師心自
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
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上信
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驕信心則自用自專生今
反古直至無忌憚正與不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曰焉知其
所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纔說得悍然自足泰然無事處便是道
理走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可見雖名理瀾翻不能

遮蓋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節

只爲上文鬼神百世聖人二句恐人疑其渺茫夸誕故特解之見
此是實理天地三王更不待言矣。
不是質鬼神無疑而知天俟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
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出其內耳。
如今人崇奉佛老諂事淫祀此不知天也惑於流俗囿於習見方
隅舉世所非便立脚不住此不知人也豈必欲叛正從邪只是
於自家道理上原鶻突自信不及便無所不至耳故欲闢異端
先須識得自家本等若妄爭虛氣下梢定一折而入於邪矣。
不窺是理雖補綴成文總亂道耳畢竟天是何物鬼神是何物天
與鬼神是一物是兩物先儒云天者理而已又云鬼神造化之
迹也須做箇題目入思議知字便不難下也。
光武亦猶其宗天書總緣不明理天者理而已矣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節

不得但作頌美君子讚歎須知此正是寡過之道
所以動行言而世爲道法則其根都在上文須語語合是故語脈
乃佳。
兩而字稍緊行言與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也如非輕行言正
說行言到盡處不必專大致慎凡有行有言即世法世則盛德
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
【俞嘉言文】自君師統分而大君之行言因疑不足師模於百世夫
君弟教學之事而特重之以紀綱之設者也【評】可知殿廷原是
書院書院主異端與殿廷主殘暴一也。

世字即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

仲尼祖述堯舜章

首節

全章舉仲尼以証天道此節言仲尼入聖之功祖述等字若不著
力則非精義若說沾沾地依傍規摹又低過天道地位也每句
中須不漏此二解。
此是推本仲尼之學之大而聖人之不待學處與其學之渾化不
測處須看得四面圓相
【金聲文】仲尼出而遂以精核之史立萬世之師【評】說得述字小樣
祖述不指著書立說也此是孔子所以得中庸之道源流何等
地位却只在功用上分疏即其功用亦復何等乃作此小小見
識耶。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節

上兩句意在無不字。下兩句意在錯代字。正爲下節張本。泛講持載覆幬行明。便失之粗矣。

前節註即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爲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可見持載二句。即並育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即不害不悖之小德。

陳際泰文 君子非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之難也。能用之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之難也。**評** 兩譬如無側重意。若說用。則焉知持載覆幬非用耶。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節

陳子龍文 天地之所謂道者。非人意所測也。**評** 道字衆泥 **文** 其事見于效法者。我得而論之。而天地之道亦因以明。**評** 此是只說

天地而效法者在言外。非以效法者明天地也。**文** 儒家嘗好言理矣。理之弊。可以論大端而推之毫末。必有所敝。**評** 理明豈有毫末之弊。**文** 何以冬之末可以成春。月之行可以在日。求之一一而不紊者。非理所測也。**評** 惟理能測之。但精理者難耳。**文** 術家嘗好言數矣。數之患。可以論細微而窮其終始。必有所失。**評** 此則有之。〇道指四時日月運行度合。如黃道白道之道。文中多誤解。此只說天地自然之理。雜入儒術理數等論。亦無當。

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爲川流一爲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

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隊箇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

化字即川流中有出

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從小德看出大德便得竅會。

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是觀。而說來多不透。蓋意中尋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於小德上面別尋一件龍統不動者爲大德也。不知川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即大德。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

敦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爲敦。非其化之敦則亦無從知其爲大德也。

末句精義在所以爲三字。而神氣在此之也三字。

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即在所以爲三字內也。

胸中是仲尼。口頭是天地。

立箇仲尼在前。而以天地說之。故仲尼只在天地裏面。此字所以字如見其指點親切。否則難知說仲尼。仲尼畢竟在天地外。

附末句文

竟以大言天地。其所以爲大者一也。夫天地之所以爲大。即仲尼之所以爲大也。知天地不必更言仲尼矣。故中庸直指之以明引譬之義。且天下之最易相忘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前者也。天下之最難相信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外者也。今有理焉。即在人耳目之前。又在人耳目之外。則忘之益易。信之益難矣。而吾以爲無易也。無難也。但不忘其耳目之前者。又何難信其耳目之外者哉。今由萬物與道而及小德大德如此。此伊誰之德歟。推

二儀太極之初此蓋虛而無所麗矣忽而生天而麗於天忽而生地而麗於地忽而生天地之間而麗於天地之間此無不全則此無不在也而天地得之爲最先吾歸之於最先者而已極參伍變化之際此蓋紛而無所聚矣忽而見天而聚於天忽而見地而聚於地忽而見天地之間而聚於天地之間此無不得則此無不同也而天地出之爲長存吾統之於長存者而已雖然此以爲天地誰則謂其非天地也而吾以爲猶未知天地者也言天地者必及此言此者不必主天地吾以此言天地而人喻吾以此不言天地而人疑矣不言天地而人疑則其所謂喻者亦未嘗深思而明察也人各有一天地在其意中見天地不見天地之大耳見其大也此則與吾意中之天地人人以爲天地之大誰則謂其非天地之大也而吾以爲猶未知天地之大

也言天地之大者必至此言此者不必專天地之大吾以此言天地之大而人悟吾以此不言天地之大而人驚矣不言天地而人驚則其所謂悟者亦未嘗周通而廣覽也人各有一天地之大在其意中見其大不見其所以爲大耳見其所以爲大也此則與吾意中天地之大矣是故天下言大者至天地焉而止吾言大亦至天地焉而止彼之言大大以象此之言大大以道也大以象謂非天地不足以極其大大以道謂非大不足成其爲天地焉爾天下言天地者至其大焉而止吾言天地亦至其大焉而止彼之大天地以分殊此之大天地以理一也以分殊謂天地自有所以大以理一謂天地亦止此所以爲大焉爾然則天地之不私其大可知也使大而可私則天之內不復有地地之外不復有天而天地之各成其大已如此矣然則天地之不分其大可知也使大而有分則大天者不足以兼地大地者不足以兼天而天地之共有其大又加此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章

首節

此章言小德川流正在分處用一箍統說盡好聰語不著

此節先論其德未言及行處然行處下文即到矣足以二字定要離川流亦是偏

首五字通章所共爲能字通章所共提出首何是矣而或只提得天下二字若以天下之任屬至聖者卻不是本義凡言天下至誠至聖皆謂其德天下莫能加非謂有天下也

凡言天下至誠至聖皆言天下莫及意非有天下之謂

陳際泰文云云評五者皆言至聖之德廿箇字字字平放只聰明睿知四字統下而四德卻無輕重低昂至每句中四字又如何用軒輊自欲造一番闢議論竟不管書理作何解總之見識粗莽全不體會道理將世間極凡猥事理與聖人分上一般看待文人犯此病非小小也

郭日燧文餘耳目不任而任心思餘心思不任而任天性評聰明便是耳目之性睿知便是心思之性

有此耳目心思便賦此聰明睿知之理凡人之所同然者也但氣偏欲蔽不能完其固有大賢以下脩以復之然其爲聰明睿知全於學力者理雖合一而其神敏超異之妙有非人力之所及者故曰惟天下至聖爲能也足以有臨亦須從此意象中體發是資德高過物則下而皆至聖之德何非足臨者所以此爲足

臨正以此生知之質包下四段故不得泛言也。
此言天亶聰明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者其下不識此意而欲疏聰明睿知又爲此章要主發見處說便講到功用上不知不覺混入知之德去只爲此義看得不分明耳
此一段包下四段此一段即始條理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即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睿知只作生知二字看則足臨意亦別見氣象。
足臨之理在聰明睿知上見聰明睿知在天下至聖上見只開口惟天下至聖五字臨字義已盡到不待臨字恢廓大體也

足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卻不是空空自命八荒皆在吾闥於心性中攝取爲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詘服此便是足臨即授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槩以思至聖更自不同其所謂足正是實事非虛尊也。
生知之足以有臨其光茫氣略自有能蓋宇宙之槩此是實事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自有真唐太宗之非常人足以濟世安民便是證據數君尚如此況至聖乎。
容執敬別即臨之事也。
寬裕溫柔諸德皆聰明睿知中所有容執敬別四事亦即臨字中條目故有臨句極實亦極虛
殳于考臨字比容執敬別不同容執敬別講入內邊細密處去臨字講向外邊極大脫廓處去十謂此一段總冒下四段則是若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是交論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分。

溥博淵泉節

首節言其生質之備此又就上足字言其充積之妙
人能說小德之充積發見卻不能說出天道小德氣象來。
此節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溥博淵泉者猶言恕便離不得忠之意也。

溥博如天節

金庸攷今同書謂國天下時人而見天子焉者方因四時天子時出而見天下焉云云評此等鋪陳粗淺不足發至聖見敬之蘊而千子以爲燦然道理人不能說何其陋也亦只是陳同甫漢唐即三代見識看千子自作欲有謀焉文也只到得後世英雄

作爲可知矣。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節

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
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總攝一凡字中。
說商攷文云云評凡有血氣者五字總結上八句起莫不尊親耳。極言其德化所被之廣遠非謂民之有血氣賴至聖治安之故尊親也況至聖功業已盡在如天如淵見敬言信行悅節矣到此處忽又補出治血氣德政來豈非尾下安頭乎。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節

首節

天下至誠至聖前章各有分義此章言至聖入天道之極致則已兼

二義至理仰在至誠內所謂非二物也。
錢吉士 朱子旣云三者皆至誠之功用。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是體。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立本而出之則爲經綸。自經綸而入之則爲立本。此說得之。**評** 此二章總極言聖人天道之盡致。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如此。下章是就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體用上說之義。九我安得造爲用中之體用。而言上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支對耳。不知功用二字。爲爲能二字下注腳。非體用之用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爲經綸。卽是大用矣。自經綸入之爲立本。卽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

抑所爲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已迷謬。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劉昌言文 在天下爲經者。在至誠則爲道。在天下爲本者。在至誠則爲性。在天地爲化育者。在至誠則爲命。**評** 配說道性命。大有語病。饒氏胡氏之言。不過分貼此三句卽首章三句之理耳。猶之下章潛雖伏矣二節。卽首章戒懼愼獨之理相似。正言其合一。今若文中云云。則反分而爲二矣。況首章道性命原是通論人物道理。此三句專指至誠之能事。今云在天下爲經。在至誠爲道云云。尤爲倒說。且似以此節貼首章。不似以首章貼此節也。故凡文法輕重轉側之間稍不精細。每令賓主易位。不可不知。
天下常道皆名經。而民彝爲大。天地化育。固具人心。爲甚只至誠知得。必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與天理不二。方是默契處。
楊以任文 云云。**評** 不奈何滿肚皮誣妄悖謬之說。皆瀕倒李贄之謬悠也。以世間熱鬧場爲育。而以寂滅消沉打散之爲化從此悟出本來爲知。而以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爲至誠知化育之妙用。看世間法與從上聖人道德事業皆無可奈何中應化因緣公案。此豈孔氏宗傳之道乎。然論者皆不知其說所由來也。但驚爲玅肯曠論而已。秀才讀聖人書。將化爲異物而不自知。不知凡幾。皆起於文章之務高逞妙。而不講本理。相率而自誣聖人。眞可歎也。

肫肫其仁節

陳子龍文 云云。**評** 此就上節極言至誠之蘊。是甚精微道理。如何

只拱向九天閶闔去。無他。只是心粗見小耳。
註云非特如之而已。今說來止得如之義。皆因先立箇仁淵天在前。而以至誠轉合。急他說得融渾。總成兩件耳。
仁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肫肫淵淵浩浩在無倚中看出。
大經之本於仁。誰人所有。但至誠之肫肫能經綸之耳。
此章就至誠存主處言。故句句要說向裏去。若只在經綸大經敷揚一番。不但仁字淆汎。肫肫字亦無處著貼。然欲於經綸上加深一層說。又不得所以難也。
不是經綸上又須仁也。不是仁了又須肫肫。只想至誠經綸合下便肫肫其仁。
金居敬文 綱常名教。宇宙所賴以不朽也。而自後世之儒者主持之。

其浮游不情之狀。亦甚無可觀。評不知其何所指。大約祗二氏
譏儒者之言。文彼原有所倚而出耳。倚其身以正天下。猶不偕
不忒焉。而其意已無餘也。倚天下以理天下。各相維相制焉。而
其情亦易盡也。評至誠合身與天下。亦無處見其仁。意指自了
與經緻兩失。直是與說。諸家評其餬仁字精深。亦爲好高所誤
而不能辨也。文至誠視一世。無有遠近親疏也。一家焉耳。亦并
無有物我內外。一身焉耳。評經綸之仁。正在遠近親疏物我
內外分明耳。此是釋氏平等普度慈悲。非至誠之仁也。看西銘
便見其非。

但看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布置。雖纖微
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爲天下後世人類區處箇妥當。不曾有一
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占定怕人奪

取之心。這便是肫肫其仁。自秦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
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其經綸之本心。却肫肫是一箇自私自利。
惟恐失却此家當。只此一點心。已將仁字根荄剗絕。安得更有
經綸。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
行於天下者是也。後世儒者議禮。却只去迎合人主這一點心
事。周周折折。妝點成一箇自私自利道理。如所謂封建井田不
可復。武王非聖人。堯舜不能殺舜禹。不得已以天下結讖之太
王不窺商。種種謬論。皆從他不仁之心揣擬古聖肫肫之仁。正
如丕昭篡弑而悟舜禹之事亦如此耳。中庸於經綸大經。却說
箇肫肫其仁。看古聖人心體是何等。此處看得其天德王道。一
以貫之矣。

只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想出
淵字來。方見得一箇太極圖說皆具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
無。今人見識且不見及老莊地位。固宜其麻餬影響。只辦得形
容擬議。唱喝淵淵乎數語了事而已。

其天從知字體出。不從化育生來。

王庭文今試以化育之所不至。爲其天之所至。則尤浩浩矣。何者
此知不與化育俱盡也。評在儒者爲無極而太極。然此文見處
却從華嚴唯識得來。是被他瞞過。評論知能之感與一人各有
一天。彼此無容借也。而必歸於體之所全。則隱衆人之天。而其
天獨著。評人人有此天。時時有此天。只是浩浩歸於至誠可知
有多少品量在。在儒者爲聖之時。與各聖不同。然此却從釋氏
諸天得來。

苟不固聰明聖知節

此節只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不能真知。便懸空揣合。也
只是影響。不見裏面許多滋味。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
固達二字。其旨只在平實處。不在高玄處。

固字註止訓實字。意所不重。俗說橫生別解。是至誠上更有聰明
聖智一等人。而聰明聖智上又有能固一等人矣。不可從也。

此是下半部中庸結語。天人誠明之理。反覆詳盡。至是忽結以非
其人莫知。却不是中庸自贊聖人之道。實有非言語所能窮者。
雖日用至論到自得處。其意味微妙。又自不同。中庸闡此一層
境界。喫緊爲人領會。似乎極高。却又極實。只看固字達字。逼趲
人到盡頭處。真箇老婆心切。

至聖章說發見處。自表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
誠章說存主處。自裏而觀其知則難。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非能知也只是反覆贊歎至誠不是兩人事學究家將德與道
糾纏殊謬。

詩曰衣錦尚絅章

向來講說章旨之不通矣如此章拈闇然二字爲甚。衣錦尚絅是
爲己立心闇然是讚尚絅日章是讚衣錦皆讚君子語非君子
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况闇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
在中之美若以爲章旨則篤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闇然矣可
乎。不如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遂乎無不
守爲科律。此章中無題不拈不拈者反以爲失旨矣如云闇然
之功之效自闇然以來則以然字當實字名目又有闇脩至闇
餅天下於闇則又刪却然字爲名目又不通之甚者嗚呼。正學
不明異說肆出借經傳以行私造宗旨以惑世如江門之主靜

新建之致良知甘泉之格物見羅之知止充類盡義其害有淺
深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

首節

爲己爲人針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謝上蔡所謂
蔬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鄙可賤令彼清夜自覺豈
有不赧赧汗下者惡字須如棄茶堇如避穢惡方是自己實心
若云恐人測我中藏則仍是小人掩著之意

此君子指現成說

闇然是形容君子之道如尚絅之不外飾非有闇然之道亦不是
主默守寂之謂

【金賓文】道有所以章【評】闇然不是所以【文】天下莫不尊宗君子而
君子惡以其身立萬物之宗【評】闇然亦不是逃名【文】性命之事

脩其在我原不令斯世斯人得以其閟其淺深離合之端【評】人
自不能閟耳。若云不令君子無暇多此作用【文】非有德業功名
之想云云【評】然則君子何想想德業功名便不是闇然耶正希
之所謂闇有想便不是

淡簡溫絅之褧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可見君子
自己所求之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褧絅所以尚絅不過言
其不衣褧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是君子用
力於絅而得錦也倒且謬矣况淡簡溫與不厭文理皆形容君
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爲功自居也

【徐岱儀】己物分貼簡溫細按未確【評】總之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
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是耳不曾說到入德功用亦不是君子
以此三件道理爲的又何從分別人己哉簡與溫貼闇然文與

理貼日章兩邊合勘而字之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三字非也其
意不過欲重闇然重闇然者所以貼爲己意不知闇章總是爲
己而日章尤是爲己之實淡簡溫是絅之褧於外貼闇然不厭
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爲己正當重下截與日章
耳此皆萬曆間講章之謬

衣錦尚絅美原在錦不在絅也惡其文著惡只在著非惡文也簡
溫絅也文理錦也闇然絅也日章錦也由是言之重上截乎重
下截乎但尚絅正所以爲錦闇然正所以爲章不可分作兩層
此而字合看之理也

淡簡溫外之絅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之所不見
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絅故以爲淡簡溫耳君子立心爲
己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面越闇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

簡温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邊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温，卽成兩截。其淡簡温卽是權術作用，與掩著的亡者同為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温，幷不自知有不厭文理。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温易看，而不厭文理難看耳。

淡而不厭，此是說君子立心為己，其道如此，不是君子裏邊做造簡不厭道理，外面又做造箇淡來示人也。淡字只與濃艷相對，淡淺在外而有如此。若謂希夷玄淡，乃老氏之淡，與君子之淡無涉。況彼是說內，而此是說外，雜和其說不得。

上面說立心為己，是得大頭腦。知遠之近三句，却又就其中曉得了下手樞機所在，故曰又知此三者，混在上文中裏不得，混在入德工夫不得。

上文已知大段向裏，此又下手處見箇把柄耳。

上四句正說闇然日章，是為己立心大段。此三句是下手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下二節乃所謂入德也。

看註云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字前頭有來路，而知字亦講不得太精深也。

此卽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也。

重在知字。人所曉也。然將知字說得深微，便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為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戒懼工夫也。

秘本笈文自記 知遠之近三句，乃相疊漸漸說到裏面去。故朱子云三句一句緊一句。 評 三句也原是平說，語氣急注末句，不得停泊，但細分看，其理一句緊一句耳。

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做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矣。

此節只重入德，不重君子。

首章從天順說下來，此章從人倒說上去，故入手處更說得分曉。

詩云潛雖伏矣節

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

此章從下學逆說，得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

此節言慎獨之事，人之所不見五字，便是獨字註腳。凡意念初動事為未著時，人所不見，而自己獨見。此時此處，謂之獨耳。大學註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地字最當玩。人每忽却地字，

誤認知字，遂將獨字硬派入心體上說，將兩節工夫混而為一。而於工夫次第，亦先後倒亂。看中庸首章從天命說來，則戒懼在前而慎獨在後。此章從下學入德說起，則慎獨在前而戒懼在後。節次分明如此，如之何其可紊也。

金聲文 君子一生有耳而不敢外聽也，有目而不敢外視也。 評 收視返聽，墮黜聰明，不是君子之內省。 文 內省不疚，亦遂泰然而無惡矣。 評 無惡不是泰然，泰然便有惡矣。 文 功力有專用之地方，其不疚於內，未必周旋之盡無失也。 評 如此說是硬把捉耳。 文 內足以舒乎其外，則雖有非有刺，舉天下之惡而有不辭。 評 道出外邊又恁粗。要之禪學起到內來，是空無；放到外便是無忌憚。 文 內足以勝乎其外，則雖人宗人述，享一世之名而亦有所不動。 評 不動豈卽無惡哉。 文 其省之深也，極之潛天潛地而

一念不起【評】此是正希宗旨到處摸著鼻孔○祠學最怕分斷只要打成一片本體即功夫不得分析況工夫又可分節次耶故存養省察界分一切抹殺首章戒懼慎獨與此兩節必要做一串說自白沙陽明以來講學者皆主此不獨正希為然也正希借題目白椎說法耳原評謂俗氣與魔氣俱盡真正道學吾謂俗氣與道學俱盡所存但有魔也

此言慎獨之事慎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省察精明不使有絲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省察念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愧怍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兩句自微分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於戒懼涵養著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與惡於志有分

詩云相在爾室節

此節與首章戒慎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詩曰奏假無言節

【陳子龍文】云云【評】自此節以下至末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妙非為治道商量化民之術也純從勸懲起見覷面千里矣

詩曰不顯惟德節

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步步各有實際淺人不能識乃好言渾一直捷以為高其實粗疏沒分曉耳

【楊維斗】詩只引端是故後義即稍進以上諸節類然即以維德貼篤恭天下平貼百辟刑者誤【評】百辟其刑之註云德愈深而效愈遠則此句自貼天下平為是若民勸民威自是國治事百辟其刑乃天下平之事也

看註其德愈深意到此正是不鬆懈處

此節須照上節進一步說乃見德愈深而效愈遠意若止範侗混說不分兩節件次不見只篤恭天下平五字氣象亦不甚也

此與脩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在上文更深一層耳非歷倒一切也

到此是極處篤恭天下平總是形容

不是到此纔篤恭也不是過此不消篤恭也不是為天下平而篤恭也不是篤恭必然天下平

【歸有光文】穆然若聖人之容而已而不知其由篤恭以致之也【評】謂由慎獨戒懼則可篤恭即穆然聖容也

【錢禧評】云云【評】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效驗文淵一分耳不斷其敬功夫火候已到盡處故天下平效驗亦到極處別有篤恭玄妙者固非謂與上文全無分次者亦粗也此題久為門面膚廓語蒙蔽得此頁撥霧見天矣門人管天錫徐之淵問中比亦承上兩節似於功效界分有混而謹獨一節又似脫離曰是誠有病病在起比下不一提筆耳朱子謂自尚絅至此五節言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看第三節註云為己之功益加密矣則潛雖節尚是始學界上事而自相在以下二節則皆成德事也奏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曰德愈深而效愈遠此文雙承上兩節亦承成德說來要之慎獨與戒慎

恐懼功夫有疎密淺深原不是截然兩截事愼獨在零星入手說戒愼恐懼無時不然則統體純熟火候到統體純熟則愼獨在其中矣入德以愼獨爲主一愼獨足以盡達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爲至故戒愼恐懼足以括愼獨當善會也

此是中庸盡處方見下節所云

此章是全部盡頭此句是此章盡頭下節只引詩詠歎此句故註謂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別有三等也

詩云予懷明德節

此節只形容不顯不更推深

毛猶有倫他處有字極粗此處有字極微有只與無爭耳

[illegible]云云[illegible]無字從聲臭轉出極言不顯之微妙今却加出無形無用虛無無爲許多無字一絲掛搭不上大力好談虛玄寂滅到此却一場收闕何也此無非彼無也

至矣是贊德非贊詩也

呂子評語正編附刻

親炙錄

刻評語正編將竣。呂子門人寒邨先生出所記親炙錄一冊見示。余受竟終卷。覺語罪詞靡不體認親切而詳記之。實與評語相爲表裏。而其間微言大義。又多有評語所未及。昔伊川稱明道語錄。惟李端伯得其意。斯殆庶幾矣。因急擇其尤切要者八十九條。約略以大學論孟中庸爲次。附刻正編之後。而其論文數條。亦于徐編末附焉。惜其平日講習議論。及其門者。大槩親爲來業之常。不加記錄。遂多不傳。嗚呼。嗜學如寒邨者幾人哉。聞姚江馬鑑侯尚有錄本。而余故友虞潭金君元台口授數條。余亦竊記而藏焉。訪購異集合爲語錄一編。以公同好。姑俟諸異日云。康熙丙申孟冬車鼎豐識。

自古及今。聖賢講論。只有一道。更無二說可以發和。

朱子見地實高。直是聖人已達一間之顏子也。

朱子之學。至方遜志沒而遂無傳。

學者先須篤信了。然後去學。啓禎間文士作文好背朱說。何嘗不讀集註。祇他不肯篤信朱子。所以見異便遷。若篤信時。即有與已意不合處。亦必詳加思辨之功。反反覆覆求明而後已。既不篤信。只是師心自用。小有不合。便已畔去。更不去思辨。最上一層。終無由到矣。故我願學者且只守著朱子之說。奉之當如神明蓍蔡。即使其學果有不是處。我且只依他做去。看是如何。久之當自然有合于我心矣。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咸感也。中虛然後能感人而受人之益。若信之不篤。則已見偶窒于中。安能虛而受益乎。

世間只有兩種學。異學俗學而已。異學者。以六經爲筌蹄。其說猖狂恣肆。顯與傳註違背。俗學則又依違于文義訓詁之間。自以爲遵傳註。而于此理毫無所見。徒成一種學究氣象。庸陋卑鄙已耳。二說之外。更無學者矣。又曰。今人別有一種學術。却將老聃崔蔡蘇秦張儀王莽曹操和合爲一。自以爲集大成。獨闢去了孔孟程朱。眞可怪也。

今時講學之徒。開口高談性命。卒遇小事。便不能辦。倘然爲鄉里處分一件公事。便紛然終日不決。或以租債來還。即自算帳不清。總由平日所講。不務窮理。常事訓詁。於聖賢分上毫沒交涉。若窮得理時。與鄉人催租。便自有箇催租的無過不及之則。到邑中納稅。便自有箇納稅的無過不及之則。方是明體達用。方是道學。

學者患不能立志。今世間儘有聰明之士。只是不肯堅立志向耳。

爲學最要先分主客。主客既分。則雖酬酢萬變。而常以文章義理爲主。外務不能累矣。

爲學須循序漸進。不可欲速。欲速則便生正與助長之病。但將文章義理時時涵泳於心。勿使間斷。久則自然義精仁熟。豁然有得矣。若讀書且只從容讀去。時日既積。自然富有。不可限量。誇多鬭靡。徒致不熟。無益也。

讀書時亦當養其心力。勿使驟竭。假若一日能讀五張。則且只讀三張。常使心力有餘。方能精熟。

一日語遠曰。精神薄弱。且勿強讀。只將聖賢書潛心玩味。自會養得完好。程子亦云。吾受氣甚薄。三十始完好。至四十而浸盛。只

理義充足。精神自然完養也。

一日又語遂曰。讀書那憂其河漢。只要有源流。今人不尋其源。惟務涉獵。故不免有望洋之歎。若從六經一路讀來。元非浩博。蓋後人說話太多。祖述前言。其一半多是前人文字中所有。假如先讀四書後讀史記。便已有一半熟文字。便省卻一半工夫。到得積久。愈讀愈簡。是習四書先看六經。後看準繩熟。一半已是六經中說過。便不須着實去記。凡有何書。但用此法。

學者必須心細。方有得。書中線縫用處。如鍼絲從桌子上移去。一過疏鐃。驀然而入。若指看曰。雖徑尺之溝。只一滾過去。更不覺也。

問講說何者最好。曰。若最忌講說。書理之不明。講說害之也。

一日池荷盛開。遂侍立。先生曰。昔張潔古觀荷葉而悟其形之肖

胃。遂製枳朮丸。用荷葉蒸飯爲丸。取其清陽之氣能直從木土之下上達也。其徒李東垣因廣其意。造補中益氣湯。尤爲精妙。乃知明於醫者。獨處洞然。無非此理。蓋凡物之理。原自如此。一草一木。無不與造化相通。其理則皆具于我心。陽明乃以格物爲騖外支離。某本不曉格物之法。而妄以強詞奪理耳。如言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使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諸如此類。悉屬強詞。大學本意。謂有父母卽有此孝之理。故隨處感觸。雖一草一木。皆可悟到父母身上。而反之于心。原實有此理。則我心之理。卽在一草一木可見。一草一木之理。卽是我心之孝理。所以貴于格物。豈謂要孝只于父上去格。要忠只于君上去格。交友治民只于友上民上去格。方謂之格物哉。如其言則荷葉只是荷葉。如何可通到人身之胃。吾格物者。只一荷葉。論胃則可通胃。論別臟腑則可通別臟腑。不論醫而論別事。則又可通別事。總之此理一耳。理豈有不通乎。

問慎獨義。曰。註中實與不實意。要看得好。不是起初善了。中間忽然又着一點不善念頭。故謂之不實也。若審別善惡。仍是致知中裏話矣。只爲此箇爲善去惡念頭。有時到中間忽然不着緊了。或奪于外務。或阻于利害。初時甚是真切。到此便漸漸鬆去。則雖猶在這裏爲善。而此意不求必得。猶在這裏去惡。而此意不務決去。此便是不實的關頭。此箇關頭。方其鬆動處。必有時刻可尋。故謂之幾。然却是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故謂之獨。

今人多謂某滅却心學。不是。不知聖賢原多只在心上用功。某亦未肯滅却心學。只是才說心。便有箇天在。不似釋氏之以心爲

學也。

程子曰。釋氏本心。吾儒本天。二語說得最精。釋氏將心置天上。只見得我心爲大。便自無忌憚。吾儒却不敢如此。見得惟天爲大。這上面更有天在。便自當敬畏。天者理而已矣。理便有一定不易之是非。不憑理而憑心。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必至於顛倒錯謬。狂亂失心而後已。

釋氏中設佛象。旁列諸天。乃其寓意以爲象教。佛者心也。天者理也。明乎心尊而理卑也。釋氏只要打掉一箇理字。故雖有本領好的人。一墮其說。茫然無所憑據。臨事未有不鶻突莫知所措也。

二氏之學。只是全無敬畏。視天下何事不可爲。吾儒却要常存敬畏。非直是要敬畏乎天之謂。其敬畏處。我心便是天體。試看天

行健天何嘗一日不敬畏天有一刻不敬畏我與若都無倚託矣東坡議程子何時打得這敬字破他亦只是溺于彼說不知這敬字却打破不得也

人心有主宰即夢寐中亦能把握吾少習居卒伍中往往喫烟後遂不能禁一日楚中杜退思前輩來訪某初見極歡方陪杜坐某旋起入內喫烟及出杜已知之詰某某不敢不以實對杜嘿然良久忽歎曰不謂公亦如是某時聞言若刀斧齊下流汗沾背無地自容自此遂絕不復喫然猶時時夢喫烟喫時忽然猛省輒震掉而寤如是年餘方不復夢乃知古人晝觀妻子夜卜夢寐良有以也

人家未有無盛衰者無盛衰是國無興亡天無晝夜寒暑矣豈得有此理但嘗見人家盛時便有不可復衰之勢一衰即倒及其

衰時又無可以復盛之機此不可不念也要在當其盛時必使其後可以衰可以衰而復盛當其衰時必使其後可以盛可以盛而不即至於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葬用灑清朱子法也某舊時竊以為不然張考夫何商隱皆以某為非及觀家禮附錄所載朱子已自非其說蓋灑清為物遇寒則凝遇熱則釋夏月必從四旁滲去況用時乘熱灌下棺中必且受其炮炙於心亦不自安某於此等見處多有與古人暗合者又知昔貴早看某若早看及此襄時即有以正張何二公之失矣

問東漢君子賢於東晉是否曰自是東漢人品正然太矯激處其弊必變而為東晉之脫略矣東晉人物為害最大先王之道一壞于秦至漢儒稍知誠求晉人出而倡言曰禮豈為我輩設耶於是縉紳之徒翻然改轍先王之教澌盡煙滅貽禍中國匪細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息蓋自老莊告子而晉人而象山陽明說雖屢更而其淵源則一也

遂問不違如愚是知亦足以發是行否先生曰謂不違處是知則可若足發則動靜語默皆是不必定是行

問一貫義曰今只說曾子平日有見于用而無見于體此說看註中語也體用二字本不相離但析之則隨事各有其體而合之則又只是一箇體曾子隨事精察緣他只在事上見得各有其體耳却不會得聖人之心渾然全體流行處故曰但未知其體之一會得來一體時便自無所不貫不然却未免有精察不到處蓋聖人亦只是力量大故其體無不該猶天地之氣無不舉

也

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故先儒以為大儒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不求逆覩故先儒以為有儒者氣象三代以後人物庶幾只有孔明問孔明才略似管仲其學問殆過諸曰然又問孔明于伊呂何如曰觀其事後主亦何減伊尹之于太甲耶又問鄴侯似孔明曰鄴侯固精細然不及孔明氣象大問昭烈德過漢高曰高祖氣局大惜時無孔明耳

門人有有過被遣遂侍先生于觀稼樓先生因謂遂曰此處便當見不賢而內自省矣爾輩皆賢者決不至此然要知此只是利心所致耳學者最先要于此立腳得牢孟子一書惟辨義利凡義利源頭不清則充類至義之盡即到此矣

是夕又訓曰。今日在此處不可只求作好文字而已。須尋向上一層去。始得。凡人內有所得者。即默然靜坐時。自足動人。昔張考夫所得亦甚淺。然往常與人相對。不發一語。人已歎服。乃知感人自有其處也。

人能明於義理。見得是非為重。利害為輕。自然能處困而亨矣。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昔高旦中常患貧。形于憂歎。余語之曰。公憂饑死耶。饑死事。古之人有行之者。夷齊是也。吾能追蹤夷齊。則大愉快矣。又奚憂。第恐雖饑死。却仍不是夷齊。是則可憂也。公亦求所以為夷齊者而可矣。遂因進問曰。淵明其庶乎。曰。然。然其所學近乎老莊。不失晉人遺習耳。

因說鬼神。有人言無鬼。先生曰。公只是硬不信。不濟事也。若一日略見辭聲。便道是有矣。須是親耶。見鬼。仍只是無。有始是真知

不然。只如阮瞻撰作無鬼論。徒為鬼所揶揄耳。

笑府載一人腹尾著云。甚忙不及寫大萬字。故以方字少一點者代之。今人處世大率皆然。只是都不覺耳。諺所謂餅口弗掩掩甕口者此也。

問克伐怨欲不行未可以為仁。曰。此只論盡量不盡量。不爭自然與勉強也。雖能制之使不行。中有一毫未能淨盡。後日便不可知。如醫家散風邪。不曾散盡。忽然復發。必更甚于前。須要散得十分清楚。然後徐投補劑。使元氣日充。自無復發之患矣。故克己克到十分淨盡。然後只去天理上用功。更不患其走作也

為溫飽之高人易。為凍餓之高人難。人要到貧賤患難至不堪處直至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毫髮不動。方是學問。昔曾語黃晦木曰。吾幸不至窮之故。不為苟且。怎便見得勝公等處。正須俟米

飢寒迫身時看某何如耳。

吾輩今日須立向上一層。不可只在中等界上游移。立在上一層便站定不下來。若只在中三等界上游移。到後來氣衰。必一跌下來矣。人品大約有九等。上一層有上中下。中一層亦有上中下。須居上之下。不可只為中之上。

何先生謂鄉愿是人皆以為不可接。此是以不肖待人。即此心便已非仁。且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須知天下無不可教誨之人。只為人性皆善故也

今人最患無所用其心思。又多閒思慮。此是學者大病。論語君子有九思。又曰近思。曰思不出其位。此是何等樣用心。思奈何膠膠擾擾。終日只將閒思慮混過。有事時即思此事。若無事時此中果能湛然寧一。戒慎恐懼。固是上達工夫。然此須是功候熟

時方能。初時豈能把捉。既難把捉。須將一事做箇題目入思議勿使其心散誕無所收拾。如諺所云。放却爬兒擎掃帚者。常常有一事在心。方才不易走作。蓋心如轆轤一般。不收拾在正經思議上去。則這一刻閒思慮便起。故當以我御心。不可聽心之自為起滅。心既收拾在此。則周身血氣都聚。用得熟時。凡事之來。可坐而照。今人應事忙迫。總由平時用得不熟也。

因命遠翰對刻文樣本。曰。對樣事亦不易。須細心逐字對過去。昔惟張佩葱能之。凡替經其讐校者。即便無錯落字樣。餘未之或能矣。只此便是視思明。

一日公集。先生問在座曰。早上有雷。諸君聞否。皆起對曰。不聞。先生曰。可知是不能聽思聰。

昨病中。親友致書慰問者。輒以用心太過為規。不知吾曹用心只

有不及安有太過。聖賢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無有因病廢
心者。且用心亦不能致病。用之得其正安有致疾之理。
志壹動氣。氣壹動志。二語只懸空說不分好歹。推而言之。聖人體
信達順而四靈爲畜。即是志壹動氣。仰觀俯察而作八卦。即是
氣壹動志。
有俗人來求醫使辭以疾。且告以不可之故。猶剌諸不已。先生不
悅。嘔血遂發。遂論志氣。因曰。凡人來求醫吾便因怒致疾亦是不
能善養氣。壹動志也
問以虛受人。虛明與謙虛二意俱有否。曰虛明意似隔。此處只重
謙卑。大意謂不自以爲善。方能受人之善。蓋主受人說。即大舜
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意。虛明是至誠無私。便不是虛
是實矣。蓋心有欲其虛者。有欲其實者。客氣欲虛。天理欲實。能
虛則能實矣。

居喪用訃帖。古無此禮。但當立治喪一人出名可耳。如或未能復
古。則當第稱不孝子。不當用孤哀子。何也。假如繼母在而喪父
者。稱哀則傷繼母。不稱哀。則蔑嫡母矣。此所以有礙也。又曰。訃
末也。親喪所宜自盡者。正自行在。復古者應不自此始。
井田自是良法。封建學校皆必本于此。萬世不可易。或謂今之田
不可復井者。眞陋儒鄙俗之談。今齊魯宋衛之墟不耕之土。不
知其幾于里也。從而畫之。當時疆界依然也。若大江以南。山陵
林麓之地。先王所以度地居民者亦自有法。載在周禮。可考而
知。今人自不肯讀書耳。何得妄言不可復井田。復然後封建可
復。陋儒又言封建不當復。正不知廢封建後。國祚日以促。禍亂
日以慘。此又何說也。試觀周衰王室雖卑。諸侯雖强。然當時有

獫狁犬戎之亂。而終不能以爲禍。秦廢封建。夷變至于漢魏。而
遂有六朝之變。唐之藩鎮跋扈不臣。然回紇吐蕃反爲中國用。
宋廢藩鎮。而宋之天下遂與彝狄相終始。此其明效大驗也。是
故嬴政趙匡胤爲萬世之罪人也。
籛侯于禪學。煞曾用功來。故于儒禪分界處。辨晰甚清。諸公都不
曾曉得禪。徒硬不信耳。欲明吾說之是。必先明彼說之非。有謂
後生不可使觀二氏之書者。吾獨不謂然。邪說誣民。幾于不可
致詰。正當使學者徧觀彼說。深窺其底裏所在。其破綻方不能
瞞。朱子所謂惟其識得禪。子靜不能欺也。孟子知言。亦只是知
得詖淫邪遁之說耳。深知其說。然後直攻其邪。無所逃匿矣。如
辨假銀者。目中徒見眞銀。忽有以假銀來混。不能別也。惟于世
間一切爐火之術。一一看過。纔遇假銀。自然被他當場捉破矣。

問禪家改頭換面之說。波蕩後生。惑溺賢智。其害甚深且大。若初
特只勸人爲善。亦似較近。曰。只爲渠於利害上講。便多不是。纔
講利害。即是私心。聖賢之道以公爲善。以私爲惡。且如行孝。以
爲子事父母必當孝而孝。其孝則出于公心。若謂孝於父母。則
子孫亦以孝報我。是不爲父母起見。而仍爲我身起見也。其孝
卽私矣。惡矣。途遇餓人。惻然哀而與之食。其與食則出於公心。
若以爲明中捨去。暗中來。是與食之時。非哀其餓也。望其異報
相遺也。此心卽私矣。惡矣。故釋氏爲善。只以利吾。儒爲善。只以
公。
近世士大夫喜言善惡報應。其害不小。先王教人以孝弟忠信。只
是理所當爲。不論報應。故古者人人明于義理。降自春秋。天下
雖已大亂。然其時往往以匹夫之賤。有昔于義理。猶或愧恥而

死。或不食嗟來之食而死。了然不爲死生禍福所移。齊桓晉文心迹雖假。然當時事勢。欲爲秦孝公事何難。而終已不爲。非力不暇也。知義理之不可也。直至戰國。蘇張之徒出而橫議。與暴秦縱之以坑燒。先王之道蕩然無存。純以自私自利之心。行權謀術數之事。益其所知。死生禍福而已。佛氏因之以操其術而入中國。愚者旣惑于報應之說。以爲眞有此事。聰明之士。亦知其說之誣也。則又惑于脫離死生之說。於是此土之人。拱手歸降。無一能出其圈套。東晉人物。尤尚虛玄。遂使神州陸沉。中原塗炭。逮乎近世。陽明之學徧天下。其說尤猖狂狡獪。僞種流傳薰人骨髓。學士大夫所知所聞。莫非此說。遂羣以事理爲障。視官府如傳舍。當人國若兒戲。爲害匪細。良以先王道熄。正學不明。無有起而大聲疾呼申明其害者。此孟子所以不得已于辨

楊墨也。聞者勿以吾言爲戚。得吾說而存之。後有作者。庶乎知陽明之害道若此其甚也。

問陽明事功何如。曰。陽明安得云事功。當時天下全盛。宸濠乳臭子。全不知兵。雖時無陽明。其立擒必矣。又且借援張永。犯祖制結交內侍之禁。故當時曾掛彈章。謂其學本異端。功由詭遇。二語足以槩其生平矣。且卽以功論。陽明之功而當封。則于忠肅眞有再造之功者。又當何如。當時也先之强。奚啻百倍宸濠。土木之變。何異靖康。當高宗時李綱趙鼎爲之相。張韓劉岳爲之將。而不能有所爲者。而忠肅一人。不動聲色。徐挈故物而還之。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其視陽明之功爲何如者。然且不封。而徒褒辭于陽明。何哉。

陽明。林濟也。白沙。曹洞也。故陽明又能兼白沙。

嘗有舉王陽明與劉念臺並言者。予應之曰。此便不以其倫。陽明豈可與劉先生同日而語哉。劉先生講學雖本陽明。是其見理不明處。然其心却誠實。陽明直是欺罔人。烏得與于君子之列。白沙甘泉與陽明同一詐僞。傳至許敬菴。傳蕺山。二公較誠實。借學術不是耳。

有謂某不當闢陽明者。曰。學術卽有不是。先賢未可輕議。余應之曰。楊朱墨翟亦是孟子前輩人。然則孟子亦輕議先賢耶。又謂譏彈太過。余曰。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非譏彈太過耶。其人曰。豈得有此。余曰。請看傳習錄。其人默然而退。

或舉傳習錄中語云。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其心之不存。此一語似與聖賢無別。曰。公正不知此語大有病在。言語無序。病在理不明也。凡人用心說話時。豈便能皆有序乎。若云言語無序。亦足

以見其理之不明。則得之矣。曰亦足以見其心之不明亦無弊。

七政運行。當以曆家右旋之說爲是。儒家以爲左旋者非。蓋一順一逆而後成文章。亦是理當如此。

問月中暗處。或以爲地影。何如。曰。若是地影。則月行有東西南北之遷移。地影亦當隨之而變矣。何以不然。大抵月陰精陰體必有虧欠。其形當有凹凸。暗處當是其凹處。光有不滿耳。此說亦從無人及。吾自見得當如此。

據西人之論。凡日月星辰之變。皆有常數。非可挽回。然王者政令自與天通。要不可不修省。不然。天變不足畏。又豈有是理。

學者先須明于辭受取予。然後義理可造。今時拘謹無能一芥。予此兢兢不苟者猶有之。若恃才滿作用者。未有不自以爲雄才大略。無所不可。不屑屑于這上計較。試觀古來作用之大。何如

伊尹。伐夏救民。真是開闢天地以來未有之事。宜其雄才大略無所不可矣。何以必曰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耶。可知取予關頭斷是要緊。後來才略如漢高唐太。直可以造三代。而終不能者只爲這一箇關頭不曾打透耳。

問平旦之氣。與浩然之氣。二氣字同否。曰。不同。浩然之氣。須是集義始有。平旦只是此一點清明之氣。如一潭水。日裏攪得渾了。到夜間定行一番澄清。浩然之氣雖生平本有。到牿亡時。此氣亦隨而亡了。平旦之氣。直至牿之反覆方無。只緣此氣甚微。故不能生理義耳。

口與腹爲嗜欲之門。聖人所以賤之。

孟子說苦其心志五句。今人窮秀才幾人不然。何不聞有一人可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只爲不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耳。譬如禪家棒喝。挺然直下承當。便應立地成佛。若承當不起。

卽死於棒下矣。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今時窮秀才。何嘗一人一日不然。嘗如將千斤擔子。壓在各人肩上。肩挑不起。卽被壓倒。既已壓倒。天亦不復顧惜。所謂傾者覆之也。有人極力肩舉。不肯被他壓倒。天亦必幫扶他上肩。不使蹉跌也。

問八卦卦義俱好。惟坎獨無德可象。何歟。曰以陽陷陰中故也。然陷於險而能出險。卽此是德。所以能出險者。以雖陷而能得中故耳。

赤霙問中庸首章。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心性二字。請問。曰。心是虛靈不昧之器。性是健順五常之理。惟其虛靈不昧。是以能包藏健順五常之理。若單說心。便差入良知家去矣。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大始問天命之謂性。此性字當指善而言。但不論偏全否。曰。性兼人物而言。自當不分偏全。又曰。性道俱兼物而言。如馬能行遠牛能耕地。卽是天命之性。惟馬有行遠之性。故可乘。牛有耕地之性。故可服。馬之就乘。牛之就服。卽是率性之道。馬不能生而就乘。聖人爲之絡其首。然後馬可乘。牛不能生而就服。聖人爲之穿其鼻。然後牛可服。卽是脩道之教。凡在物亦各有偏全。馬不能皆良。牛不能皆健。卽是其性之偏處。服牛乘馬。卽是聖人盡物性處。

赤霙又問誠無爲幾善惡。只是愼獨之獨否。曰。幾訓意則得。訓獨則非。

中和二字兼心說。中是心與性合併處。和是心所發之情合於天則處。不可便將性字替中字。情字替和字。

延平未發之說。亦是有爲而發。大槩因馳逐之輩不肯靜養者言之。不是要人只于此處用功也。如程子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好學。亦是此意。不是謂靜坐便了。若陸子靜合眼端坐求悟之謂也。遂曰。延平之意。其只是戒愼恐懼工夫否。曰。然。

問朱子論呂與叔喜怒哀樂未發之說曰。由空而後見乎中。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所爲中者而執之。竊意延平先生常令學者思未發時氣象。恐亦是求見所謂中者而執之之意。曰。延平所爲中者有實理。正欲人于此時體認天理。非釋氏觀心之謂。朱嘗夜半起視天體。見萬籟閒寂時。大氣運行不停。于此可以見人之心體矣。

延平先生力量甚大。看來似只尋常。忽然撥轉一箇朱子。何等力量。朱子早年已浸淫於彼說。不是延平。誰能救正得他。

錢侯曰。此理明時。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學者須要到此境界方住。

先生曰。此亦無他。其要只在改過。若能于日用間。動靜語默。隨時體察。有過卽改。不怕不到此境界。

問費隱章。夫婦之知能。何以必說到居室上。曰。不但是夫婦。全章都是說此事。正見其爲陰陽化育之妙。問如此。何來鳶飛魚躍。正皆指生生不已處說。何以大全無此說。曰。此是大全謬處。而今且看鳶始交。必高飛。魚生子。必上躍。引詩二語。正爲此也。故註中特下化育二字。今人先看得此事鄙褻不堪出口。不知此卻純是自己私欲做主。故然。聖人看來。正是天理微妙處。全部易經只說陰陽男女。詩首關雎。書先釐降溈汭。誠以此乃天理

人欲分別關頭。了此能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卽是化育之妙。卽是與天地合其德。故中庸此章。特指出此事。示人以求道之原。下章便說子臣弟友。譬如行遠章。復從夫婦說到父母。蓋夫婦兼統仁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于其中分別出仁來。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于其中分別出義來。由父子而推之兄弟。爲仁之端。由君臣而推之朋友。爲義之盡。夫婦是太極。子臣弟友是四象。子臣是二老。弟友是二少。

問舜其大孝章。曰。大全說來都是以下五件做成一箇大孝。惟某看來。乃是以一箇大孝做成下五件也。若道以下五件做成大孝。則堯何嘗不爲聖人。何嘗不尊富饗保。何以獨稱舜爲大孝。自古聖人未有不孝。惟舜之聖人。則箇是一件孝做成其他。納賓四門。雖都是德。然總不若其孝之爲大。所以四岳舉舜。亦只說他克諧以孝。堯遂妻之以二女。直至于受終陟位。豈非尊富饗保皆從孝來。是其孝爲何等之孝。所以說箇大孝。中庸引此以明孝本庸德。必如舜之孝。直到如此地位。方是庸行之至。若如講說所云。則王莽曹操皆得謂之大孝矣。

凡驕盜猜忌二者。最是害事。漢高之得天下無他。只是善任人耳。以齊楚之地分王韓彭。令各自取此爲善任韓彭也。若將韓彭置之麾下而後用之。則爲羽所擒矣。韓彭何能爲哉。任人一事。非但有國爲然。今朋友間託人代爲一事。亦須開誠以待。若猜忌中生。則鮮有不害者。第覺察不可不明耳。旣以託之。須是開誠布公。始終信任方可。故學者度量不可不弘。心思不可不密。

師友之功。只在思辨。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廢其一。卽非學。知一邊。條目卻居其四。可見誠身全要在明善。明善必須師友。師友

之功。又只在講習箴規上可以效力。到得立誠。雖師友不能爲之助矣。故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今日於此講論。謂遂于程朱之理。亳無遺憾。則吾不敢知。若其塗轍之正。與所以講論之心。一出于誠篤。此固吾黨所能自信者耳。

某六七歲時。精神甚弱。常有夢魘之患。至十三歲。卽自知于書理上講求。十五而後。此理爽然。見得後。遂不作邪夢矣。

某於醫道。亦只從集註近思錄中得來。

凡事到精義入神地位。只是一箇切題而已。如度曲亦然。每唱出一字。自始至終不離某音。卽是擅場。故精於醫者。必先審病因。一切變症。俱從此轉出。乃爲切題。

壬戌正月。見先生于舁司橋舟中。先生曰。去歲幾坠鬼錄。今自分

得必死症不久於人世矣修短有數所耿耿者胸中少有所知識嘗欲得同志幾人相與討論尚有幾件事可以發明今遂無可傳授虛負此知耳

癸亥五月先生疾病一日入問疾先生曰夜來覺更甚以今日却交芒種節耳因問交節何故病甚曰人在天地氣中猶魚在水中魚不見其為水也然無時不與水接人不見其為氣也然無時不與氣接人與氣有一息相接不來便成疾矣故值節氣將交病者必甚者緣日月一交會則天地之氣一變天地之氣變而人身之氣變不及便接天地之氣不來所以甚也又問節氣以何為甚曰霜降立春二節前為尤甚一是收斂之始一是生發之始耳

吳曰晚侍立耕釣居庭中先生曰適來靜坐默念吾行年五十有五然計來生於此世只可二十年耳自甲辰以後所為方可謂之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從前三十五年行事愧怍不可勝悔也又笑曰吾行年雖短然他日這篇行狀却自難做平生更歷境界艱難殫述也

先生常自言教人于小學工夫處少故見學者言動有不檢束輒痛懲之（以下進事）

先生每見人閑走便不悅曰此只是心思散誕耳

先生教人大槩以讀書窮理為主而輔以居敬涵養之功謂近來一種良知之說錮蔽人心不致知而務力行則必為冥行不致知而講主敬則流為虛寂故吃緊處必以致知為先嘗與高明之士言必戒以持敬而與誠篤之士言却只教窮理

先生接引後學之心惓惓不已四方有來學者必喜然遐方之士不憚引見或因門人而後進者亦必令於近地且居久而觀其志趣真否然後納拜或嫌門牆太峻先生曰今日學者徇名者多務實者少不得不如此況這裏門風淡薄自然來遊者少耳

先生與人講論其人或不悟必反覆開譬俟其明曉乃已雖終日言而不倦也

外間不知先生者輒譏先生迂怪先生嘗曰吾亦自是常人鴻遠後來見嘗見先生者未有不歎為和易可親釋然于外間之謗議也

朱聲始先生嘗曰晚村十三歲時跳擲花壇間忽軒渠顧余曰今人崇尚陽明之說輒詆毀朱子吾讀集註但見其與聖言脗合耳余驚曰吾子乃爾聰明但尚須沉潛朱便自是也晚邨兒時便闢陽明今人乃謂其行為而然豈非說夢

方謂先生闢陽明是欲與近日姚江之說相左而然聲始解之曰甲與乙相爭于道傍姑無問其孰是孰非忽土阬中出一蟻大罵嘗甲云汝與乙爭是尚欲殘吾壘耳聞者有不揶揄大笑乎

康熙丙申孟冬新鐫

楚邵車雙亭編次

晚邨呂子評語餘編

附親炙錄

郳閒車鼎校

金陵顧麟趾梓

呂子評語餘編畧例

呂子之評文非爲評文也。即以評文論亦卽獨有千古。近代諸名選家不足論。六朝唐宋以來論定詩文者夥矣。有一足與之頡頏者乎。有目者試取從來評語細加對勘。當自得之。實非予阿好也。

呂子所評者時文。其實古今文字之變無所不盡。正惟其不止于文者無所不盡。故古今文字皆不能出其範圍也。讀者但以評文求之。或怪其與時選一例看示矣。

呂子論文最惡纖頑。故雖零星偏曲。辨析研窮。必無剩義。正如江河之水。曲港支流。罔不充溢。學者于此逐字反覆潛玩。即可以得其原本之妙。蓋此理本無微不入。心亦不到。遂使義理有遺。非細故也。

呂子于先輩每論一家。必各摘其精神命脈之所寄。凡他用意用筆奇詭要渺。而是非眞僞疑似不容難過分毫。即起歸唐諸公于今日。亦應頫首受判。知言之能事。至是而極。于時下文字。雖不無節取恕收。要多大槩指陳。以本文證合者語分寸。令閱者高下了然。其泛論源流派別。又隨處發明。彼此互見。故編次但從各本摘錄。善讀者自可融會得之。若以詞理體格分類挽和。或反失其本意之所在。且亦無從查核矣。

此編本卽正編之餘。故凡已見正編者。皆不復載。如僻違章中云云。皆論文精義要語。然正編既詳。茲槩從略。學者參觀之可也。

各本序例記言附錄。皆出呂子手筆。雖非評語。而實評語之弁見也。今子關係某集者。仍就某集評語內首載之。其有通論文字及雜出他集者。皆附見末卷後。

文章之變。自當從原評本逐一講求。此編亦止節存其槩。其就文細論處。多不能詳錄。簡棄更爲不少。閱者諒之。

竊嘗聞之呂子門人寒邨叟云。先師之有事于評選也。非以爲時文也。閔人心之陷溺。而爲是納約自牖之方也。然必其爲文也。而後可與之論是非。若非文也。而又奚論乎。譬諸人爲五官具而後可與言五事。五官未具。則將不得謂人矣。而何恭從明聰之足云。故曰文所以載道也。自世之爲文者。一以詭隨提取爲心。遂不惟理法之是議。而惟流俗之所尚是趨。正聲既微。淫哇迭起。末流波蕩。變怪百出。始爲輕浮佻達。繼以媟詖俚俗。而文章之法滅亡盡矣。然理義人心所同然。使人人去其詭隨提取之心。而從事于文章之正道。則必有以

藹然辨其是非好醜之歸。而自厭薄其目前之所爲者。又云。先師謂文以理爲主。理精則文自高。益指夫徒事于法者而言也。若直謂之無法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乎。夫文之理與法有合。而助之功爲。而其事尤莫先于勿助長。準斯說也。則余是編或亦不戾于呂子之意。而卷首數篇。學者尤宜三致意焉。

康熙丙申仲秋晚聞軒主人車鼎豐謹識

呂子評語餘編目錄

呂子評語餘編目錄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首

近世文字。自震川出。始能窺子固之藩籬。而于子表章震川之力。功更不小。然竊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文之法耳。後來之說愈精。總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無道及者。不知古人用許工夫成此不磨滅者。將安用也。眼前紛紛。多不出朱子辭闢二途。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而愚謂更當闢眉山之權術。去此三大患。必更有實得古人處。不知先生於狂言。謂何也。來教云。大丈夫當此時。欲以筆墨見長。可鄙甚矣。此雖洗滌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道微。不患亂之不歸於治。患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此時之君子。有此理於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豈以筆墨鄙乎。如徒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且有不止於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術也。其言之不精。則禍中於生

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不愼與。然則先生今日以著述自命。正當以宇內第一肩大擔子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答徐華仲

昨自山中歸。獨不見足下兩會文字。問之舍姪。云足下先數日過舍。至期不作文而去。强之不可。且與舍姪言。大約謂諸子皆游藝。已不欲游藝者。故不爲。其立說甚高。再則曰。卽爲之。必不能勝諸子。故不爲。其說又益下。然高與下總不足論。卽作文不作文。猶小節耳。獨以足下之病。在心者深錮。其本指與某相背繆。故不得不一直告也。凡某之欲諸友爲文。非以希世獵名。爭區區詞章之末也。人之樂有師友。將明此理而已。理之明不明。何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知其所明者若何。未明者若何。而後得效其講習討論之力。故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旣曰輔仁。終須於仁乎取之。何事於文哉。蓋言者心之聲也。字者心之畫也。心有病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惟告子自信其心。不復求義理之是非。分內外爲二。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直闢之以爲不可。而自敍其所學。曰我知言。今觀孟子之語言文字何如也。所豈亦游藝所得耶。且吾所欲爲文。非藝也。論語之所謂藝。註曰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文者指其儀節。言法者指其技術。言若禮樂之本。射御書數之理。之所以然。則亦非藝之可名矣。故朱子特註文法二字。乃所謂末也。然且學者必須游習以博其趣。是則吾道無內外精粗之可分也。益明矣。況以程朱之說。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體會其義而發明焉。則爲佳文。不則相與辨駁極論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也。奈何以藝之一字抹摋之哉。足下謂諸子皆

游藝。蓋譏諸子之不志道據德依仁也。諸子於存心力行之功。誠有所未[illegible]。但此見理日明。其後亦未可量。前在山中。觀足下所爲文。雖其筆力夭矯曲盤。固亦未嘗不能文也。特於義理有未然。故批摘其謬誤以相告。是足下工夫所少。正於志據依處。有不的耳。其所以不的。正於文字義理不精察。則志非所志。據非所據。依非所依耳。病在是而不思治。虧欠在是而不求益。悍然以爲吾自有所得。焉用是。是病者日益瘋。而虧欠者日益虧欠以至於消亡也。且足下自謂於存心力行根本有實得乎。則其語默作止之間。必人皆得而驗之。卽以今會業一事而言。若果不願爲。則當辭之於衆。先期而來。及會而偷。可謂誠乎。旣訂而乍變。言詞閃鑠。不可謂信。以師命而赴。不致告而避。不可謂敬。衆友羣集。卽不作文。亦當終事而散。倏忽逃會。可謂無禮

如藝必勝人而後游。則古今之能游者亦寡矣。不勝人卽不游。
則好學者如是乎。已則不能。而徵詆他人。務以立異求勝。是不
謙讓也。辭氣悻悻傲岸而不顧。是躁妄而失養也。凡此數者。未
病乎。抑本病也。不力行之故乎。抑不求知之故也。然則足下之
存心力行。與所謂志道據德依仁者。果安在。而欲以之傲人勝
人哉。諸友平昔亦以足下瑰異之才。果毅之質。流俗希有。皆與
某私相歎羨。以爲追琢行成。必非凡近所及。故竊覬過於切直
者。有之足下槩不爲己虛受。一辭不中。慨思嶠然峻棄。宜何自
待之淺隘也。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故曰百世之師。今既不能
喜矣。又加憤焉。其志氣相去幾千萬里。更何以造舜禹之域耶。
抑學文之事。實出於某。非諸友私集也。某欲諸友材質高下者。
皆講習討論於其中。以求義理之歸。蓋某與天下爭學術是非

之界正在此。今足下自以本心力行爲得。而不欲從事於文義
其本指正與某相反。然則足下之所非。不在諸友。而在某之立
說誤人矣。而猶晏然自居爲足下之師。不亦大昧罔無恥之甚
哉。自白沙陽明以來。以本心力行爲說。不求義理之學盈天下。
目前竊其緒餘以鼓動賢豪者不少。足下旣見某說之非。卽當
早自決擇。就其徒印証焉。或有以益吾子。使可朝悟而夕成也。
柰何依違腐儒之門。坐縶千里之足哉。與吳玉章下同
大始來得足下札。讀之不覺失笑。笑足下之强欲置辨。辨而益彰
也。足下意止欲辨不赴會不識游藝耳。然旣云不識游藝。不敢
非我教矣。又云羣聚會友不可謂非角勝。悅人耳目。專詞章而
離道德仁。又云雖非世俗社比。然仍從事文義。可不謂識之非
之乎。且吾所貴於足下者。爲心體有病。而足下曰氣質之故。吾

貴足下以理義不明。而足下曰機調生澀。吾責足下以本事之
失。而足下曰平日偏蔽。辭其大而任其細。飾其近而咎其遠。若
以爲此日此事此心毫無過失者。則諺所謂白强者也。夫足下
云云。自以爲辨之而無過矣。然而貴者以矛刺盾。但見足下之
過益彰者。何也。此卽足下輕視文義之效驗也。文義不通。病在
心有蔽錮。心有蔽錮。病在不求明理。欲明理柰何。亦仍求之文
義而已矣。夫文義之不通。豈止不善爲文哉。凡言語書札動止
無一足以自達者。故文義非細事也。至謂足下拮据抒寫。請教
質正。每月所限文數。未嘗不遵。而獨不可以會課。此更非也。某
豈區區期足下以作文者乎。干唐歸胡。何足爲百世師。足下不
欲作時文卽已。何必强爲。但文義不可不通。而理不可不明爾。
若旣可拮据抒寫。則臨下與會課何異。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禮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之學
者皆以聚友論文爲樂。未有閉戶私搆乃爲有得者也。又謂會
課卽角勝。起悅人耳目之心。必至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此更大
謬不然。昔朱子論試士比較之非。謂其有黜陟進退以利誘人
也。程子譏爲文悅人耳目。爲其以詞章求媚於世者也。若師友
相聚爲講習義理之文。初無利誘。亦非求媚。卽曰角勝。角是非
精粗耳。卽曰悅人。悅師友耳。又何患乎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果
其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將角必不勝。而師友之耳目亦必不悅
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於師。角勝之大過。則將仁可不
任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鬧樊者悅人之
所致。則將德不可飽乎。會課之角勝悅人。亦如是而已。足下何
厭惡之甚乎。推足下欲逃好勝之意。一作文。卽欲使友朋歎服

而莫之指摘此正角勝求悅人之隱根雖日處虺下拈爲而此病益深不必會課而後有也至於變化氣質涵養性情此是適道以上事足下頭路未清見解未的方在未可共學中何言之倨也凡某之爲此言者非欲足下之强順吾說而從事時文也止欲足下通文義以明理明理以去本心之蔽而已乃足下嘵嘵徒辯其末特非師識友而初不辨其非之譏之之實皆坐不通文義不明吾說之所指也今亦不須復辯足下但取聖賢之書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而漸求其理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即作古文論說亦得或作講義或作書劄亦得此豈復有角勝悅人專詞章而離道德仁之患乎若文義未通而曰吾以性命自負道德自企此又諺所謂未學爬先學走者也世間豈有此法而某實不知足下自信甚堅則亦求其能助足下者而

問之可耳某自揣非其人誠不敢倨閣足下時日他日足下遇其師片言了悟乃歎爲此腐儒枉費許時工夫遲我早聞道則某罪豈可逭哉惟足下察之

兩兒文各負奇雋又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質兩兒之爲此文也其心有篤好爲文固當爾耶抑外間風旨乍更爲決科之利耶篤好以爲當爾則志定而氣堅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古人不止若猶未也則決科之意急而爲風氣所驅也風氣有何定一律要倡論於上朝行矣升沉局幻轉復變爲爲文而由此則志惑而氣躁肩流乍撼之不動也數鉅公泓之稍動矣數名宿引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誘之挫之則大動而不能自主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爲逢時數十日抵郊衢閧時尚又不爾回惑失措則今日所爲安知非他日所悔乎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文亂此不可不辯也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嘗期其書之必行世世之從吾言也適與時論相湊謂其功足變風氣爲近日選家之勝此某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舉世喋罵取以覆瓿黏壁劉其流傳信從如徽氏烏瑟案朱門僞學禁莫不拒絕違避而有人焉獨以爲不可不棄此此則某之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駸駸乎與矣（答柯寓匏[illegible]）

竊嘗謂三百年來時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坐制舉業耳至此土目數業無卑爲舉業者爲之也人之知識如果核之有仁而草木之有荄也枝幹花葉形色臭味天性具足雖妍媸萬態莫不各有其生趣在焉灌之以水滋培之以器鐵厚之以垢壤時壅不拂其性光華爛然及是雖天性具在而生趣萎瘁矣朽枿敷腐蒸出芝菌非朽敗之能爲芝菌也養之者厚也

剪綵而綴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具然而人不加賞者其生趣絕其性非也（缺）爲塹菜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墨稍異則否雖有異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爲法則一之曰套取貴人已售之文句鈔而竊襲焉無隻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爲力省其見效速父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從矣夫人之知誠必有所繫而（缺）益熟熟乃成性則不可復易也唐康崑崙琵琶爲長安聲樂第一而府丁段師善本德宗令授崑崙康段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套也者三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以此擬科目徵榮與爲仕宦提徑蓋平生得力之處雖魂夢間不能自忘也且身既貴顯職在清華或亦有文字之役名曰進擬金帛乞數言爲光寵幸忝名字彼方嘐然談文章論得失義不可辭

日未嘗學也又不可下問則悍然爲之於是詒作詩古文辭則又不知古人爲學之法卽有告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爲之者彼將曰是老死且也爲力甚見效遲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爲古文則儼然周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爲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全唐矣凡此皆可以猝得之則又就其中擇其名之最盛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周秦漢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其說旣高附和尤捷流至今日其焰益張雖高人名士博學久之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調作煙火氣關塵土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弘正嘉隆之間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幾入韓歐之室矣然以詔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之未忘舉業之累于斯乃見耳。古處齋集序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以是授子役爲父弟役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躐取爲事躁進躐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若不合此語若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鍛夕而燒雖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焉不止未幾而揣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究聖賢之書浸淫於古文字不知塋幾凡退筆幾簏敗紙殘稿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圈點欄中胎毛尚濕調弄之無鈔仿套就剿塗而夕就矣猝謂某某已如法將必售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問先頭線裝書者大約未必售售亦難難如曉星輒曰其人數奇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與雞鶩鳧等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塵黃門由賓尚書吠籬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於科目猶叩門之有甎楔也門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也猶之乎穿窬之有鍬鍤盜俠之有斧匕斗排其闥發其秘藏負所掠資而趨又何甎楔之有

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之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然慮其玩物而溺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豈皆學聖賢

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子者矣而游方之外者或光景練精烝以離坎爲媾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棄妻子直敝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爲難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傅周孔然而聞此說也則舉啞啞而笑矣魏收引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舉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俚淺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淵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比

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之有切於己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焉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既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鍛根株而求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爲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蒲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傀傳句竊之徒並其谷脈定爲大言至汚極鄙鄭重而授之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弗傳矣然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躓場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鬻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願如法者數十人而

已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傍必有數人焉離立於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於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雖屢受鍛削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中而得數十人焉不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於多寡之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黜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爲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常賢科目無常遇其人當遇雖轉不合語不就筆太遊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闢光頭線裝書而不能禁其爲遇苟不當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強其爲遇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於釣聲利弋身家之

腴然後視文字也重重則禮義之悅根於心而廉恥之道迫於外雖日撻而求其庸惡陋劣也不可得矣雖然以予一腐儒之力與億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況其躁進躐取之法更有出於文字外也[illegible]

晚村語余天下藝事皆存而時文獨亡余竊疑其過反覆僞評而歎斯言之不我欺也凡藝求細理皆生人之嗜好足以暢之故精多物弘雖戲幻無益若可與至道相終古未有舉天下嗜好咋呢之物而猶有不亡者今天下惡時文也至矣理學家曰害道也志節家曰失足之資也經濟家曰於世無用也詩古文家曰不可以名當時傳後世也然此數家者雖甚惡之實皆不足以亡時文何者佛老陰陽醫卜書畫歌伎擊刺工賈之屬道不同無不相爲非笑然其術益精而傳益久者外人雖惡之而爲

之徒者深信而篤好之也故天下惡時文時文終不亡爲時文之徒者惡之斯眞亡矣挑濃油之檠抱凍韲之甕秋蚓寒螿哀吟達曙與昔之篤學好古者何異然若有所迫脅驅使大不得已而爲之願斯須敝棄以爲快者何也凡夫集註章句之所以發周程張朱之語之所以至六經諸子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之所以合前輩作者源流家數之所以分體製法度創意造言之所以歸古今典故記載成敗議論之所以辨茫乎蕩然一無所關切而別有一尷尬麻糊腐爛之具尋目之曰時文夫如是奚而不亡然又不止此也今之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其初未有不起家時文者也或終老不能爲或爲之而不精或精而不得其力於是乎逡巡遁逃取名品之最高者托焉試使數家者括趨仲紙吾知其於尷尬麻糊腐爛之外無他發明也故爲理學志

節經濟詩文不成退而爲時文之徒猶有足觀者今皆爲時文之徒不成退而爲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宜其蹴踏唾涶又特甚而不可返也文字藝之一時文又文字之一耳世家遺澤凝結於斯嚴師良友四方倡和資助又略備自少至壯其志氣神明精力非此無所用如是以闔一時文而尚或未成忽焉卽以此不能時文之人無祖宗之澤師友之資少壯攻苦之力轉而求聖賢豪傑所欲然不能自必之事朝爲而夕報成焉其亦難信也今天下幾於無不惡時文者然而道益害足愈失於世仍無用更不足以名今而傳後則時文之不足惡也明矣惡之甚匪獨時文云其爲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先云也使皆頫首抑志而讀是書理學者於此得邪正之準志節者於此析義理之微經濟者於此審功利之非詩文者於此辨雅鄭之故則晚村之所

存豈特一時文而其所救正者又豈特爲時文之徒而已哉　大題

代序

右纂錄文粱七條

楚甯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歸震川稿內摘錄

震川全稿成先生閱前後序文皆不慊後於初學集見兌文（附文後）曰是雖不言制義而太僕文章公案略見於此遂用之門人問曰太僕以古文為時文故近是耶先生曰否文即文耳何古與時之有曰古曰時是二之也又以古為時則太僕遊造為太僕之文耳於時文且失其官矣奚取焉曰時文自有格式豈竟與古文同耶先生嘅然曰此正後世論文之病也今即與子言古文夫騷賦有騷賦格式矣奏疏有奏疏格式矣碑誌有碑誌格式矣其為記序書啟論策傳贊哀誄銘頌辨難喻說下至演連珠大小言之類不各有格式乎曰然然有謂某以古文為騷賦某以古文為奏疏碑誌記序之類則公必笑之何也蓋略格式而專論文耶均之古文不可發斯名也夫既略格式而專論文即時文何獨不然則時文皆可為古文乎是又不然其不可為古文者雖騷賦奏疏碑誌記序之類唐荊川所謂以大地為架安頓不下者皆烟消草腐與今之時文同也時文之足傳者經緯終古光焰長新與古之傳文同也惟今人視時文必以烟消草腐者為正宗見有異乎其狀者若馬隊之驚象馳也而又不敢遂非之以貽笑於識者於是乎有以古文為時文之說故善為文者自騷賦奏疏碑誌記序以至演連珠大小言之類皆一焉而何有乎時文其不能一者時文則時文而已必不可為古文者也非不可為古文不能為時文而已矣此可於先輩驗之王守溪瞿昆湖鄧定宇李九我湯睡菴許鍾斗諸公非時文家所稱正宗者乎然其文集具在曾無足與太僕平衡者何也大都不能一者也不能一者非其古文不如乃其時文故卑也若太僕則不知有所謂時文者故其文集亦不知有所謂古文焉一而已既已一乎則以此序太僕時文也又何為而不宜小子志之而亦求夫太僕之所以一者而已矣

評言○錢牧齋趙館集云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余州世家聰任主璽文齋海內宮走如玉帛巘貢之弇推恐後時而然甫乜於鳴居與二門弟子稿拜雜謫自楫僧數於荒江嘯市之閤嘗為人序其文日今之所謝文者未始焉古人之學背習[illegible]安壽人為之巨了日派拼前人介州笑日妄減有之瑭刪未嗽間命賦亦門浙唐放友木有安而不唐者也介冊晚年頗自舫其少作詠俯熙山之文背訊其出豫日風行水上變為文章風定波息與水循忘十帳有公編帥厥啟子當異憾久而自傷其旅服之如此而又汁熙甫誌裝文絕佳借綰詞不古推公之意其必以骨芽謝齒不議字句者為古聿不焉其漢前仍作亦其學問鍾子塾藏八識倘中所見一差終其身而不能改也如熙甫之李蘇村行狀趙汝渦蓋誌雖韓厥度生何賢道此以然而道龍唐宋入大家其於介甫子由弇有過之無不及也上生於斯世尚能如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甫漢同流不為俗學所澌滅熙甫之功皆不偉哉樽附熙甫上公卓

貲擊難以行熙甫鏦然中生後生弟子說苦夾侍嘉定徐宗伯年發少從容問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書懸廟碑以進熙癖議姐擇之日文理挪得過偶拈一帙得骨了兩青龜鄭冢傳後陳冒閣謁至五十餘過聽者皆欠申欲臥熙甫沉吟諷詠精有餘味宗伯存數先生之好學深思不可及也如此今之君子有能好熙甫之文如熙甫之好子同者乎後由一歸香否不褻其無所托矣

衍章演句討取虛神語氣近日村裏教書坊間選手三等秀才皆云云何足以論先生學者之文乎學者之文所見高卓雖筆直達其所見意盡而止有所發明於經傳裨益於後學斯善矣又何必虛神語氣之有乎或曰時文自有當然之則公亦重言法矣豈學者不當以法論乎曰非謂可以無法也法從理生即虛神語氣亦從理生理不足而單論法此時下之似法而非法也理既足而法有未盡此古人之所慨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太僕自謂作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

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賑然然則古人用力之處非今人之
所知也明矣。
【[illegible]及第文】云云【評】震川先生云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
無出落方妙。此文眞不愧斯言。其胸中自有鑪鞴。收題之精神
烹鍊融結自成法界。外間紛紛。止向糟粕瑕疵揣摹形象。何足
以論先生之文乎。如中二比搏挽變化於語句之外。得兩家之
神。乃人所夢想不到者。而陳名夏張自烈之徒無知妄論以爲
失知。與字以乎字代之非。爲牛乎夫與乎皆疑詞以上面文
勢用乎字宕下。故即換乎字以接出惝怳之致。有何差礙。而猖
猖不已。此直自供其不通耳。於先生何病乎。
其當理處皆得力於經學。非講說之所及。亦非古文之所生也。其
不當理處則務欲於經傳註疏之上高出一步。此則講說與古

文之通病。太僕習而不察耳。
長句用三十餘字。惟震川先生有此神力。他人便覺冗漫矣。古文
中能用長句者亦不多數人。朱子用之集註。尤見精神。袁黃不
通文章之道。妄肆譏彈。而改爲俳削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
【文千子】凡秦漢之文。未有不粗枝大葉者。此震川先生獨得其神
也。【評】秦漢之文。未嘗不粗枝大葉。然非以其粗枝大葉爲美也。
震川精於理。密於法。而出之以沛然之氣。渾浩流轉。斯爲獨立。
若粗枝大葉。不過言其不修飾耳。以不修飾槩震川且并葉秦
漢。無論其淺陋。且使後世黃茅白葦蕪托之古人。則其言貽誤
不小矣。故辨之。
文至不可方物。縱跡惟神於鑒者能勘驗之。次亦須近其境乃與
谷欵無知者且以爲平易爲短縮喞虮甘帶鼠嗜蜚如以精

泉沃之但見其煩悅不堪而死耳。
風水相遭於澤陂。則舒雲壁鱗。繁縠亂霧。至乎滄海。則橫流逆折
傾側漩旋放容虛而悼無垠。天下之奇觀止矣。然皆自然之勢
也。
凡天下爲文欲求深一步者。只爲不見本位耳。見本位。則不敢求
深矣。凡文多閑文做作者。亦爲不見正意。胡亂綳布。若知正意
之所在。則做作便不是他如何肯。
文章曲折本乎道理之所有。則千變萬化總能妙合自然。但於辭
氣求詩於文詞求精。便走入斷港死路
文字樸實頭說得出。即見思學交至之功。若求仿套於爛冊子。與
探新異於白肚皮。未有能工者也。
體認精密。則易落圓軟。惟先生文愈精密。則愈見剛大之氣。蓋其

體認總不在口角詞語之中。故與圓軟家似相近而實相遠也。
【寄笑倘今第文】云云【評】文至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之處。直是絕迹
而行。起滅由我而規矩神明無不並至。斯最上之品也。陳百史
評此文云簡而未該。予讀之不知其妙義所存。令我不覺失笑。
爾欲知此。自須再翻箇觔斗耳。
不起峰巒。不設鱗鬣。而其遐岸幽深。則隨路皆仙區也。其京悚古
雅。則遇物皆法器也。
震川有言。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不復知有樹上天生花。要之
紙花只好插瓶掛壁。一到眞樹上便去不得也。
震川自謂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以爲
恨事。可想其未出之蘊
質實之文多結滯闇濁。至先生則愈質實愈見其深洞浩瀚如江

河之流。其中魚龍土石。品物萬變。總不覺其有。此不可與爭斗
斛之量也。
絕不向諸句下偷隙竊氣。老老實實。只講正面道理。此所謂札硬
寨打死仗。鬭力而智在其中。諸君即精於兵法。不能敵也。
介之遁也節文 云云 **評** 如此文方可謂之圓緊。未嘗不是王濟之
一家法。然非王濟之所能攀躋。以其從古文翻身也。後來如許
子遜李九我亦講圓緊。則又王濟之之罪人矣。
儀法圓緊。而氣勢儘寬。則不入圓緊家數。此從古文出身之不同
處也。
極圓極緊。其圓緊者理。非機局語句之謂也。機局語句講圓緊。便
成軟俗。正與此相反。
大江大河。終古崩騰東注。而其象只如新出。人以為氣浩大也。不
知單是氣。便有盡時。氣之所以不盡。須有箇本原在。東坡自言
如萬斛泉源。隨地而折。無不如意。他亦止解得氣上事耳。震川之
氣卻有本。
王荊石作太僕誌銘。有云。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
璋。鄭衛之音。蠻夷之舞。曰無所容。可以語先生之文矣。
不向肢股間藏鱗露甲。渾淪磅礴。取大意於語句之外。真僧繇點
睛法也。太僕嘗云。中有實物。混於數千卷烏言中。有只眼者必
能別之。豈欺我哉。
言當於理。則似乎平淺。而深切至味。乃所謂高也。俗學之平淺。則
真平淺矣。此須講究有得者。方於此信得及耳。
只是理真。故氣足。不發明此義。憑他論文高妙。僅僅皮毛上事。
對仗圓穩。必多紐捏扭借之談。體認曲折。必多忸媚甜熟之調。震

川何以不犯只在著的當。氣從理達故也。
純用虛字轉側停頓。近時頗講此法。而軟俗之聲。貼地看古人於
此直恁神妙。請學者即將此做箇題目入思議來。
文王子 一路空議。而時以實語確語補綴聯絡。氣與題肖。理亦與
題肖。**評** 如了子。直不知震川之文矣。震川之文純就理體直
達。而氣與之遊。所謂一路空議者。皆理之確實為之也。若賴實
語確語補綴聯絡而後與題肖。則將文義裂之殆。震川所異乎
流輩而可上追古人者正在是耳。了子所見止在章句之間。宜
其言之陋也。學者以此言求震川。則愈誤不小矣。
陳百史 凡文用之際之間諸字。皆四六體。非古文法也。古文如漢
人與川之字。文勢錯綜。無可復識。若時文比比分合而疊用之
字。則篇句複冗。不成段落矣。**評** 按先生用之字文法。固有太複
疊處。亦其筆勢熟慣。不暇洗琢。然初無損於長江太嶽之觀。故
此指摘先生。已屬夏蟲井蛙之見。至謂之間之際皆四六體。非
古文法。時文疊用之字便不成段落。真不通之村談。且謂之胡
說可矣。
歸公文纖偉歐渾涵羣品。而其說理最為樸實謹密。後人徒欲以
寬衍夸曼儗之。不知無此種樸實本事。則其所謂以古文為時
文者皆贗物也。
增一分大樣門話。則少一分真實了義。故今人支蔓之詞。先民非
不能。直是用不著。亦無許多閒工夫也。
小題說大道理。人都在外邊裝貼上去。故大而無當。震川在裏邊
舉起便得。只是道理熟。自然大。此真偽之辨也。
文無訓詁逆相。亦不落空泥機鋒。總是見地著實。故下筆超然。但

求超然則不超然矣。
以後儒註解入聖人口氣。此是先輩拙朴過火處。須善會之。至其
精神透越。自有不可掩者。又正在老實拙朴中得力也。
隨地曲折。得手應心。如舊斛舟乘風坐溜於大河長江之險。宛轉
自在。一瞬千里。觀者驚歎。其安流不見舟中轉篷捩舵一片細
心巨力也。

張爾公 行文高視闊步。展拓雄態。只是游泳古文得來。後人不善
學太僕。僅得其似。則流而爲膚爲鬆爲一氣順寫。軟靡不振之
病。須再取稿中簡勁深老之文讀之。得其堅凝之氣。然後可以
效其博大。**評** 太僕之博大。皆從實學得來。正與膚鬆軟靡相反。
吾未見有學太僕而爲膚鬆軟靡者也。救膚鬆軟靡。正當以實
學。不當以簡勁深老求堅凝之氣也。有實學則氣自堅凝。不則
簡勁深老亦僞妄。諸評但知講文氣。故讀與規皆皮相耳。是亦
無實學之病也。

凡爲文不肯正面實講。只是道理不明。講不出耳。乃生旁敲借譬
討便宜法。此不學者無聊之術也。後且反謂不宜正面實講。豈
不斷絕讀書種子耶。讀先生文。當求先生何以能至是。
累墜題。後人多用支駕破碎。或短比標點。不能實做。正是力量薄
然時眼看慣。反喜變亂而憎實做爲板重。不道文字合如此。非
板重也。板重之病。在詞調。不在意理。
意足則神思安閒。此氣度可學而不可以套取貌爲也。
風神拔識。其力浮於筆墨之外。又無脫落不舉之處。深於古者乃
知其用意耳。

大學之道節文 云云。精[illegible]
連綿乎經。馳縱乎古今文字之變而

後能順心脫手。快然出之而不疑。天下之樂。孰過於是。正德暨
儒指摘駭亂於其下。豈足動先生一軒渠乎。篇中直用六經成
語。正是化工手。而或且譏之。妄人不知好惡如此。震川嘗自謂
己未墨中。用齟齬不合。勞苦不堪。八字猶被醜詆。丁未中庸位
育題文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大劉
批一粗字。因歎舉子剽竊坊間熟爛語。五經廿一史不知爲何
物。豈非孟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歟。先生文品後世已久。評
者猶云云。何怪當時之拔劍也。

物格而后節文 云云。**艾千子** 八件倒一字不得。倒用一字。則爲上
節矣。此文尺寸不苟。**評** 千子所稱。稱其法也。吾所圈識亦指其
神於法也。然法雖高。可以學而得。震川是文之不可及者。在其
逐股實講。道理皆深造自得之言。非時文鈔撮之所常有。不可

以套仿求也。但多讀書講究。則自見矣。學者勿僅在圈識處泥
眼。圈識者。將文之準繩。不圈識處。不可以槩語須其人深造而
自得之。乃信斯言不妄耳。
題苦空衍無實。則但於局陣求異。好新者爲支駕破碎。仿古者爲
挨講轉換。技止矣。識者觀之。其空衍無實如故也。太僕拈來便
句句有精理。令人尋繹忘疲。此有本與無本之別也。
題多排比。人或以巧法經營。或以氣勢運轉。總不若先生以理爲
行止之宜。而法與氣自赴也。
輕淺淺寫出指要。詞不煩而味自足。視添撰浮夸。都成孟浪支
剩多。則本義益障耳。
清真之文欠弘遠。弘遠之文欠切近。惟太僕能備美耳。
文章到極妙。只是得其神情於語句之外。用意都在淡蕩閒冷人

往復不已而其味愈出。此非近人之所能領也。
【體致文王節文】云云【艾千子】一氣奔瀉，瘦硬蒼嚴。【張爾公】簡鍊精確，而長江大河之勢自見。【評】理至則氣達，達而不乏，溢於支辭則簡。簡而曲折，迴意於不窮，則理益厚而氣益充。此瘦硬蒼嚴而長江大河之所由然也。千子爾公見其氣體矣，百史謂其率爾操筆，何微妙之存。其諸豁者無與乎鍾鼓與。
會全題之意，如家人之面目，雖愛踈能辨，而後以泆寫之，故省筆如生。震川嘗云：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以為不似也，其必有得形而不得神者矣。人皆從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求似，故累降支離耳。
行文之或整或散，因其理勢所至，作者亦有不知其然之趣。祁伯常所云文成而法立也。淇奧節文末段若大僕，常時用排體，亦

必別有風致，而彼忽單行，又見錯綜疎宕之妙，乃千子以為前整齊者後必單行，已成呆話，而百史又貶其散為疎緩，則又粵雪蜀日之見矣。
疎疎浩浩，淡淡悠悠，若無意為古者，乃所為真古也。
【艾千子】先生之文以氣為主，有以彭湃浩瀚為氣者，史記之封禪平準書之類也；有以精悍圓緊為氣者，史記之論贊類也。然皆得其氣而御之時，文以排偶為體，而能本史遷之散為整體，變而氣不傷者，其惟先生乎。【評】東鄉但知文字體氣，故說來說去只在整散處，要之震川文字之妙，在理蘊精到，高人數等，故出手便不同耳。論氣已落第二義，況整散粗迹耶。
說道理疆界不分明，便不成道理，若不會融貫通會，則疆界皆生隔礙，此訓詁之家終不可以入道也。惟先生於此理，顛倒橫豎

如一。故區畫疆界能絲毫不混。
每題中有線結盤錯，及關竅屈曲之處，經先生嘗攜，便無微不出，而渾成無迹，更難於他人，專於此處講究，實弄亦在此，不得不叫爲有迹。先生只看得理足，而妙法自在其中，原無意重此，故自然無迹，非別講無迹之法也。別講無迹，則又有無迹之迹矣。
【艾千子】前整者後必散。【評】此種醜論，似高而實卑。若以爲活變而反成死法，誤人不小。不可拘也。卽前整而後不散，或前後皆散，亦復何累。
文或偶或單，或整齊或零散，或大散行中藏小偶，或對偶中有參差長短，或流水直下，而其實對仗精工，令人不覺，或排比到底而起伏開合，只似一股，但看人作法如何，勢到局成，神行宜止，豈有一定之法。況文之佳惡，初不在此。千子每以此論大家古

訣，多見其陋也。
勝理極密而體勢極寬，渾侖看，有渾侖之妙，碎拆看，有碎拆之妙。古人服倒杜詩韓文，正爭此耳。
忽於中間宕開一波，是古文用閒之妙，却正使題意精彩百倍。若不當緊要，是爲真閒，真閒則謬矣。
精密遒勁，如神禹鑄鼎，細悉萬象之眞，不特其型範之奇，非人智所及，亦由其採金煅鍊之精，足使纖毫畢露，而大物渾成。學震川者須見此意。
文中引用成語，雖多異流誕詞，然自我引用，又別自寓義。朱子講語亦時借二氏之言，却未嘗於理有弊病，只看道理如何，此不足爲大家病也。
理眞則文愈輕而力愈厚，愈淡而味愈永，此可爲知者道耳。

隨題寫意意到局成若無難事正使人經營竟日越差排越不停
當乃知作家之難也
其見理眞而高而細而活此數字缺一便不能到先生田地蚍蜉
不知而妄撼皆韓子之所謂羣兒愚也
周公成文六句文云云【評】是絕大絕奇文字即稱之爲高文典冊
猶竭皮相直石透裏人今體大用得其制作所以然從禮字原
頭說下精粗義數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其理之大也把握大
意被容橫行不屑屑依文演氣而逐句無所不盡又未嘗有溢
思閒筆參參知幅前之如長江東注衮衮不竭此其文之奇也
干子稱其推體至情尚落小樣餘子議詞乃鷃雀笑鵬運更不
足怪矣
文至簡當也眞不爭多些子後來只是開套頭儘力添揑其眼者

以爲未嘗道得一句半句也
理解精熟于筆高古故變化在我無復繩削準擬之勞覩世間講
格式講機勢者皆蟲蟻自作穴中語病者聽之驚若牛鳴耳
文十子古筆單行得韓歐之神【陳百史】中段單行非數句數節不
可若單句題忽於中段散落則浸淝不緊嚴矣【評】文之古不古
高不高豈以單行偶對分耶二評皆低而陳論尤陋數句數節
先輩多以短比對副到底而開合轉折變化出奇無窮單句題
亦有故爲議論忽於中段用散落別開生境者豈可作此死板
說法耶
刻入深際躍出象表而後能傳言外之音開境外之境此種妙處
却源於莊叟而禪家竊之爲機鋒作用者也
推家寫而影及樓臺殿閣必帶二三分側勢不爾便動手不得推

先生文處處是中鋒用筆正面實寫而縱橫跌蕩變化不窮豈
非化工神力
春容大雅詞義鴻懋方是盛世臺閣文字緣其骨法尊貴望而歎
爲天神若肥頭團臉苟取榮膴者到處都是退爲賤相豈足以
言冠冕哉
竊直寫去如大江東注隨地爲曲折却只是一脈赴海其氣足也
東坡作昌黎廟碑久不下筆忽得二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
而爲天下法以下便順勢疾書而就其作溫公碑云公之德至
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敝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後敘其
畧一時遂以其文爲至古人於此用力不是鍊詞句尋議論正
如畫像者必將其人形貌精神熟視于心目閒所見既的忽然
下筆乃能神肖今只於口鼻眉目較分寸於衣褶著色求工巧

雖模樣依稀畢竟非其人也
空華大話便不精深精深則氣局不大此兼之難也
周介生渾古之極先生短章常有勝於大篇者【陳百史】震川長篇
渾浩不愧歐曾至於短篇寥寥數語言旣短縮而意無餘味亦
當日偶爲之耳必以短勝於長過矣【評】雖寥寥數語而言簡意
厚自然含蓄有味正使後人竭力婉轉無能出其範中此眞先
生不愧歐曾處也百史以其粗心求古文形似其自爲文亦膚
廓緩滯無足觀者宜其尋佳境不得也若介生所云則又東坡
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先生文長短各極其妙以多寡較工拙
總屬策偶之見此等評本不足存恐其說足誤後人故錄辨之
題苦平板無出色只坐看得道理粗淺耳於是講變局求新論支
空架出偏鋒總於粗淺中尋方便法門[illegible]裝扮奇巧徒自呈其

粗淺之至也。入先生手。極膚腐事實見精新。此豈可求之體勢名句間乎。

【拗筆】筆勢飄舉。力大則輕。**【評】**力大則輕四字。極善於論文矣。然使人望洋而怖。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吾爲下註曰。力之大者。只爭見識高一層耳。問見識何以高。曰只在看書仔細看書仔細。豈不可學而至者乎。

字字必從正面實地。不弄一毫花手。此是絕頂力量品格。吾嘗笑陳同甫自謂不能研窮義理精微。辨析古今同異。而又自詡爲堂堂之陳。正正之旗。古未有不能研窮辨析而能堂堂正正者也。其所謂堂堂正正。只得一箇粗耳。如霞川眞可稱堂堂正正。惟其精於義理精微。古今同異也。

朴實頭地寫去。不見其神奇處。而精深雄渾。至法高勇者不能

程其力。智者不敢衒其巧。乃知天下神奇。莫過此朴實頭地也。

朱子集註。字字稱停而下。無毫髮之憾。故雖虛字語助。念去似不著緊要者。思之其妙無窮。憑人改換一二字。便弊病百出。乃知其已至聖處也。惟先生行文見得此意。其至平極淡處。都從道理千錘百鍊而出。不但人不能爲。亦不能知矣。

【講明於庶節文】云云**【既可見】**參用易語。爲後人借徑。作此題宜從虞書斟酌論議。**【評】**用易語何害。後人安能借徑易語於箇經尤難用。正苦人不肯借耳。學者爲文。自當根本六經。融會貫通而雜用之。但問理合與否。熟於心而注之手。汩汩然來。足以發吾意。而不自知其爲何經。乃佳。若作此題。必據此書。便是笨伯死法。必無佳文矣。此種議論最淺鄙。皆不會讀書人秘訣。世間四書備考五經類語等俚鄙不通之書所由來也。○看此文者必以爲板實。不知此板實是大儁。眞本領。諸君未到此地。且懸此境界以俟異日。莫但一笑置去。

吾論文最不喜說圓字。圓者軟熟之美稱。文至軟熟。其品極下。更無長進之日。亦無救拔之方。霞川先生圓處。却純是顏筋柳骨。何嘗有一點軟熟氣。可知世間之所爲圓。看非眞圓也。

凡作大文字。固須間架高濶。然間架實恢擴不開。須從識解求之。

凡文至無生發處。人作家了。即無生發。是生發得此訣也。變化字由生心在手。總無窮途死地矣。

如題須迴旋無迹。曲折自文而止。近人講如題法。無大氣舉之。朱子所謂弄死蛇者也。

如水落槽。不欠不溢。如金入範。不難不流。須知此妙若以法求之。便成死板。但要道理爛熟。則沛然無疑。人看以爲樸鈍。不識其

縱橫自由處。直是生龍活虎。

文章裁製。須有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方其未下筆。意中境界全不如是。及其局一成。覺天造地設。必須如是。此豈有一成死板法度哉。

【物交物句文】云云**【評】**此等題極易作纖儁之言。纔著纖儁。即落晉人蕃籬。入莊列香火。與孔孟風馬牛矣。看先生著語。字字深微精切。却自正大莊嚴。如大儒高座說經。從捉塵尾者直無開口貼脚處也。

古人學古文。皆變化不令人易見。令人鈔套古文。惟恐人不知。此其儁之辨也。如韓歐記序碑志文字。皆極意摹仿史記。然不能指其摹仿看何篇。此所謂變化也。蘇之變化。術術出奇。固不易縱跡。歐精於法度。似猶可縱跡。然奇巧於拙。巧出於平。令人不

知其法度之精，其變化又別。

文到淡極深極，其身分高極，自不屑與時人爭毫釐尺寸，但一氣疾讀數過，再徐讀數過，看神理如何，不然猝乍也難領其妙，只他一氣盤旋回曲翕闢，非爛熟後其妙不出。

時手非無得致靈機，然只是間文架子多耳。如執神講究，罪靠輿服器用，一時失却，其胸次氣骨固與塗乞無別矣。真本色人不事裝扮，其高貴不可言，先輩之體格如是。

文有國手，爭先一著，要自不多，正復難到也。

唐荊川稿內摘錄

荊川之學初時根柢於程朱，甚正。第所得淺耳，亦自知其淺也，而求上焉，遂爲王畿李贄之徒所惑，而駸駸於良知之說，於是乎荊川之學終無成，然其制義雖晚年遊戲宦稿，未嘗敢竄入異

旨流露離叛之意。此猶入門時從正之功也。其文超詣剪劃，爲無形之境於眼前，道難盡之詞於句外，言各如人，人各生面，得史漢不傳之妙。惟震川先生熟於經，故其文廣淵；荊川先生熟於史，故其文精卓，足配震川者惟荊川耳。自餘諸公則不過時文而已矣。於古人實無深得也。艾千子刻震川稿，而以金正希合焉，正希文雖佳，然以當太僕，夫何敢夫何敢。陳名夏輒欲以茅鹿門爲震川，而詆荊川爲未進於古法，可笑。謂牧齋識語今古雖顛倒淆訛，而人莫之貳，以其無知耳，與之辨論，卽兩收竪矣。記言

荊川先生文寫人物則畢肖其生，某語句則新脫諸口，敘事斷案則活現目前，攄寫情理，則曲盡世俗，皆得史漢之精思，而其排宕伏線章法段落機趣句字轉換之奇變，亦熟得其妙。然此猶文人之所講也。其自言於陽羨山中悟詩文末技，如羊棗昌歜之嗜，不足仉他人，於是取程朱之書讀之半月，乃知其發明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話，此類識近世英俊搏擊之士，以爲老生爛語，束閣不省，觀離散精於文字竟不一於老死而無聞，觀先生此言，足見其用工迥異於文人。固宜其爲文也，自胸中流出，天然合度，而得意却在筆墨蹊徑之外也。

先輩作文，定從注疏所有者，必不略所無者，必不增，此是古人敬謹樸實有法度有學識處。

文獻不足二句文 云云 **胡思泉** 守溪乃逐字發揮格，荊川拿捻大意成文，較王先一著。**評** 亦未嘗不是逐字發揮格，但荊川渙於史漢氣局大，轉捩變化無迹，一時捉摸不著，不似守溪瑣碎

常易入耳。

德不孤德字，直擒仁義，廣居大道，說是儒者老家，當然使艾千子必嫌其引孟子語以下，遂家必訶其落立正位句矣。論文不講實道理，而拘牽章句語言，豈復有儒者之文哉。

凡立局須先識道理，題中自有一段道理，便有一樣章法，以達之。自無張撰之迹，吾故謂法生於理也。

古人文字造極，只是細心纂實，無一句游移活蛇，此後人以爲不必然者，古人以爲非此不成文字，而後人試擬之，則又力疲神衰，而不能至者也。

只道理圓瑩清淨，說來沒弊病，便是先輩極高本事，後人要講活脫不著迹，却便弊病百出矣。

時文增出若干閒議論，總於本義不足。本義既足者，筆不多，字字

皆精金美玉同傾閑議論無非蟣凡蛆帶矣。
其排奡一縱貫串。令人如見其妙得之子長其鋪張縱客關照精
細無處不周匝其妙得之孟堅。
或謂只以己意詮發究是討便宜法不知此非討便宜也本可以
順而故斷此不能順也故謂討便宜若是題道理於口氣中斷
乎發明不得若但以含糊渾話遮之亦是討便宜然一無所發
明有何意味先患於不可發明者必要發明而生出夾敘夾斷
之法正是犯難出奇與討便宜者相反奈何反以此少之有其
來去變換起沒真是鬼谷不測茅鹿門以為文通造化非浮譽
也。
文字不特作者難即知之論之亦良不易。
布設不遠不近眉眉出奇步步有法忽起忽滅忽飄忽收却只一

氣流出任他平淡空虛題目到手便有不測變化非精深於古
文未易領略其妙也。
漫空起雲雨點却落在天外此無中生有之妙法也。
先民不可及只在精細老實處似乎板近而其實高遠若後人弄
虛頭作稀奇事乃先民之不屑污齒者也。
通身起伏照應法律精嚴而得古文變化之妙一氣游行不留影
跡所謂繡鴛鴦看金針不傳者也然此亦為凡眼言耳果具隻
眼有繡鴛便瞞金針不過。
李氏將伐顓臾文云云文千古雙關立柱又復序次遞下此荊川先
生古文法也以斯知歐曾文字不可不深味評此法不起歐曾
歐曾學史漢來也荊川熟於史漢故能得歐曾之妙但知歐曾
其法便死不能及歐曾矣○文定批是文其圈點勒截即用荊
川看史漢大家法荊川取之盛山廷齋今鹿門八家文鈔乃荊
川本也鹿門縱評焉耳讀古今文字俱當用此則局目分明見
作者命意及法律不苟處○所圈勒止指其關目局段耳其妙
處須看其鍛鍊全題有略有詳有提有放有縮題內有補言外
忽起忽落夾敘夾斷無一句沾帶無一句遺漏筆法句法字法
皆得史漢大家之精乃能有此不可以逕圈處粗心忽略念過
此先輩所謂若不得許多圈點者也
秋月在上容落如洗太虛中惝若空濛使人如萬里清光盡欲虛實
不離正文至純以空行得神其言自是高深千子看做平常頭
巾語者眼低也吾正謂高深語亦有川不著處
有線索可尋無蹤影可攝方圓奇偶隨手散結皆成奇觀文至此
方許講古文法度辨古文家數將人漫無把柄略曉得有立柱

作骨呼應穿插之樣便哆然以為無難正如弋陽腔說九宮十
三宮牌名板眼老海鹽已掩口竊之況真見腔乎。
六經語惟易最難用亦無人敢用只震川荊川能縱橫駕馭點金
丹鑄寶器自具神仙鼎竈俗眼詞其卦名甚謂易不可用六經
不可入文乃反以村談市諢為妙耶又云謝後來習套吾未見
後來更有何人能如是用經者若以妄填易卦之不通而通論
作者是以暴秦燔書而罪及燧人白圭壑鄰而議連神禹也謬
是不知其理而單論字眼則似兩先生與不通者同其實自己
不通耳。
通篇做題字並不露題字面眼令人定滿紙叫呼要人却我做此
字者定不會做此字者也。
先輩法度之精鍼線之巧至荊川而備矣而純乎大家古文氣骨

句面甚宏遠不僅以精巧自顯此先輩中所不可及也
其紉索之密如老女治機分綜布經提挈皆有度數錦文雜組要
只是法細也

萬物並育四句文云云評荊川答皇甫柏泉自謂其文所謂宋頭
巾氣習求一蔡字淡語了不可得正如村俗匠人不欲呈技於
輪扁故不敢請正其詞諷皇甫也至矣此等文若不從太極通
書正蒙會其旨趣那得此高簡的實之妙近世名士祇求蔡字
淡語却不曾得余淡家奴脚汁便欲謂詆宋人視荊川此等文
又將何如也

文境高古老氣如深秋登玉女峰羣山之巔萬木之杪皆在脚下
上而日月星辰亦別無他異然天下奇觀却無過於此矣

先輩論文品以本色爲第一荊川亦謂具千古隻眼人信手寫出

如寫家書便是宇宙間絕好文字無他只是人情入理自然曲
折如法情不異理不當即頷頷說好話講繩墨不可謂之有法
也

文之妙亦只是步步逼得緊變化從此而生

摹寫語氣如新脫諸口其中鈎聯起滅轉摺倒互曲盡其妙而天
趣横流一筆揮就須知原不在語氣上摹寫也

倘巧終不能勝老當故知凡文求倘巧動人正是本領不濟事處

文至冰清雪淡直是難得滋味出須不食烟火老仙可與其地爐
共語耳便是急流勇退人到此也去不得何論俗物

先輩文於謹嚴潔淨中别具一種風格非後人之所能爲亦幷不
使後人知覺蓋其源流甚高甚邃所再後從講章求之便相隔
萬山矣

開口自然流動得其神理乃能搖曳夷猶

荊川之文一題必有一樣法度至什伯千萬之不齊其法豈可求
千可求也但舉一切講章與時師指授之陋法一洗空之至於
蕩忘然後取白文諷詠得其自然神理節奏知庖丁之解牛依
乎天理批郤導窾因其固然每至於族見其難爲視止行遲動
刀甚微謋然已解恢恢乎游刃有餘地只此數語足以盡荊川
之法所謂一題一樣什伯千萬不齊者止此一樣而已

賢者超假節文云云評洪濤汎流洄瀾漩洑魚龍沙石神物百怪
皆挾之而東奔斯海內之奇觀也請問講先輩法家此爲如題
挽做否乎陵駕才情否乎敍事著議論否乎爲案爲斷眉目有
不分否乎股法段落合繩尺否乎吾知必瞪目直視欲發聲而
不知口處矣

昔人稱梅聖俞詩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梅集只是清眞刻削
不著脂粉耳不著脂粉而精彩穠麗神氣生動自左傳莊子史
記而外其妙不傳矣

問有餘二句文云云評就曾晳一問便寫出他春風沂水胸懷就
曾子一答便寫出他誠身守約一本孝經體段即語言之下得
見其人此是文章第一等妙處司馬遷爲史家之冠也只得此
妙吾謂荊川文從史漢得力正爲此也若他人學史漢止在段
落筆意詞句間摹倣形似從何處夢見古人哉

荊川截搭題文人但見其流走圓融一氣順成耳須覷其中鈎縮
提吊顚倒翻跌之妙如千岩丘壑樹必無一寸直枝直幹而千
霄拔地之勢益奇隆慶以後講截搭題法皆從此得宗然不能
得其自然流轉一氣無迹之妙矣

【鄭人使子節文】云云【評】有排場有事實有言語此題中之堆垛也有頂符有駁辨有比例有判斷此題外之堆垛也先案後斷則敘處呆板夾案夾斷則忙亂支離此却將題中題外堆垛以一鑪鎔鑄而出之或插入敘記中或提出語句外或增補閒情或簡省文法可長可短忽斷忽續看左傳國語公羊穀梁及史記漢書同敘一事各見妙筆此詳彼略東漲西刷情事不殊境界頓易此所謂化工手也惟荊川得其奧耳

組織記事間於忽在語外忽入語中有形無迹用筆入神此精於史記者非時文技譜之所有

【五羊之皮句文】云云【評】杜子美詩最多拙朴俚碎之句然其牢籠物態雕鎪人情正於拙朴俚碎中得古來不傳之妙故昔人稱曰子美詩之聖堯夫又別傳荊川先生自言其詩率意信口不

調不格以寒山擊壤為宗而其譏當時名家消磨剝裂於月露蟲魚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為聖人而冀為其後又自謂聞人詩文如羅剎國人驟聞華音不省為何說其唾罵如此正有得於少陵宗旨耳此文刻畫皆在俗情細事而天眞爛熳無中生有空際散花遂成奇絕乃知後人之修飾字句為雅者正古人之所謂俗也

【斯可受與兩牛節文】云云【評】大開大合一筆鋪排彌望千里蒼蒼莽莽不知所蹤乍覽之似拙鈍似瑣漫其間經營細巧神針暗線錯綜洞伏皆藏於拙鈍瑣漫之中評者遂以為文勢不聯貫幾乎笑殺荊川也

【孔子之仕至未文】云云【評】隨手布置縱橫由我妙合自然令人其中者如武侯江邊亂石迷離不辨所之此等力量荊川實自向

班馬密室內得其寶鑑三昧來只看他中間六段渾融隊伍首尾此班馬章法鋪演之妙也一結閒波獨見情韻含蓄掩映此論贊寄託之妙也寫孔子行道句句發明孟子受餽却不曾夾插此側志用意之妙也後人不解古人作法不但不能為并且不能讀輒敢評為順衍成文不得其筋節所在豈非村頭陀妄評法王贋刼當墮阿鼻者耶

雙峰插天中間石梁懸瀑清秋峰嶽無纖毫雲霧遮蔽居人以為本體如常觀者得見眞形遂成奇絕要知此等文不是古人不會調弄花手夾插辨才正以還他本色不言而喻為高耳

不持寸鐵借刀殺人趁公打劫不煩言而意徹此白描活遞之法即禪家縱奪機鋒正在回互得之

雜採辯綴自具鑪機烹鎔煅鍊自開丹竈遞題位之自然造吾文

之奇特乃知呆講按演者入死窟凌駕跋扈者落魔軍也

開合轉側起沒斷續逐步變換意境屈曲無一節馳騁寬衍而其氣直達其勢雄勁蓋必變換屈曲而後成其直達雄勁之奇此古人之秘密藏也歐曾以後於荊川見之學者熟玩自得其妙

馬君常謂直還本題略加翻跌便極變化今人無此識力不可下此手然不可不知先輩有此法門其說已極庸腐或又改之云不可藉口先輩有此法門則直禁人作本色妙文矣不知此正是先輩正宗初非別傳異體何不可下手之有吾正苦人不肯藉口此法門耳要之此皆看來原是馬臆背也

荊川詩有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不參必不能熟學者正宜參之

道理真則不消實弄道理熟則不待安排

一氣旁薄直達而屈拗蟠旋無一筆直下節節相生相顧或偶或單若有股法若不論股法其中紀律精嚴又復游行自在神通至此直不可方物矣

時下謂經無可用處聞之不禁啞然公自不會用耳如詩經誰不讀來乃竟廢為無用真枉此一讀也然今人讀詩者又有穿鑿翻案之患則其罪又重於不能用季本極無知妄作或謂荊川受其說此誣也荊川與季書云願益深所養使此心虛瑩而靜自所獨然不必盡是也衆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其救正之至矣

呂子評語餘編卷一終

黃葉陽稿內摘錄

按先生文凡三變。初爲渾灝硨厲。警世之文。嘉靖辛酉甲子間。風氣冗弱。茅茶編學。先生與同里趙玉虹摘勉爲古學。救之以精鍊典則。會滕慶改元。釐正文體。遂以第一人舉於鄉。辛未後文體復振。皆先生力也。庚寅歸田。與門生子弟論學。不少倦。而文益簡淡高遠。今集中所載。多後兩變作。

先生之文。上裁嘉靖以前之迂燕。下啟萬曆以後之佃怪。刷乎古。不入乎時。三百年文運之正。中極盛也。編修時疏正文體。謂必先端士風。士風倒瀾。欲正無由。因陳六事曰。去浮靡。止奔競。明是非。禁佞諛。禁黨錮。崇清談。啓顧問事。無不灼見。嗚呼。誠得行其言。豈止文字無末流之禍哉。以上自後跋識

上下照應之法。至先生乃精成。弘之所未有也。然皆於實理發揮。自然照應。是爲天巧。隆曆以後。乃求之詞句間。至反屈本義以就之。則悖亂矣。

凡扼要語。爭道理精實。不爭語句濶大。

生財有大節文 云云 **評** 自論文者以圓渾爲宗。則優鄧宜矣。然此是自將時文放低。不入古今文體論耳。若以正法眼觀之。道理眞。氣象大。法律高。手筆古。豈有出黃上者乎。試再讀鄧作。自覺容悅之意多。大人之風衰矣。眞讀書者自辨之。此非特文小事也。

小講古人直入上脈。不爲全題巴攬。其法極高。今人定要說盡。似有法而實非法也。

上下縈迴一氣。其中經索絲毫不紊。全鍼在理不在法也。然法斯精密矣。

文貴潔靜精微。然精微不眞。則潔靜亦便。故行文鍼線。只在存著時見得道理。舉貫處便是。若謂細密外別有不度與人法。直是臟天誑語。

作者之文。其精神與題意相副而止。莊子所謂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斯幾于化矣。鬬鍊旣精。其精神跌宕。皆古文之自然。不可以工拙長短相形似丁大馬也。

士不可以節文 云云 **宋羽皇** 二句語勢呼應甚緊。上下俱著實不得。**評** 因謂上下俱著實不得。故近文多用空調架過。其所謂著實不得以行下節也。然下節只礙重遠。不礙弘毅。則第一句未始不可著實也。即第二句不宜說如何重遠。然重遠之所賴乎弘毅。仍未始不可著實也。竊謂書中總無著實不得題目。都被

粗心人輕易立論所誤。讀此應悟凡題目自有箇著實而不礙處。大家正於此見神通耳。

文字論法度機神。猶是古人皮毛耳。古人難及處。却在命眼。識得命脈。講來方有歸宿。

文王子 朴直不費力。先輩好處。皆今人所不屑爲也。而今人不及先輩亦在是矣。**評** 須知朴直二字。亦對今人言耳。此正古人之巧妙也。今之巧妙。乃古人所不屑耳。

後來講提綰鉤渡。費無數小巧伎倆。非釋即竪。不則節外生枝。看古大家作截搭題。只消順文直行。而未嘗無照應關絕之法。此文亦以自然大雅爲第一流也。

每比各有義。無一義複。合而節次相生。極開合反側之法。亦無一法板湊。古人于一句題變化精密。不可叵測若是。只是意思多。

道理實也。

凡爲吉祥冠冕之說者，其文必膚鄙，其人必佞柔，正君子之所謂不吉祥冠冕者也。

逐節過脈用意都在上截落下，如錦機一片，不見梭抒之迹，此法先民所未講，自先生始精。

朓然心口之間，了無難處，此是道理到熟時也。

後人筆跡不上處，此是道理說到極平實滴滴落泉精耳。

王荊石 雅淡中帶沉著，情也，才情俱盡，探之易窮。**評** 此附柴桑詩似稿而實腴，李營丘畫似簡而實厚，鍊丹成黍粒，鑄劍作香丸候也。荊石之云，從見其本領不濟。

有理有事，有情有景，有敍有論，有發有色，有照有用，數者一滾流出，摘之無所不備，按之不見其迹，官欲止而神行，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文至此化矣。

頓挫詠歎，淫泆深長，此西漢文字之妙，歐曾得之，加遒漫耳。

看得此理無纖芥之疑，如自己胸襟流出，詳略轉折，悉當其分，其閒忽用一二筆襯貫點綴，更覺分明有神，此大程子說詩之妙也。

民事不可節文 云云 **楊維斗** 句字多照全章意，有餘於題外。**戴古士** 先輩作長題不用提掇照應，然或失之太直，萬曆中季以提掇照應爲工，失之太曲，近日失之太亂，調停古今，此可爲法。**評** 楊錢二評善矣，又須知其照全章若不覺其照全章，提掇照應若不覺其提掇照應，但順題發義而已，細按之，知其用意深處，近日沾沾于照下提掇呼應，誇得法標題吆喝，惟恐人不知其所爲者，及按本文，卻全無意味，此非先輩之所謂法也。

末流論法，只在分股立柱，挨次陵駕爭高下，此猶是牝牡驪黃之相也，古作者之法，却在精神貫注，一片夯行，於無可蹤跡處自立綱宗，如高祖入淮陰軍中，更置部署，雖多多益善者，失却兵符在手，此自在兵法，非諸君之所知矣。

小題布置生發之巧固矣，而尤難其典雅醞藉，今文即有其心思，不得其學問運用，則只便俗徒增醜耳。

余正希稿內摘錄

崇禎初，一變爲古文之學，多以馳騁詭衍爲深奇勁爲勝，先生獨於簡嚴淡靜中自出奇詭，令人一望不易入，久而心爲之移，又迷離而不能出，此先生之超超一時者也。

艾千子 正希作文，刑遜近作者，少渾灝之氣耳，乃知古文以氣爲主。**評** 文氣雖理變，先生文俱從刻削而得，初時所見之理，依傍儒門，故繩尺謹嚴，而于儒之精微未盡，故氣亦羅縮，後通宗門旨趣，文亦縱逸，不可控制，然其弊病亦不小矣。千子止解文氣，故其言然耳，吾謂古文之氣，必以理爲主。

艾千子 湘洲以縱橫家見長，微雜禪鋒，視正希殊異，吾終不以彼易此。**評** 但涉禪鋒，必以縱橫見長，本是一家眷屬，正希先生最精于此，湘洲不及耳，千子之云，適爲正希笑其被瞞也。

小講下每用散行數筆，卽徑點全題，正希好用此法，然有出奇處亦有突蠢處，須相體用之。

夫子溫良何之 云云 **評** 題有正面，認眞平衍不得者，若從夫子呆寫五者，轉落以得之，未免犯權用，又須于語外洗出不關權用一層，雖有刻畫，轉見支離，竟向邦君心目中看出夫子，向旁觀心目中看出邦君心目中夫子，五者之妙，都在得字中映出四

面貌取全神畫是畫相從事備若神通於聖人本位端然不動此即薖葬色比丘止見色身不若須菩提嚴中晏坐却見法身也

其描寫容態撰狀不可名言意象是第一種妙手

維斗云正希之文俱是以題還題而隨筆曲折則議論波趣亦因之以生如夏雲奇峯頃刻數變春水縐縠波紋愈遠最善形容其文境

雄峭之氣却能出之濟遠故奇一若浮囂粗猛便不成氣質

艾千子謂用子書有迹便誕而廢用史書有迹不妨為拙老史根秦漢子雜六朝其質異也余以為未當史失之粗然尚質子失之悖多虛妄不經以理與故耳

艾千子古不足羨羨其所謂古非今人抄經撰子以為古也古而

奥不足羨羨其所謂奥非今人浮誕險澀以為奥也一種淡處曲折處吾所服膺評古而奥也淡與曲折也俱不足為正希贊即有勝人亦止是皮毛上等第相去只有限須得其至意直流處不肯為擺設體面之言所謂心不負人面無愧色者也

正希自云無有高妙處但俗氣得片時不來眼前吾以為俗氣亦隨人意見正希所指只是時文混帳套頭其為俗氣也醜而易見若和尚講語之俗氣既腐且俚開口便腥穢正希又自不覺也

艾千子正希文痕迹盡化整齊之中時出不整語學者當觀其氣勢旁薄渾雄處不必以解題銖兩處繩之評文必理為主而文氣足以達之乃為至耳今但以其文氣佳而反不必繩其解題之謬抑何悖且陋也即論文氣所謂磅礴渾雄自在神骨神骨誠磅礴渾雄如震川文板板作排偶體未嘗不古文今但以其單行不齊整腐折為古文老手即離理論文亦陋之陋者矣此最易疑誤後生不得不辨

宛曲題文須宛曲以肖之何也然多學婆子舌頭以折腰臬頸之態吐麻糊綿軟之辭無論聖賢氣象即古今文人才士亦必無此沒骨頭猥狀正希文曲折回斡如絲絃蜿蜒蘆葉閒出沒風雷都是神龍變化

凡一語徹了者有語不放之了而其上下中邊乃無所不了極刻折中自具淸微疎雨梧桐微雲河漢于此境領取其微

葉滿空山難尋行迹松際微月淸光為君不必更作奇特留連詠歎中令人不能自已此文情之妙也

理淺而意致極高從莊子得來

惝然不盡是莊子妙境

漢魏齊梁追琢光華極其古豔然纔著此相即減却品地故文字以本色為至也

他人精彩標驪眉目開惟恐人之不盡挹也獨正希先生不肯令人淺測巉之削之闢之固之幽邃之中其光鬱然不可奄斯亦文章之一奇也

開端邈然有意不盡最高之境

題之搭合本無義理做作便成穿鑿所謂生蘖樹上生只得由他說耳然義理精熟人說來定合自然其餘各就所見發揮

文最不易得賓主關照四平八穩令人乃以粗疎為大家武斷蠻做為古文不怕深山窮谷大有人笑倒耶

德行節文云云評敘記體須有此排列時手怕手板輒用總結帶

過自以爲高不知正是沒本事也先輩用史漢法力正在平板
處出色後人不能爲矣
風號雨溢海嘯山崩背助其輪囷鬱勃之氣不作悲涼處是十分
悲涼予長千古拍塲只是會得此情致耳
正波後又起一疊波作結是古文深致亦自史記來
子張問士章文云云評全副精神都用在前四節此處精神迸透
以下推墚盡如落葉微霙隨風消散是多少灑脫灑脫便灑脫
却只得心平伎倆倒先輩樸實頭地不覺硬著扮碎此正希平
生得力處正是他不濟處又不可不知也
思致躑躅不隔絲摩之跡而筆頭靈變步步勾留掩映放極露處
越包函有不盡之味
正希之文每以轉爲曲以曲爲圓他人之圓也熟斯其圓也生熟

則俗生則古一從古文出一從講章時文出也然他人學爲生
則野斯其生也醇一從古文自然得之一則仍以講章時文之
枵腹而貌爲古文也
尺幅謹嚴其中丘壑頗耐登臨只是法密意精法密則意有根據
而生發不竭意精則法有附麗而變化從容矣
以古大家手段行先輩挨講如題之法妥帖中皆有不可控勒之
勢不可方物之思此妙惟震川獨步耳正希乃與之爭席後生
不知法度或粗知死格而不知有真趣妙境者不可不讀此種
文字
自全局以至段落股法句字無一不堅鍊老辣如名將結寨處雖
漸欄樵汲之細皆有精意然只此四字中亦帶得已攪俗氣此
是萬曆後名家流毒深於文者自知之

俗調常從老鍊太過來
正希文必有開闔之區令人目瞤魄動終不奈許多顢頇正說處
又忽然敗露馬腳耳
其至性懇摯必破膽出血不肯爲皮毛冠冕之詞頗太求激越處
亦多過頭語習氣
今人亦好講婉曲然心思不靈巧手筆不奇矯高脫秖成婆子舌
頭一味軟俗而已正希文婉曲直是龍變絲蕩劍飛白練
蕭蕭散散自具清微之趣如與江左諸賢麈尾相對雖名理不入
聖域然不得下儕路術哉
輕罷正面從對面旁面別出新意令觀者於尋常巷陌中忽開靈
境其弄奇討好處在此然其本事不及先輩亦在此後來才人
得此方便儘有生發然手筆之高古思路之幽邃又不可得矣

氣骨蒼峻手法變活文格至此已不勝其高惜乎原頭不是動輒
走作耳
他人爲古文皆貌爲粗硬而已能以雄悍之骨蜿蜒妥帖于行間
無不如其意之所欲爲而未嘗有不關之筍不密之縫則正希
其至乎
題苦于闌溝蒙旻入正希手不覺眼前空曠行處自在亦是瀟灑
有得之樂故凡有題能窘我者皆當於見識上求出路
道得明暢圓利此熟極能脫時妙境不可以揣摩到也
洞民生之細微得國計之弘遠方是名儒經世有本有用之文秀
才時不具此等器識下梢只成鄙夫耳
其心精所注能使無堅不瑕真文中之虎也惜其自瑕處却在好
爲異說若肯依正說豈不更勝耶蓋一時習尚如此雖賢者不

免也。

禪者指道學爲腐，不知腐正禪之病。禪必去語言文字，然又不得不用，雖極力造奇，然畢竟無知言之功。視語言文字皆極粗，故隨手拈用，無非淺鄙。淺鄙斯腐矣，勿枉誣道學也。

文至正希，眞可謂直抒所見，自由自在，不可捉搦矣。惜理不精耳。其不精者，乃其所自以爲極精，而不屑爲此則之精者也。然不精正在此。

其精爲江西，其粗必爲永嘉，此一家倂病也。

艾千子 場中能矜重典實，盡洗鉛華，非老手不能。然主司大半漸染時趨，安能識淸古高質之文，不足責也。評 彼千子罵殺天下主司矣。然則文不可淸古高質耶？如正希又何嘗不遇世，開畢竟淸古高質者少，良主司正苦未覯耳。

艾千子 文章之道，求深乃淺，求奇乃平。若夫淺而愈深，平而愈奇，吾于正希見之，歐公所云漢人之文能以文言道世事者也。夫旣謂之世事矣，世人安能以文言道之如漢人哉。評 求深奇乃眞不淺，此精于論文矣。顧所謂以文言道世事也，須知世事之有王有霸，有古有今，有聖有庸，豈可見叔孫之綿蕞，即稱三代王會；覩魏晉五代之受禪儀注，即頌舜禹天命哉。戊辰以後，文日高古，論者乃謂文字不足關世事，不知此等處不辨，直與聖學相悖謬，而不知雖高古適成亂亡之音耳。

莽莽蒼蒼，提筆直走，其中奧區幻境，無非妙用，若不知有界畫，而界畫秩森嚴，千子且爲所欺，可知其變化狡獪矣。

善用跌踢之法，便使題中節節見精神，結末寬閒有餘地。然講跌踢便自有俗法，求古秀靈變爲難耳。

以縱爲收，以發爲刻，寬下綱，逐步步收攏來，此是[illegible]伎行說秘傳，文人即得之爲逍遙妙法。

殺人只寸鐵，解牛只芒刃，作家得手無多子，直是運用不窮，彼弄刀鎗、荷椎斧者，越多越不濟事。

[illegible] 云云 評 看文字當得其大處，如斯文看其結構極奇瀏，而鍼線又密；對仗極精工，而變化無痕；凌駕極超脫，而斂敘不苟；氣勢極浩直，而曲折無窮，眞文章之雄也。若其滑稽悍惻處，雖極爲快，故是游戲小道耳，賞識落此，必轉入[illegible]尖酸一路，是亦作家之滲漏，不可不察其流也。

凡得力於古文，則變通有法，必無束手坐困之事。

名手作諧談，亦尚有雅趣，不似近人俚鄙，竟是街頭乞錢語。

有進而望之何文 云云 評 入今人手，未嘗不淋漓花簇，盡情痛快，然終是熱鬧處見長，無此冷峭意味，要之能熱鬧而不能冷峭，便是那一邊人物種子。文品即是人品，看此文可想見其氣象矣。

凡虛位能實發，又不擺奪，只是理多而心細耳。人謂其落想如萬壑齊發，予謂當觀其挽强引滿，不肯輕動弩牙時，當之者自須山摧城陷。

意著而語不著，神理悠然無窮，此是法外法，小可未易語此。

空靈宕泆，曲屈盤旋，只如家常白話，此最是文章上乘，然不從漆園老子得來，亦徒爲村嫗之白話矣。

千子云：釋氏如宗鏡錄、華嚴論，皆六朝文字，一義須數十句乃可了，堆砌蹭蹬，予古頭安得以吾輩[illegible]之筆言其理而出之，簡易直截，讀之明快。觀正希作，吾所望者有屬矣。又云微言妙

理當求之如來諸大部中。千子頗訊以禪學爲文者。而斯言又如是。眞可怪也。要之渠只曉得禪不可入文耳。原不會曉得他道理不是。此一派識見最多。也不止千子。

此與體最忌者想刻。然故極意生發處。俱要包裹于吞吐宛轉間。得掩映逗漏之妙。

鄉爲身死三段文云云。評雖多粗滓浮硬之病。然沙礫中正有眞金在。廼先生節義命根也。同時許多修飾秀美者。眞同糞土耳。驟而仰之。若不平淺淺耳。經人百思。而其味愈厚。其用力都在人思路三四轉後。故從皮毛尋之不遇也。遇及時他裏面游歷不盡。

正希眞得禪肆。其文刻鷙英雋。如毒龍餓鶻。又常於格外覓之。如看莊子。不得以理廢也。

不無砂礫剝蝕。要其精光難掩。望氣者夜中自能識之。斯爲眞金耳。

黃陶菴稿內摘錄

學而時習節文云云。評文境殊淸蒼。思力亦果銳。不向人家笆籬邊拾取狼藉之物。眞作家氣魄也。也惜被本心之說所誤。與聖學不相比附。程子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後有作者。不可不愼也。

文無經學。則議論無本。雖鋪設奇麗。不過菴寺之頌莫。吏胥之讞而已。本之經矣。而不熟于史。則于成敗得失之故。人情物理機勢之變。不能發攄明快。惟先生兼攬其勝。

明於事理者。語不必多。自能深中要害。所謂曉人當如是也。擧古今臚件數。說來說去。祇是頭巾腐敗話頭。聽之多少尷尬。

硏山小景耳。自有危峰邃岩。曲池陡壑。則觀者駭矣。然猶形具也。至晴際生烟。雨前出潤。若有雲氣爲變。斯爲神物不可測耳。此之謂筆妙。

比喻亦古文作用。今人都駭聽矣。

大開大闔。直放直收。衝突重圍。蹂躪百萬師。如出入無人之地。大家氣力如是。

熟於史傳。見古來之情形。熟於世故。見今人之變態。要之聖人作易作詩之妙。亦只是此心此理透明耳。摸寫到至處。便是不朽文字。

臣事君以忠文云云。評當時儘多明作。慷慨淋漓。痛快激烈。以先生文視之。較平平無高奇過人處。然彼皆蒙面易心。苟取富貴矣。先生獨不負其言。乃信浮華之不如眞實也。

孟之反不伐文云云。評凡熟于史學者。必重論事而輕說理。好牽引而略本位。務新奇而翻舊案。如此作亦自雄駿可喜。然看得不伐之美有限。而鋪搜功罪之意勝。引人心趨穿鑿刻深之途。而不求聖意之所在。最是害事。崇禎間極尊此派。雲間尤盛。陶菴先生閎博淵蒨。而綜核史家。故亦不免此習。然其文較有體骨。不同浮華捷給者。但學者須辨此弊。正不必舍先生之長而效其贋也。

先輩大家。止發明本文。必不肯脫離一義。其有別解旁枝。則見之大結。足以蓋人之才辨。而又不失本文。此大結之法妙也。

古文老境。不嫌觸俗眼。但取義的。

在人情物理極淺近中。發出至工絕巧。人不能道之文。可知不能文者。只是目前家常日用事。不會理會明白。更無處別尋奇妙。

耳。
原批今人襲用時文，莫不恥笑；襲用古文，恬不知恥，何也？吾謂盜古文與盜時文等盜耳。評看此批以盜襲古文為可恥，今則對題抄時文不惟不恥，且以為妙矣。相去止三十餘年，而廉恥道喪，習俗日汚，下至此可歎也。

老法家鍼線精細，但每于正面却只淺淺地演過，可知意有專精，則力無兼到也。古作者不肯弄小巧，役役亦正為此耳。

原批先秦文有一字句者，有數字句者，有對減于前者，有忽然而出者，忽然而落者，忽然而止者，有遙應者，有斷而不接者，有離而不必合，乃恰合者，此等奇處，古文之絕妙，古文之絕無也。然先生文却又一字一句不似秦文，每接入目，必為抃舞不能置者，何也？明眼人須于此際覷見。評如其語，可知學古在神氣，不

在皮毛矣。其所稱先秦奇處，却不離皮毛上著眼也。果能覷見此際，當不復云云耳。

屈曲達心，是蘇氏筆妙。

論斷題有硬駁處，有出脫處，如老吏引例斷案，雖屠伯不能加；雖慈父不能釋。非關名法高也，只是的當移易不得耳。此便是子長千古傳神手段也。

論斷與步驟曲折相生，層層開放，路路擒拏，迴轉中見其緊峭，史論家辣手也。

矩則之密，皆運于巧思靈緒，故天然脈帶聯絡，行絮飛樓吽燕度縱開之妙。然須知靈巧之源，生於博雅，不博不雅，而徒講靈巧，則但有俗想，徒講矩則，則但成俗法，賺劫入蠱腹，無出頭日矣。故欲作小品佳文，亦須從讀書大本領處用功夫，但于時文尋活套，提法必不可存。

作君子矜而不爭等題，便可想見其人之胸懷體段。韓子謂仁義之言藹如，有一分仁義，見一分英華，二者有偏勝，則其言有剛柔，不能借，不可掩也。俗人于此，大都亦作和平俯剩之論，然所流露者，祇得其浮偽圓融軟美而已。嗜行者則又多傲岸過高之思。惟端人正士，其光明俊偉，洋溢格擧，間雖圭角有未化，精微有未盡，所言不無粗處，則視所見之淺深、所養之厚薄，要之非流俗所能有矣。讀陶菴文，乃見斯意。

一氣渾浩流轉，而出不沒欲併欲散之痕，天然雄深峻厲，題面安頓他人費盡老力，却變化于起滅轉摺之中，立泰華之巔，俯視人間雲雨雷電皆在脚下，斯亦壯觀也。

雖詳於史鑑，而不深達治理，則不能為體要之論。達治理矣，而不

透人情，則雖淹核明暢，而不能使人刺心動魄。此陶菴史學之精也。

原批理致題非幽微深妙，即當明白顯快。然微妙者畢竟不如明快為上。評要知明快原從幽微深妙翻得出耳，若無幽微深妙，便不成明快。

文至情理真切處，雖房老可曉，雖聖人不易，自是不朽。

節彼南山之節文　云云評如是文，安得謂非古文？不足繼歐曾大蘇之後耶？故凡為時文不傳之說者，必于此事不通不能，而諉自託于古文，要先不解古文也。

秦誓斷斷節文　云云評當先生之時，門戶之關正烈，妨賢害國者以詐忠要主眷，其攻之者又多以傾軋為事。先生蓋借題以抒其憂憤，故其悄側激雄快，其結搆拗捩又自變滅不測，此氣生

了情者也

先生文開合甚大。不斤斤于一二句上討人喝采。故知其用意者希。

起收轉側。出沒回翔。皆有大氣運旋其中。使天下好論頭。大套子。吉祥富麗詞句。皆屏置不敢豫。其行間自熙甫以後久不見此體段矣。

評家謂陶菴每於貞邪消長治亂倚伏之間。搜隱摘微。不遺餘力。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凡爲文能具此心此手。又何時文古文之分耶。

陶菴自謂其文如說書。此有讚有罵。何謂讚。先聖之文如題起訖言偏理足。不增不減者是也。此言理如說書。原無說書發口者也。何謂罵。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于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存淺達之類。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直是末等處蹐矣。何以文爲。陶菴文。如讚者則尚未敢相許。如罵者則文氣高雅。亦萬不至是。看來自評不切。其所謂說書者。要只在貫穿過遞結搆上講耳。此是行文機巧。非說書法也。說書高下。只在理眞不眞處分取。

陶菴於典制文。好補題外事例以示博辨。固多昔人未發之蘊。然於旁義牛枝者。於本論必不盡。先輩所以不貴是也。

文章貴體。體觀氣。氣觀理。惟多讀書。講究自得之。不可于詞調間求速化之術也。縱求速化。即落卑賤惡俗之派。無體可言矣。

陶菴文議論駿偉。經生從何摹仿。自不難。多讀書自會。

長題線路結營。隨方布陣。勢到則變幻自生。不復有烏蛇龍虎之迹。看其鎔鍊之妙。每介題目化於行間。何處更覓渣滓。他人以假古文湊題目。生呑硬嚥。中氣空虛。不能蒸腐運用。徒見其完殼不化耳。

閒中公案。指出妙義。是古文逕處。

戰國之刻峭尖儁。無奈人之雄厲。則不大。無漢人之寬閒渾浩流轉。則氣脈不高深。

就其識大體。故典麗中風骨凝然。此太臣氣象也。其起伏頊結。法律精明。而從容閒暇。丰釆煒燁。眞有大神之度。

時文于學古文。只苦猥近軟便。無可脫變處。古文手爲時文。又苦硬盤直放。很伉不相入。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耳。力量如陶菴。乃不覺其爲古與時矣。

陶菴於此理儘粗。故外腴而中枯。望之蒼然若可珍。咀之却弱躁無入心之來。

寫駢子語。不難詼諧點綴。最恐太涉鄙俗。雖有尖巧之思。熱鬧哄堂。是村場笑府。非文人筆也。看大家運用。亦只得逈行機趣。然逈不可及者。難其大雅耳。

開闔散散。順筆勢爲欹側。而題自赴之。若無意於結搆者。每至斷崖絕壑。便旋開轉身。暫過不覺其險。過後速思。輒令人怛戰也。

以題之情事。發我之憤論悲刺。以我之章法。化題之節次說詞。此是古人自立一家之妙。却是古人脫化於前人規矩之妙。

滕文公問章文云云。**評**簡括全文。極有法力。是古文筋節。却又出以俳偶而自見高老。余每笑論文者。必以單行散體爲古。眞不知文者也。

達心而傳以沛然之氣。故術勢出險。皆有江河之觀。非支架補綴

之所敢近也。

長章文看他開發過絕處議論與章法綜引處敘事簡鍊不覺處過接奄忽便利處轉捩游行自在處件件得乎長之筋節。

魚龍沙石流轉洪濤銅鐵黍鉛雜投丹竈隨手變幻自成一則古論使題目融液其中無復見糟粕煨燼之迹及細按題目之腠理無不密澄度無不稱點綴無不完又未嘗蕩溢域外此眞奇觀也。

長題以前裁高簡而映帶不漏稱妙手矣然免不得一箇忙字如飛騎遞驛未嘗不經歷州縣然無一州縣入其眼中看陶菴長題文何其閒暇所以能閒暇者得題中理要而以奇偉忠議行之不沾沾以牽聯點綴為長而自然牽聯點綴入妙此用意與調文之不同也至其筆法之高古雄勁又當別論。

起手換頭處轉拓得開則起遠不測轉關押尾處停蓄得住則悠閒有餘味不幾古文開架出落無從得此筋節。

段落平側迴迴斡周旋良工心苦讀之仍自然正大冠冕此老手善於變法出奇也要得其正詮處精實端凝此却不因法變。

昔友高旦中嘗戲謂乞兒弄蛇歌若眞讀書人唱來須各樣吾云正若近日讀書人都作弄蛇聲耳一時喧粲大噱讀陶菴而未嘗有斷者句文天然大雅信讀書人亦是無所不可

其博雅皆從經術自得非若近人古典但本之時文者也故雖有疎處亦高於依樣葫蘆數等

周室班爵祿文 云云【評】所貴乎周制者于漁于與故知古今制作之本與治亂之由能發先儒未詳之說則雖旁引遠據正見其通達大義鄙豎每守死格嫌其增添議論余最不然其語然

增添不著理要議論遂謬聖道却不可為訓也此文于疏敘朋頗多補義孫若士云曆極議論文氣多漫與動手不類若其研衡時勢縱舞古今周與封建五等論並驅角力余則謂層極而中理孫見其勁妥得漫正為研衡縱舞只在子厚士龍籬下其病益不止氣漫也。

增補典制義例是貴乎博核處然多不著緊要先翼大家非不能挫無暇及亦非所貴也

文章要有刪汰枝節處正是實際必有此力見大家數。

不為新奇驚坐之談但按事入情昌明剴切令讀者如家人婦子商量廿若而生民原始與聖人法制本來無不逼逵漢唐以來除此者吾獨服陸敬輿衛菴先生殆其流亞歟。

呂子評語餘編卷三

江西五家稾內摘錄

評蒐獨詳於江右何也呂子曰吾於是乎有感也三百年制義之作壞於萬曆極於天啟而特興於崇禎亦即壞於崇禎崇禎之興也由江右而其壞也由金沙當其壞也不在壞時每伏於極盛之際於其興也亦然由成弘至於嘉隆非無小盛衰也然理必本於孔孟程朱而文必尊乎周秦漢唐宋故雖小衰皆盛也及萬曆之變則不然初變爲村師之講章繼變而爲佛經語錄是二種者似乎異趣而其實一家蓋以俗學始者必以邪學終未有講章而不歸於佛經語錄者也然其文實俚鄙不足以塞學士大夫之意天啟間乃又變而爲子書子書猶古也如莊之奇列之逸管韓之雄峭荀楊之勁深彼又不能爲也第剽掇其

纖詭險仄之語以傳其俚鄙之思甚至篇中無賊殺寇盜即不稱名攜嗚呼文章至此可爲大亂之極矣然究其淵源實濫觴於弘正中陳王之學故曰壞伏於極盛之際也江右艾南英千子出萬曆之季與其同鄉羅萬藻文止陳際泰大士章世純大力者倡正說於天啟之間論題則復宗傳註體法則準諸先民而又盡破帖括之習直取周秦漢唐宋之文以行之即王唐歸胡之格調亦鎔鑄蛻解而自露精華天下翕然信之於是崇禎初年始知以古文爲時文嗟起濁溺名不一家則千子之力也方是時金沙有周鐘者從社之盟主也其選文行世亦與千子埒然人品心術固迥然沆瀣井泥之不同即其選文也亦一職而一罔千子篤於論文罔則借以爲聲氣籠絡之用故艾雖持論斷斷雖同席者不相假而周則包羅遷就無所不可於門戸豪盛之家尤逢迎媕婀故艾當時即爲世所欲殺而周雖身敗名辱至今猶有護惜稱道之者其所操術然也千子嘗從講於東林爲復社者亦彷東林之後以故千子篤於同學又篤於論文不惜與之力爭其譏訶切直固有人所難堪者一時聲氣之宗皆大惡之不以爲愛朋友與文章之道也而直疾其異已然以千子故東林不可斥爲邪黨乃嗾四方之附和聲氣者環而攻焉力反其說以浮艷爲宗以典學爲戒蓋自是而崇禎季年之文復大亂而不可救矣自戊辰而辛未而甲戌文氣日上此千子之說行也至丁丑而靡而庚辰而癸未遂蕪穢不治則金沙之說行矣故曰興於江右而壞於金沙夫以天啟之極敝而艾與諸子倚其間及其與南中爭而亂也則在戊辰已已正當崇雅黜鄭之時而已音移律變然則盛衰倚伏之故不洵可鑒

哉千子之言曰文章之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王蘇而大振故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斯言也千古之特識即起左莊馬班韓柳歐蘇諸公於今日無以易其說也然而千子亦有未盡其道者知以周秦漢唐宋爲文矣而其爲講章佛經語錄僞子之病猶在也知以傳註爲理矣而其爲陳王陽儒陰釋之根猶未盡也所謂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故一時之文亦止乎此而不能窮軼乎古人此則千子之所少也天下之求上乎千子者固當因其道而加精焉即欲攻千子之失者亦必於此鍼其痏而豖其瑕躋當時之文於成弘嘉隆之右則其足以壓倒千子不難耳奈何不爭千子之所少反取其鄙爽不屑爭者以攻乎千子是猶結群羊而角猛虎適自殘其生而已

於虎何傷乎。蕭力既消，公論益出，千子之說，固可以傳信古今。而當時浮競之文，久已同腐草死灰矣，豈不悲哉。宋元祐之政，足稱盛治，惟能去熙豐之弊也。其不能上擬三代者，司馬韓富諸公之所少也。繼元祐者不紹述三代，而紹述熙豐，則不惟失元祐而必至於宣和靖康矣。崇禎文字之壞，何以異此。夫一江右制義之盛衰，無足深惜，吾獨感崇禎之初，直足越成弘嘉隆闖宋制以來之所未有，而爲諸浮薄黨爭所敗，不特不能與且毀滅獨𢧐古今聖賢之源流，有不可復振者，與抑氣運使然，所謂曆不可支者，於文字亦然與。然其爲升降得失之故，亦概可睹矣。此吾於江右之文，獨有感也。其附以楊澹餘，何也。曰以文品相近，且生同時，產同地，故并及之，無他義也。說

羅文止

四家之中，獨大士名極噪，至今羣稱企之，固未必盡知大士之美也。震其氣魄議論，又多且快耳。夫則大力猶有推之者，亦驚其辭角與衆，疑其爲霸者也。至羅先生則知者益鮮矣。然而其文實踞三公之上，以其無色聲香味之可悅也。故民無能名焉。爾背序其品曰，羅爲最，陳次之，章又次之，艾終焉。問楊維節之品何若。曰在章艾之間。已而曰前評殊誤，羅爲最，艾次之，陳又次之，章終爾。楊較維節艾之識力高出前輩，非諸子所及也。或曰昔者艾千子與次尾諸家亦嘗推羅爲第一矣。然其後譽漸衰，得毋日久之論爲足與。曰不然。昌黎之文，李習之皇甫持正已極推尊，然至宋初猶無信之者，待歐陽永叔出而後千載無異詞。故近則以親信者而傳，遠必以明辨者而定。

竊聞四公之爲人也，陳戆朗而傲疏，章豪宕而鏘刻，艾則剛正簡直而不能容物，惟羅沉靜澹易，獨無矜競之風。此四公之人品，即四公之文品也。四公生平并窮，然陳章皆爲南中聲氣所撒，致陳宋於東鄉，而羅獨嶷然，始終無少間。此又以文品驗人品信驗明。豪宕者易搖，而沉靜澹易者難動也。故擇友者但觀其文，而其人之性術可得矣。或疑有文者行多不逮，曰無行之人，文雖佳，定有病在，人自不察耳。以上記評

四家之文，外間皆震大士而奇大力，文止之與頗黯淡，然其文深靜幽微典雅，不爲詭色多含蓄，不盡之妙，不屑與人爭朝夕之榮，其本領甚高，三家不能上也。當時千子次尾爾公諸評，亦多以第一許之，絕非阿好耳。

題之以莊三句文 云云 **評** 其氣體則端凝和厚，其風采則典雅高倚，真盛世之音。然此爲人所共見而易知，學之每成膚庸，蓋徒

從其氣體風采求之，而不得其本也。須見其義理精醇處，皆經術之深，是王者儒者之道，更無一後世功利駁雜之意攙和其間，尤豫章諸公所難耳。

艾千子 每於拗處借處鎖穴，因鎖引入正解，但恐後生效之，無中尋有，強生事耳。**評** 粗中有細，拙處生靈，披沙得金，往往足寶，只恐後生讀之閉塞無味，反致厭棄耳。若胷無中尋有強生事來，便有一分生機可救矣。此文止一服奪命散也。

思必入人之所不思，寫必出人之所難寫，刻苦之至，乃得明快。

文止文於一切塵辭，并世間浮艷，皆唾棄令盡，自闢清微一路，不容熱腸人尋味，可謂峻絕。

清微峻絕，不爲邪說所障，惟其明也。理明則如說話，淺淺淡淡，脫口輕便，而意味深長，是爲最上。

文止刻畫中理處眞有敲骨打髓之能實不走人心熟路故驟覺生澀久之味出矣。

【上老老三句文】云云【文千子】平實但不耐咀嚼【評】果平實未有不耐咀嚼者此非平實乃膚隔耳。

凡語欲放活只當於意思言句內用縱脫則道理圓瑩乃眞活也若以文法說破要命皆要得指點之妙卻非眞活反著不著相之相矣。

先輩只老實正講而意思深厚不覺其敷衍也故上本平序含下意便是隆萬後巧法以隱約不著迹爲佳若今人實此訣便滿紙占奪反成容易法門敗壞古法矣。

【文千子】題緒甚煩當以簡淨取之【評】且不論煩簡先須明白此理分合貫通處講得清切爲得文衍便是冬烘耳。

高著眼孔境象甚寥邈廣博自非恒見所云讀朱子齋居感興詩寄思物外而不託仙佛之間學者得此意爲難也。

語語似有餘閒卻都是題中筋節無一語落閒去閒正是其筆妙耳。

宛宛摹寫一轉一折皆有幽微幻渺之思以引之使人不測卻味之百過而不窮文境之仙也。

筆意超然不爲理趣所困縛是文止勝處但能切理而超然不受困縛乃爲至耳讀者須於此得箇進步。

【邦有道三王句文】云云【文千子】高華典重與題相配【張爾公】文情微創正少典重【評】文所取在氣骨張所求在神韻故典重二字亦移步換形要皆未爲至論理鴻深則氣骨神韻自然典重但於氣骨神韻求取不可得也然視世間以濃俗詞句爲典重者一家之論迥絕矣。

老樸醇古氣脉深厚此種文極難看將毫反覆數番終如嚼木札耳於此有箇見處身分已長進矣。

著眼在題目之外盤旋激盪不使一筆粘著亦不使一筆疏離亦不使一筆游衍亦不使一筆徑盡若風在千萬里不可思處落頭滴滴都入眼裏此種非細心靜會不能急切領略其妙。

文止文絕無一點浮埃無一絲煙火氣出浮其行墨清泠微哦生人道心間有理不精穩處淡其經營之苦然其思致已迥絕矣

【天下有道四節文】云云【評】相題之節勝自立行陣出奇渡險寂然不覺乃神勇也其勇在智略不在戰鬬故舉艱鉅如輕纖令人慨其營壘處足生千載之思其意有餘也。

淸公題引機致飛流他家滑溜一過意盡矣文止卻耐人耽翫其味厚其便利中有澀嗇也。

其言必令人微會乃得足知其烹鍊之苦。

陳大士

大士爲文以奇多鬪捷驚人故多滲成少精擣多段幅之奇少全體之美今集凡有一篇半首數比之佳固無不錄其有大謬於理者恐後學別見反以爲奇而效之則誤世不小故亦抹存以見瑕瑜之不掩。

近日坊選好竄改删割人文字然以施於時下之人猶可今且汚及先輩不可也時下之人學問淺薄雖有稱爲古者其底裏不過講章時文而已正如方言土俗爾汝共諳然猶有高出選家者不足以服其心也況乎先輩之文源遠流長雖極粗率之調腐爛之詞必有來歷一篇之間自成片段與今之聲音笑貌迥

不相及。古人謂身坐堂上，乃足判堂下之是非。今豈特堂下哉
直坐之門外者耳，乃欲更反門內堂上之言，不亦異乎。大士之
文，粗服亂頭，不無敗闕，亦西施之病捧心成妍，奈何以講章時
文之鄙穢闒茸，其間糾狗於貂，點金爲鐵，不畏天下後世或有
通人笑罵耶。陳上記言
大士先生文，人但驚其奇縱，不知其法脈細淨處，是爲老作家。凡
一字入其手，必有兩義，文即有八比，或多排小比，亦必每比各
有義，不犯合掌架屋之病。義雖多，句雖碎，而章法首尾有體股
法，又節節相生，定一氣呵成，轉轉見妙，此皆古文正法，非抄套時
文之所有也。又有一種略去畦町，標舉指歸，而已得要妙者。有
淡點冷逗，疏疏若不經意，而邈不可及者。有直起中竪，斷立奇
偉，而餘地輕置，不顧者。此皆古文之變，別又法之最高者矣。特

其理求超，而每失之邪異；論求新，而每失之駁雜；入情過快，多
俚俗之談；發抒急盡，傷神蘊之妙。艾千子譏其心粗手滑，此則
先生之所不得而辭者耳。
一線到底，而翻騰跌宕，不見其針脚穿度之迹。此法極精熟於史
漢韓歐，乃得其妙耳。
不沾沾比櫛排組，但曉暢立言大意，於肢節關紐處提揭得了了。
自足領略其妙。然須手筆高古變化、徒講虛法而無
大士手筆，但見猥陋耳。
因不決選□何文云云股份人機法絡繹之妙，所不必言。所難者
中講史事，而無一事及史，蓋吾設言於此，而百世事無不該，以
是徵奇博耳。今之作者，則胸中先擬史中何人，其人何事，而後
發而爲文，宜其所指偏偏，所舉彌漏也。評所謂今人擬史中何
人何事，猶是崇禎間文人語。近亦并無此擬作矣。要之講史學
作四書文義，已落下乘，故朱子力辨東萊同甫之失，如大士所
言，亦不過較他人多擬幾人幾事耳。所謂吾設言於此，而百世
事無不該。除是聖經始得，如易卦象爻，足盡宇宙之變，惟其
理至也。史學只就事上商量，每反以古今成敗利鈍掩却自然
道理，雖或有億中之辨，亦只在人欲功利上分明，安能令百世
事亦無不該乎。
虛懵之言易工，切實之言難到。
山無蜂巒起伏，即爲頑山；水無波瀾蕩洄，即成死水。文之佳正在
起伏蕩洄處得意耳。
每從人生有初大源頭說來，道理極大，通體爲之劃然，文字不具
此識力，必不能到古大家門下。

文章須得大頭腦，則下而意理細曲處，皆包貫得到，從瑣碎枝節
尋湊合之法，雖綱布成局，不能達也。
先輩極奇横文，於法律定不走作。
雖斗耦大士文，皆自傳註大全及先輩中來，而特故高巍其貌，奔
放其勢，幽渺其思，以示不苟同於先輩，使人不敢以傳註大全
及先輩之迹求之。余謂不然，大士之高巍奔放幽渺，自有佳有
不佳。其佳者，正可以傳註大全迹求，而深得先輩變化之法者
也。其不佳者，則故爲其貌其勢其思，而實無當於傳註大全同
於先輩耳。
大士文中有雅有俗，須別出之。其俗非世間甜熟之俗，乃老舉過
也。出講義語錄之俗，此最難辨，文人須留意也。
大士文粗處儘多，其精意似不背意，闇中筋節，却別有光彩組繡

州於鈷鉧潭西小丘剷草斫榛而後嘉樹立美竹露奇石顯正
賴善遊者耳。
立於題外推論取意刻鏤易耳得窅渺洄洑迴波徵遂最難然畢
竟是討便宜法門先立定入虎穴取虎子其神韵又別此非大
士諸公所能也。
大士文全在題之空際著思議看其出落轉捩結束處見作家大
用讀者當細玩之此即古文手法也然題之實際却多煙嶂遮
是他做虛神不暇及却正是他不能不濟處若先立定發揮得
實際精足而於出落轉捩結束處又得古文出色機趣此其所
以為至也
長題雜碎題看其捎捝有法點逗有手筆串照有巧思已足以豪
若總攬大意更有宏論與識則作家之體備矣。

文章大求儁快未免落纖纖亦何害但纖則必傷義理。
筆筆放敘活放敘鬆愈活則與相愈鬆則結束愈緊精悍中
仍寬宕有餘淡折有味此又非粗疎貌古者所曉。
古氣盤結而成有勁矯之力有悲壯之音又非衰颯淒涼所從出
乃所謂鈞天之奏也。
銘鑄全題自造鑪範隨手匠心皆歸妙法此種文若不精熟於古
從何處見來。
利弊所以然處能鑿鑿言之千人共曉看世間再說不明白人真
是氣悶也。
三叠文法人所厭大士用來却可喜只是意思多不是文法奏合
也
沿山尋澗杖屨遊覽不過領其岡丘壑之勝而已忽有奇禽怪物
異翁毛女隱現其前然後驚為神仙之境。
大士文每不必其有甚精之義但隨文勢轉捩爽然如人人欲出
諸口而不能遂而此能出之又無不以如此出亦無難而試為
之又不遂也。
凡能精於跌法則題之虛神無所不出屈曲無所不盡矣但其為
弊也則未免有剜肉成瘡之病是在善學者耳
大士亦復草擬口角却不似近人狀猥瑣俗正如弋陽與崑腔不
必較曲門做作只排場鑼鼓間雅俗迥別矣。
直哉史魚章文　云云評原是上下兩截出後作合論其法甚井然
只為筆法纓帶花簇局陣見生奇幻令人眩惑不能界畫耳然
串插之法有巧有弊不足為作家驚歎只一種情致低昂頓挫
淋漓不窮隨筆起伏曲摺皆成神趣此真子長之遺而韓歐得

之以千古者也。
倒繪抑揚自有纏綿婓娓之妙自蔚宗以還只杜牧之李義山能
拾其遺韻
大士文語多奇創岔涌而出其粗疎有不暇擇也學者慎取之得
其雄駿足以破凡猥陰豪之痼。
每以淺俚之論立說而使人忘其淺俚氣高故也然學者不可不
知其淺俚。
用意必名儁舉止聲欬迴絕凡近如入深山遇異人冠劍服食無
一不起上古之思。
實講處多苦無精義此所謂本領雖奇才博識不能襲取者也。
就大士所見發洩自有精力若深切義理其光芒不知更復如何
故學者貴乎見道分明則為文字高亦非此不可也。

熱於人情事故發抒明切處至理亦出其中。
淋漓痛切遒宕鬱沉得歐曾之神。方有此種景致。此不可以文法
套借者也。
筆力高古脫變。故出沒穿插。皆有奇趣。
明明如聽鄉談。了了如開家信。此大士先生不著意而自成一奇
也。惟其自情此奇。即亦是不精密的當之所由來
[illegible]之初文云云。[illegible]聖賢之道。不外人情物理。於此道得明
快剛成全文同也。第情理透矣。而其所以究治學制之要不本
之聖學。則情理愈透愈流雜百氏之術。未為得也。茲則醇乎儒
矣。
其結撰純是古文。雖有粗疎處。今閱日不敢指摘。亦文中之龔蓮
太白也。

凡文字要過火求新。毋於理上別生病痛。看先輩文便無此蹺蹊。
一味作詭誕之思。不復管題意是何理會。令讀者眩其奇而喜其
妄。不妨以天地聖言佐我戲詭。此弊病豈淺小者。然皆自添圈
荄。猶得來文人毋溺之而不知返也。
題義全無體認。其病正坐題外運題。題外逞題。只為不曉題中。道
為無聊之策。
短幅文字。看其寬開幽宕。縱橫矣。亢有多少境地。
論極情事。必有根据。根据經術者。精當典雅。根据後世史集者。多
不合於理。而情事亦謬。
典制茂實。非所難也。逝以大氣。維以宏議。錯以嘲諧。而鉅麗之觀
備矣。
近日一種議論。謂文字忌入褻亂妄夷之言。而務為諂阿古様自
稱冠冕有體。是秦始皇之碑銘勝於三代之謨誥也。
極繁重堆垛之題。入大士手。如孤帆破浪。線索在我。風水由他。
峽橫江。千里瞬息。旁觀為之驚喜。舟中人甚平平無奇也。
六朝琢句。致之錯落纖曆。三唐長調。學者亦雖俳儷。文家遂戒不
可為。而并薄古人。不知其自少本事耳。金丹入手。雖鐵石皆能
開點。如陸宣公偏以俳調見奇。求叔子瞻時為工句。而氣體自
高。何嘗貶損其光芒哉。大士賢聖之君。作多用六朝唐句。而運
活流轉。不見其組練之迹。亦其流亞也。
文之奇橫者。以其變化於法度之中。不可捉搦。而自合。乃為真奇
橫耳。非盡棄繩尺之謂。文之有體。猶人之有頭目手足也。頭未
訖而手已生。目下降而足上出。豈復成形貌哉。
其心尖。其手快。故能屈折批剝。無所留剩。心不尖不能入。手不快
不能出。天下名區奧迹。為鈍根封錮者多矣。

機法高議識警。大士此種得古人意深。人偏賞其放誕。不善取大
士者也。
風神搖曳。如江風送烟柳。感人正在無定處。
以粗淺形精勝。令人意明。此是大士長技。
毋從俗說凡情。刻出痛苦深激之言。如名優演淺俚劇本。自能令
觀者墮淚切齒。非劇之妙。優之摹擬神也。
千子謂大士文句字多俗。俗字最確。但其俗在識見議論。不在句
字也。以其句字為俗。則彼有詞矣。古人粗枝大葉。毋不揀擇句
字。然識見定正大。議論定精醇。
大士文有初閱其莽蒼。細玩嫩過。亦復多兩勝之致者。如入簹篠
中。忽拾香樹。如歷蕪穢處。時遇芳蘭。要是異珍。不肯近迹正耐

人廝採耳

清辨洮洮言短旨永此吾人齷齪也一雜俗話失其妙矣

大士文每善於轉曲處別出慧解妙趣相生不窮

凡文與題義及上下文不相比附卽有奇情偉論總屬粗疎看先輩不肯如此不是不能施設施設來徒成疵痏故不爲也

大士文轉折處極竅變但好爲尖新刻鬪之言反成小家子輕薄兒氣頭耳

倚人力

讀章文當落其皮毛而搯其骨髓但知章爲子派此爲皮毛所掩也其回斡雄勁間架簡潔自得古大家之遺而思力刻深每於奥窔族腠之閒別開幽徑窅渺冷峭其味無窮第不耐粗心人領會耳 記

章公文以刻削堅果爲宗意之所極無微不入境𠓗力盡亦無留餘得之子家爲多故常時以爲子氣然亦自成一子非抄套子書爲之也其自信過銳多不顧其安處頗好逞杜造之見是則其短也

振筆直書如寫家信如與鄉里人話故津津不已曲折飽滿皆眞意所自生更不須脩飾一句大家最上品也

看題字不甚親切故時見腐談凡腐談皆理不眞也

任道行哉藥文云云**艾千子**平常耳然間有醒語**評**極平常中有醒語先輩之妙盡之矣江西社中正多了求勝出奇一轉耳要亦平常中無眞滋味故然

大力文大開大闔大轉大摺勁力張詞淵翻霆碎眞得老泉之悍東坡之雄矣若眞論題目道理卽索然氣盡且縱與逞一奇快耳

艾千子文至東漢愈排愈踈愈整愈稚愈新愈俚大力於時文限未窺西京以上耳然據其詞氣亦當在王充論衡徐幹中論之列嗟夫天下不知古文此腐儒之罪也天下知有古文而不知辨西京之古東漢之古則亦近日名人不讀書之罪也**評**文之古在神理不在辭句並不在俳整散行間也自秦漢魏晉六朝唐宋來皆有其美有其病豈得槩一廢百哉千子之言似高實過誇學古者多謂其付合耳

文有短短數筆而結搆段落一氣盤迴其中丘壑甚邃局勢甚寬閎此大家小篇中藏巨法也

學公穀須得其用意深細刻銳與筆法峭冷變逸處不徒摹皆只角也文字中自有此種妙境千子以爲蝸徑蚓穴終傷大雅則

不足以極古今之能事矣

至深極微者出其手下不覺鬆脆新鮮見者以爲我意亦爾而百計不能達非其口吃指攣也心粗則渾耳

行夏之時句文云云**艾千子**此等題藴人人所知人人能用何必大力且能不用星官曆家言方佳**評**亦不必盡去人人所知所用但就其中取正大之理的確之說而發明聖賢實用之至道乃爲學者之文若但臚列星官曆家子書稗說以逞奇博而無當於道是爲浮濫之文人云亦云庸雜無意理則村敎書之文而已此則意欲爲學者而不能亦未免出入於後二家間有之矣

文人好撥演俗話大約有二故一則正當道理不充足借以支架粿門一則要聲價天下庸陋耳目然庸陋雖讚而不敢宗從爲

老學所訶摘，故不足爲也。

文千子 古人爲文，必曰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所謂爾雅者，無俗噯無鄙字也。三字經四字句，强學公穀，而詞句皆鄙俚不成文。看大家文字，從無此。評 謂文須爾雅，誠然。然古文自有似樸拙近俗而實高古者，又不可以一格泥眼觀也。即是作語句，亦自古文來，第下字有欠透當者耳。直曰鄙俚，則大力不服矣。世間惟假爾雅而實惡俗一種爲最不堪耳。

大學之道節文 云云 文千子 意境粗淺，何不澄氣凝神以出之。評 亦非氣不澄、神不凝，且講先明理耳。理不明，澄氣凝神何益，越澄凝越差遠去。

大畏民志二句文 云云 文千子 上句講太多，下句講太少。評 且不論講得多少，先須講得是。若是時，多亦可，少亦可；不是時，多少總沒帳。其病只坐好巧，言纔弄巧，便亂道矣。

不肯體認註理，欲自撰新奇，未有不成鄙謬者。

文章有禪家殺活縱奪之法，如大力不得於心兩段文，先說破都不可，是殺法；前半放可字，是活法；趁他可處儘箇盡，是縱法；即從可字殺出不可來，是奪法。

文字到理透處，莫能推排豪傑，展拓萬古，其機陣之靈變，骨力之蒼雄，又因之而益奇。

逐步刻劃，每成粘滯之病，求巧得拙矣。行文得大意所在，屈曲闔自然盡變。

大力文實好，還其博雜，千子砭之，最中其病，然博雜不足病，病於此理無定盤針，便爲博雜用，不能用博雜矣。

萬物皆備節文 云云 文千子 此等文在淺學者讀之，必以爲古以

爲削，吾正病其不古不削也。從古未有以斲削爲古者，亦未有以減字爲削者。古者莽蒼樸拙之謂，削者峭然千仞，壁立無可攀緣而上之謂，以減字琢句爲古削，但見其稚耳、鄙耳，無節奏頓挫、無波瀾耳。評 千子所貶者，以語句言耳，抑末矣。題之理解全不是，又何論語句哉。若以文論，亦不可不謂之古削，第其古削出佛經語錄，及後世子書講說，非先秦以上之古削，故不貴耳。看周秦文字，乃知古削之真妙也。

能使題中虛字顛倒飛舞，如蝶弄遊絲，燕掤花片，縈疑無定，可玩而不可捉摸，是爲筆妙。

文千子

先生文初亦以纂組古博爲奇，已而漸趨平淡，復於平淡中復發憤刊落，爲樸鈍硬瘦之業，其品益高矣。論者不知，則以爲江郎才盡也。先生極恨歎每形之書尺，蓋文品愈高，則人愈難曉，固無足怪。然在先生亦有一間之未達者，但於氣體景象之間，講究極精，而指歸所以然之處多所疏略，故微見其外强而中乾，質清而味薄，使於此更上一層，豈諸子敢望其項背哉。即至今無一人歎賞，其足以陵轢古今者，可自信也。評

自有制義以來，論文者甚多，然吾以爲知文者，先生一人而已。於古今體格之變，無所不知，故其見處極高，非餘子所及。所少者理境不精耳。其自作也亦然，文品老而益篤，得古人皮毛落盡之妙，自謂一意掃除，覺古人深處頗有所窺，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且有詩云：昔友陳與羅，巨刃摩天揚，蛟能盤大幽，鬼語爭割强，爰獵經與史，嘈雜奏笙簧。近者思簡淡，淨洗十年藏，先民有典型，震澤方垂裳，古貨今難售，刲羊亦無衁。誠確論也。

但理境不精。則簡淡高老。無有至味出其中。未免外强中乾。時流因謂江淹才盡。先生甚不平斯語。蓋所爭祇在外面一者。斯先生之商於俗眼者。雖有古今雅鄭之不同。亦尚落皮毛上事耳。

先生有云。目之所見有物封之。不能盡𡨥者。至江天萬里。目盡孤鴻。青山一髮。杳然天際。爲平生於遠耶。抑平而後遠也。當時雲間諸公。極詆其淺薄。是以間諸公未到此境耳。文章到平樸簡淡最難。文先生於此直入古人之室。故其衡論前輩。背超越凡近。其自作未能造至處爲是耶。解未徹本領入精。要其於文字品類。非後生所能拍其肩背也。

文無論虛實。虛中有厚味。不落空疎枯寂。實中有真氣。自然官止神行。兩種境界都到。方見作家本事。

雲獨峰而迴盤。水遇石而激蕩。皆有必赴之勢。故中間變態環生也。

于子文亦雜語錄機鋒要之萬曆間腐爛。天啟間鬼怪。其源流病痛。都從此得來。

老樸之氣。千里在望。但未免茆葦亦藥生蘼衍耳。故文章必須丘壑長江峻嶽。亦丘壑之極致也。

只是實做題意。則語脉自得。摹演口角。則題意無著。而語脉亦假作家得法在此。

文章道者筋脉處。不在多言。犂然有當於心。

于子文實講處不無粗粗處。却見老境。今人不能粗。正復近他不得。

平正老淡處。正有滋味。所謂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者也。

安頓段落。穿插極有法。其轉折收放。筆力又極天矯。憑他顛倒拈弄。串繪作巧。而無一言之傷於理。此爲作家耳。

老樹槎枒。不必有虬枝密葉。而氣色自鬱然雄異。其槎枒有力也。

楊維節

先生文刻削清寒。固年數不永。亦勢不能多也。

先生之文。善於用遠。含吐落𥨊。渺然殊不著題。而曲摺起滅。則皆題之膝理骨脉也。惜其本領出於禪。故不能府突先民耳。要此一種文境。雖先民款未曆矣。問同時如楊機部伯祥。亦江右之爲古文者。何爲不與。曰機部得蘇門風力。然其勢太直。氣近浮。要其精蘊固少矣。微按之律。亦不細密。餘文雖極變逸。然藏針線於諸文之中。於成弘規矩。因森然也。江右諸家。正以其得先正法耳。先正之法。古文之真法也。以上記評

學而時習章文云云**評**於下兩節見得地位甚峻。消息甚微。斷崖凍瀑。間閣幽香。如綴若遠。若近踏冰破雪。曲討微尋。乃出疎梅數點。如是如是。所惜者首節未得真地位。真消息。連下面止到一得孤巖邃洞之奇。與三島十洲間所有。正不同耳。然已離塵世恒觀矣。

我讀其文。如遇其人。在散仙古衲之間。所餐者松橡耶。雲霞耶。所行遊者荒山深海耶。所爲伴者玉女六丁。菊龍馴虎耶。俱莫之知。雖然其位下兒孫。必增鬼趣。

意鍊而得深。氣鍊而得高。局鍊而得脫。遡語鍊而得精微。鍊之一字。文章之妙訣也。然以吊栲腹捷口之人。致他鍊箇甚麽。

維節文高微淡雅。於熱鬧中別結一世界。

總無浮俗之情浮其腕下。然頗多粗淺見識。糊踞胸中。在維節固

自以爲從刻鍊危苦中自得之極致。與他家紙上研窮者不同。

然這上面更有在也。

立勢力之局、而無實力量以御馭之、徒見繃布之苦。此能驚恐俗

而不能驚老僧者也。

飛仙去來人間、人以爲變詭狙嚇人、不知他只自由自在耳。爲甚

諸人不肯自由自在、只爲公等滿身都是塵土俗氣、自已纏縛

難解也。○只可惜於本領欠親切、故道來境象不失之過高、即

失之粗。若此處理會仔細、世間更有何等文品能出其上。

眼前容潤、指上瀟疏、是雜節勝人處。

但有不中把了處、若其中的時、不第能穿七札、直洞穴輪于九重

鐵鼓。

文氣極高曠靈幻、而見識粗在、故少古人大境界、而自闢一塗。

其思致幽微、而筆情杳冥、尋常路陌、自出新奇、則所謂自是君身

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玩其用筆超脫、忽去忽來、有意無意、有迹無迹、如神君之至、靈風

蕭然、舟泊中流、旗飄墜雨、可思不可期、俱在雲霞山海之外。天

下依口學舌之徒、從何處乞生活哉。

渾浩流轉中、復具孤情曲致、淡韻幽姿、此大家之所未有也。

凡文章輕重、看用意手法所在、不論分股及字句多寡也。作者原

未嘗有重何句意、但做來却已如是。此亦太討好喜小巧、不精

於古法而自抒心得之弊。

筆勢天縱、機局迴盤、以漢人之遒峭、行宋人之潤疎、故峻而不寒、

雄而不滑。

文章意致貴極高、疑潔淨。如淸秋登嶽、顧視莽蒼。咫尺萬里、皆成

沆瀣之氣、然於嶽麓之郡邑亦不必了了也。

惟天下至正奇文云云**孫若士**文字大處在養脉、細處在淨詞、此

文小起內將題旨說盡、是不養脉之過也。篇中家人父子君民

親友種種雜見、此不淨詞之過也。**評**小起爲首五字作勢不爲

說盡、中後拉雜引倫類來講、不無粗礦、然亦多所發明、吾止恨

其發明未盡、爲未甚項耳、亦不爲不淨。古人說道理樸實頭處

儘亂頭粗服、藥大枝疎、不似後人含糊活蛇、然其理既與命盡

豳渾厚、糟粕煨燼、隨手拈來、無非至寶。後人講究淨詞、其所吐

露不甚喊啞、故文之精粗、以理爲斷、不關詞也。孫評故爲膚流

說法耳。

於本理無所知、亦更不求知、只就自已意見造爲夸誕之言、則但

有粗妄而已。

全理盡在隱躍間、而烟遮雲護、止顯當面峰巒。此文章掩映含蘊

之妙也。

章法離奇、似整實散。一氣蹁躚、極勢相生、曲旋直下。莫不有自然

不可捉搦之妙。此非變法、乃精於古人之法者也。

渺然落筆、定從人思路幾層外破碎穿穴而出、故極熱鬧潤縟之

題、入其手、定別有深微之致。

維飾文清微靈湛、極盡幽思、惜解題不的、雖有名理、亦多玉卮無

當。故行文以看書爲主也。

呂子評語餘編卷三終

陳大樽稿內摘錄

復社之支其文字行世風氣爲之一變者。莫如雲間之幾社爲最盛。一時蒼華爛熳偶材蜚出其崢嶸足傳者。如夏允彝彝仲。周立勳勒卣。徐孚遠闇公。王光承玠右。及大樽陳子龍當時即爲四方所推重。數公者亦皆激昂自負。思以其手足之烈支維傾折。戶名號於人間。慨然有東漢江左之風焉。而數公之中。其才倚足以排斥。氣魄足以懲陵。光華足以炫耀。辨駁足以鼓動者。又皆服大樽先生爲之首。及其終也。有以不得志病早死。有間關播越不克有成而死。有亦脚雜田父終不見人自湮其跡以死。皆風標挺特。而先生與夏公致命危流。大節爲尤烈。嗚呼。其平生期許可謂皎然不欺而先生之領袖諸賢又豈苟然乎

哉。然而氣運傾移。有非人力所挽者。雖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且爲氣運所使而不自覺。則吾於雲間當時之文。蓋三歎而竊惜之不能已也。當崇禎之初。其文驟進乎古。理雖未醇。漸知有先正傳註矣。而忽焉潰決者誰與。其人有主名。其事有緣起。然而君子以爲此皆天也。天欲亡人國。不欲斯文之興於此時。則必生其人其事以敗之。即志義有才略之士。亦靡然而崇其說。人品以晉爲高。詩以王李爲極。文字則以東漢魏晉齊梁爲宗。而詆黜唐宋。於宋之理學爲尤惡。如猛獸毒藥焉。至於波蕩陸沈而不可復理。則豈非爲氣運所使而不覺者與。然吾以爲諸君子之陷入其中也。亦有故。彼見夫國勢窳潰。內外交乘。兵罷而不足用。財匱而不足支。士大夫習於文貌相欺而不足恃。其弊略同於宋。奮然思有以振起之。而誤信艮知役人之說。以爲宋

之弱不可爲。由於講理學不講事功。於是其體取之眞率脫落。其實取之功利作用。其爲鼓舞標格。不妨取之倓詭豪華。而所謂傳註先民。及唐宋大家之學。皆近於宋弱而不可爲。嗚呼。是何所見之謬哉。夫北宋有二程而不能用。其所用者爲王呂章蔡。南宋有朱子。不惟不能用。且斥其身。禁其學。而所用者爲秦湯韓賈。由是以至於亡。然則宋之弱。正弱於不用講理學之人。與信用講事功之人耳。然而諸君子者。方且謂召茲以人力挽氣運也。而不知其所爲挽者。仍氣運之使至於亡而不自覺也。夫天下靡劣萬靠流俗頹壞。無足爲怪。惟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不免於氣運之使。此則眞所謂天矣。莫可挽矣。今觀其一時所作。雖陳水文選。然其本質超然。皆不爲體調所汩沒。彼其才情足以排斥。氣魄足以懲陵。光華足以眩耀。辨駁足以鼓動者。猶

英英然自出於豐詞擣句之表。使其講求理學而得周秦漢之眞源。以極夫唐宋大家之派別。則其所成就何如者。然天下將亡矣。而文章氣運反如此之極盛。則古今以來未之有也。故曰天也。崇禎已巳。大樽與艾東鄉爭辨文體。陳主文選。艾主唐宋大家。反覆不相下。時東鄉負海內宿望。以前輩自居。而大樽一少年與之抗。至詆訶攘臂。吳中後生相傳爲快談。然不二十年而國旋破。兩公皆殉難。而大樽晚年文字。亦刊洗鉛華。獨存淡質。卒同東鄉之旨焉。此亦猶弇州之於震川。有余豈異趨。久而自傷之悔歟。夫文章指歸。千古一塗。浮氣消則至理自顯。安有絕世之聰明而終不悔悟者哉。然則是稿之文。固先生之所晚悔者耳。而又何存乎。蓋先生之生平。不必以是稿傳。是稿之美而未善。亦不足爲先生諱。顧崇禎季年之文。莫若于雲間。雲間

之文。又莫著于先生。其光芒四發。固自不可磨滅。而所爲氣運之變。與人力之奇。後世可以觀感者並在焉。則先生此稿。固有不可以不存者也。評說

先生文稱落多高曠之致。其視漢唐間人物品節。固足盱衡錯點無餘矣。弟聖賢分上說不著耳。

好言史事。好談功利作用。好二氏無忌憚之說。好聘奇才而又疾聞理學。其議論必極於亂。以人物先生之名節而猶不免。亦平日之習說之也。不可不以爲戒。

評家謂卧子文自庚午後漸仰矩矱。看來畢竟牀牀無精詣。所謂漸仰矩矱。亦祇是氣局漸老成耳。義理須實得。當時不曾用得工夫。雖俯首不離脊見也。

六朝駢調。人多以爲卑靡。大樽爲之。更見遒逸。此杜少陵自許齊梁後塵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今人貌爲漢魏盛唐。乃真卑靡矣。

有大開拓處。有細筋節處。闕其一妙。不成作家。

雲間仿古。大率在詞調風韻上著力。

觀思明二句文云云**文千子**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此雅句也。節而爲融朗。則不雅矣。明四目。達四聰。此典句也。節而爲明達。則不典矣。近日名手往往犯此。此風始於六朝。其意以組織句字爲主。若簡老質勁。自無此弊。**評**千子論用詞之謬。姑是文人大病。蓋簡鍊。古法也。而鍊而傷理。則大害文義。即此文所指二句。明達雖欠自然明爽。然猶帖耳。且若融朗則尤不典切矣。

大樽文亦多掇美詞。但氣體高貴。其音自亮。正如雅儒作吏案牘皆見風流也。

能體會字句。則其法自精。而品自貴。若於書義模糊。雖格式合拍猶無法耳。

體格合法。而機神宕逸。有高明秀發之氣。有寬閒和豫之音。文品之雅貴者也。

汸沛騰踔中。多頓節峭勢。得子瞻行文之妙。他人以疎放爲蘇。不知蘇者也。

凡起結不同。大小不等。配合爲題。大覺營搆。在古法以自然題之。竟用搭題線索。轉摺後法也。而能以古文氣脈運之。浩浩莽自不傷大雅之體。

凡文段落參錯。紀律森嚴。此易爲也。其間運設屈曲。起伏變換。而廻環一氣。直達無復界畫刻絕。非熟於古者不到。

題理精微處。遊非弘深之論不足以發之。然無當說理。而貌取大言。只如無有耳。

文有英姿。雖極端重。皆見高偉不羣之槩。不諧流俗塵滓肥膩。此乃謂之華貴。然不熟兩漢唐宋諸家。雖欲爲之安可得。

當時雲間宗效選體。流爲板滯膚漫。惟大樽先生有逸才。足以駕馭陵轢。故雖用浮豔之體。而自見風流。

自營閑試設文云云**王勤右**賈陸二子。其所著書。何故皆謂之新。一蓋以其裁折正史。澤于深要。一變秦人之舊話耳。此文獨抒英論不襲考工一語。見亦不愧斯號也。**評**議論有大小高低。總之切而通達則大。非以夸張也。切而透闢則高。非以奇詭也。此只是精核而自然淵大。自然高昌。即矜名號之爲新。亦惟切理而不襲套話故新耳。

先生文收縱折旋。大起大落。皆有局段有手法。但所見不醇耳。醇

便可陵駕古今矣。
瑰瑋不足奇，雄古不足詫，比比排偶，而直似一氣散行，瀟傲騰踔
只在繩尺之中，斯爲異才耳。
天成與質。一鶱一舞，皆有凌雲躡景之奇。要其神逸，俱在雲霞斷
處掩映往來，便覺回翔軒舉，總非凡近可擬。
文有論有叙有點綴。論欲其高俊驚挺四座，叙欲其開密似闊略
而機勢條達，點綴欲其濃采古雅，不雜時艷，備斯數者，是稱
雋逸之才矣。
雲間習於文選，故流連六朝，駢儷爲多，惟大樽有雄氣逸骨，爲之
能不傷雅耳。
先生文義雖不衍實，能以言論干采動人，手腕悍利，舉止高闊，兄
者自不敢輕相觸點，當時氣象如是。

波鱗浪縠，雨絲風輪，皆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之樂
義組苦不精深，而朗朗見疎宕之氣，世間塵翳總不得涴其虛明
而自有其虛明之塵翳，此處正難說也。
縱馳騁，則騰驟出奇；受銜勒，則跼蹙無意。此長於論事而短於理
法之病也。
典制題須切實也，須於古今事體大段詳核，乃切實得來。今日欲
以枵腹空拳白撰成之，却是難。
非惟百家三節文 云云 孫若士嘗謂六經而外，如左，如騷，如史，如
漢，如韓歐諸大家，正如日星河嶽，亘天地之間，不可缺一。自
帖括之習既深，而皆遂等爲異物，工掇拾者又畧襲不化，遂人
墮厭臥于術有諸體，液而出之，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世遂以此
等文爲規摹史公，天下有規摹史公之臥子乎哉。評 看左傳叙
事之妙，至公羊穀梁，叙來又別；國策妙處，到史記漢書，略換筆
法，又自成一妙。自古文章變化，正於此出奇無窮，然却是遞相
師法，非撇翻前人也。此文用史記筆法，變換孟子叙事，其頓側
詳略，開著眼目，聯鎖波瀾，皆于長道則。大樽先生規摹得其法，
便能變化出奇耳。若士謂不是規摹史公，却太過；所謂掇拾畧
襲不化者，故是純賊，原不算規模古人也。試舉似荊川先生之
規摹史漢，明人得文，孤覺其畧襲不化矣。然而荊川先生亦止
是規摹得他耳，無他奇也。
大學諸節 云云 評 用奇崇諸策與時錯落，其纂組可謂工矣，
然正古之所謂吞剝，非真能學古者也。李于鱗王元美以此法
爲詩古文，實開因襲之禾，皆不驚動凡俗，而不免於識者之誚，
故元美初詆震川，而終乃悔服大樽，極詆東鄉，而晚年詩古文
亦棄別少作，以此知文字自有正宗，不可以形似求。甯公好學
不已，故卒能轉悟，彼終身自强者，徒見其不逸而已。

錢吉士稿內摘錄
吉士論文，極嚴於古法，人疑其太拘，讀其稿，變化生動，逸興遄飛，
一橫情快議，無所不有，始知其所講古法，非近人死板粗見也。
人爲圓，斯欣然矣，而吉士圓中有方潤生勁之氣；人爲密，斯恬滑
矣，而吉士密中有蕭疎宕逸之風。此方是大家圓密文字，世間
講圓密者，皆醬狗而自題曰虎耳。
外面要潤無窮區宇，皆輕碎向源頭處來，故其跌宕波瀾，皆有犀
雲游龍之氣。
字不多設，而義組深弘，局不開張，而氣象開遠，如此乃足當爾錄
二字。

精卓深微而出之騤然如泉下峽如金流冶皆自然道妙所見者
眞便非經生揣合影響之談。
理解淸眞脫手自然瀟灑無礙正以刻意取之而不可得者也。
割截題目爲起止此古法也慶曆後用挐縮鈎鎖其講究益細巧
然但見其穿鑿纖瑣而古法漸淅矣看吉士所作何嘗首尾不
恰好。
於書理剖析晶融無絲毫疑障故能暢達其所以然凡人不能正
面已實講者只是書不明所謂書不明不止是訓本句於道理
各處貫通不來則本句似明原不明耳
多於外邊遠處得來思議於對面側面得來風神然刻琢正在箇
中乃知枯椿覓兔故是無靈性獼犬耳
有謂吉士還守繩尺絕少波瀾枝葉其實不然但其爲波瀾也較

有源流其枝葉必有根本非俗士之波瀾枝葉故不識其妙耳
凡文鋪張濶綽推演高空變詭百千總不若平實數語久味之而
益永雋人所謂樸拙之中至巧存焉者也
游神在語句之外故境象無多而洞壑深幽令人褎根束炬捫歷
只在此中惝恍如出塵世
志於道章文云云**評**吉士自以不作四段欲廢此文看來何必定
作四段此是吉士持法太拘處吉士因時文淆亂思以易天下
故其嚴正先自治始學者不可不師其意要之體生於理理眞
則體自得徒論體則雕板作四段仍無當也此文住處正與四
段無異耳
可以託六尺章文云云**評**粗服亂頭硬盤疎節之中自有精密之法
貢椶之意行乎其間此遂志集中文字潛溪所稱背天白日水

涌山出者也吉士爲東林後社後起之秀其感歎憤激如此時
事之勤凶與諸君子之遺言是爭不濟於成亦可見其槪矣
創闢之解原只是傳註之精思知此可以閉門造車
挨逼中天然一片委婉中骨力斬截與時下弩子舌頭迴隔知此
乃可與言風神矣
委宛曲酌之文易流滑懦吉士却筆筆峭利超逸非俗庾之所能
摹也
經凡有精義使不見其排比之多但覺轉說轉通暢耳故文格高
下隨氣使氣之盛衰大小明晦隨理使備於股法局法講是非
者眞偷破餅鑵鈍賊也
人於冠冕題一味鋪張吉士只簡錬結實到結實之至其冠冕也
不賴鋪張矣

惡受先文字以氣象爲先文之佳者不俟察其理實但窺其氣象
已足函蓋群家矣**評**受先之論倒矣要之氣象必從理實生來
不察理實有何氣象
繁枝落盡老幹獨存一虬一蝕皆有神態百里外望之便令人咨
嗟起敬盤桓其下自不忍去
文莫妙於句句空中裊摺如遊絲千丈舞弄晴光柳條花片隨其
縈拂不放一筆粘煞而語意已無所不盡
題中字總不放一箇字閒每字必有頭一皮門面思議亦必撥棄
再進一層方見精蘊也總不放一箇字平場虛傚是爲老作家
令人識力行文而心平氣和有揖讓登歌之象則其養厚也
君子深造章文云云**評**胸中見得聖賢大意日常看做義利關頭
拈此等題自然玲瓏剔透頭頭節節無不關乎汎糙但向講章

文法求裴頭蓋尾過腰接脈總是一碴粉碎。

行文須得大頭腦小巧不濟事。

實做處形勢少而斤兩極重。此煉丹家縮母法也。

上聯下股。位置恰好。恰好者文之至也。其吞吐者洩之妙皆從恰好得來。天下卸頭所難辨者只恰好耳。

不類用意以下文氣。又不犯上文。又不入後世孫劉造作窒奧爲奇。此爲真古。

文有解衣般礴旁若無人之樂祇是簡中見大意提筆直追其所見。不縱則逝矣。巡風揚帆躡遐仙島神洲固不得泊也。

游容之中。自具銀鉤鐵畫。正使刻琢者喪神。守粉澤者露醜形。乃所謂絕代風流也。

手法玲瓏。至密至巧。然無他巧密也。理路清極耳。

凡下文在別章不傷語氣犯亦何害。先藉於本章且不避況別章乎。學者當論理何可泥俗法。或曰。制義自有體格。恐亦當詳謹曰。當理即是體格。彼所謂體格者。不出於先儒。不見於國典。而、、妄以爲當然相傳世守。直諺所謂周婆制禮耳。

典制文字。須有體。有義有實有用。有光彩氣象。吉士備矣。

湛深經義。故其議論醇潤而有本。其聲色沉實而有光。其格律正大而有骨。非朝榮夕萎之華也。

格局佈奏之妙。能手要可以蹤跡也。若其下語精當。皆源本經史剪裁義理。鎔煆變化而出之。字字稱停。不可增減動易。斯見學者本領耳。

甚急之氣。卻正以逗留激其勢。順溜焉則散緩矣。一滾下。則促盡矣。此精於取急氣者也。

蕭括高騫之中。自饒博茂寬紓之氣。斯得漢人之力多也。

學有本領。論有根據。體有氣象。語有斤兩。辭有光華。此爲制作之才。

長題看他斷處。接處。轉處。採碎處。倒插處。回環互紐處。忽生忽滅皆出人意計之外。徐而按之。天然不易。乃見其作用之妙。

善於用散。善於用轉。善於用頓。用跌。使波瀾不竭。奇趣橫生。

淋漓纏綿。磅礴蒼涼。惻惻動古人之心。隱隱陷吾心之深。所謂文生於情。貫古今。可該天地。欲廻非可得之行墨繩削間也。

千迴百折。皆循其自然之勢。其法只在折斷處。其妙卻在蜿蜒貫注處。筆筆詞好在前一層。乃卻直跼題而爲得古法者。真柔伯也。

開章首句起。不離於括攝全章。而難其兩蓋得渾然。起要得不露

因由氣大能範圍。亦由法意深密。故筆有餘閒而無度蕩溢也。

昔黃熊農語余匡廬之勝。與天下名山不同者。匡廬中一樹一石一泉。皆出奇秀。人方驚玩不定。遂忘其高大。不識真面目矣。文章奇變生動。應接不暇。令人忘其裁製之密。亦猶是也。

賁亡集內摘錄

喜雨亭文云云**評**看作一片文字。疑有高山大川以間之。看作逐段文字。又疑有烟雲風雨以繞合之。古今之間。當獨置一位。

處處將雨面意思陪襯出正位。以截語言滲漏中間。止用幾箇虛字作轉紐反覆發明。此法得之昌黎上宰相第二書。似乎輕快無難處。卻不見他用意極精。氣力極大。

皆於大雨中觀龍。忽露股於破雲。忽垂尾於烟際。東沒西出。終不測其去來蹤舞之所。文到絕妙處。不可方物。約略近之。

情深則詞益激越。氣壯則音益蒼凉。
清容一氣如話之文。病失之淺滑。失之直盡。失之俚。失之枯硬。失之放。能以歐曾之頓宕。醇愉行蘇氏之明快曲暢。又一奇也。
文中曲曲潑潑。如沿山谿澗每至將有危機。必有奇磬以出之。令尋幽者深歷而忘其奧遠。疑其爲仙㠃靈境矣。
道理見得窮澗闢足。則落乎處不嫌慨落。點處不嫌淡。自有含咀備示之妙。但不許自撰家依傍口舌作生活耳。
渾斥若出八極之外。而按之只在家常日下。是爲真奇。
搭截題組織映帶。亦體勢所必然。老手與人處只一氣迴旋。如順筆直寫略不經意。使讀者亦相忘其針線之巧。是爲神品。
用力全在幾箇轉折處摶成一氣。其訣只是隨起隨滅。即渡即走。若在各正位掛搭一線。即成敗闕。役生於此處討得箇消息。直

足變化不窮。動筆便有多少快活處。
風力藏於體勢之中。議論顯於描摹之下。一縱一製。皆有作用。却渾然不見鈎鎖針線之迹。此大家史論之文也。近世惟黃陶菴陳大樽有之耳。
陸麥若每言讀書不貴善取而貴善棄。故其爲文也與靈氣往來。字裏行間別有所陶。
文不患無顯思。先苦無妙筆。意理布設。不必與人俱。筆妙便處處與乎人矣。筆之不妙。亦坐不讀古書。古不獨經史子集之大者。如檀弓公穀說苑大戴禮韓詩外傳之類。若不曾讀。亦不能盡用筆之變。
翺翔縱掣。欲近故遠。如皁鵰盤旋。亦符之上。以雲霞爲出沒。其用意止在平蕪。但令仰觀者目亂耳。

胸無識趣則所揚詡皆如雁行。識趣而無淹洽之資。與烹鍊之法。亦淺鄙而無可觀。
字字挨講得古法。而不見挨講痕迹。總在逐字旋轉上著力。原不曾有講格法意也。單講格法。去古轉遠。
題而錯雜不倫。入作家手中。各按隊歸伍。部署整齊。中天懸明月。令服夜寂寥。觀其神奇。可以思其一心運用之妙。
峯巒起伏。奇險幻生。造意敵空。筆攝迴體。極營搆之新巧。然皆循自然之勢。無抵鑿之痕。然得之了大多也。
若斷若續。東望大荒。思成渺若。木金銀宮闕。在有無之間。心與之遠。於文境各蒙縹緲恍惚遇之。
禪家應機。只在轉語。轉不出便墮鬼國。文字妙處也多在轉語。轉不出便入死地。然覷之轉。要轉却理。字令盡文之轉。要轉得理

字令不盡。此不盡之轉也。
筆頭愈轉愈靈。靈却不在轉處。
只熟於抑揚襯拓之法。便轉擬不窮。
凡文章爭新出奇。只一箇切題入情。便是變化不窮之法。
備極水陸之珍。而據案爽然。猶云無下箸處。此真晉人名士風流也。今人講究食品者。左殽右胾。百羞羅列。雖有瑤柱駝峰。而未能免俗。不過大官供具耳。
近人講究理體。則不免於白俗。若馳騁材辯。則芳靡浮演。而不知所歸。皆不足與語大雅之業也。讀魏晉兒文。如與秦漢間人酬對。無一魏晉下氣習。而其有趣法律。又未嘗稍溢於縱闌之旨。斯可以稱大雅矣。
可笑近時做虛字。不耐意理神味。只將浮詞襯還他原字。以爲如

題得法者能手做來極其淋漓痛快又何曾演唱原字故文字妙處只在情思內尋取若徒求之格式聲調間吾斷其必無長進之理。

此喻題一說破正義不但失行文之體即十分奇暢亦索索無味矣讀韓文中應科目與人書雜說獲麟解毛穎傳古人正於此得文章之妙。

古今文章難盡止是靈氣往來日新不息耳道理只是這道理不曾有甚說異也有其人情也一番文覺其山改色

凡文之曲折者其腕力必柔緩其徑路必幽細曲轉而但見其腕力之遒健徑路之曰遠光芒中惟熙甫近時唯正希可與語此耳。

文章重體體在意義不以文貌正如朝廷處置得宜則藩鎮讋服使臣應對有禮則敵國敬從初不在命大官說大話也知此者可以定臺閣制誥矣。

處處用點染絕不嫌纍積堆垛者何也人必曰以其處處照顧本旨從此生法也然時人亦知照顧本旨矣而頻呼空喝祇覺其淺鄙者又何也以此知空腹人無可與論巧法。

凡以俚鄙為真樸者不讀書人之言也真讀書人越真樸越古雅。

文之於天性但有增益無損傷也

熟於史學便多無中生有之法東坡殺之三宥之三斷想當然一例起其家傳史論習氣然蘇氏文章奇橫亦由於此

有天然排偶有天然參差篇法對法奇巧變幻止得一如題法可知如題之不易言矣然尚在格局上論耳顧有嘗於布置而文不足傳者無淡雅之氣云　唯之風神只是弋陽子弟排場耳到此却少不得古學

自有所得之言則淡而味醲輕而力重與時文已攙形似語直有野狐獅子之別。

意在筆先神遊句外讀訖每若有所未盡斯含蘊之妙也。

如身坐堂上勘驗堂下之甲乙又如直提公案回互入門之賓主一絲不掛自露全身飛水長流隨過隨掃此種道是於禪學得力不由文字中來其實不然畢竟奈何不下一部莊子。

妙以多變為奇意以善藏為美

處處以後講提挽串插感功而古法亡矣彷人作極無理搭截題目也只隨路布置而奇巧自存不賴提挽串插也然以語時人反以為無法矣。

天下至文只在人情世故中。一經拈破覺滿前眾談悲詩無非錦

囊收貯之物粗心者自棄地不顧耳

蓬索在手隨風轉脚使順使逆倒左倒右橫江出峽操縱自由真遊頭樂事此等境象那得不向古文探取。

說理最難得明爽精切胸中纔有纖毫蒙翳則舌根生瘰指甲出疸矣。

但用本文白戰愈轉愈奇幻舊人往往為之入近人手便覺油纏可厭蓋舊文以理為層叠以意思為變滅不僅於聲調求多故可貴也。

繁縟隱痛不必無過頭語要有至情纏綿筆墨間自是真氣流行此出師陳情祭姪之所以傳也。

尋常見解到才人指下便另闢一乾坤不問人形物態從日星河嶽雖事不同始笑釋氏恒河沙世界老氏與地水火風故為大

言奇。非越見其庸陋耳。

昌黎作文怪怪奇奇。人莫測其際。獨有識禮文字特醇古。有三代以上雅頌氣象。

典制題擬賞者無當大義。弄虛者不知典章。兩者各失。然其病同歸於不學。即觀所謂擬賞者。亦不過從時文中抄掠腐詞而已。於禮制源流至論初未嘗習。則闇與弄虛之不知典章一也。

有力量氣魄。則卷舒之際自生奇偉。凡假借外間好議論藻采以為勝。皆非自得者也。

左國以上之文。自是左國以上之理。絕無後世狙詐媮薄之意。所以可貴。七雄而後。人心術變。而文氣亦削薄矣。後世經濟家言。非過於縱橫捭闔。即失之簡刻嚴峻。此皆流禍於國策者也。

崇禎庚辰癸未間。一時趨尚以周秦子書之古峭。雜苦文選之雕

紐。而無理以為之主。無氣以為之運。故浮綴促數而日流於怪襪。吾見念恭即因其法。而主之以經術。故追琢精工。而辨說不離於道。運之以大家。故機勢浩瀚。而開合自通乎古。以今觀之。安得謂周秦魏晉之不可入於制藝也。特人不能用耳。

談理入微。而出之明顯平實。方是學者之文。

只為看得題目艱隱車鈍。輒成結轄。胸中多少石塊泥團。眼前多少迷陽郤曲。必無曠放之作。以其膽怯也。真作家亦復何奇。但心際了了。手底了了。原不曾見有甚艱礙處。故理明則膽自大。膽大則文自逍遙縱恣耳。

秀才說道理做得極高妙。然試令反之胸中。決自以為未必然者也。此便不是道理。故不落油花。即歸支離閟澀。若說得出底。即是胸中信得及底。此外更有何奇。先輩所爭者。只是此箇境界耳。

章雲李文。人驚其詞誕。類戌亥間習氣。其實不同。戌亥時文競趨險怪。稗乘佛子。雜成蕪穢。雲李皆出入經史。斟酌理義。第其鍾鍊淬光近之耳。今人開口便鄙。正須學鍾鍊大雅之法。

文無典雅為本。秀逸為骨。強為大言玆議。徒增鄙俗耳。

文之典雅者。必須有流動之致。矜莊過甚而無風神行乎其間。如讀初唐箋啟。使人悶塞。

忠信寬厚等題。不怕不婉曲入情。正怕太入情處流為諂媚佞肝。不見古賢士真性氣骨耳。伊川先生曰。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動不動又是乞也。近世以諂媚為仕宦第一流大家不覺其醜。公然見之文字。是亦士之恥也。

出言有章。簡簡皇皇。此彼都之道也。近文以諂諛吉祥之鄙詞自

以為得堂閣冠冕之體。不知其為諂臣媚子之言耳。何體之有。

題如堅城。善戰者望而卻畏。重圍久攻而不得破也。獨能談笑而下之無他。只是善用間。得城中真虛實耳。

意義刻畫。易涉險鑿。獨能自然當理。固緣辨勝。亦由情深也。自風人一變而為騷詞。自騷詞又變而為漢魏六朝唐宋詩人。其不可磨滅之妙。正在情之深淺分高下耳。杜少陵為唐以後詩宗亦只得此。

黃河西來。長江東注。奔迅數千里。而為崖峽所束。則洪瀑飛懸。為平行所放。則汪洋旋洑。其中迴瀾激浪。縈洲嚙磯。砂而生者。又有無窮之觀。此大家行文之樂也。

老於用兵者。必善設伏。多遊騎。張疑陣。以正為奇。至禽鳥草木塵土。皆可以亂敵。斯稱名將矣。然不熟於古。雖戰勝不足為大將。

淮陰謂此自在兵法。諸君自不詳耳。

渾身筋脈盤結鈎貫。自首迄尾。天矯同旋。如常山率然。此先輩而熟於歐曾者能之。但當行時文先輩。便無此境界。

筆不靈活。即粘語不典雅。即竅意不倜穎。即呆做小題須具此三條訣。其一。便不成手段。

奇情滴辨。如優孟學倡抵掌笑談。令人一驚一快。雖極荒怪。終軌於理。雖極横溢。終安衛法。此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之技。

勢險伏脈一回應。節短故能以寡擊衆。快捷明。此孫武不傳之訣也。若從節數其旌旗火鼓。抑亦兵家之下乘矣。

不屑屑於字句規摹。元氣峦行。神遊法到。此吾之所謂正宗。而人之笑為不中式者也。

文章有鉄打借用之妙。其靈機暗勢。從南華國策得來。

全局有全局之古。段落有段落之古。轉側曲直有轉側曲直之古。音節句字有音節句字之古。一者不備。即犯刻鵠畫虎之譏矣。

有本領者。雖小小經營。淺淺點綴。定別開靈境。自見身分。如漢宮粉黛與倡樓妖冶。其顏色妝束雖相似。而貴賤迥殊。可一望而判也。

逐字拆散做文之生發已無數。於拆散中顛倒回互生發又無數。於拆散倒互又分虛實賓主正反。則生發更無數。從生得此訣。題目無窮地矣。然須是排場出色。則件件皆佳。太史公妙絕古今。只精於排場耳。

見解是莊了。運用亦是莊了。如拈馬蹄為端。忽然及乎犧樽珪璋禮樂仁義。有甚不得處。

自古及今。文字到極妙。必傳只在人情物理真切處。自家體貼發揮出來底便是。更無他法。

張蒿菴云云〔評〕蟠螭盤互。鏤金針組繡之巧。然皆出以正大醇雅。絕無荒誕佻儇惡習。吾嘗謂精於理學人。必無所不通。或有所不為耳。不然。只成腐爛。不名理學。

行文貴見大意。節而伸葉而發。必非能畫竹者也。然但知胸有成見。而倚疾書。而於分枝発葉處欠工夫。亦不成其為竹。

憑空游戲。假出意想之外。然皆倚中道理議論也。古氣磅礴而謹嚴細密之法門不走一綫。方可與言游戲之文。

明理之文若絕不費力。而力之所聚。能變平為奇。輕視天下之物。舉無足礙吾排斥者。此神勇也。

鴻文無範。正以其精於範也。

一種慷慨感歎之情。淋漓欲絕。此風騷遺妙也。求之六朝間頗知

踪跡。又為詞句所移。降入柔靡。後來一變而此妙失傳矣。

周室班爵祿等題。作者每好為大言。而實無見識。祠被巾箱餖飣抄撮而已。其最高者。得之如富家奴。稍知其田宅園庾錢帛樹畜之數。究之非其所有。當與主人公自別耳。

清徹瀟灑。未嘗有意絕塵而去。而塵氛自盡。此氣體之貴也。

程朱之理。若無莊列之思致也。發越不盡。

讀封爵章。鋪張刻畫處。令人自見其識彈。此豈可於言句求之。

孟子題依聲順勢。逐節襯帖。頗易成篇。以孟子文法曲折。早已平鋪一局段也。故拘奇將脫。與貌似如題古格。總不足與言文文之佳否。正在乎實地辨力量耳。

中有所實得。則極刻深而出之也平。極透快而味之也厚。極繁縟而按之也靜。此非見道明而又涵養得好。不易到也。

歸熙甫自謂得司馬子長之神。惜無知之者。今看震川全集。且道他何處是子長之神。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終

大題觀略內摘錄

吾論文之訣止有一切字切則奇平樸秀清華老嫩皆佳不切則寬帽頭胡叫喚醉漢吟哦婆子絮聒醜梨園排場科諢打貲精神總於題目無當朱子所云不曾抓著痒處何曾招著痛處此時下作者之所以不堪也

看書先辨眞僞行文先辨雅俗不雅則不可以為文不眞則文何以為得失乎近之論文者皆以僞作眞以俗作雅須以眞雅之文藥之

小講最難先輩最初不甚有小講有亦只二三語虛行發端後來演成長段正反皆說所以為難也今更可笑則一小講已說盡全理下又有總收總者盡矣又有提比說了又說或二分四不

成文字豈止於屋上屋頭上頭乎此則昔之村教書初開筆童子皆知之而今之作家名宿不知蓋求昔日村師蒙童而不可得矣

大凡說道理愛張大決不如愛平實平實之張大乃眞也胡子知言本欲說高無形影其勢反低向下去

儲龍其文云云評此等文方可謂之平淡醇正蓋其深永之旨味之而愈出者也外間卑鄙非平也淺陋非淡也腐套非醇也謬假非正也

文字到奇妙處只是言人之所不能言却是言人之所必欲言耳不是別奇險踦家當也

行文至漸老漸熟處只是要言不煩令人愈讀愈有味而已

說得極淺近入情處正極其精深天馬神龍游戲自在此種文啟開人筆徑

眞體貼入下語自然親切有謂虎色變之意使人三復不能自已較他人許多格言發論總不著痛癢只好隔壁聽耳故作好看文字易作眞色文字難也

近文醜狀莫甚於吆呼如遇君子仁者之類則唱歎不已回賜由求之類則嗟嘆不已然此猶說他人也至題有吾字我字亦必叫喊不已如諺所謂開門十八傻者眞惡聲也豈耐聽乎

雁節節發和平從是先輩之眞度眞韻也

有轉必束臨束仍轉散行中界限斬然而有尺寸旋折顧是守子固開架法度

儲茨園云云評學者看書時沒處尋縫縫到作文時那得有生發如此君文刻意琱鏤如從天外拾來却是目前道理人自當面

眯過耳閱其全稿多在題之上下前後罅隙闖開生徑而於正面樸實頭便不肯犯手是其出奇制勝處亦即英雄欺人處讀者又當知之

凡難立局題細看註義必有天然生路若不體註而妄鑿便是黑風吹墮羅剎鬼國

零亂題不可在鋪衍處尋出色在提處收處用力鍛煉之於此得手到中幅隨意布置總不費力此却是處處提收法

郝伯常云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今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徒於人而無己愈有法而愈無法文到信筆疾書而蟠起伏切管夾擠若可迹若不可迹一氣自為灝旋眞精於法矣然俗士以為無我法在吾於是益信伯常之言

以淳穩行為實義以縱蕩恣肆為文情今讀者忽而疎曠忽而[illegible]

忽而恬適，不測其變幻所至。是深於奇正相生之法者。
熊伯龍文云云。評：高足闊步，不屑換脣剔弄，其於理文未嘗不精
細，視今日裊頭側頸掬采炫技，作幾句閑套子，唐荊川所謂婆
子舌頭語，是多少甚氣。○道閎傳，樸變時文險怪為舒徐浩
蕩，此君庶幾近之。今文漉蛻剌目，出金華三變之下矣。誰為滑
浚邈志者。一起而滌蕩之耶。
曉人之言不在重，逆人之言不在深，雅人之言不在蘊。
胸大不洄然，悄下決無旭落之趣。
祇是尋常結構，公家道理，只獨覺其幽微深奧者，能不用頭一皮
思路，論頭也。凡於作見得頭一皮，便落筆，其文定庸熟膚淺。
前半只停埋擲宕，至後幅將全理發越，如雲堆霞落，正在日欲落
時光僚萬狀，老手分於此處見奇。

所見甚高，而出之以簡老，便有古致。莽劍霸之氣
文以氣為主，有氣力能曲曲而婉細軟滑，是無氣也。非曲之過也。
一往加直，亦是無氣。米子所謂死蛇弄成活，而今只弄得一條死
蛇，不濟事。
落筆怕不得率，不得率則浮淺，怕則縮腑牀悶，不成文矣。不怕不
率，便有李習之呈而持正氣概。
無一句不轉，愈轉愈爽，無一句不鬆，愈鬆愈竅，無一句不冷，愈冷
愈花簇，無一句不峭，愈峭愈縱橫。此沉酣於左國公穀，而得其
真神者也。
頓挫古峭，柳子厚從左國得力。故其雄健處皆含蓄別有氣韻。
凡題有詳略輕重，而無可脫落。如君子無所爭章，正作下四句頓
挫，得有神味，從此推之。

先輩論文必高華，高華如庾鮑，老杜稱其清新俊逸，故知所爭在
氣骨議論，不在詞句。但詞句高華尚不足。況今日之詞句，那得
有高華哉，直謂之卑污而已。
但取精意以幽微淡折寫之，一派門面好看話頭，滌滋淨盡，粗人
視之以為輕淺，而不知刻深之至，乃有此輕淺也。
立論文字，不在一味緊賦，須先放他出路。如追窮寇必竟開使逸
其出路，乃其埰截死路也。蘇氏父子作論刻菀，正在鬆處。
得停頓鍊筆之法，故其筋節處皆氣度從容，無貶之迹，令讀者
如飲醇醪而坐春風。
善於題前托起，一層題更深取一步。題後開蕩一波，使題之身分
勝理，皆從容於意表，此文場中白戰飛將也。
老手制局不同，只在輕重詳略脫灑，出異人耳。

筆法峭折，多於冷處見奇，是說苑韓詩得意文字。
翻駁要用幾層，則覺深厚，此論文也。若用幾層翻駁，則見得世間
道理，移步換形，隨時變易，翻駁多，正所以把截四路，以見此時
此事之恰當耳。此文中之理也。
有精實處以盡理，卻有宕逸處以養神，有排鍊處以拖要，卻有蕭
散處以取勝。
熊伯龍如有博施章文云云。評：短節險勢，峭徑幽蹊，疑其辭猶翰
之觀矣。而不知其山澤龍蛇，縱奇為鉅，如此。此大宗之奇古，非
名家之奇古也。○人驚其語粗，不知理足則無粗細也。西銘理
之至精也，穎封人中生俗說，如何拉雜闌入。
今日作據於德依於仁等題，前有簽承，後有套起，中有套聯套遞，
天然一篇時文架子，黃口皆可填湊矣。要字字實做，毫不搭閣

文架子。豈不費力殺人。然不知彼法之不可以爲文，賦[illegible]無長進之日也。

文至斷落轉接絕不猶人，如畫擁蛟龍，頭尾肢爪露見沒滅，正於不相聯續處見其神氣。

用筆古雅者，妙於忙中取閒，極容與之致。

通快中有溫藉，惟其餘也；奇肆中有回斡，惟其老也。

絡璨駁爛之文，須有其人理細處。

時人動言縱橫弘麗，人約如視閣帝王服色，不拘何代可用，惟其切而整。一句移撥不去，乃真弘麗耳。

凡行文無奇情古色，如村師講故事，街頭說演義，皆有授受援引，言之鑿鑿然只是白肚鄙妄耳。

著力都在容際，故落手極輕閒，而得意已極深透，此文品之最貴者。

文有鼎彝之氣，變能餐雲雷，款識極精工，却自然渾脫高古，無一點閒門清綠顏色。此不可以貌爲而速化者也。

眼中無古人，合作歷任，故氣魄能壯往；胸中有古人精意，征處在故一番推出一番新。

其旨深雋，其味冲貞，若不經意道之，而談言微中，意思探窮不盡，乃所謂神理也。取神理則品最高矣。此種境界，非老手從危苦艱肆中悉煉來，亦不可得。

不移不履，神來自是異人，如歷幽谿窺洞，踏步變境，非意所及，回頭來時，徑路迷離難辨，此豈煙火世界所有。

難題須據取關要，其餘可傳檄而定。

淮陰將兵，神明只是得人要，明分數耳。

只是日頭道理，但使位置天然，表裏皆見，遂覺題之動靜精粗略無剩義。

放筆直書，最是理趣快事。俗子含含糊糊，怕觸著人，敢百口保其不曾夢見也。

自有時文以來，惡爛之調，庸鄙之法，皆作俑於湯霍林。如司馬牛問仁章題，落首句云：不恣其何以爲仁，而直指曰仁者其言也訒，此庸鄙法也。中六以言觀言，抑思夫出言之不妄，在以訒言觀言，抑思夫能訒之故爲何，此惡爛調也。而今人方矜秘以爲盲賊之派，亦嗜痂逐臭之見矣。○中間問答自不可抹過，亦自霍林爲之，無識者遂目之爲渾融近竟，以此論元家衣鉢矣，而不知其實糊塗混帳，亦足以驗人心之汚下，而日趨於模稜鄉愿之路也。文字作惡固不盡在此，然凡事必有法度，必有定慨，不可以不講。其必欲去之而快者，非異端則俗學，即此細事可見，亦學者所宜辨也。

理足故淡而彌永，法真故樸而彌高，思精故淺而彌厚。今之貌爲先輩者不得託也。

以見筋爲神奇，所爭在氣脈，不在皮毛也。不然，李于麟文字，千補百衲，逐句是秦漢，徒見其萎薾凝澀耳。

有下文題，定以激下爲巧。不知其愈巧愈拙，自取敗闕耳。作家得處，純在雲氣虛無形影不定，正得不巧之巧也。不巧之巧有二：先輩樸實頭寫本文意盡處，下意精神越湛；次則輕輕滴蕩，以活脫醞藉留之，別有氣韻。雲氣虛無形影不定，可以想氣韻矣。

凡論文有須關提者，有須斡補者，有須禁避者，皆當論其意義，不當論千條有無多少也。

徑貴生生則變換不窮筆貴硬硬則回幹入古氣貴橫橫則迴旋有力法貴細細則工巧入神知此者鮮矣。

文氣貴精鍊簡淨人所愛辣則粹然嚛之矣然清而不辣不成作家其所謂清乃白肚皮撈漉不出活計耳即修飾盡善亦止是空疎軟媚非吾所謂清也。

頓挫跌宕轉側於極寬渾中藏透翳乃得古文機脈。

見解高脫目空四海而感慨淋漓倚托開道一唱三歎行烟波無盡之妙此非深於韓歐者不辦也。

文有沉雄之氣斯為真渾融今之所謂渾融者乃不尷尬東西也。

文名目醒門其理解確著筆雅也此一字最高貴未嘗妄以許人俗物莫漫自喜。

眼前意思他人描寫吃力而不可得能輕輕出之透盡是為神品國工。

今人於文皆不肯犯手做依樣葫蘆便謂得法了事見有不討便宜字字實做者反笑以為衣絮棘中走向錯路也嗚呼做人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必無好人做文而不肯犯手做者亦知其必無好文後生初學便有此等議論在其胸中那得更有長進也。

說理之文入饕疏氣易入經史氣難。

行文貴自闢雲山豈可依人籬落。

綿密之文當尋其筋骨尋其氣度筋骨在出落掉場氣度在步驟醞藉。

刺繡不看花草看下針處寫字不在點畫看把筆處下針之巧在交接把筆之妙在提放讀文亦當悟交接提放之訣。

短股相接而變化不窮只是意思多故不複順逆之法精故不跼促也。

其幅尺甚窄其包裹甚富其排闔甚寬趨千里於片楮盡長江之奇只消於縮法耳。

於理脈不溢分寸而氣度寬愉懃密此為作家正當之文有真實本事始得但之不通者未曾夢見腳汗氣在乃欲以其醜爛附為真實此使漁猪無別吾甚惡之

凡為閒話者皆實義不明也

顧涇凡云云評字字破幽鑿險而出不溢幅尺不留餘地真有伐毛洗髓之力俗手見之曰何必如此枉殺良工心苦但使鬼神夜哭耳。

頓跌排宕文氣淋漓最是議論文字勝場。

奇創中須安放穩帖故無脈法者不許作議論文也。

累墜題挨講非先輩第一等剪裁法力不易動筆試開手數行便索然無氣矣一用空架又牽滑不堪入目得道鍊排蕩奇正相生虛實並茂便足以為駕馭繁重之法。

文必以筋骨為主筋骨之渾脫處即是氣度其流利處即是風神無筋骨而講風神氣度皆芻狗之文繡也筋骨須從古文求之。

向熟爛本頭中尋取那可得。

學古大家文須得其腦髓不在排界不在怒張只於開合關鎖處步驟得法頓挫得神自然挺要出奇。

文不易求當一潔字文到潔處覷外間紛紛非濁流即牛跡淺水也然作潔淨文必須理足。

行文如山雲遶雲溪水赴水隨境變化山溪常定此非老手不辦。

說理文字。求明白顯易。大足難事。
只淺淺說來。而大意了然。無一麤黏懵懂語。深於此者得之。非求
淺也。
作長題有二法。略去枝葉。直取腦髓。發得透徹。而餘文亦得。此一
法也。逐節提鍊。虛實環生。全於關頂結束處著精神。裁剪合度。
此亦一法也。若隨手敷衍。硃硃地只游容點。此是遊方扯空
拳架子。不見其實處。只當一戰名為如題。挨講其實。謂之無法而已。
明人作長題。實處只牢牢地照題過。虛處却添出許多閒文。扭
捏用插。所謂風却湖桃樹沿山摘醋梨也。有本之文。未嘗露提
呼應縮之痕。而一氣盤旋。淋漓極盡變化之巧。非精於法者不
辦。
文有正解。俗明俗解。翻為我用者。此亦因俗用間。巧於制勝之師

作一何題。最忌大家話。但換却數字。便好自擬過去。亦意義與文
法之分也。
極徑直題。却以曲折有致出之。令人纏綿得情。又爽然快意。此所
謂真趣也。靈氣也。
奇若文。看其虛留語氣。奔馬作收。銜勒具有神力。
其所發題。都不是尋常門坎思議所及。然無非題中神氣命脈也。
明理之言。不在繁多委曲。不在張大牽摘。有得乎實處。下手一刀
兩段。文字分外精采。不然議一事。刀鋸述作。非過竭。竟無益也。
如此乃可謂之奇才。
同是說與門庭。然人以調法。而我以意思。遂有天淵之隔。其挑剔
處皆成銀鈎鐵畫。此予論文所以說理而不說文者也。
只在題內發明。題界甚嚴。若向題外游衍。題退反極窄。故作文妙
法亦只是素位而行耳。
筆情如飄風乍雨。荒忽而來。最足發人幽思。
有精細處亦有粗疏處。有奇縱處亦有緊嚴處。有老辣處亦有游
戲處。數者不備。不成老手。
人如騎盤石。我如轉戶樞。理致繁重。拔雜此快馬輕刀手段。
至艱深者能以至淺易達之。言理家最貴此種。
昔人悟作文只是一箇翻案法。其此說甚淺。然議論文字須用此
法。方有簡境。開闔將向來估見現說翻駁一新。拔趙幟而立
漢幟。斷非辣手不辦。
作短文須無繁枝剩葉。然已是第二義。蓋所以言無枝葉者。必其
見處簡到故也。題之來根去脈。作者見識都到。自是簡而能盡。
他人眼光只在本題數字中搜索。那得不牽枝帶葉乎。

凡人見得處便須直說。如謂已見到此。却又左瞻右顧。半吞半吐。
且道時文體格不得暢所欲言。只是見得不曾明白耳。
看得親切了當。便舊筆直書。亦自停手不得。
氣度舂容。故有機勢而不見其用機勢之痕。詞致典麗。故有議論
而不覺其著議論之迹。
非膽確核。乃許作典制文字。白肚兒郎。且將身葬書冊中。尋個出
頭日子。莫學架空捷法。弄得下梢都沒理會。
典制之文貴高華。非藻蹟之謂也。必以議論為主。而氣魄輔之。使
讀者但快其所欲言。而忘其纂組之艱。乃為高雅。若但綴字句。
張皇聲調。正如優人盛陳帝王將相服色耳。其寒賤骨度不可
易也。
文如水蒼陸離。九州之美具焉。然有圭璋黼黻之色。而無佩觽

筍之氣斯爲可矜可貴。

寫理如話。使讀者犁然有當於心。是爲至文。人總說不出。而奥其名曰渾融。君知其人之依阿軟媚。不免於小人之歸也。

近文亦講典制。亦講機局。亦講風調。之數爲詞采之都。令只雜逃一俗字耳。不食左國之腴。何從得雅秀。

自古文家有二法。一是界畫定了做去。一是不界畫做去。皆精於法而變化在乎者乃得。若近來用講章死格子以爲法者。非古人之所謂界畫也。然今有不界畫而界畫分明者。俗眼不識。定以爲變格非法矣。

文到極奇快處。止是真耳。昌黎所謂醇而後肆。不醇之肆。差異也。非肆也。不能肆而曰醇。腐陋熟爛也。非醇也。

文貴乎鍊。有餘而出。故只尺幅中。亦如陸潮屏氣。水蔽收瀾。焦腸純鈎。不足以方其利。

唐德宗求鑑而中二句文　六大題

倣糊糊排筆之文。却在筆含蓄縮得下句住。須玩其同幹吞咽之妙。胸有寶輪。腕有機軸。出之不窮。按之不定。此種文自成一絕。○于寫此處眼注彼處。此若極蓄斯巧。然後來許多動下關文。活套雖巧。掘高卑眞僞之不同。亦濫觴於此。故機巧作用。終不若古人拙樸眞實之難及而無弊。不獨時文爲然也。明者於此更須高著眼孔。

其精神都在轉折關扭出沒處。故舉艱重如輕丸。此道得也。

呼喝照應。文法亦自來。臣唐君始盛。然尚取古文筆力中題要害。故淺法而能奇。空套而能雅。不似近時不著緊要。亂呼亂喝。如乞兒叫街。妄擬一遍。普天下作一樣哭腔聲氣也。

須知長題作短篇。是實非本領。不是討便宜法。若不得他緊鍊切當渾身筋節處。而徒取遮架輕快以爲奇。便不識短文之妙。

唯見處真。故橫豎俱得。否則扶牆靠壁。却無是處。

題本艱遠。而我亦以艱遠取之。便坐受困縛。得其三昧。則遊戲自在。無非神通矣。

題貌渾沌。人多畏懦者。以不得根據也。得其根據所在。貼定思量。便有活路。而氣亦直達矣。

堅闢之理。能以雋快發之。此是名士風流。然最易擔入狩入險界去。非精於講究者不易爲也。

說來玄雋。又正當。不入狐禪。此能善用蒙莊之妙者。

文章靈變。全在看題細貫。

何以得奇快。曰惟的確故。何以得雄肆。曰惟老實故。

昔人謂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兵衛。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不則如荊川所云。貧人借富家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矣。

行文如鵾鸞對舞。神彩映天。止是語脉眞。則文自奇變生動也。

摹古之縱蕩易。摹古之堅峭難。班駁易。樸茂難。豪壯易。靜穆難。

吟語間情。假作入妙。是韓詩說苑得趣文字。

下語蒼勁。生氣屈盤於其間。如太白退之作近體。以駢儷行其奇古。意中無對仗在也。油調家讀之。口舌生拘定。不如其佳矣。

唐荊川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可語乎。謂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即非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者乎。

氣欲和而不欲軟。調欲秀而不欲恬。此雅俗之辨也。

首尾融結。其中肌理分明。又不見其界畫之迹。方是古文中高手。

文致迺逸簡淡有爽然不屑傍人意而用思英銳使時手竭力追之愈迫愈遠渠只從容前一頭地耳此古今形神雅俗之辨也

道重光文自記 聖賢言語有來路有去路語脈清書理自出 **評** 自癸未以後文字皆變做不復顧題之語脈虛神此種文出自覺塵翳頓除犂然有當後來但學其挑剔輕鬆而不得其理空滑之弊又生於此而先輩樸實頭真本事竟不可復見矣余謂作文必書理出則語氣自清來路去路自得若此自記語倒便有病

古人謂作文須捉得正身字面著所謂正身者只是確切字面更無他字可替代也然此語正難要看道理熟極做得文字熟極方能得之今人之文捉得此字眷屬者已為親切其次或是隣里知識其甚者陌路猩獐亦算數矣只一字捉得正身者能使

一句精湛一段精湛一篇精湛古人之文所以不可及者只字字正身耳更有甚奇特事

凡一句題宜悟拆劃層次之法步驟既清丘壑亦遠若只鶻崙做去非空油即疊架矣

疆界畫然却只一氣蟠屈無描頭畫角支離渙溺之態此那得不向神氣求之

善用架空白描法者惟其理路極真而筆力極奇矯故轉轉折折皆有意思後來摹之便成懸套李北海云學我者俗似我者死正不得以秦人燔書而罪燧人也

文章入妙只是體貼註義精細無他奇法

用經語為肌膚用古筆為筋骨烹煉融洽而出之故其艷為古艷其音為雅音

文致迺逸簡淡有爽然不屑傍人意而用思英銳使時手竭力追之愈迫愈遠渠只從容前一頭地耳此古今形神雅俗之辨也

道重光文自記聖賢言語有來路有去路語脈清書理自出評自癸未以後文字皆變做不復顧題之語脈虛神此種文出自覺塵翳頓除犂然有當後來但學其挑剔輕鬆而不得其理空滑之弊又生於此而先輩樸實頭真本事竟不可復見矣余謂作文必書理出則語氣自清來路去路自得若此自記語倒便有病

古人謂作文須捉得正身字面著所謂正身者只是確切字面更無他字可替代也然此語正難要看道理熟極做得文字熟極方能得之今人之文捉得此字眷屬者已為親切其次或是隣里知識其甚者陌路猩獐亦算數矣只一字捉得正身者能使

於前輩館閣亦云此為順取榮學之善技矣

凡文章賓客粘著便滯脫却便疎漸善用帶過之法不落色相却正見其色相爛熳之妙

章法一片股法相生題外映照有情題中裁合有體其間呼應起伏開合反正之妙無所不備惟精於先輩者知之

長題有主有賓有反正陵暴脫略固無法挨文衍義亦非法之精也兵隨將轉將逐符行奇正變化神鬼莫測先要討取這符在自家手裏

極曲折幽渺方能完得直捷透快若淺率庸滑以求直求快題中意思無足發洩者直是氣悶殺人耳

文章間多弱句須以其求風韻太過反落庸調也故筆力須錬令夭矯愈曲而愈健乃佳

記序題但勦竊一二左國史漢語後生小子皆能裁製成文此文
東鄉之所鄙也然在今日已不可多得矣若其離奇峭拔尺幅
中變幻不窮於左國史漢神似而非形似尤難也
高曠之文難於質疎老之文難於細一切以爲得之及息心靜氣
久讀而不得其闕此可與言作家矣
艾千子每以後世評貫語言不宜入四子口中是也然議論警快
處借用意理亦別見發明正得史論之力昔賢貫學原期貫徹
古今但須無謬於題義耳若必拘守字爲周朝口角思當時先
無此排偶語氣矣
古史荒唐不可據以立論學者愼勿以此騁奇騁奇亦齊東耳
議論奇快易入縱橫家言以私意窺測聖人如蘇氏史論李贄之
藏書得罪名教騏劫莫贖矣辨而嚴醇而肆庶防閑之寓懺異

流又不敢借以恣其私此方可以論史
錯雜中要位置不亂縱溢處須指歸不移
作文初落想時如向萬里外轉出只在眉睫之間耳此法之善也
然方其初發端時便已開口見喉及闔之終篇却又悠然不盡
此又法外之善也
文必有開合開者先縮退一步所以先補其滲漏之處也
凡文之長於駢驟取勢者每不肯實講正面此正其不濟事處
行文洞筋擢髓又一往蒼古奇恣以氣勝而不於字句求工然知
此而變效之者蓋鮮矣
長題只標舉大義便須簡脫枝葉然至討好處又正要枝葉點捕
得妙頭現尾沒東坍西滅不測其金針之所度然畢竟是枝葉
也其本領只是一氣直下

天下惟明快者能含蓄耳不明快而求含蓄都是模糊影響
無一筆不轉無一轉不生意去若天然有此一轉掩卷熟思意中
却無此一轉鈍根人思路庸熟到四面斬絕自悟轉法
凡題中曲折甚多支分甚雜須排清析殊難力擒要害其餘迎刃
而解故駕冗長題只如無有
理境中分際處說得開原委處說得合便如屋裏人說屋裏話極
平易極眞切然試教時手爲之又格格閡閡矣乃知其平易眞
切者正深奧之至也理既明筆又快耳
作文最忌輕易放過字面
呂子評語餘編卷五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六

小題觀略內摘錄

時下文字皆自以爲有法而其實無法統命曰顢頇顢頇之患由其初未嘗精講於小題也大題言盡勢足雖精微難求而體貌易設渾舉雄畧猶可鋪張成篇小題變動不拘半句隻字稍有增損即全理爲之改易遂不相通不得其道坐受譏虎捕鼠之消故有自謝尊衍而猝拈枯窘闇弗失措者其思者浮躁遇生僻則苦澀而不能入其間架施忽束縛於險仄則脈亦隨之方然後知其向所爲鉅篇鴻搆原有所未盡也先輩大家多從此用力故於大題之窪突肢勝曲盡其妙而機趣發乎天然無泛演怗懣之病今之學者自初爲文即不講於此而遽求速化遂谷都之胸造曼繆之習徼倖苟得反取其笞敬之緒餘以爲小

題欣然自以爲無難詎思後生轉相彷竊幾欲笑古人之徒自苦者宜其顢頇而更不成文也乃論者不此之爲救反謂小道無當於性道經世之學而思有以易之夫盈天地間萬物萬事無非文也故曰皆備於我若曰吾得其要者而已是紛紛者舉不足問則已取所備者而盡棄之吾知要非其要而得非其得此之謂義外自告子陸子以及近代良知之謬未有不出乎此也聖人教人豈不欲其務本而達用而曰興於詩詩之爲道何與乎本與用也然聖人以爲可興觀羣怨爲事父事君爲多識鳥獸草木焉又何說也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小題之道亦如是已矣論者又曰吾非惡其小也惡夫蕪肯啓吻則訕毀駁騁縱點猾便捷駭豎無所不效焉斯不可爲訓也其辨吾亦取諸詩近代叛攻朱子者謂朱子於詩廢序說而入之淫風不可訓也然桑中氓丰雖序亦以爲淫亂者也其詞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又何抑褻纖靡之曲盡也不識當時師儒將廢此數章而不講習歟抑別有說焉而苟又不足信歟曰此其爲刺也夫爲淫亂者之詞而所以爲刺烏知夫草竊啓吻者之非所以爲戒歟古來稱文章之雄者曰左曰司馬左氏於弒逆荒亂怪誕不經者憮寫尤精彩司馬氏傳刺客佞幸奸雄權詐者極意刻畫令千載下覽者如壁觀焉使二子者而在今日衆何其得與於斯文也夫美惡是非邪正人事之必然也聖人立言非不專取夫美者是者正者而必反覆乎對舉之何也孟子卸詖淫邪遁之言而後聖人復起而不

易正以是也故狀善而不極善之至不足以感發狀不善而不極不善之至不足以創懲極其至者善與善不相襲不善與不善不相混化工賦物萬彙流形皆自然而然盡古今事理言語之變而至道行乎其間此小題之義通於詩即凡爲文章之法以進之性道經世之學舉行一也又何顢頇之患之有

小題爲初學從入之門門徑一誤終身陷坑落塹如蟲入腹後雖知而求治難愈也故予欲爲文須先遠俗派如時下油口活套兒曹習之句日便肯不數月輒成使之解脫即生瘢蛻渝白首不離毛病凡爲父兄師友當如妖魔狼蠱以遠之不可以不嚴也

小題所以盡文字之變除是天地間義理所窮心思所寂無可復生處則已有則必須生盡故足集家數極博不以成格限之不

以偏嗜險之。然其中指歸固未始不一也。韓公云學爲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矜取所喜者引之。繇取所逆者治之。漸推漸廣。無所不學而後能自成一家。此之謂得其性之所近。若專守一格而不知變。未見有得者也。由淺及深。自正盡奇。是在教者因其材當其可而施。不陵節焉耳。

小題尤重者法。法無定。不只以恰肖題位。斟酌上下。不可增損移掇爲善。近日塗抹謂之非法。思有以變之。是也。然不得其真。必以荒疎爲大方。以粗率爲才情。以脫落爲高致。此無法之弊也。與非法罪均。程子所謂扶醉漢。扶一邊。倒一邊。非變之善也。又有一種假先輩。講說印板。泥刻困縛。文人心思。坐置腐爛無用之地。名曰死法。壞却後生好材質不少。學者知非法無法死法之不可爲法。則真法出矣。以上附教

文無古脈。無心得。縱合拍。只是鄙俗講章支節。不可以言文。猶須義盲詞之不可以言史也。說理題能無一不本訓詁。却無一點訓詁氣味。尤難得。

立柱分股。固是古格。然出之須變化生動。使假煞字樣。文成甚文字。古人立柱之法。亦只要每股各有意義。不合掌。不倒亂。不複叠耳。今之論者。但取字樣吆呼道破。即以爲得法。而其中毫無意義。或仍不免於合掌倒亂複叠。則立柱適增醜惡。爲不讀書人開支架捷法矣。故論文總以意理爲主。莫墮死套子下。

小題文得大家氣魄尤難。似不工而工。似不密而密。非可從套數求之。故難也。闗近文如黠徒與猾吏獄辭。越舞文律。倒越欺罔無情。直是死囚活計耳。

前輩論如題法。而文之全體義理。不可刪亂耳。非指字樣也。近見

雖曰未學等題。中比必用雖字直起。或作者偶然爲之。亦是雖字假象。未是正身。借作游戲法耳。遂不傳爲不易之式。極可鄙笑。如孝弟也者。股尾定以也者押。皆此類也。

凡文波瀾映帶處巧而不鑿。不稱其得法。只是善於用側。

慶曆以前先輩作虛縮題。只認得本位界限分明。步步倒縮。節節順生。到恰好處便住。而下句自然接合。此爲動下神品。慶曆以後始開挑逗襯托法門。似巧而實拙。似靈而實死。已犯縮尾添足之病。非古法也。今文并不會慶曆之挑逗襯托。而別撰一副骨腔調。即在聖賢口中自作吆呼。自作商量辨難。曰我動下矣。究竟下何曾動。贏得搖頭擺尾。做出許多惡狀耳。

凡文用經用古。全在自己開點得妙。則頑鐵皆黃金。僅撫詞句以爲點染者。反使黃金成頑鐵也。

如小車無軏等題。今人都避實蹈空矣。然則摭拾者即得爲實乎。曰是不然。凡典而切於題者即爲實。不切於題者即爲空。如確是小車。移作大車不得者。即實也。寫盡一部考工記。俱屬兩句通套用得者。仍空也。彼徒於形貌求之。毋乃論文之下乎。

凡虛題入手即出題而更無餘地。不失之窘。必失之露。先用虛翻取勢。入題後逐字鈎劃。使下意躍然欲出。却又一筆攔住。方極得步虛之巧。

搭題提挽爲易。過文爲難。過文多不如少。有不如無。庖丁之解手。所謂恢乎有餘地者。其間原不容刃。然而劃然已解。躊躇滿志。此手法不傳也。

搭題不難於提綰穿插之有法。而難於轉換融鑄之無痕。

時下遇有反坫等題。只會鏃弄虛字。如云有之者誰乎。夫誰得而

有之技藝止此耳。見有考核詳明。箋疏華贍者。不識之曰太古奥。則謂之爲不靈動。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然典博矣。而用意處句句有對照。緊合處恰收住語位。此所謂法也。有法乃爲典博。否則爲堆砌而已。

文之妙在鬆。鬆之妙在筆快。筆快之妙在意多而語儁。則無閒文衍調。一句删衍。便謂之泛溺之懈。謂之嗇率。不可以語鬆也。

情形不盡。意改便改。故不窮世故之變。不足以盡事理之極致。文章高下伸與不伸。亦在此耳。

點染襯貼處。皆出入風雅。滿幅經術之氣。此爲雅音。今日除講章俗文外。不知宇宙尚有何書。而欲求大雅之復作也難矣。

凡虛題須存其虛在何處。虛在上較急。虛在下較寬。急則不容停筆。故當以虛發之於前。寬則尚有餘情。故當以虛宕之於後。

取下文先躍。善用順逆。至慶曆後始作反激。極易討好。然不及先躍處亦在此。

假先躍論法度。分做者必不可合。截做者必不可併。不知能手即股股合併做。而未嘗犯複叠合掌之病。則以其意思多。論不窮也。故講法則死。得意則活。

沾沾上下呼應縮結法愈密。氣愈弱。綳布紐捏。都成兒戲。安得更有闊議浩氣耶。故作小巧文。須具真本領大氣魄始得。

凌虛之文。須有奇情。有快腕。有古文間架起伏。乃見勝場。不則如游絲肖影。煤愈裊娜飛揚。愈見其纖穠耳。

凡文惟其義周。故機趣皆圓。機圓便俗。義圓便雅

張孝廉稱可求云何取云云。評其摺振也超忽。其起滅也幻詭。今人不可捉搦。不可正視。不可摹仿。得前輩之神奇。而理法又適在圈中。其孰得而近之。○章法離奇惝恍。意論纔悉。莫當三句一滾扇盤。不作挨聲討氣之迹。而逐字層折而出。此精於如題之法者也。時下以暢露强排。磨衍敷襯爲如題。正未夢見在。使熟讀此種文。初時茫然無依傍處。久之悟入。把柄自生。自然縱横如意。無不合法。其樂當自知也。○而也雖亦諸虛字。一氣看來方活。覶著呆衍。便失神理。故虛字有緩有急。有虛有實。有合有分。不住節節逗叫字中措。此又精於做虛字法也。

連章搭題聯絡渡卸諸法不難。難在卷舒出落。純以湧氣經行。若得之無意。而極力用意所不能到。

樸實簡老之文。每嫌澀縮。澀縮者。理不足而氣不達也。惟理足。故每股可化作數股。每句可化作數句。惟氣達。故以數股數句爲一股一句。而其中頓折盤旋。沛然江海居龍之觀。

凡虛題善於曲折處埋藏正意。於縮咽處句留口氣。故極透露。文極含蓄。而醞藉沖夷。無近來麻軟習調。其難。

小題固以花簇生動爲佳。然使無層出意思。則雖欲花簇生動而有所不能也。時手技窮。輒舍意而求之調。三疊四叠。徒增醜態耳。

凡作叠字如申申天天與與切切偲偲等。都要從實際做出乃佳。今輒以空腔調弄。或借偏旁反面叠字挑剔之。皆沒本領人無聊活計也。

兩句相似題。以移掇不動爲妙。若廊搆則換却詞語。彼此可通套矣。一則無法。一則腹白耳。

作文一落筆。即思作轉。李營丘郭恕先畫一尺樹。必無一寸直枝。此即文家三昧。然行以學轉。而反成輕滑。亦此非吾之所謂轉也。

吾所謂轉轉以意彼所謂轉轉以詞轉意極難轉詞極易學轉
者當於轉中求難不可於轉中求易。
鄉黨篇數節題映帶之法亦人所忽題也所貴考核詳明詳明矣
又要穿插穎巧穎巧矣又要筆力高古具此三者爲難
點綴都從內則周官便使成易俗題用之皆新奇然所謂新奇者
自有在也若復於周官內則中求之是門轉相陳腐耳矣。
凡題字點染多意議少即就無意議處生意議並點染都活此是
容中樓閣法得之可以不窮
滄寄以賦浴俗只雜庸人之所謂難也作家則又難在刻劃精切
運用無痕處耳。
虛題法論之最悉矣然又須看下文層次有虛一層者有虛二三
層者題面雖同而下文各異則局亦隨變矣如雖疏食菜羹與
雖車馬句其面酷類然彼處車馬要看得重此處食羹要看得
輕彼題虛二層此題虛止一層也故一樣難字卻是兩樣是又
虛題一解。
串插映帶作家與俗工同此蹊徑耳只是出手不同一則貴靈氣
力不得討好處一則若不經意而其騖其巧此豈可以死法求
之
昔簡古峭難在有排宕之氣機局緊湊難在有寬舒之神
讀歐陽各傳總論法度森嚴中自見變化神理高渾中自露精采
故方幅俳偶之文只如散行文字此深於古者也。
有下落語還他有下落不打破語還他不打破然覺境界無窮只
是未說近將說於撲斷說近將說於露開既說了善於活蛻
題本以不解解之作者必當作解門取解題究無是處此則觀家

所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也巧者即用網離反而層層翻
駁只留正位不犯君來路我歸路人生命有相逢處又生方便
法門。
割截題不患不如首尾生情之法正患泥法而背理從見惡俗似
有法實非法耳。如孔子與之坐至使者出一題牽出二字爲首
尾關目固也然坐字有意理出字無意理若於對照無情強爲
牽湊於是將出字穿鑿出許多俗解寫得夫子與使者排場做
作皆有機鋒公案用皆理之甚者乎此自以爲首尾生情而實
不知以虛對實之法乃所謂無法也若其安頓自然有意理者
還他意理未嘗有意無意理者還他無意理未嘗枯寂而關照
有情神氣一貫乃大家至精之法此邪正之辨不止雅俗也。
無一股一句不恰合題位此法也其中有主正反皆以奇思出之
巧也而其奇思皆從經雅中議論證據而得學也法生於巧巧
生於學。此所以貴乎讀書也今人不知五經爲何物而紛紛論
題論文以爲法應如何毅然以其粗心自服爲之曰已得法矣
無惑乎其日趨於污下而無法也。
吝題貴省得出卻道不得貴插得入卻添不得善省者在趣勢
勢逆則逆勢順則順輕重曲折映帶而出或一筆而得數節或
一語而得數句隨手有無忽隱忽現此省得出也善插者在起
波波平則收束見有波起則轉換入妙遠近斷續接渡無痕或
頓呼而非真或暗度而不覺前斷後截各還天然此插得入也
凡游戲尖巧文字使俗腐爲之定成演義矣麻嚴聽道故非明
理而熟於古者不可妄作也。
偏將人情粗淺處攝入理致精細中另有異樣神彩此非大家老

手不撰。詩家不解少陵長慶善用俚俗，妄生議論，竟只坐無此見識力量耳。

題必有要衝之先王設險，無地不到，然而泰之殽函，鄭之虎牢，則要也。得此則勢如建瓴矣。

案在前，斷在後；或先立斷而案應；或案斷並行，其法皆本於左傳。惟史記善用之。人多謂左傳須先叙起傳，亦不盡然也。左傳原自成篇，編次皆以經爲綱紀之耳。

廬陵與高司諫書，句句罵他，句句却原他。寬一步，正緊一步；退一步，正進一步。凡文用此法，正是深文，非不情也。若認做爲彼出脫，即爲作者所愚矣。

凡爲合傳，兩人非有甚同處，則其文不奇；兩人非有甚異處，則其文亦不奇。非有甚同，是乃藏引綱也；非有甚異，是乃水益水也。

此須於遠近離合之間思之，便得其理。

單句題惟扶做，故廚久應接不窮；惟拆做，故翻覆出沒不窮。稱手非鶴齋仰，亂竄便窮矣。

叙事用散體，借幾句史贊套語作假古文，第一可憎，以其無意思。議論也，意論多，則轉摺自夭矯，起伏自縹緲矣。

單句拆做，固得法矣。然人能拆做，不過顛倒空衍；能逐字有巧思乎？即有巧思矣，能逐字有來歷乎？故天下極奇極幻文字，正在目前經傳中自具，不患手拙，但患腹枵。

文境幽峭雄悍，而步驟出落又自然安閑，此從柳州集得來，非時文中所有。俗眼針不入，定以爲側淡無味矣。

老手高人，祇是巧生於熟，熟生於切。

能手須玩其空中落想處，撥頭落筆處，必從人四際路斷，忽然闢出異樣新奇，却正是顛行穩步。鈍漢悟此，生多少無碍真實法門。

搭題有字面之映帶，有意理之迴顧。字面之映帶，皆無意，惟無意故巧，極而位置不紊。意理之迴顧，須實發，惟實發故樸，極高意態橫生。此之謂大家。

長題難在折處，折處須極縈紆；搭題難在渡處，渡處須極輕快。

明理而行以爽氣，幾不入滿說家墮落，此是身分高貴處。

節儉語題，必有正理，須向言外遊行，雖極空行，題必有正言，須在言內埋伏，實者虛之，虛者實之。

相題之訣，只在善拆。善拆便層出不窮，若囫圇寫，則無變化矣。用意之巧，只是善借。善借便字字傷其若呆，實寫則無作發矣。

引證旁叙，非天然議論天然，不患其不能整齊，但患其不能參差；

整齊只是平庸，參差乃見奇巧。但又須尋得參差，不覺作參差之妙。

凡題位甚窄者，逐節作綫綴可也，開不可也。處處關合，尋義翻辨，皆所以避開也。文無閒筆，便是奇巧。

凡提挽以掩映爲巧，直犯爲拙。做上句便隱然有下句在，巧也；至其做下句處，竟若呆挽上句者，拙也。惟有意者能爲巧，人所知也；惟意盛者敢爲拙，人所未知也。

聖題有經學氣，無講章氣，大是難事。

凡做極空活道理，其妙處只在着實。

凡文劈頭盡情駁翻，逼到開口不得，此下不爲大謬，即成大奇。是亦淮陰背水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然議論痛快處，毋不免蘇氏縱橫之病，又須分別。

文無典據不成其奇。然使搜遍周禮考工奇文竟安在。乃知仍在吾看題之頴耳。其法若何。曰只要看得題字碎極活極。方能用得考工周禮等書以成我之奇。

凡文之妙在無閒話。搭題之妙尤不可有閒話。凡文之所謂閒話者。空放一句便是閒話。搭題之所謂閒話者。實講一句便是閒話。做上句便有下句在。做下句便有上句在。做中段便有上下在。令讀之者應接不暇。目不及瞬。方謂之無閒話也。

制裂題全在他渾成。渾成者奇巧之至。若出自然也。無奇巧而謂渾成。則膚泛而已矣。惟若題全在他生發。生發者博辨之至。確切不移也。無博辨而謂生發。則粗鄙而已矣。

文貴雅而昌華而則。目見楞胸便吻集濃釀之部。第古雅之乙詞。自以為得金馬玉堂之訣。不知其於題為膚。於文為俗。於品為污。於心術為邪也。

凡轉筆之捷。其來必紆。一句將轉。數句前必先有布置。其勢欲下。其理已足。故一句即轉耳。若已至此句。然後索轉。只有摘擘往。豈能轉。又豈能捷乎。今人不求所以捷轉之法。而徒欲其轉之捷。其不入於穴滑者鮮矣。

史記之妙。只是摹寫情事逼眞。口角形神都到。而奇古在其中。法度亦在其中。非別尋奇古法度以為摹寫也。

古人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予謂必行處要止便止。止處要行便行。方是文章之至。不如此不足以為奇。不足以為極。

文只有襯托法。如為長者折枝題。先出長者。見得長者之命極重。一襯出折枝極易來。一襯法也。既出折枝。見得折枝本易。縂轉為長者死乎。行長者命在。亦襯法也。

層層逆入。故其勢益奇。其氣益厚。其鋒益利。假才情俗陵躐只蹴得頭一皮粗淺翻頭。亦自謂逆勢。却是朱子所謂只弄成一條死蛇不濟事。

頂上句陪伴本句。即是糾纏。就上句脫出本句。便極清楚。一邊是從詞語上膠粘。一邊是就意思中襯出。老稚妍醜。迥乎其不同。如徒以頂接上文為秘訣。猶皮毛之論耳。

文有一定做法。無一定局法。

凡奇文無確切根據。是為野。非奇也。

晚邨云。評意中以為必如此轉。偏不如此轉。意中以為必不如此轉。偏如此轉。人不能轉之意思。看他轉出人不敢接之句子。看他接下。凡有出落。必令我不見其蹤。突然而出。令人大驚。此皆非特文家所有法也。

文有文之轉折。題有題之轉折。能使題之轉折隨吾文之轉折。不以文之轉折隨彼題之轉折。則得之矣。

吾嘗謂虛題有虛字。若豈惟民哉句題。虛字却在兩頭。不特豈字一點便盡。即哉字亦不可點。何也。哉字氣勢為豈字所促。一點之後。再轉不去矣。只將惟民二字層次折翻。豈哉二字處處遮攔不放。末幅始出豈字。結句始煞哉字。非故為做作也。題勢不得不然耳。

小題生發點綴。村學究皆能想及。此所謂見廟非神奇也。其點鐵成金之妙。只在用筆處得用筆之法。則尋常意思皆成靈異矣。

敘事題却又於題外別尋情事。尋來又正是題中緊要。一句勝百句。一筆省百筆。故妙。不然即是節外生枝。屋上架屋。

極累墜題。舉之若無。西人精於轉重。寄任輪外用輪耳。昔闕智不

關力也。

提引典據，使俗手出之，皆成臭腐，故著色之妙，亦如以索貫錢，作家先要尋取這索子。

惟雅而巧，愈巧愈雋；巧而不雅，都成惡道。故必大家數方能作游戲文字。

凡文之至者，未有不動人者也。其不動，文未至也。文至矣，得今不動者，其今之文人乎？何故？于其性與人殊，但知文之能決科，而不復知有忠孝也。

句句用突勢而能不竭者，得轉換之法也。轉換須先識死活，以活路間以死路，合自然轉換不竭矣。

凡空虛離遠之題，須急尋根蒂，用一數衍閒話不著，此是文家活路，亦是文家死法。

凡看詞語，只依稀彷彿者，正如官司提人，只得其鄰附谷屬，非正身也。天造地設，移易不得，離意思無加，自能使讀者驚心動魄，方知詞語原從意思生也。

經他步驟段落，而段落步驟之中，能見筋節，此所以為巧。若使段落糊涂，步驟窟雜，先已斷亂旗靡矣，更從何處說奇乎。

凡搭題因挽合而生議論者，大拙也。即議論而為挽合者，大巧也。學者當仔細參之。

陶士行之竹頭木屑，方其藏之，皆棄物也。及其用之，則至寶矣。人不肯於平時收拾棄物，頓欲以備倉卒之用，難哉。

文不翻駁不奇，翻駁不重亦不奇。翻駁重而後有危險，有危險而後有驚駭，有驚駭而後有歎服，然非大力不能舉也。

筆妙頓跌處不可直，轉折處不可停，渡接處不可順。凡文皆然，而搭題尤甚。

雄建之論，翻局行邪，但覺妥帖，正如弄蛇能蜿蜒於禁法指鉥間，直絲絃耳。須知此是翻海手實力量。

人謂但題不難於堆積，難於空靈；皆謂不難於輕秀，難於質實。惟不以詞勝而以意勝，乃真所謂空靈輕秀也。

長題不能鉤駁，只坐無識；搭題苦多紆結，只坐欠理法。成於識，巧生於理，其不可方物處，正不可移易處。若離理識而別求巧法，即也人拙工，死路臨刻，無用頭目下。

用題中字面作鉤搭，最易俗濫無味，而能手但見其爽快，何也？彼以字面，此以意思。所謂意思者，只於質中反正閒取之，而字面隨之以出；若徒以字面，則斜結填砌而已矣。○文須見其筆妙，人亦此意思，求亦只此意思，而寫來自別，只是脫諸俗調，新逆

自開者，其轉折出落，絕不猶人，人所仔費氣力而不能達者，何其省力而出色也。

今之小題家，大概坐不肯刻劃之病，然使今人為刻劃之文，必成奇醜。何者？緣不讀書，不過鄙俚村撰而已。不讀書人總無一而可。今人挨家比戶，皆講變風氣，吾謂正難。有志之士，總多讀根本之書，然後議變乃得。

時文評話卷六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七

程墨觀略內摘錄

論程墨者皆執得失以爲指故卑汚者既有紙膠墨栽之觀而其才情自命者又皆以粗疎破碎做之先生謂此二家厥罪惟均蓋總不講義理而但講妝束其無當於題則一也故先生雅不喜講風氣二字謂自周秦漢以至今日文字風氣無一日不變何待於人之變之惟文字所載之道則天地斷沉此理不滅雖風氣極變時必賴學者爲之救正孟子所謂反經是已故先生論文一以理爲斷不講風氣不講妝束亦未嘗專取高奇而厭薄平正也第腐淺板腐之死法浮夸欺俗之惡聲有謂平正其實似是而非則闢之甚力惟恐人陷入魔道鬼趣斯獨有苦心耳凡例

文之高下不當以格法爲定論

論文無死法只看義理切當否耳

文之貴賤只在看書書理切一等文貴一等

變幻文章須看他針線不走處

局隨義起似奇反正此於理有眞得方能自立門戶非世間[illegible][illegible]變法所能影射也

說理文字所貴曰眞曰實曰醇不眞則雖有如無眞而不實則淺薄無味眞實而未醇則養之未深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優柔厭飫之神

節文既極安詳詞旨又復融洽此種文致書家之漏痕畫家之[illegible]澗宋之爽字裝畫琴家之半中半肉詩家之不粘不脫也描摹者無得而不可得乃變爲排偶眞末代兒孫矣

張伯昶文 云云陸毅若看其一渡一提一結純是古文化境後來學者便成套語評所以學成套語者徒求之句調而不知其有氣骨也然又須知氣骨尚未是盡處綠作者精神止到得氣骨上住故文極蒼古而意理淺薄後來之一折而爲浮袞亦其勢然也故論氣骨者又當求之意理

近來講古文以唐宋爲歸再上至西漢而止若周秦乎法與心口隔閡自然運用不來矣

施閏章文 云云評文字足以觀人性學亦足以卜其平生故以貴重爲難然所謂貴重者初不在奇正濃淡間也奇正濃淡止是服飾不關骨相骨相貴重者縕褐衰爲其儀一也惟骨相輕賤而後講服飾試看世間講服飾者必市井倡優與不學之紈袴其輕賤可知矣乙丙之間以詞華爲貴重而流於械栝乙未以

後以講章爲貴重而流於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爲貴重而流於乞媚總皆於服飾講貴重而不知其眞輕賤也有此文未嘗不用詞華而自然有鳴鸞佩玉垂紳正笏之度惟其骨相高耳學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既好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

極雕績文字所言精警亦有先民名程所難得者時論概以詞重罪之使枵腹空拳之徒反譏訶爲文弊而不自知其弊之又出詞頭下凡幾等也

孫若士云勢者馭文之善物可謂知言矣然取勢必先鍊氣鍊氣必先明理理明則題之觚腑脈理皆以神遇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所謂目無全牛也但向文法中求勢那可得

文家惟鍊之一字最難說此乃積學精思深投而成須火候到此自得不可以貌爲而襲取也今人不講於此徒就弊口詞句求

之，其敝者流爲熟爛，硬者流爲俗賴，皆自以爲錬，而不知其入於旁道也。作家之錬，純是筋骨，故但見其高雅出羣。

今人最不解錬字，但硬弄時下詞句，至軟混熟爛處，自以爲錬，不知其正與作家之錬相反。作家之錬，正要洗汰凡近，獨存古人之精英，所謂錬者，錬其出路，非欲其稜角也。

錬之一字，人都不解，輒以詞句之軟混者當之，不知錬之爲言，即書家之藏鋒，正取其鋒之中正精鋭而去其鋒也，不用努筋出骨，却渾身都是筋骨，此之謂錬。

先輩必不以上下互插爲高，在上爲侵陵，在下爲添湊，故不爲也。慶曆之末，此法始盛，然猶以隱然自然爭巧，今則竟有不論道理，空無意思，但取字樣互見以爲得法，則愈趨愈下矣。

文以高簡勝者，筆不蔓枝，嚴不蓋汁，而字能造化於尺幅之中，畫家之逸品也。時人以枯窘當之，猶俗工作雲林法，謂之畫意，事則可，謂之雲林則非。

近人若無實際本事，故喜言虛神閑趣，專以挑弄語氣爲能，不知無實際本事，則虛實皆失，有則虛實皆得。故欲講虛實，先講精切，先輩所爭，切一分便是妙一分，便是真本事，此外更別無妙。

無時人關套頭，亦不涉老教書講章語意，理所至，情詞自備，斯爲大雅之音。

目前事理，却異樣出色，不是另有議論稀奇，所爭思路入細不入細耳。

子長之文峻，孟堅之文緩，峻故變幻不測，緩故亶有制，退之從峻出者也，永叔學退之，却以緩得峻，了們學永叔，却純用其緩。

凡得汎脉於古，則其于旋健利有力處，適中所有，皆成幅便故出

落筆而轉運快人，視爲若不經意而得者，皆其力大處也。

[illegible]文云云。評明快老橫是所長也。儲多空疎，則於理欠精確。文人每坐此病，肝流論之反，棄其明快老橫，而實其空疎，以爲法，以此歸咎作者，所謂恭人嬌君而追罪嬴人氏也。

有機神，有局度，有骨，有肉，遒練高融，此當行作家文字也。然興不測其他，使數者皆減却，價不可不知。

題面堂皇正遠者，多取浮詞俗調充之，大要是叫街喝好語耳。曷元獻譏李慶富貴曲詩，輛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云是乞兒相，看人富貴者，非富貴語也。又窮人强作富貴詩，云昆挺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鬭者絕倒，時作正玳瑁歷琉璃眼耳。何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爲真富貴氣象乎。

名手舉一切堆架濃釅之物，與一切方幅稠綽之態，盡洗而空之。而理體未嘗不厚，氣局未嘗不大，風采未嘗不高華，然則文章得失所爭，不在腔調間亦明矣。

空快文每忌輕佻淺滑，而作家横衝直突，所向無前，但見其光昌老鍊，其空快有本也。

挑逗揣摹，時論之所謂有法有韻也，然於題之實處避却，如水上毬，以不沾帶爲妙，亦時之所謂法與韻耳，此説自萬曆來即有之，亦以爲先輩中一種，故尤難辨。

能於題之神氣，體貼日久，注忽然提筆疾追其所見，窮幽歷險，只在一把眼無所不到，少縱一步，即迷茫不可得，此種文境，須具解衣浴碧能湫中手段，方有此本分出遊。

評家謂詩語者皆是大難事，有來著實，不是雖若實而當理當理

而自有發明斯爲難耳要知不當理無發明亦承當者實二字
不起
文章有魔調似演義非演義似科白非科白此自古文人之所無
故曰魔然有從極高來者有從極低來者低者出於學究講章
高者出於佛氏語錄似之魔人易知高之魔文人老宿亦往往
迷溺而不知其爲魔究與講章之爛惡同也凡文字過高者當
首辨而掃除之
如貧而無諂章題槪爲呑恬諸頭似乎靈妙大類村北丘說佛法
越神通越鄙俚耳刻辭名理耐人苦索處忽然一句半句道箇
消息令人言下超然此却不是弄舌尖技倆可得
化題之吟唪入文之髓商所謂鎔成汁寫成錠俾俗子守之乘飛
鼎敗矣

臨題陶鑄乍散乍整壓以還題之實理散以發題之虛神而得力
尤在散筆句句立身題外古人書能必於支股斷處烘染烟雲
爲不測烟雲奇則鱗甲更奇矣○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此亦只是尋常眼前實景看他說出甚容易爲甚千古詩人
刻劃不到摹彷不來可知語句之妙不可向語句中踪跡也見
地高胸大灑落下筆自有箇迥絕處若只於前評用工夫不瞭
得向上一節也是枉然
思之尖能深入人曲折所不到處使其中更有一層留餘使不見
其深筆之超又能高出人識想所不著處使其上更有一點芥
蔕使不見其高兩者缺其一則深者晦而高者滑矣此種文與
可爲浮淺膚鈍人却病上藥
凡題多繇膩軟熟之調者得高峭倜遠之鱗令人即講古也只在

唐宋以下不能問之秦漢前故其筆力氣竝讓也
文字首辨雅俗識其文夫猶瀟灑如李太白於殿廷作宮中行樂
艷詞而本色高致自在此之謂眞雅若夫俗骨雖理解不謬格
局如法而俗不可醫即不可以言文○俗有出於文氣者有出
於體者製裁之俗如乞兒登門喝采作吉祥富貴語胭脂之
俗如弋陽村劇場上場下同聲此俗之出於文氣者也有求省
講究義理而妄論書有是非本節稍習古人行文之法而吹談
先輩法度正統講章一本自以爲學問盡於此此俗之出於理
體者也然文氣之俗不過希世速售彼亦心知其鄙故猶有志
識即能遂改若理體之俗則其占地高而執說近乎正更牢不
可破此一種俗人猶難議辨故自以爲眞爲文不特理體壞文
氣亦壞此不可不首辨也

無時文家氣無講章腐氣滿淺中自饒倘姿名理此爲眞色當行
強加巴攪安排便俗態百出矣
老手行文如書畫大家晩年製作俱從極奇極秀淵工緻中來故
淺淺疎疎數筆令人玩之有不盡之意即文家所謂絢爛之極
乃造平淡也
用意越濃出手越淡用力越重出手越輕用筋節越老辣出手越
秀嫩此是作家純熟脫化時自有此種境界強迫取之不得也
文之貴賤分於骨氣不可於形模求也近人輒以夸大之語重滯
之調祖俗之論充之此乞兒貧窮富貴非當身富貴者也質氣之
賤至此爲極看先輩文此是本色風流自然高朗秀逸是爲貴
貴然則骨氣賤者何以救之也無他法只是多讀古不求必
得之道如此則心正心正則氣骨亦轉矣

或疑小講不起點上文處。曰。此論亦小看。然了時俗格式。小講點上文直起。此法最古。後來用虛籠數語爲小講。而後入題。此爲近古法。若小講說完全題。而入題又從新說起。乃時下俗法也。反執俗法以譏古法。不亦謬乎。若小講單冒全題。不承上文。這可點清小講承矣。落題又承。不但逐節割斷無此文氣。所謂頭上安頭。并無此格式。則又以亂氣無法之法譏最古有法之法。不更謬乎。

古人雖極變化中。題界未有不清者。不清則無法矣。

唐德亮參乎章文云云。評一貫有一貫正義。忠恕有忠恕正義。兩下各自著筆。而關會處了然。此是先輩最高本事。固不用偷腔換氣。亦無假掉弄閃倪于也。自論文者識似語說理爲學究。氣訓詁氣。以不著色相不落言詮爲高。於是學者目與理道。凡遇理題。必避正面而尋旁枝異徑。如此章但取授受公案。與言語同異機鋒。所謂一貫忠恕則概置不講。非不講也。向來厭棄若浼。不知其說云何。雖欲講而不能也。一變而强爲之講。則又不得不出於學究訓詁腐爛之途。以爲遵註。嗚呼。豈復有書理註義哉。此文亦犯前病。然其文特高。有各論近來滑調容行之弊。實始於唐君。曰。不然。唐之空滑。猶本於古文。後來之空滑。本於講章。此不可同年而語。出自古文者。猶有思致奇趣。但少實理耳。若講章一派。則惟有爛惡而已矣。正如吏部論出身。一爲科甲。一爲雜流。其高卑貴賤固迥殊也。但講章之爛惡。祖事古學者。即知其非。其以古文爲空滑者。到說道理處。無可支架。必借佛經語錄之套以自名高老。以爲古人之旁通橫溢。無所不妙。而不知其爛惡與講章同也。此又如科甲與雜流到溺職罰鍰則一而已矣。此一弊。每足以誤高明。故特爲拈出。

俞桐文云云。評卑庸之文。不足深辨。稍有才識讀古者皆能心知其非。但牽於揣摩之說。不卽棄置耳。若此種文。其見地與手筆頗高。非卑庸之所敢望也。故有才識讀古者易惑之。不知雖有高下之別。而其爲魔而不當理均也。故特舉以爲辨。○魔解始於正嘉之後。若魔調則自[illegible]中始。亦有高下。顯下者出於講章小說湯睡菴之類是也。高者出於佛經語錄楊復所之類是也。至啟禎之間。又有以兼列史漢大家古文而運用佛經語錄。如金正希陳大士皆不免於此。其品愈高。其魔愈深。此文乃其流裔也。眞學古者於此更當高著眼孔。

先民精於理學。每自有發明。不由訓詁。却出傳註之妙。自嘉隆以後。邪說浸灌。叛道反攻。若有發明。必背程朱。又不如墨守之爲愈。近時名爲遵註。實不明註義。但尋覓幾箇註中字樣。便自以爲得法作家。此不特爲邪說所鄙笑。并訓詁老學究亦慨詘其不通矣。將來窮則必變。此一輩枵胸捷古之徒。豈能出二氏之手。其必折而入於邪說可知。有心斯道者。其憂畏當何如也。

陸燦子使漆雕章文云云。評其見處絕高。然有過高到那邊處。反見粗疎。也是得會點分數多。得漆雕開分數少。學者不見此等文字。眼孔低。境界淺。終久沒智力。正不得以粗疎失之

文無他奇。止要見得分明。則一切[illegible]纏繞皆用不着。其文必潔淨。潔淨則轉折出落皆自由自在。故便利。便利則發必中的。而所得愈簡而愈精。斯爲老到。老到則高矣。

朱舜夫子之文章云云。評此文迥絕衆人處。不在解題確。不在局法古。不在機神飛快。只爲說道理到十分平實。是十分高妙。

役在解題局法機神講究去其淺之乎言文也此非精於經學
理學固不能窺其深醇亦信不及他好處
老手作文無他奇脫他装束入時只是骨性不改耳。看其妥貼處
自有答盤排奡之氣
文之瑰瑋蹈厲不可一世者難其骨像處使鬚眉生動耳若不著
題目痛痒者。雖奇拙者無取也。
文章神情得體處即是正大莊嚴作家高人在此蓋所以有理不
暇辭高也。
奇秀在淵遠中來淵遠又在超脫中來。令人久讀而意境常新此
所謂自然靈氣。
凡爲大言者其中無可大而假於言以大之吾正薄其不能大也。
按之有骨。咀之有味又何歎乎大言。

【康熙讀文】云云【評】端謹密栗北宗之長技也脫灑變幻南宗之長
技也。今南方皆趨乎熟如此奇肆之作乃得之秦中。朱子譏老
莊家精微盡爲釋氏所竊却去做他經教之屬譬之巨室子弟
珍寶爲人盜盡却去收拾他家破瓮破甕正復相類也。
如早朝應制諸詩取冠冕臺閣亦未爲不佳然也須切題者乃語
語典雅自見風神後來徒以乞佾喝采之鄙俗亦自附於冠冕
臺閣則又當頌亮矣
古文中能縮大爲小第一須公穀以短節促拍爲排蕩縱渺之勢。
令人讀之不覺其短促此公穀之妙也今人以刻爪尖纖爲公
穀失之遠矣。
【鄭梁文】云云【仇滄柱】鄭子學不程朱尚宗晉魏作古文以力正學
王文成爲法獨於八股自謂不必心而心嚮往之以無意成文而

我以有意質之理學之人必能虛受詎不了然也【評】有德者必
有言若更用力於詩古文則言中工夫又加詳矣八股不過題
格與耳道理文法皆有異乎。言爲心聲書爲心畫古人於嚬笑
舉止足以窺人底裏況經營成章之言乎吹簫謳言文字無如
王伯安然伯安所作八股即法亦未嘗不莊嚴也程子寫字甚
敬云即此是學故謂八股不必作則可謂八股不必用心即此
語便不是學則其所爲詩古文者勉力下者皆屬可議矣此雖一
時應付之語然學者不可爲訓
文章虛妙處皆生於實彼不能實者不能虛也。
以實爲虛而筆情高妙令人摸頭不著如雨中觀龍挂蜿蜒分明
却不見其出沒起滅所在此種變化不向諸陶家真過來亦無
從擬議

特正稱韓文羨紙怪發鯨鏗春麗然而栗密窈渺章妥句適文具
此氣象甚難要不可不有斯意鈍根穢業妄思坐致槩鵬宋人
詩云從來剽竊爲場屋直是無由識古書加指斥能官題達到
頭剩得腹空虛頗堪愧悔死矣
僞人行文大約前以輕淺引入其力量俱留在中後令人愈入愈
鬭其雖盡今人所有在起手數行已和盤傾倒以後不是游演
了却便說了又說或另生枝節皆不識合局法也
凡於遊縱花草間舉纖見長定於正面脫略縱極奇快也只是谷
疏沒力量文字。題中實義正苦發泄不盡何暇作支吾縈塞閒
文耶。
文所貴者。爽氣朝來玲瓏四戶無纖塵之翳外間令人溯揃不揃
不獲矣其名曰渾融不諱我道是不會明白說不出耳。

文字有學者氣有大人名士氣有和尚氣有村教書氣有市井氣時下只是市井氣多其典型則村教書而已惟學者氣絕少、

勝無意義題便有多寡虛實之迹緒際翻有力已說於支配究得更有佳勝哉作家探伏猶其只是向上自有天然之巧、

高學的確難矣的確而用之以忽遞脫洗動則尤難也此方是自得故凡自以為的確而驅而納之村學鄙說之中而不知用者其所為的確乃大不的確者也。

於語言字句之外別有一種風神總絡兆襄之在書家謂之氣韻診脉謂之胃氣地理謂之生氣皆是物也文家得之為文情此不可以迹象求者

文字到真腔的板無處著一分花假偷謾若不從經學理學實講究一番來也無處討他消息正如禪家諸句只門曹洞外間有

來尋常作家聞之下拜。

文以靜氣為至真而時論每以俗文之卑弱無氣者當之不知靜出於雅正與俗反靜文必伶俐正與卑反靜則骨勝於肉正與弱反也從此推之可以得靜之真

文字到賭真實本事便無繇容躲閃那移處不但隔撐寬皮近也不得便依經傍傳是謂不是正身也都近他不得其餘論藝局論出落論氣體論機神皆不消論得落理真實則無所不備矣

評文者動曰渾融曰圓密曰開闔曰流秀此數者固古人文字中至高至美之品然觀評者之所指則實未曾知此數者是如何而漫以含糊軟熟不着邊際者當之不知其非數者而彼因自有主名也其名維何曰只一混字盡之何以為混曰只講調頭

不論義理、

時文亦有製局如法氣度清關者可惜不曾向題目裏面認真道得一句便恁休去耳嘗記子弟曰汝怕題目痛耶題目寧汝手耶如何遮東掩西只討得一場沒理會。

評家謂細膩之極乃為平淡清真之至乃為波瀾含蓄不露乃為局度是皆論文究極在今日先須辨雅俗不則打油滑套腐術模糊皆可附矣。

目空四海方能闢入開未闢之境要其落筆都在空際四旁故文之不能為奇大概犯粘皮帶骨之病。

文境明快直達郭青螺所謂清空一氣如話者此本色品骨最高之文非琢飭修飾之所及也。

取徑於幽仄之區游神於沉寥之表不無過處然不得與塵土雜

比較短長。

有脫然處有的然處有恍然渺然處文之境界乃遙。

駿瑋之言其間每不無粗處要之洪濤中無所不淨只是脉正氣盛不礙巨觀耳。

欲破俗士膠粘抗痼之疾須得雄奇橫肆手段陳白沙所謂附子大黃天下藥此處卻正用得著也若更以精醇出之其妙當復如何請大家參此一轉

文章能事要在實地耳虛神所以助勢而出奇然無實地則虛神亦無所附

世所稱端凝閎遠只在詞調上煉成若所舉者其理正而氣靜自然端凝閎遠耳

時下文字局法非不妥當機調非不圓利神韻非不渾融然只欠

一切字。故乍讀之甚佳。細按之多不著實。是以先輩文字。本領只在意理。若單講局法機調神韻。而不講意理。便成假合。

切題在意義。不在字樣。意義確切。則字樣露與不露俱佳。今不講意義而止論字樣。則主分貼者不過以吟喝了事。主渾發者不過以含糊混過。使作文者顛倒於選家無定之說。曾何當於題理乎。

道腴中筋節挺露。此之謂華秀。華秀在骨。不在肉也。若不論骨法則市井癡肥漢。皆可作虎頭燕頷觀矣。

先輩論文貴乎實。實非庸也。而況可以俗當之乎。實非肥也。而況可以飄當之乎。按脈中理。不少不多。不浮不沉。斯乎實之正則耳。

文之峭蹶者必少雄浩之概。其疎闊者文必無堅鍊之旨。此唐以

後名家所不能兼也。

文于子善講拙樸之妙。拙樸者奇巧之極。近人所不曾夢見也。然有平實之拙樸。有渾浩之拙樸。有幽峭之拙樸。

癸甲觀既庶矣一段文云云評氣局甚冠冕宏正。按之却不耐咀嚼。以其詞多義少也。如何是義多於詞。只是意切。此文亦無題外溢語。如何不切。吾所謂切者。非門面貼合之謂。如富之必從庶講出。教之必從富講出處。何以必須富。富何以必須教。庶難富亦易富。富難教亦易教。富庶合如何。教富合如何。此中甚有精理。能洗發便是意切。只浮面鋪陳。縱極貼合。與題中精理膜隔。不可謂之切也。

今日八品文品其病都欠一恥字。就時文言之。日不識經學理學爲何語。日不識周秦漢唐宋爲何書。而居然講義論文。牧豬奴

齏菜鋪。皆可稱名宿矣。至活套之調。熟爛之詞。爭逝剿抄。若以不雷同爲恨。互相稱歎。至下極污。久而不厭。昔者套用別題文句。亦必稍更變而出之。今則公然對題通篇直書。且刻且行。恬不爲恥。皆可怪可歎。嗚呼。行文有恥。亦可謂士矣。

欲學古人。勿求形似。須先得其氣。欲得其氣。須先開膽力。膽力何由開。只是有得道理明白。則自然無纏礙。縱橫無所不可。隨地觸發。議論不論金銀銅錫。都可開點寶丹。則膽力足而氣沛然矣。但區區稱補幾句古文。龐布夾綴。死口取活氣。何處討此景象來。

劉須溪謂唐人文字皆界定格段做。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所以活。此亦文中關捩子也。

古人謂子由文界畫定做。却不好。子瞻不界畫。一滾說去。却好。悟

此關捩。提筆直書。屈黃注海。純以一片神行。竟有篇如股股如句之奇。

作家反正淺深開合之法。亦與世無殊。只是世間所講實義都是假稱名貌。或上不過討得伴當副車。惟真作家擒拿處是正身耳。此關相去却甚遠。

凡詞多而理少則浮。語重而氣俗則穢。皆肉勝之害也。若理真則但覺其詞之高貴。氣雅則但覺其語之端凝。肉即是骨。又何骨肉之可分乎。

文章尚冰之妙。止在言中。而言外之味。說之不盡。亦無他奇。只是曲折襯托處。令我所欲言者。隱躍透露。四面盡出耳。須知此是說意處。不是說文法。

凡說大話過火。便於理不切。文未嘗不端練。按之皆膚套矣。

自首至尾，如題挨講，而肢節斷續，一氣落化，天矯蜿蜒，不可尋其段界。此種神境，須火候到此自會，不易臨倣。然須時存此氣象於胸中，雖凡胎亦能超詣。若錮於村講章之派，拘於假先輩之形，覷此種如仇敵，如天神，不敢稍近，則噉劫啗落矣。

或謂兩截題總提起非古法。曰：古有何法，法何必古，只在當理耳。先總提，下面側分，亦有何害。但中後總做，則不如截做爲得。若總做，未免說了又說，多叠床合掌之病耳。若總做而不犯此病，又何害。

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題，論格則截做正也，分做亦正之次也。分對之中，仍不失輕重賓主，與上下聯貫一氣之法，又其巧也。而下語用意，皆有精義，不作寬套大帽頭，則又在論格之上。

凡小講下卽直點全題者，必欲自出議論，不便循題中次第而然。

若既隨題挨講矣，則斷無直點在前之法。蓋後面挨講諸比，卽是此一句，若點在前，則後皆複剩矣。

文章中名貴二字最難承當，爲其不可以貌爲也。於體格法度不細密，則雖高亦爲疎脫；若過於細密，則又入卑俗；無光華則爲枯澀，著意於光華，則又失之膚。此皆名貴之所反也。必湛深古學，又精於時文之法，淘洗錘鍊，皮毛落盡，乃見眞仙耳。

極散題偏做得極方，多寡無痕，輕重悉敵，若此題非此格不可者。此局法生於意理也。方在意理，不在局法；方在局法，則爲割裂；方在意理，則爲變化。

文無痛快奔逸之氣，縱極脩偉冠冕，如子陽營屏旄騎陛衛警蹕，總是偶人形耳。

今人未嘗不遵傳註論先儒，然理則講章之理，法則時文之法，謂

則朽乞之調，豈可以此爲傳註先儒哉。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吾文時文皆文也。今之腔板，謂之俗可耳，亦名曰文，豈不可恥。故當先辨雅俗，而後問其密疏美惡。

文有說盡之妙，有不說盡之妙。不說盡卻不是含糊遮掩者得而假借，須有許多意思道理，攤到言下，卻不消費力，只以淡遠之筆舉其大意，令人隱約盡見，此謂不說盡之妙。

至變者文，至不可變者理，格調者文之變也。俗法每以爲斷然不可移。如喜怒哀樂之未發節，言性情自然之德，不根戒懼愼獨，是一定不可變之理。選家見不根者，則云不根上，遊註妙；見根來說者，則云根上，本艾東鄉說妙。嗚呼，艾孝廉何人也，乃可與程朱兩存其說而無一是乎。理不可變者任之變，文可變者禁之變，直謂今之選家文理俱不懂可也。

文有短小精悍，又復渾浩踔厲，此不在尺幅論狹者也。彼以委怯爲和平，迂繞爲舂容，束縮無生意，枯澀無議論，爲收斂者，其不翅池蛙之擬決鄣。

文無遒宕迴演之氣，因瑣合，皆行尸坐魄耳，未嘗以蠅鶩驚可自然排闥驚鶱，得此。

以理學爲經，以經學爲緯，以古文之學爲組織，此昔人所謂錦機也。

人於鳶飛戾天等題，最怕實講道理，曰腐曰跳者，故寧取空滑一路。不知實講則傷快，安得腐；實講則通明高脫，安得跳者。彼空滑者，未能腐與跳者也；腐與跳者者，未能實講者也。總之不曾讀書講學，而欲拌个到此，也大難。

所取乎變格者，貴其變分出奇，而更能發明微奧也。於題義無做

而徒求異於章法擬翻之淺者抑變格之末也何以破題腔節
說則可。
瞻麗之文毋不耐久者中無有也以實義為體以古調為用斯光
彩常新矣。
典贍是易與確則難時文不論何題縱下填本無他只叙次疎寛
泛江若話話有來歷不混借自然高華典貴
只用淺深反覆之法而意境變幻人入處不竭此是白描中最
高手。渾身是筋骨不可以皮毛仿之也。
朱子謂李旴江文字皆從大處起議論蘇[illegible]家皆從小處起議
論此指發端言耳惟大小具備斯縱橫莫當若有小無大則叙
次雖極錯落終屬小家有大無小則平點必忽略無味矣。
前後論文訓詁理至古常新字句脫口成故今以恬管粉腹襲取
套詞若村學童描硃老乞陽度曲淺陋雷同令人嘔吐若能發
揮名理而以古文氣骨行之神奇滅沒莫知端倪今靡靡者欲
襲而不可襲嘗非絕代一快哉。
體格脈絡之精密猶是時文家所能若下語字字落儒者窠臼如
江都武侯宣公論事便有理學氣象須會賓下講究來非熟爛
本頭之所有也。
原體課凡為天下節文云云**評**短文能不多用曲此偏用直多用
單句此偏用叠句多用玲瓏簡貫此偏用縱橫排鼎所云芥納
須彌縮藏巨海極短文之奇變矣〇短文病人意必撇過本文
若撰講本文則不及大義論此篇前後說論雄放以發大意中
幅只古質點次本文而仍不滿二百字可知俗所謂短文原非
法嚴只坐才窘耳〇須得複嶂而以大氣提之胸中若有一點

要短之意即不能奇横至此。
今文萎靡如六朝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塗脂無一毫看男子
秀得衣冠劍佩徒形嫵媚。况巾幗不揚之氣。
文氣壯闊若滂洞汹一時難測其本源之所在人以為蘇氏父子
非也直從漢人得來時文中有此實是奇觀學人即未能為亦
須見得放令肝皮開闊
書家最貴者氣韻之秀潤而最惡者甘甜甜者亦自以為秀潤而
不知其實俗也兩者相似而適相違何以辨之書之秀在神骨
而不在布設烘染文之秀在思理氣脈而不在辭調句字凡在
布設烘染辭調句字中求秀即未有不落俗者也。
說道理直到滴滴落銅錢眼孔裏無他也只是熟耳如何是熟理
實到極處心細到極處氣靜到極處。
刻斵之文難於爽拔意論多而絕無支離閟澀之病只是理足自
達耳。
文無定體體隨義立只要明得定體之所以然則不定更佳。
用經學最難而用易尤難非淺腐即穿鑿耳因謂易不可用之時
文此所謂不善操舟嫌港曲不善作書嫌筆禿也。
題目大樣文固須得體然所謂大樣得體有根本有大義有曲折
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亦為讀書則見識經術不同若不會讀
書而妄求大樣不過市井之夸談鬼胥之作倨而已徒見其鄙
乞安得大樣
凡自命古學者多失之粗疎而專精理法者則文成講章此偏部之
習兩家分旅門户以互勝負以為救而文章之道盡矣不知其
所謂古與理法皆從假處故各不相通耳不相通便非真理

眞古也但與讀書人則兩者自一。

凡題苦多庸膚語者，一善鋪陳從時趨俗或者避而入於深寒陋文於題之衣體不相得正無下李鍾譚之論詩爭取舍於濃淡其不知詩同耳嘗見錢虞山謂學詩近世惟李西涯得體吾見西涯詩只是眞雅與雅便自然莊嚴華貴論文亦當得此意。

文到說得凝動精微或說以爲粗非也祖文不刻入刻入那得粗驚人者只是氣之鑄煉耳然鑄煉過火處自有語病亦須分別觀之。

看清義解横衍直撞不問金銀銅鐵信手拈來鎔成一器是其樣乘醜者無此本領便稍具至寶都爲鹽蓋故礦耳故求氣勝者必於義解。

【熊伯龍文自記】文極透快而一時名士以我爲腐可見立之難如此

【評】大約名士先不識字義如所云腐者訓熟爛也窒朽也眞惡也然則今日名士之文乃眞腐耳若實學至理如終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正與腐字相反故凡以理學爲腐皆不識背不識字名士之言。

凌虛之技妙只在鬆鬆則層次不竭而變幻自生即本地風光亦運用有餘矣然須要意思多乃有生發不則旋處皆成空殼

引逆語可前後用引者大旨而中述其詞或前有下文則此在前半用亂或前後俱未盡則於起講略斷一二語引入或轉側時手奈性用斷亦有之乃有聖賢口言而半斷半順忽斷忽順者又近來見事也

文字中意境極難得以其必從實地開出也名山勝地終古發臨而奇變如一日以其實也桃源醉鄉只好紙上恍忽耳何盡之有。

愈切實本領愈大故文之大小視乎理不在詞調狹弘也。

【[illegible]談體下二句文】云云【評】俱上文與通章講此題針線盡之矣抑末也其爲根爲體但要從議論發越乃佳有議論矣抑末也有議論人議論有市井吏胥議論故有指陳利弊講究情事大段亦不甚遠然出之讀書人者便有體識有原本有氣量其規模精意之所至自是不同故口氣相須用讀書人非沾沾記得一文錢上年號源流遂足當讀書人三字也不然胥下民制只消幾箇吏禮戶部當該火房足辦矣近來議論極曉暢者每不脫市井吏胥氣如此文可見讀書人臭味。

近日論文者好言正大昌明及觀其所指則極卑汚鄙醜之文耳。

其訣不論題理不用意思止揀無破綻吉祥詞語運之以圓熟寬套之句調如乞兒叫門喝采者然乃所謂正大昌明也示以名理高冒一種不知反目何名矣

換題實講層層有新警之思與章旨上下節脈相經緯股法不合堂句法字法不由行不虛樑章法奇偶相生參伍錯綜如魚麗

此種是王震澤門下法嗣

文人心思正當在人所不用處用出奇勝來爲妙耳如何今人論文都要驅入腐爛無用之死地去。

敗綴者多騎駁解脫者逃空說皆用深思古力爲鈎勒而虛實皆至間當求之前古人耳。

作文不在詞費只要見識高人。

文字得情不得情與生死眞僞只在着眼落脉處爭不得一分。

局不嫌奇。要看理透不透耳。

文有全題竟不見蹤影。不但格局并句字註解俱不見蹤影。然却無一語不從題之骨髓出來者。若拘定格局論文。則有才思人斷無開口處。必欲其同腐爛於幾箇惡套醜調中而後已耶。

今人好言醇雅。不知一字極難承當。醇之反為偏僻所知也。而不知醇之非醇雅之反爲粗悍所知也。而不知淺滑之非雅。

近人故不解作小講之法。大都開口說盡。已是一篇小文字。後遂反成贅複。其餘或入首太騈遠。或別生枝節。亦總無足處。此皆近時都教書俗選。予不識法度。聚頭開筆便錯。求却多少好資質可歎也。

嘗謂昔日秀才難做。近日亦易。當日極陋劣秀才。巾箱中亦須抄絕子古文摘段類語一本。史學則王鳳洲、再抄蘇紫溪諸理齋

鑑。一部學者稍鄙笑之。今都不消得矣。可歎也。

今日之文。謂之描文仿文湊文填文俱可。謂之做文則不可。何謂描仿湊填之文。必見易爲。故信從者衆。比見此曹爲之。亦復不易。蚓竅蠅鳴聲悲思苦。竟有不能成者。則原未嘗畏難也。爲人所愚耳。

理題無油口闊文。亦無務飭刻骨。得註疏之精。無一點注疏氣。平平淡淡說來。如故鄉人道士語。如老成世故人談向來家常事。自然津津有真味。淺學者未許容易到得識得。

行文如破陣。蟲銳揭其中堅。其餘只須蹂躪而已。

文須不落窠臼。始稱獨出機杼。提挈轉落。皆兩大宗中以爲不宕如此者。而作家以爲必當如此。奕較出衆。不可端倪。使抑盤揉翁依樣葫蘆見前之。亦當爲破獎之斷。

說理有生辣氣最難。生辣而明白淺易如話尤難。

細實文苦悶。濟高爽文苦疏略。透過此境直是迥絕。

粗雜之中。自有精細。如生金出礦。不無砂石查滓。然寶光自然流露。蓋真金也。後來揀選精細。淘盡粗雜。以爲醇粹之業矣。然入般不得。皆鼎汞假物。凡其假何以分。只實須見過者來。直何以不粗雜。曰篤信聖賢之說。蹈所見之中而講究之。

論格者詳於排場關目。矜才者盡於機勢橫流。若於題之要害無模實頭本事。則兩者總成死法。然所謂模實頭本事。非呆填膚演幾句詞語之謂也。必於理實有所見。信筆直遂。無須假捏。始得。

凡用總提過文。固不如先指直起直落之爲高。然先提力量在實做。要害不在區區死格子上也。不可執此法以論文。

凡文謂之雅鍊圓秀者。以其中有骨而外有韻也。骨在理脈意思。韻則玩其用筆著色處。

文章到輕重虛實皆渾化無迹。無他。只是理明。理明便氣貫。

短文不枯率。只在理足。但講得間架出落。便茫茫地滑過。有何意味。

惕題知皆無不回句文云云題兩大比雖是正格。然頓跌曲折之文處多實少。對偶中換字同聲。讀之冗沓索然無味矣。此用層次作做法。故節節瓏瓏崢嶸。或云如此似題云知者仁者無不知無不愛也。當務急親賢之爲急務。不予矣。曰即如此亦何害村學究道聽得先輩有如題挨講一法。便摹口惑亂人。未有了日。我法不然。果是生亂。　自橫行逆走。

呂子評語餘編卷七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八

東皐續選內摘錄

長文易虛浮短文易枯寂皆理不足也理足只是道得著道不著時千言萬句若來只如無有道得著時數語隻字句起意味無窮然須不是偶候將數十冊理學書一一在尺田寸宅中打滾過來方得

虛題人苦難支架於是用文外之文語外之語如敬大臣也三句題動云臣即未言其效何如事何如雖其事其效未盡乎此等句竟如小說演義所云按下不題且聽下回分解者可怪可笑而相習成風至今不為虛題秘密藏法遂家瞎發盲闖若非此不可者誤後學不小

與其取油只盈盤偷懸白戰使白丁皆向命為鴻儒寧取當行簡

鍊之文端凝有法切理鑄詞不令浮豔得竊其色笑塵囊學究秀才强飲幾升墨汁耳

簡鍊之文須有老氣法膾珍饈極芬腴中貴有姜桂之味遊人痛恨此種只喜靡羨油肉終是屠沽食料耳

有論仲弓問仁章題文夫子口中不露仁字不露敬恕為妙者此正學究纖作鬭通派頭萬曆末年講章論文大都如此為背畔附註之由不可不攻也此章論簡恁麼仁字如何要隱只是要說為仁不可說竟是仁耳敬恕是鐵板註脚如何要諱若云題中無敬恕字樣然則存心推心等語又豈題中字樣乎敬恕乃解白文存推又解敬恕須講章而諱本註豈講章字面反可入夫子口中乎執此論文將使天下視註語若鬼怪必欲盡泯滅而役已其害可勝言耶總之所題貴乎切理切理在乎體註有

通篇吃緊敬恕而全不得敬恕之理者只算不會做敬恕有通篇不必露敬恕而其理真足真是做敬恕文之妙正在切理體註而氣韻生動不在字樣之露與不露也

圓密之文貴乎切理如縫衣鍼須有鍼在外則所作圓密乃狐狸拜月戴髑髏耳嫵媚即得謂有人氣耶

世家公案門畫沙印泥屋漏痕正是要藏鋒耳藏鋒便有鋒在非癡肥堆豬也論文亦須得其錘鍊筋節處

清貴之文必精于煅煉方有神味但用空纏便不值尋玩須令人上口爽脆久咀益鮮而無糟魄之可厭乃為佳耳

文最忌熟熟則必俗故士龍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習之以為造言之大端即帖括家亦惡熟俗以熟裏生為訣正謂此也今人為文惟恐一字一句不熟到十分為有雷同如一

父之子尚得謂之文乎

文章著色不在堆垛隊仗但骨氣高貴雖淡淡烘染自覺離彼以豐肌緜肉為色者真穢相也骨氣如何只在法律簡鍊處看布置全局筆筆老到自然高貴矣

短文煅煉如丹家銀母一刀圭可點千萬乃是耳又如作盆尺山寸樹須通身縮小若于中忽作徑寸人物便不成盆矣

先輩謂文字大段卓越句字不足介意如神王者矜癖豈能為害若尫劣之人雖五官肌膚無恙然長桑君望而却走矣故文不必無累句而氣骨純乎古文見識便自潤人正不許皮相家向牝牡驪黃摸索也

法脈出落不可不講然無替秀氣特而若蕩于此以為老鍊其老鍊處正是惡俗處也名家不彩不雕漸機相引而段落鍼線妙

入無痕大呆子從何處覓生活乃悟斜插犀篦散髻非王謝家
固不須捉此耳。
文貴有眞氣眞則行文必簡樸用意必刻深遣詞必淡雅此先輩
之所以可貴也
一題衆拈縱格勢所必至變而仍當於理法正見文人弄奇妙境
無窮處但自走難路耳如不當於理法雖正格無益也
短文貴長勢在轉換有不窮之氣短文貴長韻在蕩折有言外之
神彼枯縮以爲短者非能短者也
短文無變換則窘于邊幅無意思則枯索無老辣之致則稚子初
試筆僅免曳白耳。
文貴鍊粗以爲精非省多以爲少也
文有使人一望而知其爲老手者其間架方圓猶夫人也句語處

實亦猶夫人也但言不妄發必中要害莊周所謂犂然有當于
人心者此却大難須火候到此乃得。
有蒼老之骨而後能爲輕快之文無本領而依口學舌徒見其淺
劣自撰而已自傳詩老嫗能解處却是作家不到處他是如何
用工來。
懸書內摘錄
冊子上言語紐捏巴攬來說終是不似米子云須是爛泥醬熟縱
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老蘇平生因聞升裏轉斗裏出之
語遂悟作文妙處所爭在熟不熟也。
【[illegible]】將自別士講肺腑尚不愚憶放公詩所至得
其妙心知口難傳[illegible]所便文行至孤山西夜
色已蒼蒼消吟雜[illegible]街句[illegible]尚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

西湖東坡一時在目也下筆灑然
各本序例附錄內摘錄
洪永之文質樸簡直氣象渾遠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圭淸瑟也
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
茂以加矣嘉靖當盛極之時瑰奇浩演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
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
萬曆乎丁丑以前猶屬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萎薾癸未
開軟媚之端變徵已見己丑得陶董中流一砥而江河已下不
能留也至于壬辰格用斷制調用挑翻凌駕攻劫意見麗還矩
蒦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調影響之理剽弄之法
曰則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學究喜其淺陋不必
讀書稽古遂傳爲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啓壬戌咸以此得元魁

展轉爛惡勢無復之於是甲乙之間繼以偽子偽經鬼怪百出
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
漢唐宋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庚辰癸未忽流爲
浮豔而變亂不可爲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東皋遺選前集附錄
一省一科之風氣定於主司天下數科之風氣定于選手通關節
無合作不得不因陋就簡此主司之予奪兼敷命者也聚[illegible]
先後而論斷之引繩例墨是非灼然此選手之予奪專於理者
也故選手不與主司較遇合而後足以論文昔之選手大都如
是故其書至今可以惠後學今之選手本領庸劣其腹之空疎
予之卑俗更甚于學究秀才助彼說而張其談昔之選手能轉
天下今之選手爲天下轉故曰今之選手今之秀才之罪人也
東皋遺選今集附錄下同

與文尾識萬曆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尚有何書前此作者尚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挽近時習尚正復如此己丑壬辰一返蔓蕪而歸之醇正多老學好古之士故格力遒上乙未以來名曰模範先民實趨空疎卧俗其所見之理所宗之法不能出萬曆乙未之間熟機餘況能闚嘉隆以上之藩籬乎戊戌己亥辛丑雅鄭互見未嘗無瑰傑之作而外開塗衍偏取下流不知作文幾何盡爲俗眼所埋沒矣

文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爲文禁且曰此等惡習始於一二空疎之手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月盛今之惡習尤甚矣目不識經史爲何物而欲鍊飾詞彩不得不出於俗淺諢謔覔機不虞有人悟近日一名稱全部只二句字可了以爲秘妙蜩螗甘帶鴟鼠嗜蛆良不虛也

癸丑夏余薄游以後書於金陵得借抄黃氏千頃齋周氏遙連堂藏本數十種又與諸友倡和飲酒樂甚留秦淮再閱月攜昔友陸雯若與選彙於市市人謂風氣午旋此書如飈激也余不知風氣爲何物旋不旋行不行何預人事見坊本有誑牽選劣狀者快然披終卷則故是向聲適自涌耳又爲之索然或曰彼因皆知文而以選爲業方將以其書嫁貴賤媚童蒙津干謁釣僞等高第饋帳帙榜媒聘宮室妻妾子女臧獲之欲其關切如此得失文患何與哉余慨然心知其非不能不順時也公殆無意此數者盍正請余又烏乎止人心之汩下也久矣士不力學中無所主而可詐於外惟知濡飽聲勢爲志凡余以爲卑也爻也彼且以爲利也名也而又烏乎止雖然公刻陸存稿[illegible]緒之矣今增是集不更使陸選流通乎余感其言因令諸名本刪之共點文得若干首以附今集後雖與外論不同然典型尚在收斂豈余其間有取充塞可悟亦復不少嗚呼雖甚盛又豈吾亦[illegible]

論選附錄下同

文體之敝也由選手而選手之敝也由蒙師時文法度之根淺近者如破承之貴切而高滑也小講之虛涵而勿盡也提挈之得脈而勿痕迹也提比之籠織而勿急也小比之點次老鍊也中股之開合切實也後股之推廓而不餘不泛也過文之宜反宜正緩急合度也結比之有餘勇也掉尾之力勁而有別趣也一句之當拆發也全章之剪裁有要也逆斷詳略之不可混也立格分股之不可合掌也布局命意之不可複沓也此在童子試筆時講明久矣而今之巨公皆犯之選家貫欵之則皆非蒙師罪哉昔者僞耶中大家嚴重師承皆不惜厚幣豐資致敬盡

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櫊中之牛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刓敝靦靳吾意者與之亦如其僱工然不思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狗鼠以求進既得之則娶婿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攬而兼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衆或歲詣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非徒少而師多蓋無人不可爲師也師既如是見文之奇博有本者皆不能句讀音釋講解則必力求空疎活套之書以爲業使其徒速成而已可免訴於是乎空疎活套之選家得哆然餬口於其間亦無人不可爲選乎也選生師師生選文體遂愈雜而不可返今縱不能驟還於古願且此論文者取淺近法度共講明之其爲文也亦必取食於六經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作者如程[illegible]之分年日程趣古

之學範成法其在可仿而行也。余嘗謂五方言語啁哳百里殊
風無一同者。獨乞兒爹娘之聲普天下無二。今文萬喙而同猶
此聲耳。士龍林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務力行之有
作者起必求取法。是爲作者師也。
自開闢至今茲其爲文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算其
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有腐儒爲欲起而一之。必有腐儒爲
起而爭之。又必有腐儒爲起而調劑之。夫其一之爭之調劑之
是皆爲變所驅而不能用變者也。善用變者有可變有不可變
予天下以可變而奪之以不可變。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今夫
烟波雲氣斯天下之至奇且幻者也。然求烟波於汚池。觀雲氣
于赤鹵。其爲奇與幻者無有也。故觀雲氣者必嶽麓。求烟波者
必江湖。夫江湖嶽麓自開闢至不可億算猶故物也。而天下且

以爲光怪異莫奇且幻於此。此非烟波雲氣之力哉。然烟波
不能自爲起滅而雲氣不能自爲卷舒。則皆江湖嶽麓之自爲
奇幻而已。烟波雲氣可變而嶽麓江湖必不可變。文之有理則
猶江湖嶽麓。其有文則烟波雲氣也。以至變之文傳不變之理。
雖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爲文無不可定。況數科乎。故顧文運之
變。每視文理之勝負爲盛衰。理勝乎文則極治。平則盛。文勝則
衰。純乎文則亂。自治而盛也文運長。自衰而亂也文運促。成弘
以上制科之文理勝之文也。嘉隆之間文與理平之文也。萬曆
以至啓禎則文勝與純乎文之文也。其變也如四時。然寒而煖
煖而和。風馳而電掣。即昔操筆搦紙時已迅逝而不可留。蓋無
瞬息不變也。乃自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爲春秋者如是。其爲冬
夏者如是。然則非變也。復也。復所以爲變也。是以成之冬也。必
復而爲春。必不復而爲秋爲夏可知也。則文運之亂。必復而爲
治。必不復而爲衰爲盛可知也。天下曰文已復古。然而非復也
變也。何則。今所復者皆成弘之前。而不當慶曆之下也。朱子曰
高祖文帝詔令只三數句。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嘉祐以前。其文
樸拙而詞氣厚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嗚呼。此眞文運之極治
哉。今之復古者有是乎。故曰非復也。然淬者變而爲浮。諷者變
而爲正。荒怪者變而爲醇雅。殆霍然知文之必本於理。殆將以
開文運之復乎。由此推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書燦
然復明于天下。如二儀五緯經天羅天而不息。庶幾猶及見成
弘以上歟。乃一一之爭之調劑之者。方且習訓詁之說。貿貿虛浮
滑之調。謂若者守溪。若者震川。若者艮湖荆川思泉。嗚呼。使數
君子者在今日。其爲文又不知其何若也。乃舍不可變之理而

刻畫可變之文。是猶去嶽麓離江湖而求所謂烟波雲氣。而且
執繪之雲氣。塑之烟波。謂開闢以至不可億算。凡爲烟波雲氣
者當如是也。悲夫。是爲腐儒而已矣。點五科程序
先生語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功夫皆不可少。今人
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日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
最多。思辨長識見。記誦長機神。機神所附麗。止于腔調句字。若
識見長。則道理精。法度細。手筆高。議論暢。文品不可限量矣。故
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山在何
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故雖不住
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即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
有毫髮之差者也。至于腔調句字。乃所以觀其道理法度手
筆議論者。固不可不熟。不熟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

字。因時爲變在一時中又有高下異同各從其所主但取其有當于已之機神者貴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湊運用之妙即解有未當榜有未貞皆在所略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反得其用又不可不知（擇墨凡例）

凡文棄實而取虛棄勁而取柔棄古雅而取俗惡棄樸直明白而取含糊輕巧皆病中人心而事關氣運非細故也近時論文直至股尾虛字亦以乎哉爲硬而止用歟字以矣字耳字爲直而變用已字爾字此種議論不知起自何人知其心術品行必至汚極下而不可問者至章句辭采古人無一字無來歷出於經傳爲上出於子史古文者次之湯霍林用冰兢二字鍾經話無法又千子猶譏笑其不通今則俚鄙滿幅王于山悔變秀才爲學究不知今文變學究爲白丁也是集辭而闢之廓如矣（大題凡例）

先生論文以意思義論爲主不在機調意論達則機調自生凡一題一正一開一折定有頭一皮膚淺見識套數先到先生謂必須擺過此番然後有眞意思好義論出若人人心手必然萬喙一律者斷無可（題例）

觀炙錄

作文所以講明義理。非止要文義通達而已。世人多岐講學與作文爲二。最是謬見。

詩文有三字訣。曰。熟裏生。

詩文一道也。縮一篇長文於八句之中。故求精甚難。其妙都在神理。不在詞句。古人詩中嘗有一二語平淡處。却意味無窮者。今人多不識也。

問詩有含蓄者。有說盡者。是各隨體格否。曰。然。然須是說盡處仍自含蓄不盡。所以爲難。

或語余曰。呂子詩固佳。惜落宋人詩派耳。余問宋詩何故不好。曰詩本性情。宋人慣說道學。失却詩中意趣。余曰。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非說道學耶。然則三百篇亦欠好矣其人憮然。又言詩貴有感慨氣象。宋人詩太寒餓。余曰。子美盛唐人。其詩曰。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何等寒餓集中如此類。不一而足。然則子美亦不得爲詩人耶。其人又憮然

聞先生所著文何如。曰。吾文不但惟與人往復書中有議論關係者。不可沒。餘俱不欲存之。本意此去欲勉爲之。不奈今已病矣休矣。異日將以此事付公等耳。

呂子評語餘編附刻終

四書繹註五卷

〔清〕王錟撰

清康熙刻本

四書繹註序

昔艾東鄉謂五經之精微盡於四子之書固已然矣而四書之精微又實盡於朱子之集註故明初已彙成大全一帙而其後又有蒙引存疑諸編以互相發明至近今則闡究益繁雖援之集註未有妄逞私臆輒相牴牾者然大都皆爲時藝揣摩而於

身心性命之理未或精思實體而徹其閫與焉嘗稽紫陽註太極圖說謂無極二字發前聖之所未發而賢知之過者乃妄於其中增一生字不知太極無極也濂溪已自申明下遂竟接無極之眞等語而不復言太極其旨本自融顯何世儒肆其偏見支言而不靜心體察也柘城王一雪先生

地邇伊洛夙號名儒偶出而膺民社未幾掛冠倏代申浦手不廢書更取四書集註與或問大全及近代儒林之言潛思默玩貫通融會獨有取於呂陸兩先生之評文語錄松陽講義因增以己意彙爲繹註一書余與先生後先共事承乏四載疲於紛劇久成俗吏無能稍繹聖賢緒蘊乘間過

訪蒙示此書余伏而讀之精要簡確字字與集註發明即字字與四書脗合使誠舉而佈之海內豈惟大有裨於制舉業即以直窺作聖本原內而修己外而治人無不優優乎其有餘裕矣因不揣荒謬而爲之序

旹

康熙丁丑歲九月重陽前三日年家眷寅
弟晉江陳善頓首書於申江之庶幾堂

四書繹註序

孔子之道在四書朱子註之而孔子之道明是孔子之道在朱子矣近者有門呂晚邨先生評時文之語及平湖陸稼書先生之松陽講義皆能於朱子之註四書有所發明一時學者宗之是兩先生有功於朱子有功於孔子也慨自有明以四書五經取士其季年異學之離叛俗學之支離幾不知朱子之註不知孔子之道也哉

朝因其制而功令一遵傳註五十年來人材蔚盛倡明絕學施之政事者皆彬彬乎體用兼備之儒也豈非孔子之道彰明之驗哉惟是四書之註自大全而後而蒙引而存疑而淺說而達說迄於今蓋有百餘年矣要皆以書說書未有以書說理以書說人人身心性命之理者也兩先生一則於制藝中明之一則於政事之暇論之總以發明乎朱子之註者以發明乎人人身心性命之理是孔子之道也夫孔子之四書朱子之註四書固人人童而習之者也兩先生即於此教之是即人人之所易曉者而教之於人人之所日習而不離者教之即文義而反乎身心性命體經傳於日用乎

當朝於斯爲夕於斯爲自成童以及乎成人皆於斯爲沉潛於朱子之註即身體乎孔子之道也異日者以文章爲事業則事業爲真事業文章亦爲真文章矣予裒而訂之附已意於後以告天下之讀四書者知朱子之註知孔子之道也名曰釋註初稿須臾不死倘繼此而得焉是余之志也夫

康熙丙子春三月丁卯柘城王鑅敬書於芙蓉湖上草堂

讀四書釋註題辭

宋初五星聚奎開一代文明之運而濂洛興而關閩繼門下人才幾埒洙泗嵩周宋兩朝家法在一仁其功用則在斯文也自趙韓王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論語佐太宗定太平至仁宗殿試進士先以中庸賜呂臻復以大學賜王堯臣不獨開四書之端即肇後世取士命題之制而程子遂擇孟子七篇合成之然註釋紛紜論語則陳辟道以老莊張横浦以禪頌矣大學則涑水不識格物戴記尚沿古文矣中庸則老泉牽引老易子重集解又況錄諸說亂之矣至於孟子而盱江李氏且恣臆肆譏強襲漢人王充餘吻以驚惜愚俗不有朱註後出孰還鄒魯真面目耶信乎朱註之當宗矣惟是朱子有言不用聖賢許多功夫看聖賢底不出若無某許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是故讀四書難讀朱註先難乃明初大全及蒙引存疑諸家往往離合參半甚由躬行欠闕心得無系思之辨之背多說耳柘城一峯王先生人品學術高踞第一流年來棄官著書帳秘腹笥擬於武庫築有四書釋註剞先竣特手示余余讀之見其爲書詳採呂氏陸氏兩先生之說分列於前略申己說

折衷於後或發明或駁正訓詁義指不拾人牙後而能諮人意中竊謂先生述而不作故得昔人立言之法温故知新擇精守約者也彼賢儒好大矜夸毀卑近而騖高遠論治則詡唐虞三代不屑近法後王論道則動稱聖學好語自然略不自知羞恥下學上達之教謂何今先生欲引人學孔子而先引人學朱子又不遽引人學朱子而先引人學呂氏陸氏非其取徑紆也正其借援切也總之不忍以己說先今人誣後人云爾然則溫良氣象即是體裁已度越恒流萬倍何待掩卷三復始嗜其旨而饜其胾讀者識此意而潛心探之則於先正所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儒之大成者不亦可循級而求也哉余與陸氏聞聲相思互爲印可亦嘗呂氏子弟門人皆未及晤對獨於先生親炙交深數年間每見輒流連抵掌相說以解吽嘯欲狂故書此與讀者共研之非敢自謂能序先生之書也先生愛我又何以進誨之耶

康熙歲次丙子嘉平三日錫山後學衕治小弟張夏題於集賢坊之桐人堂

柘城王鑒初纂

大學

孔子之道備於易之十翼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也若夫論語則雜記孔子之言與門人之論爾孟子之傳得之子思其言門人記之曰孟子七篇

大學之道章

石門呂氏曰大學小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序大學二字名

目緣起故云耳其實此大學二字卻指爲學之學乃古昔教人之法之義故註云大人之學其非地制之大學可知曾子推論大人爲學當如是非爲學宮補典故也○首節明列三綱領時講必要歸並爲一一後來本末始終都可不必矣○止至善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要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行在明新內也○止至善斗主知故下文急接知止○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一綱領喫緊爲人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底此一綱領至實卻至虛最難見○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平天下是得止中次序不知來源去路縱說盡功效次第究竟不解何以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知止節只究得止至善一句至善原在明新上知何又分出爲三綱此一綱領最重明新工夫即止至善工夫八條目是也而止至善之要只在乎知一知便自然定靜安慮得故朱子曰五字是功效

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止之序章句蓋自分明所謂到慮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效中說非將慮與知分兩截工夫也○凡人有一知一見自以爲是亦自會定然非知止至善之定也知止是曉得極頭處不是只識得箇路徑○靜安分貼心身章句的確○定靜安慮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慮字是臨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爲知得緊要關頭此上三字要重慮之所只窮幽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則非安不能也○彷見旁觀論甚

能而當局多迷謬舛錯者只坐不安非不能慮也
慮之義理已在知止中完徹但臨事張皇思慮儘
擾便不能精詳周匝不是到此方去講究事物義
理也○明新可言物至善不可言物知得可言事
定靜安慮不可言事也○知先後知字與知止致
知兩字不同此處較輕知云曉得箇先後次第則
進爲有序而入道不遠耳所謂進爲者卽下八條
目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物致知知也誠意以往
行也與此知字不相蒙○近道與章首相應○欲
先兩字須從心與身意與心知與意相關處講得

分明方妙○修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
就中分先後次第用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略
若但趕重下節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了下節
而后亦然○愼獨乃傳意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
誠意者每發一意如好惡卽是意則必實用其好
惡之方務決去求必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
不大做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爲
在卽至平天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
是誠意所貫到誠意一傳變文獨釋正是此義若
愼獨是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謂意之所

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人未見處不甚用力此層
於得卽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直
徹事爲之終始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
此之謂愼愼有嚴善惡義誠則實行其善而已○
禪學之知正要絶去意字此與聖人之學正相背
所謂無生忍也○致知卽中庸之明善誠身之意
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賴知去覺
察意之誠否也若察意是愼獨非不是致知事此
界不明粗則支離分擾精則打入禪門矣○知與
意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一大截直貫到底不

單粘意也○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卽夢寐
病狂醉亂時皆可驗熟處乃其所明也誠意先致
知是平素與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致知
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時省察乃誠意中
之愼獨非先致之知也、將捏子格物九條反覆
細看橫說直說由淺入深自近及遠其言簡易親
切令學者有下手處○不可云格物致知是一件
又不云是兩件是物是知隨格隨致融會由之在
字更不須下註腳也○先後總是工夫次第有上
一層纔可做下一層無下一層亦不見上一層要

做下一層正須有上一層節節自有本分步步自
有交關註中旣字可得而字語脉朗然也○七箇
而后各有實境實義删卻一字輕置一箇不得○
未誠意而遽言心正者異學也未心正而遽言身
修者俗學也、修身爲本正對家國天下言
平湖陸氏曰格致誠正修備然後謂之明註中虛
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卻不可分開
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虛的是心是以氣言具
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的是性是以理言虛靈
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

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
氣合所以虛靈○定靜安慮在知得之閒與別處
不同存疑謂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
固自如也其實誠正修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
能慮最難事有猝至有雜投有關利害者有介疑
似者平日講究都靠不得究竟不能慮亦是知不
熟欲到能慮地位無別法只是知止工夫熟而已
定靜安慮都是知止工夫愈進而愈熟○意者心
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朱子曰六箇
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

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緊又
答江德功曰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夫格
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
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
也○格物致知是纔離小學第一件工夫蓋小學
之後聰明漸啓當有以擴充其聰明知識日多當
有以絶閉其知識
愚按大人猶言成人是人人都該做的大了全應
人都在內明德是身修心正意誠知至之本體明
則修之正之誠之致之也註曰人之所得乎天而

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
是知其衆理應萬事是心而意在其中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是致是誠是正新民則齊治平也○陸
云章句講明德從天命之性說起與中庸天命之
性無二在講上明字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
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修皆屬中庸致和一邊
工夫所謂古人下一大本者因未之及也又云緣
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
愚謂不然格致工人固是初學入德之門亦是徹
始徹終工夫到了家齊國治天下平便是位育境

界聖人只有下學工夫下學工夫格致誠正是也
未發之中亦只在此若舍此而別求未發之中是
要蒲團上打坐去也○誠意先致知是平日講究
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要體註實其心之
所發實字○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言也因
治國平天下恐人認爲天子諸侯事庶人無與爲
故補此一句則齊家亦新民事身爲本家爲厚天
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共之矣○修身包正誠格致
在內非單重修身也玩註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
也自明爲本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康誥曰克章
石門呂氏曰末句重自字不重皆字於接縫着意
止得皆字意於言外取意方見自字
平湖陸氏曰明德只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仁敬
孝慈信是德之名目身心意知物是德之所寓格
致誠正修是所以明之看聖經賢傳說得何等切
實子思將這個明德改作中庸二字共發明大學
之意尤爲明白
愚按釋明明德引書言明命明明德之源也中庸
之性孟子之性善皆從此來

湯之盤銘章
石門呂氏曰朱子嘆今之學者卻不去苟字上着
工夫可見首句之重此是自新之切實鍵關下兩
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是言
持久○苟日新對未新而言日日新又日新承已
新而言○日日主繼續意又日主提振意○極卽
至善無所不用其極仰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理
固如此然此章專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善
理雖通而賓主不可紊故應從新民轉出極字
平湖陸氏曰苟日新三句依章句或問前一新字

是汚者復潔後二新字是新者不復汚總是無間
斷之意全體上有此三層工夫逐事上有此三層
工夫○切磋琢磨是益致其精之意盤銘是不間
斷之意既益致其精又要不間斷○盤銘康誥周
詩本無淺深傳者引之則有次序○極字有二義
有以至當爲極至者皇極太極之類是也有以窮
盡爲極至者四極六極之類是也至善之名本取
至當之義此章說到新命卻似窮盡之義註只以
至善二字代極字不另作一解益窮到極處亦只
是事事至當而已二義實一義也不言止而言用

者大全玉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
義互相發止非紛紛擾擾用非槁木死灰止與用
一時俱有說能止然後能用便不是
愚按命是氣數之命朱子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
也新亦指氣數言
詩云邦畿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說理之當然次節說人須知止
尚是虛虛指點到第三節明指箇止至善榜樣其
中要領條目工夫境界事理咸具○仁敬孝慈信
為一定之理便是至善只為人倫中境界人各不

同則所以為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
熙敬止為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
敬孝慈信形為天下後世可奉以為規矩乃所謂
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
可以想見○有書內書外義五者目之大推類以
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此書外義也然
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且
盡也此書內義也要之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
五者推去耳非另有未全之說也○瞻彼二節從
頌美中見其至善其所以皆不忘止其善之至○

本傳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
有日新不已之意方是明明德至於至善之學修
○恂慄威儀俱從學修處來方有擬據從瑟僩赫
喧出方有體認○親賢樂利要透註中能使二字
之意○亦是極形容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
民之止至善都在詩句之外所謂其味深長也○
不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愈久
不忘止見其善之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
念也
平湖陸氏曰敬以心言止以理言有敬而無止則

無私而未必當理有止而無敬則當理而未必無
私必合二字方見至善○學便是格物致知工夫
註故以講習討論言之修便是誠意正心修身工
夫註以省察克治言之學修工夫得力於內則為
恂慄便是意誠心正學修工夫得力於外則為威
儀便是身修
愚按仁敬孝慈信是君臣是父子是所以治身是
所以治民也而所以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觀此
矣是皆日用平常事致知格物者在是誠意正心
者在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在是是之謂大學之

道是之謂止於至善學者當於此處認取○止至
善工夫在八條目中章內只引詩以咏嘆之
子曰聽訟章
石門呂氏曰註中引夫子之言而言及觀於此言
二句題之界限在此神氣亦在此此字只指首二
句是界限也觀言而可知不粘住聽訟不說盡明
德令人推廣意會是神氣也　無情不得盡其辭
下須照註點人我之明德旣明句所謂大畏民志
者民心服明明德無所用其欺僞非非謂變易民
志也○無訟尚不是本就此指出本耳○大畏民

志是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
上倒推到極盡頭上離鈎三寸令人恍然獨悟處
處總是此箇道理離訟看即訟看無非此箇道理
故曰此謂知本○知本中了卻始終先後
愚按聽訟乃上之於民相接處民之情達於上上
之情及於下就聽訟是新民之一事尚未發見也
大畏民志是新民所以大畏民志明明德以新民
也此治國平天下事故曰本末
所謂誠其章
石門呂氏曰自欺只是不能實好實惡實用其力

四字是誠字了意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則
說向行一邊矣若作以意觀意以意覺意初起之
意繼起之意一意衆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誠
意只是行一邊事為善去惡即是誠意知而不行
即是自欺非胸中別有箇僞妄念頭緣飾義理以
誑吾知而後為之自欺也○大學誠字與中庸誠
字不同中庸誠字兼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
意字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
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
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好惡意也實其好

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
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
為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中緊細一
步非誠意之外另有一條工夫令人講自欺似意
外另有意講慎獨似誠中又兼知總屬牽繫○不
是說待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
自是致知中事此但就人所知善惡便當盡其好
惡之力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見
認真用力自以為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
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端但謂之幾

是私欲揷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念
故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
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於此加省察不使自
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
誠矣○愼獨當緊承自慊自欺說來意發而實則
自慊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
此所謂獨也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
善惡乃致知中事註知爲善去惡何是承致知說
來謂既知善惡乃爲善去惡不眞不勇此處幾微
[illegible]不眞不勇下稍便成掩著然其發念不眞不勇之

時他人不見自已未有不見從此愼審敎眞敎勇
則意無不實矣○致知誠意是知行分界處然在
致知時詩書友朋俱可爲我所取資纔到誠意只
論做與不做他人著不得力故傳中特發兩自字
之意此誠字只作實字訓所謂自欺者只是業已
曉得了當下不肯實下手去做卽做到八九分時
剩了一二分便是自欺耳不是意中另生出一欺
之念來與吾之誠相爲撐淘牽制使不得自由也
蓋自致知以後所爲意者已只在善一邊故此處
只論實與不實耳今人將誠字看同中庸之誠以

爲意中有一誠又有一欺於是乎有一意又有[illegible]
知遂有官府盜賊巡捕之喻紛紜轇葛無所究竟
於是悉舉而歸之於獨謂獨是良知本體照照靈
靈可以辨誠辨欺制意衛知是一箇無對待物件
推其說不講到無善無惡處不已○閒居卽獨也
爲不善卽不愼獨也○閒居是獨掩著時亦是獨
○閒居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十目節正言
善惡之不可掩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下節貼
君子則謬著十目十手只是人必知之非是愼獨
[illegible]子當下意中摸出境象也○十目節只說獨

之可畏不著君子小人○指視之嚴猶中庸莫顯
莫見之意論道理如此非爲怕指視而愼○十目
十手只就當下便見其不可掩○上文兩稱愼獨
曾子口節止指獨字令人於此處用力獨只是對
衆之稱對人之稱卽上文自字已字閒居字耳上
節掩蓋無益猶對衆人而言此言自已獨處原自
揜不得能於此一反求內省自然欺隱危假不去
於此處不放鬆則意無不誠矣獨是誠意中緊要
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必是心意中又有一件東
西喚做獨也○講心廣體胖或云不宜便釋正修

或問云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
修矣言正修之本皆已在此○一念之實一事之
實皆為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潤無
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豎推久遠無間欲淨
理純行道實有諸己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
有箇德亦不是纔誠意便是德德便能潤身有一
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至心至成德有多少功
候○必誠其意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
閒居節言小人自欺之害潤身節言君子自慊之
效曾子節乃其過文也此節不著小人說亦不著

君子說但言獨中之可畏如此纔自動念人雖不
知己必獨知之即此便是十目十手不可掩處惟
其如此所以纔自欺便有消阻退藏之色纔自慊
便有心廣體胖之效皆從此獨中出來但小人之
消阻閉藏當下便自流露若君子心廣體胖之效
則非旦夕可致正如孟子集義養氣之旨必事事
合宜無不快足而後能有此景象故傳者以此結
通章之義所以上兩節皆言必慎其獨此則曰必
誠其意者慎獨者功之要而誠意者功之全也
平湖陸氏曰傳者先將自欺自慊分別箇誠不誠

的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體於意內拈出
慎獨二字便是挑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
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是裏面的事故又
將內外合一的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
獨者之形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
間引曾子十目之言咏嘆獨之森嚴形外不是人
能窺見我之意只是我有一分念頭便有一分形
迹都是我自做出在外酒人醉容饑人菜色皆是
自見出來故只有掃除之法無掩藏之法○語類
講自欺不同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始勤終怠一是

身事掩覆一是有所為而為前二意即章句所謂
苟且也後二意即章句所謂徇外而為人也前二
意是病根後二病總從苟且生來這箇自欺是就
致知格物後病痛說故朱子謂是半知半不知的
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卻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
不可為卻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自欺不知不識
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朱子所謂半知半
不知不是不曾用格致工夫只是知而不能行便
叫不得真知便謂之自欺○意有兩樣有人可
測之意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意意之既動

形迹之可窺者人所共知意之初動未有形迹
可窺者人所不知這是欺慊善惡分岐處於此能
慎則起脚不差方能由乎正路故此又是誠意下
手處○晚村謂獨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
惡乃致知事滄柱謂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
至欺慊並起二說似偏獨中一念有善有惡有
欺有慊傳只舉欺慊便包得善惡

所謂修身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說不正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
係在得是正心工夫與上有所不同○誠意傳論善

惡正心傳只論存否所謂敬以直之使此心常存
者大約涵養多而克治少其用力最輕則有之然
用力雖輕工夫卻極難○大學誠意章極著力正
心章極不著力誠意在發動處勉用力不可不猛
到正心時已大段是好只在打磨本體涵養此心
使無偏倚固執之病而已故傳中只論不正之害
不講正心工夫

平湖陸氏曰正即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不得其
正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事已過又留在心下
是不應發而發不中節也正應事時應有偏重是
發得有過有不及不中節也或問所謂不能無失
即偏重而不中節也所謂不能不與俱往即事未
來而期待事已過而又留不中節也或問從未發
說來傳文卻只就發處說起蓋未發之前氣未用
事無得失之可言故格致誠正修皆是教人於動
上用工○朱子於章句下一察字又下一敬字察
是省察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在誠意後似不甚著
力然卻極難蓋誠意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卻不
是刻刻提撕刻刻謹察不能不走作朱子特提此
二字以補傳文未言之意學者要知存養省察之

功是逐段逐節不可少的當誠意時似省察為主
然省察中有存養當正心時似存養為主然存養
中有省察○大全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
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中虛而有主
學者其正心之藥方與此說未是上一節包得中
虛而自主意心不在卻是不得其正無兩層玩或
問自見○雲峰胡氏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亦不
可不有意因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學何害
不實

愚按八條目皆有工夫審察此心正之也心存則

正矣○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即好惡也若慎獨之
初即誠中之體廓然順應有而不有則心正而身
無不修矣
所謂齊其家
石門呂氏曰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
大頭腦處○古人前齊家此治國平天下較難看
古來聖人有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如何然聖人處
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
平湖陸氏曰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概差錯處
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事如在官街上差

了路又曰人蓋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懥等
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
惡間不可不隨人而節制又曰忿懥等是心與物
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人莫知其子
之惡即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皆然莫知
其苗之碩即賤惡之一端而推之傲惰亦然○雙
峰饒氏謂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即誠意章之慎
獨此謬也慎獨在念頭初動時察此兩箇察字是
在身心上察○第二節章句偏之爲害句較上節
深一層然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修雙峰玉溪以

偏之爲害屬家不齊而遂以故諺節爲說家不齊
固非淺說雖謂家不齊在言外而又謂上下二節
總言好惡之偏以偏之爲害屬家不齊亦非
愚按好知惡能好能惡是大學真工夫直貫到
平天下章知非致知之知是致知以後工夫上章
註中密察此心之存否是朱子補出此意不可草
草看過程子之居敬窮理從此得來○好知惡惡
知美不爲情使不爲物蔽自誠意來亦自致知來
所謂治國章
石門呂氏曰只要教字提得明白教者家也而所

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恕也國不過
理通而效達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教於國
無教國之法也○首節是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
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貞在修身
爲教皆在下文非此節義也○首節祇明家國相
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二節乃明國本於家之機
就推行功效言也康誥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
推行卻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
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謂即孟子乍見人井章
孟子以乍見入井指四德之端大學以保赤指孝

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見處見得所謂始然始達
者也○機字意上已說竟堯舜節又從機字中發
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
從句○堯舜節不是証一人定國乃起下語耳上
言感應之機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者
必本於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家之齊其故
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卻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
難故齊家之本始於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
兄弟翕然後父母順孟子引詩必刑於寡妻至於
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傳上面皆言齊治

相關之義故概舉孝弟慈此三引詩卻正指示齊
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領也
○不曰其德其行而曰其儀者惟儀而後足法也
且如今世人家孝友婣睦者亦往往有之然其家
禮法不明制度未備令子孫無可遵守四方無所
矜式以云足法則未也
平湖陸氏曰誰不假強為四字總釋心誠求之以
下識其端而推廣之即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
擴充首章註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補言外
意蓋備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

則必待學此處皆有差便與格致誠正修工夫參
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
有關係○大全雙峰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
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
皆說恕此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修己上下
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
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
總是將了無忠做恕不出之意○大抵修身齊家
之道分之為三則曰孝弟慈合之為二則曰仁讓
合之為一則曰仁行仁之術則曰恕○象引云不

是一家之為父子兄弟皆足為人之法是我之為
父為子為兄為弟者皆足以法於人
愚按首節是箇理字次節是箇誠字三節是箇機
字四節是箇恕字理家國一理也誠立教之本也
機成教所由也恕推己及人也別無治國之法修
身以齊家而已故曰成教於國○前四節止論其
理其效以故字結之不盡之辭也下三詩方是實
言齊家以治國也以此謂二字結之指明之辭也
○三引詩只就詩釋詩而所以齊家治國即在其
中且由夫婦而兄弟節次煞有定見末節又說其

為父子兄弟足法歸本於一人之身上註所謂其
味深長最宜潛玩者此也
所謂平天下章
石門呂氏曰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
來引起絜矩之道耳輕迎三句重講末句乃見讀
貼章句之精○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
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絜之天下乃為平
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
末句上老老三句只就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
君卿柳人天下便似從頭說起是以二字又須別

作析度矣但用覆述家國語輕輕指逗乃得註中
所謂家齊而國治之意重發末句交關處使是以
二字與首句呼應通靈逆其興起之意自然親切
愈分愈合○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都在躬行化
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
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慊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
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
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故重在絜
上老老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為教本句是絜
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為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

以身教興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
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經畫處置耳故
兩義中只重遂願不重興起蓋治平教化要[illegible]
理只政事大有不同故平天下道章只講絜矩之
道都在政事上說不在教化上說首節只要轉出
末句為全傳題目若復同徹到躬行化導意便失
其旨矣○三節註中能字正有推行之功下文理
財用人乃其條目之大端○自誠意章講好惡起
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已及人曰新民
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二傳中說好惡獨詳明

平天下而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深切非愛民寬仁
套子也從誠意齊家章節由好惡源頭方得能絜
矩三字實本領○首節上老老三句指出人心之
所同處所謂矩也末句絜矩之道又有遂其願欲
政事在此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絜矩之
道正相照應○此之謂三字是傳者語就道理上
說言能如此方當得父母之稱不指民稱君子亦
不是君子以此稱自居也○財用二字從得眾得
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上仰眾國財用則眾
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支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

一說起玩一此字是凜凜岌岌之辭故註云承上文
不可不愼而言必兼得失說方見愼字根源四此
字亦分外警動乃是能體會三言得失微旨○君
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傳末皆言此事故先
愼乎德德字專指財用而言註云本上文而言則
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末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
內末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便失旨○
釋絜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絜矩從
恕字來不欲勿施强恕之道本如是○忠信人即
作絜矩看固非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

絜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實心上說絜
矩即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
慊愼獨也○東坡有言存得一法大要是檃耳美
其名曰儉素看來國家道理總只如此故爲國須
識大體在一節字非僅節省之謂也○管商桑孔
其道何嘗不能足用御不可恃也惟此四者不見
有餘自無不足雖內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恆
足此便是大道○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
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分屬也然上但知有義則
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觖望僭亂之禍

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於義義字只貼在下看
有意思在○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好義
終事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
恩接第一節本上章家國一理而見人心之同絜
矩即上章之恕字道則政事也即下文財用也第
二節以惡言之尤是人心之最真切處第三節正
由好惡好惡自誠意章言之好惡之存於己者也
齊家章言之好惡之及於近者也平天下章言之
好惡之及於遠者也第四節愼字愼此好惡也第
六節先愼乎德本此愼字來德即好惡之大源頭

處也人土本土文得衆得國來人衆也土國也財
用衆與國之所有也歸到財上民之所好所惡存
焉本末內外平天下者不可不知也用人亦從財
上起見皆好惡之最真切處能好人能惡人從放
流之說起本第二節之惡字也所好所惡總歸到
君子忠信中忠信自慊之本也註曰修己治人修
己則格致誠正修也治人則齊治平也有大道有
絜矩之道即大學之道也自章首至此皆處衍大
意末明言平天下之實政生財有大道其實政也
實政維何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

舒是也易大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須知自有天地以來卽有此財用民需之君需之君需之爲民而需之爲民之財用而需之也余何以生財之大道爲平天下之一事哉仁者以財發身申言之也申言得失也好仁好義決言之也須知所以通上下之情者亦財也此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平天下者至是真能絜矩矣好仁好義以好字應第二節惡字孟獻子二節申言用人所以理財也義字從仁字出仁

字從恕字出恕絜矩也仁義絜矩之道也○好惡之通於家則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其通於天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推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卽好好色惡惡臭一點真好惡而治國平天下也○好惡情也大學工夫自勿自欺也起故知格物所只平此情也推之平天下亦此情而已中庸之所謂盡性盡人物之性亦卽在此非另有高玄也○聽訟理人之情也理財給人之情也法從情起故後世經國之大法不出此二者易之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大勢

古今同此人情俗儒不會讀書每諱言之

四書釋註

柘城王鉄初稾

中庸

堯舜受授一中而已中不離日用故曰庸是孔子於中字下一註脚是謂祖述堯舜

天命之謂章

石門呂氏曰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來皆不是性聖人謂此本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道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

子道性善皆一線即合之理〇註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則人亦在萬物中蓋物之與人氣稟有偏全不同理則無異也〇率性句只說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腳〇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率字不說工夫非近人欲說得自然二字微妙迷說人化機自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是氣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〇率亦不指人〇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重之道非謂視聽持行之安便為道也〇率性乃在私欲未行時

自然大中至正離他說不得〇天命兩句一滾出來纔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物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百有中間更無停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人為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名亦即天之不得不然也〇艾千子云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乃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處言性此孟子性善之源也此指最初處言尚未落陰陽五行氣質雜糅處到修道句乃有氣質

之性在內若曰天者自然之謂也此說出於道家夫使天無於穆不已為之主宰而徒以氣機激盪為自然則桃當生李牛當字馬草當成木人當胎鳥何緣春夏秋冬飛潛動植終古不易此自然二字之謬如此也〇道也者單說道而性教在其中因為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鑠我雖不明不行道卻未嘗須臾離我此雖承上起下轉接語卻是中庸絕大關棙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意全從性命中說出所以不可離之故自然切實精深若但將大擔子壓人責人承當非不與

下意相照卻看得不可離三字已不著痛痒矣○
戒愼二句是統體操存心法就盡頭形容其全身
不覩不聞而戒愼恐懼則無時不然矣○隱爲暗
處微爲細事皆指境候言言此時此地仮人所難
見然幾旣已動自家先見得分明已是莫見莫顯
矣若將隱微講在心術上又以陰險秘巧當之則
是隱微定惡而見顯定善也隱微亦有善見顯亦
有惡豈得獨抹壞隱微乎○誠無爲幾善惡人生
而靜但有至善感於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焉惡之
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愼獨審其幾也隱微

二句卽十目十手其嚴之意見幽獨之可畏如此
莫見莫顯正指隱微非對待推極也上節是統體
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頭上亦不專說動○或曰
周子之主靜程子喜人靜坐非與目此非彼之所
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
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錯會故特下
本註云無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不外馳耳
非以靜爲教也若清明昏雜卻只就氣上立腳[illegible]
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卽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打
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是

氣上事所以他這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
處便擾亂用他不著故分動靜爲二而惡動而求
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去者周
子之主靜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常肅故其靜非晝
夜昏明之可擬也○此章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
故愼獨在戒愼恐懼後若學者下手次第卻須先
從愼獨做起看末章自見
平湖陸氏曰蒙引云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
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

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
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上言道不
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愼恐懼也獨以爲靜
可乎下言愼獨是於隱微處致察本及見顯處也
槪以爲動可乎章句止言存養省察未嘗言動靜
也存疑云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愼獨是動靜之交
不可竟說是動愼獨原卽在戒懼之內特以其工
夫緊要故特抽出言之○存疑又曰君子自所覩
所聞以至不覩不聞兩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方
寸之中是爲暗處一念之發是爲細事是乃不覩

不聞之終所覩所聞之始而理欲初分之時也君子雖云無所不用其謹於此若不更加詳愼則前雖有存養之功未免疏乘後雖欲用省察之功亦無及矣故上文旣言戒懼於此復言謹獨又是就中特揭切要工夫要不出戒愼恐懼之外也○這一箇致字不是戒懼愼獨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愼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做致有多少次第在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最有斟酌

愚按中和承上文道不可離而君子所以戒體懼

獨者以性情之德本人人之所同具體用本皆如此是為大本達道故不可不加戒懼愼獨之功或問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動而不知所以節之二段最宜體玩致字是戒懼愼獨盡頭處大全或問朱子諸說並二程子北溪陳氏潛室陳氏之說當融會參之未嘗不合一也○大全朱子曰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愚謂此一節承上兩領戒懼愼獨而論之先原其理曰中曰和再實具極

至曰致註曰致推而極之也○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蘇季明問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旣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卻是思也旣思卽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愚謂學者當體玩存養二字若要求中若要求未發之前須是蒲團上打坐去也○程子說旣思卽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是說未發境界如此不是要人去思以求中去思是二氏之止念佛氏的說無記空試想堯舜之兢業君之祗台湯之聖敬文之小心罔無止念時孔子之好古敏求孟子之集義亦豈有靜坐止念時耶○近日學者錯認程子之敎人靜坐朱子之半日靜

坐略辨提撕之說須知程朱是所謂日夜之所息
不善學之便是般若婆羅密性命雙修其流弊可
勝言也耶○蘇氏問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
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則何時
而不中曰固是所謂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
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
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
且說靜時何如曰謂之無物則可然自有知覺處
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
地之心皆以為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

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
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而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
莫是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學者當細玩此
一段果是無時不中否既說有知覺卻是動也又
說動而見天地之心於中之義何涉動上求靜固
是然最難如何固是如何又最難動上求靜是於
已發之際觀之否朱子曰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
問者又轉而之他矣細細體貼程子朱子之意則
未發之中之旨方得明白○朱子曰呂氏之病根
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而執之是以

屢言之而病根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
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未之止則但
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
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
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且未發之前則宜其不
待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心則是便
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偏
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
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
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事卽物隨

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
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朱子
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
初無頃刻停息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
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
接為未發時耶嘗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
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
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
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
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

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
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
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
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愚按朱子此
論見於通書靜無動有至正而明達下顧涇陽先
生所謂前一說也當與程子動而見天地之心參
看○朱子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
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
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又曰未發
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

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
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向來講論思索
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
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
胸中擾擾無沉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
之閒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
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此顧涇陽先
生所謂後一說也朱子以後一說爲定而近世儒
者又率以後一說掩其前一說則亦考之不詳矣
愚謂朱子後一說是爲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

非謂前說有差謬也學者須要平心體玩勿執成
見可也○北溪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性發來其
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
發之中須有愼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潛室陳氏
曰戒懼於不覩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愼獨於
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中
非愼獨何以爲致和血脈相承如此愚謂玩註自
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則中和要自戒懼與
獨中而精之而約之方是致字義○未發最難說
不論境地之動靜孔子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不改

其樂是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子與點朱子
註曰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
少欠缺又曰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
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直與天地上下同其流
道是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是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昔
明道先生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
極焉皆是成性存存境界皆是未發以前氣象學

者須是識得未發方好用戒愼恐懼的工夫若不
識得便蒲團上打坐去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則氣定亦是聖人所有的但聖人不專在靜
上用功時時是已發時時是未發若只在靜中求
離卻靜中便無把持便不是聖人會得時卽在靜
中亦得叓說甚應無所著而生其心不會得時進
氣定也無叓說甚未發之中○天地位萬物育是
就實事上說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若只論理
便是空華便是我皆令入無餘涅盤而滅度之也
○註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

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
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
於外愚謂不讀易大傳張子西銘未易識此種道
理

仲尼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天來
不本心來惟君子無時不戒愼恐懼故能隨時處
中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上看卻正是小人之無
忌憚小人也不是一味狂蕩他也見一種影子只
是憑心起義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雖倖成事功已

離天則他何嘗不自以爲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
齊差卻也○按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
云君子戒愼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解時中之理而
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愼恐懼正講時中以
對照無忌憚非推原乎日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卽
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愼恐懼乃能體得此理
於已無時不中卽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
臾者也程子朱子只說戒愼恐懼而不及愼獨然
有意在愼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愼

恐體兼動靜統終始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
是統體說不是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戒愼恐懼
而時中貼愼獨

愚按仲尼曰直應到三十章仲尼祖述堯舜一部
中庸皆是言仲尼也○中庸卽中和以見之行事
故謂之中庸時中乃成其爲中庸不時中則非中
庸也庸字是中字註腳時字又是庸字註腳○莊
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此方眞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通
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矣
子此論是補子思之所未及不然只空守定戒慎
恐懼其流必至於淸淨偃犯者一一了百當之學○
註中君子知其在我這箇知字內有學問思辨工
夫小人不知小人無學問思辨工夫會通而無與
禮也○無忌憚與時中似是而非非人相遠○小
人即下賢知愚不肖

子曰中庸章

平湖陸氏曰這章能字與下章鮮能知味不能期
月守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以至果能此道矣

至誠能盡性能經綸大經至聖能聰明睿知諸能
字脉絡皆貫通

子曰道之章

石門呂氏曰飲食喻日用飲食之味乃喻道上過
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不知味乃所以過不
及之由、獨衆飲食而言是就日用平常切實指
點與他處譬喻不同
愚按我知之矣是有明善工夫

子曰道其章

子曰舜其章

石門呂氏曰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
也於兩樣中審擇其至善之一即謂之中非即始
終由小推大之謂與論語兩端不同○善藏惡
言中中藏善字中○此章重行處意多中四句直
注到用中方住好問好察只收拾得中之作料耳
愚按舜之大知註曰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顏子
之擇守註曰真知是大學之致知格物中庸之明
善也

子曰人皆章

愚按能擇而不能守是未能得也則知非眞知故

自欺曰予知與大舜異矣

子曰回之章

石門呂氏曰擇中庸雖上章已見然回之所以能
守正緣其見處分明故朱子謂此章是知的意思
多
平湖陸氏曰擇乎中庸則非知愚之過不及服膺
勿失則非賢不肖之過不及或問御以擇乎中庸
爲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爲非不肖之不及或問
是專以行言

子曰天下章

平湖陸氏曰中庸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理三者
無過不及便是中庸○章句云三者亦知仁勇之
事大全陳氏以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蒙
引以三者各有知仁勇二說不相悖合言之三者
各有知仁勇分言之則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
似勇○章句又謂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者不能及此即下章所言之勇也無一毫人欲
之私即承義精仁熟言義不精將錯認人欲作天
理仁不熟天理或牽制於人欲下章四箇強哉矯
俱包此意在內

愚按民鮮能而惟聖者能夫婦之不肖可與能而
聖人不能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

子路問強章

平湖陸氏曰此中和與首章中和淺深不同故蒙
引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
強處全在四不字上又曰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
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稍未是強必至
於不倚乃爲強也又曰和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
也○陳幾亭曰不變塞非通顯之地不改塞素風
也蓋致主匡時君子塞時之素心其用也必堯舜
君民如伊尹之於湯此之謂不變以幾亭之說推
之則不變平生之所守亦是此堯舜君民之念百
折不磨不但不諂屈己也○時說以和不流爲處
衆之道中立不倚爲持己之道大全蒙引俱無此
說有來處衆亦有和處亦有中立處持己亦有和
處亦有中立處不必如此分○朱子以四者爲能
擇能守後事似與章句不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
進於強亦必有如是之強而後可爲眞能擇眞能
守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也

愚按大全游氏中庸之道造次顚沛之不可違惟
自強不息者爲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子○
不流不倚不變四箇不字是能自勝其人欲之私
德義之勇也

子曰素隱章

石門呂氏曰自仲尼曰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
明中庸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
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必
如顏子勇必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
全者其惟孔子故開端以民鮮能起此以唯聖者

能之結照應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
能期月守起回之爲人中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強
皆以能字作線直至唯聖者能之能字總收以依
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也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
後謂之中庸也故此章純是說孔子不是泛講過
不及兩種人與索隱行怪君子也上兩節重在吾弗爲
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本句總開卻正是孔子全
相
平湖陸氏曰存疑云依是出於自然不著力避開
著力也依註緊與素隱行怪對照只對過一邊說

遯世不必是避世只是與世相違不悔不但是不
改操亦不動念又不見有心把持道在我自忘顯
悔高中庸曰言遯世又言不見知者蓋身遯而名
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中庸遯人又不知乃
人所共不與者猶可隱人不悔與人不知而不慍
有所慍者是已而非人悔者猶人而忘已不慍自
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遯世不見知句依
註緊與半途而廢對照處窮如此則處達可知
愚按後章果能此道矣能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
曲能有成至誠能化至聖爲能至誠爲能其孰能

知之一部中庸都相照應○自仲尼曰起知以舜
當之仁以回當之勇以子路當之此章唯聖者能
之分明是一箇孔子朱子曰此正吾夫子之事而
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分明是一箇在下位的聖人明明的是吾夫
子○世上唯名根最難掃盡名原是情欲中所有
賢知之人於此略一粘帶便於本分內添許多造
作若遵道而行既平平常常無名可述便覺滋味
泊然自生退悔須知聖人弗爲弗能已津津然知
著衣喫飯頃刻不離只是一箇名心掃盡潛而不

飛○註曰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一眼覷定聖
者

君子之道章

石門呂氏曰道章無歸重君子工夫意但會得程
子與必有事焉同之意便住○不是說夫婦是道
即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上面說費在廣大無
盡處儘放得開濶令人汪洋自失此又引詩就天
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
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地也上面是
橫說此是豎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體

○上文以夫婦對聖人天地以莫能破對莫能[illegible]
只舉兩頭而言爲魚飾乃言其中間流行充塞[illegible]
欲使人隨處可以體認耳○上面都是將道理[illegible]
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末節一[illegible]
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illegible]
補寄實無少欠缺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illegible]
合一串無非實地○爲魚飾是觸若磕若頭頭[illegible]
是隨手舉似末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然皆[illegible]
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造字察字都非用力[illegible]
○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illegible]

總該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
究竟也道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故人
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
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即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
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自
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開出誠明天道人道[illegible]
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
半部只講道之費隱○夫婦二字的宜實發不
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間四字爲飛
躍皆指陰陽妙合絪緼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illegible]

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遠邇高卑章又從妻[illegible]
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脈絡分明可按[illegible]
○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illegible]
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illegible]
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卽此
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弟

友與易傳之理相會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
間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
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
欲之極看得媟狎醜褻不可以口宜而筆書者不
知聖人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愼恐懼
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
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
平湖陸氏曰費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爲費認[illegible]
爲隱○自夫婦之愚以下皆就費言而隱在其中
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中造者不肖者愚不肖[illegible]

知能如事親敬長之類聖人所不知不能朱子曰
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精妙處有所不知不
能則與庸人何異至乃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
不緊要之事又曰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
一分聖人之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天地
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聖人也盡不得天地也盡
不得是語其大而其大無外莫能載也愚不肖所
知所能是語其小而其小無內莫能破也○鳶魚
之飛躍氣也當飛當躍者道也是隨舉一物皆可
見道不可泥在鳶魚上林次厓嘗推言之曰日月

星辰風雨霜雷一鳶之飛也水火土石山川動植
一魚之躍也自人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
食息幽而暗室屋漏顯而宗廟朝廷亦一鳶魚之
飛躍也自此章言之夫婦之能知能行此鳶魚也
聖人天地之不知不能此鳶魚也此理流行天地
間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滯礙堯之則天以此
則也舜之無爲而治以此治也周公之制禮作樂
以此制作也夫子之一貫貫此也顏之簞瓢樂此
也點之瑟見此也孟子之必有事程子之主敬所
以求乎此也要如此推開看方妙○子思之察[illegible]

子又謂之活者何也使道有一處不到則微而[illegible]
者滯而不活矣道則無處不在豈不察甚豈不[illegible]
甚潑潑的是費其活也○末節章句謂結上文[illegible]
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及語小莫能破察乎天[illegible]
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鳶魚一節兼大
小言者亦總結在內○此章所謂大即後所謂洋
洋所謂大德敦化也即前所謂中所謂天命之性
也此章所謂小即後所謂優優所謂小德川流也
即前所謂和所謂率性之道也大是萬物統體一
太極小是萬物各具一太極大處有費隱小處亦

有費隱雲峰胡氏及蒙引皆以隱爲天命之性費
爲率性之道存疑不主其說朱子語類亦嘗辨之
云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又有謂隱即莫見
乎隱之隱此與看作索隱之隱者同一謬也莫見
乎隱之隱以心言費而隱之隱以道言索隱之隱
是常道之外者費隱之隱是常道之內者何可牽
合○章句謂末節是結上文而或問中所謂夫婦
之際隱微之間一段又卻似就工夫言不知或問
是就言外說不得以此亂章句正旨
愚按上章唯聖者能之即有所不知不能之聖[illegible]

爲聖人之聖從容中道之聖大哉聖人之道之聖
唯天下至聖之聖聰明聖智之聖中庸不可能
道即聖人之道語成德則曰聖人之道語便道
曰君子之道此章君子之道承上章唯聖者能之
而言也○費隱一部易理盡括於中○費瀰六合
也隱藏於密也費處都隱子思極力要指點天命
而無可說只得就費隱一形容之夫婦知而聖人
有不知夫婦能而聖人有不能其有不知有不能
處非隱隱不可以知能言也語大語小皆不可以
執著惟不可執著故無之非是其實可語者近在

中庸

夫婦極於天地天地夫婦之外都無可語也不可
語隱矣費而隱矣○此章易入莊釋須知釋氏處
處是無山河大地皆無也吾儒處處皆有鳶飛魚
躍皆實理也○一部中庸實工夫誠之者之擇善
而固執之也兩學之一節是其目弗措一節是其
力前後都是虛衍大意

子曰道不遠人章

石門呂氏曰通章總只發明道不遠人四字以人
治人韵即以其人之道還之非以我之人理治人
也○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不

不通處○自己要做聖賢謂人只消將就以此爲
以人治人韵人薄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
然後可以踐形固不可以該庸衆然民可便由之
如爲子之必於孝爲弟之必於悌豈可云不至於
大不孝大不悌便已也正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
良無不可能之事以衆人望人各盡其當然中庸
盡處便是聖人○則字祗是其人之當然如爲子
之當孝爲臣之當忠固是或其人之事勢只得如
此或其人之材質只得如此便自有其人當然之
則如牛穿之可穿馬首之可絡鶴脛鳬脛皆隨其

中庸

本分而有定則不是有箇公共道理各箇其人之
事勢材質做到五六分八九分便可將就住得也
○此章忠恕只就學者切近處講○施諸己二句
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蓋忠恕之體用固忠
先而恕後而兩者推行用力處卻在恕邊見恕可
見忠忠不可見恕也○庸德以上是自責未能處
德以下是美君子以爲法故章句於此用反之以
自責而自修焉句束住上文末句用君子之言行
如此繳下半節○註云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
有餘而訒則謹益至下箇力字至字則上文已

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文曰[illegible]
人不自得朝為耕農夕為天子其素不二也從[illegible]
去未來顛倒回互看出止有一箇見在之位從[illegible]
流六虛變動不居看出君子止有箇素位之道[illegible]
說得聖人全體大用盡○凡人處事接物處處[illegible]
理時便自然有箇自得處○上下即大學之上下
前後左右不止在出處一項說也○變動不居[illegible]
非居易○直到樂天境界無非居易○二氏之[illegible]
違非君子之居俟也○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似與聖人居易俟命之言畧相彷彿[illegible]

由其說必任真放達不至於無忌憚不止者此[illegible]
他特未講於反求之義也須知居易俟命即是反
求惟反求而後能居易若如莊周所云且無所為
得無所為失只要安之若命即如其言亦只有[illegible]
俟命無所為居易也甚者至於猖狂恣肆靡所不
為則亦可曰行險以俟命而已或謂莊周任真放
達差勝於怨天尤人者一等不知天下之理惟反
求而後能不怨天尤人若失而不反求之身其失
必有所歸已不任責必有任其責者安得不歸之
天與人哉即莊周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只是

勉強排遣是雖未顯然有怨尤之迹而怨尤之[illegible]
實在也且怨天尤人之人或有窮而思反之時[illegible]
安之若命則有終身於失而不悔悟者矣不尤[illegible]
愚之甚者耶故居易俟命已說盡不怨不尤而反
求其身又是所以不怨尤之實○聖人絕大本領
止得一箇反求從人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聲
無臭上更無別樣方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
步着實處處精細周到與世間走空圖捷之學[illegible]
是天淵
愚按子臣弟友就平常說素位就見在說顯前[illegible]

理行之不盡顯外則妄矣無入不自得不過處[illegible]
接物處處當理居易俟命不是聽命由天居字俟
字有工夫工夫全在正己正己者反求諸其身也
○無入不自得只在戒慎恐懼上如天行不息天
體常健故無為常悅故無事也

君子之道章

石門呂氏曰通章神理總在註中一意字○高卑
遠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言高遠
郤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邇各有本分
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驚高遠此素位章義[illegible]

此章御就卑之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
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
無窮而爲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趲
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
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
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
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
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遠
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說
歡個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

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

平湖陸氏曰蒙引云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
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自戒懼而約之以至
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
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又如
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家齊中於
治國而終於平天下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
也

子曰鬼神章

石門呂氏曰只就物指出鬼神非先有箇物在

鬼神體之也○就鬼神指出誠不是鬼神即誠
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

平湖陸氏曰鬼神二字與季路問事鬼神之鬼
不同論語鬼神是當指天神地祇人鬼言這鬼神
是統言天地間氣之靈處凡天地之春夏秋冬
身之語默動靜無非鬼神章句恐學者求鬼神於
杳冥故引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
也又恐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故引張子之說
繼之又恐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故又
以一氣貫之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

陽之流行者言鬼神之爲德猶云中庸之爲德即
鬼神之爲鬼神○體物與生物不同體字該生死
陰陽一合而物以之始始者神之伸也陰陽一散
而物以之終終者鬼　之歸也○自體物不遺以
上所言鬼神甚濶自使天下之人以下方是就無
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之鬼神言之見鬼
神隨祭而在流動充滿發見昭著所謂體物而不
可遺者可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是恍惚無
定之意乃是言其無處不是鬼神

愚按誠字是一部中庸關紐要認得真鬼神實

要認得切實不是鬼神之外另有箇誠亦不是所
格鬼神處是誠總此一理耳天地如是人心如是
是所爲鬼神也夫婦聖人語大語小鳶之飛魚之
躍子臣弟友之言行君子之位之外在上在下之
子兄弟父母之樂之令之順皆鬼神也皆鬼神之
爲德也是誠也是一部易理易與天地準彌綸天
地之道者也人心與天地同此屈伸往來之理是
天命之性是率性之道皆此則繼之者善成之
性善都只在此○鬼神也者陰陽之妙用也而陰
陽之所以屈伸變化生萬物而不窮者也故曰仁

氣之良能○陽伸陰屈性情也生天生地生人生
物皆陰陽之屈伸爲之故曰功效○費隱章統言
道體也道不遠人以下三章全就人身上言道體
是於率性處言之所謂天命之本體則未言也天
命之本體不可見不可言則於穆不已是一陰一
陽之道也於不可見不可言之中而求其可見可
言者其惟鬼神乎鬼神天命也人能於此中識性
先於此中識誠誠實理也性也○誠性也蘊於性
爲仁仁之發則始於孝故下章言舜之孝武王周
公之孝推而至於祿位名壽至於制禮作樂達

之作用仁之作用天命之性也哀公問政章由
身之仁之義之禮而推到事親知人知天又由
親信友推到明善誠身以下半部總明天道人
皆是修道之謂教也實於此章是箇關紐

子曰舜其章

平湖陸氏曰這一章同下二章皆是由庸行之
推之以及其至乃費之大者這章則就德之動
者以見其大也不是說必如此然後爲孝要見
如此亦不過完得一箇孝極古今不常有之事
總是孝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盡○此

以德與尊富饗保證明大孝白雲許氏之說如此
晚邨看德爲聖人五句皆因大孝所致與許說不
同○新安陳氏謂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
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朱子或問亦如此
說此皆是補子思本文言外之意亦不可不知○
第二節蒙引云此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
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自
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耳
愚按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
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性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

獨死生修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
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之所
必受命

子曰無憂章

石門呂氏曰文王非公子封若靠前後成功者
其身於中庸之道周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
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與極德迴之盛而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
纘緒專指翦商一事不得然卻脫離不得聲迹
[illegible]功稱胄卽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illegible]

圖謀神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
積累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獨始於太王哉
○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緒未嘗不
光大也有天下不過纘緒中一事耳○曰天下則
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道也○成文武
之德是追論諸非周公當時以此立論也○太王
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曾有
義例周公上體天理下當人心創立此制爲萬世
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
○追王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

[illegible]大士言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illegible]
其道理甚爲瀾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
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總之在世數上論
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
是特起之義安得使拘世數定制○此章言文
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
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未嘗
文王爲主下二節言子述也○上承大孝下起
孝此章是過脉處看下章註云承上章而言又
[illegible]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

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
云則此章止下章發源此章原乎說文王武王
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
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

子曰武王章

石門呂氏曰註云承上章而言繼述亦就上章
下三節祭祀之禮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
據自應就上文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卽上文
達字亦卽此達字之所以然葢此理本非武周
所獨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

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自夫先明乎善而後
實其善者言之則謂之敎蓋以誠明二字兼[illegible]
非由此至彼也大全葉氏謂自誠而明自明而
與淺說不同似亦無礙但不可認誠明二字有
次耳○大全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
學之也

唯天下至誠章

石門呂氏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
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
物疆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
堯舜亦必先明峻德以睦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
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
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天下原無
性外之物論來只有一箇理一其分殊只在理
中看出○上六句有理一有分殊人毋拈一放
多失之直提下四句本無層級只是叠句文法
挨講者不知理一麥臟者謂一盡性便了不知
殊其偏僅一也○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
俱備而要其所爲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
理善推之序○盡字須兼知行方有著落倚

偏與空說箇盡者皆於此理有滲漏○贊化育
事只在人物身上看贊化育之功卻在天地身
看○張子曰形而徒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幾落氣質
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
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參天
贊化育不可徒云其理如此須實見得有其事
得蓋上自天子下至匹夫皆各人實有參贊之
此說朱子於首章位育下大有辨解甌生自生
[illegible]及爽爲舛爽者皆指理不及故也○論道理
誠只一盡其性能事已畢中庸卻不作此等直截
語必能盡其性而後可以盡人性必能盡人性而
後可以盡物性必能盡物性而後可以贊化育必
能贊化育而後可以與天地參其間非必有層次
等級然語句相聯之勢卽道理相因之序也
愚按張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義儘有次
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既盡得已之性則
類又盡人之性旣盡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
齊盡得如此然徒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甚
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方有序

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
也○盡性盡人物之性步步皆有實事非一了
一當語即贊化育亦有實事非空華也

其次致曲章

石門呂氏曰其次是從至字落脈○曲只是誠之
一偏○致曲有工夫形著動變有實際○其次對
上至字除卻至誠通大賢以下皆謂之次不止太
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
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
故只成蠢蠕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固有之
全體而已○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
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
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於
此義看徹能有二字方透路○有從能來能不從
有了若論固有之有則不可以曲名矣○誠不是
一物能有誠謂德無不誠耳○曲本從氣質之性
來故亦本於天致曲而有誠卻是人事○中庸誠
字有指理言有指心言指理者可與性天通指心
者只就人能有此理言不可與性混作一虛空道
理言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樣一步

是裏面誠字一步推充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段
上做工夫亦不是一誠便了也
平湖陸氏曰曲註謂一偏也陳紫峰謂天命之性
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乎物則
其中之仁義禮知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
則仁發而爲惻隱遇可惜則義發而爲羞惡隨事
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
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但聖人之
曲無待於致耳○致曲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
大學章句所謂本體之明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
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致曲兼知行○曲
能有誠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此便
是全體皆誠但猶未是至誠耳此便是孟子充實
地位東陽許氏謂是一曲之誠者誤晚村謂致得
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亦
未是下了箇致字便不是一曲之誠了○誠積於
中而發見於威儀容貌之間者形也誠之又積而
著日新月盛則著矣誠之又積著者睟然盎然在
然喧然則明矣此便是孟子充實而有光輝地位
形著明皆是發於身者是盡其性之事誠之又進

人皆歆羨向慕則能動物矣誠之又積動者實能
遷善去惡則變矣誠之又積物皆薰蒸透徹融液
周徧不知其然而然則化矣動變化皆是及於人
者是盡人物之性事
愚按程子門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
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
一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愚謂自致曲
以至變皆是實境功效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
是也知之之道亦曰明善而已矣

至誠之道章

石門呂氏曰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
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動靜之間者是
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道可前
知言理本如是自著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
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
也前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幾之精與修救之妙
豈僅同讖緯術數之學哉○見動在蓍龜四體知
其見動則在至誠無至誠眼前刻刻見動誰能知
得○看兩乎字則吉凶原不關蓍龜四體事蓍龜
四體罔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以為此為見此事

動者原是至誠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
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凑若便得其
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亦
消滅耳可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此善字在
氣機上說○近人云先知當是靜照若云誠動於
此幾於有意將迎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幾
幾動於彼事物是其朕如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之
屬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偶
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
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聞聰
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學非聖
賢也朗其說言之照即動也雖動而本體常寂故
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
用智非誠動也
愚按誠神幾三字誠是體神是用幾是誠之流露
處天地不誠也而其神無時不伸神之流露而有
迹處是鬼鬼之屈亦如是至誠如天地故如神○
朱子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
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
須知人無私偽便能上下與天地同流○周子曰

誠無爲幾善惡人與天地一也此章是一箇幾字
前知者誠虛而明也至誠如神與鬼神合其吉凶
也
誠者自成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予意頗與時
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言誠而道在其中
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言而道句專就人
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註中即找誠以
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兼
無物註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者不故以下止就自

道則宜云道之爲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己又說
說乎蓋誠在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人必有此實
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爲孝而後
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凊許多道理已
無不行即此爲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
定省溫凊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此
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
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
緣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責之人耳未嘗分
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

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
而道亦行於彼乎○說者多謂自成是天命之性
自道是率性之道本於大全其實不然天地之理
至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
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即性也率性之道亦兼
人物不專屬人身此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就誠字
帶說故下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
誠亦是倒說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
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註有而
字意思其云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

當自行也是言自成者須得自道是此節本解誠
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是言自道即在
自成之中所以下文專言自成而自道已在言下
乃過到下兩節意思○自成何兼人物容說郁溪
誠之之人在內自道句專就人言須有自成成物
在內○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責當然之功非獨
本之自己者爲貴而在學術事物教學者皆備
○首節兩句只虛疏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爲
方責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註中所以所當宜
○物字包攝甚宏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

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凡有形器者周
物卽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爲交接之事亦物
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爲其
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其中不是單屬對
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
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
意自見矣下文又言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是[illegible]
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
實理而成其爲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
成如物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illegible]

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
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於人如牛之任重馬之
行地亦其實理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illegible]
牛固不能也○自誠者物之終始以下皆言自成
而自道在其中觀註云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而道亦行於彼矣其意可見○朱子云不誠無物
已是說自道此言始終句就道理說不誠以下直
在人身耳非謂上指誠而下指道也人每錯會[illegible]
分項誠道不知自道工夫全在誠字故下文止[illegible]
誠不說道看註中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而道[illegible]

行於植矣兩句自分明今人每說自道了方誠[illegible]
理卻倒了誠之便是自道○仁知二句推論成[illegible]
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知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
諸已其成已卽性之仁其成物卽性之智故成則
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遂不仁知不是求之仁
知而後能成已成物也○仁知見處是德本卽是
性故曰性之德括德字與下道字對照便確○言
仁知爲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
自得於已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爲無所不當
耳合內外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illegible]

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非自道之道
平湖陸氏曰首節大全雲峰胡氏新安流氏家引
存疑俱以誠爲天命之性道爲率性之道愚向[illegible]
誠卽道也不應如此分若如此分則章句所謂誠
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難道率性
之道獨非人之所以自成乎天命之性獨非人之
所當用功乎先儒皆如此分看者豈以首章天命
屬未發率性屬已發下學工夫尤當在發處著功
乎如前章致曲亦是發處工夫大學明明德章亦
云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蓋未發之時雖[illegible]

書無工夫只是一箇戒愼恐懼發時病痛最多用力尤難故聖人往往單從發處教人用功發處工夫到則未發時亦便得力能著實做自道工夫則便能自成此節之旨或當然也○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謂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單說實理則實心在內了分言之則是二件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件合內外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同不可牽合此道字卽指性說非見於行事而謂之道也○時措之宜是以仁措於己智措於物不可專謂措於物○章內五誠字第一誠字第二誠字作一樣俱兼實理實心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作一樣看就實心說須辨

愚按末節仁知性德內外時措皆是就成己成物處指示非於成己成物中深一層說[illegible]也

故至誠無息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是兩大股一總結又是一頭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股一結也以至誠無息頭不貳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已煞尾此三節照應也其大旨則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第七節指出不貳不貳者誠[illegible]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不已者無息也○悠遠以下皆推極至誠德業之驗之盛○博厚節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自宜在功業上說○悠久合內外故所以成物處亦徹內外講成物只在覆載上見故悠久亦只在博厚高明上講○不見而章節是形容覆載成之極處無爲亮不似天地非於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與天地同體正指其功用之所出非指功用之所至處自無爲而成以上專言至誠以下專言天地末節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實地處皆至誠之理然只說天地一夾雜便亂了主章法○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illegible]

今揣其氣之通合爲不貳則已複然貳矣天地
道可一言而盡非謂天地可一也○生物不測
在不息中生來○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
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
盡天地之誠不可見從此上見得其所以然不
博厚高明悠久卽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之外
有箇誠○今夫天一節總發明生物不測一句
言其盛耳

愚按盡性章是言至誠之充塞兩間事之至實
也而其次致曲者可及之曰惟天下至誠爲能

前知章是言至誠之照徹前後理之虛靈者也而
君子之誠能及之曰時措之宜須知中庸雖是天
道人道並列原是以天道引起歸重人道上此章
合天地聖人而一之下章以聖人之道歸之君子
章首故守根前四章來不是把天地來形容聖
人亦不是聖人法天程子曰子在川上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意見聖人
之心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愚謂細讀易大傳方可
以識此○天地不貳見之於河嶽日星昆蟲草木
日發生而無盡者天地之不已也若以於穆爲不

已則天地之生機寂矣至誠不息見之於博厚高
明悠久變化而無窮者至誠之不已也若以不顯
爲不已則至誠之妙用掩矣若發乃是未發盡人
物之性乃是盡性成物乃爲自成從來本體未有
不見之作用者此中庸之所謂善言天命之性也
○許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如何是假有人爲的
是假有所爲的是假天命之性思爲不著中有至
實者以主之安得有間斷時也曰久曰徵曰博厚
高明悠久只是一箇無間斷也

大哉聖人章

平湖陸氏曰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
只說存心致知缺卻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
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
語類有一條曰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
勝百邪亦自有克管壞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
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
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
中由中應外卽克己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心包
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卽知其所當行者盡
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大

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則學
事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晩村
謂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
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
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今人因故厚
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
已能亦皆德性愚謂專指良知良能爲故厚此說
本蒙引固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早亦恐偏
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已
能原不曾說煞○晩村謂惟敦厚纔可以崇禮此

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天下有一般人質
是敦厚淳朴或箕倨不以爲非故敦厚又不可以
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或謂厚者
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
止於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
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又因以字變例便生出此
一番議論耳晩村此論足破時謬
愚按此承上章純亦不已而言純亦不已道[illegible]
聖人矣故曰聖人之道謂成德曰聖人人道則[illegible]
君子君子其人也故待其人而後行尊德性一[illegible]

存心致知之事修德凝道之功也末一節是修德
凝道之效自二十二章至此皆言神聖功化之事
是有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方能之且是堯舜[illegible]
病之事何以忽有居上居下之論國有道國無道
之論耶須知中庸一書孔子之書也孔子以前道
統在上至孔子而道統在下矣第二章仲尼曰[illegible]
至三十章直以堯舜文武之道與孔子此章居上
居下國有道國無道爲仲尼言之也第二十章[illegible]
者誠之者誠字從在下位說起亦是此意○發育
萬物峻極於天原前日用無處非是物即無處不[illegible]

是天發育即峻極也物非草木昆蟲天非蒼蒼者
須須知洋洋悠悠都是形容語三千三百不過指
點其發育峻極耳○洋洋二節原於費隱之語大
語小即三十章之大德小德也

子曰愚而章

愚按此章言爲下不倍言仲尼也通章歸結到吾
從周三字從周不倍也而文武之道在孔子矣○
註云今子思自謂當時也又曰孔子既不得位則
從周而已皆有深意

王天下有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重在三重之道本身以下是[illegible]以有三重者六事平列未有側重本身意然不[illegible]根源卻在本身內○只爲上文鬼神百世聖人二句恐人疑其渺茫夸闊故特解之見此是實理天地三王不待言矣○不是質鬼神無疑而知天俟後聖不惑而知人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在其中○畢竟天是何物鬼神是何物天與鬼神是一物是兩物先儒云天者理而已又云鬼神造化之迹也須做箇題目入思議知字便不離下也

愚按此章言居上不驕亦言仲尼也上焉者時王以前下焉者聖人在下三王以後百世以前道[illegible]誰屬乎不可不深長思也

仲尼祖述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註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爲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可見特截二句即並育並行之大德四[illegible]二句即不害不悖之小德○上兩句意在無不[illegible]下兩句意在錯代字正爲下節張本泛講持載[illegible]幬行明便失之粗矣○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illegible]

流敎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爲川流一爲敦[illegible]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illegible]是一件○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上見之天地[illegible]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illegible]出而不竆者必有敦化者在從小德看出大德來方得貫會○敦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illegible]其爲敦非化之敦則亦無從知其爲大德也○不是小德外另有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內各[illegible]箇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是一是二○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即[illegible]川流上見○川流處可見敦化處不可見只看[illegible]有日新生生不已便知有箇源頭在根本盛大而出無竆八字煞有體認今人但將理一分殊及分合偏全等語影響過去乃只做得小德大德四字○所以只指天地不必更補出仲尼

平湖陸氏曰黃氏諭饒謂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史氏伯璿曰小德大德[illegible]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

愚按到此方點出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堯舜文武之統歸諸仲尼矣上律天時天也下襲水土地也仲尼一天地也故下文只言天地○小德大德總是一德天地以此持載覆幬以此錯行代明以此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天地之大皆德爲之也天地之德即仲尼之德天地之大仲尼之大也德者何天命之謂性是也大哉仲尼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

唯天下至聖章

石門呂氏曰首一段包下四段首一段即始條理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即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聖知只作生知二字看則足蹄意亦別見氣象○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此章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溥博淵泉者猶言恕便離不得忠之意○上節言其生質之備溥博節又就上足字言其充積之妙○溥博淵泉不是言其渾然處正是言其森然處

平湖陸氏曰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一般觀之內而內一小德之川流也觀之外而外一小德之川流也聰明睿知仁義禮智溥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時出是小德之在外者聰明睿知即包得仁義禮智[illegible]內下四段又抽出細言之耳○配天是配天之[illegible]德○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說聲名之洋溢皆是發見之當可[illegible]條言其功效也○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次節註云五者之德○時出是現之不竭用之不匱無阻塞無窮盡而隨時變通之意即在其中○至聖至誠兩章既以小德大德分而總註又云上章言至聖之德下章言至誠之道

大全朱子又云至誠至聖是以表裏言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按德有大有小道亦有大有小小處有表裏大處亦有表裏中庸言至聖則就德言至誠則就道言德是道之所發故爲表爲發見道是德之所蘊故爲裏爲存主

愚按天下至聖仲尼也玩五箇是以有明明是無位之聖人纔稍功化綏來動和之意配天應二十[illegible]章知天即天命之天也○元氣含藏故四時必備聖性靜深故五德俱全當春而春當秋而秋藏極而發也時仁則仁時義則義靜極而生也所謂木[illegible]

發之中其生也時故曰時出蓋從淵泉發根也

唯天下至章

石門呂氏曰只寫作喜怒哀樂之未發則禪家[illegible]
坐都是立天下之大本惟切註中無人欲之私[illegible]
之方是聖賢家當他家移借不去且所謂千變萬
化皆從此中流出故謂之大本○天地化育渺是
人心爲甚只至誠知得必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此心與天體不二方是默契處○仁淵天在經綸
立本知化有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肫肫淵
淵浩浩在無倚中看出○此章就至誠存主處言

輯註　中庸

故句句要說向裏去若只在經綸大經數揚一番
不但仁字浮泛肫肫字亦無處著貼○只就淵字
上着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
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此句方
不墮入老莊之虛無○從浩浩做出其天使註中
廣大二字方落了地頭○至聖章說發見處自表
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誠章就
存主處自裏而觀其知則難故非聰明聖知達天
德者弗能知也只是反覆贊嘆至誠不是兩人兩
平湖陸氏曰大德小德原不是二件小德即就大

德中抽出言之耳曰肫肫曰淵淵曰浩浩以大德
言也而其中有仁焉有義焉有禮焉有知焉溥博
淵泉而自不窮於時出並無兩件存疑曰上章溥
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
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王
子謂中是大德和是小德雙峰饒氏謂大經是達
大本是性天地化育是命則經綸大經是致和事
似屬小德不知致和工夫極細密經綸大經只是
一舉其大綱正是致中邊事蓋中和雖分屬已發未
發其實二者各有內外動靜中肫於內而自有其

輯註　中庸

之作用發見於外經綸大經是也不是作用皆屬
和和雖見於外而自有和之本原備其於內溥博
淵泉是也不是本原皆屬中玩此二章益可想見
中和界分○史氏伯璿謂祖述章謂大德小德是
隱川流敦化是費極是此章乃以經綸大經爲費
立本知化爲隱則誤經綸何嘗無隱立本知化
何嘗不費○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句法相似而
語脈不同如淵如天上文有溥博淵泉字則以溥
博淵泉爲主而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辭其淵其天
上文暗伏淵字天字則以天淵爲主而淵淵浩浩

是形容之辭

愚按至聖以發用上言至誠以存主處言至誠亦仲尼也此章結一部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修道之教也立天下之大本率性之道也知天地之化育天命之性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其之也其天天字與下節天德天字天命之天也本節唯至聖能知至誠合至聖至誠而言之體用兼全之天德亦仲尼也

詩曰衣錦章

石門呂氏曰衣錦尚絅是爲己立心闇然是賛尚絅曰章是賛衣錦皆賛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闇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在中之美○闇然是形容君子之道如尚絅之不外飾非是有箇闇然之道亦不是主黙守寂之謂○淡簡溫就外人看君子只有不厭文理○淡而不厭三句正說闇然日章是爲己立心大段知遠三句是下手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淡簡溫外之絅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絅故以爲淡簡溫耳君子立心爲己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面越闇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面做不厭文理外面又做淡簡溫即成兩截其淡簡溫即是慎術作用與掩著的以者同爲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易看而不厭文理難看耳○上文已知大段向裏知遠三句又於下手處見箇把柄○註云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字前須有來路○風自就一身言猶風度風采之風也○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對照首章起結乃得人意首節只重入德不重君子本節只形容不顯不更深求○詳辨伏矣節言慎獨之事慎獨是分中每念發端隱微處省察精明不使有絲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省察念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愧怍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兩句自微分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於戒懼涵養著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與無惡於志有分○相在爾室節與首章戒慎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而信

無與乎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天下之大本也須知神聖功化之極是堯舜猶病的事業卻只是日用平常的事是所謂中庸也

語訓中庸終

栢城王鏊初案

論語

論語雜記孔子之言行並門弟子之論惟曾子
有子閔子冉子稱子餘或稱名稱字疑四子之
門人所記者多意閔恥章止稱名無姓胡氏曰
此篇疑原憲所記

子曰學而章

石門呂氏曰學字潮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
思辨行五者○朱子謂第一句五字雖有輕重

貫之不同然字字有意思有下落今按學時習三
貫字與而字一顯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
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箇甚而字一斷最
重時習兩字各有義混淪不得亡有朋節達上
節說下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為何朋○人不
知地位甚高不是㗖述窮事
平湖陸氏曰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
性是也若一切記誦詞章虛無寂滅皆是學其所
學非吾所謂學○大全解學習二字云未知未能
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

習解說樂二字云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
於中而溢於外○此章蒙引云與大學三綱領一
例朋友便是新民存疑云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
與大學新民稍異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俱在
這學字內朋來而樂似後明德新民一步學原該
體用未有舉體而遺用者朋友相從乃是體用全
備之學一學字便包得三綱領這工夫既深則朋
來工夫又深則不慍三綱領由己及人是橫說學
之次序此三節由淺入深是縱說學之次序○晚
村謂學者所謂覺指此理外道所謂覺單指心理

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
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物
為務外支離然自以為恰本體者於事理究竟隔
捐不上於是又變為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
為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
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
覆按也○講者有以不襲取不変飾講時習不知
襲取変飾是助長事此時習是勿忘之意又有將
說字講作一貫者一貫深說字下文尚有樂與不
慍在○不慍不要看做置之度外一般不屑教誨

亦是不慍息邪距淫亦是不慍居夷浮海亦是不
慍三月無若卓爾如也亦是不慍此心不動只在
道理上便是不慍○雙峰饒氏云此章六句其工
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俱是效驗此須善會
朋來不慍俱有工夫只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
愚按覺明善也覺字中不知費幾多格致工夫恐
怕人今去知上用力又曰必效先覺之所爲爲是
行知行並進方是聖人之學近日學者泥於文義
知者有矣只未力行論曰習與性成則習字偏行
邊謝氏坐立之論教人於動靜食息中求之最切

近○後世學術多端始有心性之學古人之學日
用常行而已
有子曰其章
石門呂氏曰其爲人也四字說假如這箇人云爾
人字固非仁者人也之人爲字亦非著力字也○
務本二句是泛言凡事本字與道字對註云其道
自生又云人道自此生則道不專指仁字也○孝
弟不是仁之本是爲仁之本爲字宜重講亦人應
知但他人只在道理上論一坎二坎親疎遠邇者
殊尚有一膜之隔若云愛敬之意有以周之愛敬

之餘有以及之只就推施用力處邊發本立道生
之義要覺爲字十分飽綻○孝弟二字對本字講
爲仁二字對道字講仁字脫爲字不得仁字只是
箇博愛之理其間淺深厚薄所以推覺之法皆在
爲字中○仁與孝弟交關全在爲字○爲仁之仁
小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變時雍上下
咸若即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俱在外面推行上看
此一節即上節道理極言其量之大非另生出仁
字也○天下人都不犯上作亂此是何氣象故爲
仁二字只就上文咏嘆利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

其意味深長次節是足上語非推開語
愚按此章是論孝弟不是論仁人知仁道之大不
知孝弟是仁之本本始也朱子曰爲仁猶曰行仁
程子曰行仁自孝弟始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
愛親此仁字全在發用上說故註不曰心之德愛
之理而曰愛之理心之德○仁是性無思無爲知
愛知敬乃情識所自始於情識中培養真念便生
意充滿○上節是下節影子仁民愛物皆從事親
從兄中流出仁民愛物在爲字內孝弟亦在爲字
內

子曰巧言章

愚按巧言令色只是要好一邊但有德之言根心之色都是無思無爲著一要好念頭便與自然本體去之千里○此仁字專主心之德言

曾子曰吾章

石門呂氏曰曾子只舉得三省今人卻替他補無所不省自以爲得曾子之深而不知其正見三者之淺也○三省何何鞭辟向裏直追到心體幾微處不止向爲人朋友師傳求無負不忠不信不習須看得細在幾微不覺處加察要是曾子愚誠之功

平湖陸氏曰朱子云三省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微有些子滲漏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又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是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聞一貫前也要忠信既聞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的近日講者謂三省不是無主腦學問遂謂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此說與朱子大旨真積力久之後方能一貫豈合下便能如此三省主腦自在存養

愚按曾子之爲人謀其人爲何等人共事爲何等事曾子之朋友又何等朋友曾子之傳習又不啻言矣自治誠切可以想見

子曰道千章

石門呂氏曰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蕉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此皆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意

平湖陸氏曰薛文清論敬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

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五步之外即非敬也至於寫字處事無不皆然

愚按敬字沒兩箇即有聖王之兢業也而信而節愛而使民以時皆從敬字中流出

子曰弟子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是養正說非勸學文正謂人生學問事業皆在爲弟子時肇基發軔所以不可不培植堅固非謂少小失學老大徒傷後日沒工夫須及早鞭策也○今童子六七歲便事讀書問兼

書爲何等事則其父兄茫然其師長亦茫然人材
從幼便教壞了又安望其成人物耶今日村學拿
中肯置一本小學下老實教做去世上旋旋出得
幾箇好人大人此豈小小事業耶若只講做時文
無論醜惡仰做到極好處與所以要讀書事毫無
干涉凡爲父兄師長者不可不知此意也○後世
小學不講所以成材也難雖朱子謂下敎工夫可
以補之然筋骸肌膚之間終有不便習者倒行逆
施畢竟費力如樹木一般從萌芽尺寸以至于霄
徹日一直培養上去自然千仞有枝爲世大材今

皆從半途踐履之後勉強峻生旁發縱有所成亦
必傾曲輪囷不堪棟梁之任矣
平湖陸氏曰有餘力只是有閒暇之時不要說重
了學文同是怕上六者有差誤然亦不專是講明
六者不要說拘了○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
末之輕重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
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
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將二章之言融會始
最妙一是大學之事一是小學之事
愚按學文格物窮理也養正時所教之方是作聖

之實功
子夏曰賢賢章
石門呂氏曰能致其身是千古人皆破的語凡策
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縱使勳業爛然直聲
震世究之打此關不破耳○雖曰二字須活看曰
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煞未學便有何必讀
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
其學耳
平湖陸氏曰此章朱子註雖曰未學是假設之詞
不是眞未學是他人不知說他未學吳氏註雖曰

未學乃眞實未學非假設之詞蒙引從吳氏註故
謂此章與子路何必讀書條了成質而已矣意思
相類都是有激之言畢竟以朱子爲正○辛復元
謂此章不是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世人只
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不知
學不分明豈能敦得倫紀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豈
肯爲廢學之語又曰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
前有講明功夫不然自以爲行著事行之未有不
差者說此章學字最分明正是朱子內註之意須
知此章未嘗無貴實行之意只不可說學貴實行

將學字看泥了○此章學字專主窮理言
愚按子夏重躬行亦重文學學明善也行誠身也
子曰君子章
平湖陸氏曰重是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這重字註腳不重則無
子所謂暴其氣是也○勉齋黃氏曰外厚重而內
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不分
輕重最是又先四件是徹始徹終工夫志道據德
依仁中皆有此四項
愚按重與威是外面事此章不是教人在外面做

工夫仍是教人在裏面做工夫首節即外以考其
內也能主忠信友善改過自然重自然威重與威
是能變化氣質者
曾子曰愼終章
石門呂氏曰愼終追遠原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
泛論制喪祭之禮也
愚按盡禮盡誠便是德厚○澆薄之民如亾子久
離鄉井若遇人指點故鄉景色便想歸來故曰民
德歸厚
子禽問於章

石門呂氏曰人講得之只在夫子面上說便如兵
符到手是五者皆鈎致之術矣惟從那若彼沐聖
人盛德感通處實實形容註中過化存神未易窺
測之妙隱然托出就那若肅禮抑節中看得字則
五德中和氣象亦見圓相矣
愚按註中不顧乎外四字最妙夫子不爲聞政面
有此五者德盛自是禮恭自是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也○夫子周流列國席不暇煖蓋無日不求用
於世子貢就夫子中日與那行按見想出一段盛
德之容以得之正答其求之問也故下文曰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未嘗抹煞求字

子曰父在章
愚按觀志觀行原是觀其孝三年無改是其行也
道字自是善行若舜之幹瞍又父子之變矣
有子曰禮章
石門呂氏曰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盡一章意
首節正是嚴而泰○和字只在從容不迫處看非
另有箇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下箇禮字便十分嚴肅異端看這禮最嚴肅[illegible]
若道是聖人將箇外加道理柴柵縶人於是[illegible]

得與性本無物體豈爲我設正知和而和之源處
也有子有見於此故仰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
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
真性流行原非有所勉若也如拜跪於君親揖讓
於賓友雖極嚴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拜跪揖讓
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如和而和便謂拜跪揖讓
不過是致此真意於君親賓友者已得此意雖不
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遇伏禮之本皆失矣
又安可行乎
平湖陸氏曰近來佻滑杜講此章云禮之用即人

之用禮也禮非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
當云人之用禮若謂又云知和而和弊只在和而
不節不在於知先王何嘗不以禮之當和明示後
世乎時解謂先王不欲人知者謬
愚按阮嵇之狂二氏之自在其病在知之謬不窮
理之故也
有子曰信章
石門呂氏曰信恭因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因字
不可便做求友看只是蹤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
或應事作緣不必大倫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

與之或其中亦有足爲朋友若其初必有所因爲
交故謂之因若竟作朋友論則不失亦可語意都
說不去矣將因字須說得極易忽略轉出不失其
親纔分外明切○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
友在五倫中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同平生關
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閒散卑
下之屬雖蹤跡極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
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
平湖陸氏曰近兩箇近字一箇不失字是求合義
理之至當不是苟且相近苟且不失之意若拘本

文近字不失字謂不必幾微無假作降一層看則
謬矣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僅可之
念自處其弊可勝道哉
愚按人之一生皆言行交際也謹始慮終只一致
字便是須知亦先有窮理工夫
子曰君子章
平湖陸氏曰大全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
何如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
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
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徧

無欠缺類如此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
好之之心必敏愼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
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
甚難得也
愚按註云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今人[illegible]
認明白道字便不走到別路上去便是真好學○
問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所敏何事曰
要曉得皆道者在居食得道者亦在居食只是日
用飲食居處之際要敏於事孜孜急急一刻不容
遲緩恐待則就此不求安不求飽正是敏於事處

不求安飽而敏於事其中有箇內外賓主之辨在
若以居食害道而苦一意淡泊意思便將箇淡泊
與事相對不是自然不體工夫便是爲外爲賓若
自食自飽自居自安而恬然無心於其間只時
時刻刻是簡潔淨不體便是孟子所云勿忘勿助
必有事的學問此則爲內爲主要從此默默細勘
然惟親近有道見其舉動周旋作止語默雖不必
件件把我事質問而其精神元氣自然流動發露
出來將吾這件學修隨處印正隨處反照有道矣
我心解默契打做一片纔是敏事真學問好學處

境界矣○人之一生食與居而已日用飲食之[illegible]
別求有事而敏之便非學也有道日用飲食也就
曰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正之者正之
於日用飲食之當然者也
子貢曰貧章
石門呂氏曰子貢有得無諂驕已在夫子又爲指
出樂與好禮境界樂與好禮即無諂驕更上一層
非掃徹無諂驕也未了消有人合下便樂與好禮
不更回來做諂驕又云今人未能無諂驕便要到
樂與好禮如何得明此二義其理始明○學問中

人未必盡無驕諂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是他
性情造詣如此例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進
於無諂無驕子貢引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
於小成不專以此爲樂好禮之工夫也○告諸往
是告以處貧富之道知來是悟得天下道理皆不
可安於小成
不溯陸氏曰講者每云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許
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
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此殊不然二章言不是言
詩亦不重子貢子夏之引伸觸類乃笑章只重[illegible]

處總無頓悟事也或曰然則生知者非與曰生
者知之易不費若如所謂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也非謂不須學也且如孔子問禮學琴也須從
問學來但到手容易默識心通處不同於人耳
韶三月不知肉味是怎的用功何嘗一聽便了
哉
平湖陸氏曰按仁山金氏謂不惑是小德之川
知天命是大德之敎化愚意不惑是知其當然
天命是知其所以然不是小德大德之分小德
川流在知天命內一本貫萬殊便是小德川流
殊原一本便是大德敦化
愚按胡氏日用之間四字最妙日用之間方是聖
人之學朱子亦曰日用之間必有獨得其進人不
及知者合徹日用更從何處覓聖人○矩字是自
然之天則非信手揑來也
孟懿子問章
愚按禮有定制分也爲所得爲孝也
孟武伯問章
石門呂氏曰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
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

何體父母之心此又點後語其辭氣極活極冷[illegible]
活惟冷纔刺人人心裏去
愚按能體父母之心方能謹守其身
子游問孝章
愚按孝以敬爲主
子夏問孝章
石門呂氏曰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摸擬便
未有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齊慄有齊慄之
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邊便
有一分色自然流露無可掩著難處原不在色不
在色色之所以難也○根心之色不假貌爲然難
眞朴者其色無難乎此又有說溫厚忠摯夫人[illegible]
此何爲剛日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斂捷只
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
落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
癢面孔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非必
於不孝凡自以爲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傷已
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
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兼至而後有此此
以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少溫潤之色

子曰攻乎章

愚按程子知佛故知其害之尤深〇曰覩耳聽[illegible]葛冬袁諸人不同如何能異異於愚夫愚婦則異矣異中之異易見異中之端難知

子曰由誨章

石門呂氏曰作四層洗發有何實說箇知之道一層知之不知是女之中所自有一層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一層下句就指不自欺處即是首句知之道一層故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巳見地分現處下二字

是不自欺細看來六字字不同中二句乎分末何轉側不知何須得計中強不知爲知及雖或不能盡知之言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總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當不得爲知爲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以知不知意貼入知之不知以即此是知意貼入爲知爲不知方見細密〇知其爲知當[illegible]不惑知其爲不知當更求知此方是是知也實[illegible]今人但謂當下反觀不昧纔是眞知若研究深求皆是知之餘事此等議論最誤學者令人只在心體上識認全不講得眞實下手工夫且如是以

知則天下之爲知者或易而亦不少矣或曰然[illegible]當下不昧未使是知必待求知之後方爲知耶曰只看爲知爲不知兩行何等分明何等喫緊此[illegible]更不求知者予爲求知之事雖在後而所以必求知之理即在此時是知也一句雖是就當下不昧處指點而所以求知之道其審端用力之法即然即在言下但謂炯然一照便知已了則不可耳雖緣人將兩爲字輕撇過去便看得兩句都成空見平湖陸氏曰註云無自欺之蔽這箇自欺與大學自欺有別大學自欺是指能知而不能行說是誠

意內事此自欺是指強不知以爲知說是致知內事須要分別了路爲人忠信果決誠意章自欺他卻能不犯而致知格物工夫未至往往於不明白處乃錯認以爲知已不是有意掩覆只是用自家意見去穿鑿亦是自欺此自欺他卻易犯夫子欲其做致知格物工夫然是爲自欺病痛未去卻要下手做致知格物莫非知之之道而在子路身上尚緩一層只是去自欺之蔽是一箇要緊方法是以急呼而告之使其虛心體認必眞知者方幾自認爲知苟不知者即自認爲不知不要一味注意

自家意見這箇清楚就是知了以此心去做致知
格物工夫便不難了夫子恍開之未信許賜之不
知背是這箇意思切不可謂是知也此外更無工
夫
愚按知字屬心知之則在義理聖賢學問最切實
於義理上未有知其不知而安於不知者註曰由
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此是聖賢之學少此一轉
不得
子張學干章
石門呂氏曰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于[illegible]

在中者道理如此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寡尤
二句雖複上起下過脈語然而有異凡過脈即上
文叠述無層次此卻與上文有層次上兩寡字直
如此然後寡未全寡之詞此二寡字是果成其爲
寡較進一步
平湖陸氏曰多聞見闕疑殆愼言行皆學之當然
者聞見二字朱子有二說一云聞是聞人之言[illegible]
是見人之行一云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illegible]
所爲皆可通○聞見分配言行亦是互文非聞[illegible]
屬言見必屬行也

愚按學求有用豈有聖賢不求祿者祿在其中
說得似操券便不是聖賢學問學之博擇之精
之約聖賢自治之學即朝廷取士之法○聖賢[illegible]
問原是要用世的即如今日以制科取士士非[illegible]
目無由進身則制舉業亦士之所宜爲者若舍[illegible]
藝而談性命即空談性命者也爲之衆之而不[illegible]
徵之聘之而不受愚以此又一種學術非聖人[illegible]
學也○三代之時與後世不同處今之世而行[illegible]
之道廷也廷非正道聖人之道最平常於平常之
中有確不可易處方是真學問方有真事功此[illegible]

在其中之義
哀公問曰章
平湖陸氏曰謝氏云好直而惡枉者天下之至情
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說此章本文
之意是明又曰或無道以照之則以枉爲直以直
爲枉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推此章
言外之意尤明大全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
不在己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
說此又就哀公時勢推論得也妙又要曉得直不
是一樣直枉不是一樣枉須要辨得分明舉不差

一樣來錯不是一樣錯須一一行得恰好若爲
淺深稍不分明輕重寬嚴稍不恰當民如何便服
亦只是居敬窮理工夫未到中庸言知人本之知
天正與此章意思相表裏
季康子問章
石門呂氏曰孝慈兩件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己朱
子說如是、舉善而來不能便不盡勸朱子此處
正爲與善而重并爲教重於舉也
或謂孔子章
愚按此不是微辭是定理

子曰人而章
愚按信爲行之本
子張問十章
石門呂氏曰理數原不可分析畢竟以理爲主無
理則數亦難穿識辭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
聖人上下千年如着衣喫飯此等識力可衍廣皇
極經世程子所謂某知之堯夫不知也〇子張欲
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如往是
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在本而變者其末也故兩
段只重因邊不重損益可知二字還他前知

愚按子張十世可知一問問得甚奇夫子百世可
知一答答得甚平常可見百世是有主的世界無
他因革損益脫不得一箇禮字〇夫子斷定一禮
字朱子註作三綱五常千古鐵案
子曰非其章
石門呂氏曰不爲之根總在利害上起腳不爲之
狀又偏要在義上裝飾凡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
餒故聖賢只在是非上剛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
欲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愚按無妄求之福無不爲之義是知者是勇者合

在其中矣
孔子謂季章
石門呂氏曰季氏僭竊與莽操不同蓋公子執魯
一味務自尊大帶一分駭矜無知帶一分世家氣
習
愚按以忍字絕之忍者明知其非而敢於爲之也
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如負芒刺不忍
故也〇忍字是一點惻隱之心從天理人情上心
中過不去見之所貪稻衣錦於女安乎之安字
三家者以章

愚按是以無知詰之
子曰人而章
愚按禮樂情之節有序而和皆自人心中流出
林放問禮章
愚按知禮之本方知禮之文喪又禮之大者也○
質樸土鼓禮本自檢哀慟慘怛禮本自戚奢自侈
出易從戚來豈不是本
子曰夷狄章
季氏旅於章
石門呂氏曰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定[illegible]

之語○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
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覩成敗利鈍文
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
愚按此是以無謟淡之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君子無所爭何嘗易說得太高便提
入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只是抑然自下不欲
多上人方與雍容揖遜意思一串說下
平湖陸氏曰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默自守不與
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之

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闒然媚世將是非可
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
也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托於萬物一體謂在己
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
子也是皆不可不辨
愚按此是君子性情之正由涵養於平日得來
子夏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子夏只讀錯一爲字詩人爲字上截
逗斷爲字讀得重本意是因素爲絢子夏將素以
爲三字一滾下去爲字讀得輕便誤認卽素爲絢

此所以起問也○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始
終論學此則論詩已截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
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故可作兩層寫
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別進一解
若徒取屬對之工於子夏之問先作機鋒先子之
答反作別解如云子夏豈眞有所未解於詩哉夫
子忽通之於繪事矣等何直可發笑須知繪事卽
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爲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
禮意耳攧定論詩而知學靠實發揮○子夏因夫
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是[illegible]

辨總見聖人之無私○言毎事詳愼正是禮
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
知禮也辨明處仍是粲然敬謹之意
愚按夫子因嘗言三代禮樂但禮樂之器未必
見始仕之時入廟而問謹愼之至敬謹之至也
入太廟毎事問是禮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
是知也須知聖人信心信口說禮說知何等自
何等直捷
子曰射不主皮章
愚按發文奮武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射原是用

之事主中而不主皮觀德而力在其中德者射之
巧而中也
子貢欲去章
愚按告朔之禮聖人之至情故曰愛
子曰事君章
愚按是所明禮字
定公問君章
石門呂氏曰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
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爲生民
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

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得
自私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遞降相去止一
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了天字君以爲尊
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不得不然於是尊
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
攝也則莫狀臨之直斥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
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由於天臣不知忠之本
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即理也故朱子於各各
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
緊各欲自盡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

愚按易泰之一卦聖人卻於對定公拔擇明白上
下只是一箇本體一箇精神在上爲禮在下爲忠
心心相入所謂交也○註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
欲自盡而已此是君臣之極則非止爲定公說法
也
子曰關雎章
石門呂氏曰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
居室之間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位在
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
亦正深嘆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

[illegible]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
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在功德上看耳要之武
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爲貶則
誅也使舜當武王之時亦必代紂其樂自是盡[illegible]
使武王受堯禪其未盡善亦終有遜舜處在聖
分上自有不可强耳○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illegible]
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爲斷也樂以
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illegible]
因乎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人亦無可如[illegible]
[illegible]寓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林避德時[illegible]

是徐見周旋

子曰居上章

愚按行貫有本有本則可觀

子曰里仁章

愚按是卜居須知亦是窮理工夫故曰是非之本
心

子曰不仁章

平湖陸氏曰按丘月林先生講此節云註安其仁
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后
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illegible]

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矣此說極是若
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時[illegible]
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
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
仁愚意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則可謂[illegible]
濫不淫便是仁覺稍差

愚按人之一生所遇之境約樂盡之矣仁知於日
用常情中見之安仁利仁亦於日用常情中見之
也約樂正日用尋常事也

子曰惟仁章

石門呂氏曰兩能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事應上說
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體上
便落空蓋無私心只說得惟仁者三字一講到好
惡便有箇理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於
謂之曰能○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illegible]
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於理此說最精微
知必無私心而當於理纔承當得箇能字

愚按無私心則純是天理好惡當於理則因物
物也

子曰苟志章

力不足者並未之見是深一層語○力不足者
道而廢世間原有此一種人但必用而後知其
足今世無用力於仁之人則亦安見其有不足者
乎
平湖陸氏曰朱子曰好仁惡不仁是利仁事卻有
此二等好仁是資性渾厚的惻隱之心較多惡不
仁者是資性剛毅的羞惡之心較多又蔡氏曰論
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
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
愚按好惡正是用力處反覆以我未見歎之正

以決之也無以尚不使加卽大學之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原有窮理工夫故朱子註曰眞知
子曰人之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是淺看謂觀
人之過失斷然處皆可以見心之仁不仁君子定
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
平湖陸氏曰過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
章之過只是偶不及檢者大全劉氏雙峰饒氏
以周公孔子之過言之看作勢不可已了此原
正意○雲峰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

過獨指君子而言此說極是方是爲以道棄人
發程註尹註雖似平說意思原重君子邊○參
語類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子
氏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此仁字較淺
愚按因過而考其心非論仁也
子曰朝聞章
愚按朝聞夕死若說得太深似近於佛氏程子曰
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斯
曰不聞道則以死生爲在我聞道則以死生爲
[illegible]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須詳參之

子曰士志章
愚按衣食中有道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於天下猶云凡事謂之於天下言
適不然與子張問仁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厭
下之謂也○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
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主而還無乃知唐
事業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是隨緣任
是完得使箇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比
大是洞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義

物見而其根其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illegible]
物之義雖具於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
義上著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
所執滯而後能辨擇而至於精此比義之所以
說無適莫也
愚按義是有上之學無主便是佛老適莫有主
無理不致知格物也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懷字與喻字不同喻是知條下事
[illegible]下事歸功於慎獨方是儒者舜蹠之[illegible]

子曰放於章
石門呂氏曰利字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
是貨財其 爾放於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損
人益己也○放利與貪利謀利不同貪利謀利必
爭大小多寡放利卻不然仰有取俯有拾得尺
尺得寸則寸定要有些便宜耳是以所過之處
不捲括所遇之人無不使剝多怨尚何言哉
愚按在常人之情上用力是克己工夫
子曰能以章
石門呂氏曰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

矣看為國以禮兩其不讓程子謂達得便是堯
氣象其理自見何有二字都要從禮讓與為國[illegible]
切原頭處體認
子曰不患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本為患無位患莫知者發實
卻在下半截蓋天下自有淺消名位而仍無實
之人若止說兩箇不患猶未盡其義也惟從不
無位中指點出患所以立之不可忽即執不患
已知中指點出求為可知之不可緩方為警醒
[illegible]參乎章

石門呂氏曰天下之理本自源而至流從末以遡
末但學者做工夫則必由末流推究到本源方纔
有下手處背了半日隨事隨物與積力行亦是從
末流推究上去其於本源之該罔未始無所據也
若從下逆推終是學者分上事若論到過化存神
何思何慮之妙必是同歸而殊途自一致而百慮
方見聖人之心與天體合一以貫之之言本原[illegible]
下不過於順逆之間一為轉移指點而遂有天人
之異然後知夫子一呼固非有教外別傳而曾子
之唯亦非忽然煥若彈子也○朱子云忠是一[illegible]

子曰見賢章
愚按內省是真工夫戒懼慎獨都在其中
子曰事父章
愚按幾微也用意微妙人子之諫法也
子曰父母章
愚按出入起居莫不以父母之心爲心也
子曰父母章
愚按愛日之誠自不能已孝子之心何心也
子曰古者章
[illegible]是說篤行真工夫從恥字生

子曰以約章
石門呂氏曰閱歷世故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
得悔悟時做工夫不及只好走入邪說躲避去從
來才人狂狹老妓名士下場未有不以禪終者蓋
圖扎杖可是閱很熟腑腸狡黠機械不姿想因
果受用伸貧竊法席名位亦皆以約之道乎老子
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滅理窮情由爲申韓[illegible]
失略同學者須知收歛近裏若實意只在聖人[illegible]
獲中纔是
愚按約不止是儉約儉亦約中之事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不是貸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illegible]
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此其工夫體象可知[illegible]
字微辟向裏訥敏二字方精神百倍○訥與敏[illegible]
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illegible]
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耳故訥言即接[illegible]
用語默若都說做著書立說文章聲聞非欲訥之
言矣○通身須發一欲字
愚按欲字是存心如此有條故工夫方纔能之
[illegible]曰德不章

愚按有鄰有親之謂此是賢人之德
子游曰事君章
愚按此非數臣友以誠默退避也正求所以善處
之法○忠臣不怕得罪友不怕疏節則回天無策
疏則責善無功
子謂公冶長章
愚按縲絏不足爲辱刑戮又所宜免學者知此可
以得自守法
子謂子賤章
愚按尊師取友亦學之大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子貢問曰章

平湖陸氏曰器有貴賤之不同眞的便貴假的便

賤春秋天下也有許多有用的器都是假的小的

故夫子謂管仲之器小哉又曰斗筲之人何足算

也○觀女器也一句則知聖門之實學觀瑚璉也

一句則知聖門之眞學

愚按知其器之貴而進於不器斯爲至耳

或曰雍也章

石門呂氏曰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卻有作用

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字正是不仁○前

句焉用佞是泛講直指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指

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一句方爲仲弓分辨不知

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焉用佞卻見雍

之不佞正是好處

愚按有德者必有言非佞之謂也佞則不仁

子使漆雕章

石門呂氏曰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使未信一句

直能進取其大追到夫子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

故說

愚按此理即日用現前之理未仕者此理已仕

亦此理非有兩箇朱子所謂篤志者此也程子

謂已見大意亦此也

子曰道不章

愚按抑揚其辭無限深情

孟武伯問章

石門呂氏曰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

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

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知

以此準當仁字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卻未

知焉得仁正欲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議始得

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

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所以不知者只是私

意未盡纔著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

平湖陸氏曰三箇可使正是言三子之不用才其

治賦爲宰對賓客皆是天理上作用但未可謂仁

耳絕不是世俗所謂才所以可使若如後世之

將爲吏爲大行錚錚於時者皆不可使者也這

箇可使字就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此章只是

仁頭無器使意後世天下敗壞皆由不論天理

是要用才使貪使詐才愈多而天下愈亂卻

將此等議論混入聖人論仁之意
愚按仁者心之德發見於事物說治賦爲宰應[illegible]
才之所見即心德之所在也夫子稱三子之才不[illegible]
許三子之仁日月至焉未可輕許之也
子謂子貢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從
開商賜言詩之類皆是自知日新只此是吾與女
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只好言外
推一步帶說耳認客爲主反略卻日前失之遠矣
○聖門以開知爲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

愚按夫子之勉子貢皆實地實語子貢之知十[illegible]
二亦實地實語聖人無教外別傳不說玄說妙
宰予晝寢章
愚按志氣皆惰皆惰是氣從志來
子曰吾未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突然一概必有指歸而慾然[illegible]
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棖亦必棖之氣象有
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illegible]
嗜慾或人豈盲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illegible]
爲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棖而論未可以

剛之理蓋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大意亦不外[illegible]
得或人一舉界限已是分明
愚按孟子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何害之[illegible]
害之也
子貢曰我章
愚按自然勉然仁恕之別非爾所及是有此理但
賢說得太早耳
子貢曰夫章
石門呂氏曰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
固有謂至言不作言會與聞不以聞聞一派孤[illegible]

得而混入矣說者以教不躐等正之解者又執[illegible]
人秘不肯言又似有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illegible]
漢也即如一貫之言夫子呼參而言門人實未[illegible]
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
可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illegible]
夫子原爲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躐等也曾子
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躐等之故原在學者自
之得聞與否也教不躐等是題理悟得教不
等處是趙神廷平先生謂聖門日用觀感變化
多自有融釋脫落處非論說所及也不然子[illegible]

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並呆
不職等猶是揄中入語須見得子貢融釋脫落
妙方透
子路有聞章
石門呂氏曰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著
耳非真恐後聞也只在行字下唯字上一斷將
身精力納入此一線縫間不覺別開世間○是
者造出境界寫生妙法非子路實事也○只爲
路勇行耳不寫其多聞也決不可聞行並發
子貢問曰章

愚按此論諡法也節取其一不論其餘
子謂子產章
愚按行己事上養民使民是子產之事恭敬惠義
是君子之道
子曰晏平仲章
石門呂氏曰敬字兼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
直內聖人從無兩條敬字今將敬字在作用上
爲周旋世故之具此看壞了敬字也善正善其
非善其久交善其久而敬非善其因敬而得力
將善字在籠絡上看與敬字分作兩層反以敬

善之外飾機宜此看壞了善字久字粘定敬字
不粘交字並不粘善字敬未是難久而敬乃是
難所以爲善敬字須從久字見出
愚按敬字沒兩條容貌之恭亦由中而發也
子曰臧文章
愚按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安得爲知是辨明
字
子張問曰章
愚按仁是心之德在行事上見出若只空空在
必中論便是二氏之仁忠清節取之耳未有以

其必當於理而無私心也
季文子三章
愚按爲不窮理者說法也若聖人有不思而得者
有深思而後得者周公夜以繼日則不止於三矣
子曰甯武章
石門呂氏曰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爲者非大智
若愚之愚也即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
其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即使當時功不能成
須還他個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
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一死塞責

是占便宜處尚非武子之愚○捐身徇國人臣
高節也然往往亦有出於聰明獨豈而爲之者
平日覆餗曠官至國事敗壞無所逃罪而以一死
塞責知其生之難於死而死之利於生也同是
死而或出於智或出於愚心術之間不可瞞昧
此律從來殉難諸公則公論定矣
平湖陸氏曰依程註則知是寧作用愚是沉晦不
露委曲濟難意
愚按武子之愚正謂其不知成敗利鈍耳
子在陳曰章

愚按過中失正惟夫子知之
子曰伯夷章
石門呂氏曰畸人之清便有絶物自爲之私看得
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所
其爲不是者亦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之
次是聞聖之清若就聖人本性介刻而於處人情
處偏寬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
大特夷齊於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浮此爲聖之清
耳當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於清之外
有此酌劑之妙也

愚按不念舊惡原無實錄止就他心境上摹出
是用希又就他不念處摹出此聖人追想之言
子曰此清者之量又曰氣象甚宏
子曰孰謂章
子曰巧言章
愚按微生高畧要周旋人便不是直巧言畧加
飾匿怨畧過含容便非本心便是可恥此是聖人
就隱微打動人處若說兩項是小人險人則恥
何必聖人與左丘明耶○註中察字是克己必
有察理工夫

顏淵季路章
石門呂氏曰看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
大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子路亞於浴沂
子大而有意須與體會著他是甚樣氣象卻
路止說做箇豪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
襟真覷面千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
○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氣量不同耳
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顏子收有痕迹就朱子
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純熟展拓
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釐然○看聖人三語

是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實亦皆有自然
物意思而出其言定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
是此所謂聖人之言也
平湖陸氏曰大全朱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是
已與物對說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
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件
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卻
如此所謂意思卻只如此者不拘說何樣便見
賢大小之分
愚按天地之道以物付物而已○聖賢只是一

公共天下念頭平居相對躍然而出程子曰人能
放這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有甚難
礙○老安友信少懷聖人說來只隨物付與眼前
平易事
子曰已矣章
平湖陸氏曰魏環溪先生有四種人說謂天下有
四種人吾夫子皆嘆未見竊嘗思之好仁惡不仁
一種人好非所好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
之弗篤也故未見也顏子不違曾子任重好學
云篤矣猶未盡其分量也隱居求志行義達道

種人求非所求而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
之弗裕也故未見也閑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道
云裕矣猶有限於時命也見過內自訟一種人
過難內自訟尤難顏子之不貳子路之喜聞不
庶幾乎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
如好色尤難子夏之易色南容之尚德不亦庶
乎何云未見也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
卿大夫夙好名賢相與周旋者更不乏人也然
以為未見予嘗撫心自問有一敢令夫子見者
學者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為夫子所欲見之人

矣按魏先生此篇前言四種人夫子皆嘆未見
及門諸子無足當此者末言人當求為夫子所欲
見之人則此四種人原可幾及當日諸子親炙夫
子之教亦必有幾及之者所云未見特就其始而
言非要其終而言也由前而論可以醒出後面
可以節
子曰十室章
愚按謝氏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夏葛而冬裘
飲而饑食皆所謂忠信也然不明乎善不誠乎
矣其惟好學乎愚謂此聖人切實教人處所以

恰好處不是工夫到熟安能如此顏子惟竭力於
博文約禮然後能見其卓爾曾子惟隨事精察而
力行然後能一貫學者不可將這章書看粗了蓋
不過是箇義字的樣子須要就這箇上擴充去直
做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地位方是聖人裁成學
者之意
愚按辭受取予有義存焉張子曰於斯二看可以
見聖人之用則矣學者當於此觀聖人是所謂日
用常行也
子謂仲弓章

愚按范氏曰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是正論其人
也又曰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是孝之大孝
學之大也學者須要識此
子曰回也章
石門呂氏曰只內外賓主之辨看得分明下語脫
自然秤不而出不失銖兩〇不違與至皆有工夫
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兩邊都從工夫說出境界有
同源處有天地懸隔處字字要實不可將心與仁
如猜啞謎只講入安心見性了不可得去
平湖陸氏曰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只在

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
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是
閉門合眼靜坐此不可不知
愚按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
焉內外賓主之辨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
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仁在外而爲
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謂心意勉勉循
循惟親歷其境者知之心意二字一團生機於焉
勉循循中識取便是仁

季康子問章
愚按才各有用不是高燥舉假亦不是蔑職事功
季氏使閔章
愚按閔子之不仕聖賢之出處也
伯牛有疾章
愚按命氣數也顏淵伯牛盡其道而死者故皆曰
命
子曰賢哉章
石門呂氏曰樂非樂道程子之言精矣然合道樂
樂便入差路但因道在我而樂非樂其道耳道樂

飲食也樂猶飲食而飽也不可將飲食便與飲
然飽亦豈在飲食之外乎因周程引而不發後
遂謂孔顏樂處不可見之言說孟子曰仰不愧於
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又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其
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其言豈不深切著明耶但周程善鍛鍊人要
人深思自得惟恐只作口頭禪耳須當以實理體
之

愚按聖賢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願外則妄[illegible]
妄想便有許多不自在處素其位而行則春風[illegible]

秀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俱是實地實境全沒一些
虛幻

冉求曰非章

石門呂氏曰今日學者只是一箇畫字不好有[illegible]
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卻又畫住
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讓
與人做這便自畫究而言之只是不曾悅耳冉有
欲將悅字藏身夫子正點破他這一箇字

子謂子夏章

石門呂氏曰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

人也這箇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真偽出焉
已則真為人則偽自是不易之論

愚按為己為人在念慮之間亦在作為之際

子游為武章

石門呂氏曰須為出聖人一片大道為公選賢與
能心量真無畛無地不是三代寫出子游爾心人
物識高見精真宰相公用○非公事不至則有公
事多至可知既因公多至即有數次非公不至必
久而始明其意久而始信其行必賢宰者心人物
乃能察其愧而嘆其賢耳

愚按風塵捷徑中決無好步履交際寒暄內決無
好人品聖賢取人寧拘勿隨寧落落無容容也

子曰孟之章

愚按無欲上人則不驕不矜心欲虛則氣欲下伐
見自己之不足即此便是天理謝氏所謂知學者
知窮理也

子曰不有章

愚按此傷時之言

子曰誰能章

石門呂氏曰此與人莫不飲食同出必由戶亦自

是道但小事粗飾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
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卽不由道無時不在
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

子曰質勝章

石門呂氏曰此文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拙
僿與過於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
又別○聖人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
何會彬彬說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
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
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只是拜一箇

論語上

敘一句寒溫辛直者標枝野鹿足恭者首下尻高
簡略之人都無倫次巧言之人言不由衷非野卽
史究之都是不學之故只若是有學問人出之自
然不簡不繁有情有文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也
但成德之人未嘗有意調劑而自然合度學者不
能無偏勝之弊則須加意損益要知損益處便只
是學問

子曰人之章

石門呂氏曰直以理言生以氣言理以爲氣之本
也○首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
所以爲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
耳○惟生理本直不直卽失所以生之理直非任
眞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問皆所以完
此生理也豈可謂任眞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
問乎○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直字謂實也
順也卽中庸之誠而了之利貞引歸直之直能實
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此語最易爲二氏
所假恭肺心自是稱情直行自以爲直而不知實
非直也若儒本大凡所爲直者皆從天命源頭直
達出來如仁之爲惻隱義之爲羞惡自然而然不

論語上

假安排故謂之直若釋氏本心不知本心先已不
直了不過不作轉念一直做將去便謂之直然則
雖貪財好色而率心自是將亦可謂之直乎彼之
所謂直正卽所謂罔也

愚按張子曰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
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愚謂直卽中庸之
誠能盡其誠則經權動靜無非誠也亦卽率性之
道本天而動自然而然也

子曰知之章

石門呂氏曰爲學於知好樂好用功到樂的地位

程子所謂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
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延平之融釋脫樂皆此意
愚按自強不息全從兩不如字看出
子曰中人章
愚按註中不切於身之弊又曰使之切問近思而
漸進於高遠最要體玩
樊遲問知章
石門呂氏曰知就事言只在經常上說得正大則
智字光明仁就心言只在克治上說得艱危則仁
字寄切○知無定體附義理以見此中庸知天知

論語上　究

人兩知字卽智也○難只在日用尋常處○只說
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
心亦只如此
平湖陸氏曰民字只作人字看如子臣弟友視聽
言動喜怒哀樂皆是務是辨其體用考其節文鬼
神以祀典之正者言不去諂瀆便是遠朱子曰正
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者
而不瀆耳○務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則各項
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真能務義者自然能遠
鬼神真能先難者自然能後獲○註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不是說不當知敬遠是曉得不可知而
遠福正是知鬼神處所謂不可知者只指禍福言
子曰知者章
平湖陸氏曰註謂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謂此體
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樂壽是以
理言
愚按知仁性也性不可見而情可見故夫子就知
仁之情上形容之樂水樂山形容其情也非實有
其事也情之所見而體段可想見焉動靜形容其
體段也如見其人焉樂壽贊其效亦形容不盡之

論語上　事

意夫子欲人就知仁之情以識其性未言其效盡
性者必至命也
子曰齊一變章
石門呂氏曰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功宗德
有偏重其流弊漸遠耳○齊魯之先都從周分都
從道分也○變亦本欲其至道也然功利初去尙
度未修此時纔適至魯若變魯則至道耳兩漸損
不變則魯弱而齊強兩國俱變則齊難而魯易
愚按要識得道字方可論齊魯
子曰觚不觚章

愚按觚哉觚哉非嘆之也衍其名而責之以責實

宰我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有不得喪元或恬終倒戈乃從義不明處理有自以爲盡節而適足以害仁者矣○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滿仁者所救有多寡小大也

愚按仁者愛之理理有分別便是智○從井救人

從來無此痴人只是見得仁者有箇窮處要尋總處逢生法

子曰君子章

愚按認淸文字禮字方識得道字博文約禮總是窮理格物事

子見南子章

愚按總是一箇禮字唯聖人知之與則行之是子路不知也

子曰中庸章

愚按中庸日用飲食之道爲德卽天理之自然處爲至

子貢曰如章

愚按須合張子西銘讀方識得此章道理韓昌黎博愛之謂仁終是門外漢看節事字應照註作何止於仁看以事字對心字則流入禪宗矣次節是說現成一箇仁者不是說仁者要如此亦不是說仁者已欲立達就要立人達人是說仁者已自然要欲立欲達道理亦有立人達人道理故曰狀仁者之體仁者之心是解欲字天理之周流而無間是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道理尤是理一分殊道理

子曰述而章

石門呂氏曰人多輕看了述字便似聖人虛爲謙遜之語不知述字亦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述程朱便敢紛紛亂道其病先從不信起於述字看得高深方見得聖人甚思分明有多少吃緊爲人處

愚按作述兩字一樣重大聖人當作者之時不得不作當述者之時不得不述矣子之刪定贊修夫子之時然也

子曰默而章

石門呂氏曰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

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

平湖陸氏曰三者依蒙引作自然看則與公西華

章合若彼作勉然看則作之此作自然看則辭之

玩註三者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語則

仍當作勉然看所以一謙一任者彼就工夫之

手者言則任之此以人心之惟危者言則辭之

峰饒氏云默識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

而亦不敢當若聖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

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的事所以勉

人也○專言學則兼識在內此以學對識言則學

是學其未知未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

愚按此聖人下學之功

子曰德之章

平湖陸氏曰朱子曰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格物

致知是講學徙義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愚謂徙

義改過不但修德中緊要事亦是講學中緊要事

愚按修德講學徙義改過聖人切要工夫故曰日

新之要是吾憂也是千聖就業心法

子之燕居章

愚按申申夭夭是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子

無時不戒懼故其燕居也如此曰中和之氣即其

容其色也

子曰甚矣章

愚按自嘆身老而衰正見其存道之心無老少之

異

子曰志於章

愚按道只是人倫日用間盡之合此便不是道德

即人倫日用間所當行而能行之是也仁即能行

之而能全者游藝正是依仁妙處註云朝夕游焉

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學者須是識得游藝方好否則玩物喪志矣

子曰自行章

愚按此聖人誨人不倦之意

子曰不憤章

石門呂氏曰禪宗捧喝有縱有奪有活有殺無不

當機而施凡能使人當下省悟者即此法也而

者教人反昧斯術遂無所以煅煉人才之具不

為彼所笑乎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

謂讒與此章合看方知不啟不發不復正是聖人
老婆心切耳
愚按聖人惓惓教人只要人自得隨粗付與所謂
吾口裏說來不中汝用者是也○凡教人最忌說
盡依我作解障他悟門
子食於有章
愚按謝氏曰見聖人性情之正愚謂此聖人中節
之和
子謂顏淵章
石門呂氏曰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

而成則無粗疎潰裂之患兩句本平說都是子路
對症之劑懼字對成字不對謀字兩而字語勢注
重分明懼在儀先成開事後闕一不可懼為成謀
之本此又推論之說非正旨也○平講箇懼字是
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卻不是此處本分此懼字
貼定臨字說要之源頭固自大懼字生來見得此
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
愚按聖人出處之正聖人一生學問全在於此事
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心法全在小事上小事
失大事不可問矣

子曰富而章
石門呂氏曰如不可求主命說為是若謂義不可
求如字口氣欠的聖人言語每下一步就人正是
決不可意方見其委曲渾成之妙
愚按求字其中不可問好則義理耳朱子曰何
亞辱哉喚醒天下人聖人自有出處非求富也
子之所愼章
愚按夫子之愼門人於其易見者紀之
子在齊聞章
石門呂氏曰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

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嘆既同而境界自別
季札是驟見驚訝之詞夫子是學習既知深嘆之
詞固不可同日而語也
愚按夫子之感不止聲容之美善然亦未始不於
聲容之美善上見之情文之備在於樂感之深者
聖人誠之至也○聖人學琴師襄而見文王之面
目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精神自有與舜文
相通處者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還是淺人語○
聖人心中先具一舜文一觸而豁然開如饑得食
如渴得飲能領其趣而𠕁其味不能道其趣而賞

其味也

冉有曰夫章

石門呂氏曰後世俗儒胸中只奈何這得失利害成敗不下只在這上面計較裝扮故聖人之道終不可行看聖人此章直提出箇仁字則要知於極處處置定有箇處置之道只在求仁上體會自得那得失利害成敗之計較裝扮自無由發端也○論語載此章微旨正在下一節問答義理精妙其所關亦不止衛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衛案者已無不盡○惟其心止在天倫上而毫不累

乎國故曰求仁而得仁得仁者得其天倫心理之安非得國家時勢之全也總之論理從事勢利害言便與仁字相逆背也○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至幾微無憾耳至印證明澈更釋然無疑矣

愚按將一仁字斷定衛案作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斷案聖人之心法也○求仁而得仁知何是得須從求仁起念源頭上點點驗過無絲毫倚著纔[?]毫虧欠纔是得仁所以夷齊遜國只爲天性上見得眞切又不輕擲一死如投淵立槁之所爲兄弟

飄然逃之逍遙[?]怡怡同餓以畢其願所謂從容就義者也夫從容非源頭先自明白者鮮不爲生死二相所轉故夫子說他無怨須知千古忠臣烈士殺身舍生要從此處鍛鍊[?]得過看成仁取義原不是矜氣尚名只爲從光明無欲而出所以一點報答君父直視爲尋常茶飯[?]事不貪生不怖死也不是定要殺生也不是定要速死只了得矜名尚氣的事於吾無欲源頭絕無干預若必舍生成仁便有箇生死在念仁義[?]者生死做起如何得在吾手此光明無欲本性無斷無虧快然充滿轉生死兩

不爲生死轉纔是箇了當學問豈不是得仁

子曰飯疏章

石門呂氏曰此節須先領會箇樂字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是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程子曰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朱子曰道與我非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若云道之在天下理之在吾心即犯此病其次又以貧窶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卻是倒說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窶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累其心的爲樂玩此數條則樂字可會○程子謂不是樂道[illegible]

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看
是樂仁惟仁故能樂耳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
嘗害理卻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仁
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爲道爲
仁也故樂字註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要
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思此氣
象
愚按孔子之樂與顏子之樂是一是二此際須有
箇著落不得說玄說妙○樂在其中是聖人用現
處無生無死無窮無達無動無靜都是這箇既無

富貴想亦不作不義見游戲沽凝涉而不礙浮雲
自往太虛自空只恐饑食困眠此際初無餘事涸
乎妙哉
子曰加我章
愚按天道之吉凶消長無一時一刻之停息人事
之進退存亡亦無一時一刻之停息聖人見得自
已時時有過故聖人要時時寡過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聖人蓋無時不體之身也
子所雅言章
石門呂氏曰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當

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絲之同人信得聖言大有
不離近是雅字情景義旨乃得
愚按聖人不離日用日用外無聖人切於日用之
實曰經經常也
葉公問孔章
石門呂氏曰於發憤數句要見得聖人全副精神
一生本領越乎實卻越高妙略此等處聖人純與
天體相似雖極意謙遜之中不覺自然流露由來
天地之道日進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與
無晷刻之息聖人之學亦如是而已矣

愚按聖人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亦只是下學之功
○今人只說爲學卻不曉得爲人聖人曰其爲人
曰爲之不厭看他一生憤樂只在爲人上
子曰我非章
愚按好古敏求是聖人下學實工夫若佛氏之論
只一生知便一了百當矣好古敏求不是聖人爲
作學知夫了一生無不是好古敏求日孜孜而不
已者也
子不語怪章
愚按聖人語默無非中庸

子曰三人章

愚按隨地可以取益三人其善不善最活

子曰天生章

愚按惟聖人知命

子曰二三子章

愚按除卻作止語默將於何處見聖人○聖人行處人人能行聖人與處人人不受只爲從言語上尋求不肯從日用間領取所以默而識之天何言哉此意自顏子而下無人肯得

子以四教章

石門呂氏曰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擧其大要如此亦門人身心所得非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得聖人無行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子曰聖人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無勉進意亦無核實意不過因聖人善人之難得而思其次如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之意

愚按有恒只是老實頭內外如一反是則爲妄人

聖人有恒因愚絶而有恒實可以作聖

子釣而不章

石門呂氏曰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聚其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揆文教奮武衛弧矢之利皆仁也放虵龍伺虎豹不仁之甚者釣弋固仁術也綱與弋宿則太過而爲不仁故聖人無是耳

愚按此聖人之愛物也仁民愛物原有差等

子曰蓋有章

不湖陸氏曰道作字與述而不作之作不同道是

行的意思猶言作事○聞見二字此章及子襲章集註皆不說明語類以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多聞見而擇識即是博學於文好古敏求工夫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謂道問學皆是這工夫這工夫到極處便是一以貫之知天命耳順境界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層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上與次之分也

愚按夫子之知全在聞見上一步一步實實落落求之聖人之行亦如是○註中實知其理對定不

知說次非次於生知也
互鄉難與章
愚按此聖人過化之妙
子曰仁遠章
石門呂氏曰若謂此心纔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本
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
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
昧爲最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
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仁至
愚按仁者心之德欲者情之發仁至則中節之和

矣
陳司敗問章
愚按聖人之過聖人之學也學者宜於此處觀之
子與人歌章
愚按註中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謙遜審密不掩人
善十六字當於此體認聖人○子與人歌千載上
一唱三嘆耳至今生意尚彌世間如和風快日着
把不盡乃知記者點綴聖人心事只是借境耳
子曰文莫章
石門呂氏曰文字照註作言爲的○君子二字

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
稱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之道
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作躬行君子之道講四字
兩層出字字着落方是
愚按躬行之至聖人亦有所不能夫子實見得是
如此
子曰若聖章
石門呂氏曰聖仁是學之成爲誨是學之事不厭
倦是學之心
愚按不厭不倦是夫子實事弟子不能學亦是

話中庸不可能也
子疾病子章
愚按丘之禱久矣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子曰奢則章
愚按儉不中禮而中道儉自無欲不特救一時之
弊
子曰君子章
愚按君子之舒泰君子之居敬窮理也否則佛氏
之觀自在
子溫而厲章

愚按張子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
日可知是學不成有許多病在謝氏曰凡恭動必
勉強不安肆安肆則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
助長正當勿忘勿助之間須了細體認愚謂聖人
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有純亦不已之功中和之氣
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是是勿忘勿助之驗亦正是
未發已前之氣象

子曰泰伯章

愚按君臣父子兄弟天下之大義也泰伯之讓處
未有甚於此者

子曰恭而章

愚按禮天理之節文居敬窮理不可一事放過

曾子有疾章

愚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曾子之孝曾子之學也
此與易簀同是一箇道理無時不戒慎恐懼也

曾子有疾章

石門呂氏曰三者修身之要為為政之本動正出
正有工夫未動正出之前有居敬涵養臨動正出
之際有慎獨省察此修身之本於誠正也

曾子曰以章

石門呂氏曰上二句就學問上說下二句就學
上說○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間在顏
也擴充揮斥正見末句從事於斯之義

愚按此顏子之仁也無我是仁無我則天理渾

曾子曰可章

愚按節是有界限操是有持守託孤寄命臨大
是最大關頭於此能做得渾融便是聖人做得
露亦不失為君子英雄豪傑與聖賢原是一路
人

曾子曰士章

石門呂氏曰弘毅所以為仁也而弘毅之體段
不仁不能為弘毅兩邊須看得融洽工夫本體
為方無一不透關○秀才先不識仁字枉讀四書
如何能作與好文字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
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穿
洞何處不見此理

愚按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弘之謂也君子
自強不息毅之謂也

子曰興於章

石門呂氏曰詩禮樂後世以為經耳在古人實

不可去諸子皆所以爲學之具也○古人自小
之時便已歌詩習禮舞勺舞象由是而興由是
立由是而成幾不辨其何從得力之處夫子謂
必得之於詩立必得之於禮成必得之於樂正
使人之爲詩禮樂者當得其精意之所在耳○
於字與志道章於字不同彼是著力字粘上一
讀此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彼在工夫上言此
功效上言

愚按興立成原是在我若我無興機何取三百
無立體何藉儀文我無渾成何取音樂朱子曰

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
先後淺深也當與志道章參看

子曰民可章

石門呂氏曰民字對士大夫以上言但將民字
分畫清則可不可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
教士大夫以上卻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
爲民能知者卽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
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卽舉而用之矣○使由
聖人正用全副接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
則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可使不可

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
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

愚按禮樂刑政皆所以爲民之日用飲食者也
也理之當然也民由於日用飲食卽由乎禮樂
政中有精義焉所以然也家諭而戶曉之聖人
心也不能也

子曰好勇章

愚按程子曰人若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
而唯疾之甚必至於亂愚謂此義爲人上者不
不知也

子曰如有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
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
乎蓋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
子以才立說云卽使才美卽使才美如周公若
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與僚事何足觀哉況乎
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爲也周公二
從才美二字偶然引帶並不關周公名位事業
○驕吝之本由才而生然世間竟有一無所能
驕吝者不必定須有才也但無才之驕吝其

吝也驕而淺有才之驕吝其爲驕吝也微而深
來英雄習氣名士風流其人亦未始驕露其驕
之迹但覩其幾微之際必有沾沾自喜不能忘
之意凡在這的滿箇才字者未有不驕且吝者
愚按驕者見之容貌吝者存於中曲故吝爲根本
驕爲枝葉
子曰三年章
愚按此猶春秋時語也其所爲學皆修己治人之
業本有可以得祿之理故三年不志穀君子以爲
難若後世之所謂學詞章舉業而已爲祿而學

子曰篤信章
愚按信是信箇甚麼學是學箇甚麼道又是箇甚
麼須於此處打點明白下文不入不居則見則隱
恥有道之貧賤無道之富貴皆道也於此處見得
真挐得定便是篤信好學便是守死善道須知善
字中有許多作用都從篤信好學來好學者格致
窮理也
子曰不在章
愚按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也
子曰師摯章

愚按美關雎亦在齊聞韶之意
子曰狂而章
愚按反常則陷溺其心
子曰學如章
愚按戒慎恐懼何時可已把學認作稽古便大錯
子曰巍巍章
石門呂氏曰古之天子爲天下而憂勤有勞苦不
無佚樂許務之流畏憂苦而辭天下是卸與之心
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
所以巍巍也○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識

是一齊放下空無罣礙也看透不與真源則憂勤
胼胝無非不與之意○大行不加窮居不徵此舜
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子曰大哉章
石門呂氏曰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次節稱
其勳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耳
愚按則天無名成功文章總只完得一箇大字○
這兩章書是孔子白描堯舜處
舜有臣五章
石門呂氏曰人講首節皆注目在才難節此節

有之盛能獨注日在三分節更見得所以有之
方與論才而以至德結之之微旨有會○不曰
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到未
天下時以見周才皆受命於德此所以足繼唐虞
非謂武專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
王之九人多用於文王時武王十三年亦以服事
殷只是以大業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王
爲至也○先列舜武兩案後斷周才之盛幾於
虞忽下末節稱其至德後世遂有武王非聖人之
論不知有二服本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

民代罪雖武王之事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得不
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
王對唐虞而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
德亦未始遜於唐虞也

子曰禹吾章

石門呂氏曰無間然正說聖人盡頭處不說聖
根本處○菲飲食三段不是無間之大處是無
之盡處於此無間則真無間矣

平湖陸氏曰五峰胡氏謂禹以鯀殛而不忍享
下之奉語類云若篤的說則較狹了聖人自

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皆言濬畝澮
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
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的治水時自有
水時之經營即位後自有即位後之經營若起
一時事則便是作可容事不是爲天子事矣又
知盡力二字內有許多斟酌在

愚按註中或豐或儉各適其宜便是堯舜以來相
傳之中道惟孔子識得故贊嘆不盡學者只爲
人心道心看作是內裏事便不識道理全在

子罕言利章

石門呂氏曰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
箇教者在罕言只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
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者與人猜
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
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鑿矣

達巷黨人章

平湖陸氏曰此章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
其不成一藝之名也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
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

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與與蕩蕩民無能
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言
山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爲美無所
成名爲惜則惜在大外與註中學字不合蓋本饒
氏註及新安陳氏之說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
看在大字外遂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
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
則必須執一落於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承之以
謙意不合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仁聖
而居爲薄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說

蓋黨人原本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
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
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己
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
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
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
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每將此等議論夾人正
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原不同蓋博學無
名本極粗淺與大宰章之多能一例聖人之謙不
但大縱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托之

少賤自謂所執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
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
學問學道之學固謬近多以知能貼之雖本大全
亦須緊貼技藝容說知能與他處學字無分別此
五病也

子曰麻冕章

石門呂氏曰禮者天也故克己復禮爲仁中庸以
等殺屬知天非聖人所造作而取舍也但禮時爲
大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革
損益惟時必取之義故因革損益乃歸一定之理

乃所謂權也權者一定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
人能定之聖人本天也釋老之學本心視天下無
一定之理惟求心所造故看得禮亦是聖人憑心
撰出可以意爲輕重耳麻冕何以爲禮前聖人亦
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至今時爲純聖人又看得
有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近情不戾俗於聖
人予奪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本天之道
也

愚按以一義字衛乎俗尚

子絕四毋章

愚按程子曰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因我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則學之至也又曰意必固我既成之後必有事焉學者所宜盡心也張子曰絶四之外可有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又曰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養而無害矣

子畏於匡章

愚按禮樂制度先王本人情而爲之皆所以存人性之固有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者也故曰斯文

太宰問於章

石門呂氏曰聖自聖多能自多能兩不相膠粘處子貢已看得淸分曉但謂聖人不在多能凡知道尙德者皆能言之於此更下一轉語謂惟聖之至所以反多能此理非子貢不能闡發也○聖自天縱多能又自多能兩者絶不相因正破太宰卽以多能爲聖之說子貢正意也然聖不以多能爲貴從古多有不多能之聖人而夫子又多能卽此亦是天縱處蓋多材多藝實非頭等聖人不能此子貢言外之意朱子所謂言說之中拔是子貢道得聖人分量盡者此也○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亦知我知我乎句正是謙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并多能不居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絶流弊也

子曰吾有章

石門呂氏曰此無知只是謙辭空空就鄙夫說至於我叩兩端而竭直說得家常淡飯方是有功理學文字○通主海人說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言不是自責自厭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尋[illegible]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直從已轉到人也

愚按叩兩端而竭皆是實地實語不是禪家混話

子曰鳳鳥章

愚按大人相與之故聖人未嘗不置意焉

子見齊衰章

愚按因其可矜而矜之因其可尊而尊之因其可哀而哀之於我何有此際渾然自在風波不起此正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是已發之和亦是未發之中

顏淵喟然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只贊道之無窮盡無方所次節
只說夫子之教末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鄉
立在下節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要在自已
之得力處體出方得暸然合理、此章是顏子自
敘入道始末顏子下手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教
驗第二節是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經
欲能三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章只是實事故程
子謂孟子難學學顏子有準止指此也
平湖陸氏曰高堅前後朱子謂只是箇中庸不可
能

愚按仰鑽瞻忽是日用倫常千變萬化不可以一
端求之也人只為看日用行事太平常不知日用
行事是道所以把欲從末由何走入別路去若知
得道理只是日用行事日用行事是最難的便曉
得欲從末由是極平常最切實的話

子疾病子章

愚按天者禮之本

子貢曰有章

愚按沽而待賈聖人之出處也古今不同後世以
科目取士士由科目而進正也厭科舉而空談性

命且有徵聘之而不就者吾不知聖人當此果
如耶

子欲居九章

愚按何陋之有有許多化導在

子曰吾自章

石門呂氏曰樂兼聲容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
後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者舉其全雅頌得
所就正樂中舉其大者言非樂之不正雖不止文
義然文義之失爲大如三家歌雍他止欲借其聲
容儀物之備美夫子提出天子諸侯二句文義

三家自然用雍徹不得此非雅頌得所即樂正之
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目分兩件講不得時文甄
以詩樂並論者非也從樂正折出雅頌大義方明

子曰出則章

愚按喪有也所以爲難

子在川上章

石門呂氏曰明道謂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章義
純亦不已天德也其要只在愼獨伊川曰言道之
體如此這裏須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無窮伊
川曰固是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儒

以靜爲見天地之心非也下面一畫便是動須會
此數節思之○往過來續無一息停止天地間無
物不然人心亦猶是也然人心纔有物欲間斷則
乾坤或幾乎息矣所以先儒謂天德王道其要只
在慎獨以其在動靜交接處也○先儒皆以靜時
見天地之心惟程子以動乃見天地之心所以在
復卦不在坤卦天地之冬至子中人心之幾善惡
將危微絕續全在乎此川上一嘆正夫子穿緊處
人非泛言道體如老莊之將來把弄也
愚按聖人在川言川眼前都是如見鳶嘆鳶見魚
嘆魚只爲魚便有至妙至妙不可名言者存故曰

論語上　九十九

如斯逝往也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須知黃河發源處即其歸宿處無頭無尾無始無
終無晝無夜只一往而不舍便是生生日新真光
景真血脈凡人眼前日用一瞬即過起則化而不
留不留則日生日新而不已潮去而復潮來春去
而夏來秋去而冬來凡生機皆去其陳而新生者
故日進日不舍者入學問須能往而後能來往者
時時見其新不留其舊也聖人實會得眼前都是
不留礙不停息的轉眼便去轉眼便來活潑潑地

於川上一洩露之是以爲聖人之時時非晝夜之
謂也往與來相接之處有真血脈真光景存焉耳
此可以言不舍
子曰吾未章
愚按如好好色誠也
子曰譬如章
吾門呂氏曰只一進字有崛強意有奮發意有一
往意有漸積意有不倦意若止作一字讀便抹殺
許多妙義
愚按進止在我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論語上　百

子曰語之章
愚按程子曰顏子之不惰敬也
子謂顏淵章
愚按進而不止自強不息也
子曰苗而章
愚按謝氏曰勿忘勿助長則苗斯秀秀斯實愚謂
還須必有事焉
子曰後生章
平湖陸氏曰試云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刁蒙吉曰我孔子自我也最是若只就後生言覺

將來強如今日則不見得可畏
愚按此及時勉學也四十五十亦然無聞則不足
貴非限以年也
子曰法語章
愚按能繹乃能改能改則能繹不是兩樣人
子曰三軍章
愚按程子曰人身之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
爲人係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
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其心做主不得更有甚
愚謂志亦須善養養之如何曰認理明白

子曰衣敝章
石門呂氏曰怕鬼者與言鬼不必怕非不了了然
已不得不怕矣恥縕袍者與言縕袍本不必恥非
不了了然已不得不恥矣只是卒然之動不能自
主耳學者須於此體認克治如謝上蔡所謂危階
上習乃可
子曰歲寒章
石門呂氏曰此節得激烈意易得純正意難激烈
尚是血氣上事純正則義理上事故有匹夫匹婦
之後獨有離物絕俗之後獨有畸節獨行之後

有貴智忠孝之後獨有神聖之後獨只一箇後獨
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出
若粗鄙人眼中止曉得[illegible]菀枯得喪耳安能言之
與華而正大乎
愚按凋於德者居敬窮理也
子曰知者章
石門呂氏曰說成德有序在內說道理如此工
有學字在內說工夫次第又有渾然體段在內
子曰可與章
石門呂氏曰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

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這上面再無去處自
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
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一間未達幾非
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階地位以待人之自至
故以未可與終焉、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說成
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面有權變權術之說
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
語又太高渾無別恐學者[illegible]去故朱子又詳論
之蓋權實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則有非經之所
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悉合於義是

所謂權也故曰經爲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按
權與經須看得是二又實是一乃得
愚按自權變權術之說聞如與之門程子一語道
破其功不在禹下矣權者權輕重以合於經也
唐棣之華章
石門呂氏曰人心神明不測其用止一思耳思由
境界有人開關不盡卻正是理之境界開關不盡
也言思便是言理欲索照而離乎論者必以理
爲腐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
邪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愚按借詩以明道不違人之意所謂思則得之也
孔子於鄉章
愚按上節是和是敬下節是敬是和
朝與丨人章
石門呂氏曰踧踖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別有與
與之容便是卻和而和矣與與要從踧踖中看出
此仰是聖人從容中道處張子十五年學一恭而
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曰學者要
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爲是耳
君召使擯章

愚按敬字在容上見
入公門鞠躬章
愚按在朝之容是敬
執圭鞠躬章
愚按是敬是和全從禮上見
君子不以章
石門呂氏曰緇衣三句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句
有甚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
者不是聖人制造起卻不是聖人隨俗任還絕無
意於其間由是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飲

微道理充物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爲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經乎
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信心自是千奇百怪何所
不可丿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
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異學必舍
物而求之心卻是自私而用智矣
齊必有明衣章
石門呂氏曰以異學言之必曰齊時但須致敬致
則自能變食遷坐矣再作一轉語必曰齊時果是
能致敬敬則不須變食遷坐矣夫謂齊不必變食

居不必遷坐人或知其非若謂齊則自能變食遷
坐其說似乎甚高而不知其非聖人意也聖人齊
必變食居必遷坐兩必字著力正要借外面之變
遷以收攝此齊敬之心所謂制乎外以養其中也

食不厭精章

石門呂氏曰喫飯著衣聖人亦常人耳一著推求
便爲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
知味自大論究略人偷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
入常人分界處

席不正不章

愚按是敬

鄉人飲酒章

愚按已敬是誠

問人於他章

愚按是誠是敬

廄焚子退章

愚按是仁

君賜食必章

愚按是禮是敬

朋友死無章

石門呂氏曰朋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
若但以饋有車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於拜
有專敬從朋友之親起義則朋友一倫雖在親親
之外而引而近之一本之理則同於此用敬極重
則下而等殺有可出而不宜於此施此等殺起
處所謂本大者也下面饋之厚薄與敬之輕重亦
各有宜然不止車馬　而車馬指其重者言耳

寢不尸居章

愚按是敬

升車必正章

愚按是敬

色斯舉矣章

愚按見幾而作審擇而處時在其中矣○程子曰
鄉黨分明畫出　箇聖人愚謂聖人總是一箇敬
字就中之自然處是　箇和字而四德全備於中
所謂已發之和也未發之中亦在於是李延平靜
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必先能觀得聖人氣
象纔能觀得自己氣象此中道理程子朱子每深
切言之人多會不得鄙說程子喜人靜坐朱子半
日靜坐皆不在廢了時日也

四書釋註

論語下　　桐城王鐵初纂

子曰先進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乞非家言

愚按先進文武周公之遺風郁郁乎文哉之周也

子曰從我章

石門呂氏曰只在從難上發論四科亦偶然所記

愚按程子曰游夏文學固非秉筆學為文章辭[illegible]

者

子曰回也章

愚按註中默識心通是解悅字當與不違如愚章參看

子曰孝哉章

石門呂氏曰所以能得人之不間者只是孝有其實父母兄弟之言朝夕浸潤洋溢以至鄉邦翕然無異詞耳非謂父母兄弟之言不足信而必以他人之評隲為定論也

愚按父母昆弟之言人不間之孝之聲由內而達外也一家骨肉之際感化最難故夫子稱之

南容三復章

愚按謹言則慎行可知此聖賢之學也

季康子問章

顏淵死顏章

愚按椁本于情情中之禮義也

顏淵死子章

愚按天字指氣數言

顏淵死子章

愚按學者當於此觀聖人之情發而中節之和也

顏淵死門章

愚按謝氏曰不與中義也哭之慟情也不得視猶子分也愚謂此情之至義之盡天理之自然也

季路問事章

愚按總一敬字事人如此事鬼神如此生如此死亦如此不事人而事鬼不知生而欲知死皆妄也素其位而行敬而已

閔子侍側章

愚按不得其死然深望其變化氣質

魯人為長章

愚按註中理字人事之宜也

子曰由之章

愚按子路之未入室只是氣不得所養耳

子貢問師章

愚按道以中庸爲至此下右學脉

季氏富於章

愚按師嚴而友親是聖人因物付物之道亦是中節之和

柴也愚參章

愚按程子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者曾子是也易簀之時非幾於聖人者不能也推此志也禹稷之功其所優爲易簀之時心卽理理卽心聲爲律身爲度仲尼沒得其傳之正者曾子而已○四子好處病處都有曾子竟以魯得之可見人不能兼氣質之偏猶其變化之何如耳

子曰回也章

愚按窮理樂天是顔子學問

子張問善章

平湖陸氏曰大全雙峰饒氏曰上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

踐跡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於室以其無學問之功也○語類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與處按神化地位亦是入室以後事但不必至此然後謂之入室蓋入室又自有淺深○子路之未入室是踐跡而未透者也與善人之不踐迹不入室不同

愚按只質美未學四字盡之不踐迹未學也惟其不踐迹故不入於室使其好學則不止於善人而已何以好學格物窮理是矣

子曰論篤章

愚按言貌不可以取人重實學也

子路問聞章

石門呂氏曰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開大都人只要拍不開則頭面齒落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展一步也若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脛續鳧脛將使二子共成一樣不愿東西而後已耶

愚按義理之中中庸之道也有父兄在此家庭日用之常耳

子畏於匡章

愚按聖人遇強暴盜賊未有不避其鋒者子在回
何敢死極平常語註曰不赴鬪而必死也
季子然問章
石門呂氏曰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
正纔說倘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使有則止之義在
矣○止亦愛君行道與大臣心事大臣學問
愚按道者當然之路只有一倘道字不可則止正
在道之中反經合權開奸雄之路矣
子路使子章
愚按修己治人隨處體認不拘仕與未仕子路之

論亦是正理但於子羔則未宜耳夫子不斥其非
而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曾晳章
石門呂氏曰竊疑夫子問何以酬知而點之言乃
如此所對非所問者說似佛氏機鋒掉頭叫去竟
成一重公案恐聖門無此件姿也不知三子當時
皆從政私門而曾點獨隱居不仕故三子之言未
自是仕者之言而點之言志自是不仕者之言但
其氣象雍容詞旨高曠有非不隱一流之所能言
然則夫子之與非與點之切實為己非與其高言

惝怳不著邊際也　曾晳之狂非晉人之狂晉人
之狂從老莊來故以崩魂脫略為事此無忌憚而
反中庸者也曾晳之狂原從聖人源頭直下但見
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晳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恭
存者一段說話已涵咳舌開卻趑趄退讓從容和
婉不敢自是又不為曲隱又不做作三子只看與
乎三子者之撰此一句開許有如許氣象下面三
子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即止夫子取舍之旨都見
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愚按朱子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

欠缺亦只指其動靜之從容耳又曰胸次悠然直
與天地萬物上下同其流只是就伸其所居之位
樂其日用之常耳若說得太玄妙便似佛老○四
子言志各就本色信口說出聖門別無斜點後倆
只曾點氣象在當下日用平常自好然他卻信不
過到後來再一問便從他胸中走作若是顏子曾
子自然直下承當決不再問三子討高下矣夫子
後來只說為國為邦絕不把曾晳再與較量此意
極微曾點念念要與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得
然之意大凡學問要當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

只有勇知方是氏篤[illegible]都是春風沂水光[illegible]
曾不與他若信不過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光景不
是性地風光所以曾點只叫做一箇狂

顔淵問仁章

石門呂氏曰程子之說工夫重克己克得一分己
卽復得一分禮其說本至精第克己外更無復禮
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己又須復
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難克己而禮尚有未復者故
必克己復禮爲仁始圓足無弊要之朱子正補[illegible]
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己爲事未嘗翻案也[illegible]

自大賢以下不能無私欲之累必須從克己下手
到己私克盡天則尚有未復須於復禮著力蓋至
此地位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illegible]
重○仁非知勇不全不大知則非字之精覈不[illegible]
及不大勇則勿字之迅掃不能盡朱子至明至[illegible]
二義正實闕非勿二字不是斡補闕文也
平湖陸氏曰不曰理而曰禮者朱子謂這箇禮[illegible]
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理無形影故曰禮[illegible]
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此禮字與孟子四端之禮[illegible]
在性上說者不同新安陳氏謂此是專言之禮[illegible]

敬辭讓偏言之禮也這已與禮卽處皆之人心[illegible]
心是也○樣註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
其中二句論工夫則內外交相養因應並重在[illegible]
章則重在制外養中遊朱子謂發時因用克未發
時也須致其精明此亦是言外意
愚按仁者心之德見於外爲禮天理之節文也反
此則爲己非禮是也克勝也卽四勿字視聽言動
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須知聖人心法只
在視聽言動之間舍此而求則佛老矣天下歸仁
言其效只是論理之辭朱子曰歸猶與也呂氏謂

然八荒皆在我闥則頓悟之說也

仲弓問仁章

平湖陸氏曰敬恕未卽是仁是所以求仁敬恕到
熟處盡處無私以間之便是仁大全新安陳氏曰
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
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子柔
問仁章勉齋黃氏解心存理得則敬恕二字似各
兼內外彼以心德事理分內外此是以持身接物
分內外○程註敬字以心廣體胖言之又以箇[illegible]
言之見敬不是勉強束縛之敬亦不是外貌裝飾

之敬以程子之言推之恕亦不是外貌徇人從至
誠惻怛中流出所謂無忠做恕不出○晚邨謂顏
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不淨只須決去便無事
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湊痾故必當峻
補出門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愚謂敬恕是峻補
方亦是發散方顏子仲弓分別處只是用急用緩
不同其峻補發散則一也
愚按乾之象曰自強不息顏子之克己復禮自強
處多故曰乾道坤之象曰厚德載物仲弓之主敬
行恕及物處多故曰坤道朱子曰學者誠能從事

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此又
示人以從入之方而乾坤合德矣
司馬牛問章
愚按註中心常存從為之難三字中指出切要工
夫
司馬牛問章
石門呂氏曰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留個不
盡意理使之深思即為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
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朱子於上章為之難詞補出
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

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
愚按范氏曰內省不疚則不愧於天不怍於人由
此而至於樂天知命獨立不懼聖人之事也
司馬牛憂章
愚按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張子
曰敬是持己恭是接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有節
也近世淺薄以相驩洽為相與以無圭角為柔順
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
為主也愚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則生死富

貴不徒委之天命所為知命立命者也
子張問明章
愚按明不求之於遠而求之於己明而且遠也此
是知言工夫
子貢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子貢策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探根本
要在平日故去兵去食而無不可非束手待斃者
也○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而提以分[illegible]
事理之輕重并去兵去食又找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二句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illegible]

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illegible]
於兵食利弊商量則守信亦是利上事於子貢[illegible]
意已不見其妙於聖人答處不但不切正相反矣
平湖陸氏曰這章與孟子桃應問曰章同是直窮
到底

棘子成曰章

愚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文原是天地間自然有的亦天地間不可少
的不然則棄禮廢法成何世界

哀公問於章

石門呂氏曰吾字與下節百姓針鋒相對哀公但
知爲吾計忽卻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
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百姓足百姓不
足二句中須見行徹不行徹之根由孰與不足孰
與足二句中須見君民相關處卽對副用不足意
際
愚按知若民一體之意自節用以厚民也告君之
言自是如此

子張問崇章

愚按主忠信能徙自是修己正論所謂辨惑與[illegible]

樊遲之意有別亦因其人而告之不同耳

齊景公問章

愚按朱子曰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須知下[illegible]
經常正是春秋時對症之藥此孔子刪定六經[illegible]
意也

子曰片言章

愚按子路無宿諾信也而忠在其中忠信則無[illegible]
心無私心則明明則決

子曰聽訟章

愚按侯氏曰使民無訟堯之黎民於變時雍[illegible]

之民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皆其徵也

子張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畧過
○居指其居心處非無間之時也○倦與不忠其
原皆由於不誠然則爲政之道一誠而天下之事
已畢矣不知聖人卻不如此說誠固自然無倦然
未能無倦須是時時提省使之無倦誠固自然忠
忠然未能以忠須是事事勉強使之以忠要其
省勉強處卽誠也
愚按始終表裏只一敬字

子曰君子章
愚按用心不同學術各異也
季康子問章
愚按政者正也千古確論子帥以正爲季氏言
季康子患盗章
愚按彌盗之源是經濟亦是學問聖人亦從心上
做起
季康子問章
石門呂氏曰德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誼耳君
節以善字對殺字不以德字對殺字草上之風

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之季氏以善倘偃季氏以
惡亦偃
愚按感應之理人情之常亦天理之至
子張問士章
石門呂氏曰質直二句對針下節違皆講出爲巳
內心之學一步收斂 尚極其至便是無弊無
退藏於密境界與下節直是雲泥路隔
愚按此名實之分
樊遲從遊章
愚按楊氏曰記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以見遊

息焉無非學也孔子於舞雩之下與點之詠歸風
矣學者宜深味之然後知聖賢之異愚謂然後知
聖賢之學
樊遲問仁章
石門呂氏曰樊遲原有兩疑專爲知者之事是一
疑又下達所以能使之申是一疑集註自明下文
當哉言予答專爲知者一疑也爾有天下答所以
能使一疑也今人只講專爲知者一層至所以能
使一層全然不講誤矣又舉直二句緊接知人之
下原是夫子說知者之事見其能兼仁非並言仁

知而樊遲故諱問仁而言問知也時解亦誤
愚按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欲知
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既問諸師又
旃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愚謂此見古人
之學弗知弗措是格物窮理眞工夫
子貢問友章
愚按朋友之道異於君親各有當然之則
曾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
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

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仰會友內[illegible]
也○講明道學只貼知一邊說取善進德是貼[illegible]
一邊說知行本是一串事砂詁雖平分兩頭未[illegible]
不側注也○人之所取乎朋友者專爲明道易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講學明道朋友之益[illegible]
此爲大若取善輔仁反是借用之矣天下道理精
微詳細非講習不能明非朋友則不能講習若[illegible]
德修業只在我自勉之非他人之所能與縱有賢
師良友不過爲之資益扶助而已能不輕放上[illegible]
方爲特識

愚按文自是書詩六藝之文道之所在仁之所在
也

子路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是先勞久了
纔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愚按曰先曰勞把百姓分內事全副精神獨力承
當更有何事若說請益已有倦矣故下一轉語曰
無倦君子自強不息之學也

仲弓爲季章

石門呂氏曰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師我[illegible]

前耳目所及若知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
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之知故著力在舉字舉[illegible]
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僅一二人便了只是現[illegible]
人辨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弊乃得

愚按聖人之心公而大大則衆人之賢皆其賢[illegible]
仲弓視聖人則小矣要之亦公耳非若後世之樹
私門結朋黨也

子路曰衛章

石門呂氏曰此當與桃應問曰章參看皆是天理
合當如此不必說到事勢上去

愚按聖人以正名救衛亂如孟子以不嗜殺人一
天下都是審其病之所始而藥之藥到病除聖人
初非誰語○名正言順人倫之正即天理之至此
中界限如何容得一苟字

樊遲請學章

愚按聖賢學問原與細民異

子曰誦詩章

石門呂氏曰經以明道聖人之道有觀摩進退以
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以至聲音笑貌之
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若謂性命

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即於
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
之旨以此爲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專
政不能專對矣後世講經學之弊皆出乎此○窮
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無
墻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言耳正要能勤徹[illegible]
底
愚按示人以學詩之法古人之學皆能行之程子
曰窮理將以致用也○註中人情物理四字是讀
詩之法聖人之學全在人情物理上探討溫厚[illegible]

平日須於涵養上得之
子曰其身章
愚按侯氏曰正己而物正者也
子曰魯衛章
愚按尹氏曰言其政之相若也
子謂衛公章
愚按聖人於人一善必稱非稱其人也是聖人[illegible]
物窮理之學○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可以觀[illegible]
○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須無
去驕吝客是絕大學問

子適衛冉有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之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
制猶存鄉學校中尚未有異氏之學也故夫子只
言富之教之而已至孟子時便不得如此直提綱
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熄異端富之
教之必先辨所以富所以教之具此世變不同也
愚按庶而富富而教此治民之序自堯舜以來未
有不由之者
子曰苟有章
愚按期月三年煞有定見

子曰善人章
愚按誠哉是言思善人也爲邦百年善人之久道
也
子曰如有章
石門呂氏曰仁字最難形容如春水方生漲漫盈
溢雖溝洫細處無所不到方爲極盛若驟至之水
雖有排蕩洶湧之勢然只在大江大河流瀉過去
其支流曲港或所不及所謂其涸可待者也霸者
雖廣闊不必言即王者治功若不重熙累洽亦未
易言也

愚按程子淪於肌膚淪於骨髓此八字善狀仁[illegible]

子曰苟正章

愚按與其身章同意

冉子退朝章

愚按政字事字一稱名之間不苟

定公問一章

愚按合重一知字識微之君子能格物窮理者也

葉公問政章

愚按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

海近悅遠來之謂也

子夏為莒章

愚按范氏曰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升之象

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期

亦不可一日而成也如日月東西相望而不已則

無不達矣見小利以為足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如天地之利萬物無有不利大事豈有不成者哉

葉公語孔章

石門呂氏曰葉公此論不是厝昧無知即二氏[illegible]

真無我兒親平等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

倫至理以動之在葉公口中極言其行之高[illegible]

易天下叙來巧妙而獸趣自生在夫子口中領[illegible]

隱之似不直其言冷而嚴婉而正○君與父不[illegible]

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來故[illegible]

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以父子相[illegible]之

道通混哉

愚按天理人情之至天理在人情之中如此則[illegible]

不如此則不安仁即天理也人之情由於性也

樊遲問仁章

愚按恭敬忠總是一箇敬字敬無終始是徹上[illegible]

下語

子貢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行己二句雖分志才使於四方不[illegible]

君命即在行己有恥中出來有恥同不是一朱[illegible]

謂脉介若講到精微處便是動必合禮內省不疚

也只完得一箇有恥以此而使於四方豈有辱命

之羞乎天下固有能有恥而未必不辱命者須知

其於本原之地必有未盡精細融徹故也後世[illegible]

不知此義將體用打作兩橛遂有有體無用有[illegible]

無體之論夫體猶火也用即火之光也天下豈有

有火而無光者火光或有昏暗必其火之本[illegible]

昧故耳○論品地之高下是一節低似一節若篤
行誼之輕重又是一節緊似一節一節低似一節
則當以首節爲宗一節緊似一節須從末節著眼
愚按不特孝弟信果是篤實自得行已有恥亦篤
實自得者恥字是篤實之本不辱止有恥也

子曰不得章

石門呂氏曰此必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斟
酌流俗必不可者在狂狷與中行異而可以爲
中行者惟此不是鼓賞狂狷見聖人望人任道之
切而所以爲道意亦寓其中狂狷固非生質然人

能學爲進取有所不爲亦即聖人之所與也與狂
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四
顧無人歎歎發嬌禪子尚云等取一箇半箇勿令
隔絕人中尚之說亦復如是
愚按註中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激厲裁
抑正聖人教人之法也

子曰南人章

愚按恒常久也無恒則妄人也易備言之玩其辭
玩其占而已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後世朋黨之目固是小人以之害君
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喜人之同而惡人之
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
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兵
連禍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
小人與小人本無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
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古心處打掃箇乾淨
纔有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爲彼用只此
一點相爲我用之意便是戈鋋箭鏃尖鋒相樹豈
復有和字根苗哉後之反復傾軋罔是我立心處

自名之耳○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
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
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居常時和而論辨時不
同　和自是不同不同且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
也然和自有和之意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
辨意也
愚按總是義利之分名亦利也假辭氣以樹私人
爭標榜而無實行皆小人也和同正自有辨

子貢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好惡以善不善爲斷是活法是定法

○古者取士之法自鄉舉里選辨材論定以至
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之蓋人之難
如此子貢正患人之難知而欲以鄉人之好惡
考驗其意未始不善但徒知鄉人之有好惡而不
想鄉人之有善不善是其病耳夫子謂不如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當以善不善定鄉
惡而後以好惡辨賢否參互錯綜以得其真正是
借鄉人為考驗非廢考驗而任獨斷也若謂鄉人
之論總不足憑先要自己胸中識得善不善為主
則更有捷法何不竟向其人辨取善惡而必轉求
之鄉人不多生幾許轉折耶○夫子取人之法正
用鄉人非廢置鄉人
愚按論人之善不善以好惡辨之論好惡之人仍
以善辨之此知人之法亦窮理之事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說之不以道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
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
子之公卻不是因說之名來而打點應付其不說
致知誠意淸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又
字是君子自己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意

作用即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
愚按公而恕純是天理無我之私也私而刻人
也純是有我君子之心有學問在所謂大居敬而
務窮理也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摹而
得名
愚按朱子曰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處驕盈氣
之形
子曰剛毅章
愚按此性相近也
子路問曰章
平湖陸氏曰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詠於詩書
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
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
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告
之○切偲固屬情意然情意亦即在語言上見故
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切偲二項俱有忠告意但
有善道意
愚按內外之際不混於所施非不窮理者之所能

○本原是大涵養人切切偲偲怡怡不過渾成
而朋友兄弟亦是自然流出育物而付耳

子曰善人章

愚按教民非教之戰也須當想其如何作爲三代
與今異矣知三代則知今日善經濟者必窮理也

子曰以不章

愚按三代之時兵民合一後世兵與民二之矣

憲問恥章

愚按君子之仕將以行其所學也恥者恥其無可
行之道非恥穀也

克伐怨欲章

石門呂氏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箇字是仁字
全像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
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
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於四者但
曰不行而已則其根支隱伏於中而天理反遏制
於外伏於中者爲主制於外者爲客以客壓主其
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
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
得謂不行爲爲仁之道盡是哉聖人不許不行爲

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安勉之
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
工夫粗甚矣

愚按顏端文曰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
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卻告之以克己何也己是
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
點方且東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
後根上斬斷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

子曰士而章

愚按張子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

輕遷皆懷居也

子曰邦有章

愚按尹氏曰君子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愚謂尚須有轉禍工夫

子曰有德章

愚按德是躬行故對言字看仁是存於中勇是發
於外此虛實內外之辨也

南宮适問章

石門呂氏曰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
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若此節書看得不好

二病俱有犴狴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貫
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
幾功螺蚌放生也記・善道意思熟落則衆善
便是惡念根總絶也於是有人即從此中翻出
種意思來悉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存
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
修矣若不容運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
差入那裏去也須實發出行法俟命之意正誼
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後至程朱始發明之
人不鬪此等議論久矣安望人心之反經耶○夫

子既不答矣因其出而嘆許之許其人即所以是
其言也然語意含蓄似與上文不相蒙而脗合之
意自在言外方是夫子氣象

子曰君子章

愚按此放寬君子一路正見仁道之難也日月至
焉亦君子也

子曰愛之章

石門呂氏曰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以人
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
忠爲愛也總之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無學術

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喫了多少事夫
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
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
之術總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
誨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子曰爲命章

石門呂氏曰當時如齊之晏子魯之臧孫衛之史
子晉之士匄呂相以辭令聞然皆一時一事之得
失鄭則唯賴此以立國存亡係之與他國之命異
故夫子特表之

或問子産章

石門呂氏曰陳臥子云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
奉養終其身無患者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
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騈邑
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而
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
夫內實貪汚外矯廉潔而無纖芒之力有丘山之
惡猥云不怨吾不知其所終也已按飭身清潔自
是人臣分誼當然敬仲三歸樹塞反坫夫子固斥
之矣豈英雄常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武

臣其奢侈畢竟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
用清素則似奢侈其本然而清素乃世法不得已
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當時執政有
小廉邀主眷以排擊清流而羣氣中又多豪奢不
節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言亦有爲言之耳
愚按各就其人而論之無溢辭也

子曰貧而章

石門呂氏曰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
無怨有氣血激烈之無怨有學問刻厲之無怨有
聖賢樂天知命之無怨只無怨之境界說得深微

則難字不滿而曲透矣此節是泛論常人之情不
是說無怨學問品詣○貧而無怨未是向上至處
聖人就人情順逆間放下一步立論耳○此世情
語也何爲出之於聖人之口不知人非大賢以上
由他聰明由他崛強由他高簡瀟洒畢竟擺脫此
世情兩字不得大凡怨驕總是一箇病根貧富雖
是一場境遇易則俱易難則俱難豈不是絕頂義
理然而不然也富則雖中材可以無驕貧則畢竟
者不免有怨世情如此直是無可如何
愚按聖人之道全在世情上學者當於此中認天

理

子曰孟公章

石門呂氏曰註云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
是因聖論而知公綽之爲人一也因知國家之任
異官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違其
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內之義○爲趙魏老
則優官愈大愈見優也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固難
小尚不可爲也兩何部勢自有暢據
愚按人才各有所宜須知知人亦窮理之事

子路問成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占有四子之長而文之以禮樂
是質與學兼優者也後言見義授命久要不忘是
學雖未至而忠信之質有過人者
乎測陸氏曰文以禮樂卽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
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中和之質外極其度數
聲容之美氣稟學問中有疵累處則以此消融之
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
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收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
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
勇藝至此方成其爲知廉勇藝○註材全德備指

兼四子之長言中正和樂指文之以禮樂言
愚後知廉勇藝恰好處便是天性便是文之以禮
樂如衆花釀蜜則無花衆味調羹則無味張子曰
曰私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中造化名
子問公叔章
石門呂氏曰試問不言不笑不取與時然後言
然後笑義然後取二者孰難今人必曰後說尤
夫不言不笑不取天下必無之人也時然後言
然後笑義然後取天下容或有是人使於此中不
着實下手做工夫即做工夫而於至善精微之

不實見其聽前忽後卓爾末由則讀是章者雖
時言樂笑義取尤難於不言不笑不取而意中恐
不能無疑也
子曰臧武章
愚按此春秋誅意之法
子曰管文章
愚按總論二君不專指一事正者正行其事也
子路曰桓章
石門呂氏曰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節而
夫子兩答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

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舉之
人總不懂夫子之旨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
節之罪故曲爲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
之功所能比也
愚按春秋時天下無王久矣管仲一旦尊周室使
天下皆知有王君臣之大義復明故曰如其仁○
按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夫子則曰如其仁如其仁
學者正當於此思聖賢之論認得仁字假字
子貢曰管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此章義指甚夫君臣之義域中

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爲無
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
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
法門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
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春秋
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
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
小不是重功名也○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
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按程子曰管仲不死
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者無此則食

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illegible]
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
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illegible]
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稱耳固非[illegible]
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皆朱之論也所謂匹夫
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
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
時原不可死死卽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illegible]
未徹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卽程子兄弟之說遂尤
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人每云爲傳[illegible]
以與委贄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公家之臣非公
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害理

愚按夫子不責管仲之死而許其功可以不死也
其功之大在一匡天下匡正也正君臣之大義也
春秋之時不知有君臣又安知有父子兄弟夫婦
乎仲知之仲之仁也有君臣則有父子有兄弟有
夫婦矣夫子之仁管仲爲萬世之倫說法也

公叔文子章

愚按爲賢爲國是美事況以家臣而引之同仕公
室非其大公無我者能之乎因公叔文子有此[illegible]

故贄之曰可以爲文矣其實不在文字上作[illegible]

子言衛靈章

愚按用人各當其才靈公之一長

子曰其言章

石門呂氏曰爲之也難只由言之太易後不[illegible]
耳但謂不能踐言是尚有欲爲之心特因言[illegible]
爲苟難後來不克相副猶未是大言不慚一種[illegible]
也所謂言之不作者專是欺世爲人方其闢口
本無必爲之志只揀好聽說話儘著說去其不[illegible]
量能否難易亦由無必爲之意所成所以徒罔[illegible]
大言而謂之不作言其本無此意而慢以欺人其
恥之心已亾也

陳成子弑章

愚按總是明君臣之大義不特請討是君臣之大
義沐浴而朝敬謹之至亦君臣之大義兩曰以吾
從大夫後不敢不告皆以明君臣之大義也

子路問事章

石門呂氏曰勿欺也六字說做一片總於犯字中
撤出勿欺作主不說做兩節故犯字倘狀事衛自
不同若勿欺外另有箇犯法則犯爲作用作用[illegible]

歎矣講犯字要是勿欺之犯方佳○事君有犯
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
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
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人於欺也
愚按惟勿欺則能犯犯之中有一毫爲名爲利[之]
心皆欺也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都在此人[人]
日用事物之內髒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
下者在此下上者忽欲下下者忽欲上亦即在[此]

路上變遷不定更不能跳出別路去然行此路者
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上者步步高去發心下者
步步跌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
嶺必竟上者喫力而下者順勢故下多而上少其
有中立住腳者乃掙挫不上之人乃爲變下之計
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山[腳]
中無棲泊處也
愚按日用平常處處天理坦蕩蕩即上達也計功
謀利事事掛懷長戚戚即下達也

子曰古之章

石門呂氏曰爲己爲人只在用心處有不在事爲
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
向外直追到發端幾微處辨論耳
愚按爲己是自己身中事經世利物之作用都在
其中爲人只從求人知耳所謂務廣外者也

蘧伯玉使章

石門呂氏曰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
要從缺陷中見功力耳

曾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

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即
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橛即爲出位其語似好聽
而不知其入於即心即覺從心生感之說也又有
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
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是動物易越其所故
必止其位不出二字欲洗發盡致須以位字爲主
方能如意○不出位正是思之極處○位無思則
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
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此是
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

頭白磬欬耳須句句從曾子分上體認親切若[illegible]
講易義與虛論善思之道都不着痛痒○位字有
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都於
理不背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家聖賢之言不離事
理萬事皆有其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illegible]
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燦然又何內外之分乎[illegible]
理與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不出位
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者
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知位中至
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以多思少思解出位非也
○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艮象所謂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
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
平湖陸氏曰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
讀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原非位之可限[illegible]
庸言愼思子夏言近思皆不是以位限定惟是事
到面前須要審我之位有事當如此而我之位不
當如此者便亂做不得此比思無邪更細一層蓋
者違理之謂也出位者未嘗違理而不合乎時宜
之謂也這位字要看得好上章位字說得粗[illegible]

政言不過是公卿大夫之位此位字說得細蓋[illegible]
皆有位富貴貧賤患難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illegible]
朋友位也同一君臣而親疎之不同同一父子[illegible]
嫡庶之不同以至處治處亂處盛處衰又須隨[illegible]
同莫非位也又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一件[illegible]
有一位當哲時則有哲的位當讓時則有讓的位
位變則理從而變昨日之位應如此今日之位又
不應如此彼處之位如此此處之位又不如此內
而喜怒哀樂外而視聽言動須要恰合乎位之當
然稍有過焉是出位也稍不及焉亦出位也此[illegible]
素其位而行亦較細素其位而行只是富貴貧賤
患難之位這出位病痛大抵皆由於思思得一毫
不差發由來方能不差然思最難得不出位有因
適莫而出位者有因意必固我而出位者有溺於
聲色貨利而出位者有向於氣稟習俗而出位者
有惑於異端曲學而出位者有志動氣而出位者
有氣動志而出位者內而徇己則見有身不見有
位外而徇人則見有人不見有位見之不明則不
能不出守之不固則不能不出是必有居敬之功
然後心專一而不出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

不出是非君子不能君子只是運用天理到[illegible]
的人此心如權度一般隨物之輕重長短各還其
本分無一絲過不及位應如是思即如是無一物
可以搖惑得他無一物可以牽制得他千變萬化
都只在一定不易的道理上所以在易爲艮止之
象易所謂不獲其身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
不見有身也見有身則不免徇己而出乎位矣易
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
而不見其人也見有人則不免徇人而出位矣孔
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不出位也顏子之如有所

立卓爾不出位也孟子之不動心不出位也大學
之止至善中庸之發而皆中節不出位也大全南
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
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
也學者最要體認明白
愚按范氏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之論甚好原
是就日用見在上論位
子曰君子章
愚按過字從恥字來
子曰君子章

愚按不憂不惑不懼原是夫子自爲心得之言夫
子自道也猶言夫子自說是如此學道未見之[illegible]
也
子貢方人章
愚按方人雖亦窮理之事必以居敬爲先朱子曰
學者須思量不暇偷甚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illegible]
子曰不患章
愚按此丁寧告戒予求人知者
子曰不逆章
石門呂氏曰以詐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抑又先

覺也以道理言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能
將逆億之心對出先覺之理便精確○三句都是
誠亦都是明分貼不得然學者做工夫於誠明二
字宜如何曰誠明只是一件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若論學者所以實用逆億與不能先覺之故只坐
見理不明其欠工夫在窮理格物有所未至則明
之一邊直爲學者喫緊用力處每見爲誠之人其
處事接物過同忠厚意亦欲以至誠感物然往往
被欺見紿而自取困辱者其生平全靠一誠字面
不於窮理格物着力故也然則信及豚魚豈無其

理乎究之其所爲誠者亦非誠也
愚按魚鳥本無機因個漁者之機而教之機人心
本無詐因逆億者之詐而生其詐故逆億忿爾先
覺矣非先覺其詐與不信也覺之先而自無詐不
信也

微生畝謂章
愚按以固字破其佞字中有道爲非衆人之所知
也

子曰驥不章
愚按驥有力而稱則以德非不貴其力也

或曰以德章
石門呂氏曰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
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爲進道逆齊物也是
此意至於釋氏則竟有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
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
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總裝束得極好被天
理一驗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
之寸一毫那移不得縱得箇四平八穩耳○釋氏
作平等觀冤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
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林殺等殺不知等殺之[illegible]

天也
愚按德怨報復各有天理平之謂也以德報怨流
爲釋氏之解冤釋讎若父之讎而不報爲乎[illegible]
此窮理之事也

子曰莫我知章
石門呂氏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
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識
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
離下學尋上達便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
中豈是聖人之學

平湖陸氏曰註以循序漸進解下學上達蒙引主
積久說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
極處是爲上達存疑主達節說則學一件事便知
一件理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存疑
是泥於程註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之言蒙引
云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
故云爾按蒙引故是其實程子亦是主積久說所
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者言初間只管下學
到後來便上達並無別樣工夫不是謂一下學便
上達也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者初間非離天[illegible]

也但只見人事到後來神明黙成時非離人事[illegible]
但只見天理至若大全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者
說卻似淺蒙引存疑所說朱子已辨之矣〇講者
有以塹除聞見獨持心體爲下學者謂如此方是
子貢對病之藥不知子貢病痛不但是專事聞見
不求心體其聞見處亦不若質夫子此處指示正
欲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豈欲其嘿黙聞見乎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正下學之事
愚按自灑掃應對以至窮理盡性無二致也下學
而已天人一理也故知我其天不怨不尤總是下學

學事程子曰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上達須知聖人
格物窮理是徹上徹下工夫

公伯寮愬章
愚按命指氣數言氣之運轉有興廢厚薄之變

子曰賢者章
愚按所遇之窮以觀聖人之變

子曰作者章
愚按作者隱而去也

子路宿於章
愚按不知不可爲而爲之愚人也知其不可爲而[illegible]

不爲賢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聖人也諸葛[illegible]
侯曰卽不伐賊漢亦必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
之此處眞有挽回造化手段晨門一語亦是聖人
知己

子擊磬於章
愚按果哉末之難矣無限深情

子張曰書章
愚按人君居喪之禮是天理人情之至

子曰上好章
沈石門呂氏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只是尊卑各

威事事分明民便知尊君親上之誼故易使耳蔡氏
以禮使民者固非謂上自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
亦非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名一物一動一
靜莫非禮也惟上能好之則事事辨其數制物物
辨其等分秩然當心樂此不疲而禮制大明達於
上下民之易使固其宜也

子路問君章
石門呂氏曰近人講下二段只曉得人與百姓分
別似只一修己便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與
修己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境界[illegible]

一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塗○安人安
百姓在修己外推擴向不是謝一敬便了更無
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
下上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
姓敬之理纔盡故曰堯舜猶病〻安百姓不是
張開去語乃倒縮語也百姓者安之盡必修己
一盡處安亦到盡處則此修己與上修己分量已不
同矣
愚按修己以敬安人安百姓步步有工夫非一下
百當也敬字是致知格物是誠意是正心修身亦

是齊家是治國是平天下飾飾推飾飾有敬此堯
舜之心法也程朱之心法亦從此來不可不知
原壤夷俟章
愚按此聖人教人之一端
闕黨童子章
愚按此教童子之道
衛靈公問章
愚按聖人之行止聖人之困阨皆聖人之學之所
在
子曰賜也章

石門呂氏曰一以貫之正在學識中指示箇
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曾學識來一
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務外者
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
也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爲前次第知
識[illegible]下手時多學而識且借做工夫也到此得知
一貫便從前學識方有箇　本會通處正約禮上
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真積力久皆
聖人鐵椿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字識非而一貫是
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非也○謝顯道博學強

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竦然及看明道讀史
卻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卻
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後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
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
貫爲密室之帕皆狐禪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
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一貫多識不是兩件
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
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卻不是
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
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

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辦事亦非靜坐得來
平湖陸氏曰這一章當與曾子一貫章同看但
以行言此以知言耳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今[illegible]
先將一字認明白了則兩章之旨如破竹矣合
皆指此一為一心未嘗不是然須知這心是如
樣的心又或指此一為一理謂是此心之理亦
嘗不是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理釋氏亦言心
但彼所謂心只是指得昭昭靈靈的一段精魂
箇如何貫得萬事萬物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從
萬殊處精煉來是極實的不是空虛的所以便

論語下

貫盡萬事萬物這箇一在聖人身上難以形容先
賢都借學者之心推之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
是生熟不同熟了便是一樣故曾子以忠恕當這
一字程子則謂言仁義亦得仁是統體義是分別
朱子則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統異以此推之
謂之敬亦可敬者萬事之主宰謂之誠亦可誠者
萬理之樞紐忠也仁也樂也敬也誠也總是一心
總是一理但工夫未熟則不能貫這是學者之
不是聖人之一工夫熟後則無所不貫這就是
人之一故聖門以此作上達境界必待學者工

積累將有所得然後告之若工夫未到則直教
存養致知力行存養是內一截工夫致知力行
外一截工夫故中庸致中致和尊德性道問學
分作兩截惟曾子精察力行子貢多學而識
有得故呼而示之但子貢力行處尚未及曾子
知處能貫行處未必能貫夫子亦只是從知處
之子貢知處亦未能如曾子之把握得定故必
而始信此則兩章之分別也所謂未一貫前存養
一截工夫亦要有得好不是精察力行多學而
之外另有一段存養工夫只是精察力行多學

論語下

識時一段誠敬的心耳故朱子註曾子一貫章只
說得精察力行註子貢一貫章只說得多學兩
識存養即在其中矣蓋存養致知力行雖是兩
工夫卻不是截然有兩箇時候總在一時但覺得
內自內外自外內一截工夫貫不到外面耳到一
貫時則權度在我天下萬事皆跳不出外即是內
內即是外無兩截之可分矣夫子呼二子而問
者不是要於平日工夫外另有求一工夫另有
簡法門只是要其平日工夫曾到不曾到及其
聞一貫之後曾子依舊仍去精察力行子貢依

仍去多學而識只是生熟不同始終並無兩樣
夫○當日夫子告曾子子貢決不是含糊說箇
自然是有着落的故曾子即應之速而子貢亦不
再問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不是疑一之何
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體用俱分作兩截
此則偏重在體上似另有箇直截工夫曾子借
恕以明之謂聖人之心一如學者之心未熟則
自忠而恕自恕熟了則忠即恕而恕即忠雖追
一箇忠可也並非另有箇直截法門曾子此二
塞了許多弊竇不然門人遂一疑便要走到

寂滅去了子貢後來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性與天道雖另有一番指點亦不是另
有一番工夫只是文章熟後自能見得○一貫忠
恕有生熟之分一貫中又自有生熟之分夫子知
天命時已是一貫了到從心所欲則又加熟若類
子之卓曾子之唯子貢之非只是知天命地位
愚按一貫不是學識外另有箇把握亦不是將一
貫去學識若離卻學識將貫甚麽未見得時只有
多識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曾子之忠恕亦
不得居敬窮理四字不然索中捉摸便是佛老

對曾子言是平提宗旨對子貢言是迴流窮源
知然與非也亦是子貢恍然處故夫子一語遽
子曰由知章
愚按德貴於知何謂知窮理是也
子曰無爲章
石門呂氏曰人都不拈時過說將舜看做安享
命逍遙天子了不得此最是學究粗論頭絡堯得人
並逍遙天子所能時文有云聖人之德類能之
人之過不盡能之二語徹上徹下又云舜非無
之世舜非無爲之主尤見論世之識蓋舜前

所爲皆是放勳在內事受終以後得人而已此其
所以無爲也
愚按恭已是無爲之本一恭字內有許多兢業故
曰敬德之容〉舜道無爲無爲者自然也曾子曰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
君子之實爲非者君子之罰因其所以來而予之
則不勞矣此舜無爲之義也
子張問行章
石門呂氏曰參前倚衡只是工夫純熟無時無處
非誠耳○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

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參前倚指所以
豫立此本純熟工夫若離忠信只說倚心字行字
蓋落靡窮矣
愚按言行從忠信篤敬流出忠信篤敬不依言行
而有故參前倚衡刻刻皆然處處皆見此是自然
禮上大必如此纔於天下可不言而喻故曰夫
然後行○註云與天地同體天地之體何體也與
與之同自強不息而已
子曰直哉章
愚按論二子俱以其時論之

子曰可與章
愚按知者能格物窮理者也
子曰志士章
愚按程子註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須知實
見得方是心之德實見得最難格物窮理之至也
子貢問爲章
石門呂氏曰上器字對下士大夫上利字對下
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
仁耳故夫子進之○有嚴憚切磋之意便是心
心存便是爲仁○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

才倩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槩則自尊貴而使不
已最是爲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
之字極著力其字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一
顏淵問爲章
石門呂氏曰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
正謂仰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
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此與克復
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
與之言王道則告之以此都是說到盡頭處不
說主要入手處要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

暇說至此
愚按程子曰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
道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
也
子曰人無章
愚按程子曰思慮常在事外
子曰已矣章
愚按已矣乎絕望之辭實深望之也
子曰臧文章
愚按聖人但就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生平

就事論事之法窮理之事也
子曰躬自章
愚按玩註身益修人易從則游責於人正有許多
化導在不然如秦越人之視其用心之游更甚[illegible]
厚責者只要知此是自治待人之正道不是躬[illegible]
世故之虛套
子曰不曰章
愚按熟思而審處之敬事之法窮理之至也
子曰羣居章
愚按放僻邪侈行險僥倖總自不敬來

子曰君子章
右門呂氏曰義字朱子謂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
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慮其徑直無從容貞固亦
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若將義字說得經權變通
無不咸宜則下三句贅矣○此義字在制事上見
若君子心學有仁在存心之學有主敬在正不
得單主義字也○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都指[illegible]
以為質又逐件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恐直撞去[illegible]
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不迫然無[illegible]
則義與禮遜皆僞故信以成之總只在精義中[illegible]

○朱子謂信以成之是始終誠實以成此一事
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信以成之句
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都須
成終乃見○存註云以為質幹行之必有節文[illegible]
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為曰必有曰[illegible]
以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非頌美君子也
下湖陸氏曰他處禮字該得遜字所謂禮以恭[illegible]
辭讓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illegible]
主節文度數說○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解遜以出
之只是舉辭氣以為例耳其實遜兼言動說[illegible]

處未有不以信為體義為用者此章都是以義為
體信為用益仁義禮智信如十二律旋相為宮
子曰君子章
愚按學求在己而已
子曰君子章
右門呂氏曰從沒世二字推想使天下[illegible]勿榮[illegible]
人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關之鼓勵不倦耳若
曰人生行樂耳矣焉且由他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愚按有名有實名者實之賓也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
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
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但說簡求已便有如
求之工夫說箇求人便有如何求之情狀不是
體會人不能實講便講也不親切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
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
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
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

何始得○不爭不黨正完得矜羣二字○矜自不
爭羣自不黨議論豈不甚高然果如此只消說君
子矜羣而已又何必言不爭不黨乎只緣天下自
以爲矜羣而非矜羣故必以不爭不黨嚴爲之
猶之識銀者必須先辨錯求也蓋爭黨中必無矜
羣矜羣中庸有爭黨兩而字須重頓斷不得一
直下也

愚按矜之中有道羣之中有理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人自人言自言本自不相干涉

往以此相綴合假借者只是成見私意爲之
其病全在一以字上君子之心如太虛物來順
其可否予奪適如其分量而止何以之有○言
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的不是不舉只不
言舉耳人不好的斷然要廢然不並廢其言也
愚按君子之心大公無我取其言用其人各當
可而已○是能知人是能知言是集義後工夫

子貢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爲
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爲人情世故多

人求圓通法也○時文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
心字如何貼切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
此說正暗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
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
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
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即禪宗也○人止說得
一恕便了須說得是終身可行蓋恕字中實事
絡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正是恕字極
愚按謝氏曰言恕則忠在其中推其道可及於
我愚謂恕字中有忠字渾全之便是仁字

子曰吾之章

石門呂氏曰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於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蓋善善惡惡人興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止因民吾政耳若一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首節夫子自言其無毁譽下節是推原所以無毁譽之故

平湖陸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真此毀譽也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疾惡大嚴而流爲矯激者便是毁有崇奬情殷而謬爲許可者便是譽毁譽一行不但與直道相返失其是非

之本心而天下種種病痛皆從此生長浮薄起矣競觸有不可勝言者○直道而行指三代之君言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在夫子只是法三代在三代則是因民心

子曰吾猶章

愚按傷時變也

子曰巧言章

愚按華言無實見小失大不居敬不窮理之故

子曰衆惡章

石門呂氏曰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個人如何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兄所可好之惡之者特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只是究其所以致好致惡之由正是聖人從人物爭中勘驗學問處不是綱處懷疑自用講機權術苛緝察之說也

愚按察之中有窮理工夫非務爲刻核也

子曰人能章

石門呂氏曰人氣也道理也氣能衞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衞理則氣自氣理自理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爲人所弘

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載此道而天下之衆百年之遠無一聞道之人者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岡井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爲者即在有覺之中但無爲斷有覺爲存[illegible]盛衰耳○弘字有逐漸之義○弘字說得的確[illegible]充展拓方是弘道他人說來只是載道修道行道也○此道字只就人身上說如性命事功人倫之理之類是也若說作天地陰陽自然之道則已在待於人之弘而亦非人之所能弘也

愚按窮理盡性至命人能弘道也理性命在天

之盡之至之在人者也

子曰過而章

石門呂氏曰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而不改是爲顧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爲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爲要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原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子曰吾嘗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之思思事理也但思事理不知學問便不下手去做故謂之無益今人看夫子之

思乃與異學參悟一般如此則荒唐幻妄之爲非且有害豈但無益又將與學皆馳豈可祇云不如而已哉況如此說則彷彿夫子起初走錯路頭後來歸正乃作此一番懺悔語耳吾願天下莫誘先師也

蓋後學有程模徒思無益也所以致知必須格物

子曰君子章

下湖陸氏曰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爲而惟恐其擇之不精執焉而惟恐其執之不固所以憂之也這一謀字有學問思辨行

在有格致誠正修在這一憂字中有戒慎恐懼之意在有常目在之之意在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爲急蔡虛齋有言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天下之生紛紛華華之人都不甚照管號照管者亦未盡其道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刑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也由他無盡錐之地也由他則夫今之士士既未有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不爲一家數口計耶

愚按道者日用常行之道則治生之道亦在其中

只爲今人把道字看得玄遠似二氏之參禪打坐便說得道與食相去遠了大全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腳說則耕與學俱在謀道不謀食中學也固是道日用之事最多而食亦在其內非專謀食也而得祿在其中耕也亦道也耕今是治生之道而餒卻在其中可見食之得不得不專在謀不謀故末又言君子憂道不憂貧朱子曰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子曰知及章

石門呂氏曰泛論學者做工夫自當以知及仁守爲重至於此章論聖學王道到盡善盡美處正在細節小疵上較量分毫如造九層之臺到頂尖處更不可不完美其實要以仁守爲重便失此章之旨凡聖人言語各有所當一槩將儱侗道理武斷不得且此章正論輕重不論重正爲莊涖動禮一節輕似一節所以更不可忽也○須知不莊不以禮皆是仁守中有出來病痛所以必先從仁守說起仁守者誠意正心工夫又必本於致知格物天

下未有行而不本於知者且仁守是以仁守其所知之理其說仁守而不先從知及說起便謂之無頭學問然則仰欲界其所重亦當兼知及仁守而言耳

平湖陸氏曰大全朱子有 條云此章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此朱子偶就仁上說耳若欲以知爲主亦無不可蓋小疵未去便仁不成仁知不成知然此皆正意夫子只是論學之全功耳未嘗欲將某字爲主也蓋仁知等字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叫不知不莊涖不以禮也叫不得仁若淺言之則知自知仁自仁莊禮自莊禮不必以一字貫通章、蓋氣禀學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甚不以禮存疑總說爲是○不莊涖註謂是厚於內而不嚴於外新安陳氏則以此心少忽安念便生解不莊涖蓋內外一體不嚴於外到底是內面工夫有缺註是淺一層說陳氏是深一層說○禮字存疑在動民者身上言大全在民身上言淺說兼言如條教號令張弛寬猛緩急輕重得宜便是禮此是在動民者身上言○刁蒙吉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

之儀則此則去下句而以義字易天字蓋理自是天理義者事之宜言義則人事之儀則亦在其中認註最細

愚按變化氣質是學問之成功工夫只在格物窮理敬以涵養之○大全朱子曰知及之如大學之知至仁守之如誠意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放僻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大受如或委以重權或付以道統或

託以大事皆是不必單泥用人言也仰委權如或
居台輔或總元戎或司鎖鑰或銜君命皆是亦不
必單指相臣言也小人只是偏才不必說向邪惡
周官虎賁綴衣皆小知小人也多材多藝君子者
皆不能小委吏乘田君子亦有小知時但不可耳
可不可只是概論其理不宜拘定實事作巳如已
受看小人不可大受在小才僨事者易見在奇才
濟事者難窺君子大受乃由格致誠正修之功以
至齊治平之事非但以有才為大受也如以才而
已則一匡九合豈非大受夫子又何以議其器小

至於曹馬桓王蓋世雄才秪為亂賊此則奸惡小
人又不可之尤者也此三種人不可不辨
愚按德大才亦大才從德出常人止論其才飾取
之耳

子曰民之章
愚按以最平常事論仁切近言之也

子曰當仁章
愚按仁其在我而已何讓焉○我之當仁師讓老
也不讓於師則眞不讓矣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與別章句倒不同蓋諒尚近君子意
事不諒只在貞字中轉進一步不作反對看○貞
是理正而固有精確實體致守意合看乃得貞字
之義
愚按貞正而固也信在其中諒必於信未必有理

子曰事君章
石門呂氏曰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書
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
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即有一二勤愼乃職亦止是
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不

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
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君食君臣之大義
有何誤人處有原思辭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
合義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中溫飽起見
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
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字也只成一種固寵患
失見識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要
人說個後字不是不要可知
愚按敬其事而已後其食止完得一箇敬字

子曰有教章

愚按修道之謂教教覺知亦教愚不肖禮樂刑政
皆教也

子曰道不章

愚按張子曰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
雖黨類難相爲謀

子曰辭達章

石門呂氏曰要知達是達甚麽如何便能達學者
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聖人非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真法
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

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作
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圓熟活套其言不文先
不可謂之辭即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
之達即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
辭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達不在辭
亦不在意只在明理理明則自能以辭達意里耿
巷語未嘗修辭而反能達意只是此事之理通明
耳

愚按聖賢之言皆達意也六經之文燦若日星恰
當之辭不求富麗而自富麗也

師冕見及章

石門呂氏曰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
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
無心出之而自然中道者聖人也以處物之義自
在吾心也有心爲之而庶幾其合道者學者也
在物之理仍求之是物也此章是言聖人分上事
故說來如化工之肖物妙合自然凡看鄉黨及曲
禮少儀等篇皆當作如是觀方見得聖人動容周
旋中禮處而學者之事亦在其中矣

愚按張敬夫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辭部語默

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
則告之以階及席則告之以席既坐則歷告之以
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問而夫子以
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義亦無虛矣事事物物
莫不有其道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
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
人則有見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不
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廢是道矣君子戰兢自
持顛沛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聖人一以貫之
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樂

人之學如是而已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是
參贊功業性命功夫原只是最平常事
季氏將伐章
石門呂氏曰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
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
據招下判與情畢露欲之而半冉求方見其言譎
反覆掩辭之罪合曰爲辭四字是定冉求勸語與
季氏又分一案矣○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丘
也節提出當患不當患之義以破之末節直言憂
之所在作結要之只四患字三無字着眼○上二

句只說得當患不當患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
季孫憂在蕭牆不在顓臾正爲其所憂乃所以取
句耳宜側重無傾句方得蓋字申明之意○冉有
只見有家大了提出一國字翻駁其利都與家字
並說正見安上所以全下之意○蓋均無貧節大
意只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之非自
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纔
住邦分崩離析正不均和之患也上文四患字乃
憂字針線須知上二句不過引來起此三句以見
國與家之分須守而顓臾之不必憂不重以此三

句釋上兩句也
愚按朱子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民也
一民不均甚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爲憂矣
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
和則臣益自疑而皆欲於衆少矣憂寡而求衆愈
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
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
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
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
寡矣子孫常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

在當時蓋有難以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譎
雖略而意則詳也
孔子曰天章
石門呂氏曰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所謂天下
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
氣象世教大段如此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
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
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
固自不同亦隨道爲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
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氣

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
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
有道無道止指天理之治亂
愚按計么道論天下之勢只天下有道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一句是矣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直至陪臣執國命而後已又言天下有道則政
不在大夫陪臣不足言矣庶人不議不得已而議
之也○勢之中有理不言理而言勢者全在要[illegible]
處說則理即禮也禮樂征伐無非禮也庶人之議
議其非禮而禮存於天下後世矣○春秋之作[illegible]

之也
孔子曰祿章
愚按朱子曰此專論魯
孔子曰益章
愚按古友之不可不愼
孔子曰益章
愚按樂情也節性防淫以敬而已
孔子曰侍章
愚按三愆察理不精之故
孔子曰君章

愚按血陰而氣陽形之所待以生者聖人養之之
法以理勝之而已朱子曰君子養其志氣是以年
彌高而德彌劭也○自少至老都要變化氣質
孔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提理字作貫綫甚精方與知字有會
知人知天知其理也、通章而知天命何知字是
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愚按畏字是戒愼恐懼工夫工夫只在一知字知
明善也
孔子曰生章

愚按人之氣質有此四等及其知之一也學也學
是窮理窮理便變化氣質
孔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此思誠之學也工夫在下截幾先不
是臨崖勒繼○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截幾一
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將臆直到臨時
方件件思量也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
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也○持
中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須詳玩
愚按隨事致思所謂居敬窮理便是思誠

孔子曰見章

石門呂氏曰志道二字甚大不沽沽爲功名也看
孟子廣土衆民章其蘊自見伊尹處畎畝樂堯舜
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其志豈有歉哉聖
賢附其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居兼無
加損此章下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
句意便將必須用世意牽入夫子胸懷并通章正
意○兩見字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
之妙仰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都略過
平湖陸氏曰顏子所造不讓伊呂註中云顏子亦

庶乎此勿泥看又云隱而未見不幸早死則是以
此章在顏子既沒之後愚意以此章在顏子造詣
未到之前先後本不可考註中原用疑詞似不妨
以此備一說也況天下之大有一二人焉亦可謂
未見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皆然不必因
未見一語盡抑聖門高弟
愚按志字道字與善之分量不同求字達字與見
字分量亦異未見其人思之也慕之也蓋有深情
焉

齊景公有章

愚按以齊景公對伯夷叔齊以有馬千駟對無[illegible]
首陽人品懸絕如此

陳亢問於章

愚按謝氏曰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illegible]
性成而分守定愚謂今人當知學詩學禮之法[illegible]
後敢言以言以立之效

邦君之妻章

愚按此正名也夫婦人倫之始夫婦正則君臣父
子各得其正矣故關雎王化之始也

陽貨欲見章

愚按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此
孔子待陽貨法時其亡是適當其亡之時耳聖人
曷容心焉若孟子說亦瞰其亡便涉作用不如聖
人之渾融

子曰性相近章

石門呂氏曰習非教之謂也天有氣運地有方隅
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
復還於相近也○變化氣質習亦可以補性之[illegible]
勝

愚按易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成形賦理者
開人物各得太極無妄之理是所謂性也一有形
氣則有偏正純駁厚薄昏明矣有此則陷於物欲
而爲不善是所謂習也張子謂是氣質之性此性
字是兼氣質言指氣之最初者與孟子性善之性
不同

子曰唯上章

愚按有氣質之性自有氣質之才程子之所謂才
與孟子非其才之罪也之才不同

子之武城章

石門呂氏曰君子小人指受敎人說不是主敎者
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故
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爲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
宰亦不必坐定見在有位〇子游疑夫子笑其迂
闊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敎
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也君子小人猶大
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
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然武城之有君子小人
也

愚按古人禮樂不可斯須去諸身禮以恭敬辭遜
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又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樂則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古人一舉事無
學則禮樂即道也

公山弗擾章

石門呂氏曰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要
武之業必不是半間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乎日
氣是決辭不是疑詞

愚按學者當於此處細觀聖人之行

子張問仁章

石門呂氏曰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

存爲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
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
或以能行屬心存於天下屬理得盡是醉夢中唵
囈須先識取仁字識取五者之於仁如何其能
行五者於天下工夫如何方纔渾切〇仁理也行
心也〇不免云行五者而云能行五者方見刻刻
勘驗乃是心存〇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
字也只爲心存兩字極難說 有一事一處之不
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
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非即指五者爲仁也然

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只徧及天下爲仁也且不曰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勘驗事事用意也

平湖陸氏曰註中心存理得四字是仁字正解勉齋黃氏謂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理得是事之理當得分體用看仰所謂當理而無私心也仁非有他只是心無私事當理而已○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蒙引非也雖中庸尊德

性朱子以存心貼之則心與理亦可不分析此處卻不如此○大全輔氏謂恭則仁之者蒙引謂其非本旨輔氏蓋只認五者爲心與理不知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直謂之理○從勉齋蒙引說則仁從五者而出自用功時言從輔氏說則五者從仁而出自成功時言雖似皆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蒙引之說長○有謂於天下三字惟恐其寂守一心要無處不與天下相感通不知曰行五者便不是寂守一心了於天下三字只是要其不間斷耳

愚按問聖門求仁顏子是沉潛的如何聖人在[illegible]聽言動上告他子張是務外的卻說能行五者於天下曰總是仁體通天下爲一身的顏子工夫[illegible]成聖人從天性上點出形色了張工夫高大聖人從作用上究竟不離其實萬物一體源頭初無二也

佛肸召子章

愚按張敬夫生物之仁知人之智看聖人巢[illegible]往仁也卒不往智也

子曰由也章

愚按好學中庸之明善大學之致知格物也

子曰小子章

愚按學詩之法只是窮得人情物理我之情我之理皆於詩得之不止是讀詩之法窮理格物之法也

子謂伯魚章

愚按二南王化之基人倫之始謝氏曰人道之[illegible]皆盡性至命之事學者須識此意

子曰禮云章

愚按今人把禮樂二字全不體察看得極平淡[illegible]

意味不知禮樂是天地之大道所以說天理之節
文學者於此識得則識天地之道聖人之道矣
子曰色厲章
愚按註中無實盜名常畏人知此八字說盡小人
情態
子曰鄉原章
愚按只一似字便是賊
子曰道聽章
愚按學貴乎習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畜習之也

子曰鄙夫章
石門呂氏曰鄙夫不是猥葸闒茸一流人正有幾
權作用、鄙夫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
者只被既得之一字迫成耳細思得之前有多少
辛苦邈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鄙夫
之肺肝精態盡露○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
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
、愚按功名富貴中原有道德舍功名富貴而言道
德枝隱之流耳非聖人中正之大道
子曰古者章

愚按今不如古氏性亦然習之故也
子曰惡紫章
石門呂氏曰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
自並生此天地之道也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
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扶抑於其間則
天地亦息矣若謂天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
事擾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背人類而歸於禽
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提們分別喜自舊學
者反以其說為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予欲章

石門呂氏曰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
要人實得其所以言耳○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
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之問如何曰
且靜坐便是此旨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
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
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
一針錯走不得○此與無隱章最易錯入釋氏去
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
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

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
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時行物生是
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
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
平湖陸氏曰註云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雙峰饒
氏謂與吾無隱乎爾大同小異彼是說行處無非
至理別無深晦的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
必於言語上求雙峰之說正是註意此二章一言
理是至顯的不必求之高深一言理是至實的不
必求之言語總是道無不在之意開口說予欲無

言一句最要看得好不可將言字太說壞了聖人
平日教人都是用言若將言字說壞便是六經皆
聖人糟粕語頭不是孔門教法矣只是這道理充
塞天地原是至實的聖賢之言無非發明此理若
專在言語上求卻似言則有此理不言便沒有此
理看得道理不切實了故聖人欲以言開示學者
又不欲學者拘滯於言予欲無言之嘆其旨深
矣○夫子斯言蓋欲子貢於動靜語默之間總處
體認如曾子之隨處精察而力行不沾沾在言語
上尋求也必如此方是著實工夫子貢所以終聞

性與天道而一以貫之者其得力於此也歟一
鄉黨都是道何意思所以於聖人之衣服飲食
儀容觀間無處不留心體察蓋知四時百物之天
理動靜語默之皆聖道矣○慶源輔氏謂百物生
是天理之發見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
愚按無言不是不立文字法門不是教外別傳朱
子曰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
已豈待言而顯哉此與無隱之言相發愚謂一動
一靜即作止語默也只在日用平常實落處行事
其中便是天理之流行也

孺悲欲見章
愚按不屑之教誨聖人原不棄人
宰我問三章
愚按安字仁字皆天理之自然三年之喪所以節
乎情仁之中有禮也
子曰飽食章
愚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用
心之謂也
子路曰君章
愚按義是人勇否則血氣而已

子貢曰君章
愚按惡亦情也惡得其正亦中節之和有愛而無
悲則佛氏之慈悲耳
子曰唯女章
愚按莊以涖之慈以畜之是聖人御下之道
子曰年四章
愚按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微子去之章
石門呂氏曰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
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淸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

可使爲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輕
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卽稱之曰仁此中煞有
至論今人不解只挑逗殷有字面伎倆已畢至其
敷衍贊嘆處則是殷有三忠殷有三義耳須是殷
有三仁方合
愚按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楊氏曰此三人
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伯夷叔齊聖人稱之曰
求仁而得仁微子箕子比干聖人稱之曰三仁學
者於此體認可以識仁
柳下惠爲章

愚按直而介也所以爲聖之和
齊景公待章
愚按孔子以不用而去不繫乎待之輕重
齊人歸女章
愚按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
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章
愚按歷記聖人之出處當與鄉黨篇參看
長沮桀溺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易天下之心卽天心也直立在

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
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能見
此理不能有此心惟孔明不逆覩成敗利鈍而以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盡死爲之猶得洙泗心
傳但了所以稱其有儒者氣象
愚按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
也學者須要識取仁字
子路從而章
愚按君臣之義大倫也所謂道也
逸民伯夷章

石門呂氏曰所謂無可無不可者只是精義入神變動不居日本天者即君子之時中本心者即佛老之無忌憚於此毫釐之差而有千里之謬○無可無不可從小心敬畏中來方是聖學

愚按以聖言配於逸民之後亦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意學者須要識此

太師摯適章

愚按樂正而魯不用之故散去朱子曰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愚謂此摯人之過化亦見人性之同然

周公謂魯章

愚按開國氣象總是一箇仁字故弘濶

周有八士章

愚按註云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賛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愚謂此篇當與鄉黨篇參看聖人之所以聖人處學者當於此識取

子張曰士章

愚按人之一生見危見得喪與祭而已於此致謹焉則亦無有不謹者也

子張曰執章

石門呂氏曰執德在體道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子夏之門章

石門呂氏曰尹和靖於二說皆主子夏註意則交說而兩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只由可不可與衆不能比較則子張道理未嘗不有放一說而以此闢子夏則不合矣○夫子過猶不及之論卻是此節論交斷案○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illegible]平說而意重容衆一邊

子夏曰雖章

石門呂氏曰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爲因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趣隘是以不爲只是君子自己不爲非絶之使人皆不爲也故朱子謂小[illegible]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illegible]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若將小道盡[illegible]抹殺謂君子絶之使不興於世是說做邪道左[illegible]非小道也

愚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大故可以[illegible]
遠
子夏曰日知章
石門呂氏曰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illegible]
子謂知與忘檢校之謂○知字與無忘對所無[illegible]
所能對未有者爲所無既有者爲所能所無中[illegible]
知有能所能中亦有知有能仁知字非知行之[illegible]
此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子夏曰博學章
石門呂氏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illegible]

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
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矣
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
爲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
愚按博學切問致知之事篤志近思誠意正心之
功心正意誠則明德明而仁在其中矣程子曰[illegible]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子夏曰百章
石門呂氏曰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爲學一[illegible]

成事致道輕重讀來自見前說是用力之事後說[illegible]
是用力之盡理人教人於用力處較多故前說[illegible]
急耳○不遷於異物不奪於外誘是此節鐵板註[illegible]
脚學以致道何最難講講得不親切覺是下學而[illegible]
上達意愚須知致是推致之致非格致之致也
愚按學之中有講習討論之功亦有致知力行之
功道者日用常行當於理而已中庸是也莫把[illegible]
字看得支離而去
子夏曰小章
愚按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自欺也

子夏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溫字即從儼字中想出來厲字即從
溫字中想出來可見四時之氣皆備○動容周旋
中禮盛德之至孔子一生學箇恭而安不成正爲
此也然其徹上徹下人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
不講此一事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
忽之容生於外又安守其能中禮也幼時不能做
得筋骨肌膚疲廢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更覺費
力故朱子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致則此心
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

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愚按程子曰望之儼然乘天陽高明氣象卽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如東西南北四方正定地道也非禮勿言也又曰唯孔子全之

子夏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信謂上下相孚不專指上以信動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信只是積久之後自然滲透非有術焉以取信也○信而後諫此信字謂誠意相孚孫

合上下兩邊說單貼一面不得亦是平時前一節事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卽平日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相信卽是機權術數

子夏曰大章

愚按程子曰大德不踰閑如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授溺之類史推廣之愚謂出入是箇權字權輕重使合於義也

子游曰子章

石門呂氏曰教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譏子夏末則盡矣尙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人能然學者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之末爲非而欲其專務本禮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人空虛而必以末爲教也若兩家之所謂本末則同是引人之道若近人所云則本末竟成兩樣道理矣其所云本卽異學也其所謂末卽俗學也異學俗學都於聖學沒交涉○本末二字從本得名本卽根也末卽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卽是末學

末而本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意耳末指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灑掃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只修身是本而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若以小子之灑掃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爲本則背反不爲末矣其誤彌從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旁流務外言此本末卽就事理稍相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子夏曰仕章
愚按仕學一理也不可偏廢
子游曰喪章
愚按寧戚之意
子游曰吾章
愚按過高便少誠實
曾子曰堂章
愚按堂堂務力於外也即可以知其內
曾子曰吾章
石門呂氏曰致字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

於此非推以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科自字尚易致字為難聖賢教人卻重在致字只看親喪即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尚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盡其哀足卻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哀之分數不同哀戚縞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不是哀之盡是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為然卻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章不是歎人情之薄偽要之天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卻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愚按盡其極之謂致施由親始情之至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
曾子曰吾章
石門呂氏曰其他可能能字指傍人後人之比較莊子者卉謂莊子之能且其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合夫子論渠孝行之中以此為最尤人所難及耳
孟氏使陽章

石門呂氏曰哀矜勿喜緊根上失其道來固是罪民之言兼有罪已之意蓋自禮教不明文網繁密民以無知誤入其中執而殺之與設阱陷民者何異以此思哀哀可知矣以此思矜矜可知矣猶有喜於得情者勞役有人心乎哉故愈得情則益宜哀矜勿喜若但寫作惕錯畏傷割肌膚畫山地獄變相以是為眾生之者只是佛氏慈悲耳於此題相隔不知其幾由旬也
愚按哀矜而勿喜仁人之所以動乎民情是所謂道也

子貢曰紂章

愚按註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置其身於
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以文飾非君子之過極猶日月自行
常度本無差失但所值人文度而爲食不得不食
耳所謂更是食過復圓川更改其行度也君子之
過其本體光明無疵第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
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
見之及其更也亦非於心體有擬議變易也但於

之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
理可發

愚按日不掩蝕人不以蝕而賤日於石鏡不掩翳
人不以翳而賤鏡於鐵君子不掩過人不以過而
貴小人於君子君子之過與小人之無過僞也

衛公孫朝章

愚按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仲尼只是學文武子貢
卻說他爲不學何常師須知是說仲尼之善學文
武也○江水印月而月在江盂水印月而月在盂
月無大小不應作江水盂水看賢不賢之識如[illegible]

○註中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說文武之道甚好甚
確堯舜以來之心法都在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上
惟朱子知之俗學不知也

叔孫武叔章

愚按此見聖人難知

叔孫武叔章

愚按無得而踰何傷於日月指明無以爲之故

陳子禽謂章

石門呂氏曰體認註中大可爲化不可爲意從諸
門弟子求階而升等級推量出不可及之實乃無

一語落空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爲唐人至賢知
便須一體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此處說天比大于與他處不同他處只天比聖
人言其於聖不已故妙處有相默契此只言其無
階可升耳 聖化神妙處全在斯乎

愚按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也學者須識此意

堯曰咨爾章

愚按聖人之傳心中而已中者事事物物皆有箇
中在不待安排不特堯舜禹相授受而已也湯武

之征誅亦中也中不徒在心裏須在事物上見故
施諸政事者皆中也皆傳心之要也孔子雖不得
位而行政而所定只修傳自王之心法亦中也中
固是天下之大本然有戒愼恐懼之功在必兼事
物而言則中與和是合內外之道源淵開闢之主
敎亦中也斯道之傳一日皆帝八者此耳學者
不可不明辨之也○或謂不可以中字貫通章固
是作時文道理而極說爲不通之論則俗學之見
也○寬信敏公於堯舜禹湯武王咨命誓師施諸
政事中見出是所謂傳心之法也然則寬也信也

敏也公也一中而已

子張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因之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田疇
樹畜工女蠶桑幾是王政之利絕大本領○因字
好是有一分之利便有大節一分也擇字好是省
得一箇人使不多遣一箇人也、朱子謂仁是我
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
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
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
看故云耳豈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發

精一執中至時雍成若皆仁也湯武帝云吾欲云
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三代之治乎此所謂欲而貪也只爲他內多欲
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爲貪不算欲仁
帝王仁政教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
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取民爲欲正朱子所謂欲
外物奪其根本已爲貪何仁之有哉○泰而不驕
以與前後四以語勢微別衆寡大小皆無敢慢似
只講得不驕字學者正須於言外體會出泰字
意思試看莊敬人定是何等模樣從容氣象便得之

癸古人謂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爲成德之人恭
自能安若學者做工夫則須專向恭處著力安不
可以勉爲也所以泰而不驕單論不驕而泰之意
自見○他人纔成便犯孫總不孫便無威此外更
無妙法必得子曰尊人畏方可當此所謂正尊正
自有一人在耳

子曰不知命章

愚按命字不指氣數是理之自然者禮者體也進
退俯仰有所持循也知言即孟子之知言格物窮
理是也○尹氏註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

者不可草草看過則知命正樂天知命之學與首章不慍相應而淺深不同不怨不尤之下學也禮是日用現前之規矩準繩也知言則格物窮理之事也

論語下終

孟子　桐城王鍾初纂

讀孟子須看其大主宰大變化縱橫自得處若不實見孟子面目未許讀孟子○看他立身六通四闢自在流行致君正大當身卓然委曲覺世拾點人心通身汗下何曾摹倣孔子都是孔子家法不拘典要不落能所不徇世眼眞箇是善言易故總名之曰自得

孟子見梁章

石門呂氏曰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繁慾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攝衞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爲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爲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于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illegible]貼出一義字爲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illegible]間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不遺親後君是從士[illegible]人有要到上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乃至士庶人[illegible]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其中煞有大[illegible]

第

愚按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言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以語道矣朱子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又曰仁以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又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愚謂仁與

義立人之道也性善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此孟子之學本于孔子程子曰由孟子可以觀易

孟子見梁章

石門呂氏曰日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以有言也賢者亦有此樂句正是顧字神情王之諱王之愧但從此中看出

愚按就一樂字引君于道

梁惠王曰章

石門呂氏曰不違以時不入就天地自然上節[illegible]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節直是王者自

制造非天地之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illegible]
贊化育者也究非上者察撰也只就上循不到處
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如何耳○宅畜
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務木故
兩必桑○論者重在謹申一字是也謹申之實在
敎義一字孟子時王敎衰絕雖有庠序而道德難
一故敎須謹庠序中孰不孝弟其義未易明故須
申

愚按王道之始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精詳之是裁
成輔相以左右民原本亦自易繹來

梁惠王曰章

愚按以人字動之曰殺人曰食人曰像人一步深
一步食人甚于殺人像人且不可況食人乎楊氏
曰程寐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
先生令轉椅勿背寐問之伊川曰但具人形便[illegible]
不當慢因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
人而用之也益像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
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則於人可知矣
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愚謂於此可以知聖人之學無乎不在

梁惠王曰章

石門呂氏曰數斂非盛世之典損租亦黃老之
數斂養好必有重法損租難繼必有橫征者之
之只是得其平耳稅斂句是徹田源流歸行爾
懷本領乃大綱儒無從下手○省刑罰七句中
省薄兩句君自制之以下俱皆民之所效然欲
讀法庠序學校之法亦必上有以率導之非[illegible]
自爲也先王所以化民成俗專在乎此後世著[illegible]
富强之家亦何嘗不言省刑薄斂但不曉得以[illegible]
更有事在則其所省薄之民亦懷利以事其上[illegible]

已如晉文公示信示禮幾于近之其病根全在一
示字上純是用權術激發非王道也孟子曰修其
孝弟忠信日事其父兄事其長上數其字最可玩
蓋此是民所固有之良使其先有暇日而爲思自
得固有油然而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暇日
即從上省薄耕耨看出别無暇日壯者修孝弟忠
信即是壯者之孝弟忠信别無孝弟忠信

孟子見梁章

愚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斷定以理也

齊宣王問章

爲大

齊宣王見章

石門呂氏曰春省二句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一
舉動亦無不勅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止乎此亦
非恢定當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
法淺言大廷至治固不止春秋區區矣〇省字[illegible]
針觀字固已然晏子畜君之意正是諫止景公使
其無事不得遊觀非留之以遊觀而陰引之于民
事也〇孟子引此公案下不添一語其勉君行[illegible]
政固是正意而欲齊王納諫如流奮發有爲意尤

爲隱然切至

齊宣王問章

石門呂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得民心者
亦在乎此只一好貨好色私之即爲殘賊同之則
王者治天下之道不外是焉孟子此兩段正是[illegible]
言莊論辨別人心道心危微治忽處若徒作[illegible]
詭辭譎諫悟主點鐵成金則貪財好色無所不可
非拾儀秦之牙慧即竊釋氏之機鋒非孟子[illegible]

巖巖氣象

愚按聖賢學問有原本橫說豎說總是這箇道[illegible]

若把孟子是權辭以引君便大差矣道理只在[illegible]
前離卻人情別無事功〇明堂一章是正理又是
活法則何爲不行是將機就機欲他行也從來引
君都是活路不走死路

孟子謂齊章

愚按王顧左右而言他王知而不言王勃然變乎
色指點齊王病目如畫是用爲善以此不能大有
爲亦以此

孟子見齊章

愚按用人殺人總是一箇慎字〇舉錯生殺人主

之大權也舉處生處是春錯處殺處是秋王者好
春生而戒秋殺故衆皆曰賢但曰未可衆皆曰不
可曰可殺則直曰勿聽

齊宣王問章

愚按孟子言以齊王由反手卻不許齊宣放伐之
問可見行仁政而王則爲坐明堂之天子不行仁
政而言放伐則是以獨夫攻獨夫

孟子見齊章

愚按幼學是學箇甚麼壯行是行箇甚麼三代以
後之學詞章而已

齊人伐燕章

愚按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

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

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朝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

而止之哉愚謂自有天地以來不可無君以治之

維人情而君之也有君而後有君臣之義故君臣

之義如天地識此而後可以知張子天命人情之

論

齊人伐燕章

愚按王速出令孟子之正論非權宜止兵之法

子與齊梁之君論道德必稱堯舜論征誅必舉湯

武告君之論理宜如此

鄒與魯鬨章

愚按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責在有司尤責在君也

孟子告鄒君打動全在君行仁政上至于官民

報施還是偏鋒借着點鄒是世情上真話

滕文公問章

愚按守義而愛民不可使倖而苟免是孟子最

當議論最正當道理

滕文公問章

愚按以蕞爾小國孟子要他行井田立學校興

以三代堯舜之業全然不提起齊楚強大精神全

注在與民死守強爲善上盡我本分不必畏強大

修我實事不必計成功是立國堂堂正正一著

不專在城池遷徙上亦筭子故當時之君以爲迂

遠而不切于事情

滕文公問章

愚按仁者指天理之正非無可奈何之論

魯平公將章

愚按孟子之天字孔子之命字也

公孫丑問章

石門呂氏曰上文言時勢之易王孔子節言德本

易王兩兩平列下文當今之時時也萬乘之國勢

也行仁政德也此二句方合德與時勢言之半者

之人句應結文王百年後與句功必倍之句應著

齊王反手句

公孫丑問章

石門呂氏曰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後亦有

夫四十以前規模基址已定四十以往打磨煆

愈精精論語何似應立含糊爲主而摟下曾規

益孟子原論自已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賁[illegible]
言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人養氣一步者
打到自已身上養勇亦以守約爲上二子中已是
以黝陪舍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卻又是于夏陪
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說曾子正陪出自已一
路脫卻到曾子一任此二句雖是品評黝舍卻正
爲過渡出曾子子夏○曾子自反是知言養氣尋
流公案也見得曾子全身方見孟子綱宗後半章
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上法乳也○不得于言
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卻在心勿求于心謂不

復求知耳今人看不可之意卻與孟子不合孟子
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于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
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求心正是
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如何反倒入他巢窠裏去
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
下兩句於字原緊貼上句言勿求心之助于氣勿
求言之理于心故日於非謂不得于心勿求氣不
得于言勿求心也須明辨之○養氣本于知言與
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到集大成之力固[illegible]
異也○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末著況勿求[illegible]

知言養氣是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求自
不同告子只強制于臨時孟子惟培養于平日[illegible]
自然不至于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前言告
子先我不動心特據告子自以爲不動耳究之未
嘗不動也疑懼二字應非告子所受然告子[illegible]
制其心不能強制其疑懼纔有不疑懼便是[illegible]
懼之甚纔有疑懼便是動心知言養氣能拔除疑
懼之根方是真不動心○知言養氣皆有效驗[illegible]
有工夫下文講養氣工夫欲驗皆備而于知言[illegible]
言效驗不言工夫非略也知言正是聖學源頭[illegible]

來與端爭辨紛然磕著粉碎只于此二字不能假
借過去如何可略須知養氣工夫全在集義然非
格物窮理則義不可得而集是集義中已兼有知
言工夫在矣此孟子引而不發之旨也○至大至
剛節言本然體段如此下節言養成之用如此界
分極清○在大至剛亦是虛容擬議卽塞乎天[illegible]
亦是虛容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illegible]
卽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illegible]
段使知此語不虛不然便活譜出一箇浩然模[illegible]
畢竟影響難信故日難言也○自反而縮是直[illegible]

勿正勿助長是無害○至大至剛節只說箇浩[然]
體段不及工夫只消言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
是終只爲人人有此氣卻不能直養無害此箇[氣]
段不曾見便說與他也信不及故待下以直養[而]
無害句是曾做工夫了纔見得這箇體段直養[無]
害四字也是見成語不是說工夫然須上承自反
而縮下攝集義有事不得別說野話也○塞天地
間也不是空殺了話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瀰漫
更無容處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人不能直養
自家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一]

箇身子動多格礙何處見此箇氣象來果能以直
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卽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本
從流行瀰漫更無容闕處所謂塞也朱子云富貴
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其
是何等體段若只說做加人等物制勝之具最[illegible]
都可笑○氣之本來與究竟、天地耳而其所[illegible]
處卻在天地之間若離卻之間泛說氣盈天地[illegible]
是寬皮大話衆汜言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illegible]
世間許多事業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illegible]
上蟠下際故能參贊而立爲三也○配字在容[illegible]

紐捏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氣有何說不去處[illegible]
實體貼到日用事業上方見是氣配義道倒配[illegible]
得如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illegible]
間消阻或雖行而意象衰颯皆不能養成此氣[illegible]
也○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行此氣纔能行者[illegible]
來若義道生氣之功又在下文故配字倒互不得
○此節氣字指養成浩然之氣故能配義與道[illegible]
謂凡人血氣之氣也故下文曰是集義所生者是
字便是無是之是字○配字是一滚出來○義[illegible]
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共理義之盡頭纔[illegible]

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含卻義氣亦無從配道合
卻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字宜玩
○義道都在身心內事爲上看則配字自精下文
餒字亦有分曉○纔一事合義便一事有此氣纔
一日合義便一日有此氣于日用酬接應對處驗
之可見然所謂浩然之氣全體大用必無事不合
乎義而後可庶幾然且有火候有氣機須待其自
生不可急迫期之者○必有事焉先儒以爲即是
主敬惟程子曰主敬是涵養事非集義也然則[illegible]
謂集義者必須格物窮理若物有未格理有未[illegible]

卒然行之必有不得其宜者此心便不慊不慊[illegible]
是餒矣○告子強制其心不能無正助之病故[illegible]
文直言助長行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illegible]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之害字前後相應○不是[illegible]
不厭不倦成其智仁惟智仁所以不厭不倦也[illegible]
智之體正要在不厭不倦上推出不厭何以便[illegible]
智不倦何以便是仁使其智仁之體尚有分毫[illegible]
盡有不覺厭倦之忽生者矣然則不厭不倦不[illegible]
智仁之一端實智仁之盡頭處也○只不厭倦[illegible]
是智仁只智仁便是聖乃一層推究一層非一[illegible]

推高一層也○清任和從未有以聖目之目之自[illegible]
孟子始看自世之師章何其尊崇然卻不放過他
病處看隘與不恭章又何其針砭故願學句不是
既抑二子正爲天下萬世立中正之極也○聖義
三段只証實一聖字○自生民以來二句是本節
結語是三節結語是願學孔子後半章結語是全
章結語
愚按孟子知言養氣是擴前聖所未發然綱要
亦未嘗離卻大學中庸知言格物致知也即[illegible]
之明善養氣則是正心誠意而屬正心處居[illegible]

誠意後之境界也人性皆善但氣有清濁不免
昏塞耳所謂昏塞之者如忿懥好樂憂患恐懼
有所則其流必至于不善養氣則清明純全而
塞之患亾矣故謝氏亦曰浩然之氣須于心得
正時識取配義與道朱子曰義者人心之裁制
者天理之自然須知義之盡頭統體處方是[illegible]
氣與義最相親切舍卻義氣亦無從配道故下
但言集義朱子曰集義猶言積善愚謂正是卻
窮理也不止是養氣的工夫亦是知言的工夫
下文止言知言之效不言知言之功引而不發

旨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言工夫
中之氣象格物故知誠意正心中都有或問程子
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養一事
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
也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于釋氏之說
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又
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亾然而持之太甚便
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養氣非求之于氣知言
非求之于言養氣者養心知言者知心此孟子[illegible]
得于心者也告子不得而勿求兩不得處其心[illegible]

已動矣告子只論求不求孟子只論得不得只
忘勿助是知言養氣一齊得力處故下文知言
說箇知其所要知其所遁在行有慊處知之無
得之心無不得之言也

孟子曰以力章

石門呂氏曰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此方
是不偏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
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王
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行力可待孔子則併無
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何等親切分明

愚按王霸之辨總在一仁字力與德有異也

孟子曰仁章

石門呂氏曰知道是知所以治國家之道道字
容不得幾落容便說得知幾識勢入陰符道德
障中

愚按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之所謂知道也

孟子曰尊章

愚按天者理而已因民心而行政天理之自然

曰天吏

孟子曰人章

石門呂氏曰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大
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爲
充之的將充寧事業都消納在太虛中來方見
是上一節是下五節總目○以行二句即是
行中事此急迫語非侮欠語也斯字指聖人
存神不可知之妙以行二句見聖人實地
是擴充之方○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
竭與繼便是擴充○照定擴充說以行二字
落○惻隱之心節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
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欲人識其體用

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待

愚按不忍人之心情也由情可以識性仁也仁統
四端元亨利貞之元也元統天仁統四端矣仁
義而禮而知皆仁之用也因其端而擴充之所以
全其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窮理盡性之極功也
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黃勉齋曰天地
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爲心
亦周體有髮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
是無有欠缺也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
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

得他清先學得隘不學得他和先學得不恭其[illegible]
其不恭故更有甚焉者孟子所以爲不可由孟子
又嘗說聖人百世之師不指孔子偏只舉伯夷[illegible]
下惠固是其清和足以感激興起人亦其隘與不
恭有以震動天下之心目也若孔子如太和元氣
反有不必然者矣合兩章看來便曉得孟子使人
善學夷惠處○善學夷惠者當學其清和不可學
其隘不恭此說得矣論到孟子願學孔子意不惟
夷惠之隘不恭不可由即清和亦不足由幾說[illegible]
和便不覺隱然有隘與不恭之意相隨而來所以

孟子直言君子不由固未嘗曰當學夷惠而去其
隘與不恭也况由如行道路必賢知愚不肖千萬
人行而後可若夷惠所爲不可說非聖人使人人
行之其弊有不可言者矣無他以其隘與不恭故
也

孟子曰天章

石門呂氏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illegible]
謂得道

孟子將朝章

石門呂氏曰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異[illegible]

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卻是要奬尊領乃從
之敬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非仁
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行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
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陳臻問曰章

愚按辭受取予各當于理此正格物窮理之見
行事者

孟子之平章

愚按使爲君爲大夫知有民知民之休戚在我
爲君牧民之職明而君之于民之職分亦明矣

孟子謂蚳章

愚按進退遲速所以爲人所以自爲皆有道焉非
格物窮理之見於行事者

孟子爲卿章

愚按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理宜如此只爲衆人
之趨承太過反覺孟子之不言末世人情大抵如
此此其中有天理爲不可不知也

孟子自齊章

愚按葬之以禮因人心而裁制之天理之節文

沈同以其章

愚按天吏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

燕人畔王章

愚按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是所謂天理流行無[illegible]不是正當於此處觀聖人之仁而智在其中矣王之慚若愚之心也不知充之而反以阻之則惡矣

孟子致爲章

愚按富之者利之也孟子但言利之不專而義在其中

孟子去齊章

愚按二人字一以道達誠意一以維持調護客非其人也

孟子去齊章

愚按行道濟時聖人之大經濟出處所關最大非常人之所能知也

孟子去齊章

愚按喪斯文之天欲平治天下之天指氣數而言不怨天指理而言窮之氣數亦在理之中孔子[illegible]天合一孟子未能與天合　故有不同

孟子去齊章

愚按不受祿義也有窮理工夫方始識得

滕文公爲章

愚按性善二字孟子本之孔子易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蓋一陰一陽原是接續不已的由靜之動自下起元所謂於穆不已者也天命本體不離形氣故善成者凝成在上之意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物之所各足物物各得人極無妄之理不相假借故曰性性命於天故善一落形氣則有偏全有清濁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善是性前半截稟受於天者才則是性後半截由性之情而有形氣者佛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正

于此時是本來面目是錯認氣定爲性也無善無惡是心之體亦是在氣定上說不是說天命源頭不是孟子性善之旨程子曰性善二字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于聖門愚亦敢曰氣質之性性卽理也程子張子擴前聖之所未發有功于孟子○一部孟子無一句不是道性善卻于滕世子一[illegible]提宗如雷霆破聵摘衣珠以貸貧喚醒千古人夢日○世上無現成聖人所以爲之卽是吾何畏彼破他箇畏字豈欺我哉破他箇疑字無畏無疑乃與有爲

龍子之說以等差之明是要公專行助矣獨奄
背周而從殷又引詩言周亦助者明其原未嘗
周以致其決也按徹耕則通力收則計畝民得
九公取其一則當耕與收時一井之中公田私田
只併混一處到什而取一私田之中亦仰有公田
耕私田便是助公田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田兩名故一雨兩說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
是孟子說詩到妙絕處○雖周亦助是傳與始於
漫無可據孟子卻了他書中曲曲尋出証佐來
徹兼貢助孟子就徹中指出助來周字即徹字
愚按三代之政于此章特詳又不是要他死甚
守卻說箇潤澤之有神明變化意思在○諸西
奕秋弗是也方而藥盧扁弗是也執圖肩西行
田聖人弗是也奕在著先方在藥外聖人之精
離法而寄于法者也離法則法活矣不離法則
枯矣故曰潤澤之

有為神農章

石門呂氏曰不說許子之不當如是只問許子
何不如是總是要逼出他不可耕且為一句來
何不二字不是要他為正是明知其不可為來

他自已說出所以不能為之故來○引古語華
句並列而意止在勞心與食於人兩句耳因下
堯舜並舉故有以堯獨憂之二句對下一百餘
者玩本文兩節起云堯獨憂末以放勳曰收出
字畢竟以堯為主是正局○勞來匡直輔翼教
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卽
教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人誤解作
惠故又于答問中辨明仰上文教化事○自得
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憂民如此繫與堯舜
之句應使禹稷契皆舜使之矣此處復舉故[illegible]
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為重也○禹皐乃總舉之
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在禹皐兩
稷契不與也○分人以財節正應前第六節爲
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字應勞心○上文教憂
是緊接勞心來此為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落
人二字從此三字生出○所謂仁只是惠與忠
道惟其要盡人爲惠之忠之非得人不可得人
所以為天下也者眼只在天下兩字
愚按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自有天地以來
得不如此如禹之治水稷之教徹契之教人

本

陳代曰不章

石門呂氏曰若高看王良竟如孟子自比不惟
子没身分並下節且字神理不出矣只將王良
個字發奚諸人寫來相去無幾然且如此而況
爲王良者乎

愚按出處是聖賢之大節

景春曰公章

愚按廣居正位達道一也所居者廣所立者正
行者大天下至中至正至大之所朱子曰廣居

孟子

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愚謂廣居正位大道是
得志不得志是智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是勇
或問孟子以衍儀爲妾婦又說求富貴利達者
妾羞之亦幾大罵曰禪門以棒喝爲慈悲孟子
心甚切其喚醒人處曰哀哉曰幾希曰禽獸不
便令人神悚意恐覺當日妾婦乞兒都無置身
回頭一轉不減數十鉗鎚也○春秋一代仕宦
子只題兩箇字曰斗筲戰國一時利達孟子只
兩字曰妾婦非是聖賢輕世亦是當時人物
如是耳

周霄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急仕難仕兩義相資惟其急仕所
難仕周霄不解此意故將急仕剔出翻駁詩令
子淺入將一句跌轉直破孟子難仕之義令其
可轉身處矣孰意被孟子點出道字仍復如
不可提撕急仕難仕是一意周霄打作兩橛矣

彭更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先生之道即上文舜受堯之天下
下文爲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

愚按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只是日用平常故要

孟子

跟孝弟說來戰國時人昧此久矣此是堯舜之
亦是仁義之實

萬章問曰章

愚按行王政以湯武爲法

孟子謂戴章

愚按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未有能立者千古
概

公孫丑問章

愚按出處之正君子之養也何謂養居敬窮理
也○日逐交際常恐自己有愚便是君子之

恐人不喜便是小人之心掘骨巳遇自誅藉而
備無骨人喜不喜都罰屈而多勞彼曾子比者
于夏畦

戴盈之曰章

愚按盈之之待不知義者也知之自速巳重一
字

公都子曰章

石門呂氏曰山川崩涸日月薄食若以數言之
是常理常度耳帝王正說不得是常理常度以
寶氣運之實在帝王天人感應之由在帝王者
得巳無可推也彼必提引堯舜之水學而謂天
不足畏者非愚即誣凡小儒偶得曆古之術者
聞聖道解不暨此義也○水源于山而歸于海
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貢山曰自海曰岡而
治法今在行道所謂地中也○孟子約舉古今
亂之概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
三代放伐之變事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事
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辟武周抑湯尹之
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
愚按世界是生生世界人民是生生人民此

意卽當洪水猛獸時當留天地則有絶卽生
亂極之日便生一箇聖人出來挽回幹濟乃
非亂也正天所以畀聖人治世之權也古今
天下實是聖人所造之天下聖人若不擔當
之生機絶矣故孔子栖栖皇皇孟子不得巳
辯○聖人之道自孟子而後至宋周程張朱始
然而佛氏之論以生死之說恐懼民近世學者
以文義爲文而不體義理于身心一二道學者
又以朱陸同異之辨持爲兩可之說此正絶
續不可不嚴正之之時也

匡章曰陳章

愚按仲子齊之世家也一句斷倒兄之祿先人
祿也兄之室先人之室也縱使其兄不義亦必
以善處之避兄離母滅天倫之大爲欺世亂俗
行若非孟子嚴闢之其流將不止于楊墨巳也
者讀書當于此中細察之而後可以識聖人大
至正之道此正是窮理格物之事○陳仲子亦
不恩理之過故不認得天理本心而不本天也
者須要提得

孟子曰離章

愚按巨室近臣也政由近始
孟子曰天章
石門呂氏曰從後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役
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不過從腐儒眼中看來只
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又信無道時亦天也之
不過○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
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
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
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在氣運之治亂而已春
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後弱大小爲斷何
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
役便是天理此卻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
論也
愚按仁不可爲衆勢仍歸于理
孟子曰不章
愚按作曰自作取曰自取認得自字便識仁字
孟子曰絜章
愚按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仁也而恕以行之即
學之絜矩也
孟子曰自章

愚按自暴自棄所謂下愚不移者也程子曰拒
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孟子曰道章
石門呂氏曰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
天下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看來絕非兩
方見得最邇最易而字是有推語非轉閣語本
推一步語也
愚按親長道之所在也親之長之事也所謂
盡性以至于命也○道貴自然行所無事人人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順日用之當然因民心
自有人人物務處處春風何曾纖毫動念費力
止是易簡之道
孟子曰居章
石門呂氏曰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
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只一箇
理離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兩樣耳因人人本
完得此理在人身中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
得此理時原不曾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會有
未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
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有得思是人爲

愚按孟子不是作不平觀嘆玩註中修已觀人
字須知亦是窮理格物事
孟子曰人章
愚按天下議事者多任事者少若言出于口責
于躬談何容易
孟子曰人章
愚按和尚之師尚須傳法僞者泛濫詞章而已
謂師者烏乎在
樂正子從章
愚按此章見孟子惡小人之嚴樂正子攸過之
〇聖賢欲有爲于世須要立定脚跟其于小人
毫假借不得孟子不與右師言而樂正子從之
恐他畧習圓通便忽邪正二字故頻頻喚醒他
伊尹一介不取孟子泰山巖巖皆愼之于微也
孟子謂樂正章
愚按此章正言以責之
孟子曰不孝章
愚按此以權字觀聖人權者權輕重以合于義
范氏曰非體道者不能用學者須要識此又恐
出于不得已者也又恐不窮理者之誤也

孟子曰仁章
石門呂氏曰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
之用最廣惟此爲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先[illegible]
葉行以發見極其盛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
細玩大註內必字然後字似專重知一邊何也
道理只一仁義便了但恐爲仁義者自以爲仁
矣而于事親從兄之際實有未合理未盡善處
非智禮樂不能究之極其精而其緊要尤在於
此即大學以致知格物爲先而孟子論孔子集
[illegible]金聲尤重于玉振者也後儒不能闡明斯旨
合四德五行或以智爲貞下起元或以智爲[illegible]
爲五行皆一而水獨二以此釋經譬權舍[illegible]
趨卻曲徒蹤躅自困耳〇禮自禮二者自二者
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孝
爲禮也若謂禮盡于孝弟即不懂孟子之言矣
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將許多道理都歸併到事
從兄上去然仁義只是單指智禮樂須用兩合
道理之自然次第也只事親便是仁之實只從
便是義之實至智禮樂則不然必將所爲知[illegible]
去合之斯二者而後爲智之實必將所爲節文

之斯二者而後爲禮之實必將所謂樂生不已
意合之斯二者而後爲樂之實故論道理則仁
大智禮樂小仁義能包得智禮樂若論學者做
夫則必須用力于智禮樂非智禮樂亦無以成
爲仁義也
愚按程子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于如此則又非止
蹈手舞之事也愚謂是盡性以至于命之事○
義禮知樂是性事親從兄是道道本于性故曰
□□樂是性之自然達樂便是至命

孟子曰天章
愚按定非有加于父子之外也各還其爲父爲
而已○舜爲人天下人各得其爲人舜爲子天
人各得其爲子只一箇眞性貫通蓋充則無所
通也各得其性則化矣各止其性則定矣盡事
之道者盡性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曰舜章
石門呂氏曰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
道也揆之無不同正于事理上見孟子立說
實証

愚按揆度也揆非道揆度事理各得其當方謂
道若但說此心此理便玄虛非聖人之道

子產聽鄭章
愚按孟子原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既說子產
鄭國之政便須無偏無黨不令人喜不令人
蕩平平做出來若不可狗之情不可繼之恩
驩虞小補豈關王道故但謂之惠不謂之政

孟子告齊章
愚按君臣之間只是一箇□字非報施也

□□曰無罪□
愚按此處亂世之道見樂而作也

孟子曰君章
愚按仁義爲君言之

孟子曰非章
愚按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
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禮也行其典
而不達其會通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
往行以畜其德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謂
集類亦能見得時中朱子曰察理不精故有
之弊愚謂聖人之學須是處處實落所謂

理也若只明得此心一了百當便是佛氏

孟子曰中章

愚按養是涵育薰陶使其自化抑蒙以養正聖
也之意○愚者養之以至于明弱者養之以至
充如雨露之養草木世上原無不可養之人兄
兄乎故賢父兄決不棄愚子弟

孟子曰人章

石門呂氏曰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
所不爲則于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
灼然截然無毫髮疑藏故可以有爲非僅謂潔
學靜郤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進
大

愚按張子曰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
可以爲義若說得淡薄學靜則處士之高風以退
爲進則英雄之深藏皆不是聖賢分際

孟子曰言章

愚按言不可不愼

孟子曰仲章

愚按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是素其位而行因物
物而已○道只是恰好者著意過一分便是已

孟子見當時廉如陳仲子賦法如白圭並耕如
行仁義如楊墨都是過一分的所以說箇仲尼不
爲已甚救他

孟子曰大章

愚按義在信果內大人亦信亦果但不必耳其不
必者是義也義之中有窮理工夫

孟子曰大章

石門呂氏曰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處
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歷
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曰不失謂全
赤子時純一無僞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此驗也

愚按大人聖人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去天未遠
猶是性相近也○孩提知愛知敬已落知能赤子
渾沌初剖塊然純朴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是也故
赤子是未發孩提是已發

孟子曰養章

愚按愼終人子之大事

孟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爲學
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蓋必以道乃有

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僞甚註中進爲之方
有實事在○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脫卻深造
自得旣非脫卻以道取深造亦非○深造有期
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此章自得二字是要
深造以道是工夫次第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各
境界
愚按深造之以道朱子曰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
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玩一爲字則屬行處多
得則默識心通處知處多程子曰有安排布置
非自得居之安卽大學之安字指身言資之深

以爲用也就行處說左右逢其原則日用之間
非至理此君子造道之極功也總是日用常行
是道不是說玄說妙程子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
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此言可玩
孟子曰博學章
石門呂氏曰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卻在
說說之合通處卽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
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
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
處都是錯也

孟子曰以力章
石門呂氏曰仮字有涵濡之大度行漸摩之久
○戰國惟以吞倂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致
都是桓文之粗者故以力假仁章以力德言此
卽前意而深之講到桓文精處凡其尊周攘外
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只說得精微辨
王斷徹覇以桓文爲極王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
服諸侯言故人定斷指諸侯講
孟子曰言章
愚按程子曰君子好成物小人好敗物

孟子曰仲尼章
石門呂氏曰固是歸重有本其中有不已意漸
意必至于極而止意俱是學道中緊要節目不
皆過
愚按朱子曰孟子之意以誠心實行爲本所以
達無所不至否則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
實對名聲爲本末也
孟子曰人存章
愚按程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不能存得更做甚
愚謂天理二字卽天之所以與我者若形氣則

不同人與禽獸之分也存只存此理耳○張子[illegible]
明庶物察人倫窮理也旣明理但知順理而行
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愚[illegible]
舜生知安行者也亦不廢窮理之功

孟子曰禹章

愚按禹湯文武周公各舉其一事而言註中天[illegible]
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當詳玩天理人[illegible]
之所在處

孟子曰王者章

[illegible]品氏曰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illegible]
亡詩亡是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于
天下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
法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黍離降爲
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者之迹熄也。孔子存之
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
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
止春秋繼上章而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起叠[illegible]
經爲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之成也
平湖陸氏曰註以詩亡爲雅亡是主胡文定說[illegible]
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淸議猶凜凜焉變風[illegible]
于陳靈而詩遂亡是以詩亡爲風亡與朱子註[illegible]
同大抵周之衰也天下之賞罰不足懲而上大[illegible]
之淸議猶足據于是乎有變雅其又衰也士大夫
之議論不足懲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于是乎
變風其又衰也則橫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illegible]
據矣此論一代盛衰之勢固然然變風之詩人[illegible]
力量小不若變雅之詩人其力量大所以風雖未[illegible]
亡便謂之詩亡至夫子春秋之作雖與變風之詩
人同是庶人之議而力量又大不同○其義蔡氏
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雖春秋之義
亦即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自有所主存疑說是
竊取只是謙辭饒氏謂以匹夫而行天子
賞罰故曰竊取似非註意
愚按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所以
傳古聖人之心法孟子何以獨稱其作春秋蓋修
道之教原屬有天下者事故三代以上道統在上
三代以下道統不在上孔子修春秋存百王之大
法于春秋尤著定天下之邪正于春秋尤明春秋
繼詩書而作也禮樂在其中易則其原焉不可不
知也

以至于命聖人人倫之至也

齊人有一章

石門呂氏曰驕字就從其妻妾眼中看出耳未露

露時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敗露之時之驕滿

面都是乞兒相究竟之富貴之于乞兒亦何分別

近來直以乞驕人又驕術之一變

萬章問曰章

愚按只怨慕二字怨正慕之至也○舜之盡性舜

之孝也非孝之外別有盡性工夫

萬章問曰章

愚按天理之常只在處變處見亦窮理盡性至命

事○彼以愛兄之道來據其見在便忘其巳性正

是誠之妙于忘處凡人計較分別都起于不忘聖

人與化俱徂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天倫上憂來亦

憂喜來亦喜朱子曰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

之常

萬章問曰章

愚按註吳氏曰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

恩害公義舜之于象仁之至義之盡也愚謂此盡

性至命事學者宜于此窮理○看舜之待象一片

誠心至于封象則委曲籌畫滴水不漏可見帝王

之待藩國情中有法義中有仁天下萬世所當取

法

咸丘蒙問章

石門呂氏曰孝子一節是辨臣父之誣非頌舜遇

之瞽只從孝子心情中推勘至齋栗之疑更不

須辨○人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須知

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這不是

論事勢不是論分誼并不是論道理乃推原孝子

之心想當如是耳故造語益奇險入理益精切

萬章曰堯章

愚按天是氣數之天民之情出于自然則天即理

也須要識得○顛淫賜曰堯以天下與舜此問大

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删定這幾件事載得明

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

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要湯

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比何須更

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毋讓與

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

厚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鯢纂而依做之如子之

喻子之之流者旣屬可笑況以爲可得而與亦[illegible]
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illegible]
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取逆也不可言
也伊關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
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
矣尤爲可懼以故特爲揭諸柄將來做個疑案
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得卻又大奇竟[illegible]
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一箇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事于是萬章就不能二字
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

二字反復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頂發出天
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闢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
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眞如靑天白日非惟不以
天下爲重受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乾而擲
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迹妄肆訾議
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着
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
切奸雄亦可消卻多少癡夢其有功于世教大矣

萬章問曰章

愚按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

一而已義自即人即命中間忽出一敬字堯舜[illegible]
心之要啓能之即天也○敬字從精一危微來[illegible]
之聖敬文之敬止武之敬勝孔子曰修己以敬[illegible]
子之主敬一而已

萬章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豈若使是召三句都從道字轉討不
在君臣遇合澤民事業自己功名上起見○從[illegible]
道中看出思來偎本乃見己字從吾身親見來○
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路其實未
嘗分也思字只向原頭討消息方見親切聖人心

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illegible]
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爲憂樂如何見得這箇道
理○如此二字愼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
背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

愚按學者要想畎畝之中如何樂堯舜之道堯[illegible]
之道果何道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是覺
甚麼認得此只是日用常行於變時雍亦即在
所謂中和位育也此皆天理之自然人之所以
人者故曰天民○胸中有完竹當于未畫也心
而筆正書于未書也阿衡構于有莘商舟絲[illegible]

時哉時哉○金聲而玉振下一兩字則重在金
有金聲纔有玉振有始纔有終也知之事聖之
只是一事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
論聖之時全由于智下文取譬不過足其意耳
備分析知行便把始終條理分作兩件○何謂
太空無翳明鏡無塵胸中完完全全有箇正鵠
箇就是一團元氣輕輕脫脫發處都是中紅心
然用力原不著力也孟子將巧來比箇智將智來
說箇時正獨見聖人先天處○巧力實非兩事
聖固有力亦有巧巧只在用力處孟子只說聖
時原不拘拘將三子來比擬也
北宮錡問章
石門呂氏曰末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
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
而凡祿之制皆起于農則爵位之原亦起于農夫
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舉矣○周官一書安頓
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大
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
差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輩爲
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從世天下

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
令總不能出此輩圈䙡刑名薄書出其手典故
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權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
手公卿守令猶傀儡也而彼實具牽線提掇者
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
蠧蝻衣鉢并爲一聲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
後治矣○此章但述制度不設義解惟代耕之
孟子獨詳言之如權衡尺度只在一分一寸處
得分明展至鈞石尋丈無所不合矣蓋亦所謂
其略也○班爵自上而下制祿自下而上爵以
貴本天祿以馭富本地也先王量入爲出講
制必先安頓此一輩人
愚按朱子曰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
也
萬章問曰章
愚按友亦人倫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堯
所以爲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章
愚按註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
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謂此正

聖賢之行事當合鄉黨篇參看

孟子曰仕章

石門呂氏曰仕原主行道爲貧而仕仕之變而
道之體用本始不在其中貧原不在道外祿不
以苟且得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會計當牛
長其中有出絕大本領方見聖人仕止久速無
無事不是平成手段

愚按聖賢亦自謀食但惟義之所在耳義之所
雖買倫可也不然則於陵仲子而已○騶馬高
其憂甚大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須
濟益應仕國當盡心薄祿亦難消受也孔子不貫
委吏不辭乘田講究籥時孳息無職不舉無事不
修正以心存行道小用亦大用之兆小官亦大官
之積也朝廷之上無不可爲之官朝廷之官無
可苟且不必盡之職事人自負官官何負人故爲
朝廷做事者要隨分自盡苟失隴望隴得隴望蜀
念頭令不在行道即小官亦不可居況大官乎

萬章曰士章

愚按此辭受之義也義視乎禮天理之節文也

萬章曰敢章

石門呂氏曰章義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非宗
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忽禮字爲重不知引
只說義放許云誰能出是路之義

愚按義路禮門是生平之學術況見君又出處
大乎

孟子謂萬章

石門呂氏曰此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
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恢廓上去可見誦讀論
即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丟
博辨古今徒成箇沒頭學問也○須知論世是
不是教人作史論經解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
窮理即所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論世惟在
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之爲
至聖皆古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
詩書論或不以詩書論此孟子尚論隻眼也

愚按如何是論詩讀書論世詩書皆死語耳論
而詩書種種活矣益世變而行事亦變其不變
意也孔顏之樂不在疏水簞瓢伊尹之尚不在
介不取大舜之孝不在敝屣天下孟子之巖巖
在不爲臣不見若不得古人之意卻是食生不

依樣畫葫蘆當境當身都用不著益沒身而
地而觀我做古人古人做不得我全在自己
目○古人交道稱相知知得方是友得也故須
讀書要知其人

齊宣王問章

愚按人臣之義親疎不同古與今異矣

告子曰性章

石門呂氏曰先說義後說仁義告子先有義外
頭在故其爲字指義字居多○順字對爲字教
以利爲本惟其順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說性只是仁義告子岐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
柳栝棬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裹得好孟
子從爲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便覺罅漏百出不攻
而自潰

愚按告子言性無善也性之善習也病在一爲字
孟子亦只言仁義非習而已

告子曰性章

愚按告子言性無善亦無惡也善與惡皆習也
子言性本善惡則是所習本孔子性相近習相
而言

告子曰生章

愚按杞柳湍水總是無善無不善之論尚在氣
靜時揣度是佛氏之不思善不思惡之本來面
生之謂性則全在氣質上論又下佛氏一等矣
子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便倒
就他言語上撥將去已意卻不曾詳說非特當
告子未必服後世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愚謂
子之論性見于易大傳者繼善成性而已成性
存而已見于論語者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中庸
諸孔子天命之謂性一章亦未嘗分之曰理
也自二程子張子從周子太極圖說通書中看出
氣質之性而孔孟性善之旨始大明于天下儒
從此分矣所以聖人之道全賴後人有以發明之
方始有功于前聖株守前說俗學也其病與異
等無心得故也

告子曰食章

愚按飲食男女皆有形以後事食色性也仍是
氣爲性仁內也不是性中之仁他說的是嗜欲
愛仍是在氣上論孟子亦只就其言而折之未
之論理也

孟季子問章

愚按程子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

非在外也

公都子曰章

石門呂氏曰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猝乍感

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爲

眞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牽牛之不忍乎且

惡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

指証此見善爲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

就此不知不覺處爲究竟工夫也○惻隱羞

也其載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

惡發揮至仁義不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

思也○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卽是則

孔孟卻以則爲主有物有則分明兩件有物必有

則歸併一件歸于則不歸于物也則在物之先物

之上但離物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証其卽物

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有物句是証結

性善民之秉彝二句是証結情與才之善卽性

孟子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據之意重好德句

愚按孟子言性以情以才言之情乃性之動而

爲者才則性之動而能爲者性無形象學與之

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子曰才禀于氣氣有淸

須知孟子本性善而言之程子本氣質而言之

張子善反之善中庸所謂戒愼恐懼是也所謂

獨是也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是也所謂博學之

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也反後之性與

命本然之性不同易大傳所謂成性存存是也

庸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是也朱子曰孟子

以性爲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

張子始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煞故有

荀揚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

亦不知是氣禀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

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禀不同豈三

品所能盡耶○性無爲也動于情則有爲矣大凡

人所本有者可爲也其所本無者不可爲也乃若

其情則可謂善矣善是性所本有也若夫爲不善

則性所無矣故曰非才之罪也

孟子曰富章

石門呂氏曰心正不同心之義理則同此正

之別

愚按張子曰心統性情程子所謂動而爲心者
與意之別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
謂也余就應事接物由情可以見性也理義之
我心是既得理義之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
也悅字即大學之心廣體胖、理字自孟子發
程子之天理從此來

孟子曰牛山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
心字不同故說心便須根仁義氣清時可驗又
之萌蘗所重不在氣故說氣便須根心好惡最
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蘗非無仁義而得
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
單衆不得○若兩節言人心喪失之易卻正言人
心喪失之難隨處發生旋復澌滅所以甚夫梏亡
反復之禍爲下文養字張本也○日夜平旦無[illegible]
不生只平旦易見耳○集義養氣求故心是孟子
實下手工夫發前聖所未發處曰仁義之心日
心曰仁人心也說箇心便指著仁義未有離仁
而單言心者說心說氣說好惡俱要緊緊靠定
義○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

爲物孟子此數章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者
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故活風推[illegible]
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illegible]
字耳

愚按程子曰夜氣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
之氣未與物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辰便記
也又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苟擴而充
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于
人朱子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蓋指夜
之所存者言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心爲主
爲或流于物欲而其暮夜既得休息則其氣復[illegible]
明而有以存夫此心耳及其晝而接物也則又梏
而亡之是以流于禽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illegible]
以心言之初不以爲氣之存亡也愚謂孟子之養
氣不是夜氣孟子之養氣由性而之情之才也近
有人以夜氣即浩然之氣就把周子之主靜推來
講息字幾何而不流于般若婆羅密耶○夜氣[illegible]
是就已放之人說良心性善之發也日夜之所[illegible]
息生息也天地之氣生生不已人之氣乃天地之
氣故亦生生不已息則本體自見夜氣氣寧靜[illegible]

也日亦能息故日日夜之所息但日間氣不集
耳○孟子云日夜之所息人以鼻息之出入爲
凡物以發榮滋潤爲滋息生息則知息者生氣
止氣也如宿火于灰灰煖而火活傳薪則燃矣
滿爐都是然體也須知此氣時時出時時入如
月之代明潮汐之往來即其息處純是生生不
機括就出作時亦自有入息在非專以入爲息
有道之人日日應酬俱有安頓道理收時能最
時能簡如草木暢于花果而歸于根寧一刻不
住一刻不息也只是草木自花果至根遍是元

流轉元氣不全生亦不生息亦不息矣人須是宗
全箇元氣所謂敬以持之定靜安慮皆從敬出
是即物上幸所謂萬境自開人心自開所謂日用
皆是元氣精鍊如灰養火也否則擾擾時已耗散
營營離眠日危坐亦是昏沉不得言息○呂晩邨
曰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于息見乎
且于此章尤精氣根于理理根于心惟主靜而
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即從孟子
字得宗也愚謂先生此論與孟心有幾微不合
得不辨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

焉靜字從中正仁義來則定字即大學之定字
字即大學之靜字周子恐人誤認自註曰無欲
靜孟子日夜之之所息息字是所謂本體之明
皆息也這一節書止是說仁義之良心滅不了
一定即蓬露不是說工夫孟子之工夫是集義
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明善程子朱子之居
窮理即下文之養字操字也今日惟主靜而理
心一氣之用行又曰周子之圖說從孟子息字
宗是周子孟子俱要到蒲團上打坐去也○孟
此一章書學者最要詳細體玩是儒佛分界去

幸勿往慈嶺去○操心如操舟操心如操兵操
則中流自在不礙風波操兵則奇正五花鐘鼓
若操非死法存亦活機○問如何是得養失養日
牛山之萌蘖不斬伐便是栽培仁義之良心不
以便是灌溉

孟子曰無章

右門呂氏曰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
利行王政之與好勇好貨好色伐國救民之與
熱水深說時未嘗不足用爲善而卒不能改從
道理到底不明自不足與有爲孟子之所以歎

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謂王不能知巳而爲[illegible]
愚按專心則工夫不斷學之則智矣
孟子曰魚章
愚按朱子曰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于宴安之時是以君
不可頃刻而不省察于斯焉朱子所謂斯本心
○欲海無邊塵心難掃汗顔頃刻頑鈍終身[illegible]
尺于猶諸耗精于營算宅畔有宅田外有田
利亦復殺名身榮又須予貴齊試回頭一看[illegible]
身外俱關世短意長不知埋沒了多少[illegible]

孟子失其本心一歎眞能使行路乞人一齊痛[illegible]
孟子曰仁章
石門呂氏曰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於氣之靈也
而所統之妙與之俱爲存於故放心者所統之仁
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
俱存是氣與理一也所以完其爲仁人心也心
則氣離理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
養之使復爲一也異端亦自求心但舍事理以
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窮衆
應萬事自聖人觀之雖妙明圓靜如如不動者

流住皆放心也故而巳矣三字緊根學問之道
若謂只要求放心更不須學問便是臨濟書[illegible]
聖人之旨悖矣○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
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
求便指學問言人爲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
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巳此一節惟勉齋發明
詳或謂註云志氣淸明義理昭著恐只是收攝
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此卻犯朱子所謂以一
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的便是若謂先
求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以言仁人

也哉此緊正學與異學分界處總緣于學問外求
有箇求字工夫即納入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節求
字工人如此則學問與心全無膠粘有亦得無亦
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粘有仁亦得無仁亦得只
心不走作便是卻是着了路頭也爲人但知心[illegible]
仁分離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illegible]
問便收得心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
言只收攝此心爲主則原不消學問得參禪[illegible]
皆可悟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其所求
猢猻便守到臘月三十日終無用處程子所謂

所以指仁爲人心義爲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
心皆發出在外
孟子曰今章
愚按心要若人
孟子曰拱章
愚按生之養之全在思
孟子曰人章
愚按大小貴賤畜身事物眼前道理○豈惟口腹
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飲食之人以饑渴
心者也故曰小人若夫大人養其心者盡允
百體從令卽饑食渴飲都是飲食之正故曰無有
失也
公都子問章
石門呂氏曰主敬存誠是先立大者鐵板註腳
平湖陸氏曰晚村云孟子爲邪說以理義爲外故
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處多而不及工夫如
心章之求字身體兩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
空說在三字中隱有工夫非前後際空洞森嚴
謂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者爲宗台舉示學者
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

立象山見之曰此理見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
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
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然則先立
工夫何如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孟子以孔
子思爲宗看孔子子思所說卽得之矣愚謂更
如卽孟子自家平生所用之功觀之孟子所謂
功如何亦曰知言養氣而已知言卽孔子所謂
文子思所謂擇善書之所謂惟精是平日聞學
養氣卽是集義孔子所謂約禮子思所謂固執
思所謂惟一是臨事時饑思思之篤實處
思之嚴密處謂之敬范氏箴曰君子存誠克念
敬念卽思也誠敬所以形容其思之妙誠敬卽
知言養氣上見不是離知言養氣懸空有所謂
敬但誠敬是就大綱說知言養氣是就節目說
不覩不聞之戒懼亦是誠敬然在思前一層不得
專指此也謂之先者蓋道知言養氣工夫俱要
累做去不是一日可到的故必及早下手亦不
要人專在不覩不聞時用力也從古聖賢學問
是這先立其大的工夫惟虛無寂滅之學欲人
絕思慮則心之官便廢了雖自認一箇昭昭

求之正是指點他在家庭處求耳○曹交以
四寸之軀直要與堯舜湯文比肩是何等志[illegible]
孟子直進之以爲覺之以知能爲處全是根[illegible]
來世人惟不習徐行後長而不能爲堯舜只是
知若知得則已在聖賢路上矣
公孫丑問章
石門呂氏曰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
字內卽帶不可磯意孟子怨字內卽帶[illegible]
只論詩不論人只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作
[illegible]只有一怨將爲至怨在親是[illegible]
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此論詩也
愚按怨乃情之至故曰慕慕仁也
宋牼將之章
愚按仁義人心所固有不可令斯須去卽暫去
有萌動來復之時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則
利欲熏心仁義種子已絕而不生言利之禍[illegible]
如此
孟子居鄒章
愚按交際之宜禮也而軀行于其中
淳于髡曰章

愚按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去就尤其
孟子曰五章
石門呂氏曰孟子取葵丘之會亦只取五命
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是贊其信于
魯欲使慎章
愚按志于仁包得廣不特爲戰人者戒也守
之制亦仁也不教民而戰尚屬第二義
孟子曰今章
愚按富強便不是仁
愚按取民之制堯舜之中道
白圭曰丹章
愚按白圭取利之徒不足以語君子之大道
孟子曰君章
愚按亮信也執持守也
魯欲使樂章
石門呂氏曰好善非好士也好善正與縱橫
一輩相反
陳子曰古章
愚按去就君子之大節正于此處窮理

在存養上求合轉熟矣○存養工夫徹上徹
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
至焉皆存養也卽庸人一息一端之反求亦
養亦卽是事天但爭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
天無分也勘透心性天合一處直是精細融
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
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
面存養忽然上及事天所以二字是直指合
不是進一步追原語○立命卽所謂順受其
[illegible]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卽知死能事人卽
鬼于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
生死爲事故曰殀壽不貳
愚按朱子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
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于可以無所不知則
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
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處存于胸中至于
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于
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
盡心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釋

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于夫子
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
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
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
正斃而無求者是也
孟子曰莫章
愚按此明上章所以立命之意
孟子曰求章
愚按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
吾所好

孟子曰萬章
石門呂氏曰物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
言不止動植形器之物也故曰大則君臣父子小
則事物微細言其理無不具耳○恕之盡頭便是
仁恕字用力全在强字强字在行上見近字在求
上見
愚按萬物皆備于我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性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性之工夫也言
則義禮知在其中矣○上章說求在我而求之
字亦況得渾淪未破此章直指箇我體出來今

從强恕下手正求在我者落處也
孟子曰行章
石門呂氏曰著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
不察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
心粗而不能入或誤于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
走入拘蔽之路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只說近而
忽止見得一種病耳
愚按游魚潛游而不知游飛鳥從容而不知容
民由道而不知道可惜他行的習的都是箇天
[illegible]道先生云今人居覆載中卻不知天地在
之下卻不理會日月此寔然而行者也
孟子曰人章
愚按恥者羞惡之心也
孟子曰恥章
愚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能擴充之是能用恥也
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illegible]
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章
愚按君臣相遇全以禮
孟子謂宋章

愚按囂囂無欲自得如考槃在澗碩人之寬[illegible]
一字正可想見○天下自了漢枯槁沉淵鴻飛[illegible]
寘而已見是見龍之見龍雖在田而身則顯于
表爲人所宗孔孟雖不得志而刪述六經匡正
心救天下于不可救之時是爲修身見于世見
已含著望字○士惟不失義故不失望泰山喬
衆望而仰之一旦頹了便失望若士窮居碌碌
衆人一般是早已無望又何云失望故望在窮[illegible]
在達
孟子曰待章
愚按豪傑是聖賢路上人註曰上知之人無物欲
之蔽
孟子曰附章
愚按尹氏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須知
識字不從學字來中有理爲非富貴之謂也○附[illegible]
脊懸龐非關本色榮華來去脫衣著衣識得此[illegible]
使自視欿然爲千古聖賢豪傑○上大夫以官[illegible]
爲地步以衣冠爲千乘以享用爲精神以尊大[illegible]
威重一切附託于外而中枵然無所有嘐乎未[illegible]
子所云欿然者難矣惟其中枵然故自視不能[illegible]

然也

孟子曰以佚章

愚按佚之生之中有許多經濟

孟子曰霸章

愚按過化存神形容王道之大耳不是說玄說妙

日用平常自有參贊功業

孟子曰仁言章

愚按仁言仁聲善政善教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

淺深之辨耳

孟子曰人章

石門呂氏曰兩良字只在熟不知愛敬看出無不

兩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一片

平湖陸氏曰濟寔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爲

仁義之發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爲仁義之實

說似可兼用蒙引淺說俱只云親親即是仁敬長

即是義似混淺說以上二節言愛親敬長人之

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或疑第二節已

同然意然第二節雖有無不知三字只是帶言

說爲是○達字濟寔謂達道達德之達同作推

說者謬

愚按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

于人愚謂此孟子指點仁義之所自要人從此

之耳

孟子曰舜章

愚按朱子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

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

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愚謂渾然之中萬

畢具是心也性也一有感觸其應甚速而無所

通則情也此正是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孟子全

得中庸故能形容之

孟子曰無章

石門呂氏曰艾千子云註曰義不可勝用正解無

此而已羅文止曰別無可盡吾心不爲以相終始

不欲以自究竟又補註所未及夫以爲義不可

用而晏然任之未有不至于爲不爲欲不欲也

時提惺無爲無欲斯不可勝用矣按註云能反

心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爲時時

惺于此中究竟不盡克制不盡亦受用不盡故

如此而已矣原無晏然任之之意也

愚按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亦時時省察之

物窮理之功也

孟子曰人章

愚按以正大心諳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

以邪曲心窺看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

智不可輕認逆違先務正心

孟子曰有章

愚按凡有借資俱不是神化手段大人資君不[illegible]

社稷不借天下只一正己自收物正之功

孟子曰君章

[illegible]按得于大獨于己施于人是盡性至命事

孟子曰廣章

石門呂氏曰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

根于心三字兼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

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

者盛德之至也○此言君子所性之蘊仁義禮智

凡人本來原統于心但爲氣稟拘物欲蔽雖不[illegible]

萌蘖卻不能使之根于心不能根于心安能有[illegible]

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色之妙安能大行不加[illegible]

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註中所謂氣稟清明

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可知根字不

自然同然

愚按分者所得于天之全體卽性之分量也性

人所得于天之實理心則由性而之情之名朱

所謂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生

則心廣體胖矣根字中有格致誠正工夫非[illegible]

自然也故朱子註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佛氏

見心不知性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只是氣定耳

定故無善惡之可名所以說無善無惡心之體

能再進而求之知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

性善之說矣知性善之說則知仁義禮智根于

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

言而喻之旨矣此正是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

學者須要識得○問廣土衆民中天下而立定四

海之民是君子大作用如何說所性不存曰只在

根上辨日從性根上作用出來便是生色不從性

根上出來雖功業炭世不謂之生色性可做得作

用而作用當不得性所以堯舜之世物物得所[illegible]

是堯舜性地上暢茂條達然這些色澤事業都[illegible]

性體而性體原不粘著色澤事業上如萬紫千[illegible]

雖是本根發見而本根入土不在紅紫開落則

故曰所性不存亦存亦不存也大行雖居只是
地上光景與性地無干光景有變質性不變如
加損得毫髮不加不損便是性地一定不移處
可加可損便是從光景上尋中天下定四海光
那有不變換的理所以不謂之定所以所性不
此等皆從根上變也仁義禮智只一性也心地
性種子也種子入土元氣自發睟面盎背施于四
體便是中天下定四海不言而喻者四肢作用[illegible]
手拈來不煩思議事與心靈一片滾出也生色[illegible]
學極好人須辨箇生生之根仁義禮智雖云[illegible]

其實只一仁耳花果之核內有仁曰桃仁杏仁[illegible]
仁之爲根爲生也明矣人須辨箇段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爲的念頭便是仁義禮智根于心盎天[illegible]
地事業皆從此出從此出者都是性不從此出者
只謂之樂

孟子曰伯章

恐拔文王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已田里
畜日用之常耳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家庭之常
此所謂王政也

孟子曰易章

石門呂氏曰民富則林良而休厚此仁字只在
粟中推論仁字正不得深看
愚按仁字只在菽粟中所以當教爲王政之大
條道理學者須要實見得

孟子曰孔章

石門呂氏曰首言聖道之大次言其大有本終[illegible]
學聖之法○註中以所處益高所見既大分兩[illegible]
看然所處高在我所見大在人
平湖陸氏曰所謂大即中庸之發育萬物峻及天
天大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illegible]

者是也道本如是其大聖人適還其道之大以其
體言之則無[illegible]理之不具以其用言之則無一處
之不到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俱不能出其範圍中
行狂狷善人君子俱莫能窺其涯涘所以在一國
則高出于一國在天下則高出于天下在孔子之
皆行蔑視一切之心而據其地位言之則有不[illegible]
以當其一盼者如此看方是集註中一箇大字○
所謂本即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之一即中庸所[illegible]
溥博淵泉所謂立大本知化育亦只是心是[illegible]
融洽之心一理渾然而萬理畢具者也不是容[illegible]

愚按權字最難識須是有格物窮理之功楊[illegible]
子子莫皆不明理故流于一偏○舉一廢百
是百中之一見其全則一亦是百若執其一
害百矣楊墨子莫紛紛如也亦知一原是百
一耶而百即一中之百也耶
孟子曰饑章
愚按飲食人之大欲不是借言
孟子曰柳章
愚按張子曰介操守也朱子曰介有分辨之[illegible]
[illegible]章
愚按泉源行地道源在心掘土見泉猶欲見[illegible]
猛氣強力深功久泥沙既盡流水自來井之爲
妙矣哉何地無泉誰人無道不爲耳非不能也
孟子曰堯章
石門呂氏曰人皆可爲堯舜是言其理堯舜性[illegible]
是言其氣要之氣不可強而理無不全故皆可
堯舜必須從身之下手但須別由假之者耳[illegible]
之人只以學利爲主領取大意湯武亦只做[illegible]
彭字正不必膠柱
公孫丑曰章

愚按孟子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說得大義凜然
光不學無術全是猛浪
公孫丑曰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正見得君子計功受食辭受
與之間處義至精非故爲大言以張吾道之勢
愚按若不用而君子自可以安富尊榮子弟未[illegible]
從而君子自有箇孝弟忠信故居人國而國重
王子墊問章
愚按不殺不取是本心浩然無愧作處已占其[illegible]
山頭故曰尚志尚者無以尚之之義也
孟子曰仲章
愚按世人不識真性便把小廉小義當箇大事殊
不知大倫是性中所有的廢卻大倫性地亦不安
愚卻照管邊幅做箇面諱以得箇甚麽名色○仲
子爲欺世亂俗之行觀人皆信之一句其流弊有
不可勝言者將不止于楊墨而已孟子以人倫之
道闢之此孟子格物窮理之學也
桃應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朱子曰此是聖賢之心合下如此權
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幾

備遂有多少變通之法非不詳盡周悉然只是論
其枝葉處于所謂合下如此權制未論者尚未舉
得親切則亦無以爲變通之本雖其說亦自有人
人情合時宜處要皆文人所吐氣而不屑道者也
又有謂聖賢設難只以推究其心要當得其大意
所在耳不必屑屑難解此卻又不然聖人之心無
非天理因心而發自然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要
在事會轇轕之際精思熟論耳
愚按設言以論聖人之用心亦格物窮理之事故
朱子曰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

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大舜得親順親與箇天下
不以解其憂故輕天下自無難處之事敵疑之說
亦草芥之意、、天下不必有的事都有箇恰好的
妙理若在道理上强解便把輕脫活法只一二死
何便掛在假使桃應問瞽瞍殺人孟子曰此時瞽
瞍底際想不殺人將大舜終身殺父母不色一[illegible]
抹殺後人那得知故此問答謂之絶處逢生也
孟子自范章
愚按廣居所以變化氣質范氏曰睟然見于面盎
于背居天下之廣居然也

孟子曰食章
愚按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法其不可者[illegible]
了一人而已
孟子曰形章
石門呂氏曰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然之理
天性也天性即在形色上看是從道理說不從
說不是將形色便作天性形色皆有自然之理不
天性也○若云形色即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
之於臭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肢之於安佚皆天
謂天性也其弊必至于猖狂妄肆無忌憚而發

故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
謂天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語蓋目能視耳能
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仁義乃天性也
故曰有物必有則目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合下
以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之踐形也
克己復禮主敬强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踐形也
○踐形在聖人是現成字面在學聖人即是用功
字面得此意方是徹上徹下道理○形字要看
精所謂一嚬一笑皆有至理形字看得精則踐
便講得精踐形謨何容易以聖人之精義入神

曰惟曰然後曰可以禮到得恰好處若雖幾
可以當之者此危微之至也所以雖聖人亦兢
愼恐懼不敢馳驟戲豫者以此
愚按形色非天性如何發動天性離形色亦是
空認性離形衆人所以斵其性也仰形仰性聖
所以踐其形也踐實地也
齊宣王欲章
愚按至情之中有禮焉天理之節文也
孟子曰君章
愚按時至氣行兩忘其施物忘其感兩忘其化

化于時○五教皆是孔子私淑艾是孟子自喩
子証中亦是此意
公孫丑曰章
愚按証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亢高不可
語不可顯黙不可藏不是說玄說妙只在日用
常處識取道者中庸之道也○引而不發似約
鈎中道而立如月印水開口無言說舉目無形
是中神遇固須能者自知
孟子曰天章
愚按出處便是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曰

公都子曰章
愚按挾則不誠不誠則不專
孟子曰於章
愚按三者皆自暴自棄
孟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此一節有一直看下道理有逐節
看道理源頭只在親親上兩箇而字一氣讀下
間自有差等此一直看下道理也將親仁愛三
字合到親民物三箇字上去兩箇而字逐字
其間亦自有差等此逐節分看道理也蓋

句方正均齊包括極大昔朱子謂繫辭皆聖人
蘊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卦數句乃聖人之精余于此節亦云
愚按証程子曰統言之則皆仁分言之則有序
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
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
也須知此章是說分殊而理一在其中愛之而
仁仁之而弗親天然之分君子非有心子其
心則偽矣呂親村曰君子之爲道也止有一
親十分到愛物纔有一二分是矣又曰親親

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乎說得厚[illegible]
行全不是天然自有之分全是僞爲矣且親親
五六分是其大本已失又何論推行又曰故[illegible]
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illegible]
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詳欲盡只在四字
親親原爲仁愛上起見把這一章書看得是君
著實用力推排其等差都是君子用意分厚薄
其闕全不是天理二字亦不是西銘逆理○仁
也性發而爲情惻隱之心先見于孝弟孝弟之
[illegible]應子都是惻隱之心是也以此惻隱之[illegible]
自然仁遇物自然愛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者也
所謂天理也仁民是盡人之性愛物是盡物之性
知明處當自有恰好的天則恰好的天則等差
也不是我妄分皆是愛親敬長之餘以及之耳
說要仁民要愛物則是一心著在民上物上
施由親始其念頭先已在民物矣是以民物爲
也一心以仁愛一心以親親是爲二本晩村
仁愛只在親親之論又曰仁民愛物總只在
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則是全以仁
本將不止于二本矣是所謂倒行逆施也

孟子曰知章
愚按証云言君子之于道識其全體則心不[illegible]
所失後則事有序全在知仁之發用上說知[illegible]
窮理格物之功
孟子曰不仁章
愚按不仁便倒行逆施
孟子曰春章
愚按知征之名則知義矣
孟子曰盡章
愚按雖是發人讀書闊眼目亦是杜末世[illegible]
口實耳故下章便說爲戰爲陳
孟子曰有章
愚按長醫數試雖瘳其不長矣猛將數用眼勝其
不祚矣何則其所試而用者即我所恃之元氣也
故曰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又曰我善爲
戰我善爲陳大罪也
孟子曰梓章
愚按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上達即在
學中巧原在規矩內○大道不載于見聞神化不
限于耳目故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創[illegible]

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圓以規至極圓處亦
巧方圓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所以要人自得
規矩之用至于範圍天地自古及今無人能盡
用故巧莫巧于規矩何以能與人者不能使學
難言已

孟子曰舜章

愚按隨寓而安無預于已正聖人至命之事○舜
糗茹草是晝一箇匹夫舜被袗衣鼓琴二女果是
晝一箇天子舜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是于匹夫
天子外直傳箇眞大舜

孟子曰吾章

愚按非果報也理也

孟子曰古章

愚按知爲關之名則知桀暴之實

孟子曰身章

愚按道自近始

孟子曰周章

愚按家可以處樂歲而不可以處凶年不稱有積
之家士可以處治世而不可以處亂世不謂有德
之士○農儲粟士儲識儲氣儲識在勤學儲氣在

砥行遇卒而周章見義而吳楸皆中無儲也

孟子曰好章

愚按人有失于金之璧而不變者其有貴于千金
之璧者也何則其不受忻戚于物者是吾之真
也好名之人受忻戚于名先已喪其家寶故簞
豆羹亂其心而色動朱子曰觀人不于其所勉
于其所忽然後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章

愚按傷時之論

孟子曰不章

孟子曰民章

愚極論理則以民爲貴論分則以君爲貴

孟子曰聖章

愚按夷惠之行雖一偏然卻純粹無私故亦能感
動人

孟子曰仁章

平湖陸氏曰此章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
有重在人字者重仁重道則是踐形之意重人
是道不違人之意蒙引一說重人一說重道存疑
兼重仁道重仁道爲是而直仁者尤長○仁字

字大全朱子曰仁則性而已道關父子之親君
之分見于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與義
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蒙引又云仁也者人
全重在人字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
所以爲道處此說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只
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
之是責人合○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
人也有切己言之統言之之分中庸是偏言之
孟子是專言之仁故謂其以人責人都一樣○
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

孟子

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
原不如此五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
意不是正貼本文

孟子曰君章

愚按君子之窮也

貉稽曰稽章

愚按謗毀之來不是說須然不揣須尋箇止謗
修法只如憂心悄悄是文王不殄厥問是孔子
是多口無傷○聞謗而囂囂自辨則謗者益
辨滋謗藉爲風波聞謗而置不辨則謗者亦

愈砥礪表裏光明則謗者自愧

孟子曰賢章

愚按昭昭明德也使人昭昭新民也

孟子謂高章

愚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理義之心
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章

愚按歲久而用多也

齊饑陳臻章

石門呂氏曰陳臻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

孟子

子自有其不可此不可從是非出卽喻利喻義之
辨亦卽爲己爲人之分今人纔開口纔舉足便只
有箇成敗利鈍横于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孟子曰口章

愚按蒙引云愚聞之師云此二條皆言性之所有
而命于天者也註皆性之所有人心道心也故
說得性口之於味五者人心也仁之於父子五
道心也雖人心亦天理之所有况道心乎蓋理
均出于天此性字兼兩邊命字亦兼兩邊然世
以前五者爲性後五者爲命各失了一邊孟子

言亦各指一邊說但孟子是就所重一邊立
人郤就所輕一邊借口。又曰上條性也無
則下條命也亦無兩義上條有命焉亦只是
分不能皆如其願一意下條有性焉亦只是性
可學而至一意大註所以于命也不兼所遇言
浩生不害章
愚按張子曰求仁必求于未惻隱以前明善必
于未可欲之際又曰可欲之謂善志仁無惡也
善于心之謂性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于天地之
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

謂神又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易
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知力所能强也
○只此一善有則為信實則為美光輝則為大其
實此善原無可欲原非已可為有原無所謂實無
所謂光輝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如雪消成水合
本來尚有簡化在乎于聖不可知則能化所化
切無有非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知與日用
知之百姓一般乃謂之神神者無善而善之極
孟子曰逃章
石門呂氏曰從來異氏有揣性棒喝之法勸

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愚强弱之民盡
所收而反以儒為澹泊也然為所揣惟棒喝
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未有不反而
之淡薄為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
王之法又皆待以至誠故惟在受之者之有其
耳特疑孟子時闢楊墨者唯一孟子孟子方
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墨
聖人之徒也奈何嫌其太甚乎不知此正是捕
之尉方共遇跡掩擊之時諄諄戒諭勿令殘殺
深打勢所以受降編置之法耳

孟子曰有章
愚按用一緩二的民情審國計而言之也
孟子曰諸章
愚按寶者以此為重也
盆成括仕章
愚按情才妄作則必不合于人情不合于天理人
情天理君子之大道也
孟子之滕章
愚按館人之言有合于理
孟子曰人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說達下節說充達是舉滿處言充是中間逐漸充去○無受之實有氣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專指理耳象之無受充也充之則必至于盜賊叛亂豈無穿窬之所推乎

愚按此言擴充仁義就至淺近言之示人以之方可謂深切著明擴充中有學問思辨工夫則不忍便是兼愛矣學者宜于此細察之

孟子曰言章

愚按道理只在目前大道不出本身

孟子曰堯章

愚按性反之說乃中庸誠者誠之者命字指氣數言故朱子曰吉凶禍福有所不計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行法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愚謂命由此出命字指理言非俟命之命

孟子曰說章

石門呂氏曰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此泰山巖巖氣象耳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國慣之士亦能為之彼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藐

如醉人之必強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

孟子曰養章

石門呂氏曰此欲字非嗜欲沉溺之欲即口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堯舜所云人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謂之寡寡者謂不為所誘溺沾戀則道心為主仁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存有與存焉者耳

愚按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誠既誠矣又何養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愚謂心與性有別心者性之用全在形氣邊所以朱子說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之所不能無知所以養心方知所以盡性

曾晳嗜羊章

愚按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不解解物動特借羊棗點出若計較羊棗膾炙便認影字真人子不忍源頭何啻千里○父沒而不能讀之書毋愛而不能執毋之器豈有人子而不父之書不執毋之器者于形容心事固難推

書四書釋註後

讀朱子四書集註其要有三一要知講書講學之合一論語曰學之不講講者講身心性命之理日用當行之事也自學者留心文義始有講書講學之異朱子之註四書講書也亦即講學也總期以發明乎聖人之道使人人可見之於日用常行可得之於身心性命者也否則止知其註釋字義訓解文義而已未知朱子註書之義也一要知內註外註之合一朱子之註四書先解其字義文義而後論其理且雜採諸家之論以論其理程子嘗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

義而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朱子之註四書先解其字義文義亦此意也若其總論道理及雜採諸家之論以論其理者蓋以聖賢精義具諸言文字可得而遞傳故旁引之曲說之使人人由書冊上返之於身心性命見之於日用常行故加圈以別之若只在文義上講求一心亦在那了上沉潛玩味者皆其字義文義把朱子論理處及所採諸家之論以論其理者目外註而畧之吾恐亦未得朱子註書之義也一要知朱子之說當以四書集註為定朱子文集語錄最多中有未定之論及門人所錄